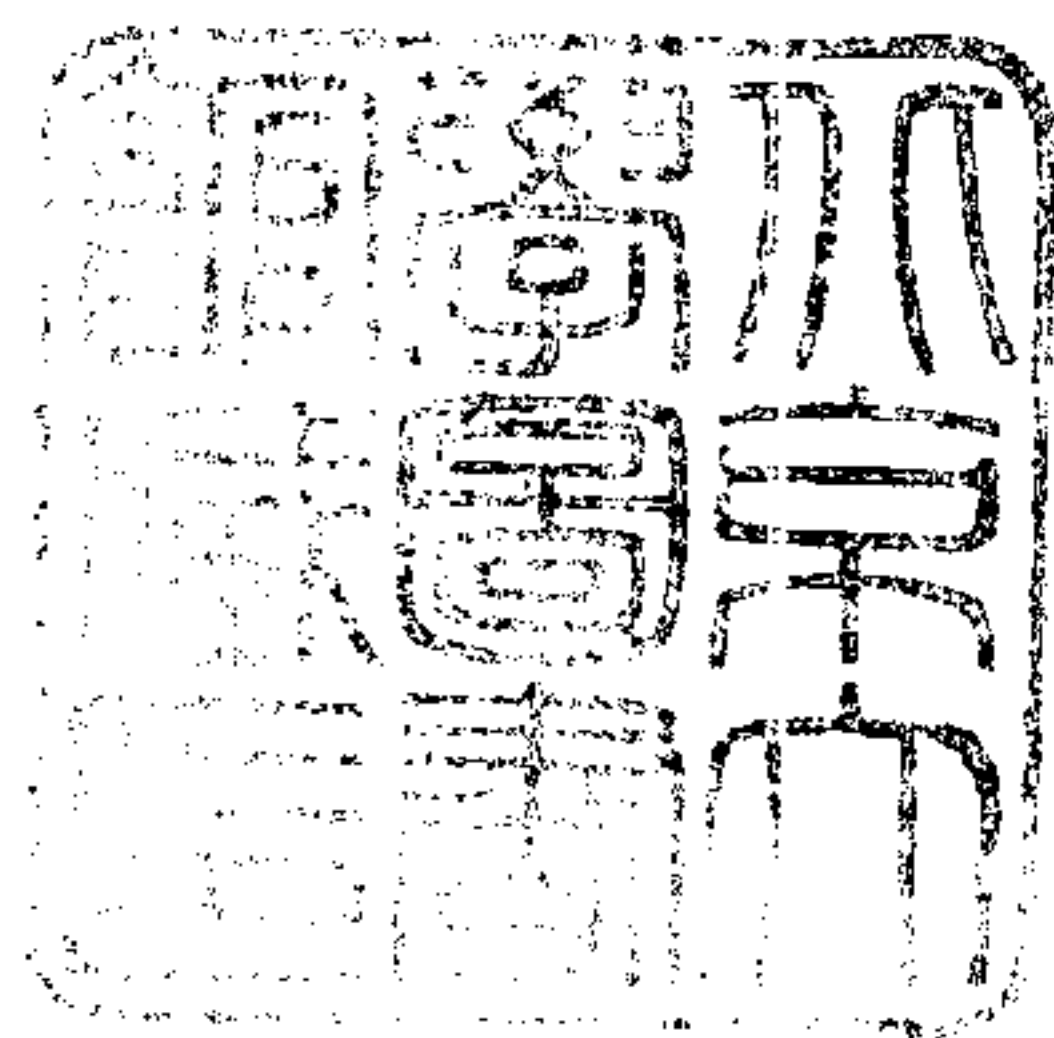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三四・子部・雜家類

- 吹景集十四卷〔明〕董斯張撰……………一
- 谷簾先生遺書八卷〔明〕黃淵耀撰……………一三三
- 政餘筆錄四卷〔清〕蔣鳴玉撰……………二一五
- 因樹屋書影十卷〔清〕周亮工撰……………二五九
- 東西均一卷〔清〕方以智撰……………四九三
- 寒夜錄二卷〔清〕陳弘緒撰……………六九三
- 棗林雜俎六卷（智集至聖集）〔清〕談遷撰……………七四一

叙吹景錄

往君厚約余拏舟濤行效子猷剡溪  
之訪坐間遐周出吹景錄以示竟日  
寶翫晤對如邃古以上人未幾霜蚤  
梧楸頽興埋玉之感及韓仲弓以是  
書壽之梓且以一本惠余音微如旦

王叙一

人風未沫因憶遐周氏之言曰我怒  
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  
沒時得我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  
今夫神州耀乎靈景大地衝乎閭虛  
吹氣瑩然能破衆暗斯亦飛縹囊之  
晨曦矣然而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

中無景又恐泥牛行處陽燄翻波也  
且遐周于禪那更有精進如借力行  
不在多言一語爲棒下承當陸佐公  
四卷不念邢子才五行俱下種種皆  
替不二衍法也黃庭內外景俱在徑  
寸中一言合道千載不腐非遐周誰

三叙二

解烹文火而煉活鼎噫遐周邈矣當  
今頻頻之交如騫斯烏合誰有挂劍  
陳席斗南一人如我仲弓者斯亦揭  
日月而震麗者矣于是述仲弓金石  
之意謾爲弁語曰嗚呼遐周與其爲  
頑僊長繩係景孰若作才鬼輕舉倒



景乎夫吹景特遐周一斑而茫寒色  
正燁如緯麗依約具遐周面目焉何  
必取其文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  
重遐周仲弓曰唯唯吾識遐周之雲  
耳兄以雲耳慰遐周吾不歿遐周也  
遐周亦當點首地下矣

三叙三

歲在巳巳孟蘭日菰中社第王德元  
復之父書於蜚鴻館

吹景集叙

身處刹那影中一切造適光景無異  
槿豔浮潏那足繫懷惟讀書一事引  
心志於靜悅寄耳目於幽恬滋飯蔬  
之清虛蠲肉食之頡頏庶幾享用於  
斯無盡然而理有所不可知物有所

叙

不可期一目數行者或不足於情覃  
思十年者或受窘於智兼復殷憂疾  
病嬰外攻中廻環晨暮迫來寒暑其  
為快然靡憾者蓋亦難已亡爰遐周  
氏有意立言沈敏自夙排潘輒陸未  
足云多已而擯影一榻情嗜踈寡朱

黃兩管時躍、凡格間凡以勇效恠  
書陋令榮古刊隨力到無險不經茲  
所著吹景集者特剩言耳同社韓子  
仲弓愛而存之余且以為碎而整侈  
而裁其穿插架置之妙如昔人創物  
雖遊戲小道必造微而後已深者不  
能使之淺也又如瞰層岩邃壑一拳  
一勺人跡罕交草木禽魚盡挾靈氣  
靜者不能使之喧精者不能使之雜  
也以擬瑯嬛緝柝諸贗書相去何心  
數武若乃義所不能通者詮之以微  
詞解所不盡了者彙之以片語稿能

嚙之活潑能導之行叢能彙之合正  
使世人沾其一七已自恍惚疑僂而  
遐周方以糠粃視之憮然向余曰吾  
人種慧有限曼思綺習牽率未休既  
悔之矣安能復低頭斲、共脉望競  
隻字片紙填空腹乎余心肯其言而

叙三

終無以奪其嗜之偏也姑強之成帙  
因與仲弓述其讀書本懷如此  
己巳夏日友第凌義渠撰





吹景集序

蓋自火日外景推其用以寫象金水  
內景攝萬有以還明故知景不自有  
因光生塵光非炫能從見成境然光  
塵亦惟因應見境便招情想豈若鳥  
任畫空竟忘其自駒憑透隙寧問所

序一

之不有識金銀以驗氣指河山之在  
月陽燄謂應得水尋香可憇真城者  
哉惟此貞觀足垂端鑒不藉猛力直  
下吻吹則吾亡友董遐周氏謂上遡  
千古厥有六經下迄九流延該百氏  
此宇宙間最大景子所稱爰疇伊始

龜馬之跡若新雅誥攸陳駟麟之踵  
可武事雖往而往不偕神鷲情益來  
而來還與辯俱但途惑繞乎行間哭  
千秋而有籍城疑堅於紙上攻百世  
而無輪黝如夜磬之常今青怪流山  
之不去反訝之而成疾畏之而却走

序二

者多矣遐周乃見徹書契已前勇鏤  
金石之固箋駁所至博極細函音叶  
所該韻窮琯律得解如蒸暘飲古冰  
之液推明若玄夕受貯月之光昔稱  
入幻心思倍添村策競推無前渺論  
別下鐫劇無論舊溺之強談隨點墨

而色死已灰之辯頰趁寸筦而魂生  
展素開篇似竹雪松煙掃帙而過殺  
青彙卷覺歸雲逐日走案而行此溇  
水後瀾足浦廣川絕脉而吹景名撰  
能繼繁露前徽者也嗟嗟遐周不死  
類景常吹倘在斯乎遐周其可以瞑

序三

目也矣

崇禎己巳夏仲日西吳韓昌箕仲弓

甫述



吹景集目次

卷之一

朝玄閣雜語四十則

靜嘯齋嘒三十二則

卷之二

辯鍾元常甲戌帖

夢中句

再辯元常帖

武媚孃書

吹景集 目次

丙辰詩

阮步兵

始祖仁壽公石船

六朝鏡銘

唐世科目

馬守愚拆字

軋軋當作乙乙

古詩多譌字

楊夫人詩祖山谷



浮筠亭

生子之賞

隱公時雪

又紀夢中句

閨房之秀

卷之三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春秋關華夷氣運

東坡與湖士有筆墨緣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三

拆字不始謝石

子建未可輕詆

戲集東坡書

龍穴砂水

先天數

再紀數之奇中

崔伯深

嘉靖甲寅倭變紀畧

卷之四

孔明能用素書

戴若思徐元直

葛龔墨癖

古來可笑事

文士以身為殉

隸糖事

倪元鎮王右軍

雲栖前知

葱白千秋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三

春秋決獄

武皇濶達大度

列子中雜賡書

方甸詛楚文跋

比干碑

卷之五

希姓錄

記封門語

轉注古音畧

方術家

禦兒非語兒辨

句法有宗

詩詞紀日月

異獸

卷之六

復愁詩

寒雲雪滿山

竹根雉子

吹景集

目錄

四

低頭着小冠

戎戎淦淦

花鬚

岳陽樓詩

神鴉

九日寄嚴武詩

青袍白馬

古茗生連地

天棘夢青絲

自見行

先生廟

蕭何功曹

風吹蒼江澍

湛湛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烏鬼

青雲契濶

五雲太甲解

贈鄭諫議詩

吹景集

目錄

五

卷之七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卷之八

史記殷本紀逸書

史漢引詩書異同畧

補王伯厚詩攷

逸孟子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卷之九



竹書紀年不可不讀

兩金非休徵

驪戎來賓

五觀 彭祖

宜曰文武成康之罪人

胡傳用逸周書語

管城子與孔方兄不兩立

莫雁辯

霍大將軍

陽景集

目錄

六

舍利受福

舍利非舍利辯

騶虞

用脩引蹇叔處干語

肅雝詩

干非邦辯

舟人之子解

秉心塞淵

沽酒市脯不食解

內典中字義

綸字古有二音

呬字義

升菴雜字誤訓

澗字

唐詩用字異音

紅有四音

栢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

卷之十

陽景集

目錄

七

菴字義

俗語有所祖

佛字有五音六義

拘有七音句有六音

趙有三音九義

乙字義

黨有三音六義段有四音四義

芳芴字義

眊聱字義二則

參有三音姐有六音

運有三音首有十五音敦有十三音

佳俠函光

子建樂府用寒字

倩靚字義

愁有四音

卷十一

荀子中字義畧記

紀事語不同

吹景集

目次

補馮北海詩紀古語古諺

補詩紀雜歌謔辭

鼻子鼻祖

寒具

徧字韻脚

趙李辯

施武子

西施有施

華陽國志

卷十二

箋屠門高琴引

世所傳韓詩汲冢國策諸書非全書

補升菴古文韻語古音畧例

卷十三

合疏董彥遠啓

卷十四

補書記洞詮九則

黃子野

吹景集

目次

離湖

嬰蘭

鳥語

牛僧孺好石

少陵詩

鸚鵡妃

詩押於字韻

玉腰蠟車

文人相祖



察書

博物信是難事

星經劍錄

弟子學文解

兼弱攻昧解

詩箋解孫字

神仙不掃文字

其出是塵土

用修不曉彖字

歐陽文忠公

目次

十

黃陵廟

以下箋問于京湘煙錄

海陵王志

郵閣頌

漢淳于長夏承碑

鄭璠輦石

蒲萄

唐進士櫻桃宴

宋高宗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

學齋佔俾載張曙擊甌賦

夷白齋詩話

司空圖詩賦

箋溫庭筠錦鞋賦

同昌公主九鸞玉釵

茄呼伽

罷亞

瓦松烏韭

曲有踈勒鹽

蔡肇詩

歐陽文忠公

目次

十一

鄭康成註漢宮香方

選格

段成式連珠

水唐

笄字義

歐陽文忠公

目次終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朝玄閣雜語四十則

多識一字是一寶多靜一刻是一藥少見一物是一福少割一生是一瑞

無典謨誰知虞夏無陽秋詎識素王文章經國豎儒道小伎耶

措大畧知把管便以傲睨人如甲田院兒訟路唱楊

花自以為為激楚奇唱

腹中無千卷書莽應天下事政如瞎官人漫入人罪初不曾按律

我輩與小人作緣可謂崩山從經倒樹纏艸易曰顛願拂經

孔子當少正時門下三盈虛聖賢豈在人從當面蹉却聖賢盲兒真可惜也

世人皆欲殺纔是真才烟視媚行乞鄉里人一日之譽真妾婦羞耳

羣蟻聚槐穴謀瞰鳳皇亦何損千仞之翼政費終日妄想

四海人不肯了一身事千古人不肯了一時事明月之夜遠望不細書見大無顧小也

墨兵而誅讒賊艸莽有忠臣書窟而對英賢夢寐多知已

方士持丹術惑人其貲卒羽化而不怨一言合道千載不腐丹在徑寸中誰復解煉耶

雙澄融然大覺

有江湖之性方可登魏闕有黃虞之懷方可遊叔季天下萬事如好色食飲不可共人作生活道德文章

眼前讓人多取畧不關意嗟夫燕趙妙色雉盧豪舉都是文士鼓吹定不入錢穀腸也

善愛則精氣孳斂當事自無率善樂則神識閒暢當事自無躁

臨文不得作好醜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得



作憎愛心抱病不待作生歿心

藥因病淨因垢無因有因境不立道情真到不能不  
遐想於斯人

居家骨肉未能免閱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  
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綴文不根六經稱詩不陶三百篇所謂汨瀾迷源縱  
字句靡靡可聽呢喃燕語耳

鷄鳴登日觀望海中層霞擁扶光如車輪覺洪崖美  
門去人不遠海湧天竺石鳥耳我曹胸懷不可一日

吹景集

卷之一

三

無此景色

人倫非立名之所文業非自畫之地道學非久假之  
器得喪非認真之物

得鄉人憐痛於鄉人毒罵得豪傑妬深於豪傑見知  
有材者無位有位者無業有業者無年天道最是悛

嗇

多藝仇人喜爭仇已窮惡仇天與人仇殃其身與已  
仇殃其心與天仇殃其後人

學人問學不問年壽原壤不如天項橐若較年則從

無始來誰一人少者

歐病問市醫必歿稽疑問肆卜必錯破敵問邊將必  
怯學詩問詞客必野

若今日悔昨日是學問一大精進古云與君子遊如  
長日古人亦可稱益友也

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歿時得我  
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

訊以詩不知五七言指以書不判真行草強欲廣蒐  
彝鼎妄辨欵識豈惟達士胡盧實使買兒撫掌

吹景集

卷之一

四

日不虧不中月不微不滿過用其明者危過用其威  
者夷故先王貴節

鶴贈噲珠龜貽孔印反戈償德閉糴酬恩彼木石之  
匪如我人禽之罔辨故曰交於鸚猩不獲其榮

鸞叱鳥悲卉族不凋其節芝焚蕙歎羽民不傷其性  
類無苟聚命有自然

詩亦有五行色像火音像金味像土脉像水枝葉像  
木若夫空以運之其昊蒼一氣之旋乎

山林語易俊臺閣語易醜野人對田里景物粗知下



何至兵戎慷慨之氣珮玉雍容之體搔手莫辨輒云  
都可廢却是珠風而礫雅也

天下無不可為時但袖手天下無一可為時方出手  
聖賢作用豪傑肝腸

衆前不王群鳳不威然則艾爲蘭翼梟爲鳳手賊君  
子者是輔君子者

古巖澤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古簪珥有丈夫今冠  
裳多婢妾

人當不足處必自張有餘處必自斂淺人足高氣揚  
吹景集 卷之一 五

政使明眼者有隔垣之視

俗士萬境爲名所驅卽狹邪之飲山澤之遊強半名  
心非關本性天地一大梨園古則崑山劇今則弋陽  
扮也

余秋暮入鄧尉山中斃桂未闌鳥啼人寂空樓高

枕偶有所懷輒伸紙疾書之一日夜積四十則辭

多遊戲殊鹿門之隱書旨出牢騷卽琦玕之漫語

錄置巾箱中微知道之士雖密親不與示也萬曆

甲寅隴西董斯張識

靜嘯參巖三十二則

樂城自云中年聞道近得其集看三家村學究禪耳  
如書傳燈錄後云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  
爲釋之夫宗門中作無義語句正要學人於無摸索  
處摸着鼻孔捨身一跌絕後再甦一古德悟後遙禮  
其師曰當時和上說破某甲豈有今日正使說得石  
塊點頭猶是弄精覓漢况樂城所釋俱謬陋無味者  
只判女子出定因緣云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文殊  
託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的一彈指便了此何異近

吹景集 卷之一 六

世蘭風老人批案又示資福論老云予讀楞嚴釋然  
而咲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終日孤坐猶苦念不能  
寂復取楞嚴讀之如此讀楞嚴舌爛唇焦有何交涉  
莫說伊不會看教就喚伊做會讀書官人也消受不  
起至解金剛經以無爲法者謂以無而爲法耳此無  
論佛乘卽四果亦未夢見在且云六祖以來皆讀作  
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若爾尼無盡藏遂以  
識幾行字令盧行者北面耶視長公心手了了遊戲  
神通可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然長公流浪嶺表頗



灑方士家言藥城力勸其修無生法有除却靈明一  
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之語此中定力似有過長公  
處大率利根人不難解難信鈍根人不難信難解若  
信解二門雙行無病黃魯直故一時偉人

壇經出門人傳錄淆訛亦不少雲棲師具眼獨能辨  
之如西方十萬八千已經拈出王右丞碑云師常教  
人以忍忍者無生方得無我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  
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  
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

吹景集

卷之一

七

情同歸性海又嘗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  
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還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太  
庇三有語語一乘宗旨師所口授神會者經中何乃  
漏耶

東漢趙母誨其女曰善且不爲何況惡乎此言大有  
禪脉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亦可補四  
十二章經解人須和合二義始得

妙喜爲悅禪師後身蚤歲穎悟諸方尊宿咸印可之  
李商老以師卞急贈以佩帶賦後參圓悟老人始大

徹乃圓悟示師住菴法語曰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  
自犯三業又云辨智過人但患逞俊太過一色便自  
性及師遭謫後自讚曰資質似柔和心中實際暴開  
口便罵人不分青白阜編管在衡陽莫非口業報當  
時具大根器大力量如師者復得道友夾持明師鑪  
鞴而猶然未銷此疾無明之不易發脫如此師將示  
寂語叅徒曰所蓄書畫老僧平日至愛道友彥光各  
送一本乃知此老亦有南宮之癖迦葉舞慶喜歌習  
氣故然無妨三明八解脫田地自不同魏元常偷塚

吹景集

卷之一

八

惡習衆香國中來并可爲米顛傳一消息也當爾時  
正不許作書畫會

客有撥淨土者居士曰孔子見周公卿莫疑否曰不  
疑居士合掌曰南無阿彌陀佛一羽流在座曰我玄  
門從不信此事居士曰阿那個默朝上帝來

首楞嚴經世所流通只房融筆受本依冥詳記謝慶  
緒手寫此經在都白馬寺爲災火所延此經止燒紙  
頭文字一無所損慶緒卽應少微星象者然則晉代  
先有梵文般刺特爲重譯耳天台不了六根義當自



喪亂後偶所未覲耶丙辰立秋日記

向觀慶緒事以為楞嚴晉譯今日借得真慶寺大藏  
閱宣律師大唐內典錄云首楞嚴經二卷後漢中平  
三年二月八日初出見士行祐二錄吳錄云三卷又  
魏世有支謙所出二卷吳有蜀首楞嚴經二卷後出  
楞嚴經二卷西晉有異出首楞嚴經二卷又勇伏定  
經二卷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與支謙支謙白延等  
所出首楞嚴同本小異見道真錄又元康元年竺叔  
蘭出第五譯二卷支敏度出第六譯合五本八卷鳩

吹景集

卷之一

九

摩羅什出第七譯二卷炎精未息梵夾已東或來文  
有脫簡經中所較六根功德當闕耳已未九月十五  
日記按此係首楞嚴三昧經  
非海眼經也再詳之

浩翁云息心銘出梁左補闕宗殆攷費長房三寶記  
云王道論至觀音應驗記一十二卷武帝世沙門忘  
名著各俗姓宋諱闕殆南陽人為梁竟陵王友曾不  
婚娶後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入京請將謁帝以  
元非沙門逼令反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別論報書云  
六不可其後畧云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暗空况

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  
誠得收迹山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  
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稱力行道隨緣化物此次  
願也如其不爾獨處山壑安得憤憤久住閻浮地乎  
師著集十卷文多清素見重於世題有法界寶人銘  
即息心語也以宋為宗以闕殆為殆得毋浩翁抽之  
腹笥故舛錯乃爾然銘中云一文一藝空中小蚋自  
持自犯十卷何為師能為我答一轉語不

伏讀 仁孝皇后夢感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奇瑞神  
吹景集 卷之一 十

變歡喜踴躍按梁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年八  
九歲有時靜坐閉目誦出眾經淨土經七卷妙莊嚴  
經四卷寶頂經一卷永元元年出年八歲正頂經一  
卷法華經一卷勝鬘經一卷永元二年出年九歲藥  
艸經一卷太子經一卷伽耶婆經一卷永元三年出  
年十歲波羅奈經一卷中興元年出年十一優婁頻  
經一卷中興二年出年十二般若得經一卷華嚴瓔  
珞經一卷天監元年出年十三益意經二卷出乘師  
子吼經一卷天監三年出年十五妙音師子吼經三



卷阿那含經二卷踰陀衛經一卷優曇經一卷維摩

經一卷序七世經一卷天監四年出年十六嗟乎聖

性真通靈心天曠豈言筌之所擬奚思路之能緣而  
費學士廼云閉目靜思自是女人情弱暗誦相續豈  
非前身時諷用世語言入佛知見此語之設殆為若  
人

初祖得法於瓔珞童子即大勢至應身也及祖指可  
大師安樂處但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且道此語與  
經中一心不亂相去多少撐淨土法門者決此一則

以景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醒却禪宗金剛眼便不勞斬首立義

袁伯修云子瞻前身為五祖戒後身為徑山杲此說

極可喜但子瞻辛巳歲歿延陵而妙喜實以巳巳生

豈先十餘年公已託識他所耶總是一個大蘇沙門

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閩外紀云

在宋為蘇軾逆數前三世在漢為鄒陽公入壽星

寺語客曰其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

其薨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為語

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好事者為

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五燈載妙喜少閱雲門錄恍如夙契讀年譜蓋是雲  
峰悅小叅語燈錄悞耳

鮑居士日持法華楞嚴造無西方論雲棲師據經教  
駁之極詳但此君執心既堅不可力爭亦不可理奪

第向伊道海眼選擇圓通汝莫依觀音樣子修行不  
待渠下語即云如今大士次補佛在甚麼國土管取

居士立地失却鼻孔又法華直授上根宣佛知見乃  
云為此諸弟子說是大乘經不過以深心念佛而已

以景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至藥王品廣讚持經功德祇道得往安樂世界五字  
居士想讀二經未熟在

聞某寺僧某其母耄矣寔無所歸日止於寺之天王

廟從其子乞食其子與約云每食時喚母一聲須毋

磨乃下食又須日織一艸屨如是者三年一日織屨

次聞喚云阿孃來忽隨口出偈曰叫一聲來應一聲

應的就是本來人如今不用頻相喚萬丈寒潭徹底

清領六子曰無復須汝粥飯矣遂加跌而逝

亡兄伯念孕時先宜人禱天竺大士夢天雨甘露於



庭手捧之得三十有六點色如乳兄弱冠籍金闈才  
名橫江左應嬰家難觴詠寄懷密修淨業嘗手書金  
剛般若經得山陰楷法劉玄子侍御跋其尾彌留之  
際戒婦女勿前卽吾嫂亦隔窗相訊持金剛後四句  
偈三日不絕聲質明呼童子曰吾不復留矣忽赤光  
如霞從額上起冉冉出窗外僕輩都及見之就視已  
瞑得年三十六異哉伯氏定再來果位人也

亡嫂孫碩人少宰栢潭先生息也笄而歸家仲未三  
十天歲丙午予夢入家仲室壁間懸一像諦視之則

吹景集

卷之一

三

亡嫂影子也像忽作語云六叔佳不好語二哥我在  
此中苦甚幸寫一卷金剛經相薦予驚寤走告家仲  
仲溺鉛汞家言漠不以爲懷後十年予始命楊生代  
書此經資碩人冥福客謂予曰佛法大意要各人明  
自己本命元辰只是黃卷赤軸那得如許靈驗予應  
曰客不聞乎蛤天聽法雉女聞經滑州刺史牆下開  
七卷之文耶耶使君梁間獲再生之筆世間無有鍼  
鋒許不是佛度衆生處聖教弘深豈肉眼可思議耶  
濟法舟在嘉興精嚴寺作火頭適兵使者至寺召寺

僧十餘人問云汝出家來欲心斷也未有對已斷者  
打五棒有對未斷者亦打五棒舟忽出破衲徒跣逕  
造使者前使者心知其非常人急趨下揖之命之坐  
復理前問舟云日近日親日遠日疎使者驚喜握手  
定交遂爾名聞浙右雲谷和尚是其得法子也吾聞  
諸聞谷云

雲棲大師初參悅心叟叟問云汝何處人師曰浙江  
人叟曰却爲何事師曰特到這裏來求和尚開示叟  
曰你在三千里外遠遠來開示我教我將甚麼來開

吹景集

卷之一

十四

示你師當下頓悟師北歸住吾潯豆腐橋廢祠中苦  
行三年無知者由潯至雲棲卓菴可補增銘之闕  
王仲淹云佛西方之聖人也中國則泥毗耶離以居  
士談玄多羅幢以輪王說法治世言語不違實相團  
圍男女共話無生張無盡有言吾學佛而後知儒豈  
必善來一唱鬚髮自除然後名出家兒哉古泥字尼  
通當是中國則尼耳

雲谷禪記云佛書自明帝前已入中國劉向列仙傳  
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



七十二人已往佛經今世傳列仙佛經字多作仙經

佛經事全引此文顏之推家訓所引列仙傳云霍去

七十四人出佛經乃知仙字是後人以意易之

病傳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

事曰昆邪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甘泉宮

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魚豢魏

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

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故知桑門法非創顯節陵

也及讀法苑珠林載周太史蘇由及秦由余所對甚

悉陸玄暢云周穆王身遊大夏佛告彼土有古捨可

往返事王問何方曰在鄙京之東南楊雄亦於藏書

中往往見佛經云又傳燈諸書載百丈野狐公案百

丈今豫章山名乃老人錯答一轉語已在迦葉佛時

矣從劫初至今盡大地山河無非正法流通處而墨

守者猶從而誕之昔王半山嘗語客劇秦美新定非

出子雲乎東坡曰某向來亦疑此事半山曰子疑云

何東坡曰未知當時果有子雲否半山大笑謂佛夢

始騰漢庭者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者也

問初祖九年面壁不得謂之無言畢竟做甚居士曰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一 十五

念經曰念甚經曰佛說阿彌陀經曰念那一句曰今

現在說法

客訪居士次客云昨到一人家大是奇怪人哥兒都

會念佛士指梁上燕曰這蟲豸却解誦經客曰吾却

不曾聽得士曰春秋也不識

居士念佛次一僧見云着甚死急居士云太祖生僧

云你不見道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居士云適來

道個甚麼僧却問如何是寶池蓮居士云一花開五

葉僧云借五葉看居士云供養十方羅漢僧

聞谷印禪師神識湛朗具正知見昨過潯之祇園寺

余往參禮茶次云如天命之謂性居士作麼生會余

無對他客有拈紫陽語者師云不是良久云莫之爲

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這便是現成注脚

按此論開自祝京兆京兆晚歲大有悟入今爲吳中

王路菴伽藍袁石公有記刺石甚異也

湛然澄禪師會稽民家子少孤露爲平望亭郵卒適

邑令臧亭下軍門以某事檄縣甚急師捧檄至舟失

足墜檄於水懼罪從鸚脰湖且泗且行可七八里許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一 十六



已迫莫纔得登岸便除鬚髮作沙門走會稽掛搭雲  
門寺面壁者六易寒燠遂廓爾靈悟傳洞上五位宗  
機鋒若俊鵬陶祭酒周望見之片語鍼芥亟歎賞謂  
爲宗門龍象近成涅槃會疏一書紫栢慈山以還且  
巋然魯靈光矣蘇長公云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十年  
修行這箇阿師若無平望亭逼拶左手肩藍旗右手  
敲銅鈺不能餐一頓安穩飯安想跳出生死窟乎第  
觀時節因緣吳江令真一善知識也

吹景集 卷之一 十七  
普門品中應以某身得度者卽現某身而爲說

法獨不及菩薩身意旨如何居士云你看那一個不  
是菩薩身

問古云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如何是自己曰子丑寅  
卯如何是十二時曰眼耳鼻舌

紫栢尊者在傳使君宅使君子甚黠慧子忽搦二花  
問者云是一是二者云是一子遽開手曰此花是二

師何言一者云我言其本子言其末居士別云癡人  
你還道是兩箇那

古納夏元徵云江右郭青螺司馬篤信佛乘配蕭夫

人虔事普門大士資素鈍世間文字都無所識忽夢  
大士降其室白光皎如晝授以偈曰塵沙歷盡有一  
真鎮日塵中不識因尋得回光來返照便認從前舊  
主人說偈已卽去夫人送之門門前有圓石大士以  
手撫之作鼓聲忽擲一粥魚於空化爲龍冉冉乘烟  
而上復說偈曰門前石鼓響瑟瑟鐵樹開花朵朵紅  
一筆寫就三千字躍魚入水化黃龍夫人寤屬司馬  
然燭書之自爾心華發明於內典多洞了司馬舉家  
絕血味靈異屢覲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要待衆

吹景集 卷之一 十八  
生心水澄時佛月便了了耳

馮山云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今時影響禪和錯  
會不少行履且不貴况無義事耶故云或有服甘露  
傷命而早夭

大寂闡化日有鬻炭者亦往禮觀祖問曰汝何欲曰  
欲參禪祖曰汝平時作何生計曰逐日賣炭祖曰賣

炭的參甚麼禪你且十二時中只念炭團兩字去其  
人依而行之經二年入山燒炭忽竹裂作聲有省遂

述偈曰江西馬祖太無端終日教我念炭團若非青



竹來開豁至今佛法被他瞞雪嶠信禪師如此說余  
闕宗門羣書未有此段因緣雪公定別有據申公曰  
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語可作禪訣

直指之說鼻祖少林未為定論跋陀云那個是法師  
涅槃僧意云誰運聖人耶百年前盡情向諸人撒開  
了也又雲黃撫尺東陽十二面觀音武皇帝這裏薦  
去便不勞絮絮地問對朕者誰假使百千碧眼渡江  
老漢脚跟未曾動看一絲毫許詎煩闔國追耶古之  
今之直是一場咲具

吹景集

卷之二

十九

王芥菴語慈大師弟子昨覽楞嚴經八遍覺與當時  
眼界不同師云你不要熱忙只管看來看去和經都  
不見了方有少分相應

偶有見聞命之不律此中實未穩在非敢說禪猶  
賢乎已丁巳十月十九日廣曙識

吹景集卷之一終

吹景集卷之二

鳥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辨鍾元常甲戌帖

吾艱徐生示余東武亭侯帖云易之閩郭聖僕字畫  
似不類宣示諸帖淳化大觀而下都所未收其文曰  
大魏黃初元年十二月甲戌大理東武亭侯臣鍾繇  
上坐調元化曾何力枝葉滋茂本根實時數大亨豈  
一具述今江南草間奚足以辱王師乎俟其苛憐因

吹景集

卷之二

民不忍便以伐罪可也且中國之師豈與島夷爭一  
旦復虧威信誠恐不足伏服南夏也臣兼行履險蹈  
夷臣以無任不獲之命既已臣服繇言戎路扈從徐  
極有德色余按此帖載劉次莊戲魚堂帖中但下語  
都無漢末風氣又表中那得稱大魏耶如秀州項子  
京所藏王方慶進寶章帖亦止云萬歲通天二年初  
不書偽周國號准此便可了至南夏二字尤足噴飯  
以夷易夏三尺童子亦能辨此餘兼行扈從等語大  
率生燭戎路其中既云蹈夷何稱履險真是以子之



矛刺子之盾何物陋人自納敗闕至此遠出曹曹參  
軍七賢帖下矣徐唯唯

夢中句

僕癸丑春夢中得句云石鏡逢秦女山精照落花政  
使醒時爲之未必奇險乃爾容戲曰而今當行詞彥  
只須辦半歲草鞋錢向關中行脚去僕詰之則曰意  
欲登蓮華峰頂等希夷老人睡寤時乞取一千首華  
山詩耳

再辨元常帖

前辨甲戌帖定爲贗鼎周虞卿謬以爲書家申韓第  
一時證據尚未詳案惟汜亂平繇始封侍中僕射東  
武亭侯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建安二十四年九  
月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丕卽王位復爲大理及篡竊  
繇以佐命功改廷尉進爵崇高鄉侯矣何得復列故  
銜耶又是年七月江東遣使通好子桓代漢以十一  
月易延康爲黃初元年大寶初據草昧未寧無暇復  
籌外事長江天限語後此數年帖中乃云戎路扈從  
此茫然何所指卽戎路冒寒一帖運筆險絕文亦爾

吹景集

卷之三

七

吹景集

卷之三

七

雅諸名家都寶異之其間猶有可疑者壯繆嬰祠建  
安二十五年正月孫氏始來告表云建安二十四年  
閏月九日捷書未至何能豫聞耶其書爵則亭侯之  
上系以南蕃亦似無據因此旁證自右軍所臨宣示  
墓田外卽閣帖蒐訪強半好事爲之如蕭誠白麟輩  
耳繇爵終於太傅定陵侯袁千里評書中稱司徒何  
耶虞卿曰今日可謂問一得三千年疑城盡情洗却  
豈獨鍾氏功臣省誤却後來好男女手眼學書人故  
不可不讀史也歐公集古錄中戎路帖亦有辨司徒  
者太傅子士季也見卮言附錄  
黃長睿辨戎路非贗書至天刃二字強爲之釋云其  
曰天刃者謂關爲徐晃所破雖未卽殺之而關已被  
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晃之破關在閏十月  
權殺關在十二月今繇以閏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  
破關非賀十二月之破關也信黃語則表所云傳方  
反覆不終厥命者又何以稱耶且云南蕃之蕃音皮  
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屬故并著然則鄉公亭侯但  
書郡名足矣不必更列本銜無乃爲主爵者所紕耶



按南皮即曹子桓與吳季重輩遊讌處水經注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漢建安中魏武擒袁譚於此則子桓所云南皮之遊當在從軍時也兩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關駟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未聞為南蕃郡也獨魯國蕃縣之蕃應劭曰邾國也音皮亦未聞其為郡也黃蓋悞憶章武之為東武故遂作此妄語耳

董道亦以賀表非元常書

武媚孃書

吹景集

卷之二

四

武媚孃精心白業文瀾斐亶御製華嚴序迴文記外又撰昇中述志碑相王旦正書撰述聖紀中宗書撰昇仙太子碑后自書見趙明誠金石錄昇中碑宋政和中詔河南尹碎之述聖及昇仙二碑余不及見近得洛中所搨幸少林寺詩及奉某禪師書又贈王法主誥載茅山志詩載唐詩紀今錄其書誥於左  
暑疾將闌炎序彌縟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鸞巖觀寶塔以徘徊觀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

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佑鎮切煥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逶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托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賁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梵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吹景集

卷之二

五

門下子喬羽化或畱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佇於舊邑矧夫跡膺仙錄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遠念故玉清觀道士贈太中大夫并真先生王遠知性與道合神從化游初窮帝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時歷三代蘊秘術以韶光年踰十紀屬睿圖之啟運藏往知來察幽鑒遠函符先渥緬惟贈恤之恩聿申後命宜峻褒崇之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昇玄先生餘如故主者施行嗣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丙辰詩

丙辰南省榜出吳中有詩云咲破長安第一花東風



玉筍蚤摧芽人前不舞渾如鶴文苑餘分恰似蠅莫以之無求筦庫從來杖杜合宣麻秦關何處通消息八月江南雁字斜

### 阮步兵

阮步兵二十年不減否人物時人謂之至慎當年廣武一歎卽卯金三傑猶云豎子成名魏晉一流人直是無此老置口處若云典午代興忘言逸禍只一鄉愿伎倆耳獨胸中磊塊四字大爲白眼傳神

### 始祖仁壽公石船

吹景集

卷之二

六

始祖仁壽公自梅林遷潯上里中呼爲三老董公勝國之季行中書省三辟之公歎曰龍不隱鱗達者深痛吾婚嫁幸了絳影人間復能持手板看他人鼻息乎竟不應遂鑿石爲船以見志曰此船可爛吾其出矣性喜吟咏曾和中峰梅花詩百首嘉靖中惜毀于火吾宗猶有見之者云風氣絕似鐵笛老仙

### 六朝鏡銘

余購得一鏡縱橫俱三寸餘色淳黑如漆鈕亦不甚濶背作忘憂花葉四旁古錦文中有銘三十二字銘

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窻繡幌俱含影中形神兩字半爲土蝕結字極奇古韻藉微帶八分對字臉字創體尤詭語亦娟娟深秀的爲徐庾手筆非唐諸家所逮魏晉碑板灰冷烟飛寒山片石空聞其語卽今六代風流不盡如玉謝堂前燕者賴此一照子猶可想像百分一耳

吹景集

卷之二

七

此銘載蜀藝文志傳爲孟蜀時物恐未爾字畫絕不類唐以後習氣那可以耳爲眼耶弇州云似隋煬帝語此老故具眼然王先生猶未見字畫也考博古圖以爲唐瑩質鑑圖中載二器其一較余所藏銘多八字亦有小異末云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鐫書玉篆鏤影清銅晉殿清銅語殊可咲其一銘亦三十二字但末句云綺窻繡幌俱照秦宮視俱含影中語霄壤矣余所藏確爲六朝物宣和二器當是唐人依倣六朝爲之者學齋估俾載遜跡山郭家崖石臺鏡銘與此正合且云取鏡有風雨聲其神異抑寓言耶閔子京曰張君房麗情集蜀王宗衍幸鳳州天維



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以  
妝鏡其銘云云遐周所藏鏡銘亦爾豈嚴媛奩中  
物因蜀亡兵燹塵埋郭家崖幾八十年至景德中  
始呈皓影今遂歸董郎玉臺耶芳魂在鏡當呼之  
為董郎捧硯

唐世科目

偶讀高似孫緯略載唐世科目張文成樊宗師文士  
也文成第才膺管樂科宗師第材任將帥科常執誼  
王播皇甫鏞李宗閔姦人巨擘也而皆第賢良方正  
科顏清臣勁節可師百世僅入支詞秀逸之目惟張  
曲江神龍二年第材堪經邦科先天元年再第道侔  
伊呂科似主司差有眼孔耳至乾封二年立幽素科  
建中元年立高蹈丘園科尤可笑一第何足重人古  
今之通論也李贊皇曰好驢馬不入隊行誠然

贊皇亦是自歎之詞羅隱云我脚夾筆可敵數輩

同此意 閱康侯

馬守愚拆字

神廟初馬守愚來里中不知何許人工謝石之術多

奇中有為人作蹇修者以吉帖二字問馬曰此姻事  
已諧以帖字巾俯橫吉下喜象也然諧後且有憂吉  
下口置巾上宛然一吊字也後果然卜者沈某以金  
字問馬曰君其五行中安身立命乎恨與小人作緣  
三十年後以此敗亦以此獲後沈以後妻故有雀鼠  
之訟乃其婦頗健持門戶卒藉溫飽憶拆字時年恰  
三十一里父之子商于楚數稔不歸馬適在東藏寺  
里父搜杖之寺訪馬求卜適覩面以杖倚米箱揖之  
馬問云何具以對馬曰汝子已抵家汝可速去米貫

歐景集

卷之二

九

一木非來而何里父歸其子前候門矣有江寧生者  
客潯聞其異往看不告姓名值案頭積書指波濤二  
字曰君能為一測否馬諦視久忽詫曰君佳士何落  
節到此夫水易為坎範為潤下陷不出下不返淫汗  
漂溺都從此生君無還年矣非噬非剝膚淪於澤是  
維女子媾男為愚夫不祥其孰章氓之馮戎壽為大  
期著田成疇著金成鑄著人成儔今也不然井田為  
川鑄非其器無人儔之蕩蕩汨汨靡所止期循聲曰  
逃巫臣竊妻子意者其似之生傲然曰君亦知僕何



姓乎馬曰象畫既昭群鬼夜囂吹律知姓萬物同憂  
云馬水區壽誰其餘按象而談君非蔡仲之裔乎江  
寧生廼前謝曰神哉先生僕少失父兄好爲冶遊畢  
燼其官携歡而東我雲彼龍先生愍斯維局塗之從  
馬曰夫疑慮者不可惑以貌知方者不可淆以蹈玄  
真失馭后土其奠之慙之坤鄉無與巽謀三壽作朋  
西南得之擇里而安安錢唐其可遷乎其摘隱躡秘  
皆此類也某先生致事歸且浹歲呼馬詣第拈一休  
字訊焉馬取所書字承日影覆背凝睇忽曰異哉一

吹景集

卷之二

轉便成兵字夏官乏員微公其誰某咲曰吾長安塵  
土久無入夢生勿言居無何朝鮮事起某以邊材論  
薦趣攝少司馬篆云聞長者言馬來吾里時恒寂  
居隣寺匡坐窮日無妄咲所獲錢亦隨手散去乞者  
便與之類古稱隱行君子哉竟來去不自道鄉里卒  
無有傳其伎者遐周曰若以六書求馬馬所測殊有  
乖舛處然此自卜筮事不詹詹執許慎徐鉉之學苛  
尋其短也令許徐輩測之豈能奇中如馬耶

卷不如守一愚  
馬取義本此

道書云  
丹經萬

軋軋當作乙乙

宋本昭明選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說文解乙字云  
象春艸木寃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又尤字  
解云尤異也從乙又聲乙欲出而見闕則顯其尤異  
也又解叟字云從日從乙乙屈也淮南子太甲在甲  
曰闕逢注萬物擁遏未通也在乙曰旃蒙注萬物遏  
蒙甲而出也司馬遷律書云乙者萬物生軋軋也漢  
書律歷志奮軋於乙穀梁傳軋辭范甯注軋委曲也  
劉熙釋名云乙軋也自相軋而出也則軋者乙之詰

吹景集

卷之二

也梁江革嘲何記室聯句不成云疇昔故翩翩今辰  
何乙乙元結補樂歌序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雲間  
之藍本乎松雪行楷作軋軋字殊誤又受蚩拙目之  
蚩宋本作吹世間墳籍改金根車者故不乏深可歎  
或云許說太僻仲春桃已華何言寃曲耶案月令季  
春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則此前猶未盡出未盡達也  
益信許說之妙

古詩多譌字

唐人上元詩坊本俱云金吾不禁夜藝文引此詩禁



字乃惜字耳又虞姬歌四面楚歌聲初疑先秦那得有唐人詩比讀楚漢春秋云四方楚歌聲太白鳥棲曲銀箭金壺漏水多孟啟本事詩作金壺丁丁漏水盡殊妙又烏夜啼結二句本事詩作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便覺獨宿空房大是俗境但烏啼曲一句用一韻古體相洽如此漏水盡一句獨無韻似非格此盡字確為溢字傳寫亥豕耳江采蘋詩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八閩通志載此詩慰字作與字益言履綦無聲明璫盈握翻使蕭閒

吹景集

卷之三

十一

之情轉深猶持愁以相贈也視俗本慰字何啻嚼蠟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妝高髻四字本事詩作髮髻梳頭升菴集作浮道梳頭又斷盡蘇州刺史腸蘇州二字本事詩作江南只數字便有雅俗之異崔護詩人面不知何處去夢溪筆談作人面祇今何處是亦勝定知古詩中譌字不少證文字通者其辨之

楊夫人詩祖山谷

弁州藝苑厄言殊擊節楊夫人曰歸曰歸二語昨從張嗣宗借山谷外集看一聯云美人美人隔湘水其

雨其雨怨朝陽寄初和叔詩中句也弁州極詆宋詩乃埋名士而譽笄禘豈不令雙井失咲然其雨怨朝陽已入步兵之咏曰歸歸未克復徵大陸之唱美人秋木杜老遺音杜奇韓諫議詩美人娟娟隔湘水昔之人早以風雅為我用矣

唐人用疊語如太白枯楊枯楊爾生稊又美人美人歸去來少陵長鏡長鏡白木柄長吉採玉採玉須水碧樂天劉郎劉郎莫先起蘇臺蘇臺隔煙水黃詩意祖之宋人用成語如誰其言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

吹景集

卷之三

十一

玉盤載困學紀聞亦可詠也獨謝康樂白岸亭詩交交止柎黃吻吻食萍鹿神奇巧妙居然千古之隻

浮筠亭

山谷為洪駒父作晉州學浮筠亭銘曰豐肌秀骨先後輩出何其孺子也解祿樂群不舍晝夜何其學士也壯節靡躬而知歲寒何其丈夫也本管仲隰朋之對語語逼古但讚歎此君初不及玉一字按小戴禮孚尹旁達鄭玄注曰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



笏或爲扶正義曰尹依注作筍又作筠筍方附反升  
菴引此解云筍女膚也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  
筠膜也然則筠之爲言亦借用竹膜此二字只可言  
玉不可言竹也渠極稱精覈猶有漏處食筍詩誤云  
五溪無人採其一端耳歐公用事雖爛熟亦檢出處  
可作讀書十六觀補

按拾遺記云蓬萊有浮筠之斨葉青莖紫子大如  
珠有青鸞集其上依此則浮筠亦可名竹但山谷  
此語懸之學宮當取君子比德義不當從王嘉夸

吹景集

卷之二

十四

誕說也又响父作叁堂諸名十有六皆取六經及  
楊雄法言語如駕說堂樂洋  
叁備古叁之類此浮筠二字不當舍  
小戴而別有所徵決矣

生子之賞

豚兒之稱起阿瞞議景升諸子乃春秋後語越王令  
國人生丈夫者賞以二壺酒一犬生女者壺酒一豚  
證此殊勝

隱公時雪

呂向雪賦注隱公時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深寧叟

駁之謂歲熟語無據按春秋考異鄒云庚辰雪深七  
尺後周劉璠雪賦云庚辰有七尺之厚向陋生迺不  
知據此

又紀夢中句

癸亥長至第三日夢與孝若舅看月得句云便作一  
庭白虛堂分浩然甲子二月二日夢閱孫孟樸詩表  
有携妓入山寺詩僅憶二語云織裾禮精舍殘日射  
人黃亦俊語也

閨房之秀

吹景集

卷之二

十五

古來閨房之秀多以女丈夫呼之若目吾儕曰婦人  
便皇恐欲死真宇宙間大不平事靈山會上十大弟  
子成佛盡經多劫只一八歲女徑作南方調御師幾  
許鬚眉望猶海若今日若滿朝皆婦人何必減師濟  
之盛耶兵家者言靜如處女動如脫兔然則中樞之  
遺諸葛公未必非牛耳宣王也

吹景集卷之二 終



吹景集卷之三

鳥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庚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為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璫南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

吹景集

卷之三

一

詩依依南楚邈邈西雲文通詩北雲疎征人讀書不半哀豹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雷西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羣客繆謂此語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閔康侯引呂覽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春秋關華夷氣運

春秋一經游夏不能贊俗儒搏空鏤塵如弘農王語不可了全經大意却在論語中其語子貢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經端為懷夷秋而作漢武出壁中

遺典制詔會稽守令以春秋對毋縱橫而是時十八羽林郎連行殊遠致匈奴過陰山皆下馬痛哭一時師武臣力大足發舒華夏之氣亦天子表章六經報也逮其後班定遠通公羊春秋猶能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見東觀漢記何物權郎王安石小名遠汰之於學官其三不足之說根本在侮聖言一語曾幾何年而月破黃昏人斷腸謝元及有憶王孫之咏矣此詞為淵聖幸虜管作靖康初始立春秋博士賊過張弓噬臍胡及當時宣和帝沙漠傳書僅寫趙岐注孟子何不令諸士宰相

吹景集

卷之三

二

日誦春秋數紙代神宗懺悔耶故予謂漢之威行絕漠非衛霍也吾家江都相吾丘壽王諸人力也不幸而為趙氏其為貌類太子所劫者荆舒也非黼貫也明興青田先生獨深麟學其創春秋制義實三百年文士之祖遂為佐命魁驅夷不在洪水下長陵命諸儒輯春秋大全而榆川之役北斗且南至不見虜一騎此大聖人機用又非多欲者所能並轡矣經術關華夷氣運確然若此今之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者亦畱心晚周爛朝報乎于忠肅若不熟此書幾為



亡宋覆轍乃譁謂浙人不可用試問 國家開天再造誰氏之功亦欺天甚矣

東坡與湖士有筆墨緣

吾友王復之綺歲有文章聲尤嗜古不減慰祖書淫嘗評註坡文十許卷眉公敘其書謂注書落剽竊則膚落訓詁則俗復之有正箋有旁書不即不離乍前乍却頗似劉孝標註世說陸農師註埤雅都人士以為知言近讀陸放翁集施司諫注東坡詩序略云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

吹景集

卷之三

三

所注數十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幾可以無憾矣今王梅溪百家纂註中無司諫及景蕃名字即司諫亦不知何許人閱宋史及唐一菴先生所輯郡志了不可得獨文獻通考云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郡志僅載元之長與人張孝祥榜進士而已坡集從無佳刻吾舅孝若從焦弱侯先生所蒐剔極富較舊本殊勝

吳興掌  
載  
甚詳何  
未引及

而別為此老下注脚者前司諫後復之吾湖中君子於眉山當不淺筆墨因緣也

閱康侯曰陳思海棠譜引吳興沈氏注東坡詩王梅溪載百家注姓氏有芮國器則知宋時不獨一司諫

拆字不始謝石

陳晦伯天中記紀蜀謝石事甚悉閱周益公二老堂雜誌載石一事乃晦伯所漏者有人過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

吹景集

卷之三

四

此又程史云淳熙乙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群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維舟琵琶亭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又睽車志云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為入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踰壯室以未有子為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



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卽二十其傍從水不爲點而作三畫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又夷堅志云蜀人謝石紹興八年來臨安一時占驗尤異文惠公方赴調目擊兩事士人樊將仕妻失珍珠冠書失字命厥夫詣肆石曰盛門姻戚豈有朱氏乎樊曰吾妻朱氏也有第二十八者乎曰妻兒也曰然則從此取之樊曰此人素持行檢家豐富豈肯爲此盜事曰不然必因與之交關誤持去

吹景集

卷之三

五

其物固在可得也樊歸語妻妻詢之侍婢云數日前二十八舅曾借物否婢云昨欲出謁曾借帽子既而不用就還原未嘗開匣也謾啓視之冠在帽下蓋曩因晒帽誤置其中久而忘之矣同邸一選人病書申字以問中帶燥筆客退謂坐者云丹田既燥其人必死或曰應在幾日曰不過明申時果然又云新安朱安國善相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至鄱陽是歲壬午當舉場開士人多在州學從之占問段毅夫示以飛字朱書其側曰二九而升扣其說對曰飛之爲字從

二從九從升但據筆畫言之不能知其義未可便決禍福及秋試以第十九名薦送朋友賀之曰十九者第二九也君必正遇已而省試失利乾道元年乙酉再舉復中十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兩次九方成耳是時有老齋僕王明者少日亦讀書爲貧所苦棄業爲隸書慶字示之笑曰此雖小人中心作文而不遂又恨其必字勢偏左主左脚踏蹙之疾旦夕却招婚姻之喜坐者云所說極切當其人三十歲中風溼故左脚不良但今已七十自有妻安得如後一

吹景集

卷之三

六

轉語後旬日爲人家作媒嫁女頗獲謝禮趙哲彥通以周易應乙酉舉遭黜謀改習賦朱適再來因書易字求相朱曰得非有更易之意乎此字从且从勿當且勿易終必得遂仍舊預貢文惠公爲叅知政事上章丐去未諧朱訪予予曰用書信中字可占否曰可卽指書中去字使觀之其體帶艸朱捧玩咨嘆曰此尊官是貴人今所占何事予曰見任兩府方力求去朱曰正鑽頭出天上將位冠百僚無庸詢休逸之請後兩月拜相然此學不始謝石元命包之土力於一

1 第 1 2 4 冊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為地兩人交一為水八推十為木兩口御土為喜說  
題辭之日生為星十夾一為土西合米為粟考異邴  
之蟲動几中為風春秋說之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之  
二在天上為西風俗通云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  
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孝經古契之卯金刀字  
禾子說文之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又孔子  
曰禾可為酒禾入水也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為黍說  
騎云禾入米為中壘校尉之三田一上阿瞞著合字  
之為人一口關澤知曹丕之為不十孔融嘲氏儀之

吹景集

卷之三

七

民無上蜀趙直占牛角及口之為公字王恭之黃頭  
小人郭禹之尸下至為屋蕭道成識曰戊丁之人與  
道俱晉襄國謹古居左月狂右讓去言或入口後石  
勒竟都焉符堅初有謠曰魚羊田斗當滅秦桓玄僭  
號大亨識者以為二月了符融知左水右馬之為馮  
張亮知山上絲之為幽州梁武帝書貞字為我與上  
人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蕭琮改元廣運父老  
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當為軍所走乎劉昉云名  
是一萬日隋煬嘗會飲拆杏娘杏字為十八日杏娘

拆宮婢羅羅字為四維帝謂蕭后曰能拆朕字乎  
后曰移左畫居右非淵字乎唐玄宗於弘農得寶符  
篆文正成乘字或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他如天正  
之為一止宣政之為宇文亡日隆化之為降死宣和  
之為一日宋北夢瑣言木中斗之為朱字舊唐書崔  
湜傳鏡之為立見金癸辛維識理宗之為四十一年  
王者貴耳集嘉泰之為士大夫皆小人有方者喜又  
袁康吳平之越紐錄魏伯陽之參同契跋孔北海之  
離合詩陶隱居真誥之清靈真人詩定錄中候告此

吹景集

卷之三

八

類不縷舉皆盲史氏止戈皿蟲二義逗此一派耳世  
傳昉於石此與耳食何異玉海引降昌為二日天保  
子冢大業為大苦末咸字人口有戈靖康為立十  
二月康建炎為兩火又南北史謠識甚多不具錄  
泊宅編蔡京嘗遊吳興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  
為書榜曰超覽有坐客賀曰行即走召而人臣四  
見矣明年京遂入相潛居錄黃平夢書一髮字書  
髟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西  
湖志餘楊王沂中間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  
小執拄杖就地作一畫相者驚拜曰閣下自宜愛



王愕然問其故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

封王無疑又金辟故事術士之占二蘇魯直所謫

州名相字心法張乘槎之占來遠豐德 閔康侯

子建未可輕詆

劉彥和文心雕龍摘陳思瑕語謂其誅武帝云聖體

浮輕誅明帝云尊靈永蟄至以蝴蝶昆蟲譏之按廣

雅曰二氣相接輕清為天宣夜曰天無質日月衆星

自然浮生虛空之中以天擬父蒼蒼者亦韓憑所化

乎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蟄龍不可以喻死君

吹景集

卷之三

九

則飛龍獨可以喻生君乎文人相輕直是不度德不

量力今枵然其腹而侈東莞之譏彈者亦榆枋之咲

也 按曹集浮輕語出獻襪頌永  
蟄語出武帝誅劉亦誤引

按雕龍書記篇云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夫縛帶

裁孟出子淵之僮約癩鬚瘦面錄文彊之諧語總

也混之非其瑕乎所謂目察秋毫不自見其睫者

也

戲集東坡書

掇芳飲秀鑿石疏泉喬木風霜流暉欲盡山川俯仰

物外高深與客來遊清閒送老

龍穴砂水

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此禪家語也余

謂丈夫胸中不可無此觀然須灼見龍穴砂水始得

不則增上慢比丘耳

先天數

予過外舅大司空沈公所適塘棲范君上池在座范

云胡翰林休復 胤嘉 丙午北遊太學會嘉興陳生曉

先天數胡命發策其數云祝融歲首子系入場煥乎

吹景集

卷之三

十

鸞鳳之文章胡未解入京往西山中八月四日始移

寓棘闈之左胡問主人何姓曰姓孫竊喜以為數之

奇合是歲果預薦司空曰吾戊申歲華生者來謁自

云無錫人有秘數公有所問不俟公言當知之吾微

晒華謂公無咲請先書別紙置硯下公隨手取架頭

書看一語藏之胸中且勿言視硯下所置有差池否

吾因抽架書得仙人騎白鹿五字發硯觀之則華先

書此五字於別紙矣古人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竟

不知此君何術公因謂萬事有定數不可干長興某



公生子時夢郡公送亞卿棹楫至其家比長甚穎慧  
領賢書之夕復夢亞卿二字凡上春官者屢亦屢夢  
夢輒如前數不第以前夢有待未肯謁選也年已六  
十始詣吏部授邑令得西鄉縣焉蓋西鄉之與亞卿  
字相類也神之巧弄若此東林陳方伯繡山自滇中  
致政歸伏月曬故書得少時手寫四書旨書尾有細  
字數行取閱之乃公三十載前紀夢中神語云官至  
布政文子云智同則有數禽無數者一種人不讀邪  
金辨命論垂死與數爭可不為大哀耶

吹景集

卷之三

十一

再紀數之奇中

張因憶得數事嘉靖甲寅倭警至海上督府募方技  
士得新安人汪龍置募下龍瞋臣也自言遇異人授  
觀梅數遇物而推其用四十有九督府公手安息香  
一握令卜之龍曰香之用爇烽燧且至析之有八七  
縣一州數也中一枝斷為二一邑當陷又損而未斷  
者一一邑其瀕危乎然未燎於原猶可撲滅有募府  
方略在寇不歸矣數月賊破崇明殺其令轉寇崑山  
幾陷僅得全我師帥苗兵躡之至盛墩寇殲焉匹馬

觥輪無返者龍所言若司契云任丘田大司馬未第  
時邑有石橋久隕矣公倡議復之率邑諸生請於令  
令敬諾掘土二尺許得一碑云田樂重修益百年前  
精數者懸記也萬曆庚辰先君偕伯念兄上公車入  
都聞有精康節數者先君適有他營命伯念先往謁  
之伯念抵其寓其人問所卜云何伯念曰問場屋事  
耳人曰試隨手拈一物來適儿上陳象戲伯念取士  
字授之問伯念年幾何曰庚申生其人曰足下今必  
策名名必在第十一伯念詰之其人曰君庚申生人

吹景集

卷之三

十一

也年正二十有一今徒步而來其象為之二十人着  
一之字非進字乎手拈士字非進士乎士十一也又  
基以木成足下生屬石榴木木數三八錯綜之數十  
有一故曰名在十一先君後至亦拈士字問之其人  
曰賢子拈餘已落第二二木未象也公之發其癸未  
乎已而果然溫員嶠宗伯為予言雒城吳甘泉布衣  
琬深邵蔡之學顧箬溪司寇妙解句股六壬撫滇時  
諸蠻驚以為神今閱昭余大叅亦亞之庚申春遼事  
孔棘予問遼可瓦全否昭余曰今無恙獻歲發春遼



陽非我有也 神廟登遐諸薦紳臨郡中昭余私謂  
余曰 國家更有大喪將若何九月而 貞皇帝復  
有鼎湖之耗矣蘭州難起昭余奔命蜀中所向無堅  
賊得六壬力為多張往入北雍開官黃門賜浴亦洞  
曉六壬借長水楊若木費元朗謁之元朗館黃門家  
具以告黃門曰課得連茹三君所云同功一體也是  
秋三人者俱綴翮歸嗟乎人皆陰陽中人也有能於  
五行外劉定脚根者誰其人哉然天下定無理外之  
數易言鬼謀是矣而必先之以人謀範言龜從筮從

吹景集

卷之三

十三

足矣而必協之以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魏高允明  
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曰  
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  
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梵網經云不得以爪鏡著草  
楊枝而作卜筮或問雲棲大師曰師何以不貴前知  
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  
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耶讀之劃然  
無以數為矣

崔伯深

客語崔浩曰子非病乃苦吟詩瘦耳閱北史浩傳浩  
不長屬文留心制度經術之言至夢與鬼爭議又好  
觀星變常置銅鏡於酢器中令青衣有所見即以鏡  
畫紙作字記其異所云苦吟者意別有人在如兩秋  
胡歟浩父宏善索靖書符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  
所獲志不遂作詩自傷浩用事時拓跋氏欲南下浩  
輒止之宋書柳元景傳云浩密懷異圖抑或有據然  
則浩亦繩父之志者歟浩被禍時河東柳一時并命  
而同時之高伯恭自云臣多於浩卒宥之石銘嬰僂

吹景集

卷之三

十四

駕說耳

崔浩受禍自有故其說始于閩中鄭省齋并觀焦  
氏因之按內典云浩讒佛法帝然之遂滅佛法後  
延曇始頂禮悔過廢經五載帝被癘疾遂誅崔氏  
還興佛法此又一說也

嘉靖甲寅倭變紀畧

偶從舊書中得抄本十許紙紀前甲寅倭入吳雜事  
不著撰人名客潘君受之里隱者吳生云其語似吳  
越間人詞多野不可讀第爾時目擊其難語當無妄



者輒取數事刪潤之如左

賊攻太倉浹日矣不下由音子鋪徑趨崑山城築

長圍祝令其命丁男守婦女運磚石擊賊賊置雲梯

百枚撞城復昇大樹上架樓船與堞竝城中兵手長

槍拒之石如雨賊不能克會大旱城中井泥不可飲

飲輒病令先吏民踞禱雨立澍濠溢尺又告薪盡

折扉中梁椽付守者相距四十有七日民力疲徬箭

礮番盡令誓以死守賊渠帥二大王名獍驛最先以

大船覆城下避矢石部其衆穿隧道入晝夜更番幾

破矣令率城中人籲天臨城中婦女至有雉經者忽

一老卒者從傍出語令聞此城土下有板卽大人無

以卒調語速出之投以熾火群賊且立盡城可完尉

史惟未信卒環臂詎曰此百萬生靈呼吸生死事癡

人何所須耶迺公當使諸君立見就要下出鈍刃掘

城土二尺許橫一大木木盡賊見衆俯槍刺賊隨以

蠟苜竹木難火投穴中賊半焚死不得脫二大王者

亦斃餘賊慟挾之出城上萬礮齊擊之賊多扶傷去

適偵援兵大至圍始撤瞑矣令然燭呼卒前謂卒此

城獲全汝力也詰朝有殊賞行申報軍門汝功不次

吾平日恨不聞汝汝何許人好語令卒以唐勝對且

曰公無召勝勝達曙敬謁公令翌日具酒脯饘幣論

城中人選名馬鼓吹迎勝入抵漏盡勝不來令曰此

卒介冑蟣蝨矣勞苦五十日不獲休今寇去歸舍作

一兩日豨臥呼妻子補衣綻洗頭上泥土了然後庭

謁耳遲之七日竟杳然守城卒千人盡呼入按籍求

之無名唐勝者令噴然太息曰嗟乎勝古義俠君子

也存國而不矜懸昧而不赴樹奇而遁名得十許人

立朝何憂不治天下真有曾連生哉卽百令何足較

勝勝不來吾立解印綬然亦不敢歸俟得勝謝城中

人使俠士不當吾世而湮沒吾歸耳或曰公無然利

之所在皆爲賁諸此賢者難之况傭卒乎公精感百

神故神人易貌變服以發公誌所載唐將軍卜勝者

其人也令悟鳩工崑山顛立卜將軍廟割牲羅拜祀

春秋至今不衰鹿城不陷則祝令公之爲也

浙直督撫屢易唯周石崖頗久石崖開幕引士信賞

明罰將吏多用命他如屠中丞寇抵城下焚劫殊酷



猶高會麗譙談笑晏如謠曰徒多爲人所憎惡耳吳語多爲都徒多云屠都也又如曹公先去爲民望鄉先生畱之曰身在井上乃可救井中人江南有屠曹可爲節鉞羞云二公姓氏

任同知環臨敵不顧身勞苦功高一時少匹公所御戰甲盡寫任字四體亦徧記姓名毅然有身膏艸野之志逢賊手搏瀕死者屢矣寇平以忌者言僅遷泉副公平寇勲見劉子威記中此可補入同時海防僉事董君邦政起家國學以軍功歷今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七

廣西女土官瓦氏率萬人來援泊胥關月餘馭衆有法度約所部不犯民間一粒軍門下檄輒親視居亭民訴部夷奪酒脯者立捕殺之食尚在咽下其出軍幟分五色以別行伍頭裹方素無他色者或問之瓦云身是孟獲裔孫感武侯七赦恩誠子孫世世戴編以識不忘耳吁侯之威神遠攝視秦人刻石爲盟何如哉

按弁州宛委編云承順永靖二宣慰至今尚冠白巾爲武侯服岳陽風土記云諸溪蠻蠻人皆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爲伏波將

軍持又武侯與兄瑾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毳西方上兵也按毳冠纓也則武侯時業已尚白戴編之說或亦先世誤傳然而神之攝者遠矣又清波雜志云廣南黎洞皆以白巾纏頭故曰冒白鄉風舊然則冒白亦其習俗耳或馬之或葛之豈駕說歟

寇盛時農家大半竄去比其還踰夏矣歲大饑中丞周石崖直指周觀所交章請盡蠲百姓租詔許之是歲民糧先輸者仍予民曠蕩之恩百世未之有也吳中人藉二先生當兵燹餘不劇困謠曰蘇州一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六

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爲地方官處兵荒後之法先是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向里湖漸衰如是者三日江豚數百枚隨潮上下耆幼皆異之相傳此水故與海接潮汐如妾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潮至一喞而却是後潮竟不至土人稱爲喝潮王祀之龐山湖湖驟來海寇之徵也平望殊勝寺嘉靖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山跨鶴來老僧不在却空回凡夫欲問菩提記三十餘年化作灰字畫奇險寺僧甚恠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上詩字跡如新適符



其記云

吹景集卷之三終

吹景集 卷之三

吹景集卷之四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孔明能用素書

張天覺商序素書曰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

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輩雖為一時賢相至於先

天大道曾未足知其髣髴噫何其不知量也先天二

字昉於易乾之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孔明隆中數

語已定鼎時之形數十年後事如阿兔樓駙掌中觀

庵摩勒果天且不違非此謂耶取素書求之其書以

道德仁義禮為首道德載老聃書不具論書曰仁者

有慈惠之心以遂其生成孔明以之嘗謂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矣書曰義者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孔明

以之嘗優孝直法正為蜀郡太守縱橫擅殺或謂公

宜抑其威公曰主公在公安時進退

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今翻然翔舉公琰公密疏後

翔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主曰臣若

不幸後事刑馬謖而廢李嚴矣書曰禮者夙興夜寐

以成人倫之序孔明以之嘗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矣書曰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孔明以之



嘗謝曹操之辟抱朴子云曹公欲用孔明孔明堅不

翊贊宗英以克復為已任矣他所云德足以懷遠義

足以得眾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廉可以使

分財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者微孔明吾誰與歸

吾不知天覺所指先天者竟何物也其譬對涑水公

枯骨不違罰及無罪之戒乎擠元祐諸君子欲隕之

淵不聞親仁友直之訓乎黨悖卞贊紹述不肯彈惡

去讒之誥乎晚稍能中立而為蔡京所中旋見黜不

拂深謀遠慮之旨乎無盡居士真蚍蜉撼樹不自厚

吹擊集 卷之四 十一

其躬者也徑山老人極稱之當是避賢後晚而聞道

若見地早徹決悔出此等議論矣或疑素書出天覺

注後漢亦引當斷不斷及重賞之下數語此書自唐世已流行矣

戴若思徐元直

戴若思度江名彥若未值陸平原終作劫耳魚豢魏

略載徐元直事頗相類人少知者元直本單家子少

任俠中平未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

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

擊鼓令於市莫敢識者其黨伍篡解之得脫於是折

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元

直早躬早起常獨掃除聽習經業乃南客荊州先主

之屯新野也元直往見之舉孔明且曰此人可就見

不可屈致予謂昭烈定益州當以元直功第一亦鄴

侯之安平歟單家即所云孤生也安

葛龔墨癖

葛龔與梁相書云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

膽不足為報龔字元甫列後漢文苑中裴榮期語林

所傳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者元甫當首稱墨癖或謂

吹擊集 卷之四 三

嗜墨亦是雅事至肝膽一語若欲以七尺報玄香太

守無乃不情乎居士曰人不能無情情各有寄意所

獨往千駟不易嬰兒搏黍不顧黃金姪人踐期不畏

陽侯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矣猶手持定武榻曰性

命可輕至寶是保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於

池上曰惟恐損竹韻人別有鍾情處差勝悠悠者以

七尺軀殉胡椒八百斛也

東坡帖云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磨而小吸

之此與葛元甫何如閱康侯



古來可咲事

梁大將軍作販牛黃客

見後漢延篤傳

李後主作鴉卵柳條

稅大使

邵誦見開錄

解漕運賔王作賣竹筒

見維志

石衛尉

李北海作劫海船賊謝文靖作蒲葵扇牙行裴丞相

作歌姬院乞兒石曼卿作鬻私鹽惡少皆古來可咲

事裴謝遊戲人間不妨醫俗二石風流文采殊足觀

亦作此生活阿堵之能醉人可畏

文士以身為殉

楊子雲賦甘泉精思夢腸出而効郭路夜定舊說絕

吹景集

卷之四

四

於燭下鄭倣依陽道州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倣不

能往復一辭遂縊文士陶冶性靈何至以身殉之風

雲月露幻出一座北邙山諸君直是癡漢梅堯臣拜

學士時書詔頗多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

臥日中嘆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

活也楊誠齋貽朱晦庵書曰得書知股肱之疾移及

腹心是在醫法顧不察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

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矚目鏤心指椎胸腎者非書

耶其屢陳囊研積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知酷嗜在

此又戲跋晦菴楚詞解云注易箋詩解曾論一帆徑

度浴沂天無端又被湘纍喚去看西川競渡船西川

競渡人多不能解按傳燈錄大耳三藏其他心通南

陽忠國師欲驗之三藏云國師是大善知識何得在

西川看競渡誠齋正用此以戲之也晦翁有言以文

貫道却是把本為末然檢覓闕天狂搜枯海即此老

不能脫盡丈夫須一喝耳聾後習氣水釋纔肯放此

文字擔耳

文待詔年九十餘猶為人書墓誌擲筆而逝世以

吹景集

卷之四

五

蟬蛻稱之然亦以身殉者矣可補鄭倣之後否問

侯

隸糖事 糖一作糖

客過借菴僮適持蔗糖至客曰君胸中有武庫只如

個物可稽古否予曰洪邁糖霜譜有蘇黃二詩冰盤

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子瞻語也遠寄蔗霜知有味勝

於崔浩水精鹽魯直語也又云唐大曆中鄒和尚始

來緞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 鄒和尚文殊化現此糖

本紀也客咲曰君能於此外別抽腹筒乎予曰僕十



年不親書卷舊習前聞零落且盡強為君索之乳為煎餅并諸砂糖見首楞嚴經開汗河糖飲得為七日藥見律部尼陀那頌苾芻綴鉢璽不應用融物黑糖錫紫鑛泥蠟並皆遮見毘奈耶頌蜜及陳沙糖能除痰癘稀糖一種能除三病謂風熱痰癘見根本薩婆多部律攝觀糖見後漢顯宗紀販糖之妾見馮敬通與婦弟任武達書南箕無舌飯多沙糖見易林大畜之益飴餒餒餒見廣雅餒謂之糖見楊子雲方言石蜜乳餒也見蘇恭本艸白蘭糖黃蘭糖見齊民要術

吹景集

卷之四

六

和熹鄧后嘗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糖餠見謝承書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糖見鹽鐵論賣糖老姥見南齊書傅琰傳蘇酪沙糖見隋書真臘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見梁書鍾岵上何胤議酒無沙糖味為他通顏色見古樂府聖郎曲蔗糖幸一梓見杜詩龍山食有糖餒菊酒見時鏡新書河濟飴糖本藥馬鞍之妙見龍筋鳳髓齋馬食之如糖故名馬唐本草馬唐唐唐字無米見陳藏器本草唐以後不復憶矣客曰昔隱侯疏栗柯古疏蟲當不過是非今時檢韻府詩人可幾

萬一也予曰世有張司空在勿妄言

吳書孫亮取交州所獻餒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伯南州異物志交陞甘蔗取為飴餅益珍煎而暴之凝如水則唐前故有之不自鄒坊老學菴筆記云始太宗時亦妄也詳史繩祖學齋佔俾中足稜王灼說閩康侯曰遐周不及唐以後余隨筆補之幽明錄王胤祖安國張顯太元中乘船見僊人賜糖飴三餅時鏡新書魏收寒食餉王昕昕與書云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彌覺香冷荆楚

吹景集

卷之四

七

歲時記元日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北史周明帝因食糖粃遇毒清異錄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老學菴筆記云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指耳如糖蟹糖燕皆是觀陶錄知其謬傳芳略記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高士傳張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德宗料是沙糖獅子果然據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相子潭及第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青箱雜記楊行密據江淮民間謂蜜為蜂糖端禪師語錄章相公赴召別師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路喫糖次



師云相公甜麼公云甜師云甜便住烏臺詩案子  
瞻赴任徐州王詵曾送到乳糖獅子四枚異聞總

錄咸淳間傳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

夜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楞漆盤盛糖餅二枚

供凡兩月癸辛雜識官籍買師憲第果子庫糖霜

數百甕輦棄湖中霏雪錄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

馬每旦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又糖

星在箕舌前杵西北見晉書天文志洗心糖見幽

燕異記糖類蠅子見西陽雜俎京口記糖類以

粉餌蒸以糖餠見常袞重九謝賜糕酒狀李肇翰

粉糕寶糖珍粒枚烏膩美餚見范至能上元

紀吳下節物俳諧體范又有口數粥行鏡薑屑桂

高竹形糖滿傾甘酪見海錄碎事笑比紅綾春餽

巧齒牙根底嚼糖霜見張雨咏松花餅至香譜有

詹糖香范華和香方曲名有糖多令焉若楊廷秀

詩亦非崖蜜亦非錫青女吹霜凍作冰迥骨清寒

輕著齒嚼成人跡板橋聲則為糖霜味者也子瞻

又有糖霜不待蜀客寄之句事文類聚採世說謂

王體以拾游澳金按

臨川本乃拾繡太平廣記載西陽雜俎謂新釋

倪元鎮王右軍不可曉

倪迂繪事為四大家冠其胸次灑然清韻可挹致日

本使者閣外長聽不一見真栖逸中偉人也第元鎮

所居堂顏之曰芸暉殊不可曉芸暉堂唐元載故宅

杜陽編云芸暉草出于闕潔如玉載屑之以塗壁謂

元鎮未覩此書吾不敢信王右軍晉何如人哉得人

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千古自有對也季倫思歸引

金谷序頗能作人外語右軍或偶賞之若象齒焚身

吹景集 卷之四

之元載視老迂何翅鷓鴣之與惟鴟豈勝國晚節奄

隘橫肆元鎮有感魚軍容一事乎曲禮曰擬人必於

其倫二君子何以語我請問之惠山泉蘭亭竹

雲栖前知

雲栖師不貴前知語與古人闇合關尹子曰能遊於

冥冥者與日月齊光韓非載詹何黑牛白角事曰嘗

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

牛而以布裹其角也大師持論甚峻慮下根人妄認

外境邪魔入腑故一舉掃之若師之妙用當前開有



忍俊不禁逗漏一二處武林虞德園先生先君癸未  
同籍也嘗自敘其事云淳熙既試南宮授徒昆山借  
梁皇懺同窻友誦而次日雲光入檻甘露霑壁飛楮  
墜几曇鸞降為之師雨水沈雨金粟雨玄黍社所以  
名雨花也或焚牘而轉眼復完或非時而萬花盡吐  
感其奇瑞習定甚堅忽爾前知自墮魔網蓮池聞而  
嘆曰處子遠結淨社續兒時念佛之緣是矣不幸着  
魔如此茲借弟瀾會試瀾不過火災而虞足痿失通  
矣入燕果然寄襪通懺尚未復書廷試前方閱狀元

吹景集

卷之四

十

策而書始至書中云子讀狀元策時得吾書蓋不乏  
前知而不作聖解真正衲子也韓鈍菴別師入燕師  
書四句偈云逢西而住見已而釋二猿獻果一了蟄  
蟄鈍菴抵京師讀書西山法華寺中閒步次忽獵人  
獲一修馳戴雙角形甚怪憶師語即買以千錢縱之  
是歲巳酉獲薦庚戌而雙元之記荊不爽絲髮矣按  
海鹽董碩甫碧里雜存云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  
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鏡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巳  
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

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  
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  
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  
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  
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剌實  
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  
實天保之所托也張謂姚江雲栖是浙中兩肉身大

吹景集

卷之四

十一

士第分現宰官比丘身肉眼觀來認做兩撇耳清明  
托躬志氣如神定極則光自發人人有此一段照古  
輝今種子可惜為塵勞埋却往歲愁大師作雲栖塔  
銘亦云師示人貴真修勿顯異故靈異甚多不具載  
敬述張向所聞見者若此

蔥白

千秋

俗以染藍之淺者曰蔥白按禮記鄭康成益齋注云  
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鄰白矣僕向有  
對酒詩云浮盃翁翁蔥白嫩染衣楚楚杏黃鮮亦知



長袂無勞拂自有留人蜀國絃不解者恠蔥白何等語也又春情云維佩明璫競可憐春風漸短畫樓前千秋戲罷鶯同坐百艸麻來柳共眠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漢武帝後庭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譌轉爲秋千鞦韆譌之譌也升菴詞品知有秋千兩繡旗而不知秋千之爲千秋僕詩差可正誤世間皆以正爲倒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聞百艸亦見隋煬帝曲名往年見一客讀袁中郎詩門子赤脚多及士此鯽魚多二語噴飯不置余謂客袁詩何如空同客

吹景集

卷之四

十一

曰袁那得比余口赤脚門子搖大扇非空同詩乎荆州措大多於鯽魚亦古語見焦氏類林歐公三多之訓真蕪林藥石空卷應敵鮮不蹶者然謂作詩者定須語語有來處亦是癡人說夢李詩城門人開掃落花杜詩江動月移石谿虛雲作花亦問其所從來乎少陵曲江歌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真解個中三昧要須八面玲瓏手不爲文字所縛縱橫自在謂古卽我可謂我作古可此外皆擔板漢波旬說客曰畢竟何如余曰待汝走入醋瓮時卽向汝道

門子赤脚本非佳語第日中郎杜撰似不肯受耳

### 春秋決獄

困學紀聞云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太平御覽載二事杜佑通典載一事僅三事而已閱藝文類聚更得一事曰君獵得麇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麇以恩况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麇不卯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難廢君

吹景集

卷之四

十三

命徙之可也

### 武皇濶達大度

班孟堅漢武故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畱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咲而不責此史漢所未錄者武皇濶達大度不減斬白蛇手薛內史得逢此君便可無空梁燕泥之恨漢興得人於斯爲盛聖人作而萬物



觀也九光母猶云坐對庸主悒悒不樂且云微非仙才故知英雄與神仙別是一路神友造化靈為星辰獨一滑稽之待詔耳

今新安刺漢武故事亦不載當非全書

列子中雜廣書

向疑列子雜魏晉人筆其竄南華語者十之三夸父揭疆思士思女見山海經奔戎為右鳩血馬湏見穆天子傳驪黃牝牡見淮南滄滄涼涼見桓譚書太易太初見易乾鑿度其采管晏墨翟陸賈諸書不能毛舉也又王肅證聖論云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

吹豎集

卷之四

十四

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此與蕭叔所稱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者小有同異決非御風手也至所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魯國宗乘逗機於此豈游夏章能道隻字耶看書須具看書眼如翔風別玉符朗辨鵝始不為假骨董眩惑若隨矮人觀場亦坐雲霧中而已按華陽國志火浣布自張騫西域來不自梁冀始拾遺記水蠶作繭投火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又舜時羽山民獻火浣布萬足依東方十

洲記稚川抱朴子沈約宋志梁四公記四書則木皮蠶鼠都可成布亦非一種備載廣博物志中要之常璩語差可据也寰宇記曰火浣布產蜀建昌其白如雪出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此則又出于三種外矣高似孫亦有論辨

方甸詛楚文跋

方甸跋詛楚文云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碑文云今又悉興其眾以逼我師是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

吹豎集

卷之四

十五

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略我邊是也按史記秦有昭襄莊襄未聞有襄王也惠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句楚懷王之十七年也庶長章章其名亦非邯也邯在二世時去丹陽之役百十有六年仁夫自負考訂之勤不宜鹵莽如是惠之為襄章之為邯意傳刻或有帝虎非仁夫罪也惠王之十四年即後元年正得二十有六以是知非仁夫罪也

愚所藏泊宅編與梁谿漫志同刻者甚精中載句



跋係秦惠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非襄字亦無  
邨字遐周所據似是會稽商氏稗海所萃請更質  
之博雅 陽康侯

比干碑

比干銅繫銘張淑釋其文為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  
世之靈於焉是保高似孫緯略以右為左左為右前  
後二字亦如之靈為寧保為寶据篆文求之高說當  
不誤獨靈字當從張淑蓋篆文微近齡字齡之與靈  
寶之與保古字多借用耳表墓四大字甚奇古載都

吹景集

卷之四

十六

玄敬使西日記中此云吾夫子所表不知何据豈王  
次仲之前先有八分書耶然說者謂齊胡公墓銘亦  
作八分何也噫萬世而下聞少師之名慄且立起至  
殘碑片字猶藉口於至聖可勗哉  
酈元水經注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  
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玄敬載此  
碑亦僅四字豈即善長所云中折者耶吾子行定以  
為漢人筆或有之  
吹景集卷之四 終

吹景集卷之五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希姓錄

詩釋之補宗以晉猶玉鐘欄機  
詩誠成林檎救解卿頤文幾

古三墳有姓紀大戴禮有帝繫篇周官小史奠世繫  
左丘錄世本荀卿譜血脉譜牒亦學之大端也適聞  
升菴希姓錄及弁州宛委編張睿父郎耶代醉編試  
取案頭書攷之如吳越春秋之椒丘訶 姓復越絕書之  
神巫無杜廣韻之趙大夫庫賈 音庫訓說苑之西閭

吹景集

卷之五

一

過東閭子劉向列仙傳之赤將子輿 姓復幼伯子瑕丘  
仲 姓復谿父西京雜記之文固陽 姓復嵩真戰國策之術  
視覩斯贊紛疆公疇 姓復國語之狸姓騅敬纍虎長  
魚騎戢黎露睹父漢書昭帝紀之馬適建 姓馬適古  
今人表之聚子軋子大成午功臣表之合傳胡害敵  
屠洛監居翁多軍王莽傳之屠門少公賓就後漢書  
李雲傳之掖庭民毫氏女方術傳之編盲意陳壽吳  
志青州人隱鸞晉書后妃傳之匱才人宋書鄧琬傳  
之佼長生墨翟書之耕柱子公尚過跌鼻勝綽晏子



春秋之泯子午列子之禾生伯子潛夫論之司原氏  
論衡之公廣文伯古樂府之其思韋子唐聖廟碑之  
扶餘隆蜀檣杙之憶實華陽志枳縣之波鈇然愷楊引

然友不及此書玉引然 閩中之三狐五馬復姓 雜縣之  
明誤也 嚴陵字然明 鐔氏汶山之冬逢平樂之遊氏廣漢之便敬新唐書  
朱子奢傳之崖文康顏魯公行狀之給事中因亮五  
代紀之靖涂後匡贊癸辛雜識之菊夫人皆不錄若  
他書不勝記也王浚儀姓氏急就章差悉若以急就  
為草創本取羅泌路史鄭漁仲馬貴與書及文獻續

吹景集

卷之五

十一

考通譜彙一書亦博物一斑古司商氏之所必求也  
琴冒勃蘇即申包胥睿父以為複姓禿髮氏著晉  
載記睿父又云偃檀見唐史俱誤南唐近事位  
崇文 康侯

記封門語

予入吳飲馮若木三頭酒次語若木曰兄所居封門  
今俗譌為傳音何也若木曰封即谷風封非之封詩音  
豐爾雅音捧箋云莫菁也詩 杜詩黑米生菱封韓昌  
韻又韻為去聲云茲根也 黎詩刺船犯枯封東坡開西湖狀水淺封合如雲翳  
空即此若譌之始無從訂之予曰史記正義云吳東

城鱗門謂鯨門也今名封鱗音普姑反鯨音覆浮反  
鱗轉譌而為傳不從封轉也又盤門之為鱗變門之  
為嚙音劉 游墅之為虎嚙今有徵之掌故者否因問吳  
中人物孰右曰其封聞乎予曰不然言偃澹臺無論  
矣太公避紂石室在虞山東二里巫咸及其子賢冢  
皆在虞山上書云在太甲時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  
有若巫賢二子為賢相吳會為樂土已在泰伯前數  
百歲荆蠻之號意殷衰政亂南人多梗故以蠻名如  
一江漢也西伯時為風動之首荆之為夷在昭王不

吹景集

卷之五

十三

復後耳古來江左人物定以海虞第一若木曰得兄  
稽古力便為吳人出脫荆蠻二字矣願以一卮為廣  
川生壽

范成大吳郡志云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  
開此門有鱗鯨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鱗魚  
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封門乃有別意封鱗音  
相近今俗譌呼富門云攷石湖語如此自宋時已  
譌得矣

按陸廣微吳地記平門東北三里有申公巫咸墳



此誤也巫咸安得系以申公當為巫臣墓越絕云  
虞山者巫咸所出巫咸為常熟產明矣記又云晉  
元帝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華亭平原鶴唳  
之語不在渡江前乎廣微疎舛多類此

轉注古音略

升菴轉注古音二卷所論轉注卽叶韻深證鄭樵之  
舛六書功臣哉第用修自敘云詳於經典而略於文  
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今攷周漢諸典亦多所  
遺稍撮其概補之毛詩鱣鮪發發叶補未反摧之赫

吹景集

卷之五

四

之摧叶采臥切樂記其聲粗以厲釋文粗才古反周  
官秋繩而芟之繩音孕翰欲願典典讀為殄左傳襄  
公三十五年封其封音求付切太玄經載威滿頭君  
子不足小人有餘頭叶同都切堅不凌或泄其中凌  
叶良中切鼎血之齋九宗之好乃後有孚好叶許厚  
切孚當作乳叶忍九切下言如水實以天牝牝音補  
履切道德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亦同此音然水  
又音準白虎通水之為言準也二韻可互入小  
子牽象婦人微猛君子養病猛叶被旺切病叶眉旺  
切玄經不能盡述此焦顛易林陽低頭陰仰首水為凶  
以下諸書例此

傷我寶進不利生其子寶叶補苟切子叶濟口切為  
季求婦家在東海婦叶奉甫切海叶火五切千里望  
城不見青山山叶疏臻切任非其人費日無功功叶  
居銀切晏子春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朝叶蚩  
於切許慎注淮南子勁策利鋸鋸讀如炳燭之炳繁  
文給季孳讀如上谷茹縣之茹霄霏之野霏讀如翟  
氏之翟翟又音悒讀如左傳嬖人稠始之始鵠讀  
曰私鉍頭此許說更前漢音相如傳及後幸傳俱作  
鵠鵠師古直音後儀始未見漢人訓故耶  
漢書燕齊音唯殺卽裴音卽非確音句無蕃音皮

吹景集

卷之五

五

後漢書錯愕不能對音措互疎勒都尉番辰音潘抱  
朴子寒素清白濁如涅高第良將怯如鼯則鼯當叶  
為篋此一則偶臆而轉音之後讀外集字說中鼯  
音篋竟與僕說聞合僕欲以酒流用修土矣  
稍參諸書用修已不無絀一漏萬有羨牆韻學者從  
六書中取轉注一種抉勑丘之藏補新都之逸懸諸  
日月不刊之書也近吳門趙凡夫潭思此學其草篆  
獨秀江南所藏字書韻書數十種恨未嘗一發其秘  
升菴又有古音餘  
亦不載此數則

方術家



以八卦分世應及乾納甲之說謂京房始非也史記正義載中備云孔子正月為商瞿筮曰瞿當有五丈

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

二甲寅木為世九五丙子水為應正義作九五景行

多以景字代之晉書隋書可陽爻五應有五子中備

書今不傳豈即易緯所稱辨終備者乎六壬亦不始

武侯吳越春秋公孫聖仰天歎曰今日壬午時加南

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范蠡曰事將有意在玉門第

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

火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

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

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

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子胥謂吳王大王初臨政負

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歲三月甲戌時加

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

是日賊其德也范蠡去後越王召大夫種曰蠡可追

乎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

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

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又

謂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

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

止吾命須臾之間耳以時加日日曰歲將曰刑曰德曰

克曰賊曰青龍玄武曰功曹勝光曰死氣曰天關今

六壬書猶襲之所云玉門不可攷當是篇名次第耳

王水素問九星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

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

吹景集 卷之五 七

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英此蓋從標而為

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術家奇門蓋蘭臺之濫觴耶

按隋書遜甲決一卷遜甲文一卷遜甲孤虛記一卷

伍子胥撰又黃帝玄女占法有伍胥者薦風后于帝

術家至以子胥為軒轅有其傳會不經可咲若遁甲

書及吳越春秋俱出漢人手非春秋時書大抵方術

家宿有此論不始京房武侯審矣

禦兒非語兒辨

陳晦伯引吳地記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生一子其



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以駁用修沉江之誤宛委編復据越絕書女陽亭一說以爲勾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勾踐勝吳名之曰女陽亭更就李爲語兒鄉且云晦伯可謂夢中說夢矣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按越語大夫種曰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可遂出常昭云禦兒越北鄙在永嘉與然則茲地在春秋時名禦兒不名語兒也後人禦轉爲語遂有勾踐生女少伯生子之說以傳之又本經注引萬歲歷曰吳黃武六年由拳西鄉有產兒

吹景集

卷之五

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脚折金乃生因詔爲語兒鄉蓋無智之徒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勾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得引黃武證地哉讀丘明善長書諸說俱可無置喙矣州之於天中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古音畧引國語禦兒作衙兒用修有別本耶閔康侯曰馮元成以語兒在華亭亦誤

句法有宗

范夫人見隣舟美人戲成一絕云絮柳鴉黃隱綠堤相逢暫爾却相違相違應復勞相憶見說明朝是別離客謂居士此詩相違二字疊用聲情妙協初體新

詭居士曰此法亦有所宗陳思雜詩云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阮公詠懷云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自照妍陶公飲酒詩云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又移居詩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咲無厭時范雲贈俊公詩幸及清江滿無使明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悠哉古樂府中此類極多太白答杜秀才少陵示從孫詩咸祖之白士亦臨摹手非初也客曰往足下詩閒尋田父語語

吹景集

卷之五

語只農桑古人亦有此法乎居士曰曹子桓雜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大白翫月詩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颺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三君皆爲僕算籛啟山矣客復曰幸哉有子今如此豈若吾身親見之非足下近詩乎語孟句前亦有入詩者否居士曰曹端不云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乎阮公不云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乎陶公不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乎鮑明遠不云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乎謝康樂不云德不孤兮必有隣乎謝莊明堂歌不云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乎杜夔食舉樂歌不云夷險平亂威而不猛乎蕭子雲雅樂歌不云車同軌行同倫自衛反魯刪詩書弋不射宿殺已祛乎虞騫鍾山詩不云冠者五六人乎庾子山徵調曲不云草上之風無不偃乎少陵不云富貴於我如浮雲乎太白不云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乎張燕公不云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乎邢象玉不云新聲是何曲滄浪之水清乎韓吏部不云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

宋景集

卷之五

十一

乎總之善陶冶者杯琬泥絮皆詩料也於語益乎何有客讚歎不置居士曰君勿記我語世尊說法且云昨日定今日不定若執此摹古生掃活剝索驥按圖大有人咲汝枉

詩詞紀日月

古樂府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晉李尤銘正月七日厥日唯人潘尼詩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西稽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玄宗詩端午臨中夏盧照隣詩九月九日眺山川王維詩九月九日時菊花

空滿手杜甫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又二月六夜春水生七月六日苦炎蒸元稹詩十月初二日我行遂州西白居易詩六月初七日江頭蟬始鳴又何日同宴遊心期二月二又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窻紗燕拂簷顧况詩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韓愈詩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李義山詩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賈島詩三月正當三十日又千巖一尺壁八月十五夕韋莊女冠子詞四月十七正是去

宋景集

卷之五

十一

年今日均之紀日月也而樂府詩詞晉唐初盛中晚之變備極不可假借一字氣運與文字相上下如此若溯源求之其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乎李尤銘載藝文類聚中攷郭緣生述征記以爲魏東平王翁未審孰是

異獸

臨海人陸姓者解其族人戍滇騰衝衛三年而返携一異獸皮來道饑出示觀者稍予之錢甲子二月至吾里予取視獸一頭二身二尾八足耳若豕尾亦如之頭則虎毛則兔尾黑毫細軟類人髮頭濶尺有六



寸身長倍頭陸云獸迅走有絕力出點蒼山日噉羊積不可筭獠百方捕之逸乃以藥毒羊獸中餌始斃

獠亦不曉何物也胡僧阿摩那者烏思藏來具多聞

慧獠以問僧曰是名火眼後視按師子名後視穆天

今胡僧讀如梭西域問有之出則其國兵且筆數語

云火眼後視曰萬獸君厥首維一牝牡各身是食師

象迅蹄躡雲饑噴烈談足兵尾火二尾形如火字

現世間劍戟天下有其瘞之可以弭禍獠以為惟遂

子陸予具攷諸書不載此獸山海經宣爰之山有獸

獸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列子本草綱

目以為即異物志之靈狸然但云一體自為陰陽不

言兩身也山經南海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亦

不言兩身也韓非子云涸川之精名為鵠鵠者一頭

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

鰲抱朴子故澤之精日冕一身兩頭呼一頭兩身則

同迺云形若蛇長八尺又不云能噉諸猛獸此後視

當別一種也又獸未聞噉師子者續博物志載後魏

武帝伐冒頓經白狼逢師子使人格之哮吼奮起左

右咸驚俄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跳師子頭上即伏不

敢起於是殺之此豈其類耶然不言一頭二身殊無

確證姑志之以詢夷吾國僑其人者因憶萬曆丁未

客湖上昭慶寺中見一異獸云得之括蒼其角雙身

作鹿文馬尾牛蹄性馴擾日可六十里鬻者韉以虎

皮歲餘陳眉公買置所居余山亦無識者按山經海

隅之山有獸焉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漢書西域

傳烏弋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

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余疑辟邪稍近之

吹景集 卷之五

說文作後鹿爾雅同象

音酸與穆天子傳異

吹景集卷之五終



吹景集卷之六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箋杜陵詩二十則

復愁詩

復愁詩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注謂公以總自况  
那得爾公詩有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之句其薄  
總甚矣何至身擬之耶當時凝碧聞絃有不辭臣賊  
如張均輩故發憤作此詩祇莫看兩字便了了矣賞

吹景集

卷之六

時魚妹費解或云總宦陳稱狎客冠每一詩成輒為  
後主所賞言總雖老而仕隋而其躬所被服者猶當  
時之金魚也張按劉昫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  
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  
魚則魚袋頒自唐年故非陳隋間朝服此解未可強  
通詢之洽問者

寒雲雪滿山

至日遣典愁對寒雲雪滿山升菴云雪字善本作白  
字弇州亦持此論予謂白滿山是小兒吻中語依舊

本雪字為正言山寒雲縞望如雪積即太白所云牀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  
關此中有賓主句雲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杜陵復  
起不易吾言

竹根稚子

笋根稚子善本作竹根按劉欣期交州記云竹鼠食  
竹根出封谿縣閩中呼之為鼯莊子執留之狗司馬  
云留一作狸竹鼠也或云老杜詩竹根稚子正此物  
也此說疑近之第以鼠為稚子妹屬傳會或云稚當

吹景集

卷之六

作雉引爾雅雉之暮子為鷓及老杜屏跡詩鳥下竹  
根行證之亦未確蓋此老慣用假對為遊戲場如高  
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君呼兒對次第稚  
子鳧雛亦其遊戲習也但舊注謂公長子宗文字稚  
子次宗武字驥子極可咲驥子見杜陵詩宗文之字  
稚子何所据按少年行云莫咲田家老瓦盆自從盛  
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此亦  
豈竹闌耶山雉耶宗文耶眼偶然而得竹根竹根偶  
然而戲稚子神來境合寫之於詩何事鑿論潘安仁



笙賦云若群雛之從母也鳥雛傍母本借此意乃宋儒以此詩傷時事而作噫說詩如此所謂說不得一句閒話者也詩話行而詩道熄誠然哉

按段氏蜀記云巴州以竹根為酒注子庾信詩野

爐燒樹葉山杯捧竹根陳晦伯援此證杜詩臥竹

根之說夫臥之與捧豈可強合耶晦伯蓋未釋詩

情耳晦伯語本千家註

唐人食笋詩云稚子脫錦綳頭玉香滑閔康侯

低頭着小冠

吹景集 卷之六

三

歸來詩洗盞開新醞低頭拭小盤善本作着小冠此

正用漢書杜鄴事又杜之松尹太原請與王無功相

見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二聯俱暗用杜姓故

實亦有致

戎戎淄淄

放船詩江市戎戎暗谿雲淄淄寒須溪云此戎戎淄

淄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余謂荒荒泯泯冉冉暉暉

之類便可不煩注脚此詩到實未曉何強作欺人語

耶按毛萇傳何彼穠矣云穠猶戎戎也古文苑載張

吹景集 卷六

衡賦云乃樹靈木靈木戎戎注戎戎盛貌蓋野市臨江艸木翳蒼着一暗字可曉淄音審禮運云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淄注羣隊驚散貌淄淄者狀雲物散而不定也廣雅淄溷濁也音徒感切一說云水不波也升菴主此說謂寒雲凝聚如不波之水也此與禮運義相左不可從須溪評詩極脫宋人窠臼此處未免太鹵其瓊之一考乎

花鬚

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藥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

吹景集 卷之六

四

花鬚頭點也隨意數花鬚黃鬚照萬花諸家注亦無

及此者

岳陽樓詩

葉敬君書肆說鈴云岳陽樓詩若無吳楚東南坼一

句則乾坤日夜浮疑於詠海矣不如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得洞庭真景按鄺善長水經注云洞庭湖

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少陵實本此意不讀鄺

生書不知杜句之妙也或疑洞庭楚地何得以吳系

之按盛弘之荊州記君山在洞庭湖中上有道通吳

五三



之苞山今吳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耳陰鏗青艸湖詩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吳楚東南自是洞庭本色確不可移又王子年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楚懷王時舉秀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一浮字少陵亦不肯汎用如此

神鴉

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亦老杜洞庭句或謂張勃吳錄云彭蠡有鳥善接九行人九飯投之高下無失至今呼為神鴉梁劉刪宮亭湖詩橋烏排鳥路神鴉

吹景集

卷之六

五

似非楚產也此詩覺杜老少檢點處攷岳陽風土記云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然則殘食飼鴉非獨宮亭湖也讀書破萬卷真非妄語兒哉

九日寄嚴武詩

筆乘中拈少陵亦有出韻詩駁用修畱歡下夜關之鑿然所引九日寄嚴武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余閱善本作險艱此詩原未曾出韻也晉陌上桑曲天路險艱獨後來楚辭九歌路險

難片獨後來晉曲全襲此辭顏延之使洛詩首路踟險艱初唐王丘東山詩盛名亦險艱孟浩然下瀨石詩及少陵彭衙行都以險艱為韻諸詩皆本左氏險阻艱難語不眠持節此老以典屬國自况乃中丞而匈奴之使簾鈞不挂懶懶血模糊不幾躬蹈哉嗟乎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此蜀道難之所以作也

青袍白馬

至後云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舊注云甫自言止服九品服耳須溪云青袍白馬眼見小子

吹景集

卷之六

五

輩紛紛而起有何意味趙東山云公在嚴武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予謂三君解詩如品字相去不遑遠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構扇馮凌畿甸青袍如艸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為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棟萼亦暗用花萼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裏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



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侯景過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艸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馬青絲韉容顏花艷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乘非本浣花翁也

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我心狂叫黃九可見者數四須溪亦江西產未見

吹景集

卷之六

七

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耳焦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菴拈出焦仍其誤何與

### 古若生迳地

溪上詩古若生迳地善本作若詩小雅有若之華芸其黃矣爾雅云若一名陵若鄭詩箋云陵若之華紫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艸禮器正義云於長四尺中蓄青雲氣陵

若華爲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卽此也圖經云若溪在餘杭岸多若花故名楊倞荀子注云若葦之秀者然則陵若故是水際物讀詩題溪上二字從若不從若明矣

### 天棘夢青絲

已上人茅參詩江遊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漁仲云天棘柳也已經川修所駁舊注以爲天門冬一名顛棘天與顛聲相近而互名攷爾雅夢卽門冬注乃顛勒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廣雅

吹景集

卷之六

十一

云女木也女木不詳鶴林玉露引佛書青棘事然但言青棘香了無蔓絲之目又喻蓮香如青棘殊覺牽強卽譚浚明云終南長老入定事亦未知內典何出按本艸別錄云墻靡一名山棘卽今薔薇也保昇云所在有之蔓生莖間多刺天棘疑作山棘齊生云飢風棘心天天天棘當是天棘之誤此解殊可喜也蔓字依舊本夢字爲正羽非蓮絲非棘曰搖曰夢從想像間得之白羽如值其鷺羽之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注云扇也可咲齊已晚唐詩僧羅以已上人爲齊已亦誤集冬山海經作塵然



白鳧行

白鳧行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園  
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膾素不食終  
日忍饑西復東君不見魯門鷄鵠亦蹭蹬聞道如今  
猶避風黃鵠二語羅景綸目為倒句與鸚鵡粒鳳凰  
枝例看非也屈平卜居云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將  
與黃鵠比翼乎少陵陶冶此意借以自况意云作賦  
摩空猶然昔之黃鵠也今且飄飄萍梗泛泛若鳧而  
素心了不為變任其波濤歲暮腥膾者終不可以食  
也落句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太牢不樂鐘鼓之  
態此老倔強百折不回矣

先主廟

謁先主廟詩空山泣鬼神東山本泣作立妙甚蓋生  
擅英雄已懾老瞞之膽魂稱蜀帝猶警百神之趨立  
之一字真有乘回風載雲旗意讀之覺森森髮豎如  
陟降之不遠也大禮賦四海之水爭立此老慣以立  
字角勝

蕭何功曹

功曹無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叅嘗為功曹非鄴侯

也焦澹園引孫策語虞翻曰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

守會稽耳三國志亦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

子美何耶按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

大夫曰進不滿千錢者坐之堂下云云孟康曰主吏

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貢父偶未之思耳此

墨莊漫錄所引較澹園殊確劉生月旦大是鹵莽

風吹蒼江澗

紫陽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鼓角滿天東改滿字為

吹景集 卷之六 十

漏精絕又雨詩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

樹雨洒石壁來紫陽云樹字當作去字僕意未敢然

之若定以去對來鈍置少陵不少太宗詩昔馳匹馬

去今驅萬乘來此詩去來字必不可易若雨詩作去

字即子瞻所謂大江東去者語便索然矣妄意樹當

作澗蓋峽中波浪險絕長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

雨之澗也又洞簫賦聲磴磴而澗淵李善云澗古注

通風吹蒼江注一語嗟峨蕭瑟不可言

湛湛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或曰少陵梅雨詩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又登白馬潭詩俱以去來為對何獨於蒼江語而疑之曰樹之為澗無疑矣即足下所舉二詩僕以為去字必誤湛湛江水語創招魂所云日極千里傷春心也若夏雨時那得有晴春湛湛之色去字定作失字次聯云雲霧密難開可見大江失其湛湛矣白馬潭詩云宿鳥行猶去花叢咲不來此去字僕亦定以為失字須溪評云鳥則宿矣吾行猶去咲亦吾笑作者自然別大既行矣而復曰猶去與俗稱牙木梳何異哉行當

吹景集

卷之六

七

讀作流去當作失蓋此詩發端云日出野船開其不指日暮明甚言舟行之早林鳥之宿者已起而成行而行子猶與之相失也花叢之咲即桃花咲人意言吾舟汲汲往而不來花叢亦將咲其無情也須溪云花叢在岸吾猶咲而不來花咲之與咲花必有能辨之者

烏鬼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黃朝英並以為鷓鴣焦氏亦主之引元微之詩病賽烏為鬼為證野客叢書又引冷

齋烏蠻鬼之說按廬陵羅泌有家藏山谷箋杜詩真蹟云峽中養雅雜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謂之烏鬼此公客戎浩久必得之土風元九詩語益了矣詩箋凡六十一則皆典練可喜世有通人得盡箋之亦是浩嗜後五百年知已也

程泰之真伯生亦同此說

青雲契濶

古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長平積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穢澤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云青雲方乘芳

吹景集

卷之六

七

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賔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觀白日北史云使君竟將我入青雲俱祖箕公遺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濶是材可為儀直為進賢冠借用失之矣太白猛虎行賢誓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

陳澧伯駿用修援證頗博

然亦未引許由語

五雲太甲解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述夫帝車南指迺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老杜五雲太甲語實本此王伯厚楊升菴引晉天文志云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六甲一星之名謂青日札又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寅為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可謂精而覈矣第與華蓋西臨語亦未甚合蓋臨者親蒞其所而後謂之臨華蓋北

吹景集

卷之六

十一

宮宿也終古何得西臨耶細玩子安語意星辰蕩越承帝車二句雷雨沸騰承華蓋二句則帝車之屬占星而華蓋之屬候氣了然無疑矣予故為之章句如左

帝車南指迺七曜於中階

按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御四海皆繫於斗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隋書以七政為七曜七政者日月金木水火土也七曜之齊俱聽于玉衡璇斗第二星璣第三星玉衡第五星也又

史記衡殷南斗晉灼曰衡斗之中央宋均曰殷當也考要曰斗七星各有所屬第五主兗州後漢書云以車史記云杓攜龍角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則玉衡之為帝車明矣帝車南指即所謂衡殷南斗也夫子生于魯在禹貢為兗州玉衡之所錫也日札云帝車五月建午斗柄指則則道化行暗則賢良不起按七曜之屬日月五星出張衡靈憲及馬融尚書註不應以星日馬一宿當七曜也且天子車中之帝車運而七曜齊尊無與抗故曰迺中階上一星為諸侯魯侯國也言夫子德冠百王不得正上階天子之位而僅為侯國產也

吹景集

卷之六

十四

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

隋書云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子安以天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魯分野在戌之奎婁奎為溝瀆為聚眾皆在西宮故曰華蓋西臨戌後天乾方也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為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華蓋之氣一臨



乾甲五帝五雲皆逡巡不敢方駕所云賢於堯舜也是之謂藏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幽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

經綸有序

徐堅引漢書曰曆者序四時之端正分至之節故聖人考歷數以正三元宗懔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為三元日月五星行軌道亦見天官書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一云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止陽天玄地黃是為六氣見陵陽子明經子安之意

吹景集

卷之六

十五

蓋以星莫尊于帝車氣莫隆于華蓋雖星辰蕩越之餘雷雨沸騰之際而常尊常隆者猶可尋而有序也蕩越者春秋當夜中星隕後霸圖興而王迹熄沸騰者即易之雲雷屯也語語頌至聖一字不可移易

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若老杜引子安語別是一意此詩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將適江陵作按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逼京師帝幸陝州故有旄頭初倂擾鶉首麗泥途句鶉首長安分野麗泥途蒙塵之意也五雲太甲正用蒼帝起蒼

雲扶日意蒼帝盛德在木太昊曆起甲寅代宗正以壬寅歲即位而改元之春實唯甲寅言國雖多難人有離心而五雲猶扶翼蒼帝巍然為江漢之朝宗也六月曠搏扶言元振用事豪傑解體至王室有飄搖之歎如楚莊王三年不飛者然帝亦六月息耳一朝憐焉悟乘扶搖而上九萬里風不在下哉孟啟謂少陵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如此詩不爽此論矣予少時讀杜詩輒以五雲語置臆二十年始箋之可為慶快平生若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讀杜詩不

吹景集

卷之六

十六

解太甲不為不知詩予無以應之矣

贈鄭諫議詩

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亦少得其解者按賈子新書云十毫曰髮十髮曰釐十釐曰分說文云十髮為程一程曰分爾雅云大波為瀾小波為淪言文章家小者易略於微所謂蟻漏者也求之而已無遺憾大者易跳於法所謂河曲者也按之而尚有典刑作者之要不越此二語矣

吹景集卷之六終



吹景集卷之七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為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甚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為一錄熙甫蒞侯而在必有賞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

吹景集

卷之七

十一

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罍子已有辨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株草草索隱正義亦多秕僻間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弑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弑乎疇手办之謂哉

克殷解

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

殷

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汲冢云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右羣臣畢從孔晁云太卒屯兵以衛也按史記云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正義曰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

毛叔鄭奉明水

張曰郊特牲云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貴五

吹景集

卷之二

二

味之本也又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澆齊貴新也正義云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按歐陽修集古錄云右毛伯古敦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據歐公之言則尅殷度邑二解斷為逸書無可疑者而予補書之說益信質之前聖而無疑矣

衛康叔封布茲



汲冢作衛叔傳禮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索隱曰  
茲一作宜公明草也按康謚也當依汲冢作衛叔  
汲冢少一封字當補公羊傳曰衛侯屬負茲爾雅  
曰蓐謂之茲素問云色如草茲周禮司几筵掌五  
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在右玉雕彤素漆也五席莞  
纁次蒲熊也凡大朝覲設莞筵加纁席加次席祀  
先王昨席亦如之注云莞菅也纁藻也次以桃枝  
竹爲席次列成文也昨酢也按布茲者卽設莞筵  
不言席省文也

吹景集

卷之七

三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

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孔晁曰采事也仲王也張  
按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望其名也師  
尚父何以牽牲也凡祭王必自射其牲祭義曰祭  
之日王牽牲卿大夫序從然則牽牲天子事也師  
之尚之父之故以牽牲命之一曰周官祀五帝  
則冢宰贊牲皇甫謐云周公爲司徒召公爲司空  
或尚父此時攝冢宰也  
尹佚筮祝

張按卽史佚也正義曰尹佚讀筮書祝文以祭社  
也汲冢作尹逸筮

曰殷之末孫季紂

汲冢書作殷末孫受 逖先成湯之明張按紂謚

也當依汲冢作末孫受孔晁云紂字受德張按孔

說非也受字句德迷先成湯之明句

殄廢先王明德侮筮神祇不祀

汲冢筮作滅孔晁云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

已下廢可知也

尺其集

卷之七

四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上帝

昏汲冢作明章作彰于作於天上帝作昊天孔晁云

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

汲冢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張按史佚祝王何緣

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尚父當皆出矣何獨書

周公出耶汲冢繆矣

曰膺更大命華殷受天明命

張按此史佚筮辭也汲冢無此文膺受也或以爲



戎狄是膺之膺膺當也更改也上指天命之所屬  
下言武王宜受之也或以華殷受為句亦通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立王子武庚以下汲冢文也史記云封商紂子祿

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張按汲冢簡史記繁當從汲冢管叔下當補一鮮

字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命畢公釋

卷之七

五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畢公下有衛叔無表閭事當

依史記張按史記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

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皇甫謐

云商容與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至民曰吾君也容

曰非也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

海內除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

之樂記曰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又韓嬰云商容

欲馮馬徒以伐紂不克去之太行山武王官之囚

辭不受史記樂毅傳曰商容不達身抵辱焉以冀  
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退隱尚書武成  
表作式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忽鉅作巨闕以振貧弱

萌隸一句張按括古今人表作适萌氓也隸賤者

也見繁露新書左傳攷劉向新序曰紂為鹿臺七

年而成其大三里高七尺臨望風雨服虔曰鉅橋

倉名鄒誕生曰鉅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因器而

吹其集

卷之七

六

大其名尚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於人也死者猶

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也亡者猶表其廬

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

者乎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伯達當從汲冢展作遷

保玉作三巫徐廣曰保一作寶孔晁云三巫地名

張按召誥序云遷鼎於洛邑三巫未詳适達八士

之二也或以為宣王時人誤



命闕天封比干之墓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孔晁云封益其緣也張按闕天文王四友之一也書君奭篇僅舉闕天姓氏事蹟無攷史記云闕天求美女奇物文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闕天泰顛於豈國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荀子云闕天之狀面無見膚揚倮註曰多鬚髯也比干墓中銅盤銘或云即武王所銘縣卿云哭比干之墓

命宗祝享祠於軍

吹景集

卷之七

七

汲冢云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張按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宗彛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裸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荀子曰出門而宗祝有事乃班

張按此汲冢辭也孔晁曰還鎬京也史記云乃罷

兵西歸

度邑解

孔晁無注故詳著之度於各反

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維王赴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

張曰獻賢也尚書大誥曰民獻有十夫徵主者即泰誓所云友邦冢君也不期而會何以謂之徵也大會者若徵之而集云爾師長也衆也克殷解曰

吹景集

卷之七

八

百姓咸俟于郊迎辭也王班矣見于郊何居送辭也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

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允天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

張按登幽之阜史記文也汲冢云王乃升汾之阜

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幽原周

先公劉所都之地也幽城在此原上蓋武王登此

城望商邑張按爾雅曰大陸曰阜汾水在太原從

史記作幽為正或云汾字當為邠即古幽字也說



文引爾雅曰西至於沃國今爾雅正作邠字沃豈  
汾之轉譌耶永歎以下汲冢文也淑善也允悅也  
學記說命作允命荀子佞危而不曲又見由則危  
而僭楊偉皆謂悅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紂之不淑  
不能悅帝心而對越之遂命我周于今日天命匪  
謚不可不顯畏也以上史記不載

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王至于周自口至于丘  
中具明不寢疑有脫誤故從史記正義曰周鑄京

吹景集

卷之七

九

也武王伐紂還至鑄京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  
不得寐也

王小子御告叔旦亟奔即王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闕王小子一句曰周公旦  
即王所

日曷為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久憂勞問周不寢曰安  
予告于汲冢疑有錯簡從史記

王曰嗚呼且維天不饗殷

張按史記曰告女汲冢曰惟天不享于殷今參之  
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  
年夷羊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隋巢子云夷  
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曰按高誘曰蜚  
鴻蟻蠓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曰蜚古  
飛字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野  
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楊慎曰三說皆如眯目而  
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言

吹景集

卷之七

十

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胡應麟曰按竹書紂四十  
八年夷羊見蓋獫羊商羊之類史記訛為麋鹿楊  
用修遂以鹿臺事實之陳晦伯正用修之誤然亦  
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  
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張按張華  
博物志曰太姒夢梓化為松以告文王文王曰天  
不享于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  
東流天下飛鴻滿野華之言本太公兵法據此則  
武王述文王語也夷羊之說武王未生時有之矣



何得云紂四十八年方見耶又周語內史過曰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元瑞何不引周語而引竹書耶然予亦未敢以左氏張華之言爲徵而可信也夫神怪之事聖人所不道也武王勝殷得二虜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一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糜鹿蜚鴻吾從遷不從隨巢汲冢也用修之論甚正第以鹿臺傳糜鹿此來晦

吹景集

卷之七

十一

伯元瑞曉曉耳孟子不云乎園囿汴澤多而禽獸至鴻雁糜鹿復何疑焉蜚鴻作蟻蠊王元美卮言以高誘語爲據夫高誘不識乾鵠豈識蜚鴻用修復取馬名實之亦不經史記云紂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蜚之爲飛昭昭矣或曰鴻雁也蜚蟲也如春秋莊二十七年有蜚之蜚語太鑿滿野汲冢作過野蜚鴻馬各出馬賦云其名則白蟻雞斯蜚鴻母見云方朔集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見災異我周乃成王業也汲冢云天自幽不享於殷

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其後既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卽賓滅以至於今也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卽天神也張按此說非也此時戎

吹景集

卷之七

十一

衣初定亂黨尚繁殷之遺老猶有寧爲頑民不爲庸敏者觀多士多方二書成王時猶蠢蠢焉武王深憂之此度邑解之所以作也武王之意蓋以紂之伐我不得而主之其不享殷者唯天之命武庚之立我亦不得而主之其不絕殷而建殷者亦唯天之命按尚書多士云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注曰今爾又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服在百僚而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用也然



予所聽用唯德之庸今不爾用者非我罪是惟天命如此據此則武王時殷士大夫早有怨周之不我用者故曰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民之有賢能名者即所謂予一人惟聽用德也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有二十殷人官二百有四十周禮六官皆曰其屬六十則三百六十者周官制非殷官制也夫者即民獻士大夫之夫不顯亦不賓滅言殷士雖未迺簡王庭而我亦未嘗擯而滅之也汲冢云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不顧亦不賓

吹景集

卷之七

十一

川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郵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難去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戾至也飽食也郵憂也辰時也室居也恐殷未終定後且食其憂也辰是不室言不及是時奠我之居也天保定爾見詩小雅注保安也我來所定天保言我何修而可以來天保也誠思及此豈暇寐哉蓋於是而武王之憂深矣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武王以之

王曰旦子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俛從殷王紂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天惡貶從殷王受蓋武王述不寐之故而以天保屬周公重言王曰者史臣鄭重之辭也索隱曰言悉求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張曰索隱之說非也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

吹景集

卷之七

十四

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唯從紂為虐如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罔不知解書者曰降宥也即其義也張按紂已焚宜從謚汲冢為長

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曰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徐廣曰勞來一作宵來張曰王者以天下為家殷之民即我西土之民也故以勞來屬周公言我之顯服九有亦惟德之方



明而已豈以力服人者哉大哉王言世祖所以安  
反側用此道也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曰口傳于後

張曰武王之歎其心湯之心者乎叔旦之泣其心  
文王之心者乎于常猶失其常度也以下皆汲冢  
文史記闕不能對下有脫簡不詳

王曰且汝維朕達弟子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  
其有乃室

張曰達弟者言諸弟之中惟汝能通我志也子有

吹景集

卷之七

十五

使汝句疑錯簡或曰子殷姓也言我所以處殷有  
使汝不寧于懷者雖幸而勝之不能永清不能者  
定如穀之已播難食其成此室非周之有也

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子休于近懷  
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

張曰維天使子言易殷而周天若使之也二神天  
地也說文亟字訓云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或曰二  
當作示古祗字也靈期天命也緯書曰河圖將來  
告帝期又曰舜攷德運期立象所謂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也于語詞也休嘉也言天以大命集我溥  
天率土且無貳心而殷之頑民近有未盡然者豈  
予德之未明予休之未致不足懷之歟子者指武  
庚而言言牧野之舉惟是救民水火非有私惡于  
殷今大統已集于室即朕室也予之心邦甸知之  
侯衛知之壺漿之小人裸將之敏士悅服之萬姓  
知之庚雖幼寧不鑒朕心焉

昔皇祖底于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  
農服田饑以望稷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

吹景集

卷之六

十六

上帝

張曰皇祖謂后稷也底至也勗勉也遺詒也義告  
猶義問也言自后稷以來太王之作邦作對王季  
之其勤王家文王之惠鮮鰥寡其龜勉以諄孫謀  
者惟以大義相告得昭然于天下然則朕之身作  
邦作對之身也其勤王家之身而惠鮮鰥寡之身  
也朕無義則無祖無祖則無身朕之扶義而法祖  
者豈啻農之望歲哉義者何也曰宜也順天焉爾  
已救民焉爾已若予以天下爲利而義問有不顯



焉是徒以不得配天者為皇祖耻也夫皇祖亦知有義而已矣豈以位為高卑哉

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

張曰庚更也檀弓云請庚之班列也環衛也管子云環山于有牢省視也言武庚之心或疑予以殷為利今予心已顯于天下汝幼子復何所疑庶幾更其習心來就三恪之列朕以汝為侯衛永作周

明景集

卷之七

十七

賓如有虞之胡公然若朕以殷為利是懷妻子而蔑天人且忘祖父之義訓矣上以追其先弗受下以答其民弗順即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天亦不下賓之而休嘉豈予降哉我之心先王之心也先王之義也此心無不可對而深達我心者唯汝一人今汝來視我我之可為天下後世言者悉為汝言之而向者之憂其可釋然而瘳矣

自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解

張曰相佑也後後人也兄弟相我後人所謂定天保也筮龜者即召誥之下宅筮龜其何所謂依天室也武王復曰我之拳拳焉為予室慮者豈徒自為久長計哉予且天下為公大建蕃衛列爵五而分土三即今用建庶建也蓋聖人不以天下私其身者如此曹問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得武王之旨矣

明景集

卷之七

十八

叔且恐泣涕共于王曰嗚呼且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大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釋相我不難共上聲相去聲共如衆星共之共夷傷也殪也釋繼也周公恐而泣泣而歎曰王之心微王言且故已知之今殪殷而有天下昊天有成命王不得而違之非王心也命不于常在德不在險求依天室何以遠為夫真能繼天者上帝之所求也唯德之明義之顯而後可以繼天王能明德顯義隨其所宅皆天室皆天保矣天何難佑我後人哉蓋成王他日營成周而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其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亾此求  
茲無違之意也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易去聲毋讀為無

張按史記汲冢文同易汲冢作陽毋汲冢作無索  
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  
之舊居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  
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井亦居之桀又居之

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吹景集

卷之七

十九

張按此史記文也途當作塗索隱曰杜預云三塗  
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  
汲冢云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顧  
瞻過于河徐廣引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  
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與汲冢文  
小異不知何據張按服虔云三塗大行轅轅峭澗  
也

粵詹維伊母遠天室

毋讀作無

張按史記文也正義曰粵者審慎之辭也言審瞻

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汲冢云宛瞻  
于伊洛無遠天室

其曰茲曰度邑度入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水郊鄆周公  
新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  
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張按書召誥曰王來  
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澠水  
西惟洛食是往營成周在成王時矣此度邑何以

吹景集

卷之七

二十

稱焉蓋汲冢序曰周公既誅監乃述武王之志建  
都伊洛作洛則所稱南繫于洛水北因于刺山  
以為天下之大漑者武規之且營之及孺子而後  
能述之也不然九鼎之遷不鎬不豐胡洛之先哉  
予觀武周君臣兄弟之間均憂共惕猶若商之未  
定而統之未集者殷殷焉相儆以德相勗以義推  
誠心以安反側凜天保以布大公卒之監畔奄遷  
洛食微命褒燭驪侵七廟遂東券彼先規握期勿  
爽嗟乎百世可知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卷之七終



吹景集卷之八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史記殷本紀逸書

焦澹園曰趙子昂歸太僕梅學正俱辨尚書古文為偽書則今所傳湯語亦非伏生口授矣按史記中載湯語與古文絕不同其文較四十二篇似相類當取史記參之錄殷本紀并徐廣索隱注間有一得亦附之如左

吹景集 卷之八

序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

張按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信然哉乃司馬法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誣矣

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張按八年於外惟神禹獨也久擬之周官禹冬而臯陶秋也其竝舉治水之績云何疑有錯簡當日禹臯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禹久勞于外云云

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臯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有狀

索隱曰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為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

張按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賜義奸宄奪攘矯虔鄭玄注云蚩尤霸天下黃

吹景集 卷之八

帝所伐者夫夏命始紂率土更新當急繕寬大之政而乃援蚩尤以厲侯服何哉蓋禹之明德遠矣昆吾韋顧雖已就僇而餘孽且繁或有借斟尋之說以倡亂于天下湯故援此以戒之言力如蚩尤可以霸矣而卒有涿鹿之敗不言昆吾而言蚩尤蚩尤神農氏之霸昆吾夏后氏之霸也曰禹曰臯陶曰后稷皆先臣堯而後臣舜者也噫其詞微矣竹書曰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只此一端湯心與虞夏何異孟子曰若湯則聞而知之季札曰聖人

一第1134 冊 續修四庫全書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真知言哉若汲冢書殷祝解  
曰湯放桀再拜從諸侯之位讓三千諸侯莫敢即  
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  
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此則  
太似不情其詞亦與周書不類定爲後人孱入且  
繫書于周何得專紀殷事可刪也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索隱曰不道猶無道也又誠諸  
侯云汝爲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

吹景集

卷之八

三

女毋我怨以命諸侯

張按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  
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今載之湯誥以方字易夫  
字湯誥中此語似亦後人所竄者左丘明當不妄  
取湯誥爲湯誓今湯誓亦非全文哉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  
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

吹景集 卷八

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爲鳥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  
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  
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鵬鵬鷲鳥也然則今文泰  
誓唐初猶有存者卽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  
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餘課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  
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  
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曆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  
師以上四則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  
師見玉海

吹景集

卷之八

四

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  
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  
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  
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註疏鴻雁小  
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  
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  
善政有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  
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注今文泰誓也以上二  
齊作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

七一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本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卷之八

五

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漢書中多與今詩文字異同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仲山甫作中山甫張仲作張中蕃維司徒蕃作皮中允膳夫允作術聚子內史聚作振橋維師氏橋作萬功臣表徐方既來之來作徠匡衡傳孌孌在疾之孌作莞劉向傳滄滄訛訛之滄作歛黽勉從事作密勿從事讒口囂囂之囂作噉日有食之之食作蝕山冢萃崩之萃作卒王莽傳不畏強禦之禦作圍邦國殄

悴之悴作頽地理志駟鐵作駟載淇澳作淇與敘傳或哲或謀之哲作慙又史漢引書與今文字異者堯典俊德之俊史記作駟宅囑夷史作郁夷平秩東作平秩史作便程鳥獸華尾孽尾史作字微平在朔易史作便在伏物厥民隤隤史作與有鰥史作有矜釐降史作飭下舜典惟刑之恤哉恤史作靜今文幽州史作幽陵阻饑史作始饑今文五品不遜史作不馴五流有宅史作有度胃子史作穉子契漢百官表作尚臯陶百官表作咎繇益百官表作莽古今表作栢

吹景集

卷之八

六

益臯陶謨臯陶曰都史作於屬翼史作高翼夙夜浚明史作蚤夜翊明祗敬史作振敬益稷五聲八音在治忽史作來始滑索隱曰古今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向注云聽諸侯能為政及忽怠者是也罔水行舟罔史作母勅天之命勅史作陟殿言史作揚言禹貢刊木刊漢書地理志作棗衡漳之漳漢作章島夷之島史漢俱作鳥濟河之濟漢作涉兖州之兖史作沈灘沮之灘史漢俱作雍厥篚之篚漢作棊灘淄漢作惟留廣斥史漢俱



作廣馮縻絲史作會絲夏程之翟漢作秋泗濱漢作  
泗瀕暨魚鸞史漢俱作鳧彭蠡既瀦瀦史作都陽鳥  
攸居攸漢作迺瑤現漢作瑤瓊沿于江海沿史作均  
達于淮泗達漢作通孔殷史作甚中沱潛之潛史作  
涔漢作濇羽毛史作羽旄逾于洛史漢俱作維榮波  
史作榮播孟豬史作明都漢作盟豬岷嶧史作汶嶧  
青黎史作青驪西傾漢作西頃是來漢作是徠崑崙  
史作昆侖陪尾史作負尾孟津史作盟津大伾史作  
大邳泮水史作泮水導滌史作導瀆滄浪史作蒼浪

吹景集

卷之八

七

至于澧史作至于禮東迤史作東迤四隩史作四奧  
刊旅史作朶旅男邦史作任國西戎卽敘之敘漢西  
域傳作序甘誓祭戮祭史作祭湯誓檮事史作裔事  
正夏史作政夏大賚史作大理仲虺之誥虺史作罍  
荀子作中歸說命傳巖史作傅險高宗彤日雉雉史作响  
雉維先格王漢孔光傳作假王天既孚命孔光傳作  
天既付命王司敬民司史作嗣戡黎之黎史作饑一  
作者格人史作假人微子父師史作太師淪喪史作  
典喪出狂史作出往家考遜于荒史作家保于喪指

告之指史作故牧誓微盧之盧史作縶如熊如羆史  
作如豺如離洪範緜陸洪水之洪史作鴻敬用五事  
之敬漢五行志作羞思曰睿之睿漢作睿從作又之  
又漢作艾虐執獨史作侮鰥寡無黨無偏之無史作  
毋敷言之敷史作傅沉潛之潛史作浙曰霽之霽史  
作濟曰蒙之蒙史作沛漢作霽音遊衍志之志史作  
資蕃廡史作繁庶恒陽史漢俱作恒陽豫恒煥史漢  
俱作舒恒與王者史作王肯後民史作峻民金縢遼  
厲虐疾史作勤勞淹疾丕子史作負子實命史作葆

吹景集

卷之八

八

命大誥天棐忱辭之忱漢孔光傳作誥召誥無遺壽  
考作無遺考老無逸史作母逸亮陰史作亮闇嘉靖  
史作密靖君爽甘盤史作甘般又王莽傳云我嗣事  
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遺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  
天應棐謀乃亡隊命亦與今書少異洛誥無若火始  
醜醜漢書作毋若火始庸庸公無困哉漢作公無困  
我肅慎之命史作息慎顧命彤伯漢古今表作師伯  
虎臣漢作龍臣仲桓漢作中桓南宮毛漢作南宮髦  
罔命之罔史作界漢作慶呂刑史作甫刑墨辟之墨



史作鯨百鍰之鍰史作率音判一作選惟倍史作倍  
灑一作倍蕞荆辟之荆史作贖費誓之費史作盼一  
作鮮一作獮按王伯厚云尚書文字異同者七百餘  
茲畧舉史漢如右若漢儒引書異字異義備載玉海  
及困學紀聞餘冬序錄亦不具錄漢隸孔彪碑無偏  
君廟碑日應續成  
照諸書亦不載

補王伯厚詩攷

伯厚詩攷引諸書中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  
詳覈茲更得十餘則補之 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

吹景集

卷之八

九

于是庫卑民不迷庫今作昆卑今作俾 子華子引  
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 說苑  
引柔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 漢隸薛  
君碑引詩永矢不愆考繁今  
作弗緩 水經注引魯頌保其  
鳧嶧 韓詩于嗟歎辭薛君章句驪  
虞文選注 使我心癆伯  
今  
文選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薦脩身行之君子  
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  
詩外傳 和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  
也常棣文  
檀車縶縶  
林杜伯厚引作  
張張賦釋文 彼交庶紆  
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  
外傳 刑于寡妻刑

正也思齊  
釋文 丞美也濯美也文王有  
薛釋文 薛君曰壘水  
流貌見鷲文  
選注 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  
雲漢文  
選注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  
文選  
注伯厚引 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白頌文  
選注 師  
此闕下句 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朝臣不行者亡韓詩內  
傳伯厚  
引此亦闕 又姜后曰唯鳩之烏猶未常見其乘居  
而匹遊文選注按此當  
本三家詩說 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逸孟子

王伯厚玉海云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

吹景集

卷之八

十

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又錄論衡法言  
諸書引逸孟子十則困學紀聞補入鹽鐵論三則何  
燕泉引鮑昭河清頌梁處士傳序二則史慶長學齋  
估俾引鹽鐵論堯舜之道非遠人也數語茲更得八  
則附伯厚慶長燕泉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  
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  
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吞舟之魚不居潛  
澤度量之士不居汗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並  
見韓詩外傳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又人



之學者其性善見荀子性惡篇人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見劉向說苑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見後漢張衡傳注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見梁蕭綉拾遺錄戰者危事也見非堂書鈔世間方冊何限子與逸語要自不乏恨僕家藏書都散世不乏嗜古者博搜之或得片語殊勝真珠船也學齋帖碑又引孟德之至也張按今本蓋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所引並作孔子曰絕祖所據殊誤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伯厚載逸論語二則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又釋文

吹景集

卷之八

十一

中魯讀十九事瓜祭之讀爲必祭晦庵亦從魯讀矣今證之說文史漢與語孟文字頗有同異論語說文以杖荷篠篠作筱色勃如也勃作孛不使勝食氣氣作既啓予足作跋予之足昇善射昇作尋文質彬彬作份份瑚璉之璉作璉仍舊貫之仍作扔磬磬之磬作磬襲裘長作結衣長友便佞之便作諷諷曰作諷曰翼如也作翹如小人窮斯濫矣濫作熒熒子路於季孫愬作訴狐貉作狐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作荷史擾而不輟擾作擾史記師也辟之辟作僻由也諺

之諺作嘑縲縲作累繼尚德哉作上德哉吾與點也作蕨也巫馬期之期作旗申根作申黨歸與歸與作歸乎歸乎便便言作辯辯言君召使擯之擯作儼末由也已之末作篋鳳鳥不至作維不出書漢古今表播發武之發作執仲突仲忽作中突中習虞仲作虞中漆雕開作漆雕啟仲叔圉作中叔圉黨童子之闕作厥棘子成之棘作華荷蕢之荷作何微生畝作尾生晦佛盼作菲盼宣元六王傳無求備於一人之無作毋薛宣傳焉可誣也之誣作憮朱雲傳攝齊升

吹景集

卷之八

十二

堂之齊作齋元后傳無所措手足之措作錯東方朔傳卞莊子作弁嚴子無爲而治漢隸孟郁碑作無爲如治薛君碑鑽之彌堅之鑽作鏘劉修碑鄉黨恂恂作遜遜祝睦碑又作遂遂蔣君碑遵五屏四費鳳碑泥而不滓洪氏以爲涅而不緇又初學記引逸論語云玉十謂之區注雙玉曰穀五玉曰區北堂鈔引逸論語云璠三采玉也升菴引逸論語云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亦伯厚所未載孟子白鳥鶴鶴說文作鷩鷩成颯作成颯源源而來之源作譙孝子之心爲不



若是愁作忒接浙而行作澆浙二女果作嫫迨天之  
未陰雨迨作隸曾西艷然作梵然史記梁惠王謙欲  
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又顏管由作顏囑鄒漢古今  
表樂正裘牧仲作樂正求牧中華周作華州食貨志  
抱關擊柝之柝作柝漢隸議郎元賓碑枉尺直楫齊  
民要術引雖有磁基作磁鎡諸家定有師承非臆說  
也孔子於衛主麻  
疇說苑作雅雅

吹景集

卷之八

十三

吹景集卷之九

竹書紀年不可不讀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十日並出今人但知堯年而不知胤甲八年亦有此  
孽後元年今人但知漢文始而不知魏惠成王三十  
六年復改元夜中星隕如雨但知周莊王時而不知  
先紀於帝癸之十年玉化為蝶但知開元帝逸事而  
不知惠王出居于鄭玉化為蜮射人老生以不准所

吹景集

卷之九

十一

得書如項曼都說天上事詭妄不可信亦夏蟲不可  
語冰者耶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復稱後元年則又  
在惠成敗元後二年矣惠成之三十六年  
當惠成  
之元年

雨金非休徵

任彥升述異載古詩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案雨  
金亦非休徵禹八年六月雨金于夏邑是秋禹陟于  
會稽成王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三十七年夏四月  
遂有馮几之命襄王三年雨金于晉七年戰韓原秦  
繁夷吾以歸蓋金乘兌氣毀折之象律中夷則亦著



傷形從上而下曰雨其君當之五行所稱白祥也

驪戎來賓

宋開寶中女直始入貢乃臣構稱名太師函首已醜于贊琛之曰成王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而驪戎已來賓矣王會圖便是黍離請倚伏不容髮可畏易戒履霜詩勤乘土春秋書會戎于潛皆所謂謹之幾先也 祖宗禁日本通貢真識馭夷大體忽必烈不信耶律信角端黷武視和戎臧之與穀耳

五觀 彭祖

吹景集

卷之九

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臺云啟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卽太康昆弟也鄭元水經注亦因之按書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况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有畔觀縣當據觀之畔而名之耶彭伯卽錢鏐此一則可錄彭祖佚事又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一曰昆吾二曰參

明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迺彭祖者一產六兄弟且皆從脅而出則所謂修已背垢而生禹簡狄宵剖而生契又不足怪矣昆吾霸于夏彭祖卽大彭也霸于商季連芊姓楚其後也霸于周三兄弟爲三代三霸尤奇之奇者一云彭祖至殷末七百二十年遁入流沙不知所終此與他所傳唾近而杖遠者亦異并著之

宜曰文武成康之罪人

弁彼鸞斯一章嗚咽不能竟讀然宜曰亦僅歌頌尾

吹景集

卷之九

未若武丁之殪孝已也借手腥膻遷我鎬鼎熊蹯不熟推刃何殊真古來亂臣賊子中第一非幽王之罪人實文武成康之罪人也說者率以社稷爲重君爲輕解之攷當時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號公疾風勁艸哉秦素號虎狼餌郿岐田其無足怪使晉鄭明冠履大義奉余臣于宗周臬宜曰而謝其父周家有祭主天下有人倫百世祀之可矣計不出此而醜焉戴殺父之賊以爲君不過以形弓秬也抹殺倫理兩字耳噫聖人安得無春秋



胡傳用逸周書語

先儒駁汲冢書為不經乃康侯傳已卯蒸採周月解中語今節錄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於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又其傳西狩獲麟孔子曰我欲見之空言不知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亦全錄緯文此老說經

吹景集

卷之九

四

遠勝乃郎致堂史論趙大州先生言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不朽語

管城子與孔方兄不兩立

長卿不典鸛鶴裘不能使邦君負弩子雲不卻富人萬錢不能捧筆從豹尾後手中多一錢腹中便少一字始皇帝燔書為十二銅人張本耳管城子與孔方兄真不兩立哉

或問南陽以錢為神可也謂之兄何居曰只是金戈耳客大咲

莫雁辨

澹園老人辨昏禮莫雁曰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

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雁見婦翁時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援儀禮為券殊確適閱後漢昏禮首玄纁羊雁解云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漢人語精簡不可及董生曰此雖雖鳴雁義疏也漢昏禮見白六帖今范蔚宗書不載者

章懷注皇后紀亦引此語微有異

霍大將軍

霍大將軍元妃東閭氏見前漢書注後妻顯一服淫婢子耳至今與孫壽並舉此第一不學無術處然亦其上有以啟之當年金屋猶貯阿嬌更衣不進衛子

吹景集

卷之九

五

何煩令狐茂壺關一書博陸之不懲博望神奪其魄哉

霍光妻一產二子見西京雜記光又有典衣奴曰還車見雲笈七籤

舍利受福

漢昏禮中復紀舍利受福二獸解云舍利獸廉而謙受福獸體恭心慈斯大禹山經所未載按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隋書音樂志大業中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有舍利先來跳躍激水滿衢此即漢昏禮中物哉乃小本彌陀云鸚鵡舍利疏稱梵語舍利此云鶖鶖又隋書婆利



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則舍利復是羽族矣受福不見他書唯南齊志云玉輅漆畫輪受福輅又云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又云祭戟織成衣金塗沓駐及受福晉張敞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銀龍頭受福蓮華鈞鏤四副則江左時玉輅銀鈞猶有此製此獸不知作何形模唐後殊不聞此又蒲葦二種解云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按荀子云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樂府焦仲卿妻蒲葦初如絲源此哉

舍利非舍利辨

吹景集

卷之九

六

舍利獸博徵群典無可據鄭康成姻禮謁文贊云舍利爲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晉西京賦舍利颯颯化爲仙車注舍利獸名性吐金又曹子建琴舞歌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梁元帝纂要秦漢有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此與漢儀隋書所引正合舍利當爲舍利無疑

騶虞

山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于嗟乎騶虞意卽此陸璣疏

云白文黑章此云五彩畢具微不同瑞應圖云倫耳如虎絕大不食生物能伏虎豹王會云史林以尊耳則騶虞有四名矣而賈生殊以爲誕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本韓詩章句說果爾則王會所紀西申之鳳規矩之麟亦豈野鳥爲鸞歟騶詩傳作鄒歐陽公羅長原焦先生同賈說小有異喜新太過耳歐公不信河圖洛書何有騶虞哉野客叢書太倉稊米二書辨之甚詳茲不復載王伯厚云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羅願爾雅翼以騶虞爲馬亦有見

吹景集

卷之九

七

用修引蹇叔處于語

用修解出宿于于引韋氏曆紀云蹇叔處于而于亡入秦而秦霸蓋虞字訛爲于于又訛爲于字三寫鳥焉成馬蹇叔又百里之誤也飯牛一事猶好事者爲之况漢人說春秋事乎卽西晉一令升或云于姓或云于今其裔了不知所從用修依此解經真竊直不可耐

肅雉詩



用修又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云平王非周平王猶書稱寧王格王此解本毛萇傳孔穎達正義義猶未墮至云齊侯非姜氏後直竊王安石嚙語齊子由歸亦非文姜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亦非魯僖耶周頌不顯成康毛鄭俱以為非成王康王言武王成大功而安之也子由詩傳亦祖之儒先好鑿乃爾用修未超此論平王之孫子由同楊說且以齊襄公為齊侯呂伋亦不可通

章後卿山堂考索鄭樵通志與僕合

干非邗辨

吹真集

卷之九

八

衛風出宿于干用修云干邗通開封有邗溝此据羅泌而誤者也邗在揚州吳夫差闕溝處杜預左傳注云邗溝廣陵韓江是許太尉云國也从邑干聲今屬臨淮本屬吳按史記紂以鄂侯為三公徐廣注鄂一作邗漢河內有邗城又文王伐邗括地志云邗城在懷川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水涇注沁水南流逕邗城西故邗關也城南有邗臺朱鬱儀箋云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邗音于邗水邗關並當作邗然則邗非邗也邗豈得為干平易漸之初六鴻漸于干注水

涓也小雅秩秩斯干注澗也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水經注泚水又東南經干言山用修不引二書豈未之觀耶

舟人之子解

小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以為舟楫之人如漢帝嬖黃頭郎錫之銅山恐未爾當讀為何以舟之之舟子由公劉章解舟奉也樂毅書奉命可幸無罪即便辟趨承意晦庵解云舟帶也字書帶字詁云紫佩也亦小人繫結于其君之意周禮云司裘季秋獻功裘

吹景集

卷之九

九

以待頒賜則熊羆之裘是華膺服私人猶諸臣弄臣百僚是試居然清瑣朝班矣言箕歛東人匪頒無節侯服不堪命也古有舟姜敦博古圖讀為周鄭康成詩箋云舟作周裘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博熊羆在冥氏冗氏之職殊傳會不經一云舟恐州字之誤春秋州公如曹傳曰天子三公稱公州是當時三公未可知一云國語曰禿姓舟人周滅之韋昭曰舟國各夫舟既為周所滅則舟已屬周內地矣并錄之以備一說



秉心塞淵

衡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  
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歛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  
之淵有競然若臨凜然若墮之意蓋詩人謂熒澤餘  
燼不絕如綫公能守其儉素戰戰焉若危亡之踵其  
後衣大布冠大帛其秉心證佐歟先是戴媽處州吁  
之難莊姜送之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可以類言  
矣又駟之章云思無邪夫僖公用致成風委政季友  
三家爲尊與大東相終如其所云思亦僅思馬斯臧

吹景集

卷之九

而已豈真能無邪者哉然文公星言夙駕其既也駮  
牝三千億公去佞臣郭都閔農喜雨而彭彭伾伾之  
頌作民瘠而國肥百姓淵而庶物蕃吾未之聞也修  
馬政者當錄二詩日置坐右

沽酒市脯不食解

居平疑食不厭精二語與耻惡衣惡食語似相解或  
曲解曰不厭精非與精期精至不厭也若爾則記者  
先作一精細觀窺聖矣何不云不厭糲耶蓋厭具厭  
足義食可精也不取足於精膾可細也不取足於細

曲肱蔬水樂在其中是不厭樣子然則饑餒敗之

戒何居曰惡食云者對精細而言惡也蔬糲之與饑

餒餒敗遠矣因是而得沽酒市脯之說漢魯恭云孔

子當周衰亂酒醑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醑云

然聖人真不能忘情精細問乎山梁之雉五步一飲

十步一啄聖人儵然而作曰時哉時哉聖人渾身是

一時字日用飲食任運騰騰有酒滑我無之則獨醒

而已何必沽沽焉而食從酒起見也邊豆有踐無之

則羹菜而已何必市市焉而食從脯起見也直從口

吹景集

卷之九

七

腹際現出大解脫大自在法門有亦不拘無亦不管  
非聖人直下指點處乎客曰子言辨矣五柳先生於  
沽酒三致意焉名教繩之將無獲罪噫陶公者真善  
學孔子者也公超然於是非評論之外以酒爲家直  
忘其我者也公不敢背長沙公討賊之意義熙後但  
書甲子江州刺史遺二十萬錢盡付酒家無贏者陶  
公之酒忠臣血也孝子泉也六經百氏之糟粕而嗜  
人韻士之靈液也奚其沽奚其沽猶記十五年前戲  
作飲食之人論略曰人無輕視此飲食也必如五斗



待詔然後不負簪積地黃必如天隨生然後不負未  
棘之杞未蒞之菊必如上陪玉皇下陪卑田院之髯  
學士然後不負江瑤柱真一酒今有人焉視聽言動  
茫無自持始也人化而為飲食簞食豆羹都延饑沫  
既也飲食化而為人其人即食前方丈此腹負將軍  
矣每自閱之輒胡盧不休輒書沾酒說紙尾

內典中字義

佛典中本師見史記樂毅傳云樂臣公學黃帝老子  
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祖師見漢書丁姬傳易祖師

吹景集

卷之九

十二

丁將軍之玄孫居士見禮記居士錦帶及韓非子居  
士華裔又魏志管寧傳胡居士賢者也侍者見國語  
展禽侍者曰若有殃焉在又漢書侍者李平眷屬見  
史記樊噲傳呂類媿屬注媿音眷長老見漢書近世  
之事語尚在長老之耳宰官見郭象莊子注大鵬之  
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某甲見周禮鄭  
玄註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  
某事又應劭漢官儀博士凡十四人其督郵板狀曰  
某官某甲保舉又魏志許攸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

無我不得冀州也布施見國語布施優裕供養出稽  
中散集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煩惱出河上  
公老子注天道惡煩惱人心惡多欲幘字出方言翻  
幘繫也注所以自蔽繫也又西京賦云撫鴻幘東都  
賦云樹羽幘幘曹子建樂府云一舉必千里乘颺舉  
帆幘授記荊荊字不見他書釋名曰荊別也大書中  
央中破別也然則即今之合同并也文心雕龍云券  
者束也明白約束字形半分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  
堅信誓授記之說得此始白

吹景集

卷之九

十三

綸字古有二音

閔康侯綸中辨證據官有持論精覈張按古今人表  
冷淪一作零綸服虔云淪音鰥又鄭成公綸師古曰  
綸音工頑反左思吳都賦綸組紫絳李善注引爾雅  
綸似綸組似組為證音古頑切太平御覽草部引爾  
雅云云張揖廣雅綸組絳綬也俱古頑切揚子法言  
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宋咸曰綸青絲綬也司  
馬溫公云綸古頑切又音倫蘇長公洞庭春色賦翠  
勺銀鑿紫絳青綸又雙鳧觀詩紛紛塵埃中銅印行



青綸坡自注姑頑反綬也綸字舊有三音郎瑛去倫  
巾韻同音近詩法所忌故讀曰關此語真足捧腹春  
秋時未有巾製當以綬而得名康侯所稱名綬則二  
音並存名巾則舍倫無適老吏之案不可易矣

蕭子雲玄圃賦縹青綸之蕤析孫綽望海賦翠綸  
扇風而繡舉 閔康侯

叩公字義

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  
五又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漢書敘傳鄰

吹景集

卷之九

十四

皆作公古鄰字又漢隸衡立碑孫根碑俱有叩字釋  
文即鄰字也然則鄰公叩三字一字也攷說文叩字  
解叩驚噤也从二口讀若謹徐鉉云謹俗作噤非是  
况袁切此音義又與孟堅不同祭酒豈別有徵耶

升菴雜字誤訓

古音略云雜音賜說文鴟鵂也詩七月鳴雛光武都  
洛陽去水而从佳以洛作雜按說文雜字訓云鴟鵂  
也從佳各聲盧各切鴟伯勞也古聞切鴟或從佳雜  
自雜鴟自鴟不相混也爾雅雜鴟鴟音格今江東人

呼鴟鵂又鴟鳥鷄水鳥也似鴟而短頸腹翅紫白齒  
上綠色江東呼烏鷄鴟伯勞似鴟鵂而大易林云鴟  
必單棲鴟必匹飛攷王伯厚詩異同亦無七月鳴鴟  
之文僅孟子注曰七月鳴鴟楚辭鴟鵂先鳴注即鴟  
鴟也升菴據臆說而改爾風何歟又油字訓云音涉  
引楊雄韓信銘身油項營按此語出班孟堅十八侯  
銘亦誤引

灑字

古音略灑字音書涉切引董仲舒頌舟輿浮灑章樵

吹景集

卷之九

十五

注灑浮掖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按荊州記灑陽縣  
東有鳳崗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鍾乳流出灑河上思  
村山弘君舉食檄云灑湖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  
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灑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  
志俱逸之唯沈約宋書劉粹灑陽縣男又荊州有灑  
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為此縣則縣  
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姚弋仲據灑頭  
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灑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  
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灑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



則南北有二瀝水矣

唐詩用字異音

唐人詩中字音有以上讀如謀相讀如脈帆蒲香藥俱作仄韻備見野客叢書徐冬序錄卅鉛錄筆叢說畧諸書按韓退之縣齋詩雀鼠得驅嚇嚇音鱗合江亭詩事往悲豈奈奈音懦岳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字宙隘而妨妨音訪遊青龍寺詩山來鈍駮之駮音矮酬崔四府詩借借何患之借音迹東都詩新葦只謂評之評音病聯句詩誰與刪荒茸之茸音冗元微之

吹景集

卷之九

十一

東南行百韻詩微俸封魚租封音俸疴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惟惟音乖又奔北穰成勇司南却是昂昂音歪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失明鑿鑿平聲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幕張音漲春詩蔡排難犯雪花乞擬連風乞音氣又苦思正旦酬白雪開觀風色動青旂思音四旦音卅又雁思欲迴賓風聲乍變新自注思上聲白樂天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扇平聲膏去聲長慶集元日對酒詩一碟膠牙錫膠去聲李義山石城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

隱鈎自注水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糝料淨食自注料平聲可補諸書之逸

紅有四音

紅本音戶公切漢書女紅紅讀作工荀子大紅小紅亦作功用修引詩譜晉人遷于故紅借作絳字漢書恩澤侯表有紅侯劉攽注云今有甌縣音降水經瀧水南經曲紅縣又借作江字用矣

柏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

伯益班椽作栢益又左傳伯奮仲堪伯虎仲熊之伯

吹景集

卷之九

十一

人表俱作柏伯牙淮南子作百牙伯達汲冢作百達伯詬吳越春秋作白喜王克論衡又作帛喜柏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也古樂府窮劫曲有誅夷白氏語正指州黎被難介州辨其偽作云太子建有子勝後封白公非白氏王未究吳越始末耳若其辨雷兵縱騎及秦未稱王二語自不可易

吹景集卷之九 終



吹景集卷之十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菴字義

相如賦菴蘭軒芋拾遺記淡任末編茅為菴後漢書  
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注  
菴廬軍行宿室也郭冲條孔明五事云救軍門臥旗  
息鼓不得妄出菴幔魏都賦比朝華而菴藹姚秦譯  
法華云猶在門外止宿草菴大涅槃經文字品云菴

吹景集

卷之十

一

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於佛法中能捨一切金銀寶  
物是故名菴楞嚴經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  
摩羅果翻譯名義集菴羅是果樹之名或云似奈此  
樹開花花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師子吼了義  
經長者女菴提遮大莊嚴經論云阿輸迦王以半菴  
摩勒捨施眾僧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云有一  
毒龍於菴婆林依主而住維摩經菴羅園顏黃門家  
訓云並立草菴所署門字俱从艸皇甫謐逸士傳焦  
先結草為庵廣雅云庠廡庵廡殿舍也又云廡廡廡

廡庵也劉熙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庵也所

以自覆庵也字从广儀禮疏高宗諒開鄭云開讀如

鵲鵲之鵲開謂廡也說文開閉門也開平聲李善文

選注開猶庵也古人呼開與庵同則菴庵開三字同

一音義也開之一字尤古用修引菴間以為晉人語

按相如賦云菴間軒芋楊殊誤楊又云元人印章有

以盒字代菴字者按博古圖有交虬盒伯芟盒說文

盒烏合切即俗晉字也字與音俱不同史記載禹貢

糜絲之糜作龠龠字似可代糜不可代菴爾雅庵有

吹景集

卷之十

二

龜蒙之庵作弁則用修所引莽字或可代之黃魯直

復云菴非屋不當從广按漢隸建寧三年衛尉衡方

碑亦作庵字黃不見漢碑及劉熙張揖書耶所引焦

光蝸牛廡亦繆陳壽志曰焦先曰瓜牛廡非光亦非

蝸也

開平聲漢何休讀李空同作康長公碑云長公自

號曰已菴已菴者止於開也非地精字學乃爾

按晉王沉傳云庵夔者以博納為通濟然則此菴

字又有容受義耶



俗語有所祖

俗語亦有所祖宋景文筆記戴埴鼠璞及王野客王伯厚何燕泉楊用修焦澹園顧太初諸君載之詳矣茲更得數十則吾里謂愚者曰不知兩董爾雅釋草云藟藟董注似蒲而細不知兩董者豈不辨菽麥意乎語不堅確者曰活脫釋草又云倚商活脫注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瓠正白活脫者豈靡然知草意乎熟習者曰熟脫法華文句記第一云但成佛

吹景集

卷之十

三

險也夫冉切閃當作陔手推曰擔方言云擔張也廣雅作控云距也物之鎔釋者曰洋劉熙釋名曰錫洋也羹米清洋洋然也學橙橘之屬曰杙廣雅云杙音八擊也隱跡曰畔陳後主時諶云齊雲觀冠來無處畔手取物曰攄音查方言凡取物泥瀆中謂之粗或作攄劉熙釋名云攄又也五指俱往也事穩曰妥帖杜詩千里初妥帖饋人曰作人情杜詩粗糲作人情珠曰珠子相如賦明月珠子少年曰後生儀禮兄弟之

後生者舉解于其長座主曰老師子華子云天下老

師先生端弁帶而說官之有職掌者曰管事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物之潤者曰匾崔融大禹碑螺書匾刻後漢東夷傳辰韓人生子皆以石押其頭令匾劉禹錫詩歷匾佳人纏臂金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徵於田頭大樹下所以閉門者曰門音推范石湖桂海虞衡志門門橫關也不正曰差路差去聲唐詩云枯木巖前差路多貌不颺曰鄒搜大慧禪師自讚其像云鄒搜欽似天蒸棗以桐油入五色飾椽曰油音脯蔡襄茶錄云珍膏油其面自註油去聲生子

吹景集

卷之十

四

曰養韓詩外傳王季立而養文王扶持曰擡舉自樂大高荷詩亭亭自擡舉負而不償許而不予皆曰賴晉語曰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虛而少實曰空頭北史斛律金傳空頭漢合殺習氣曰毛病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南人毛病匠斲木而復平之曰鉋音去元微之詩巨礎荆山采方椽郢匠鉋音平牽船之索曰彈音平子癸辛雜識云鍾會呼捉船索為百丈趙氏注云百丈者牽船筏內地謂之宣音音熱而不甚曰温暾音音樂天開元寺詩池水暖温暾博戲者立一人司勝負曰頭



家唐英華薛恁有戲樗蒲頭賦云鑿座中之奔非爲  
席上之司南濕飯曰爛爾雅云搏者謂之欄音爛有  
所倚曰靠范政明岳陽風土記云江道回曲或遠或  
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靠閣枇杷之枇音辟張祐詩  
生摘枇杷酸物之柔潤者口滑撻東坡秧馬歌聳踊  
滑汰如鳧鷖公自注云汰音撻韓昌黎答張徹詩磴  
蘇遶拳踞注曰遶滑也音閏姑舉一二以志其概按  
周次經其詩序云取竹之節者破而用象爲笏以續  
之以備其牽者謂之百丈并陽以爲鍾會蓋襲杜詩  
語耳

吹景集

卷之十

五

今人呼茶酒器爲斃邵康節詩大斃子中消白日  
小車兒上看青天斃

佛字有五音六義

佛字梵語具云三藐三佛陀簡而爲佛音符勿切佛  
者覺也大也按外典亦有此字異義異音吳越春秋  
計祝曰何順心佛命羣臣注云大也周頌佛時仔肩  
毛萇作符勿切云大也鄭玄音彌言輔佛是任也與  
佛胖同音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注佛符勿反佛者振轉其首恐喙之害人也學託其

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疏佛戾也荀子臣道篇云抗  
君之命以安國之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注或讀爲  
佛達君之意也楊子法言荒乎淫佛乎正注佛違也  
劉熙釋名鬱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又荀子非  
十二子篇云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注佛讀爲勃勃然  
興起貌一作彷彿之佛分勿切說文云見不審也古  
韻又作非律切與馥同音見詩韻輯畧自傳毅曰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萬德之鴻名一舉而餘音俱廢而  
不宜矣然張謂餘音餘義皆可以大覺攝之一中有

吹景集

卷之十

六

多多中有一重重無盡何以名之佛者彌也刑賞之  
所不及格遐邇之所不及朗而舉其粗者猶能以因  
果輪轉之說惕人心而之善是王政翼也故曰彌也  
佛者拂也吾生也有涯而情也無涯順之則爲苦集  
二諦逆之則爲滅道二諦大涅槃梵行品云順流者  
謂凡夫人逆流者從須陀洹乃至緣覺大寶積經云  
我當逆流而行非順流者瓔珞經云鳩摩羅伽秦言  
逆流歡喜地須阿伽一波秦言逆流離垢地須那迦  
秦言逆流照明地四分律藏佛說偈云逆流迴死生



深妙甚難解首楞嚴云逆生死欲流反流窮根至不生滅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流不逆聞不反生滅心不得而寂也故曰拂也佛者勃也人人有如來藏長夜無明若或覆之聞道一朝若或起之古佛齊肩與也勃焉故曰勃也佛者髣也如水中月如熟時酸無縛無著不有不空故曰髣也獨黃香九宮賦銀佛律以頤游此義不可強解

拘有七音句有六音

拘之爲拘樓也夫人而知之也曲禮云必加帚於箕

吹景集

卷之十

七

上以袂拘而退注拘音古侯切荀子溝猶督儒注溝讀爲拘拘音寇又音抽莊子云吾處身也若擻株拘注其俱反與癰同音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頌者矣注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頌也說文句七遇切句曲也本作叫漢書地理志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又有拘澗水東井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拘音矩夫然則拘之音有七也句之爲句逗也夫人而知之也左傳公伐邾取須句又申句須下伐之漢書地理志之寃句俱音劬左傳句芒句龍句餘句無句

續禮記句者畢出倨中矩句中鉤考工記倨句外轉句兵禪柔地欲句庇謂之句弓爾雅句如羽喬九章算術有句股俱音鉤詩大雅敦弓既句既挾四鍤注句古豆反說文作穀正義云既句是引滿之時也又華陽國志王平句扶張翼廖化並爲將軍時人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廖音力救反莊子屨句屨者知地形注句音矩又句漏漢地理志作苟漏據此句當音苟夫然則句之音有六也

趙字三音九義

吹景集

卷之十

八

趙音肇趙也少也久也冬日之衰夏日之盾此以氏而名之者也玄鳥司分伯趙司至此以鳥而名之者也周頌其笠伊糾其錡斯趙音直了反刺也此以錡而名之者也荀子箴賦頭錡達而剽趙繚者耶註趙讀爲掉掉繚長貌言箴掉尾而繚也掉徒弔切此以箴而名之者也方言云牀秦晉之間謂之扛南楚之間謂之趙此以牀而名之者也廣雅云趙召也此以音而名之者也劉熙釋名趙朝也本小邑朝事大國也此以邑而名之者也



趙字又有一義爾雅休無實李郭璞注一名趙李  
此以木而名之者也 康侯

乙字義

乙字本義見前乙乙解中乙之名其候也鴻之乙也

越人以爲鴻 楚人以爲乙 燕之乙也 月令孟春仲春其日甲乙正

其去一 言其末 乙之放其文也 魚之乙也 內則魚去乙魚腸

如篆書 乙字 虎之乙也 乙字篆書如 甲之乙之之乙也 循

其次而乙焉者也 如令甲令乙 甲 塗之乙之之乙

也 疾書多塗乙乙者乙註其旁也 今人字有脫而注之者作乙形 貌其形而乙焉者

吹景集

卷之十

九

也一字而數義具焉者此類是也

說文乙字徐鍇云燕也其形下曲與甲乙字少異

甲乙之乙音壹此音軋然釋名云甲孚也乙軋也

律歷志亦以軋爲乙則兩字本可互用班椽識字

豈不如徐楚金乎

黨有三音六義段有四音四義

君子不黨之黨多明反又讀作儻他明反漢書黨可

僥侍又音掌左傳哀二十一年侯于黨氏之溝又借

爲讜言之讜荀子非相篇實博而黨正注讜同汲冢

書祭公黨言亦作此解又廣雅云黨所也古以中原  
爲上黨見吳語子胥云上黨之國吾攻而勝之不能  
居其地又公羊文十三年往黨反黨注時也又方言  
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郭璞解云黨明也曉寤貌又  
釋名云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段古  
下切从皮从二古文假借之假取玷之瑕昭假之假  
皆作段段與段不同段从殳詳見轉注古音畧按考  
工記攻金之工築冶皐臬段桃段音假此又古音畧  
所未載也

吹景集

卷之十

十

芳苻字義

汲冢書如木既顛厥巢其翁有枝葉如草既雍厥藂

其猶有綴芳孔晁注亦無音釋南齊朱碩仙善歌吳

聲獨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二憶

所歡時緣山破苻苻山神感儂意磐石銳鋒動宋書

羊玄保傳春種竹木雜果爲林苻梁書王僧辯傳耀

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苻亦不曉苻音按法華文句記

第一卷云初記繁苻故須云削注苻如蒸切陳殷相

積也冲虛博物紀趙襄子事云苻一作苻則知苻與



芴一字也張處度注云芴而任反草不剪曰芴又芴之與動本非一音詩在菽旆旆爾雅云戎菽謂之在菽又蘇桂在俱音稔據此在當叶冗矣亦可補古音畧

汲冢語升庵所引者張按汲冢書如木既顛二語在嘗交解中無如草二語商誓解云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芳其語與升庵所引亦不倫楊合二解為一悞憶耶抑別有秘本耶

眊字義

吹景集

卷之十

十一

魏畧蜀先主好結眊韻會眊而志切一日積羽為衣一日兜鍪上飾孔明與兄瑾及孫權書俱有白眊字備載楊去奢輯諸葛書按晉語郤叔虎被羽先登遂克之韋昭注被羽者以鳥羽繫於背若今將軍負眊矣韋昭亦吳人季漢時當有此製太平御覽引庾翼書今致兜鍪白眊自副雙旛眊一副又朱漆鏑二十張鏑所絳碧畫幡黑眊自副陶侃故事云奉獻金鏑白眊四枚通鑑齊永明中李叔獻獻純銀兜鍪乃孔雀眊宋書竟陵王誕傳須官髮為稍眊朱超石傳自

眊既舉超石赴之北史蠕蠕傳白眊赤漆槊十張俗說謝安年十三時便有各譽慕容垂餉謝白狼眊一雙吳志甘寧挾持弓弩負眊戴鈴曹操與楊彪書今贈足下十鈴眊一具隋書禮儀志云長槊楯弩及甲眊各稱兵數又云羽葆眊鼓吹悉改著進賢冠外給絲眊鼓吹著武冠又煬紀云大業三年車駕發江都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髦眊之用者殆無遺類何承天戰城南篇云虎騎躍華眊旋又劉苞詩云梁簡文帝虎窟山寺

吹景集

卷之十

十一

詩飄飄旌眊懸梁元帝燕歌行金羈翠眊往交河升以此為庾信詩殊誤又武帝襄陽詞翠眊白玉羈簡文帝馬槊譜序云翠眊與紅塵俱動詩采眊分脩廊又劉孝儀孝威此所云羽衣蓋飾者非耶又按漢魏故事云若與外國節皆用赤黑為眊異于常節後漢光武紀持節北渡河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西南夷傳黃金旄牛眊顧野王曰眊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眊也博雅云旄眊芻也沈約吐谷渾傳論云金罽眊非用斯急南齊禮志云玉輅十二旒



金塗龍衝火燄幡真眊二轄飛輪幡用赤油金有紫  
 真眊繁纓金塗紫皮紫真眊橫在馬前指南車竿縣  
 雜色真孔雀眊西京雜記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紫綬  
 每好風日幡眊光影照耀一般資治通鑑隋煬帝時  
 四方散樂大集舞者鳴環佩綴花眊後魏書島夷傳  
 繡帷鏤帶重鈴疊眊梁書陸襄傳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眊此數種又出於羽衣兜鍪之外矣升庵引東  
 京賦聳髦被繡以為證張按李善注聳髦頭茸騎也  
 漢書拜為髦頭又西陽雜俎引北齊迎南使儀云儀  
 仗百餘人剪絲如承帶白羽間為羽  
 吹景集 卷之十 十三  
聳髦絳袍帽凡  
 五色袍隨髦色 戎馬編古今注云秦皇東巡猛獸突  
 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作  
 狸頭以威不虞狸頭即髦頭也乃玄中記及肇虞決  
 疑要注所載髦頭與編說互有同異惟張茂先云壯  
 士怒髮踴衝冠義取於此張公語差為得之徐爰云  
 熊皮冠謂之髦頭審爾則髦自屬皮冠眊自屬羽飾  
 聳髦二物李叅軍槩以髦頭茸騎之誤矣  
 曹操書十鈴眊古文苑作鈴苞一具當以徐堅為  
 正

按魏文帝列異傳云秦文公時梓化為牛以騎擊  
 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因是置  
 旄頭騎使先驅叅軍或據曹說耶  
 眊音二見北堂書鈔孔雀眊注獨十誦律第四十  
 卷眊衣注音而容反又曹憲廣雅注以為音毛未  
 知何出  
 又眊字義  
 筆亦可名眊魏辛昆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  
 直備位眊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已上通眊之是也  
 吹景集 卷之十 十四  
 貂亦可名眊董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眊  
 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眊豐貂是也拂亦可名  
 眊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白眊拂二枚  
 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眊拂及孔雀扇  
 是也珠亦可名眊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眊珠以  
 阜為帽是也色絲亦可名眊梁書貞惠世子傳以五  
 色眊辨鮑泉鬚是也鳥羽俱可名眊沈佺期詩鸚鵡  
 林中彩眊分柳絮荻花亦可名眊內典翻譯名義集  
 云兜羅綿亦翻楊華或稱兜羅眊梁元帝春夜詩云



非秋無有眊未燒不生煙是也藤亦可為眊齊民要術云眊藤大小如葦蒿蔓衍生人採取剝之以作眊是也据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眊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眊名矣眊之義於是乎大備

眊筆崔豹古今注作珥筆

參有三音姐有六音

參字今作陟邢反廣雅云參翁父也大可反南史所稱始興王人之參赴人急如水火其證也程大昌引孫愐唐韻羗人呼父曰參音遮則參有三音矣姐子

吹景集

卷之十

十五

野反廣雅云姐母也案字書姐即妣字子我反漢書楊雄傳藉蕩姐之場後漢書西羌傳有封養牢姐多姐多音先勒姐注音紫升庵轉注畧又音租媿姐女態也字本作媿省作姐引稽康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張按說文媿字訓女媿也將豫切李善注稽康幽憤詩亦引說文音子豫切升庵以稽詩姐字音租殊誤然則姐有六音矣

蓮有三音苴有十五音敦有十二音

蓮七賢切漢地理志蓮勺之蓮音輦廣雅鳶尾鳥蓮

射干也蓮音所夾反苴有十四音見升庵澹園所引按荀子大畧篇云藍苴路作似知而非註苴讀為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姐何也才野切此音二先生所未引者則苴有十五音矣敦有九音見筆乘按荀子禮論篇云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注敦讀為頓頓困躓也筆乘載爾雅敦丘之敦音鈍按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之敦音頓丘一成爲敦丘之敦音惇如覆敦者敦丘之敦音堆未聞有音鈍者筆乘不知何據又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

吹景集

卷之十

十六

謂之渾敦敦音徒本反莊子越人斷髮文身司馬彪本斷作敦則敦又可音斷此三音又筆乘所遺者然則敦有十二音矣

佳俠函光

悼李夫人賦曰佳俠函光孟康曰佳俠猶佳麗也陋甚說文云佳善也俠俤也又釋俤云使也停云止也俤停俗從女此二字極狀輕颺之態廣雅云俤佻遊挑俠也古任俠遊俠亦取輕佻不檢義賦中云菱扶音紗俤風縹姚愈莊南華經姑射神人吸風飲露洞



冥記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旋重幕恐隨風而去也張平子南都賦儼才存敏高唐賦湫湫如風洛神賦驚鴻遊龍流風迴雪謝康樂江妃賦飄翰凌煙皆俠字注脚俠之一字畫家所云逸品也郊祀歌亦云被華文厠露殺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蔭蘭芳澹容與獻嘉觴俠嘉即佳俠也武皇漁色真有神解揚子雲亦是個中人方言云凡好而輕者謂之娥或謂之媼或謂之妓美人不俠必不能佳由光者即所云神光離合也明君之豐容靚飾太真之傾國名花僅

吹景集

卷之十

二

可供肉眼賞鑿于瞻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猶未是品花具眼

子建樂府用寒字

曹子建樂府炮鼈炙熊蹯宋本作寒鼈李善注韓羊韓兔韓雞本韓國所爲也韓古寒字通此鮮姝強按子建七啓又云奉芳蓮之巢龜宋本作寒芳苓李善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又云寒今胫肉也胫不曉何物疾鯖錄及靖康綱素雜記二書引廣韻之煮魚煎食曰胫資暇云消肉謂之寒皆未甚悉按胫古鯖字一

吹景集 卷一〇

作脩齊民要術有胫魚鮓法又有五侯胫法云用食板零拚雜鮓肉入水煮如作羹法儀禮士昏禮云大羹湑在羹又設湑於醬南注湑去急反煮肉汁也然則有汁者即謂之寒不必更生別解矣六經正誤云者非若用修晦伯引崔駰傳之雞寒曹植文之寒日作湑若用修晦伯引崔駰傳之雞寒曹植文之寒亦誤也若寒之與韓自不可通左氏世本以韓哀爲寒哀漢書古今人表以寒湑爲韓湑或一時傳寫誤耳則可韓厥可寒乎

吹景集

卷之十

十

倩靚字義

魏志陳思王曰顧當面試奈何倩人倩所見反說文倩美也逸詩巧笑倩兮漢人呼魏無知爲魏倩東方先生字曼倩荀氏六子皆字倩東齊人以壻爲倩皆與假手義無關按廣雅云招命靚招呼也又云令召靚也靚才性反曹憲注云屈靚之靚今云靚師僧者是矣倩人當爲靚人王融曲水詩序靚粧藻野袿服縹川本相如太冲二賦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未盡其趣靚者召也言極其麗飾目挑心招所謂冶容

九三



誨誦也班婕妤賦云眇眇今覩處亦同覩召之義益  
團扇被捐以後幽憂餘生魂魄眇眇如有所失覩處  
者猶楚些之招魂願復返其故處也倩之爲覩審矣  
若甘泉賦之暗暗覩深王莽傳清覩無塵之覩自當  
以靜義解之可強一哉

愁有四音

愁本音鋤无切楊雄著畔牢愁音曹憂也文子曰肉  
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注愁音  
囚易晉如愁如鄭玄曰變色貌陸德明釋文愁音子

吹景集

卷之十

十九

小反與情同

升庵以爲畔牢愁之愁音曹即俗  
情字按韻書情自音惊楊說非也

吹景集卷之十

終

吹景集卷十一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荀子中字義畧記

荀卿子闕肆蛇蜒極文章之變王霸正名諸篇真千  
古奇作其敗處獨性惡一論如唾在喉間啞啞不能  
出亦遁辭知其所窮也然何可以一瑕掩群玉哉歐  
公得其一體遂名大家今人多高閣置之其篇中字  
義亦多不解者予故筆之如左

吹景集

卷十一

一

參省

卽三省  
勸學篇螻之爲矧跪之爲足  
螻無爪牙之利  
蟹六跪而二螯

之爲颯

梧風五  
枝而窮端之爲喘  
端而言喘而動  
注端讀爲喘則之爲財

耳注則當爲財

噴之爲讚  
問一而告二謂  
之噴卽讚字楛之爲

沽

問者勿告也注楛讀爲沽  
儀禮有沽功鄭玄曰麗也扁之爲辨  
扁善之度  
注讀爲辨

提優之爲媿慢

勃亂提優注爾雅媿  
媿安也提慢舒緩也倮之爲提  
難進  
曰倮

同

偷之爲輸  
偷惰轉脫注偷當  
爲輸方言云輸愚供冀之爲供冀  
而行

供冀注冀

惕之爲蕩  
惕悍而不順注惕與  
蕩同字作心邊易東之爲簡

當爲翼

縹緗之爲搏黜  
不苟篇恭故縹緗  
注搏同縹緗同

血氣不鳴東理也

縹緗之爲搏黜  
注搏同縹緗同

優之爲慢

寬而不優  
注慢同撼之爲惑  
受人之撼注  
常爲惑並上鮐之



為飯餽餽注當作壯之為祛祛於沙注錯之為措錯與措同

注錯之過也注與措同鈇之為沿鈇之重之注鈇陶之為逃鈇與逃同

突盜注幾之為豈幾不其善矣哉姚之為遙功盛姚

當作逃幾之為豈注幾讀為豈姚之為遙遠注讀

遙輒之為拘輒錄疾力御之為迓監門御旅注御讀

美麗麋之為眉眉無須麋牟之為眸堯舜參姚之為妖

姚冶府之為俯府然若渠溝之為拘溝狹督儒溝讀

猶豫也漢書作區詠之為妖狡狴離蹤之為離離蹤

而跋詠注詠當為纏離離蹤之為離離蹤

纏謂離于俗而步去也肆之為肆肆然肆然注當

之為孽端然紫然或曰與神禪之為神神禪其詞

神禪神禪其詞

見正論篇謫之為商謫德而定施之為移施易也注

日移粹之為碎舍粹折無適也伸之為身偃伸而好

如身挾洽之為泱洽盡善挾洽之謂閑之為閑外

閑今黃庭擬恁之為疑疑無所候恁注疑

閉字作閑擬恁之為疑疑無所候恁注疑

必爭注勝則干之為矸矸之為蚘魚鹽注干當為

矸結當詩商之為誅賞詩商當為誅賞擊之為硯

衣冕注秩古朱字敖之為熬天下敖然噴之為嘖嘖

飲水注汭之為滂汭汭如河海萃之為穎勞苦頓萃

宛之為輿夏不宛輿之為混漢然兼覆午之為迂

午其軍取其旗之為箕當為箕二星也盧之為盧屋

將注讀為迂部之為剖王霸篇名聲部部之為鎬武王以

為盧部之為剖發注當為剖部之為鎬武王以

同憚之為坦憚憚非變厭之為厭厭焉有千歲之

之為玩游玩之修佻之為佻佻其期注關內之為開

納關內之注當為開路亶之為露袒議兵篇露袒也

序作落單叩之為仰上不足叩軸之為胃冠勒帶

同忸之為狂忸之為狂招近之為招延招近幕延注

契之為莘司之為伺契讀為莘司讀為伺擴之為

擴擴謀無擴蘇之為儗蘇刃注拊之為拊溝池不拊

薄之為毫滴之為鎬湯以薄武刑之為形疆國篇刑

刑責之為憤責憤以離上養之為癢疾養癢惡匡之

為炬正論篇偃巫致玄之為眩玄注讀曰眩怪嬰

之為燥纓艾畢之為艾鞞對屨之為緝屨古有象形

共艾畢非對屨注極嬰當為燥纓言燥濯其布為纓

方孔反或作有之為又夫有誰與讓曼之為萬曼



之為澤曼而饋代翠而食注鉅之為遠是豈年知見

與遠同枯之為辜枯枯稜注嚴之為嚴嚴然而不

與嚴同貌之為遠貌遠遠論篇疏房樾貌注末之為辟未注末

與辟同隔之為擊擊尚拊之隔注拊樂穀之為穀穀讀為

去聲不從入聲裏之為理解敵篇而宇宙裏俞之

為愈俞疾之福注廣之為曠廣焉能棄之矣邑之為

咆無邑憐之心錄之為綠性惡篇文王之驢之為驢

驢驢讀為驢驢謂青獨鹿之為屬鏤銀之為鏤

相篇見成鹿之為居見大鎗鎗之為踰踰菜之為情

吹景集 卷十一 四

菜讀為苗謂較輿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于較輻

告敵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情較

也之華歐史之為汗邪詰之為洒並宥之為右宥坐

下裾拘之為卑下倨句主量之為注量淖約之為縛

約九蓋之為北盍九蓋皆繼注九當為北蓋音盍扇

也也放舟之為方舟舟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

紀事語不同 怨財之為蘊財哀公

列子與張華博物志並紀趙襄子狩中山事而文微

不同列子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枌枌

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

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而

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博物云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經涉者

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

而入火其人口奚物為火二書均紀一事也而命辭

簡遠故當茂先著勝地冰寒於水詎虛語哉又越絕

中紀李園事與國策史記微別賈誼新書引吳越事

亦小異左國諸書其詞之瓌璋奇怪真可益後人瞻

吹景集 卷十一 五

智并錄之越絕云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

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

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

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

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

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

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

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



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春  
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  
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  
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  
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  
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  
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  
邦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  
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

吹景集

卷十一

六

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  
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  
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  
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  
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  
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  
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  
君於吳新書云閻閻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  
上樓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艸飲膽水易子而

食於是履蹇戴壁號咷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  
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吳王不忍縮師與  
成還而謀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得成稱  
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  
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高臺榭而掩敗則犬羣  
噪而入淵彘衡菹而適與燕雀剖而蛇虵生食蘊菹  
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蠶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  
籠而自投水自抉而望東門身賜夷而浮江懷賊行  
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

吹景集

卷十一

七

襲劉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逃  
五湖大夫種車裂回泉語云文士出奇無窮信哉一  
補馮北海詩紀古語古諺凡詩所已載者不入  
法苑珠林載求離牢獄經云阿育王告諸大臣吾昔  
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  
德薄肘腋叛離韓子引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  
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吳越春秋范蠡引古人曰居  
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計倪引傳曰失士者亡  
得士者昌越絕書石買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又子



貢引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計倪引傳曰直能三公外傳記引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又引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龍魚河圖斷鼠祝云付勅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劉向新序引語曰桓公任其賊文公用其盜又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說苑引語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又語曰知命者不惑又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又引語曰中不正

外淫作鹽鐵論引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又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流下不竭不止又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華陽國志云蜀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漢官儀引里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桓譚新論引語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搜神記引古語曰赤厄三七陳武傳引里語云都亭鼠數聞長者傅子引諺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已非而彼是不當與非平長沙耆舊傳云虞授字承卿說易不殆諺曰不讀經視虞

生華陽國志云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清談有國士風面有疵點曹事不決孟一言乃定時人語曰事有變問疵面法苑珠林載竺道生與叡公同學齊名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千默塞抱朴子引諺曰苦如薏又諺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集仙錄王妙想傳引古語曰脩道如初得道有餘佛圖澄傳引古語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陸璣詩疏引俗語曰澁如杜顏氏家訓引梁世諺曰下車不落則著作

吹景集 卷十一 九

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民要術引諺曰溼耕澤鋤不如歸去又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又曰椹厘厘種黍時又曰欲得穀馬耳鋤初角切言前生也馬耳則鋤鋤也又曰迴車倒馬擲衣不下又曰以時及澤為上策又曰家貧無所有收牆三四堵蓋言秋墻堅實土功之勞一時求逸亦貧家之寶也又曰立秋葉如荷錢猶得豆又曰與他作豆田斯言良美可惜也又曰魯萊百豐錦帛言其來好功省用力又曰湖豬肉鄭稀熟又曰種瓜黃臺頭又論耕蒜曰左右過鋤一萬餘株又曰蔥三齧四又曰韭者懶人菜又曰正月可栽樹又論



種榆曰不剝冰十年成穀又曰富何卒耕水窟貧何

卒亦耕水窟言下田能貧能富也又曰姜蕤葵日乾醬言其美又

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為滋蔓而來生也又論養馬曰旦起

騎穀日中騎水斯言且飲須節水也又曰金蓋玉鱸水經注云

羅縣西至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曰洲不百故

不出王者又云洛水東逕安漢縣謂之縣水自上諸

縣咸以灌溉故語曰綿洛為汶沃荆楚歲時記云正

月十五日作粥禱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呪曰

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蟹老異物志云古

吹景集

卷十一

十

賣灰即牡蠣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乃善也俗曰檳

榔扶留可以忘憂海異志引諺曰楊桃無蹙一歲三

熟宋明帝自敘引河洛識曰霽曜豫見東南隅劉敬

叔異苑引諺曰揚州青是鬼營青清溪也宋書庾炳之傳

引語曰不癡不聾不成姑公隋圖經集記義州蓋春

秋時白翟也其俗語云丹州白室即白翟語耳晉釋道安

二教論引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又高僧傳云釋

道傑歷遊講肆觀畧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

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又釋神照嘗往鄴聽說大乘

論一遍無遺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召又

釋法上善機問好徵覈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

沙彌若來高座逢災又徧洞算數明了機調故時人

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釋霽裕精爽弘贍理相兼

通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

伏王朗貧窶語引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為乞丐者顏

曹子建集引諺云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補詩紀襍歌謠辭載詩所者不入

張按春秋考異鄒云龍門之下血如江時人謠曰五

吹景集

卷十一

十一

侯之鬪血成江劉子政說苑引越人擁楫而歌曰溢

兮杼艸濫兮昌棫澤兮昌州州諶州焉乎秦胥胥纒

予乎昭澶秦踰添悒隨河湖鄂君曰吾不知越歌子

試為我楚說之於是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

兮云云今詩紀中僅錄楚說不存越歌若爾則鏡歌

之妃呼豨鐸舞曲之樂邪邪巾舞曲之何何吾吾及

古笙詩有聲而無辭如新宮由儀之類并其名亦可

刪大非存古之義矣又楚莊王與晉戰勝之築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



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高僧傳云齊南海荆山釋法獻居延祥寺後入藏微山創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釋慧約姓婁氏年十二始遊於剡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陽誼曰少達妙理婁居士隋書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晉起居注云咸康三年河北誼曰麥如土殺石虎後魏畧云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潭水見菖蒲花乃歌曰兩菖蒲新野樂遂建兩菖蒲寺

吹景集

卷十一

十一

以美之又秦載記太史令郭騰言於興曰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我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按沙與麻悠與頭丸與安俱一韻意當時嘗有此識耶附記

詩紀淳于髡田者祝引史記及荀子注二則矣乃劉向引淳于云蟹罍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之百世洋洋有餘語與二書復小異詩紀載雜曲歌辭逸引寶誌十二辰歌按此歌載傳燈錄何得言逸耶又莊周歌曰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云云按此

條出萬機論御覽所引本蔣濟駁莊周語也以爲漆園歌大誤

鼻子鼻祖

說文云人之首子謂之鼻子楊子雲反騷云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按方言云鼻之始生謂之鼻人之始生謂之首不應自抵牾若此豈輜軒之語雜以後人附益者耶

寒具

升菴引齊民要術并食經證寒具張按周禮曰朝事

吹景集

卷十一

十一

之遷鄭司農注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食之遷也服虔通俗文云寒具謂之餲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天下莫不以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則寒具不始桓玄時明矣升菴又引林可山云楚辭柘糗蜜餌有餲餲柘糗十月間爐餅也蜜餌七夕蜜食也餲餲寒食寒具也非是按方言云餲謂之餲餲注乾飴王逸楚辭注柘糗環餅也餲餲說文作糗柘柘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買總齊民要術云膏環一名柘糗細環餅一名寒



其膏環用秣稻米屑水蜜澆之強澤如湯餅麵手搗  
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煮之環餅以蜜  
調水澆麵令餅美脆入口卽碎如凌雪賈說與王許  
說小異據賈說大者名膏環小者名寒具名二實一  
卽楚辭之拒救也今人寒食設糗都名之爲寒具殊  
繆若以菰葉稟黍何至遂流書畫耶高似孫緯畧引  
坡詩爲拾頭拾頭環餅當時方言不可曉李時珍本  
可參看

徊字韻脚

吹景集

卷十一

古

徊字韻脚升菴拈徐徊從徊徊徨徨遲徊徊四  
則胡元瑞云數語惟遲徊當行甘泉賦回回徨徨漢  
書文選俱非此徊字攷文選宋本實作徊徊非回也  
元瑞何以駁之楚辭吾思儻徊以娛憂今又奄低徊  
今京汴柳惲答神滅論啟云祗誦環徊永用懸解二  
君竟失之耳目之前大是敗闕三輔黃圖昭帝廟名  
徘徊非從徊揚誤又  
徊字亦可單用吳越春秋云禹北過寒谷  
徊崑崙真諦右英夫人詩左徊青羽旗  
趙李辨  
阮公詩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飛燕李夫人劉須

溪云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升菴引谷  
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弁州亦  
如此讀又言卽趙季李  
欸二人皆陽翟大俠弁州引谷永傳爲趙李報德復  
怨語又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  
婕妤遊從張考谷永傳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  
趙李從微賤尊寵句又云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女寵  
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主爲趙李報德  
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前云許班後云趙李非指

吹景集

卷十一

十五

婕妤何所指耶報德復怨謂趙李之親屬假威亂政  
妄殺無辜主其事者有所屬反除其明白亂政之罪  
而羣吏有持正者且建議劾治之若爲趙李復怨也  
又孟堅敘傳云班婕妤借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  
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久之淳于長等始愛幸入侍禁  
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又云谷  
永以駁譏趙李合二傳觀之趙李之爲飛燕李平復  
何疑哉升菴弁州皆以小臣趙李爲句殊誤弁州云  
不應與婕妤遊從亦未稽敘傳趙李諸侍中語耳當



時健仔貴盛親屬赫奕入侍帝宴出假主威谷永傳云為趙李復怨敘傳云趙李諸侍中皆指其親屬也阮公詩正用敘傳語沈休文賦云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騫王室遨遊許史沈所云許史者正謂樂陵博望輩耳豈亦指許后及悼皇妣耶此賦可以互證陳伯正揚亦引谷永傳及敘傳而不言其為飛燕李平又未知阮公所云經過者正指其親屬也

施武子

前從渭南集中得施宿名字但其人節槩無從而覈為之惘然及讀都玄敬金薤琳琅周壇山石刻跋云

吹景集

卷十一

十六

有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為周穆王書刺贊皇縣壇山石上慶曆中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解之壁宋吳興施宿謂州解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則知武子亦留心金石學者今日讀宋章樵釋石鼓文云施宿參諸家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刺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予得之賞其奧衍奇博且與漁仲爭衡為之擊節不置吾郡博物一途自休文叔庠開之唐之姚察徐堅丘光庭宋之倪思元之趙孟頫周密皆章章在人耳目今更得二施可入掌

故補矣

予按春秋季孫宿謚武子施不應以權奸之謚為字也葛稚川云人生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施之命字本此古星宿及宿夜之宿原一字兩音今人以宿宿二字別之殊誤攷通志武子知餘姚縣與廢舉墜加意風教云云則武子又文苑中須臾也

西施有施

少伯扁舟五湖為千古風流談柄乃予讀鴻烈解云

吹景集

卷十一

十七

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然則扁舟麗人少伯已落第二著矣予因戲成一詩云湖上桃花豔一枝黃金鑄後杳何之君王不比鴟夷子載得西施笑有施按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左傳云劉累學擾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范氏其後也妹喜施姓而范之先亦以夏得氏古今事之巧合若此蘇子曰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此有施

一〇二



西施二事斷案也董子曰癸有喜辛有妲其象爲同

人祭妹喜同乎水者也紂二女同乎火者也禹水行

乘舟泥行乘橈塗山之娶僅四日而往濬川舟一也

一爲與符一爲亡資聖狂之相越豈不遠哉噫若黃

奴者早辦此同舟之策可無入景陽井矣妹喜漢書作未嬉

華陽國志

常道將華陽國志精嚴簡駁可方陳庶子書乃志蜀

猶有軼事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出

子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志都不載又楚世家蕭王四

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荊州松滋古鳩茲地即楚

茲方是也今志中僅曰巴楚相攻伐而已亦不言取

茲方此三則皆關蜀大事常侍軼之何耶信乎述作

之難該也

吹景集

卷十一

十八

吹景集卷十一

吹景集卷十二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箏屠門高琴引

琴引者秦屠門高所作也秦王縱酒離宮高見宮

女幼眇寵麗援琴作歌歌曰酒坐俱勿往聽吾琴

之所言長哀似舞兮乃禴袂何曼奏章而却逢兮

顧瞻心之所驩借連娟之寒態兮假卮酒酌五般

泣喻而妖兮納其聲聲麗顏歌長槍兮歎曰騎美

吹景集

卷十二

人綺旒紛嬀柀霜羅衣兮羽旄夜裘圭玉珠參差

妙麗兮被雲鬢登高臺兮望青埃常羊啖還何厭

今歸來歌與棘多不能句者余淫思十許日始得

其緒爲之句投且箏之冀印可于大方之家

酒坐俱勿往句聽吾琴之所言

箏曰酒坐二語爲平原吳趨行明遠東武吟之祖

琴之所言琴心也

長哀似舞兮乃禴袂何曼

箏曰衷古袖字長哀善舞曰似舞何也舞節妙會



窈眇疑神觀者曰是耶非耶神女賦况若有來而  
不見吳都賦仿佛神動迴翔踈時注仿佛見不審  
誤也方言云褕謂之袖褕袂似復當作褕音暹一  
音俞一音偷一音投一音由莊子漁父云被髮揄  
袂注謂垂手衣內而行也貨殖傳擗鳴琴揄長袂  
七發揄流波注揄引也引義為長列子娥姁靡曼  
注曼柔弱也楚辭曼曼曼曼曼曼注曼澤也一云曼延  
也長也見漢書禮樂志及韓詩薛君章句又莊子  
馬蹄篇瀟漫為樂崔本作但曼注云但曼淫衍也

吹景集

卷十二

三

又闔扼驚曼釋文云驚曼旁出也何云者不圖為  
舞之至于斯也曼叶謾

奏章而却逢今顧瞻心之所驩

箋曰奏章言舞節之斐然乍陰乍陽若往若還曰  
却逢顧迴盼也

借連娟之寒態兮

箋曰漢武帝賦美連娟以修嫵孟康曰連娟纖弱  
也一作聯娟相如賦修眉連娟索隱曰連娟眉曲  
細也寒者掩抑態猶俗云澀也西京賦似不任乎

羅綺沈約賦含羞隱媚又云響羅幃而不進隱明  
燈而未前白苧歌短歌流目未肯前態無定摹故  
曰借寒字借字非先秦不能寫出  
假卮酒酌五般

箋曰般古盤通五般當是舞曲漢有七盤舞云折  
盤舞貌古新成安樂宮醉般鼓鐘聲盡為鏗鏘傳  
武仲賦簡情跳躑般紛拏張平子賦歷七般而展  
躡音斯賞賞斯醉醉斯假矣  
泣喻而妖兮納其聲 句聲麗顏

吹景集

卷十二

三

箋曰泣喻而妖語奇妙夷光捧心孫壽顰齒尤楚  
楚傾人戚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流連泣下樊通  
德擁髻淒然江總詩翠眉未畫自生愁玉臉含啼  
還似笑兩心相喻色授魂予艷冶之尤也茹而不  
吐曰納玉色當歌綠聲增豔是曰聲麗顏

歌長檜兮

箋曰洪适堯廟碑隸釋云檜與榻同張攷法苑珠  
林云夜暖晚遲香銷燭檜又云供養三尊牀檜  
膳又云遠離廣大床處在小檜廋闢遊仙詩玉房



石楡磊砢洪說蓋有所祖也長楡未詳意借翕字  
翕之爲言未散也庾子山詩但令聞一曲餘聲三  
日飛昔有傳繞梁者翕義歟按列子云反兩楡魚  
而笑注楡他臘反作鱖比目魚也又劉向說苑云  
鄂君子皙乃楡修袂行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以  
比目魚爲楡義殊精異說苑楡字或作楡  
歎曰騎美人何綺旖紛

箋曰歎亦騷之亂也騎從去聲騎美人猶言馬上  
美人也張說詩佳人蹀駿馬杜甫麗人行當軒下

吹景集

卷十二

四

馬入錦茵此狀舞人翩幡如馬上也綺旖一作猗  
猗用修云卽猗儺字楚辭紛綺旖乎都房注言被  
服盛飾也相如楊雄傳俱有之注猶阿那也服虔  
曰從風柔弱貌此狀舞袖下垂也紛不理也

嬀柀霜羅衣兮羽旄

箋曰嬀未詳柀古楫通相如賦翕呬萃蔡注衣張  
起也循聲求之翕呬義似可惜劉熙釋名云柀泄  
也發泄出之也然則嬀柀者猶聚散歟荀子云接  
人則用柀注柀牽引之也如以楫權進舟船也然

則嬀柀者猶牽引歟縞衣霜如羽如旄云者喻舞  
衣之懸曳也

夜褒圭玉珠參差句妙麗兮被雲髻

箋曰褒博裾也珠玉參差周穆之玉衣吳都之珠  
服也王孫子云衛靈公宮人隋珠照日羅衣從風  
秦其聞衛風而起者歟珠入夜不冥故曰夜褒舞  
賦華袿飛髻注髻燕尾也

登高臺兮望青埃句常羊啖

箋曰淮南子青泉之埃常羊見西漢禮樂志注猶

吹景集

卷十二

五

逍遙也楚辭之尚羊相伴彷徨吳王傳之方伴李  
夫人賦之幼眇相羊同訓師古注相羊猶翱翔也  
廣雅曰徜徉戲蕩也飛燕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  
而就新常羊之證也啖當作啖音閃說文啖啖暫  
視貌唐小說載術士相裴夫人目脩而緩法淫用  
修云脩湯勞切啖也楚詞嫉光眇視目曾波淮南  
子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眇所謂啖也三都賦注  
云睽睽音閃釋顧視貌也或曰啖古作啖一作啖  
如陸賈傳啖以利及簡文噉各客之啖猶云餌也



還何厭兮歸來

箋曰歸來者招之之詞漢成帝呼無方為我持后  
后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還何厭兮歸來狀舞  
者若翔而欲去若招而復還也

張按此引只數行而形模殊麗鏤畫若神讀之真

令人蕩魂艷目後世相如子雲之流湛精雕詞不  
踰其範先秦人頰上益三毛手也或曰子以後世  
語詰先秦無議其後者乎應之曰鄭氏解經多參  
漢律邇無徵則遠無譯也持詰六經可也况秦哉

吹景集

卷十二

六

余又隸括其語為一章歌意極了可無箋也酒坐  
俱聽琴言長衰似舞掄何曼奏章却逢顧所矐泣  
喻而妖聲麗顏連娟寒態酌五般騎美人旖旎紛  
霜羅衣珠參差妙哉麗雲髻被登高臺兮望青埃  
常羊睽兮還歸來

晉陌上桑曲亦隸括楚辭九歌余擬之為此

世所傳韓詩汲冢國策諸書非全書

湘山野錄云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  
時胡旦嘗廢在襄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  
之曰奇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

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

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實一束也束帛  
則卷其帛為二端五疋遂見十端夏少沮按服虔通

俗文久不傳今類書中少有存者予閱周易注疏及

韓詩新書俱無此解

容齋隨筆亦載此條以文瑩多疑不可信問康侯云

又修

文御覽引周書美男破產美女破舌

見國策注

藝文類聚

引周書程寤曰文王在翟大妘夢南庭生棘小子發

取周庭之梓樹樹之於闕間化松栢械柞驚以告文

王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大命秋朝士又引

吹景集

卷十二

七

周書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

木以為車終日行又曰於越獻舟又曰蕪澤已竭卽

道掘藕又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

冶斤斧為耜鉏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又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初學記引周書云長勝短

輕勝重曲勝直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徐武之

經也又曰黃帝始烹穀為粥又曰凡禾麥居東方黍

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列子云火浣

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



之皓然疑乎雪張湛注曰此周書所云博物志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刀切玉如蠟茂先亦引周書又史記白魚赤鳥事索隱曰見周書後漢書注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說文引周書曰罔罔升雲半有半無李善文選思玄賦注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之躓於乘傷帝左股又引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菑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

吹景集

卷十二

八

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畱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子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今汲冢書皆未之見戰國策姚寬序云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韻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

纂一事春秋後語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

贊一事藝文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注史記

一事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

一事皆今本所無也又五柳詠荆軻詩云漸離擊悲

筑宋意唱高聲本淮南語古文苑載宋玉笛賦云宋

荆軻與宋玉非同時文苑所載當亦六朝文士假託與李陵書同一廣典然其傳亦已古矣水經

注亦云宋如意和之今燕策無宋意事焦弱侯引韓

詩外傳老筐為崔老蒲為葦及精氣歸於天肉歸於

土二則按弱侯據佛典所引今精氣云云載御覽焦

云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御覽膈作膏毛作髮

御覽張按文選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

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

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尊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

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韓詩外傳曰凡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

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

也今本亦無之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樵報

吳增封之禮今書作甘蜜九党李善文選注引吳越



春秋采葛婦歌曰饑不皇食四體疲又陳音曰蓬蒙傳射於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今書無此語藝文引寶劍事云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渙如水將釋見日之光今趙曄本無此語越絕書有之語小異初學記引吳越春秋云王取蒙曹視之薛燭曰非寶劍也今蒙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斬而辱則墮於泥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蘆上過而墜之斷

吹景集

卷十二

十一

金獸之領飲濡其刃以為利也一云薛燭曰是巨闕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中有四駕白鹿而過者奔車驚今本亦闕藝文又引袁公事云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內之竹以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

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與今本小異又曰越王念吳欲復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嚙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小之急務也又曰夫差帥諸羣臣出國門祠子胥於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又北堂書鈔引越絕書曰闔廬見子胥敢

吹景集

卷十二

十一

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今本並闕乃知唐宋書今之遺佚者多矣安得悉見全書哉

補升庵古文韻語古音畧例

文之時以韻語出奇者汲冢書管夷吾韓非淮南鵬冠孫吳太公兵法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劉向



說苑諸書不能盡載畧紀最奇勝者一二如左如  
老子太玄經焦贛易林黃石素書參同全以韻成  
文者不錄

周書允文解畧云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官校屬職因  
其百吏孤寡無告獲厚咸喜咸問外戚書其所在又  
云死思復生生思復所人知不棄愛守正戶執彼玉  
圭以居其宇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  
定有四小明武解云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敦行王法  
濟用金鼓按道攻巷無襲門戶上下禱祀靡神不下

吹景集

卷十二

十一

其行衝梯振以長旗懷感思終左右憤勇周祝解畧  
此解語語奇勝  
云讀者當觀其全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  
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石有王而傷  
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  
福為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  
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又曰木之伐也而木為  
斧賊難而起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  
誰死誰生吳越春秋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范  
蠡曰峻高者墮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

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盛衰公孫聖曰  
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種蠶曰吳毅忠臣伍  
子胥今不伐吳人何須越絕書計倪曰應變為動隨  
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又曰惠種生  
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  
後生者未必不能明范蠡曰黃帝之元執辰破巳帝  
王之氣見其地戶子貢曰薦一賢得及身任一賢得  
顯名又曰道者先生萬物不知老曲成天地不名巧  
說苑云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

吹景集

卷一二

十一

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  
下不可一又曰貞良而亡先人餘殃徂履而淫先人  
餘烈又曰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  
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  
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又曰一浮一沒交情  
乃出又曰中不方各不章外不圍禍之門直而不能  
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  
無曰云云又曰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  
保國韓詩外傳云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愛



仁義沉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史記李斯傳云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又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振動者萬物作又龜策傳純用韻語當全讀之鵝冠子云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四致間以止息歸時離氣以成萬業又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又云至博不給知時何羞不肖繫俗賢爭於時細故製刺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于言萬

吹景集

卷十二

十四

吹景集卷十二

終

吹景集卷十三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合疏董彥遠除正字謝啟

閔康侯吾僚壻宗伯曾孫中丞弟也稚節嗜古擅淹通之聲其所著歐餘漫錄為澹園眉公所印可近復有梅聽錄一書綸巾辨出晦伯元瑞意外升巷復生當首肯康侯矣吾家彥遠正字啟即因學翁不能詳其所出康侯以數年排纒力探微剖願

吹景集

卷十三

一

語語分疏之繫瓦編所云未盡解者一旦抉其藏而發其滯伯厚有知不曠世稱大快哉康侯自云得十之八余復得為卷為端一義又康侯疏其事而未闡其意效李善注文選法也余復求彥遠意疏之并質康侯吾兩人得十之九且留其一以待來者彥遠啟載困學紀聞康侯注已行世茲并錄僕之所疏者如左

彥遠啟曰殘經不悟于郭亡闕文徒存于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書殘



武殫頌亂湯齊烏寫混淆魚魯維揉增河南之邑  
為維滅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舉不從卒絕下則  
對因去口聚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定文于  
六穗之禾訓同于導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為宗  
丁尾亂真鉤須失實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為卷  
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隸  
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鎖定銀鑄之名車改金  
根之自知一束二縫之為來指二首六身之為亥  
邾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羊國史傳疑攷義共惑

于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用合樂  
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  
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禾  
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干兼三十七未足語世梁  
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誤存舟二間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閭  
歲經不悟于郭亡闕文徒存于夏有

康侯疏曰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杜注經闕誤也  
公穀以上文赤歸於曹連郭公讀謂郭公失地之

君赤其名左傳成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  
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注  
闕文失新築戰事余向輯三傳備錄此條一時失  
憶得仲任生甫語恍然

遐周疏曰莊二十四年郭公胡文定曰此郭公也  
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齊桓公出遊  
於野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  
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  
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  
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  
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康侯疏曰史記石建為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  
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譴死矣  
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為天水郡  
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  
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



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

康侯疏曰左傳宣六年引康誥曰殪戎殷殪即壹

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齊

人言殷聲如衣衢按壹戎衣武城文啟指為殘似

據康誥郭忠恕佩觿集云近烟為殪注禮壹戎衣鄭云壹當為殪

頌亂湯齊

康侯疏曰長發至于湯齊傳齊如字禮記間居注

音躋正義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下文聖敬日躋

吹景集

卷十三

四

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

烏寫混淆

康侯疏曰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烏為成馬

又野客叢書序云轉烏為鳥則本文寫字似有誤

遐周疏曰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

康侯疏曰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

以魚為魯以帝為虎

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為隋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

而加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

遐周疏曰洛改雒見魚豢魏畧顏師古地理志注

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楊堅去辵作隋見野客叢

書按說文雒鳥名在佳部又馬名見詩魯頌有駟

有雒皇覽云孔子墓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鸞檀

之樹魏齊民要術作漢古今人表舜友有雒陶秦

有大雒華陽志蜀廣漢有雒縣山海經肅慎之國

有樹名雒常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光武或據此改

吹景集

卷十三

五

之若春秋書會戎於雒用修引以證洛之為雒不

始於漢殊誤春秋中雒字當亦後人所改太史公

載禹貢伊雒瀍澗亦可援以證洛之舊為雒乎隋

音妥裂肉也見說文及路史升菴本之按史記天

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宋均云南北為隋隋謂垂

下也楊堅其或以天星為國號乎又周禮守祧職

云既祭則蒞其隋與其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

沃灌器名鄭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

以依神又大祝職隋爨逆牲注隋爨謂薦血也小



祝職贊隋贊徹贊奠注隋尸之祭也儀禮特牲少

牢皆有隋祭之事今文或作綏或作綏或作綏戴記曾子問曰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注綏本作隋釋文

隋許規反又許恚反毛詩破斧箋云隋釜曰斧隋

徒禾反又湯果反注隋狹長也又戴記禮器注云

禁如今方案隋長局釋文隋他果反廣雅媿媿娃

隋好也懷就息隋歸也俱大果切乃國語晉辛俞

云隋其前言又借作墮字用矣士虞禮墮祭之墮

注引周禮藏其墮為證衛風棗之落矣其黃而墮

吹景集 卷十三 六

毛傳隕隋也公羊注邲之戰指隋舟中漢鄒閣頌

亦云遭遇隕納人物俱隋又方言隋耗易也謂解

耗也音他臥反則隋墮義本相通矣然則隋有六

音曰隨曰綏曰隗曰陀曰妥曰墜亦有六義曰裂

曰墮曰垂下曰狹長曰好曰歸

張按水經注廣漢雒縣之雒亦作洛外域記曰交

趾有雒田隨潮上下升菴引此雒作駱音架又水

經注隨皆作隋字引隋侯之珠以為即春秋之隨

國鹽鐵論云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沈約

宋書云西隋縣漢屬梓柯晉屬與古字並作隨然

則隨隋本可互用也

避上則舉不從辛

康侯疏曰說文舉字從辛從白舉人蹙鼻辛苦之

狀秦以舉字似皇字改為罪

絕下則對因去口

康侯疏曰山堂攷索古對字本從口漢文帝去口

從土

遐周疏曰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王

吹景集 卷十三 七

勉夫云觀大夫始鼎銘則對字從土者舊矣彥遠

豈未見鼎銘耶按始鼎銘曰大夫始對揚天子

遠此書當在

作啟後也 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

康侯疏曰晉書棗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王莽

末疎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

去疎之足遂改姓束又攷路史云盧雷陳甄既云

聲轉仇棗棘則謂仇攷豈惟不學之過亦不識

字所致不來為棗棗陽本棘陽是知棘



祗棘據之改為棗非避仇也升菴有棗棘象形說又按漢書廣姓从充非束也

遐周疏曰充古荒字見陸德明易釋文楊子雲集

又廣雅云兄充沛大也疏說文作宛从爻疋或作

𦉳或作疏無从來者詩韻輯略踈字下云通作疏

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

康侯一曰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

雙觥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

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

史集

卷十三

八

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

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觥共抵之

獸不得云犧也衡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

文選俱从寸說文據史記所從解禾名不知漢書

注自解釋也若李本寧以董啟從小查字書無導

字恐傳寫之誤張按導作導古八分書有此法見後魏吊比于文

遐周疏曰焦弱侯以導為導從之官如今儀仗司

誤嬾真子云前漢百官表少府屬有導官掌米穀

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

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食考其損耗

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畧

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

以此問舅氏張君笑云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

瓦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

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為導遂併官名失

之可一笑也張按馬永卿此論可與顏氏相發明

者故錄之

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為宗

史集

卷十三

九

康侯疏曰北史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

八十宗徐遵明曲為之說

遐周疏曰此玉海所引文也按北史儒林傳徐遵

明字子判好聚斂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畱衣物以

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見鄭玄論語序云

云因曲為之說其僻也如此

丁尾亂真

遐周疏曰莊子曰丁子有尾李願注夫萬物無形

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



曰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  
丁字作丩是無尾也故曰亂真澹園駁姜平子不  
曲之說失之矣說文丁作丩下作丁丁字本直而  
不曲又按王勉夫云不識一丁乃个字非丁字蓋  
个與丁相似傳寫誤耳用修元美俱引此事元美  
復有論辨不甚快人意不證說文豈知字學之原  
耶循按丁子有尾上下文俱言事理所必無者即  
鳥頭白馬生角之類而詁者妄以左行曲波爲  
尾誤人  
千古

鈎須失實

吹景集

卷十三

十

康侯疏曰荀子不苟篇鈎有須注卽丁子有尾也  
丁之曲者爲鈎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

遐周疏曰按說文鈎曲也鈎作鈎丁之曲者爲鈎  
今鈎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康侯疏曰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  
越爲肖以齊爲立困學又誤以立爲六

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遐周疏曰禮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卷或作袞字之誤  
也正義云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  
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  
也知端當爲冕者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  
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  
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  
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

篆形誤偽誰正雲與之祁祁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詩云有淪萋萋與雲祁祁毛

吹景集

卷十三

十一

傳云淪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淪已足  
陰雲何勞復云與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  
又升菴外集漢無極山碑與雲祁祁雨我公田王  
介甫有雲之祁祁詩

遐周疏曰呂氏春秋引有淪淪淪與雲祁祁較今  
詩淪字淪字雲字異韓詩外傳同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

康侯疏曰說文鉞車鸞聲從金戊聲呼會切詩曰  
鸞聲鉞鉞俗作鐵以鉞作斧戍之戍非是循按今



庭燎作噦噦

鎖定銀鑄之名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鑄

鑲銀鑄大鑲也世誤作金銀字孟烈太子嘗作詩

云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

車改金根之目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

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之為來

吹景集

卷十三

十二

康侯疏曰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麤一束二縫象

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為亥

康侯疏曰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邵章立信救時惟正千四羊

康侯疏曰東觀記馬援上書城臯令印臯字白下

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

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

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張按郭忠恕引此云成臯令臯

字為自下羊丞印四下羊半土刀及非羊也

國史傳疑考義共惑于三豕

康侯疏曰家語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

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問諸晉史果曰

吹景集

卷十三

十三

已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

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

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

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益一刀若明府其臨益州

乎果然唐元翰林寄薛校書詩謂公侯欲夢刀

遐周疏曰按說文秀字作秀從禾從乃不從九也

州字作州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

康侯疏曰文獻通考魏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爲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遐周疏曰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

康侯疏曰易蜥易蠱變守宮也象形從勿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

吹景集

卷十三

十四

遐周疏曰按餘冬序錄吾子行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云日月爲易子行不從其說吾衍此論彥遠先之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

康侯疏曰後漢書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遐周疏曰說文泉字作泉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康侯疏曰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炎同起事實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張權輿欲傾裴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用單非字似正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糸傍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刺本疑誤升菴載張謠從緋因謬若川學雖知謠爲炎起而不知二

吹景集

卷十三

十五

謠有緋非之別也

四十八安取于桑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捷爲太守四十八果卒

遐周疏曰何祗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桑字从四十八按說文从叒从木不从十从八也故曰安取下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

康侯疏曰史記秦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駟家藏舊刻世有七年三十為世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殘志銘亦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見金薤琳琅餘冬序錄及韻瑞未知與啓合不

遐周疏曰說文世字作世从舟三十并也音撤三十年為一世七字作古从一世傍作七似七字乃从舟而曳長之不从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味景集

卷十三

十六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康侯疏曰漢書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又玉海仲尼見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

遐周疏曰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康侯疏曰尉律見說文敘及江式論書表王伯厚

云藝文志謂漢興與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律即尉律也

遐周疏曰按漢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不誤存舟二間之為航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亘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典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

味景集

卷十三

十七

遐周疏曰說文亘从二从回恆从心从身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自施恆也恆古作恆顏黃門語本此今大雅作恒之秬秠毛萇傳云恒徧也孔穎達云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恆為徧恆之為亘亦當時傳寫之錯衢按鄭箋恒古鄧反本又作亘正義亦言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

安識門五日之為閏

康侯疏曰左傳晉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杜注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玉為五字月為日字



晉攻鄭門門各五日自癸亥至戊寅凡十五日也  
彥遠名道廣川人上世多蓄名蹟當宣和時道  
君好古從遊秘殿又知識之家示以所藏鑒別  
批駁著書畫跋若干卷嘗謂黃長睿異書不可  
不看適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事  
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  
負人也夏日蔡居安會館職於道山食瓜令徵  
瓜事彥遠連徵悉有依據聞所未聞坐客歎伏  
觀此所稱博物君子非歎宋史文苑不爲立傳

吹景集

卷十三

十八

他文亦少流通使困學翁不載此啓此妙語如  
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不再見然使吾兩人不  
參互考究誰知其語之所從者吾兩人用心亦  
良苦矣復取昨疏稍加竄定蓋以答夫紹廣川  
家學者合疏之意云天啟甲子四月只園居士  
閔元衢

陳眉公答康侯簡

前讀吾丈與遐周合疏董啓真 國朝第一奇  
博卽起用脩元美兩先生而問之愕不知置對

弟如蹇衛豈能追穆王之駿列子之風乎已矣  
不敢復敘矣當刻之稗官家傳示海內使寒膚  
兼腹者見之知江東有如此兩異人耳

附疏洪周啓語

困學紀聞云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  
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柳卯本同勿婦外孫之  
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康侯疏曰後  
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內無鉤頸之禍外  
無桃萊之利章懷太子注云案左傳謝息得桃

吹景集

卷之十三

十九

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  
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  
終輒改萊爲棗展轉乖僻爲謬矣啓正用注成  
句傳寫復誤以萊爲菜○吳志注虞翻別傳翻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古大篆卯字讀當爲  
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學齋佔畢云尚書堯  
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以爲羲仲宅暘谷之  
對其義坦然明白而周禮縫人承髮柳之材鄭  
注引書曰柳穀然考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暘谷



睨乃昧字史記堯本紀昧谷徐廣注一作柳谷  
是鄭原以昧為柳而徐因之虞何以云爾○世  
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  
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瑩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  
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  
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  
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  
女子也於字為好瑩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  
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

吹景集

卷之十三

二十

不及卿乃覺三十里孝標注謂碑在會稽魏武  
楊修未嘗過江而青瑣集猶有曹與劉孫微時  
嘗會京口之說○南史賈希鏡傳家傳譜學宋  
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  
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  
見遇按晞為青州越為東海王二人並顯懷愍  
間

吹景集卷之十三終

吹景集卷十四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補書記洞詮九則

宣城梅禹金輯洞詮一書網羅千載雙引萃梵獨  
遺傳大士及梁隋諸帝書余就雙林傳錄閱之得  
大士奉梁武帝書二狀一武帝詔一答狀一釋菩  
提等書一隋文帝書二煬帝書一

大同元年九月二日大士遣傳睨奉書於帝曰雙林

吹景集

卷十四

十一

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有如  
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欲  
施人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洞詮所輯僅中大通六  
年正月十八日一書耳  
帝詔曰若欲見願甚佳也

大同五年大士重入都行至鍾山以狀上帝曰帝豈  
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  
無心俱入於實相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

大同六年大士復至都下止蔣山遣傳睨奉書於帝  
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



皇帝性合正道履踐如如大士為菩提下而故高皇  
帝為菩提高而故下機緣感應故成佛事今者故來  
普勸一切同脩正道謹白

陳太建五年雙林寺釋菩提等作書與朝貴曰伏惟  
亡師大士在世之時頻請梁武帝弘通正道多逢惱  
障請朝貴為護法檀越並蒙弘獎今徒眾弟子奉遵  
遺教紹繼慈旨輒依先仰請為護法特願垂許於是  
廷率貴以下至於士庶具題爵里願為護法檀越者  
其眾按菩提等又啓宣帝請護法帝答書可之今此  
錄及宣帝書  
緣中失載

吹景集

卷十四

二

隋開皇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文帝作書與沙門惠則  
等曰皇帝敬問惠則法師如來大慈矜念羣品救度  
一切為世津梁朕君臨天下重興法教欲使三寶永  
崇四生蒙福汝等歸依正覺宣揚聖道想勤脩梵行  
殊應勞德秋暮已安道體如宜也今遣使人指宣往

意 洞詮備輯仁壽元年正月十五日一書禹  
金從閣帖中錄出辭亦小異又闕年月

開皇十八年帝又與書曰朕受天命撫育黎元尊崇  
三寶情深救護望十方世界一切含靈蒙茲福業俱  
登仁壽汝等栖心淨土投志法門普為羣生宣揚聖

教又知比來為國行道勤脩功德當甚勞心汝等弘  
此慈悲精誠苦行廣濟眾品深慰朕懷既利益處多  
勿辭勞也

大業元年煬帝書曰朕欽承寶曆撫育萬方思弘德  
化覃被遐邇况復昔居蕃屏作帝江都所管之內臨  
踐日久興言惟舊有異常情今者巡省風俗爰屆淮  
海山川非遠瞻望載懷薄寒道體清豫廣脩淨業實  
足津梁既以弘濟為心不為勞也

黃子野

吹景集

卷十四

三

黃子野字仲唐時侯官人也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  
年十三從之其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伍徵時  
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呼曰能生得人者  
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伍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  
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非孝  
也遂去為人僕賃主人微問救伍事義其為人陰倍  
其償乃為小賈之息久之既蓄藏以其半為親甘毳  
費以其半散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  
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見知於人遂變姓



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為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令福州觀察使處置物色之得之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簑獨臥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旦日雪霽會傳舍

吹景集 卷十四 四

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此事出閩中徐典公榕陰新檢周虞卿近以遺余得此喜甚遂錄之

離湖

豫章宗室鬱儀箋水經注胸中具數百卷成書方可辨此真地志中第一奇書也第其箋離湖一則不無小恨酈元云沔水又東有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鬱儀云今國語中無石郭象舜語張

按吳語申胥諫吳王伐齊曰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舜韋昭注云闕穿也陂壅也舜堊九嶷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鬱儀嗜古不減河間往歲所著玄覽直欲使宛委失色此段當一時失檢耳

嬰蘭

吳越備史載錢鏐題湖州嬰蘭堂詩初疑郡故有碧澗堂似寫手偶誤及讀古樂府作蠶絲云桑桑感陽

吹景集 卷十四 五

風阿卿嬰蘭婦蓋江南蠶務獨盛吳興唐人或采此名堂耳嬰字殊費解或曰嬰具童稚義如左氏之稱季蘭者

鳥語

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啾啾事以為未知所出澹園云出論語疏張閱邢昺書了無一語及此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

牛僧孺好石

胡元瑞駁用修云牛僧孺不聞有好石事李德裕有



平泉醒酒石恐楊因牛李誤舉之按唐書僧孺留守東都多致嘉石美木與容相娛樂英華有白樂天太湖石記其畧云丞相奇章公嗜石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纍纍而致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石有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又鄭虎臣吳都文粹載僧孺題太湖石詩二十韻其畧云醜凸隆

吹景集

卷十四

六

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訪將行際疹微寒早輪困數片橫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漆魔力消煩破宿醒媿人當綺皓視秩卽公卿夢得樂天俱和之東坡石林亭詩云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樂天子瞻之文明著如此而元瑞云云何其莽也當時牛李俱有石癖奇章石獨得香山月旦贊皇於此輸一著矣吾郡陳君潤祖勝國時進士也其記采菱渡石云牛李交相嘗毀如冰炭品甲乙戒子孫嗜石如出一人嗟乎使二

君者以嗜石之心輔世鹽梅相濟何至蠻觸紘紘哉

少陵詩

少陵詩鸞鳴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按西京雜記曹元理善算術嘗從其友人陳廣漢羊豕鸞鳴皆道其數杜借用西京事也又出門復入門兩脚但仍舊兩脚二字本齊民要術種胡麻截斷兩脚語

鸞鶴妃

秦少游有所盼山谷戲以詩云誰饋百牢鸞鶴妃按朱彥時黑兒賦曰忿如鸞鶴鬪樂似鸞鶴喜黃詩祖

吹景集

卷十四

七

之夫丹脣皓腕故是佳人本色乃晉惠之南風劉儀之媚猪都以玄質爭妍狐妖椒掖少游所盼亦異乎碩人之章矣

詩押於字韻

傳伯壽啓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手是以歇後見奇者 康侯

於之爲言于也押韻未有用之應劭風俗通引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于此矣大涅槃獅子吼品云如蛇鼠狼各各相於常生怨心金光明經懺悔品云願諸衆生色貌微妙各各相於共相愛念蔡中郎書岸幘廣坐舉杯相於曹子建詩廣情故心



相於古樂府讀曲歌君行負心事那得厚相於唐太宗詩調軫坐相於少陵詩良友幸相於本此又史記相如上林賦云垂條扶於郭璞云扶於猶扶疏也庾新野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林於竹名見戴凱之竹譜不同前訓退之示兒詩云東榮饌親賓冠昏之所於造語太詭未可為後學式詩林廣記載韓詩作冠昏所係於

按萃嚴清涼鈔云如來具足六十四音以聲有八轉一曰體二曰業三曰具四曰為五曰從六曰屬七曰於八曰呼乃至七補盧鍤是所於聲如客依

主故云於也於即依義觀此則韓詩似有所本盜其語又欲火其書乎昌黎何以置對

史集

卷十四

八

玉腰蠟車

高似孫錄常袞虹玉圍腰語以為奇雋按洛陽伽藍記云貂蟬耀首寶玉鳴腰鳴之一字借堅白意也又魯直有裂史粘窓語攷謝儼得范曄後漢書本曄敗盡蠟以覆車鳴之與圍粘之與蠟何啻尋尺六朝人用字不肯草草如此

梁簡文七勵云緣腰白玉帶珮黃金綠腰語亦勝

又梁謝郁與何敬容書鳴玉在腰伽藍記本此

文人相祖

曹子桓第云文人相輕初不言文人相祖也張平子七辨云形似削成腰如束素邊文禮章華賦云體迅輕鴻榮曜春華今學士家但嘖嘖東阿語耳石徂徠擊蛇笏銘云在齊為太史簡在晉為董史筆樂天冷泉亭呂溫號州三堂二記都以四時寫景物希文狀岳陽文山歌正氣一擷其菁爭光日月文之顯晦有數哉然愚謂蘇公學韓白公學杜尤是翻着襪手若

吹絮集

卷十四

九

但以形骸求之魯男柳下有甚干涉

察書

漢西嶽華山廟碑書佐新豐郭香察書趙德甫歐陽永叔金石錄俱載之二公都不著論辯永叔之子斐謂為郭香察所書極誤洪氏隸釋以郭香為人名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耳洪說頗近之猶未快張按道安法師撰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云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予以此證察書之說渙然無疑蓋安公東晉間人去漢世



不甚遠謝朓三日曲水宴詩云長壽察書龍樓迴  
察書之說殆當時常談後來便復茫然紛紛置喙恨  
不以此語都太僕也後漢書律曆志熹平元年有治  
曆郎中郭香豈卽其人耶

博物信是難事

宋景文筆記黃長睿東觀餘論二書證據精審似無  
遺憾乃蔡之爲過核之爲郁李卯非柳字朴有樸音  
跋篆出碧落碑礬石誤劉表事璇題不同題榜甘蔗  
舊無從竹李衍樓鑰拳拳爲二書摘瑕不敢持耳食

吹景集

卷十四

十

誤來學真黃宋兩家鼓吹也近世惟用脩元美稱博  
綜最婺州胡元瑞跋扈自雄幾欲與吳蜀鼎立乃汝  
南有正楊相傳聞亦有正王婺州幸未聞議其後者  
近閱其書如夷羊在牧僧孺好石二事稍爲正之至  
雙樹幻鈔一種所錄經藏某經幾千卷某經幾百卷  
全据西遊記中誕語以侈多聞其間又稱論爲經殊  
可怪笑試一閱聖教總目元瑞敗關立見矣元瑞稱  
用脩有二癖至以迂怪滅裂譏之且曰求忠臣於楊  
氏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元瑞豈真謂霸氣未消

後來者竟不敢以一矢相加遺耶余胷中有幾卷書  
輒敢生此狂語年來覺百年一瞬學古無涯實見博  
物是一難事但願多讀書晚著書向蠹魚場中與諸  
賢把臂其行便是極樂國土以此自勗并勗同調者

星經劍錄

星經傳漢甘石書其叙須女四星有台州婺州之目  
與爾雅之零陵長沙何異隱居刀劍錄載唐李章武  
名又楊玉夫候織女蒼梧慙態也而移之昇明帝隱  
居嘗以一事不知爲深耻迺居恒目擊者反消訛若

吹景集

卷十四

十一

斯哉或謂隱居特好說劍真詔中所稱尸解蓋劍術  
也又云但育神劍與之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好事  
者因傳會之成劍錄一書云

弟子學文解

除却孝弟更有何學謹者謹乎此信者信乎此愛人  
者推乎此親賢者輔乎此皇皇焉日無暇給可謂之  
有餘力矣乎餘力云者爾室屋漏不動不言離父兄  
師友之側云爾也自以爲孝也弟也謹信也親且愛  
也夫不有大杖則走之爲孝而飲此有後之爲弟乎



夫不有不言温樹之非謹而水至踐期之非信乎夫  
 不有容貌若愚者之不得為衆而行違色取者之不  
 得為仁乎此之不可不學也學之者置其身於古聖  
 賢之林直見古聖賢若何而言若何而行若何而為  
 言行之根抵一息不可對聖賢即不可對父兄不可  
 對師友學之學之矻矻汲汲無罔無殆事親從兄手  
 舞足蹈一身之文也左紛右袂味爽而朝日入而退  
 一家之文也宗族鄉鄰人無間言一鄉之文也惟孝  
 友于是亦為政一國之文也推而行之東海而準推  
 而行之西南北海而準甘露天降醴泉地湧兩間四  
 海之文也舜孔子終其身無時而非弟子者也原壤  
 終其身無時而為弟子者也賜之願息求之自畫予  
 之食稻衣錦可以為弟子而不肯為弟子者也子與  
 氏乃所願學為弟子者也天下皆弟子則天下皆堯  
 舜天下皆學問文章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兼弱攻昧解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解者參  
 不得其說雖坡翁未有論著如蔡傳所云弱者兼之

歐景集

卷十四

十一

昧者攻之此戰國縱橫家言假仁之霸不為而玄玉  
 為之耶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  
 之鷦鷯之為言兼也兼之猶兼容也攻之猶他山之  
 攻也兼之如小白城魯鹿門重耳戰城濮解宋圍是  
 也攻之如使人問葛奚為不祀葵丘之誓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是也苟其真昧益堅文告不入兼之不  
 可攻之不能鳥獸行謂之亂狎五常謂之侮時日曷  
 喪謂之亡斯取之而已矣其不幸而兔爰雉催流離  
 瓊尾則推而立之其僅存而無援則擁而固之取也

歐景集

卷十四

十一

者為未亡必亡者言也推也者為既亡而可使不亡  
 者言也誥終繼之曰殖有禮覆昏暴蓋於是而仲虺  
 之指昭昭矣

詩箋解孫字

商風公孫碩膚赤鳥几几毛傳云公孫成王也赤鳥  
 人君之盛屨也鄭箋云孫遁也言周公遜大美而不  
 居也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箋云孫順也言遺  
 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也僕謂古多借用然必本字不  
 可強通方豎別義若鄭氏定以孫為遜亦何異張



鑿空然毛萇謂公孫卽成王繆且非幽公孫耶毛據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赤舄爲上故有人君盛屨之說王錫韓侯玄衮赤舄獨非諸侯耶二詩孫字俱當如字讀未敢以康成爲墨守

神仙不掃文字

葛稚川爲將兵都尉從討石冰有勲朝議爵之不肯受願博觀秘府異書如此宵懷自是句漏丹砂種子華陽宰相前後一轍得爲才鬼猶勝頑仙神仙初不掃文字八會真書故非不識字漢所擔青羊君云絕

吹景集

卷十四

十四

學無憂直謂涉而不畱耳如必掃盡墨卿才登仙錄則咸陽一炬何竟爲徐市所給乎周公謹稱其先人酷嗜書至鬻負郭之田供筆札之用余謂俗情不染方能說法度人卽此現是神仙那必遙尋方丈忍饑誦經作天際想所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也其出是塵土

山海經巴國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用脩云謂其地清曠無塵埃誤按郭注云言殷盛也楊雲蜀都賦云埃教塵拂萬端異類財物繞瞻蓄積脩具左太冲云

市鄆所會萬商之淵二賦乃山經注脚也如用脩云云長安陸海果亦遙指瀛渤耶渠所引水壺浸兩儀之句可作洞庭咏耳

用脩不曉彖字

蜀夾江縣酒官碑分書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闔北抵湖出爲彖闔中之館用脩僅引唐韻彖卽亦字未詳其義按亦古掖字說文云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漢書高后紀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傍若人之臂掖也掖腋古通亦闔卽掖門也

吹景集

卷十四

十五

黃陵廟

以下箋闕于京湘煙錄

岳之黃陵癸比氏墓癸比氏舜第三妃二女者癸比氏出也一曰宵明二曰燭光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又云舜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說者見堯典有二女之文遽以爲堯女舜妃厥妄甚矣羅長原云張謂長原不信秦博士漢校書卽而沾沾皇甫七安語豈黃陵定案哉第存而不論可也

海陵王志



按東觀餘論云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脫書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曉夜何長石本云晚夜當以石本為是張攷韻書云晦而月見西謂之眺玄暉當從眺不從眺也

郝閣頌

按曾子固金石錄嘉祐間晁仲約得郝閣頌以遺余稱武都太守陽阿李翁之所建永叔以為李會非也

吹景集

卷十四

七

頌中又有功曹吏李旻歐亦不錄廣川書跋云郝閣頌醜散關之嘲潔徒朝陽之平慘潔當作濕慘當作燥醜當作易又頌云遭遇隕納人物俱隋所云隕納者則以傾墮地壤自納於淵也丁度集韻潔潔濕三字同用脩取濕燥之說更以嘲為潮以醜為釋攷漢隸楊厥碑繁陽令碑醜俱作釋未有作易者彥遠何以有此言又漢隸分韻載此碑云在興州髦作氐溢作盆鬼作甌滿作漏瘠作瘠苦作苦皆歐公所未載碑中行李作行理聞此此字作屯與草書同尤可異

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治河得之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然不言為何人書也元王惲跋此碑始定為蔡邕書都玄敬云碑今在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心竊疑之江陰徐子擴嘗得舊刻雙鈎其字近以惠予與此殊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云云按漢隸分韻載此碑策作箒勳借薰書作憲奄作淹孩借咳蹤借縱穢作載踊作

吹景集

卷十四

七

颺字畫奇險今不復見玄敬君房錄此俱從俗書僅薰字淹字縱字從石本耳  
鄭璠為象江守輦石歸費錢六十萬  
薛林太守作此狡獪榮陽是牙後慧耳子瞻云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老人真得九華三昧然不如向印閣黎作供尤覺淨保保赤灑灑遇明眼人舉似昔有舉鄭璠輦石因緣者一人應聲曰這痴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今自負真經濟者大率類此



蒲萄

魏肇師說蒲萄引魏武語酒醉宿醒掩露而食蒲萄  
一作蒲陶見史記大宛傳一作蒲桃高祖報尉他霍  
光妻遺淳于衍皆以蒲桃錦陸翹鄴中記亦有蒲桃  
錦按酒醉以下諸語載曹子桓詔武字當作文酒醉  
詔作解酒詔又有除煩解餽語亦勝掩露二字從來  
無有道着者

唐進士櫻桃宴

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賜蔗漿寒此右丞櫻桃詩  
吹景集 卷十四 七  
也僕謂櫻桃何能熱人熱從蔗漿生耳朝受命夕飲  
冰亦豈櫻桃崇耶酸措大不以進士兩字着胸中日  
日蔗漿在嚙矣劉氏子大是俗物

宋高宗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

李北地硯銘云世以眼貴女而無此人其瓦礫女題  
知英雄之見略同今區區於鸚鵡云者却被陶弘氏  
換却你眼睛了也北地銘研在余家

學齋佔俾載張曙擊甌賦

此賦已錄英華中按飛燕外傳云帝以文犀簪擊甌

此為擊甌祖系庾肩吾狹斜行云三子俱來宴玉箸  
擊清曉不知馬處士傳得劉郎正派否又段安節樂  
府雜錄云武宗朝郭道源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  
十二雙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筋擊之咸通中有異嶺  
者亦善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楊用脩亦云蘭相如  
請秦王奏盆甌唐人擊甌今人水蓋殆祖之

夷白參詩話

太白題所寫詩後曰賀生為我辨之汝年少眼明載  
夷白參詩話張按跋語殊不類青蓮濯魄水壺自是  
吹景集 卷十四 七  
本色賀生語豈指乘船叟耶賀監年八十餘迺還越  
年少眼明復何所指

司空圖詩賦

表聖詩云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此賦  
亦有戰昆陽走虎豹氣象然使香山居士何處生活

箋溫庭筠錦鞋賦

賦畧云耀榮織女之東足嫵姚婦娥之結璘碧纈  
湘約鸞尾鳳頭鞦稱雅舞履號遠遊匍匐非壽陵  
之步妖盛實苧蘿之施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



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

甘石星經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結璘姮娥別名總  
縫中紉純緣也絢履頭飾也周禮黃纁青絢鞶褱之  
舞以革爲履取舞蹈之便也繁欽定情詩何以消滯  
憂足下雙遠遊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妖蟲之蠱古  
冶字梁武東飛伯勞歌平頭奴子繁履箱所謂蕭郎  
始見也漢后云者馮無方於太液池持飛燕履也

同昌公主九鸞玉釵

南齊書東昏爲潘妃造琥珀釧七十萬同昌九鸞豈

吹景集

卷十四

子

別是潘物耶蘇鸞真是說夢按薛夜來有龍鸞釵飛

燕有紫玉九雛釵蘇借此作齊諧耳

茄呼伽

因陽雜俎云茄呼伽未知所自攷楊雄蜀都賦盛冬  
青筍舊菜增伽章樵注伽古茄字茄之爲伽舊矣柯  
古曾未見耶

罷亞

罷亞一作穉稷或作穉東坡簡陳季常詩門外罷  
亞十頃田張伯玉閒望詩穉稷西成稻逍遙北海尊

毛滂禱雨詩百里飽看紅穉稷一杯輕愧黑蛇喫王  
永嘉風俗賦云穉稷一空玉粒如峙

瓦松烏韭

崔融瓦松賦云慙魏官之烏韭蘇恭唐本艸註垣禾  
古墻青苔禾也其生石上者名昔邪一名烏韭山海  
經云小華山其艸有艸莠狀如烏韭生於石上亦見  
廣雅謝希逸月賦陳思王綠苔生閣芳塵凝榭魏官  
語本此因陽所云明帝好之當別有據烏韭唐詩紀  
事作烏悲誤

吹景集

卷十四

子

曲有疎勒鹽

洪容叟云唐曲又有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歸國鹽  
唐詩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  
用脩引戴記鹽諸利之鹽音艷鹽者艷之聲轉也薛  
道衡有昔昔鹽詩微之詩葉奴歆浙浙又訛爲浙浙  
矣

蔡肇詩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性高雋見米海岳西園雅集記  
海岳墓天啓銘之荆公子瞻亦參其神契任中書舍



人日艸張天覺制脣人口嘗與子瞻魯直諸人典試  
事載臨川東坡二集及宋史新編文苑傳天啓詩不  
多見曾見其題三茅風雨圖云筆間雲氣生豪末紙  
上風聲聽有無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  
亦琅然可諷也

鄭康成註漢宮香方

畧云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鬻以寒水炭  
四焙之云云閉以黃堇云云今大官加蜜鬻紅螺  
加麝外家效之以珠贖

吹景集

卷十四

三

鬻字誤當作鬻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鬻  
古煮字華嚴鬻香之鬻以鬻賣爲義不可混寒水者  
寒水石也整音牟一音毛詩旄丘釋文云旄字林作  
整或作整周禮瘍醫注合黃整云云釋曰案內則有  
敦整危匝鄭注敦整黍稷器不言黃此言黃者見時  
合和丹藥者爲之本艸蘇頌曰甲香生南海其螺大  
如小拳南州異物志甲香大如甌其屬雜衆香燒之  
益芳又有小甲香狀如螺子取其蒂脩合也傳信方  
每甲香一斤以泔斗半微火煮一復時又以蜜二合

水一斗煮三復時乃以炭火燒地令熱洒酒令潤鋪  
香於上楊爛入沉香末三兩麝一分和搗印成此卽  
漢官方也珠贖疑卽珠胎也甲煎見范蔚宗傳庾子  
山詩

選格

卽選官圖

陸機翁跋彩選云予方從事金冊冊成不死直餘事  
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址思昔作彩戲豈非夢  
耶語亦豪

段成式連珠

吹景集

卷十四

三

段成式連珠銅街麗人石室素女名比大喬居連小  
市云云按沈隱侯賦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  
嫵婉如春郭景純山海經注都廣之野素女所出也  
用脩云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王褒僮約云  
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

水唐

水經註略云蘆縣踈水中有物七八月中好在磧  
中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人欲取  
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臍厥可以小



使名爲水唐者也荆州記云捕其鼻厭可小小使名爲水盧孫汝澄云鼻厭可爲媚藥善使內也

陶隱居刀劒錄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劒投伊水

中厭人膝之怪引水經語亦與今文小異今伊水轉

爲疏水未詳摘其鼻句厭字屬下卽厭勝之厭也按

太平御覽引十道記云涑水亦名襄水襄沔沔中

廬有涑水注於沔此水有物啖人名曰水虎生得者

摘其鼻可小小使之然則涑者涑之誤也荆州記合

諸書語益明孫云媚藥何据使云者如黃公之制忙

吹景集

卷十四

壽

御虎也又山海經云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有獸焉名

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水唐

之爲馬腹審哉海外經云聶耳國使兩文虎黑齒國

食稻使蛇大荒經爲國中容白民之國俱使四鳥虎

豺熊羆司幽黑齒玄股三身張弘毛民之國俱使四

鳥讀此可得使字義矣

筴字義

南部新書載契丹盧文進出獵忽天暗星見土人謂

之筴太平廣記作筴按楊雄方言符籊楚魏間謂之倚伴郭

景純注云似蓬蔕直文而倉江東呼筴音韞詩韻輯

略云筴也一日覆舟竇古樂府病婦行云有過慎莫

筴筴行當折搖又橋名見金陵瑣事楊誠齋江東集

過筴橋詩云輕風欲動没人知早被垂楊報酒旗行

到筴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憲籬又人姓見茅山志

及升庵希姓錄又諸暨有烏筴山見一統志筴字韻

書不載獨廣雅云筴才六謂之筴七夜控堂距也古

府筴字依筴義當從且不從且也 日中見沫未問筴義彼中夷語有

之耳閔子京云或爾時取蓋覆義耶

吹景集

卷十四

壽

張又閱羯鼓錄云汝陽王嘗帶研絹帽子打曲上

自摘紅槿花置帽上筴處坊本作筴誤予以王

夢溪筆談云趙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爲筴上以

方磚甃之然後布瓦予謂此筴字亦筴之轉訛也

且可證蓋覆義

吹景集卷十四



康熙乙酉仲冬立於安亭張維垣家得黃忠節公手書  
自監錄爲錄副本刊入忠節公集矣少時聞之前輩言  
次公谷簾先生亦有手書彙本數種嘗以不獲睹爲恨  
歲丙午偶於書肆殘帙中得先生存誠錄後附自怡草  
數紙簡首有忠節公序及先生小引撫摩遺編欣幸累  
日合之忠節公集不翅莫邪之與于將流散日久而忽  
於延津乎會合也立舉示同人適友人吳雪臣又於里  
中唐氏得先生手錄三種一鶴鳴集一拈花錄一玉版  
錄前有 呂祖師序知係 諸師尊鸞言先生所薈萃

谷簾先生遺書 序

而成者立聞先生同時聖舉唐先生家故有壇席其時  
直言社諸君子並在其中忠節公嘗輯正教錄行世先  
生此錄始亦忠節公之意也嗟乎立於先生之書留心  
廿餘年於茲矣兵燹蠹蝕之餘先正遺文什不存一而  
先生書久佚後出略無闕遺是始白傅所謂在在處處  
有靈物護之者耶抑歐陽公所謂物聚於所好以立蒐  
訪之久先生亦憫其勤而賜之耶後之君子欲知先生  
之大節與忠節公彪炳天地間者讀是書亦可得其梗  
槩矣爰叙所得釐爲八卷錄而藏之以貽後之景仰先

生者

雍正丁未邑後學秦立謹識於淞陰叢桂堂

谷簾先生遺書

序

二



甘簾先生遺像



邑後學陸遵書謹摹

谷簾先生遺書

甘簾先生像贊

矯、先生鍾嶽之靈少而焯掌學底厥成遭  
時不造致命成仁于嗟仁人可名而不可名不  
見先生年少而實其身于嗟仁人不可名而可  
名不見先生與貞文若顏氏之清臣共常山  
而終古日星 邑後學陸炳豹拜題

文學黃先生傳

邑後學侯開國撰

黃先生淵耀字偉恭兄某世所稱陶菴先生私謚貞文  
者也語詳先君所撰行狀先生少於兄數歲既受業盡  
得其緒論家庭間講道論德往往起貞文所未及邑中  
少俊未之或先也乙酉六月邑中義師起先生從貞文  
入城堅守匝月天忽大雨城東一隅崩兵遂大入先生  
掖貞文至無等草菴軍聲益亟曰此其時矣貞文西向  
再拜索筆書絕命詞方畢顧視先生則先縊梁間矣遂  
縊於其左方貞文自癸未登第歸知天下已亂常鬱鬱

谷簾先生遺書 傳

不樂先生每以大義慰解之一日自外歸見幼弟戲於  
庭撫其首泣曰小子何無知時事至此大兄必死節我  
不忍獨生一家不知若何尙爾嬉笑耶時北信尙緩家  
人咸詫爲不祥至是言果驗先生之志定於平日者蓋  
如此先生之外舅曰王貢生雲程字鵬九年老矣甲乙  
之際日與親故爲詩酒之會語不及時事至是兵至執  
之大罵不屈死妻某氏及二女繫繩於腰牽連溺水皆  
死之長女卽先生之配云又有諸生徐文蔚者貞文之  
僚壻也先是率鄉勇禦敵於婁塘力戰死於陣與先生



兄弟並居西里故附書之

右偉恭先生傳蓋據朱先生九初乙酉紀事陸先生翼王爭光錄節取而爲之者也嘗質之貞文之子雲詔雲詔述方瓢張氏聞於釋無等之言曰方先生侍貞文之至草菴也軍聲甚迫貞文乃再拜索筆書絕命詞先生豫爲纒具懸之梁間出步於庭見紅笠者數騎自城而下先生曰此其時也少需必受辱遂扶貞文以繫焉頭噴觸纒墮地一手尙擊先生拾而冠之遂自縊於右兵至啟門見二公尸太息而去無等

谷簾先生遺書

傳

二

在菴中以方外倖免爲言之如此方瓢名懿實向受業於貞文其說似尤可據云

編輯緒言

先生大節與忠節公輝映青史殘縑遺墨散佚良多立按訪廿餘年始得先生手錄彙本數冊編成是書釐爲八卷悉遵先生各錄小引之意非敢妄分卷次閱者諒諸

先生方弱冠卽毅然以聖賢自任同忠節公致命時年纔二十二歲耳存誠錄三卷皆平日讀書窮理深造自得及父兄師友互相砥礪之言隨時劄記者可與忠節公自監吾師直言知過諸錄參看列諸首卷有

谷簾先生遺書

緒言

一

志斯道必於是入焉

自怡草一卷皆先生古今體詩其已附入忠節公集者槩不重錄讀是詩者先生性情之正學養之純皆可見也

鶴鳴集二卷皆先生所輯鸞言發明六經四子之旨可與宋五子書相會通蓋由其時直言社諸前輩求道精勤故諸祖師啟迪備至也入道階梯於斯可得閱者慎毋忽諸

拈花錄一卷玉版錄一卷舊附鶴鳴集後今依次編列



譚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各有真詮同歸正教  
統鶴鳴集觀之三教聖人之蘊具在其中後之君子  
覽是書者勿以鸞言生疑信而沒先生手輯之苦心  
是所厚望焉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又識

谷簾先生遺書

緒言

二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卷之一

存誠錄上

卷之二

存誠錄中

卷之三

存誠錄下

卷之四

谷簾先生遺書

目錄

自怡草

卷之五

鶴鳴集上

卷之六

鶴鳴集下

卷之七

拈花錄

卷之八

玉版錄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終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

嘉定城隍廟東  
首陶煥文店鐫

二

存誠錄原序

仲氏偉恭余以弟而兼友者也偉恭年少於余十餘歲與余同稟過庭之訓以為學自斲余性褊急常患克治罔效而偉恭沉涵沖融終日不見有喜愠色老屋三間執經講習每當夜闌風雨一燈熒熒未嘗聞偉恭暫輟業也歲壬癸閒偉恭謂余曰夫人上壽無過百年黑漫漫地過了日子真可痛惜余曰子將如何曰文章特費見物無與於斯道疲敝日力其中而不以聖賢之學淬勵其身豈不枉了此生余聽其言久之既余約同志諸

谷簾先生遺書存誠錄原序

一

君子為直言社前輩高叔英友人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張德符高德邁侯氏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兄弟門人陸翼王及偉恭凡十四人每月一叙叙則各出日記相質自日用酬酢外讀書所得及所聞先儒格論同儕澆言各隨其所自得書之顯自事為微之至心術之閒誠偽出入互相糾繩不少假故謂之直言如是者蓋年餘余忽忽如故常而偉恭滌盪湔洗日益進於光明諸君子皆以畏友目之嗚呼人特患無志耳有志患不為耳志之且為之口新月異歲不同如我偉恭



予乃益以歎偉恭之不惟言之已也。比輯向口日記粹言錄為一編。即易閑邪存誠之義。名曰存誠錄。謂將藉息黥補劓而請益於余。余曰。求道之要。盡是矣。余何以爾。益抑爾。問潘子賤。藥鏡之說。乎。偉恭請其說。余告之曰。人心鏡也。多識前言。往行磨鏡藥也。識前言。往行而不務修德。是積藥鏡上而不之磨也。積藥不磨。適足以蔽鏡。多言不脩。亦足以蔽心。由此錄觀之。磨鏡藥備矣。而磨之則存乎其人。故不在文字語言之末。偉恭勉乎哉。睿聖武公。老年造道。詩人誦其德。則曰如切如磋。谷簾先生遺書。存誠錄原序 二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一

邑後學 蔡氏編次

存誠錄上

淵少稟庭訓。同伯氏陶庵。淬厲脩途。勤思十駕。每見先儒格論。及師友緒言。足為身心之助者。即劄記之。閒有所得。輒附數言。其中積久成冊。釐訂存若干條。名曰存誠錄。就正伯氏兼貽同社諸君子。息黥補劓之方。將於是乎在焉。嘉定黃淵耀識。學者立志。須從誠正一條路上走。誠正從主敬入手。主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敬在內清其心。志外肅其威儀。存天理。遏人欲。則心志清。正衣冠。尊瞻視。則威儀肅。心志清。威儀肅。便可漸入誠正門徑。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子蓋以舜自勵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方寸閒。同一無累。如此顏之進於舜。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學聖賢第一關頭。守固窮兩字。一生儘受用得。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狀欲學聖人。予觀明道先生酌貪泉詩曰。心中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時年纔十歲耳。識趣已如此。故學者志向須早定。

二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如此纔可謂立志。

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此語洞見識趣。卑下一流五臟癥結。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二

吾輩求道工夫。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能行。能行不能行。只在志氣上分別。志在自立。則勉彊之功。可底於聖賢。志在苟安。則因循之過。終入於凡愚。孟子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古今成器的人。只成於振卓二字。孟氏所謂志帥氣也。古今無聞的人。只壞於因循二字。孟氏所謂一暴十寒也。今後須立定志向。用全力趕辦。莫要等閒過去。學問之患。患一畫字。畫猶愈於暴棄。實卽暴棄。根由不可不戒。

游忽二字。是吾輩通病。游者優游之謂。今日待明日。今年待明年。只圖眼前適意。不顧日後罔功。德業安能長進。忽者忽略之謂。以小節爲可踰。以大德爲難就。自懷寬恕之意。常存苟且之圖。道力安能深固。願與同志戒之。

先儒有言。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許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余謂學者必見得此意。纔能卓然自立。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三

生此語。是何等振卓氣象。方正學先生曰。人或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學。不食則死。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前輩爲學。其言痛切如此。

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上蔡得此言。後來自治益誠切。孔門教人。必曰切問而近思。不務切近工夫。而高譚元妙。上蔡且不可。吾輩可無戒與。二程子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



卻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做一場話說最是吾輩受病處。今後須踏實地做去。一些不落空。如話說十分。便須做十分。不得但做九分。使一分有欠缺處。方是周子教學者。尋孔顏樂處。這樂處孔顏有人人都有。人自無處尋覓。終日坐困愁城中耳。近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兩語。出漸識得樂字大意。但恐未盡於此耳。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學齋見象山講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先儒

谷籐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四

讀書省身如此。我輩日誦數千言。卻未見那一句得力處。可愧可痛。

朱子答詹體仁書。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要說甚的。今日正當返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卻許多懸空說。庶幾平穩。朱子此書。自是學者分明指訣。

司馬君實趙閱道平生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只是得力慎獨兩字。

張思叔讀孟子志士不怠在溝壑一語。忽朕自悟。為學

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學者有志。斯道直須不有其身。方能專心求道。身且不有何况身外之物。斷不在其意中矣。

許魯齋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究竟何在。

楊龜山先生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且看此數語。先儒讀書。是何等細密。

谷籐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五

博學多識。是學者入門工夫。不博學。安能詳說。不詳說。安得反約。吾儒之學。所以異於釋氏頓悟者。正在此處。

論語以時習詔學者。先儒謂時習。即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心之所主。意之所動。即是學。晝之所為。夜之所存。即是學。讀聖賢書。對鏡身心。時刻提撕。警覺即是時習。道腴充足。不愧不作。陰風弄月。庭草交翠。可想見說字氣象。

王陽明先生論志士仁人章曰。人只把身命看得太重。



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把天理都丟去了。不知違了天理。與禽獸何異。便偷生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此言極警痛。學者識得此意。方能打破生死關頭。

薛中離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今且將數語。細心理會。莫放空始得。

薛敬軒先生曰。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六

不絕念。守之勿失。循循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此言足教學者。驚廣而荒。弊病。

歐陽南野曰。不從軀殼念起。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念起。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南野師事姚江。切實爲己之學。於此可見。

陳白沙先生曰。前輩謂學者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觀此可見學問無長進處。只坐胷中無疑耳。問何以無疑。

曰。不學則不疑。

夫人從善如登之難。從惡如崩之易。猛守此心。不使避難趨易。大段極勉強。須知勉強卽成熟之基。所以孔門求仁。必從強恕入手。朱子謂恕是生的。仁是熟的。卽安勉分界。初下手時。卻須從勉字做去。朱子又云。爲學如撐上水船。一篙緩不得。正是此意。

終日在塵中打滾。黑漫漫地過了日子。只坐自治工夫。疏耳。我輩自治工夫。須時時提醒此心。一刻不閒斷。一刻不放鬆。將五經四子書。向自家身上校勘一番。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七

何者。我已能何者。我未能。從已能處求精密。當由淺漸入深。處從未能處求變化。當由克馴致復。處守顏四勿。學曾三省。其庶幾焉。

今之學者。稍著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前輩華允謀戒子弟語。

工夫如春蠶作繭。一絲到底。可謂自強不息。子友唐聖舉嘗以此舉示同人的。的不易。



性命書靜參道理書細讀。善行書勉為。時務書多看。莫作無益。害有益。莫因有為。誤無為。

讀聖賢書務於人知。而不務於為己。務於干祿。而不務於謀道。是以所學皆虛。認假為真。貽誤百年。良可悼嘆。

每日閒。閉戶時多。出門時少。默坐時多。閒論時少。澄思時多。發慮時少。獨居時多。羣居時少。庶幾所學有自得處。

學道須認得路頭清。先將宋五子書。就自家身上校勘。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八

一番。次將象山姚江之書。細細參究。便不走入歧途。近案頭。置近思錄一編。每日潛玩。深思。窮理。以致其知。反身以求其實。覺得此事稍稍有著實處。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觀朱子此語。知為學切不可有厭繁喜徑之意。為己之學。最是涵養體認工夫。常要接續。讀書記覽考據。尚屬其次。程子所謂玩物喪志。非過論也。

吾人為學。須從最喫緊處著力。所謂最喫緊者何。曰誠。曰敬。曰中。曰正。曰庸。曰常。曰嚴。曰密。曰不貳。曰安止。

從此踏著實地去。方可謂為學。

閒時無事。正好讀書。忙時得暇。正好讀書。於書中尋味。得義理出。方陶鑄得性天成。讀書尤須靜坐。不靜坐。心界必不清定。今後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或夜閒坐。一二枝香亦可。總求此心常在腔子裏。纔能讀書。

劉子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則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則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道之障。至言也。

學人以謙嘿為本。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九

德斯聚矣。嘿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陽明先生云。

日記是檢點身心切實工夫。每日所為。夜則書之。書之而見一日中。無一事不可對人。無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慊。書之而見一日中。有一事不可對人。有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歉。求慊戒歉。當於近裏著己處。痛下一番鞭辟工夫。

范文正公以天下憂樂為己任。司馬溫公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程純公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古今大業。畢竟



要直下擔當。莫爲世緣牽掣。枉過了一生。

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道之體不可見。故微道之用不可測。故危其辨。只在毫釐之間。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

天地閒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則不可。蓋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故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道爲實體。神爲妙用。雖非兩物。卻混合不得。道之在人。則道心是也。神之在人。則人心是也。此處不可錯認。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十

先天圖最宜潛玩。性命之理直說得恁地分明。分陰分陽。太極之體立。一陰一陽。太極之用行。玩得爛熟時。便見得一實萬分。萬分一實。無非天地自然的道理。都不假安排造作。朱子言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直截。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形上形下。只是一箇理。卽是一箇道。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眞西山亦言舍器求道。未有不蹈空虛之病。可知學者於事物上無所得。終日譚元說妙總與此身沒交。

涉

有心必有意。心衷官則思。是皆天命中所自有者。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懂懂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無由作聖。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又何盡之有。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學者於此處審得分明。便不走入空寂一路。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十一

念如是。卽是盡誠。若言語思慮閒。時或他逸。卽於誠字有欠缺處。

性命之蘊。不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學者只一惻隱之心。時常活潑潑地。便可求仁。便可入道。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語最直捷。心之不仁。人已非人。要說甚道。周子窗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此言極可玩味。

仁人心也。賅天地人物之精。括中和位育之道。故曰元



者善之長也。而其源總在此心。心是箇核。仁是箇芽。從核子生出。箇芽親親。仁民愛物。道理都在箇中。如齊宣不忍殺觶。梁武不用犧牲。皆是這核子所發。但不能推到民物上。所以算不得仁。中庸言致曲。孟子言擴充。求仁者當於此處著力。

凡人為一善。則心安體泰。為一不善。則色喪神沮。可見人身內。渾是天理。正是性善處。能隨事體察。勿虧此本體。便是盡心復性真實工夫。

呂東萊先生曰。君子欲無得罪於眾。必先無得罪於獨。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三

二語發前人所未發。

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縵乎中庸。所以致用也。南豐此語。是聖賢心學。不是虛寂禪宗。程子之言。具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真積力久。自當豁然有悟入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提醒此心。學者須將身心入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到底方尋得道理。出近人都以此作應舉用。此中毫無實見。更說甚道。

學者須自愛其身。減為人之事。一分即增為己之事。一分卻假有之緣。一分即保固有之真。一分此兩不相干處。正兩相貽害處。不可不知。

人心操之則存。操即敬也。敬外無操。操外無敬。程子曰。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論敬。亦曰。只消一箇操字。不消許多語言文字。觀朱子敬齋箴。反覆詳盡。委無罅漏。所謂動靜無違。表裏交正。亦只還得一箇操字。

伯氏偶與思修譚。不妄語一節。因及誠字之義。思修曰。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三

慮有矯爾。伯氏曰。今人只壞得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慾。則曰矯情。無論他不是矯。就使是矯。亦是變化氣質處。顏子大賢。夫子猶教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道也。曰克曰思。皆是善矯處。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為貴。則好色者自然好色。好貨者自然好貨。吾不知其可也。此論足以救學者高語自然之病。

求道先須求心。即心即道。顏氏服膺弗失。無非此種學問。不改其樂。無非此種實獲。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程子此言最盡。學者然宜尋思。

爲善如耳鳴。只自己知。人不能知。方是實功。又須知君子爲善。皆本分應爲事。不可有矜心。顏子無伐善。無施勞。非但不矜之謂。亞聖大賢於世間。一切義理。越看越無窮於自己。一切善勞。越看越不足。不求去伐。自然不伐。不求去施。自然不施。所以不違仁。若有意去伐去施。尙是原思學問。去顏子地位卻遠。

陸務觀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門一字銘。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十四

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門三字銘也。此二銘宜常置座隅。

中庸素位而行四字。是保身立命第一義諦。不此之務。但爲富貴利名牽掣。室家妻子縛纏。耗亂其精神於無可如何之地。微倖其願欲於不可必得之途。如何保身如何立命。

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只是一箇命。皆是從天命中來。中庸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言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聖賢教人的的易簡可守。

眞西山先生曰。所謂命者。豈曰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嘿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惟義之歸。所以爲知命。余謂命之說。最易墮壯夫之心。消志士之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一 存誠錄上 十五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一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二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存誠錄中

人心如水。靜則清。動則濁。水濁不清。心濁不明。其故皆由不靜。所以先儒每教人主靜。須知主靜正於動中。得靜不在靜中求。靜固靜。動亦靜。纔是主靜得力。時候。伯氏嘗云。動靜不分兩概。當其動時。則即動以觀。靜當其靜時。則即靜以涵。動此正動靜交養之義。程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使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一

反復入身來。此語指示直捷。某近日將此心時時放。身子上。便覺時時在腔子裏。即如身在行路時。將此心就行中規矩。足不踏邪上著想。此心便有捉得住。捉不住之分。否則游思恍惚。了無捉摸。要從何處求放心。先儒說顏子三月不違仁。謂仁如屋子。要人住。在這裏。身者心之屋子也。將此心放在身子上。便住在屋子裏。便可無放失。

陸象山先生曰。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

方是欲治心者。當從此處下手。

朱子答馮作肅書云。恐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此語平實切近。是養心分明指訣。

程子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上蔡曰。色慾已斷。二十餘年矣。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先儒于此要害關頭。看得破。打得穿。所以百事做得成就。學者于此。且下一番忍制工夫。以徐圖打透可耳。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二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呂伯恭亦言。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自是學者通病。我輩此時。正患不著力。不患太著力。且從整頓收斂處求之。可也。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靜坐收拾得精神。方看得道理。出。又曰。逐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讀書。半日靜



坐工夫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又曰：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

朱子曰：人做不好的事，心卻不安。此是道心，但被私欲鋼蔽，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學者于此，須想如何戰法。朱子又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此便是戰法。

二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須思靜坐中所學何事，莫忽忽看過此語。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三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實之，水中水何能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細思有主，則實實四字，非存養到十分時候，何能得到。

王陽明先生曰：初學心猿意馬，拴縛不定，故須靜坐，以息思慮。俟心意稍定，便須省察克治。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的私逐一搜尋出來，如貓捕鼠，一眼看著。

一耳聽著，纔一念萌動，卽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放他出路，此言指示克己下手工夫，是閱歷過來語。

高景逸先生曰：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須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又曰：人心放他自繇，不得。皆治心甘苦有得語。

曹月川先生曰：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須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先生所謂萌，卽孟子萌芽之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發見處皆是。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四

古之學者，唯務養其心。其他則不學。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今人所學，試一一檢點，與自家身心有交涉否。

陸務觀詩曰：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二程子云：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學者治心之功，直須到夢寐時，淡然凝定，才是得力時候。

宋潛溪先生曰：六經皆心學。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說，無不該。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



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辨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有是理。經有是言。故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此論極喫緊。今人讀經。不反求諸心。宜其終身無得力處。

子友唐聖舉語錄云。早起必自警策一番。如集將佐士卒。三令五申。使知法不可犯。方能一心志以成功。又曰。自律須嚴。嚴則生出許多新氣象。又曰。尤宜在無過處提撕。又曰。絕百念。不如一心志。寡言笑。不如清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五

心神。志壹然後心不妄。心嘿然後心長清。又曰。四勿之功。只是要緊合箇天則。為甚如此嚴密。為是人禽攸別。又曰。洗心者當無一塵。一塵之滓。萬垢之引也。夫心猶君也。識神猶小人也。時方旦晝。心王坐明堂。以治國。大小臣工奉厥職。讒邪不敢入。及乎莫夜。心王嚮晦入宴息。宦官宮妾介其側。蠱惑以聲色。嗚呼。心王不能自立。戰戰慄慄。是為君德。說本子友夏啟霖心箴。

伯氏嘗言讀書須先洗此心。先捐俗慮。少一分俗累。多

一分道心。須知俗累不捐。只坐不讀書。故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能到樂字境界。更有何累。弗捐。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太細細查考。說見前輩錢一本語錄。

學道人患不沉著。又患不灑落。沉著是握拳透爪氣象。道中操存之法。灑落是水流花放境界。道中涵養之方。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六

靜以應。萬感之來。清以觀。七情之動。方識得一箇心字。李延平教人。須于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正在此處。

人各有心。不知自求。試問人家各有一主。童僕老幼。皆稟命于家主。家主一出。便囂亂無序。人心不在腔子裏。如室無主人。何以作辦眾事。

省笑語。省動作。省筆札。省酬接。于極忙中求閒。于極擾中得靜。省得一時。靜坐一時。省得半刻。靜坐半刻。已過事。不必追想。未來事。不必懸擬。當前事。不必執著。



先求省事。法省得二分。事即離得一分。俗次求勤。取法勤得一分。道即遠得一分。累。

言語當快意時。截然能忍。嘿得意氣當發揚時。翕然能收。歛得忿怒嗜慾。當沸騰時。廓然能消化。得困苦艱難。當交集時。怡然能順受。得都是從難處。忍耐過去。問如何方能予爲一言以蔽之。曰勇。

此心須沈潛。又須超脫。所謂超脫者。非掃卻一切事物之謂也。視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至當不易的道理。未來不必想。既往不必追。曾。臆。閒。空。空。蕩。蕩。有皓月當空之象。日用時。浩浩落落。有風利不得泊之勢。如是才可謂超脫。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七

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二程子云。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以養其性。故曰性。

其情。愚者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性而亾之。故曰情。其性。子請申一言曰。何以性其情。能治心。故何以情其性。不能治心。故。

道在人倫。莫如忠孝。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夫人所知。臣何以忠。不欺。故忠。子何以孝。無違。故孝。學者不皆有。

事君之職。無不有事親之事。能體認無違道理。生事死葬祭祀。各得親之所安。又時思成身。以成親。不貽父母惡名。才可謂孝。孝道既盡。即所謂忠者亦在是矣。

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梅溪。見人禮壇。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此真棒喝語。人子會得此旨。供養在家佛。常常如稽首。如來座下。一般五經中。教孝之言。便字字滴水。滴凍。無些子滲漏。

真文忠公曰。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全不獨四肢。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八

百體。有是形。則有是性。天下之善。皆具自居處。必莊以至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即爲辱。其親安得爲孝。此論于全受全歸道理。體認極真。爲人子者。當日三復焉。

忠孝是子臣大節。皆須出于至誠。真文忠公曰。以孝徵福。其孝必不誠。以忠望報。其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所以有功名。教玩此數語。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正在此處。

朋友間有諍友。卻少不得和婉二字。故夫子曰。善道。家。



庭閒有諍子。卻少不得愉順二字。故夫子曰色難。吾輩秉性嚴正。少和順。委婉氣象。易走入懸直一路。于此尤宜加謹。

先儒謂治家以正倫理篤恩義為要。予謂尤須于正倫理中篤恩義。則恩義皆不失倫理之正。否則恐有失家節之咎。

求道在日用行常做起。日用行常在孝弟忠信做起。孝弟忠信從性得來。非由外鑠。緣世人嗜慾日甚。錮蔽日深。把這德性中一點清明之氣。汨沒過去。所以不能盡這孝弟忠信道理。近世姚江講致良知直指心體。急欲人還守這一點清明之氣。可謂婆心懇切。不知者顧謂之為禪學。何與。

谷廉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九

家庭之事。理以閑情。骨肉之間。情以達理。理本乎天。情發乎人。天人相合。情理不偏。但執乎理。以違乎情。情苟不治。理亦終乖。

家庭骨肉間。多留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性天。一切是非。曲直。正不必太明明。則便有傷于涼薄處。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朋友言。不談家中瑣事。則外無

狎友。與妻女言。不談外間雜事。則內不干政。天下不患有真小人。患有偽君子。不患有真學問。患有偽學問。講學實實透進去。立品實實做出來。方是真學問。方是真君子。否則皆獵取浮華。純盜虛聲。一輩人耳。

朱子與陳同甫書云。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毋論大風吹倒亭子。即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如此方是真正大英雄。然此一種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

谷廉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十

做將出來。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此為同甫痛下砭針耳。吾輩卻須日誦數過。方可無心氣麤浮。弊病。張子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是先儒特立獨行語。

士君子守身。若珍尺璧。唯恐失墜。若奉盤水。唯恐傾覆。若慈母護貞女。居必閨闈。衣必絺結。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固無通。寧拙無巧。寧鈍無躁。寧玉碎無瓦全。操與冰霜俱潔。志與日月爭光。才是豪傑之士。



朱子答石應之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著力處。不然。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此語救拔學者。失足根由。可謂婆心懇切。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妓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又伯氏爲予言。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指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自治如此嚴切。雖欲不爲君子得乎。

先儒有言。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又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二

曰。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楊椒山先生貽子書曰。讀書見一件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便思量我將來切莫學他。便爲天下第一等人。此言指示直截。有志植品者。當書諸座隅。

家涪翁曰。人生一日兩盂飯。十年一匹布。吾輩不可不知此意。知此意。則所取于世者少。所取少。然後于物。

無所求于心。無所累。此言極是。入道指訣。先儒言咬得菜根。住百事。可做得。亦是此意。

君子小人分路處。只在敬肆兩字。日敬一日。不自知成爲君子。日肆一日。不自知入于小人。君子小人分界。卽是人鬼關頭。不可不省察。

士人貧賤時。須勵廉恥。守正直。絕跡公廷。淡視勢利。方是箇操守。先儒有言。做秀才當如處子。一般高景逸先生言。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從人之羞。其言沈痛。可發深省。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三

學者猛守此心。須凌峭。堅持。使外間一切邪魔暴寇。不敢窺伺其間。才守得此心住。伯氏于都中貽子書。自言寵辱場中。壁立如鐵。細思此八字。是何等氣象。神貴清。神清而氣始壯。守貴定。守定而志始堅。養貴恬。養恬而節始甘。

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賁育不奪。是謂氣節。言常講行。常落落。是謂直節。千駟不顧。萬鍾弗屑。是謂清節。

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在善自培養。方能塞天地。配道義。此事要整頓精神。使此心無一刻走失。然後此氣。



無一刻委靡。有襟安念。如利錐之刺急。自除之。有善慧念。如碩果之存急。自護之。方是直養無害工夫。吾人學道。心須鞭得細。膽須放得大。識須看得透。才須劈得開。流蕩忘返。非道。畏蕙不前。亦非道。窮大失居。非道。拘謹自守。亦非道。昔程子見謝子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定可望見。又張子謂學道。須識得箇氣字。能從識之所到。推拓得開。擺脫得落。一刻不放鬆。卻一毫不拘泥。才可任道。然此非旦暮能襲取。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方可語此。此時正未之逮也。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三

張子曰。為學在自求變化氣質。又或問程子曰。凡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程子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化也。變化氣質。要于自家偏處。留意仄者。思寬急者。思緩。執者。思通。偽者。求誠。昧者。求明。妄者。求真。皆是變化法。此是學者第一件工夫。近日校勘自家弊病。力求變化。覺得一時強制。濟不得事。此事不到脫胎換骨。終算不得變化。張子曰。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又曰。有潛心于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

氣也。玩此數語。氣何可不持。

朱子曰。予作調息箴。亦是養心一法。蓋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心亦漸定。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也。調息又勝數息。此先賢養心指訣。莫以導引家言忽之。許魯齋謂七情唯怒為難治。又偏指患難。須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薛敬軒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養氣之難。如是如是。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古

胡敬齋先生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四勿。孟子集義。俱是工夫。觀此語。知先生筆瓢陋巷。處之泰然。有由來矣。敬霖兄克己錄云。節思則心氣足。節視則肝氣足。節食則脾氣足。節言則肺氣足。節欲則腎氣足。五氣足。斯浩然之體不傷。余謂此猶非直養真詮。而未始非養氣之助。因識於此。



人秉正氣以生。得正理以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正理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氣也。氣不能養。理不能持。日游其心于嗜慾攻取之途。軀殼雖存。義理已亾。血氣雖生。心神已死。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此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肯讓。古人是無志。不肯讓。眼前人是無養。

養性卽養氣。養氣卽養性。性卽是理。理須就氣上認取。故先儒論性兼理氣言。然認氣爲理。卻不是。告子一生病。根淡。錮只自生之。謂性一語。錯認得來。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五

臧氏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從慎行始。立功從寡過始。立言從不妄語始。不妄語極難。溫公高弟劉元城。力行七年方成。能不妄語。便卽是誠。誠則功德俱由此起矣。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卽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意。朱子敬齋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求慎言者。當與白圭同三復焉。

二程子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是存心長厚處。亦卽是不妄議論處。

薛敬齋先生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不謹而能存者鮮矣。又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又曰。常默可以見道。惟于此有心得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啟霖兄克己錄云。良朋相對。切戒依回。須一刀兩段。又不可落於偏激。使他無容身處。恣言異語。相機而行。直言不異婉言。方是。此卽孔子所謂善道。我輩秉性偏剛。當時時記著此意。

伯氏謂予云。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纔舒放。卽思收斂。纔言語。卽思簡默。便可無此病。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二 存誠錄中

六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二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三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存誠錄下

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虞舜命禹。不日無過。曰子違汝弼。仲虺訓湯。不日無過。曰改過不吝。可見聖人未嘗無過。只能改便是希聖第一關頭。能改在自治。自治工夫。須視己之過。直如仇人之過。一般不容絲毫寬恕。才算得能治。能治便能改。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一

唯恐人不知。是惡心發見之處。其人終成惡人。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此言警痛。當日置座隅。

聶雙江先生曰。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此語於昏明之界。辨別極真。

夫子稱顏氏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如農皇嘗藥。一遇毒螫。便不復再嘗。所以能從。

有過到無過。地位今人明知有過。卻憚改復行。嘗毒螫不止。終亦喪其身而已矣。

功過格。記功兼記過。即昔賢投黑白豆之意。填此格。卻不可貪功怕過。只管將過填向格上。到得格上過愈多。功愈少。朝夕省覽。觸目驚心。愧悔警惕。不容自己。便當向功一條路上走。庶幾過漸去。功漸積矣。

人之有過。多成于忽。不能無過。須求寡過。過何由寡。視聽言動。絕去非禮。便可寡。然亦非易事。遠伯玉欲寡未能。是辛苦克治。過來語。若未向此處克治。自家焉知未能。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二

周子謂人之生。不幸不聞過。近同伯氏與同志諸君子。作直言社。每當相聚時。各舉平時日錄。互相校勘。有善必勸。有惡必懲。覺得身心切實工夫。稍有得力處。孔子言益者三友。第一是友直。其以此也。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朱子謂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不校為高。恐蹈于苟且頹惰。家東發謂且恐流於釋氏忍辱。此二說。淡中近世學者高談就簡之弊。不可不知。



二程子曰。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後。卻須泰然處之。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蓋言遇事不能處置。是無義。既處置不能放下。是無命。處世識得此意。周子所謂見其大則心泰者。當有理會處矣。

羅近溪先生。每見人有過失。輒曰。怪不得。予謂此三字。極寬厚。細味之。未免稍有蔑視人意。在孟子所謂拂下惠不恭。亦是此意。

朱子與陳丞相書。引劉元城語。謂子弟可經年不讀書。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三

不可一日近小人。其言喫緊。予謂子弟不讀書。即近小人之漸。不可不預防。

人之反覆。不可究詰。近日除吾學本分事外。一槩謝絕。弗爲。覺得此心坦適。上蔡謝子曰。天下雖亂。而吾心自治。不害爲太平。斯時斯言。極當體認。

高景逸先生云。逐物則憂。返躬常樂。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精理名言。可箴可銘。又云。一念不回。萬古長夜。八字尤警絕。窮通在道不在遇。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所通也。今人既以境遇分窮通。又以窮通分憂樂。皆坐不聞道故。

鍵戶讀書。不預世事。寡營安拙。省言遠害。循我本分。守我所學。勿炫外。聞耳目。勿論世上是非。卽是明哲保身之法。

天下事。安得盡屬順境。要在心中看得破。耐得過。順中順逆。中亦順。纔可徵道力。遇不如意事。便發惱。正是道力不濟處。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四

守心須嘿。處事要愚。默則精神團聚。無散越之時。愚則才智蘊涵。無矜張之氣。守嘿學愚。亟宜自勉。

入世豈得免冗襍事。要使冗襍中此心湛然寧定。才見操存學道人。烹鍊此心。入火不鑠。入水不濡。恁是死生患難。萬端挫折。方寸中常如泰山屹峙。不可移易。豈非豪傑之士。

方今之時。除閉戶讀書。修其在己外。更無一事可著力。伯氏在都中。貽子書有云。厚積德而淡養晦。正今日事也。卽是此意。



學者以一心應萬事。有行有止。當行便行。有如單刀直入。當止便止。有若危峯墜石。才可謂果斷。否則牽帶黏著。動輒為私意膠擾不清。全無是處。

一善難能也。人。以能之。我。不得。因此。生。忌心。一技易能也。人。或能之。我。不得。因此。生。輕心。

為善非一端。最妙是揚人之善。以成就人多也。為惡非一端。最忌是暴人之惡。以中傷人多也。

學者不能出而有為。為天下蒼生利賴。唯有讀書學道。白淑其身。雖無補於斯世。猶不至與庸庸肉食者流。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五

並獲罪于天下。雖然。言至此。傷於激矣。

人世閒事。知足便足。稍有不足之見。存便足。為心累。老氏所謂知足不辱。尚是第二層見地。

伯氏目錄云。與人分別義理。亦是成物作用。若持之太固。務使理之是者。必出於我。則祇是勝心而已。又曰。

與人閒話時。要人知我好處。便是名根。又曰。只覺人有過失。便是己之過失。若刻刻防己過失。何暇見人。

過失。予友夏啟霖亦嘗謂予云。上人之志。不可無勝人之念。不可有。

先儒有言。名徧四海。不若鄉黨之內。取信於不識字之田夫。生徒滿天下。不若一室之中。見重於相朝夕之妻子。吾輩實踐工夫。當從此處著力。

樹木者必培其本。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煩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其外好。此論聞之陽明先生。

明晦互用。斯為大智。尹文子曰。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眾之所載。

守身要愚。臨文要智。何以得智。曰慧。照。何以得慧。曰靜。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六

觀。何以能靜。曰破俗。何以破俗。曰養正。何以養正。曰讀書窮理。

驕奢者志溢。而淡泊者神完。險躁者氣浮。而寧靜者養遠。淡泊寧靜四字。是諸葛武侯一生得力處。先儒謂。

其有儒者氣象。亦在此處。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

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此三語當細心體認。

處境之要。曰素位而行。樂道之要。曰純亦不已。



馮少墟先生云。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鄉愿。無惡於志。纔是真君子。又曰。大廷廣眾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沮之。則和者爲君子。沮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兼愛害仁。爲我害義。其實害仁者必害義。害義者必害仁。如許行言並耕而食。饗飧而治。卽是兼愛之說。以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七

大人自溷小人。則以兼愛而至無父者。究且至於無君。豈不害義。又如陳仲子避兄離母。處于於陵。卽是爲我之學。以矯廉不顧忘親。則以爲我而至無君者。究且至於無父。豈不害仁。子友夏啟霖云。

二程子曰。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傻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學者須想此坑與海在何處。畢竟不在世間。只在自家心裏。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程子曰。密是何物。六祖有言。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有可傳者。卽非密也。啟霖

兄云。密者無漏之謂。吾人或意滲漏。或言滲漏。或見聞滲漏。皆因不能洗心。故洗心則一塵不染。一塵不染。則一塵不漏。人所以不能洗心者。皆因不識本心。故圓神方知易貢。此本心也。故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亦道得切實。

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不務自而求諸外。便卽是凡愚。

孔父仇牧。荀息之死。春秋皆書曰及其大夫。非與之也。所以爲萬世人臣。懷利以事其君者。炯戒。故曰亂邦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八

不居。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汲長孺此言。非唯切中漢武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惜乎其言之。樸霸之朝也。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禍唐。本於心術不正。介甫禍宋。本於學術不正。嗟乎。以介甫之學。至與林甫交譏。後之君子。可不慎與。

剛愎自用。流毒最烈。講學則害生徒。莅治則害人民。著書則害天下後世。王荆公一生受病。只在此二字。



元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當時儒者之道。賴以不廢。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與象山合。然一生倦倦。羽翼聖經。至老不倦。然是不可及。劉靜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當時推重。與魯齋草廬相埒。可謂有志於道矣。未必有得於道也。

葉氏曰。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闡教化。雖工無益也。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學者自命當如是。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九

邵國賢簡端錄。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春秋論斷尤確。

學者爲文。恃其才華。不守聖賢經訓。而以文章爲遊戲之具。是恃聖之亂臣也。何足爲文。

二程子曰。吾以忘身。徇欲爲深恥。朱子自謂某自得子後。未嘗浪費一點精神。此是先儒係身立命。親切指授處。不可不知。

象山先生在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深戒小人之歸。直推到場屋之文。道其平日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

朱子語楊道夫云。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子靜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噫。士大夫。以科舉爲祿利之路。恬不爲怪。久矣。象山講義。故在見之流涕者。誰與。

薛文清爲王振所陷。將刑。振家老僕大哭。振驚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振意解。得免於難。此殆天牖其衷。亦可見克惡小人。未嘗無一隙之明處。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十

也可善遇之。處家御下。不可不知此意。

經理世務。若非依徇聖賢道理。卽一步不可行。依徇從何處起。言忠信。行篤敬。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此數語。須時時體認著。

胡致堂先生曰。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韋帶。而有卿相之尊。德可以堪萬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非知道君子。不知其言之親切有味也。

尤西川先生曰。凡人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



不獨不畏人。非笑。甚至冒刑戮而爲之。只因貪財好色。誠也。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此言極透。故大學言誠意。必曰如好好色。

啟霖兄克己錄云。小有所見。便欲說與人知。寫向紙上。此的然日。亾根本。閱之爲通身汗下。

啟霖嘗謂予曰。辨道先須破俗。周旋世事之念。其俗尤甚。習於周旋二字。便成鄙夫伎倆。盡情洗滌。然後於道有少分相應處。極蒙鞭策。當識弗諉。

克己錄云。功業氣節。正如水到渠成。未來而預設。此想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十一

便是願外目前。喪失滋多。此言鞭辟近裏。我輩此時常懷用世之心。正恐不免此病。

莊周列禦寇。自是達人。惜其得少自足。道力未充。故遂自肆於無用之地。然六子當以爲最。細論之列。亦不逮莊也。

孔子稱伯夷曰仁。孟子曰清。論語稱柳下惠曰直。孟子曰和。仁與清合。直與和合。所以爲聖。孔孟評管仲若天壤何也。時爲之也。孔子時周室日衰。孔子志在尊王。仁管仲作春秋之心也。孟子時功利薰人。孟子欲

正人心。卑管仲。學孔子之心也。說本克己錄。

書法亦六藝之一。孔子云游于藝。玩物適情。亦是求道之一助。特專以此爲事。如懷素輩。則末矣。故程子曰。書札是儒者事。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三

存誠錄下

十二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三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四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自怡草

治經餘暇閒事陰詵謬為伯氏及同社諸君子許  
可因錄而存之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雖然我亦  
以是怡吾情爾嘉定黃淵耀識

古今體詩

勵志一首

太極分儀象神聖宰八紘義文及周孔六經垂典型咸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一

陽灰燼後羣儒闡厥精譚道述洙泗論文宗周秦蔚然  
鬢序列樸逖來羣英綱常及名教七尺身諸槩所以微  
言紀歷代有傳人西京重經術董賈稱茂醇治及六季  
敝河汾專其名斯文幸未喪濂洛偉人生紫陽紹厥後  
聲振集大成漫漫長夜旦如日升澄瀛嗟予生輓近讀  
書慕先民側身塵網內蜩蟬與沸羹心性滋汨沒嗜好  
紛縱橫脈脈欲與語鬱鬱當誰陳五夜發孤憤顧影心  
怛怛美人夢明鏡志士懷芳蘅歲月苟遲暮百行將何  
成誓當策駑劣勉乘良辰毋使百年後寂莫嗟聲塵

有志苦未逮歌此以書紳

送張子石游江右

雪淨中原望眼寬長空浩蕩鳥飛寒孤琴湖海知音少  
一劍風塵行路難楊柳不堪江上折梅花應許道旁看  
何時豪氣消除盡同坐漁磯下釣竿

溪居一首

溪水遶西東閒居伴釣翁倚山茅舍穩覺徑板橋通寒  
刺三冬雪春迴一夜風幽懷寄何處欵乃櫂歌中

春游二首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二

微雲澹日半陰晴鳥語閒關花底清寒食清明都過了  
飄零紅雨滿江城

霖霖連朝細雨足晴明今日好風吹閒斜桑柘前邨裏  
知是吳蠶上箔時

招夏啟霖代柬

梅花將盡柳將絲正是蕭齋待客時野圃未鉏畱菜甲  
山泉方汲試茶旗春風烏帽花閒酒夜雨紅燈竹裏棊  
看取江鄉櫻筍候莫教辜負素心期

斗室



底事人閒萬戶侯。幽閒斗室足風流。香清茶熟無人處。  
小鳥一聲黃栗留。

舜別

名園羈留久。時序相推遷。春風催我去。吹墮長江邊。結  
交同金石。素志期林泉。自顧何所有。念此曾流連。一朝  
揮手別。朗吟逍遙篇。江南與江北。相思何緲綿。

酬別

清晨發孤興。高詠古人詩。有廬可棲止。皇皇欲何之。昔  
賢力農畝。至今有餘思。非不懷遠舉。營營畏趨時。寓形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三

苟自得知命。復何疑願君早歸來。同釣寒江湄。

懷友

垂釣坐澗石。薄暮歸來遲。蒼煙鬱三徑。閒花落清池。眾  
鳥紛投宿。各擇所安枝。仰見明月上。低頭感所思。思  
隔遠道。往往夢見之。江花復江草。此意君豈知。

看牡丹有感

名園富名花。姚魏珍黃紫。花開讌賞時。車馬紛如市。一  
夜東風吹狼籍。已如此。憑欄發長吁。榮華信難恃。不見  
賞花人。耽樂不知止。朝爲紈袴兒。暮作藍縷子。

春暮偶題

一棒午鐘破夢酣。漫攜詩卷對湘簾。花開欲墮顏如醉。  
燕去還來語帶尖。寶鼎靜飄香細細。畫屏虛捲雨纖纖。  
晚來挈伴嬉春去。手指前邨賣酒帘。

訪隱者郊居

山圍茅屋水圍山。山水煙光入座閒。覓主燕來春欲老。  
索詩人去戶常關。斫松枝火茶烹陸。鋪玉毫箋字學顏。  
願絕軟紅塵土想。長從三徑話清閒。

西林精舍卽事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四

城西蘭若近。作梵自惛惛。渾忘人閒世。能清道者心。香  
雲縈佛座。花雨出禪林。領取虛空意。寥寥萬籟沈。

夜坐偶成

手爇鑪香引篆煙。虛堂人靜思悠然。卻看天外月如洗。  
不放浮雲滓大千。

訪唐聖舉一首

流水自隨征客去。嘯鶯還共故人來。相逢一笑渾無語。  
四座春風長綠苔。

贈陸翼王一首



寫盡銀花十萬箋。驚人小謝故依然。佇看八月靈樞到，直上星河俛大千。

贈太非禪師二首

色相空明返太初。華嚴轉罷意如何。直教養得心無住，古井千年總不波。

前身祇是頭陀老。今日仍參般若經。想見樓開五夜月，火坑涌出瑞蓮青。

送客之揚州

此去維揚三月中。平山堂上落花紅。簾波煥押嗁鶯路，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五

柳影寒欹側帽風。吳苑亭臺遠水隔。隋堤宮闕夕陽籠，酒旗十萬春如海。佇寄新詩展碧筒。

龔得初書齋

松篁滿徑欲成陰。想見幽人獨抱琴。貧賣文章呼酒客，健啗詩句答林禽。名山可定他年事，流水空傳舊日音。領略南華遺世意，肯將衡泌換朝簪。

競渡和韻

玉渚排龍艦。銀濤舞鷁舟。風雲迴極浦，雷電起深流。菰黍千年恨。煙波一片愁。何人懷遠略。擊楫渡中流。

惠山禪寺

曲徑行行盡。招提到眼前。泉飛千澗雪。僧定一爐煙。古堦開窗見。遙鐘隔院傳。踟躕禪杖地。鄰卜待何年。

訪友留題

谷口高人宅。幽尋幾度經。春回芳草綠。門對遠山青。道誼歸心契。文章出性靈。劇憐尊酒罷。高詠感瓏玲。

道室一首

清絕維摩室。飛花滿座旁。銅鑪紫篆籙。石鼎沸笙簧。嘿嘿先生意。莘莘弟子行。琴心三疊後。鸞雀欲飛翔。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六

夜坐西林精舍二首

禪房幽邃絕塵區。鎮日輪珠悟六如。好是夜窗人靜後，半牀明月半牀書。手爇梅檀對畫屏。香煙不動夜沈沈。憑誰妙證西來旨，長守蓮花不染心。

西林精舍二首

幾多緇侶學瞿曇。密諦平詮靜處參。我到此間無个事，閒看花雨坐香南。風光難得是清和。鳥語閒關樂意多。坐久不知花落盡，



滿堂合掌念摩訶

集暹社卽事

鳥語咽春寒。聲聲出垂柳。開軒曙色清。同人來先後。抽  
琴彈雅音。洗爵汎清酒。析疑貫百家。譚空諸有濡。毫  
金石諧落紙。蛟龍忝盤桓。終日閒嘉會。良非偶永念。雅  
詩言霰雪。亦已久相見。能幾時。盃行莫停手。

夏日野眺二首

綠陰桑柘野人家。雞犬閒眠一徑斜。聽得吳孃喧笑處。  
背馱紅日正鋤花。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七

一犁新水卷微波。漠漠平疇翠屨多。願祝良苗隨日長。  
清時長吏慣催科。

憫旱

其雨其雨日又晴。江邨秧馬驅飛塵。老牛力盡喘且鳴。  
溝塍坼裂成龜紋。吁嗟仁愛在天心。何忍亢旱使不耕。  
三復雲漢心怵怵。暮間南山般雷聲。

晚至夏啟霖館中

大地羣動息。餘暑猶炎熱。脫巾偶過從。薰風一披拂。借  
問此何方。云是子雲室。中有問字人。披文兼相質。雅懷

追琢才。深情何排側。我來坐對之。道然泯知識。欲語已  
忘言。息心參元默。

立秋

炎日方西沈。蟬聲猶未歇。獨坐梧桐陰。打頭落一葉。

庵園

嘉木千章台。修篁萬个餘。偶來欵幽徑。涼翠襲衣裾。

舟行

秋光澹疎柳。江上汎舟歸。白日孤帆隱。青天一鳥飛。

偕同社諸子譚道作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八

大道本無有。有者乃其迹。祕室讀南華。閑窗玩周易。繞  
徑步三三。坐禪過七七。凡茲境所呈。悉與道相宅。無有  
乃真。有至理。歸無極。願言素心人。息心證元默。

感秋一首

幕歷雲蘿外。高眠山館幽。鳥窺孤枕夢。蟲語一庭秋。良  
友遠多日。清風引滿樓。寂寥團扇影。相顧迴含愁。

七夕宴侯氏仍貽堂作

今夕是何夕。高會君子堂。合座相促膝。對酒生憂傷。仰  
見重霄上。清淺流天潢。盈盈天帝子。爲懽殊未央。念我



獨何爲所思。徒徬徨無因。訴衷曲。乘風達雲間。坐令珠斗側。妖氛生攙槍。吁嗟勿復道。且共傾此觴。

秋夜寄同社諸子

促織鳴唧唧。商聲盈四壁。清風吹我襟。冷肌復徐歇。焚香撫瑤琴。聊以舒胃臆。杞人忽憂天。一彈三歎息。絃絕不成聲。推琴起佇立。欲訪素心人。雲蘿何躡屣。

感懷一首

雲掩山邨樹。掩扉飄零花。徑故人稀誰憐。一掬靈均淚。空灑江南舊釣磯。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九

秋日感懷寄夏啟霖

不見方旬日。驚心物候更。秋風吹古渡。落葉滿江城。一事煩相訊。千愁訴不清。稻梁生計促。日夕聽哀鳴。

游橫雲山一首

薄暝疎林外。聲聲何處鐘。僧歸黃葉路。雁度白雲峯。秋老山如削。時艱計轉慵。干戈殊未息。斥堠早傳烽。

宿山寺作

一片青山入畫圖。峯巔雲樹鎖晴虛。仙人樓閣荒煙裏。估客帆檣落照初。丹雘夜春。天半藥。清泉晨洗鉢中魚。

關心誰是袞霞侶。我欲同按祕笈書。

重陽一首

連朝風雨滿江鄉。又是登高客思長。笑問黃華開也未。人生看得幾重陽。

詠劍一首

沈沈秋水動寒芒。挂向牀頭三尺強。欲贈無人還自舞。舞餘流淚忽霑裳。

讀韓集作

洙泗微言絕六籍。委荆榛漢儒窮。蒐討訓詁徒斤斤。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十

朝尚辭賦靡曼不足珍。卓哉昌黎叟。嗣統三古人。後來著作手。躋攀皆無因。歐曾故純粹。蘊腴力未振。眉山極英挺。所病在縱橫。狂瀾迴既倒。千載無公倫。平生抱微尚。讀書慕先民。高山瞻仰久。昕夕窮討論。斯文幸未喪。後死敢逡巡。願言策駑劣。重扶大雅輪。念公不可作。懷抱同誰陳。

泊舟春申渡游古寺

偶入空王祇樹林。危欄縹緲一登臨。海天香界三生夢。風雨他鄉九日心。雲擁濤聲迴極浦。帆移秋影送歸禽。



年來我亦知禪悅擬訪闍黎訂盃簪

東侯雲俱昆仲

曾讀南華第一篇。逍遙心性自超然。聽鐘蕭寺千山月。打漿蓮溪六月天。成佛未妨居謝後。論文何必在盧前。連宵有夢君知否。振策蓬萊晤列僊。

靜室鑪煙

一縷鑪煙和衆芳。小齋相對思悠揚。金猊噴麝春風細。寶鴨吹蘭晝夢長。古篆尙應留鳥跡。奇芬祇是出雲房。琴心三疊僊成未。鼻觀潛飄意業香。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十一

夢覺一首

夢覺身何處。飄然悟太虛。松聲千尺澗。燈影一牀書。放眼鴻濛始。游心寂寞餘。浮生吾自得。天地一蘧廬。

閒居雜詩六首

世事莽以紛。我心澹何有。偶逢林下人。笑指橋中叟。庭前懸古鏡。膝上橫鳴琴。古鏡照我影。鳴琴寫我心。結廬滂溪山。山靜人亦靜。有鳥來迴翔。愛此蒼翠冷。空谷生幽蘭。稟性異柔脆。狀諾重河山。守之以終歲。長松挺千尺。兀立空山下。歲寒人未知。獨有采樵者。

此身何自來。此身何自去。明月與清風。當爲我證據。

夜眺有感

明月出澄瀛。星斗橫關北。獨立露沾衣。幽懷何脈脈。百年身世閒。駒隙去不還。名途與利藪。顛頓少壯顏。何當棄之去。木石同居處。塊狀游古初。无咎亦无譽。

放舟一首

疎柳斜陽外。江濤偶放舟。本無四海志。且汎五湖秋。遠水兼天淨。寒山隔岸浮。知誰來擊楫。懷抱滿中流。

野眺一首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三

寒林搖落盡。薄暮噪歸鴉。雲歛山容淨。江清練影斜。漁篋橫古渡。牧笛起平沙。何處丹楓晚。閒停小杜車。

玉峯柴集勲過宿

經年竹徑寂。之子肯相從。一宿前緣在。三生慧業同。道心青嶂外。世事白雲中。欲問行藏意。蕭條對晚楓。

讀書有感貽同社諸子

人生同逆旅。壽非金石堅。朝鏡覽元髮。夕霜盈華顛。念我同岑子。優游守丹鉛。與子投分久。昕夕相周旋。采蘭乘秋馥。折柳當春妍。及時借黽勉。亟將心自鞭。鞭馬出



廣陌鞭心歸。寒淵慎毋紛。馳驚適或同。流連男兒負。七尺斯道重。仔肩景行昔。賢聖瞻仰高。山巔養正。在厥始。易取山下泉。願言勤十駕。各各乘華年。作詩相貽贈。庶雷抵韋弦。

舟中遇雪

孤艇溯江流。朔風號山木。霰急打篷窗。雪深壓茅屋。飄蕭水一方。晶皎珠九曲。疎竹堆空青。遠樹鬱寒綠。沙灘驚雁飛。木杪歸鴉宿。幽景託微陰。高岸憑遐矚。

雪後一首

谷籛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十一

極目寒江外。連山擁亂雲。平橋遮不辨。遠樹望難分。鳥逐孤帆沒。鐘流隔浦聞。當年僵臥者。耿介故無羣。

夢游桃源以詩紀之

平生夙抱愛山癖。幾載遨遊穿蠟屐。昨宵夢入古桃源。一徑紅霞絕人迹。忽聞雞犬鳴相呼。田廬屋舍疑有無。迴頭卻顧所來徑。茫茫雲樹心模糊。逢人每說山居好。誰肯拂衣歸去早。不見當年遊世人。洞口白雲長繚繞。

送友人入都二首

舊是同岑契。臨歧思渺然。塵沙三輔地。浩蕩五湖天。回

首情何限。離亭緒並牽。黃金臺畔路。拭目佇高鶩。此別三千里。相思十二時。桑弧男子事。金帖故人期。一語憑相贈。永言慎勿遺。長安居不易。猿馬莫心馳。

小游仙七首

風生閩苑水生波。七曲星河望若羅。雲起遙峯疑作雨。帝真聯步唱清歌。

鷲峯高插赤城邊。天半飛來一縷煙。貝闕琳宮無恙在。有人還枕石梁眠。

白羊行雨遍前邨。碧落衝開月一痕。飽食鱗肝將進酒。

谷籛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十二

春風三度不開門。

早跨飛鸞上玉京。霓裳一閱樵簫笙。大羅朝罷閒無事。好挈筠籃采藥行。

天風吹散五銖衣。宴罷清華挈伴歸。毛女焉來相問訊。溼雲開處雨霏霏。

白鳳皇驂碧玉車。瑤池西畔看蓮花。飛瓊錯道重霄冷。只勸流霞不勸椽。

五雲縹緲會羣仙子。晉吹笙最少年。寄訊淮南成道未。休教蹭蹬及華顛。



題梅花洞書卷

雲藍尺幅森石壁千重巒嶂如笏列山人沿徑種梅花  
嚴寒釀出千林白高峯插雲不得上危磴懸崖拏怪石  
蒼。肤。一。聲。洞。門。開。閃。出。羣。僊。歌。白。雪。飛。花。點。點。落。空。青。  
疎。藥。枝。枝。倚。淡。碧。是。非。姑。射。之。仙。人。當。從。何。處。尋。行。跡。  
我來再拜詢前蹤云是古昔梅花國我聞此語已神馳  
徑欲誅茅卜鄰宅丹青隱見混虛無但見巉巖出復沒  
欲問當年避世人惆悵梅花爭送客

戲和友人游仙詩

瀛海無邊環地軸中有神山三十六六峯頭水氣遙  
玉京金闕排重霄天風吹出古神仙五雲煥爛銖衣鮮  
琥珀瑤漿黃金液麤羹龍脯鳳鸞炙翩翩子晉下雲輶  
簫聲宛轉飄青瑩玉女三千在上頭到此何人敢迴眸  
但聞廣寒宮中脩月斧桂粟香飄萬萬古

谷簾先生遺書 卷四 自怡草

十五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四

鶴鳴集序

自聖人出而世道隆而風俗人心爲之不變自聖人沒  
而微言絕而風俗人心爲之寢壞我 元皇帝君有憂  
之特以飛鸞之化風行於海內而風俗人心於是乎復  
正嗚呼士生三代後目未覩三代之隆而猶及見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於千載下者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練川故多壇室而黃子淳耀與同人結直言社爲  
尤著淳耀弟淵耀負不羈才績學能文章自少持大義  
有卓識儕輩咸畏之居恆健戶讀書凡視聽言動一以

谷簾先生遺書 鶴鳴集序

一

其兄爲師法治經之暇閒與同人焚香靜坐邀青鸞延  
白鶴尙友古人晤言永日上自六經四子下至諸子百  
家之說講明切究悉得其會通淵耀懼 歷師尊言之  
散而無所考也卽以其兄所輯正教錄外擇其粹精者  
錄爲二卷曰鶴鳴集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及治國平  
天下之事咸備于是其同社中有兼脩二氏者又別爲  
二錄附之一曰拈花錄一日玉版錄皆以證明三教聖  
人之旨嗚呼海內文章之士日流于污下而不自知也  
久矣其下者溺於聲色貨利之途迷不知返者固無足



論其上者不以文采風流自賞即入于異端曲學以炫其聰明甚且作為俳詞豔曲以惑人心而敗風俗嗚呼當此之時而無復有人焉起而振之而欲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復見于千載下也其可得乎哉今淳耀倡之於前淵耀復為是編以續其後難兄也而難弟繼之成已也而成物兼之將由一己以推之至家國天下相率于為善而皆蒙 歷師尊之教澤也厥功亦大矣哉至于淵耀兄弟與余天人之契感通之故事雖涉於虛無言必歸於根柢世之見余說者毋以為荒謬

谷簾先生遺書

鶴鳴集序

二

則余更有厚幸焉書既成淵耀屬余序為書此以弁其首純陽道人序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五

邑後學 蔡 氏編次

鶴鳴集上

淵少從伯氏偕同社諸君子之唐氏壇室得聞

歷師尊諭旨上自六經下至百家諸子之說罔弗

駭舉所以披擿奧窔披露錙鏹紹前哲以牖後學

者可謂洞然無餘蘊矣向伯氏嘗輯為正教錄淵

比復取伯氏所輯之餘繕寫一冊釐為二卷名曰

鶴鳴集究其旨歸皆所以闡揚斯道輔翼聖賢竊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一

願與同志君子尊聞行知蕪無負 歷師尊無隱

之苦衷焉嘉定黃淵耀謹識

天地之性人為貴。行常之道孝為宗。宇宙一孝字。結成

聖賢一孝字。做成其事。孩提便知。其道期願莫盡。六

經垂訓。綱目咸賅。四子立言。根柢先植。不如是不可

以為人。不如是不可以為子。進德脩業。進脩此也。敦

厚崇禮。敦崇此也。嗚呼。勗哉。孰非人子。孰無父母。事

分前後。易地皆然。能以為父母之心。移而用之。為人

子之日。庸德庸行。其庶幾焉。



時有水旱。歲有凶荒。耕堯田。患水。耕湯田。患旱。其明徵也。書田無水旱。故爲學無凶荒。士可舍此而芸別田哉。尊聞行知。下學工夫。脩德樂道。大儒學問。諸子各勉旃。

生居人世。務爲成人。爲人之道。譬諸作室。德爲基址。行爲棟梁。義猶牆垣。道猶門徑。由道而入。秉義而守。樹行唯謹。立德唯厚。如是爲人。迺爲成人。人成道成。天德完真。學者勉諸。又曰。勤慎身心。省察言行。公安存真。安分守志。道集德崇。吉祥止止。玉局孝爲行首。善

行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二

積者昌。後過多者殃。身廉節警化。清儉成俗。學問名世。選言貽教。皆臻上品功德。悉膺上宮爵秩。區區世上功名。不足爲知道之士論也。而亦豈外此知道之士哉。

士子立身。首主忠信。齊家莫先孝弟。爾等束髮受經。早識詩書之訓。篝燈握管。當求孔孟之傳。務在遵循道義。非徒博取科名。致知誠意。一生爲正路之趨。養性存心。三教會同源之旨。唯太極之渾涵。心同赤子。卽靈丹之昭燦。功合生初。懋省脩於朝暮。端根本於家。

庭有善。必勸。勿以善小。而弗爲。有惡。必懲。勿以惡小而弗改。自今伊始。宜懷冰淵。自邀鑒佑。

天以無私而覆地。以無私而載人。以無私而聖。有私則不公。不公則不明。以之持身。則矯妄起。以之接物。則詐僞生。以之治家。則倫常乖。以之治國。則紀綱紊。以之事上。則罪戾滋。以之馭下。則怨咨集。聖凡判。此方寸人天亦判。此方寸生等律心務嚴。如統大軍。律身務謹。如臨大敵。戰兢臨履。其庶幾焉。

士先文行。後曰功名。文以行顯。名以功成。功崇行滿。斯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三

爲成人。達則輔世。窮則善身。生鍾河嶽。沒應星辰。嗟茲世俗。蚩蚩者氓。希榮逐物。鶩利營生。德禮罔恤。廉恥胥泯。天怒罰殛。不知省心。憑我風刀。斬彼穢形。嘉爾諸子。名義是遵。不欺暗室。不負明神。從此揚厲。翼翼小心。奉盈執玉。我黨完人。

性品宜辨。德根宜植。迺以秀靈。自異萬物。何謂性德。守六經說。仁義禮智。是曰天職。忠孝貞廉。是曰人極。盡人合天。首先自克。維能自克。迺能自立。萬眾芸芸。質乎獨絕。擴而充之。天地盈塞。无有幽淡。不可推測。日



月同明鬼神合吉是曰天人亘古不沒爾等知乎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際者五倫所守者五常倫常  
不審人道以絕倫常不立人理以滅審之立之去妄  
與偽惟守實心以行實事孝從無違起忠從不欺始  
弟從主敬立腳信從存誠入手則倫常皆得可謂有  
德矣立品何始始自廉恥在家則一介之取予必嚴  
居官則四知之謹畏必至事足以沮喪廉恥者雖小  
必絕事足以維持廉恥者雖大必勉廉恥既立凡有  
所為皆以此心勵之則德業可成是故禮義廉恥謂  
之四維而廉恥者又所以維禮義者也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四

世間讀書士子無不欲求科名不知科名兩字在脩文  
尤在脩行天下不少聰明才學之士或終其身不獲  
一第非其文之不工也行常日用閒根本弗立枝葉  
不榮雖學通三籥才敏八叉影多慙終不為神明  
所佑神明所不佑即試官所不錄幽明之閒若合符  
契也吾道實際原不在科名要亦士人分內事爾等  
方青年而勤黃卷圖報君而念顯親願以予言三復  
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五

士為四民之首所重在脩行行在六經之中所得自脩  
文文行之脩相為表裏晚近世風澆薄士行凌夷猶  
賴國家設科舉之學使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皆得因  
其求誘之聖賢之訓俾得所遵循而不至為邪僻  
之歸故文脩而行亦與俱脩也古人為學不出致知  
力行兩種今世文藝即致知法門能致知方不昧所  
行能力行方不負所知世間孝子忠臣未嘗絕迹考  
其姓氏皆在藝林孰謂科舉之學與人才必不古若  
哉諸生勉旃脩文脩行吾道之宗日月以冀求我輩  
蒙維二三子有古人風粹掌勵志不懈初終藉敦實  
行遠紹前蹤  
勸弟詩曰哀哀父母身分而為兄弟煮豆燃豆其此事  
堪流涕須知孝弟無二道些些言語休煩惱能得幾  
時為弟兄一回相見一回老我有傷須牢記莫使脊  
令鳥笑人摧同氣  
性情箴曰率性為性任情非情唯情其性人欲橫行唯  
性其情天理充盈性情之用億眾所同昔賢昔聖致  
和守中喜怒哀樂與天地通世人不察唯情是從驟



發粹動不由厥衷。哀樂哀成人而童。揆厥所以失戒懼功。

學道由於清靜。立德在於卑謙。樹福根於積善。多思慮易主患。多語言易長過。多動作易招尤。士人有四戒。口戒。眼戒。身戒。心戒。戒口莫作無稽言。戒眼莫視違常色。戒身莫蹈非禮地。戒心莫涉非分想。此卽聖賢克已復禮。閑邪存誠之學。總以一誠字該之。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誠不可爲人。何論其他。

某求治心乎。治心在靜。存動察心。靜時澄觀以別萬物。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六

之理。物在吾心。物不在吾心。如月印川。並不入川。心動時凝慮以定萬事之變。事以吾與。事事不以吾與。如魚在水。並不著水。心有正理。堅以守之。當如善人入室。唯恐招之不來。心有邪念。猛以驅之。當如外寇攻門。唯恐麾之不去。於動中求靜。則事物紛紜。皆以定吾神明。而心無所驚。於靜中求靜。則意念縈纏。適以亂吾主宰。而心不得寧。必平旦時涵養此心。而心之本體可葆。必清夜時洗滌此心。而心之妄想可除。心有不可告人之處。當存一他人如見肺肝。

之心。心有不能自禁之處。當存一君子相在爾室之心。如見肺肝。則心不容僞。相在爾室。則心不可欺。由是人心危者安。道心微者顯。大學正心之旨。孟氏存心之功。皆有下手處矣。

人各有身。身有來卽有去。須思安頓身子。勿如軀殼之入黃泉。與草木而同腐也。人各有心。心有存亦有亡。須思把握心子。勿如野馬之馳大野。脫鞅絆而無歸也。二者相因。無處把握。卽無處安頓。把握在聞中求靜。忙中亦求靜。聞中求靜。用返照工夫。默自鏡曰。此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七

時心有倚著。否忙中求靜。用按捺工夫。常自持口。此時心有蕩軼。否始之以省察。繼之以操存。把握心子在此。安頓身子亦在此。

百年若朝露。眼前多過一日。卽身後少了一日。古人學問。日新月異。歲不同。只在時刻提撕。自日而夜。則捫心省曰。一日中有虛度者乎。平日以虛度爲憂。乃有實獲之效。觀某日記。總未見那一種學問。爲前月未到。今月方到。可自信共信處。所以不見進地。爲學日益。來日大



難。慎。勿。當。前。錯。過。也。

朋友居五倫之一。古人倫常中事。皆須朋友切磨而成。有人於此。交其人。而道義相助。有益於吾倫常之事。交之可也。交其人。而燕溺多端。或損於吾倫常之事。絕之可也。芝蘭之室。鮑魚之肆。不可不慎。

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之流行。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至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燠。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百姓之日用彝倫。為萬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八

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無以名之。名之曰道。易有太極。此之謂也。無始無終。無間無見。退藏一心。放

彌六合。學者於此。看得分明。自然頭頭是道。窮理譬則觀山。山體自定。觀者移步。其形優異。故自四方觀之。便是四般面目。自四隅觀之。各是一種面目。面目種種各異。其實只此一山。山之本體。理一之譬也。種種而目。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觀處。便是日用間應接實地也。總之。此理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

排之力。會萬而為一。亦無牽合之私。察之於身。於喜怒哀樂。可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於飛潛動植。亦有見焉。返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見一致之妙。而分殊者森然不可亂。方是格致極功。

學問之道有三。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治心猶治疾。省察者。視脈知疾也。克治者。用藥去病也。存養者。調攝愛護。以杜未形之疾也。若私意為害。憚於攻治。便是諱疾忌醫。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所以愈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九

疾。疾愈然後和平之劑可施。此即克治後之存養也。今子等之病。在中宮不清。外感乘之為患。法在祛除。外感和調中宮。自然腠理營衛。俱適其常。閉戶讀書。所以祛除外感也。清心寡欲。所以和調中宮也。一步一趨。必師賢聖。參芪補益之劑也。一動一言。必祛匪僻。烏附攻克之方也。兼是行之。乃能治身。乃能治心。夫亦自知所病。求扁盧於六經四子。中以藥之可矣。人非無過之難。過而能改之難。以孔子之聖。假年學易。僅自許無大過。易稱顏氏庶幾。在不遠復。无祇悔降。



而卜氏離羣。自知有過。遠大夫行年五十。才知四十九年之非。則過亦聖賢所有。而學者顧諱言過。此大惑也。天下吉凶悔吝。生於動。不能無動。即不能無過。所患有過不自知。知之不能改耳。知而不改。其責甚於不知。何則。不知者。一朝覺悟。愧悔之萌。未始無望。若曰。予既已知之矣。而身居尤悔中。如故也。君子曰。已矣。其無望矣。是終爲小人之歸矣。鷺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是爲大忘。此言可淡省焉。

子等舉文社。須知文章代聖賢立言。所以明道。若平日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十

不將六經四子書。向自家身上覆辟一番。近裏著己。實實見得道之所在。所見模糊。所言必隔膜。即使出入經史。終是聲幌虛詞。於明道乎。何有。願子等毋但作紙上語也。

脩身不越言行兩端。言以靜嘿爲主。方無失言。行以馴謹爲先。方無遺行。而其道必自誠正始。誠正無別法。靜以應萬感之來。清以祛七情之蔽。耳目視聽各率其官。不交於物。即誠正可由。是入言行可由。是無失焉。

學者必先立志。志立則心定。心定則事成。志在行常。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自然道無所背。志在踐脩。則誠意正心。脩身克己。自然功存所循。志在學問。則朝受業。晝服習。夕講貫。夜計過。自然學無不成。立志後。尤當閑邪。凡聲色貨利。及一切非禮非義之事。皆謂之邪。邪易與心相狎。其始暱就。而不欲去。其後膠結。而不可去。大之縱欲敗度。小亦越檢踰閑。皆坐不閑邪之故。故立志者。當防患於未然焉。

慎獨工夫。不外主敬之法。主敬工夫。不外主一之心。心在道。無時忘道。無事忘道。道所在。即心所在。何獨之與有。須知慎獨之難。不在靜時。而在動時。靜時見難。正天心來復之候。動時見難。乃人心味道之因。能於動時。刻刻提撕。自然靜時。念念閑存。凡動時未能提撕。靜時未能閑存。即自勉強遏捺。過後旋復放去。工夫閒斷。便是無恆。聖人所以有日新又新之銘也。新何在。又新何在。今日知。一過。明日知。一非。今日知。而改之。即是新。明日知。而改之。即是又新。然不從動時。克治所改。何事。所新。又何事也。今學者不此之務。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十一



卻欲託迹空門。以求捷徑。不知達摩西來。亦教人從實地做起。直至明心見性。與道合真。當前卽是不待外求。所以不立文字。衣鉢相傳。六祖以頓悟得之。亦其天資高朗故耳。若中人之質。舍下學困勉工夫。從何入手。諸子母負天資。誤之千里焉。

我輩道中人。須保固此心。方不爲外物侵鑠。夫人皆有百年之算。自爲富貴功名牽掣。室家妻子縛纏。沉迷不返。日甚一日。真氣喪。元精消散。百年之算。或得大半。或得小半。或且求小半不能。朝菌晦朔。蟪蛄春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三

秋一轉瞬間。遂成異物。營營此心。悔之何及。嗚呼。人生世間。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庸愚無知。逐逐於無窮之嗜慾。吾見其慾未遂。其魄已散。其骨已朽矣。卽或幸至期頤。尸居餘氣。雖生猶死。孔子所謂幸而免也。子等清脩自愛。能保固此心。勿以外物耗亂精神。保身立命。具在是矣。

學者省身。須戒慎恐懼。時時收攝此心。諸生苦未能治心。未免一念方戒懼。一念又涉戲滌。所以不堅定。諸生知乎哉。從古大聖賢。惟在自脩省。兢兢占震爻。迺

終獲有慶。吁。嗟。行路難。橫塞皆榛。稷用。罔徒鮮。不罹陷阱。惟願我同人。獨寢盟衾。影善保。千金。處居。易以俟命。

人身有質。道體無形。以有質之身。證無形之體。卽以無形之體。範有質之身。而後謂之有道。而後謂之有德。德在於心。人自亾之。亾之而不思求之。終日講道。終日論德。白首茫如。毫無所得。乃曰此中本無所有。何可謂學。學者求道。須如救火。追亾。一般。少縱。卽逝。少遲。卽焚。矣。可不懼哉。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三

明月在天。亾古不昧。雲物掩映。移時退去。不損其清明。何也。所照無私。故物不能蒙也。人心如月。只因中藏委曲。逐物意移。始則爲物所蔽。繼則物反爲主。心反爲客。遂至任物指揮。莫知所措。何也。其心多私。故物得而埋沒之也。子等立心行事。往往無私而有私。欲去私而反入於私。致心體中光明漸失。蒙翳滋多。須知境遇榮枯。皆屬虛假。身入其中。認假爲真。貽誤百年甚矣。

人生除讀書外。更無安樂法門。萬端襍起。只以數行書



了之。此心便寂靜絕去種種塵囂。尤悔亦從此可寡。故凡語言動作筆札酬應一切皆可省。惟讀書一刻不可省。博聞彊識下學程途脩身踐言大儒學問皆從讀書起。能於此淡造自得。世閒富貴利祿皆不足動其心。何也。讀書不爲祿也。爲祿卽道之賊也。功名不爲利也。爲利卽名之賊也。願諸生一思之焉。

存心養性是學者終身事。心性最難明。謂爲一物非一物。謂爲兩物非兩物。除心無性。除性無心。須就一物中分出兩物。才分曉。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古

虛靈湛寂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心性不相離。不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昔夫子贊易言心屢矣。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于性亦屢言之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繹此數語。謂性卽理也。則可謂心卽理也。則不可。蓋心爲虛位。而性爲實境。涵虛以歸實。證實以返虛。是在潛思默識之者。

理之所托。謂之心。故非存心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

性。故非知性無以盡心。孟子言心性極明。學者猶錯認何也。求放心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著實處。只在窮理。窮理須有漸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缺一不可。如謂此理至易至簡。厭問學之煩。思徑達易簡之域。便是欲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成德事。下學豈可躐等。

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不能體之者。皆由物我相形。唯知有我而爲己。故物格則無物。唯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唯理之是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五

由沛然天理流行。始終條理。自不能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格物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入。卽可推類以通其餘焉。

性德有四。渾然無間曰仁。截然不紊曰義。粲然有文曰禮。判然有別曰智。截然粲然判然。皆出於渾然中。名雖有四。其實則一。而其所以渾然。截然。粲然。判然者。莫非自然而不假安排。所以爲性命之理。因時制宜。四字最妙。卽所謂義之與比。動皆合義。則天理周



流無閒而仁亦在其中。是故君子之用。不偏剛。不偏柔。唯主乎時。時宜剛則剛。而剛之用不可無柔。時宜柔則柔。而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故君子又曰。時中耳。司聽。目司視。身口司言動。物雖未交。其理已足。是皆天命自然之真。及感物而動。便有當然不當然之別。當然者。即自然之不可違者。是為真。不當然者。出於情欲之使然者。是為妄。去妄存真。以此治其身心。達諸家國天下。儒者所以立人極。內外本末。無弗一貫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六

學者本分事。不外忠孝兩端。性天不厚。道在培養。日循世故。性天易漓。能於清夜靜坐時。將古忠臣孝子。義憤激烈。誠心懇摯。犯顏抗節。幾諫負罪事蹟。細閱數條。嘿想其苦心。而得其用意之所在。再將自家身子。契勘一番。積久有得。便能返其性天。爾等勉之。毋為俗儒斯可矣。

學人讀書。先明其理。不明其理。有甚濟事。子等日夕誦習聖經。闡揚詩禮。自謂於書有得。於理甚明。而遇一

事。出一言。多與聖賢不合。徒尋章句之閒。私意穿穴。與老蠹何異。讀書人學聖人。不得先從學賢。始學賢何所自。先從存心。始存心何所自。先從習靜。始自古聖賢。皆從靜處致功。靜處致功。皆從忙中覺出。人生豈必終日皆忙。一有暇時。即優看心。在何處。看得即定。得定。得即靜。得從此做去。由靜而安。而慮而得。皆可於此幾之矣。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七

守其偏。我方不可以為圓。矯其俗。我直不可以為曲。毋曰君子不器。我唯不觚之為懼。又曰。人生憂樂無定情。我心有所樂。我見即以為樂。則在此樂。在彼亦樂。我身遇著憂。我心即以為憂。則在此憂。在彼亦憂。憂與樂人自名之。與天何尤。與物何尤。眼前遇如何景况。委順過去。便是素位之學。多求。非分。憂樂。循生。究復何益。又示某曰。子習儒。手披口吟。無益也。拘文章。義無益也。必設身處地。嘿想古聖賢作用。從那處起。那處止。自返我躬。何事做得來。何事做不來。做得來的做之。做不來的勉之。方不愧儒者。

讀尚書而知三代之興亡。以敬天勤民而興。以慢天虐



民而亾。讀列史而知列國之治亂。以扶名翼教而治。以綱淪汰教而亂。民生之塗炭。皆由君德之荒淫。君德之荒淫。皆由臣職之怠廢。或以逢迎長其驕盈。或以唯諾懷其利祿。唯恐一朝失位。門戶蕭條。尸位素餐。相沿成俗。卽有一二忠直之徒。折檻搶頭。又近於好名者之所爲。豈足道哉。吾觀三代純臣。莫如伊周。秦漢下未有如之者。非三代之君可格。而後世之君不可格也。伊周忠誠貫於神明。而後世多好名者流也。伊周經綸原於學問。而後世多不學無術也。昔寇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六

萊公爲宋名臣。勲業綽有可觀。張乖崖猶以不學譏之。諸生將欲出其才爲朝廷用。願先讀書可矣。

示某曰。汝秉質沉潛。但胸中黏滯處多。爽朗處少。所以時有空礙。欲求爽朗。非掃卻一切。風流自賞也。視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至當不易的道理。未來不必想。既往不必追。胸膈閒空。蕩蕩有明月當空之象。處事時。浩浩落落。有風利不得泊之勢。道明在此。德立亦在此。

又示某曰。汝稟質高明。惟心地閒外和內亦和。無稜角

峭厲。使人不可干。以私氣象。恐有瞻徇依違。隨人作計之病。夫人內方外圓。斯成君子。內圓外方。必爲小人。若內外皆圓。無嚴正之氣。以鎮之。卽不至流於小人。亦何以成爲君子。亟思所以變化而可。

人言科名主宰上官。豈上官沾沾以科名糾察人閒善惡哉。亦以善惡糾察人閒科名也。子等爲學。當務爲不爲世所羈之學。并不爲天所囿之學。德業之學。具於我心。世不能羈我者也。功脩之學。備於我身。天亦不能囿我者也。不求不囿不羈之事業。而踟躕富貴

谷簾先生遺書

卷五

鶴鳴集上

七

利達之場。以至爲天命所囿。復生許多抑鬱。爲世所羈。便增許多憂患。良可嘆也。

命有正命。有凡命。正命在人自立。凡命在人自造。一切日者家言。皆無與至理。此心能空。世緣豁塵。慮日與天命授受處。相通分明。我心卽天心。我心卽天性。我命卽天命。夫至我命。天命渾合無閒。便自能立命。學道人於此關頭。急須勘破。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五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六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鶴鳴集下

為學務須堅貞真諦。認不得真諦。即稍有所得。終不臻大悟大覺。認得真諦。尚須堅定。無紛營。無揉襍。斯為堅定。既堅既定。或有間斷。便非純一。詩稱文王之德。曰純曰嘒。無間斷也。其要在有恆。易稱恆其德貞。又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恆則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往往而有。安能無間斷。所謂真諦者何。性命之學是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一

也。人之性命。賦于天。一入塵緣。便多汨沒。不從此苦修一番。以求復天之所賦。豈不虛過一生。今與爾等約。為學不在遠求。各就本業中求真諦。只在一心不放。他。走。向。別。路。止。事。事。根。由。至。理。做。去。便。與。道。日。近。與。俗。日。遠。積。久。有。得。由。恆。幾。純。亦。非。難。事。各。勉。旃。

人惟命數二字。最不可逃。與數對待者有理。理有常。數無常。聖賢論理。不論數。能知命。俟命。安命。故庸眾反命。逆命。抗命之所為。皆所不取。然所謂知命。俟命。安命。亦惟順受其正耳。非曰吾有命。在可任意行之。

也。盜。蹠。之。暴。而。壽。顏。子。之。仁。而。夭。命。也。理。不。得。而。強。也。蹠。雖。壽。壽。其。身。而。不。能。壽。其。名。回。雖。夭。夭。其。身。而。不。能。夭。其。名。理。也。命。不。得。而。奪。也。使。身。在。而。人。人。詬。病。則。生。不。如。死。使。身。沒。而。人。人。歸。美。則。雖。死。猶。生。陋。巷。簞。瓢。伊。人。宛。在。圍。匡。過。宋。君。子。固。窮。夫。亦。以。無。常。者。聽。之。命。數。而。以。有。常。者。循。乎。天。理。可。矣。

求道在日用行常做起。日用行常。百事叢集。在孝弟忠信做起。孝弟忠信。從性得來。人人都有。只因氣拘物蔽。汨沒過去。如明月為雲霧所掩。明鏡為塵垢所蒙。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二

所以去道日遠。雲霧有時散。明月仍明。塵垢有時磨。明鏡仍明。人心獨一。暗不復明。何也。一則汨於其中。迷不知返。一則牽於其私。柔不能克也。子等氣質清明。不患不知返。只患不能克。各從我言。向自家身心上。刻勵一番。便當有改觀氣象。

示某曰。養子而使成籠中鳥。不善教子者也。何則。鳥本飛也。猶人自具智識才力也。智識才力雖具。而為善為惡未定。因而閉諸內室。絕其外緣。如真鳥籠中。以為不復飛去。噫。有籠時鳥固不能飛。無籠時鳥獨不



能飛乎。教子弟在養其心。導其志。使在外從羣。而在內有主。方是不太。良禽性成。君子否則束縛防閑。終有一朝踰軼時也。

儒者爲學。學聖賢實地處。道家宗清淨。釋氏尙虛無。皆是道中一條平正大路。卻須從聖賢之學入手。方有把握。今學者畏難趨易。不學聖賢。妄求仙佛。究之聖學不明。仙佛兩家。亦終無入門處。聖學在何處。曰居敬。曰窮理。曰閑邪。曰存誠。其道備載六經四子書中。各潛心求之可也。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三

學問在求放心。求放心在習靜。習靜之法。當默坐時。心有所動。卽看其動向。那處隨。看隨定。心有所怒。卽看其怒。從何起。隨看隨平。心有所鬱。卽看其鬱。本何因。隨看隨解。心有所欲。卽看其欲。從何來。隨看隨消。人心知覺。半由天性。半由習染。天性中之知覺。越看越靈。明習染中之知覺。愈多愈汨。漫以真知覺照。僞知覺僞者。逐漸消釋。真者逐漸凝定矣。

天地之道。萬有并包。而渾然一氣。不能割晰羣狀。賴有日月處其中。人身一小天地。而塊然七尺。不能洞澈。

衆理。賴有心處其中。天地以氣爲體。日月爲用。人以骨肉爲體。心爲用。日月有晦塞。移時復明。人心有薰染。積久愈蒙。能隨蒙隨掃。隨掃隨淨。便與日月同明。今人之心。有晦蒙。一時而不覺。錮蔽終身而不悟者。叩其平日。觀人察物。比長絮短。細小瑣屑處。未嘗不明。而於自家身子喫緊之事。白首茫如。何其明於人。而昧于己。明于小而昧于大。與其明者。本根偶露之靈機。其昧者。入世以來。所染之垢汗也。大學曰。皆自明。中庸曰。極高明。皆從自家磨洗。蕩滌得來。故入道。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四

必自明心始。

人何所學。學聖人也。聖何由學。先學程朱。程朱何學。學孔孟也。孔孟何學。學堯舜也。堯舜之道。何由而入。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能于微處入手。則危者皆安。然必至精至一。而後可守。至精至一。道在守中。所守不中。路頭一差。毫釐千里。守中之法。務先知中。知中之法。內以治心。外以治躬。禮經首曰。毋不敬。所以治躬也。詩教總曰。思無邪。所以治心也。兼是行之。動靜語默。皆歸性道。於學聖乎。何有。



世言爲人之道處世爲難。處今世尤難。何者人情叵測。故也。不知理不逾乎本分。事不離乎真實。循我本分。真真實實做去。雖有無妄之加。不能破真實之理。金石不言而人信之者。惟其誠也。誠無不格。豚魚信及。何況於人。總之心求淡。身求正。淡則事事可安。正則念念不違。便有入道得力處也。

文章特入世之梯航。成名之門徑。於斯道未有所與。願諸生好學深思。因文以見道也。見道在窮理。入道在立志。立志之法。於志未定時。求振卓二字於志。既定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五

時求持守二字。務使讀書所得。返諸躬行。竭力志向。這條路上去。如爲子宜孝。則求古孝子之事。身體而力行之。爲臣宜忠。則求古忠臣之事。身體而力行之。志以帥氣。行以踐文。視文章之士。個平遠矣。

示某曰。知爾邇日力求身心性命之學。靜嘿其言。馴謹其行。晝所爲而夜書之。外有失而內訟之。極是進境。但克治身心。須一刻不閒斷。一事不放鬆。無取飾於外觀。而稍加裝點。無自寬於內省。而偶涉怠荒。從已能處求精密。從未能處求變化。守顏四勿。學會三省。

白抵千金。心捫五夜。於爾有厚望焉。

道有實行。其教必自童蒙始。智識方啟。可善可惡。教之無素。後必難治。世間不少聰明子弟。皆以父師諭教不立。其上者不過成文章之士。而其下者遂以汗下終其身。良可嘆也。唯於日用行習間。教之本真。使知一言一動。父師可欺。而神明不可欺。神明可欺。而此心不可欺。戒慎恐懼。不敢偶忘。則養正有基。所以變化其氣質。和順於道德者。他日必有所成就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六

少年子弟。須常守專靜二字。何謂專。功無泛濫。之謂專。何謂靜。心無馳騫。之謂靜。文業長進。在此。道心堅定。亦在此。

今日是花朝。人生有朝。花生亦有朝。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可勝悼嘆。究之花有開落。人有死生。人知花落能再開。人死不復生。不知人有一生。永不死之道。花無一開。永不落之理。即使今歲此花。千年萬歲長。此花已更千萬開。落即更千萬死。生此其爲法。華輪轉者多矣。人則不然。稟乾坤之正氣。受聖賢之正教。參天地。贊化育。爲君則堯舜。爲臣則伊周。



爲師則孔孟皆以七尺軀幹。撐拄兩間。天地萬古不  
息。數聖亦萬古不死。此人之所以異於物也。大聖不  
世出。蚩蚩羣族。百年蟬蛻。奈何曰。此亦有可不死者  
也。木槿之華。朝榮夕萎。松柏之姿。經冬彌茂。花木如  
是人亦宜然。既謂之人。當識人字。凡世俗中。聲華馳  
騫之事。人而物者也。吾道中。清苦淡漠之事。人而天  
者也。人而物去。禽獸不遠。人而天去。聖賢不遠。聖賢  
全其天者也。能學聖賢。不失其天。我性我命。卽天性  
天命。天之性命長存。我之性命自永。朝聞夕死。形亾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七

神存復何蟬蛻之患哉。其脩之之道奈何。忠信以立  
其幹。仁恕以致其用。範之詩書禮樂。施之父子君臣。  
常惺惺於心。無憧憧於物。如是則體備。體備則成人。  
德行播於當時。聲聞傳於後世。空谷猗蘭。久而彌芳。  
無言桃李。遠而彌馨。其視蚩蚩羣族。若花木之爭榮。  
芩旦暮閒者。奚翅朝菌之與大椿也。予故因花朝。爲  
諸生一勉焉。

人世富貴之福。易享。清閒之福。難享。富貴者百憂煎其  
心。萬事勞其形。人見有宮室車馬衣服玩好之樂。不

知其方寸閒。懼禍避害。日夜靡寧。故其享之也。勞而  
天之責之也。輕。清閒者不然。俯仰身世。非有萬鍾之  
富。而饘粥不缺於供。非有三公之貴。而僇辱不及其  
身。逍遙巖壑。偃仰琴書。外無菀枯之迹。內無憂懼之  
心。故其享之也。逸。而天之責之也。重。富貴者無所建  
樹。以裨益斯民。謂之負天。清閒者無所成就。以仰蒼  
大造。謂之棄天。負天者。天得而罪之。棄天者。天并不  
屑罪之。有如蟬蛻。姑聽其朝暮生死於泉壤中耳。  
矣。然則清閒者當如何。曰。閒而不敢自閒。古稱文王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八

不自暇逸。周公朝讀書百篇。暮見七十士。又稱孔席  
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誠念天所以付畀者重也。不是  
之務。而徒以優游無事之身。因循終老。嗟乎。此身不  
足惜。脩名不足愛。獨不念天地父母。所以生我之意。  
乎。是亦弗思耳矣。且負天者。猶或可藉辭立朝。伴食  
不日。時難爲也。則曰。吾君不能用吾言也。猶以爲權  
在人也。棄天者。逸居惰窳。此身可脩而不脩。此心可  
正而不正。不得曰。權在人也。故無言可諉也。總之。清  
閒時。能不爲食粟之徒。斯富貴時。自不爲素餐之計。



此實理之相及者耳。

人事難知。反覆不定。君子履常。恆自脩省。得喪窮通。是曰有命。小人反之。廼生微倖。雖有所得。終入陷阱。願爾諸子。懷我好音。祗諸惑志。發大信心。視我誨爾。抵玉與金。理不解結。鼓無絃琴。永朝永夕。守爾丹忱。俯視利名。電光草露。千駟奚加。三公奚慕。率爾典常。誦爾墳素。以爾餘閒。與予良晤。靜聽鸞音。珊瑚玉樹。人生世閒。所以須名位者。將憑是以立功德。致君澤民。而非為富貴逸樂計也。爾等目前。未免作此寂寂。

谷廉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九

就予看來。安知非造物玉成之意。古人學問德業。大半從困頓抑鬱中磨礪得來。爾等春秋方富。及此時研覃經史。務為明體達用之學。他日得志乘時。不至束手無策。便是眼前磨礪之功。即或命不可知。終身弗遇。日與二三知己。譚道論文。入有琴書之樂。出無樵爨之嘲。守仲長統樂志之論。領嵇叔夜養生之旨。亦足俯仰一世。自舒懷抱。所謂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聖賢出處。所以無入不自得者。正在此爾。

節過天中。時交長至。陽氣漸消。陰氣漸長。凡吾同人。各宜靜養真神。厚培元氣。思所以扶陽抑陰。脩身立命。方得道中要旨。世人不察。逐逐聲色貨利閒。機械變詐。無所不為。且自以為精明強果。而不知其非嗟嗟。若輩生為陷溺之徒。死為漸滅之鬼。靜言思之。良可嘆也。

吾道本淡寂逍遙。平夷無事。而一入世緣。便多荆棘。須知人唯一心。心入於無為。則荆棘盡化為康莊。心有所妄營。則康莊亦皆有荆棘。子等自今日始。閉戶讀

谷廉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十

書。除衣食外。皆作非分看。即衣食之事。除凍餒外。亦皆作非分看。積久有得。并凍餒中有詩書旨味。饜飮其中。即凍餒亦皆作非分看。在在有真樂。在在得坦途。世風飄蕩。何與焉。

求學在心。養心惟靜。習靜須嘿。守嘿由淡。淡能寡欲。淡能寡營。寡欲寡營。心不妄動。盡性至命之學。即由此可入。子等獨居時。寸衷擾攘。應事時。手足忙遽。朋友酬酢。詩酒戲游。神氣耗散。心性汨亂。虛靈本體。反覆悖亾。願以予言。急自省焉。



士人閉清靜門。讀贅身書。接沉潛友。作切磋言。便日有所益。須知世間非我固有之物。皆屬魔境。非我本然之樂。皆屬魔趣。何謂固有之物。倫常之理是也。何謂本然之樂。性天之趣是也。捨性天之趣。而逐虛假之緣。身本幻物。而作幻想。幻益生幻。萬魔滋擾。夢寐不安。何苦而爲此。子等務求真樂。毋使幻中之樂。鼓弄此心。則近道矣。

示某曰。學問之道。以變化氣質爲先。汝氣質剛方處多。圓和處少。與世相涉。純是格不相入。氣象更無些子。融脫意。得益在此。受病亦在此。汝其知乎哉。花放水

流。無非妙相。鳶飛魚躍。盡是化機。佛氏言無罣礙。儒家言無適莫。其旨一也。能於此參之。方有灑落自得處。

又示某曰。汝天性高明。德心堅實。道中楨幹也。今有一言贈汝。老氏有言。知其白。守其黑。乃爲天下式。事物之來。澄觀嘿照之足矣。必以察察爲明。究非所宜。是以老氏又言。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而孔子亦以不逆不億。先覺爲賢也。又汝留心時事。極有見地。惜哉時

不遇。迺溷塵俗間。未蒙宣室問。終日作空言。空言無補。汝宜慎之。汝讀史。有年。獨未聞郭有道。徐孺子之流風乎。方漢室黨錮之興。士大夫持清議。談朝章者。皆身罹其害。雖爲小人傾陷。亦未始非伊戚自貽。其後唐清流。宋黨人。覆轍相循。古今同慨。如郭徐二子。超然物外。有似雲中之鶴。不可網羅。真百世之師也。願階宜慎。幸識吾言。

讀書爲明理。不爲功名。今之學者。未嘗積功。輒思求名。何惑也。夫功公者也。名私者也。存公心。不存私見。則名以功而成。功實者也。名虛者也。務實際。不務虛境。則功以名而顯。總之名至私亦至公。無實而有虛聲。是爲盜名。名於是日盛。功於是日衰。名至虛亦至實。有實而得令聞。是爲享名。名於是日增。功於是日減。二者虛實雖異。其爲造物所忌。同也。讀書患不得名。最是學者大病。知其病而去之。功成名亦立矣。

佇我鸞兮城之隈。來丈室兮永綢繆。鑪香引兮茶薺俱。及諸子兮同淹留。撫今昔兮陳欵懷。嗟我心兮多煩憂。憂何來兮何自去。願我徒兮證清修。證清修兮於



何極求之六經四子兮。闢其幽。百行端兮。五品立。思古人兮。俾無訛。庶幾百年而歸真兮。游閭闔而登瑤樓。瑤樓高兮。閭闔遠。凌雲上兮。渺無儔。視彼溷擾紅塵之離離兮。奚翅鸞鳳之自舞與。貳負之自囚。言及此兮。心夷悅。不覺萬象空兮。豁我眸。顧森森之玉筍兮。彌踔厲兮。夷猶。惟予懷之惓惓兮。羌欲往而仍留。且斯須兮。延佇。聊徜徉兮。茲邱覽義馭之漸西兮。聽長風之颼颼。願言逝兮。還我素。駕我騏兮。乘我騶。指雲霄而聳杖兮。於塵壒兮。焉求維一言之持贈兮。人

谷籛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三

爵美復美不如天爵之還自修

歲儉時艱。窮民無告。號飢號寒。所在多有。我輩學道人。健戶潛脩。外閒事儘可弗問。而當此之時。自應推惻隱之心。以圖補救於萬一。飽食煖衣。坐視人之飢寒。曰此非吾分內事也。仁人君子當不忍出此言也。昔後漢何敞嘗以節省浮靡。賑恤窮孤。為宋由告。極是仁人君子之用心。節省浮靡。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以歲之所有餘。助心之所不足。多做一件利益事。即多增一件福德事。為善以成父母令。名積德以貽子孫。

餘澤其在此時焉

古稱為善最樂。又稱為善無不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報在天。不在人人。不必設是心。而天未嘗爽此理。世之不信此理者。放利而行。錐刀必爭。利已損人。毫無顧忌。叩其故曰。吾為子孫業也。及至子孫。挾其所遺。逞其所好。少年結客之場。無所不至。無所不為。不以此夭折其身。卽以囊資罄盡。不能自存。入於下流。玷辱家門。為世戮笑。至是而問其所為子孫業者。果安在也。夫不以仁義貽子孫。而徒以貨財貽子孫。使

谷籛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四

之速取敗也。是不惟無以厚其生。并且為之戕其身也。夫為人祖父。至戕賊其子孫。而不寤。豈不痛哉。普告世人。與其以萬貫貽子孫。毋寧以萬貫易萬善。以貽子孫。使子孫賢。併此萬善擴而充之。可以益絲世澤。子孫不賢。亦可以此培植根源。不至一轉瞬閒。過而為墟。况以善貽子孫。子孫必無不賢者也。嗚呼。為人祖父。皆欲長保其子孫。為人人子孫。皆欲寵榮其祖父。而必祖父能貽德於子孫。斯子孫可報恩於祖父。願知道者其味我言焉。



寒威初緊。歲事將闌。塵區擾擾。瑣屑米鹽。有生之累。亦何可言。子等俯仰優閒。正宜默課潛修。懋勉弗懈。戒。酣。豢。庸。庸。之。過。求。聖。賢。乾。乾。之。功。雖。逸。勿。逸。雖。休。勿。休。方。不。負。父。母。生。我。之。恩。天。地。厚。我。之。德。否。則。捫。心。清。夜。何。以。自。安。又。古。人。仁。心。爲。質。必。推。己。之。所。有。餘。以。補。人。之。所。不。足。使。鄰。里。孤。窮。均。沾。德。澤。先。儒。有。言。富。貴。而。不。脩。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爲。善。是。真。子。孫。於。賤。辱。之。阱。爭。奪。之。區。而。不。顧。也。願。吾。黨。一。省。此。言。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五

爲善有數端。一以言立。一以力勝。一以隱處見功。一以明處表式。以善勸人。使人改過遷善。以言立者也。以善濟人。爲己脩福積德。以力勝者也。爲善不求人知。不祈神佑。隱處見功者也。爲善自我啟之。與人同之。明處表式者也。四者不同。同歸於善。要其所以。唯求其實。人有內無善心。而外飾善事。以沽名者。其人與作無量惡者等。不可不戒。噫。人生在世。苟處豐衣足食之時。自應作利物濟人之事。試問。新息侯所訶守錢虜。求田問舍。時時作子孫計者。果能庇蔭其子孫。

乎哉。夫亦弗思耳矣。

人以天爲天。物以人爲天。以天爲天。天主生殺之權。以人爲天。人亦主死生之柄。世人好殺。以物命供口腹之奉。甚至一飯而戕千百命。何其慘與。人與物不過靈蠢之別。殺人律必死。殺衆物以自奉。是何居心。天地間劫運之來。皆由貪殺積數百年。天下殺生之報迫而成兵。戈人自不及知耳。宜聖賜生必畜。禮經無故不殺。讀書人皆知之。而猶或以多殺自奉。何其慘與。願知道士。減損口腹之奉。爲物命稍留。有餘。卽不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六

得已而用之。亦當無恣惻隱之心。則幸甚矣。驕陽赫若。旱魃爲災。子等其有憂乎。泰誓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維天視聽。卽寄在民。降祥降殃。皆由此起。當其盛而禾黍豐登。人民壽考。及其衰而飢饉薦臻。生靈憔悴。其天意與。皆本事也。方今官本主督民風。薄益澆薄。積而成災。挽救之方。良非易易。雖然。民瘼具在。天鑒匪遙。士爲四民之首。實能上振官方。下移民俗。爲上下開關鍵。誠遇災知懼。側身修行。守爾四維。慎爾百行。保爾五德。閉爾七情。事事



如臨太祖時時如對神明戰兢臨履戒懼觀聞即聖人所謂某之禱久矣者夫亦何難自信果能自信在一國可弭一國之戾在一鄉可弭一鄉之戾在一家可弭一家之戾人人如此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天災不作物珍不興尚何水旱癘疫之足憂否則將如獲罪於天何惟是此事在平日潛脩非臨時猝辦諸子於平日或有未至而欲臨時禱祈求效書稱誠感孟言齋戒一念之誠聖賢所許即上帝好生之心未必不可感動夫亦心誠求之可矣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六

鶴鳴集下

七

道念無常皆由自積道之所推愈廣即善之所積愈廣唯積念有真不真故積善有報不報僕嘗見積善之家有食報遠者有食報近者有并無所為報者因質諸我師師曰論善而以報不報為言非真為善者也而觀於善之報不報亦可知念之真不真大抵有所報者其為善時不望報者也無所報者其為善時即望其報者也僕唯唯敢為諸君述焉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六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七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拈花錄

淵既從伯氏暨同社諸君子取歷師尊諭言有裨身心性命之學者彙為鶴鳴集矣同邑各壇中兼有精修二氏者或守元關或參禪乘歷師尊即各以其性之所近而示之以斯道之歸淵乎備哉歷師尊之教也茲復錄其粹者釐為二卷一日拈花錄一日玉版錄大旨悉與我儒相表裏學者觀其會通皆可有所得慎勿以譚空覈元歧視之焉嘉定黃淵耀謹識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一

命在天性由命盡其性養惟正知其命天德全純所守謹所庸福日積慧日光佛無聖心無佛即佛性即聖心廓然覺洞然元斯真覺斯真元覺非覺元非元乃自在乃如來我本無我念我為誰爾亦非爾爾念又誰無爾無我誰念念誰念無所念日月台璧無爾無我天地合德爾我俱空廓然無佛念相俱融一超直入



天上有天。一指破空地。下無地。一腳到底。天中有人。身  
爲道本。身中有心神。爲德樞。惟心存性。惟性存神。吾  
願諸子。以心奉真。知爲道母。慈爲德水。厚爲福基。善  
爲生途。守此真脩。便是極樂世界。

有法。悟無法。無法悟。有法念。念諸有佛。往生極樂國。眼  
前生衆念佛人。本是祇園佛弟子。脫落紅塵。未離苦  
趣。念爾皈依有素。不失本來。我佛慈悲。廣行方便。開  
覺路門。接引衆生。法衆有情。除三業六根。參最上乘。  
永證菩提妙果。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破除業障。斬絕塵根。丸丸紅日照我。真身般若。若有臺波  
羅有岸。一空萬緣。回頭便是。

人心圓月。高朗清明。靜求自在。虛空蓮生。道以誠入。德  
以默得。趺坐蒲團。萬緣寂滅。天地同寧。杳冥莫測。告  
爾衆生。蓮臺共列。

佛在於心。心皆是佛。卽佛卽心。非心非佛。佛佛是心。心  
心是佛。佛融於心。心融於佛。佛與心隔。心與佛隔。不  
知有心。何知有佛。卽佛求心。卽心求佛。心乃真心。佛  
乃真佛。佛通衆心。心通衆佛。

大道無邊。總歸有覺。佛覺也。覺心也。能心佛之心。纔能  
覺佛之覺。能覺佛之覺。纔能心佛之心。完得一箇心。  
成得一箇佛。法衆有情者。時時捫著爾心。卽時時見  
得我佛。

佛法無邊。覺岸是邊。佛法無量。德水是量。佛門皆空。善  
航非空。佛門無色。蓮花是色。生衆且去乘爾航。采爾  
蓮。傍著岸。通著水也。渾著爾千般花樣。憑我佛瞿曇  
花現。只算爾一箇嬰孩。道不得爾西清大道。

修修修。竺國同游。空空空。指引瀛東。佛佛佛。方寸太極。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無無無。意契真如。修修修。於意云何。修身修。命修。真  
空空。於意云何。空空。空相。空神。無無無。於意云何。  
無人。無我。無人。我佛佛佛。於意云何。一佛。二佛。三四  
五佛。

雨遍三千界。金開丈六光。龍華勝會啟。稽首禮空王。  
佛家說蓮花。生衆知蓮花。何處開乎。不在地。不在水。  
人有覺心。卽有蓮蕊。日淖汗泥。其蕊斯萎。能開之者。  
是在大慧。大慧既得。兼須法雨。大慧以開之。法雨以  
培之。漸漸到。滋潤地。漸漸到。光明相。生衆能否。虺白。



日青天那不見蓮花一瓣麼

金圈罩去佛引善士優夷寶杵提來我卻邪魔外道爾等身墮凡間心皈我佛不可貪嗔癡莫忘戒定慧蓮池是方寸之池竺國乃歸身之國福海滔滔慈航來往把準了航上的舵才許爾直往西池采取一朵蓮花也。呸。世間都是人非人道什麼瞿曇蓮現萬道香光在心七竅竅生光明普照十方是為真知是為真慧凡汝見者識神盜其靈欲相迷其覺覺靈既塞真有盡失與動隨動混茫濁沙業波無極生眾乘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四

良因撥開塵翳認我真宰莫差莫差

性界虛和汰塵清淨瑞蓮五色涌壇庭玉女金童齊進散天花玻璃階淨彈指間鳥語迦陵清穎聽當頭一聲鐘磬為甚我來時橫眉豎眼未見一箇兒中心寧靜。佛力宏大佛法慈悲世多盲漢何時度已我菩薩垂慈救苦一念之善頓超十地蓮臺非遠回頭便是。嗚。看紛紛者幾時能定到那間葉落歸空撒著手。磕入黑山下何處說苦也。

凌空飛錫來鶴背風吹響念爾念佛人與爾當頭棒。

今日是何日我佛誕日也。法眾在此合掌念佛既知此日應念這一聲佛却不知平日亦應念這一聲佛。嘻。弗思耳矣。我佛慈悲長示皈投妙諦千言萬語那一句是爾本分事幸各自求之。

光華心性元寂道宗不礙無著大覺羣蒙匪守寂滅。隨明聰西方聖人道徹高穹智慧照耀根觀虛空。諸所有罔不昭融楞嚴圓覺丕振宗風達摩面壁。振虛靈迦葉微笑。迺會厥心後世味之三乘紛營。其義諦維空故明塵世膠擾蝸角分爭人於其間。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五

而不平明實無益唯覺可思心游解脫無情物私常樂我靜退入無為此即是佛德遍四陲有生復爾應化漢時察迺施教輔掖顛危是以大學明明德三教皆由茲。

無我相無人相無是非相無榮落相無色相無空相相相一空萬相不知相空空空萬相一空不知空浩然大塊吾自存何論得喪與窮通請君看取菩提樹長留萬古青蒙龍。

諸相非相諸色非色不空之空中有我佛普泛慈航周



流八極。唯善信人。迺其引汲。敬告我徒。無知無識。靜持一心。妙通衆職。五觀六根。各物其物。善果圓成。同游佛國。法衆領斯旨。以往他日。當見我菩薩蓮座下也。

佛在何處。在人心中心。在何處。在人身中。身在何處。在天地中。在何處。在無無中。無是何物。廓然洞然。自然寂然。不可得而名。我以名我心。人心不同。而其心中之心。無不同。心中之心。即天地本有之心。吾佛應化之心。名之曰心。而心不可見。名之曰佛。而佛之感。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六

應不測。隨呼而至。即心即佛。即心即道。即心即天。在心中。佛亦在心中。佛者心之強名也。淨土者心無微塵之謂也。天人合契。上下同元。安有天人之界。安有凡夫佛子之名。一念到底。萬緣永斷。鐵樹花開。春秋不紀。這時候纔可見我佛。噴雪山。山下月明。山上梅開。正夜半。呖雪落。紅爐廓然。無朕不令人立。腳到那裏去也。大眾有何說法。鐵牛觸倒。須彌上任。爾駕海擒龍毒漢。到面前一棒打殺也呵。

天下之理。眼前即是。余從海上來。師問余曰。何所見。余

曰。見白鷗一隻。師曰。作何處。實。余曰。化太紅鷗。便是。白。師曰。唯生衆其參之。師曰。此偈須作十日思。言紅不言紅。言白不言白。是鷗非是鷗。是見非是見。會得箇中旨。當頭雲一點。

南無阿彌陀佛。一天花雨。萬里香雲。翩翩青鳥。來展此間。眼前多少念佛人。須知我佛之宗門。我佛度世空色相。長持正覺見性真。三千大千世界遠。白毫光中。荷陶甄。楞嚴圓覺宣。此義正法眼。藏歸金經。眼前多少念佛人。各各了悟。超法輪。但將六字求諦要。不須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七

三乘勞紛營。老僧得力盡在斯。敢告眼前念佛人。誰與拈花開笑口。他日毘羅頂上行。生衆知佛乎。夫佛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謂佛。維能自覺。迺能覺他。其功不越一心。其心不越一空。空凡心以證覺心。大圓滿相。大光明藏。俱從此起。與聖人先覺覺後覺。義諦初無異同。生衆從儒諦參佛乘。出迷津。登覺岸。悉於此基之矣。子生前日誦金言十萬餘聲。得明正教。妙發淨業。蒙本師金臂垂慈。接引西歸。將平時意想。識見一并消融。



於四大獨存此不壞真身往游樂園君等生遇明師  
得知來去路頭大是幸事須知眾先達所以教人念  
佛精進脩持者實緣塵世中人富貴利達不過數十  
年事到得眼光墮地時方悟脩持急抱佛脚已屬無  
及故為設淨土一法以度之淨土者何方寸是也蓮  
花者何一點真光是也人生具有西乾竺國應念即  
至君等從此結念真實做去異日把臂祇林不虛此  
來一段大因由矣

生衆知吾道宗旨否吾道即汝道町畦可盡了千古兩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八

聖人兀立東西表見性而明心此旨非元妙凡我清  
修子務自除煩惱六根得淨除三乘悉分曉他年證  
菩提遲君五雲島生衆味斯宗旨百尺竿頭當有進  
步也

合掌低眉露性情如如不動獨稱尊飛雲歷遍三千界  
說法須尋不二門說著性須知養說著心須知存  
仙佛二門與聖無分抱一守中迺見本真神光擁護  
與天常存

無相無非相無色無非色是非相即是相是非色即是

色今我來此不受持一空相相與色色若非我相即  
非我色若非我色即非我相諸相諸色我能空我空  
諸相與諸色所謂相相我相所謂色色我色我無智  
慧我空智慧我無是非我空是非令子無智慧無是  
非智慧是非空如水我無見聞來授子授子一滴楊  
枝水

大道本虛空無人亦無我靈臺寂寂中不可纖塵破  
人生世間萬緣皆空唯空所有能實所無楞嚴有言  
攝心生戒因戒生靜因靜生定因定生慧是謂三無  
漏靜定慧自戒入戒自攝入何謂攝返空坐照之謂  
攝此菩薩第一義諦即學佛第一門徑爾等以此言

作總輪便有頭頭是道處便無格格不相入處  
拍手歌來香雲縹緲鸞鶴和鳴簞然物表緬彼寰區紅  
塵擾擾如鳥在籠如魚失沼嗟爾衆生云何煩惱老  
僧西來視物皆小萬緣雖多一偈可了請轉華嚴同  
參元奧水月松風琪花瑤艸盡在眼前不須締造會  
悟得時拈花一笑

爾等懺除塵垢勤修淨業須知業即人之所妄想懺除



垢汗則意無妄而業自淨。人言淨土爲極樂國。不知方寸中人人有此淨土。人言地獄具種種苦惱。不知方寸中人人有此地獄。能淨此業。人人方寸中皆極樂國也。人謂我道寂滅極淡無味。不知寂滅中正有極大富貴壽祿存其間。故極淡極旨。妄爲習氣。本性原無此妄。一染習氣。以妄爲真。認真爲妄。真妄不辨。苦樂遂分。我佛憫及於斯。以淨土度之。實慈悲普度。無上法門。爾等皈我淨土。須識得蓮臺萬丈。其中門戶萬千。其中層級亦有萬千。只從此一直走去。便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十一

可進堂奧。登上乘地也。

一輪紅日海峯巔。萬里祥雲護大千。好是三吳多善信。蒲團膜拜一年年。滿堂梵樂韻悠揚。長奉西那一瓣香。借問瓣香誰拾得。迦陵雙鳥自飛翔。慈航寶筏靜相於。得返迷津廿載餘。了卻萬般人我相。黃花翠竹盡真如。此身舊是阿羅漢。今日新參般若經。知否拈花有迦葉。西來一笑萬山青。我菩薩悲願宏開。善緣廣布。世間善男信女。苟識三皈之義。胥邀再造之恩。爾等三生未味。五蘊將空。身墮紅塵。心歸

白足能以施利。結福德果。能以誦持守清淨心。永念修途。自求覺岸。一空諸相。非非相。獨拔三途兀兀途。此日予亭方邂逅。他年樂國共婆娑。我佛氏決不作謊語也。

我有貝葉經。能使頑石悟性靈。我有蓮花船。能度羣生來雲巔。有經不知誦。有船不知渡。營營利藪與名場。終日惜騰如寐寤。三萬六千有盡時。嗟爾衆生何自苦。清修子。悟虛旨。朝朝誦梵音。時時近佛使。七尺墮紅塵。寸心如白水。老僧偶過從。聊與敘心契。寄語人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十一

間學佛人。各除塵障。求全真。一空色。色與相。相靈臺。湛寂生虛明。一朝大覺。覺衆覺。自覺覺他。億等倫。且須誦我經。黃花翠竹。悟前因。且須乘我船。徜徉三竺五雲邊。

千潭一月印。千潭都是月。原來天上只有一箇月。千樹萬花開。千樹都是花。原來世間只有一朵花。是花還是月。是月還是花。卽花亦非花。卽月亦非月。鏡中花。水中月。花亦鏡。月亦水。畢竟非花亦非月。拈花指月空所得。



人生在世間。白駒馳過隙。忽忽三萬六千日。自少至老。如梭擲。吁嗟世人不自求。踏遍紅塵。春復秋。名。利。鎖。不。可。破。有。如。貳。負。長。自。囚。一。朝。拋。卻。黃。金。土。脫。手。空。空。忘。故。我。為。問。水。月。與。松。風。世。人。那。得。知。其。故。不。如。執。杖。鞭。從。我。靜。參。禪。禪。機。在。眼。前。千。丈。華。池。五。色。蓮。蓮。子。復。蓮。心。著。水。不。染。塵。請。君。悟。此。清。淨。意。勝。讀。楞。嚴。圓。覺。經。老。僧。本。印。虛。空。月。今。朝。飛。錫。來。丈。室。四。座。栴。檀。聞。妙。香。一。堂。袈。裟。皆。殊。質。要。有。江。夏。子。瓊。瑤。玉。佩。來。相。侍。老。僧。見。之。拍。手。呼。他。年。衣。鉢。運。君。至。今。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留一偈與君參蓮花開在蓮花水

性光明澈。智慧圓通。真如妙旨。般若靈蹤。黃花照耀。翠竹蒙籠。箇中真意。挹取無窮。我有半偈。一印虛空。了無色相。亦無始終。六根清淨。三業消融。有能如我。竺國相從。

性根不昧。善果有餘。心持般若。道契真如。蒲團趺坐。日居月諸。其天浩浩。其神與與。如雲翔鳥。如淵游魚。了無思議。何有智愚。知其解者。於道庶幾。

老僧兀坐空山中。瞥見東瀛雲氣紅。一縷香檀縈太素。

千重瑞靄。凌高穹。心知此間多舊雨。急呼青鳥來相從。道逢西竺諸真侶。皆言江夏有黃童。前身本是支離叟。今日猶留解脫容。并聞南嶽大師至。為證色色與空空。兼教看取菩提樹。千年萬年長青蔥。眼前有景道不得。難從黃鶴追芳蹤。且留數語識邂逅。雪泥鴻爪何濛濛。

年來行住久無心。披了袈裟度遠岑。會得箇中微妙意。

于今迦葉有嗣音。示某曰。余與子有舊。子知之否。

三生石上。陳迹難尋。五色雲中。良緣猶在。聊贈一詩。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略存三昧。吾無隱爾。居士問木樨之香。君其知余老僧在金蓮之界。

老僧來西竺。拄杖過山麓。長風吹江雲。須臾雨簌簌。老僧道遇時。迥然悟倚伏。十丈軟紅塵。一榮而一辱。蒼狗變幻多如雨。雲翻覆。借問利名途。幾人完太璞。之子愛清修。自守真面目。身從祇洹來。口誦楞嚴熟。衣褐而茹蔬。淡然常知足。稽首禮空王。長明燈燭煜。團圓。跌習靜。澁寸心如槁木。吁嗟塵網中。芸芸苦局促。未必無遭逢。將如自桎梏。誰與悟如如。之子真如玉。老



僧有一偈。願子日三復。四大本虛空。何來竹樹木。

花雨繽紛。香雲繚繞。我來竺國。下士問道。無我無人。袈

袋披好。留贈十二解如左。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

去。十丈軟紅塵。知來不知去。解一我佛生西方。道並洙

泗尊。能令頑石子。各各返性真。解二江夏有黃童。能證

我宗風。剛跌學枯坐。亦復悟空空。解三邇來尤習靜。六

時勤修省。拈花獻空王。已奉西慈命。解四西慈命若何。

羣真誦彌陀。中有迦陵鳥。和鳴盼庭柯。解五老僧素好

道。寸心涵衆妙。飛錫來過從。鸞鶴同長嘯。解六長嘯聲

未止。白足聯翩至。問渠何自來。云見彌陀使。解七老僧

為彼言。余亦適渠家。欲觀維摩室。天女散璠花。解八

門果清絕。撲鼻聞檀屑。長揖浮邱公。師道于今立。解九

公顧為余說。余弟能禮佛。曾蒙諸真人。許登極樂國

身。解十吁嗟塵世間。迺復見斯人。松風與水月。浩然自在

身。解十一老僧有性情。與君同空明。他年三竺國。聯機

偕君行。解十二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何謂佛。無物通衆物。何謂法。無

法。妙衆法。何謂僧。無生度衆生。眼前生衆參斯旨。竺

國祇林指日至。莫道竺國遙。方寸湛寂瞿曇相。邀慕

道。祇林近我佛。慈悲只怕人間名。利相營競。普願善

信人。各各返性真。會悟倘有時。同超最上乘。

雪山山下會羣仙。無數僧僚拜舞便。七寶莊嚴香世界。

萬花供養佛。因緣此生須了前。生事有法原從無。法

傳苦海茫茫誰渡得。牟尼一串是蓮船。世皆以清

靜寂滅為非道。噫此非知道者也。三教一理。能以清

淨居其心。寂滅除其欲。方寸之中。寂然不動。湛然常

清。悟色空之義。諦色即是空。證因印之菩提。因無非

印。一塵不染。無樹無臺。萬象胥融。即花即月。看眼底

鳶飛魚躍。拈來盡是化機。任山中花放。水流。悟得無

非真宰。聖賢主靜以立功。仙佛觀空而成化。本非此

界彼疆。安用出奴入主。必以清淨為非。則物感往來

何由擺脫。必以寂滅為非。則世緣擾攘。安得祛除。是

皆坐井之觀。難免拘墟之誚。喜居士讀聖賢書。能了

萬緣於半偈。與老僧論仙佛旨。同參三教於一堂。

性光昭徹。智慧圓通。除諸障礙。得大妙融。超超元著。落

落。宗即心。即佛。無始無終。老僧得力。跌坐觀空。神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十四

五



游象外。理寓環中。維圓維覺。奚窮奚通。有能如我。無有異同。妙參三乘。廣積八功。拈花一笑。西竺相逢。鶴馭來從。祇樹林。翩翩瞬息。度遙岑。請君看取。長空月。便識蓮花不染心。所謂淨土者。一曰清心。二曰掃慮。三曰堅念。四曰懃懃。五曰不退。維堅持乃能不退。而慮未埽除。安能懃懃清心。欲懃與清。莫如念佛。凡物接於心目間者。無非可憎可喜。可欲可厭。可悲可惱之情。只有一聲佛號。應之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淨業增長。自臻覺岸。以漸入者。卽以頓進。實實落落。大圓覺。大光明。大自在。工夫具在其中。何必舍是別求。元妙也。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七

夫人不知真覺。輒以目前所及者爲實有。目前所不及者爲虛無。不知目前所及者。近在數年。遠亦不過數十年。當境喧赫。事過卽冷寂無聞。何也。皆非吾所真有也。吾所真有者。父母未生我。以前天地付我之物。此物不生不滅。與天地並有。亦與天地並存。所謂天命之性也。此性人盡得之。聖人始終不昧者也。賢人昧之。而學以復其明者也。凡愚爲習俗所移。終身昧

之而不知者也。夫性光藏於靈臺。雖爲塵垢所蒙。勤加拂拭。可返清明。拂拭之方。唯念佛一事。聲聲接續。隨蒙隨埽。隨埽隨淨。可使光明洞澈。全復天真。天真既復。中土淨盡。德水滋涵。寶花璀璨。此中樂不可言罄焉。

心卽佛。今佛卽心。佛門常存太古心。佛卽心。今心卽佛。心蕊花開。光明佛。太古心。無古今。光明佛。無相色。能清心。能結佛。一佛在一沙中。恒河沙出。無量佛。所謂本性彌陀也。我佛度盡世間人。只度得五蘊皆空的。法種。能空五蘊塵迷。乃得六根清淨。證福果。以充福緣。廣善心。以充善行。修慧修福。具在是矣。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七

一指破虛空。三花四照紅。無言方是法。不貳乃真宗。五蘊山頭月。六如水面風。八田栽九品。十地七元同。○法無法。法妙法。妙無妙。妙法妙。無法。萬法之祖。無妙衆妙之門。衆妙非無妙。萬法非無法。知其法。知其妙。我本衆妙以求妙。我本萬法以求法。生衆不知妙。不知法。我持一言。點破之妙法。原來不妙法。古佛如來。西方聖人也。來去無迹。而亦無來。無去。如如。



不動而自諸法如義。乃謂之如來。卽中國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功德也。蓮花五色。七寶莊嚴。言人心所自有者也。福德果報。言人學業精進。自有以證虛自虛以證有也。本無者妄也。非我者暫而不可久者也。固有者正也。久而能安者也。無所本無。有所固有。福德之謂也。花果結業至成實。原因栽培得所。然不能使桃核下種。開見梅杏之花。稻黍下種。結成菽麥之實。其本乎素者然也。誦經念佛。思成佛果。擁護蓮花。日日如是。堅持不懈。卽是下成佛之果於福德。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末

田中耕耘不怠。佛果漸成。果報之謂也。生衆認著。拂子頭是何物。看來下拂子是何事。想來。圈拂子是何故。說來說不容說。想不容想。看又看什麼來。呸。一脚踏去。雙拳豎起。萬年花發。鼻尖向下。香歸何處。又曰。江風浩浩。海水滔滔。一篙獨倚中流。自在。又曰。穆然自妙。恬然自得。中發清香。蓮開五色。又曰。風來自東。月白西川。光風霽月。坐汝一簾。

杏雨柳煙。曾幾時。又見黃華重九天。看人間孩提未脫。朱顏粉面各爭妍。又幾時。霜侵兩鬢歎華顛。年不待。

人人自待。待何年。只望見磷磷邱石。鬱鬱松楸。贏得一箇土饅頭。何苦將白日堂堂閒逐去。到盡時。兩手空空。黑室幽聽此言。太覺愁。只得打圓拂子。倚杖看江流。嘻。子等奉道。不過欲於道門中。尋出一種榮樂境地來。所謂騎鶴纏腰並得也。不知吾道甚苦。苦中極樂。不易令人知。不易與人得。不得則苦。能得則樂。苦是暫。是假。樂是久。是真。千言萬語。原難喚人回頭。我菩薩具大慈悲。不以不回頭而惜齒牙之論。命我爲子。等重宣真諦。急度急度。蓮舟在眼。人自不能登耳。豈彼岸之遙哉。嘻。子等非其時。雖言不知。雖知不爲。胷中橫著萬斛塵。如何解得。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末

念佛非口頭念念不已也。念時佛。不念時亦佛。坐時佛。臥時佛。夢寐時亦無非佛。心心頂住。心心降下。不頂不降。空空地如立千仞峯頭。毫無住處。儼見佛光接引。卽金臂提攜時候也。頑念無益。不頑念又何益。從頑念始。不頑念終。到大地冰散。火輪盡。化金蓮。千佛委土。黍米裝成。世界天地有壞時。我身無壞時。豈非人世間大豪傑哉。



阿彌陀佛見得也無見卽非佛說得也無說卽非佛說  
不得見不得念什麼來不念卽佛念念眞佛念念眞  
佛念念非佛念佛者誰彼佛又誰佛本無相佛本無  
色無色無相將何所見既無所見著恁處念念既無  
著念亦非念非念之念卽是眞念爾等念佛是口內  
念出去的還是心裏念出去的口內念出去佛將舍  
我色身而去矣心裏念出去佛將離我心意而去矣  
或曰我之念佛是口內念進去的亦是心裏念進去  
的口內念進去所進固何淺深心裏念進去所入更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在何地願慧業之士爲我詳說之我便拉破袈裟化  
作萬種蓮花飛向兜率天去也

欲知此段大因由富貴功名一筆勾埋却斬蛟周處劍  
放來露地雪山牛橫吹鐵笛隨方走倒跨銀驢著處  
游浩浩春風吹不斷布帆穩便度瀛洲示某曰爾當  
淡視諸緣屏息雜念一切行住坐臥苦樂順逆不得  
放失此心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由思念不正故  
只瞑目靜坐自然意順境流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  
來抖擻精神摩挲兩眼咬定牙關捏緊拳頭專心正

念切切惛心在何處道在何處到水窮山盡時忽  
然疑團迸出頓見自家一種本性彌陀便已有得  
一片花飛春盡路夏秋風景竟如何冬來三日多陰雨  
老去幾年落愛河轉轉青瞳追熱鬧蕭蕭白髮歎蹉  
跎空拳放下須留意回首西風發浩歌

生等知念佛有法否只一佛字向心內看著心中有佛  
否心外有佛否看得心中有佛心外有佛復看到心  
中無佛心外無佛至中外不分連看也俱忘此時便  
是極樂世界此在覺照得之否則口頭佛於爾何干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涉拂子打空處蒲團安樂時請君放眼看得失寸心  
知

連朝溽暑蒸煩熱倏忽清風吹八極飄蕭微雨數聲殘  
雲氣模糊月光黑道人兀坐空山中瞥見祥光東海  
東驚訊此間是何物報道江夏有黃童一塵不染心  
如水朝朝禮佛送佛使西竺羣眞並過從諸天花葉  
滿江涘道人拊掌下蓬萊金鸞玉霓同表裏瞬息千  
山萬山過直向維摩丈室來一鑪香篆重簾度裊裊  
清機微可悟迥然佳弟來相從元龍意氣雄今古翩



翩四座羅羣英。東南竹箭世所珍。迺知醉翁門下士。鷗鷺襟。逖無凡情。道人見之啟齒笑。衛君談道人絕倒。邇時共證明鏡臺。能超六根涵衆妙。道人擬贈玉與金。不如一言貽知音。松風水月兩義諦。天鷲淵魚一道心。願君卽此日三復。方寸曇花吐芬馥。會心原不在多言。道人歸向空山宿。

我佛始無所始。終無所終。心與道無襍。道與法無爲。法何在。法空空。空何在。空法法。法以清靜得其宗。空以湛虛得其旨。此心湛然。則斯道坦然。斯道坦然。則萬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法浩然。心有所宅。馳於物則出迷於所。向亦不能入。此心出入。此心之動靜主之。亦此心之虛實主之。虛從實。處下手實。處皆虛。實從虛。處立脚。虛處皆實。虛處實。四大皆得實。處虛。四大皆空。我佛虛空。設教實從實。功做起。于實見得到。卽于虛悟得透。實功浩浩落落。無阻無礙。虛境空空蕩蕩。無我無人。生衆喻斯義蘊否。

爾等於佛門宗旨。漸得一空字。夫空非收視返聽。墮聽黜明之謂也。天地間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一種道理。

能以我與而不以我與身入其中心。游其外如雲在霄舒卷自如。如水隨風流行自在。無復有人意膠擾芥蒂於其間。所以謂之空。能空其所空。到太空非空地。位便可游於真空之宇。而要其得力仍在實地。處確確鑿鑿。認定這箇樁子。併心壹志。趕上去。切莫先說了。虛空粉碎。轉忘却大地平沉也。儒言無適莫。釋言無罣碍。義本同歸。爾等能從實處求空。從空處得實。卽以般若至波羅蜜。無難也。

示某曰。子深於禪者也。今有一偈。子可參之。夕照落西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山從何入東海。答云。深溪海底。行逆上扶桑外。深深句有領會。逆字誤。余爲轉一語。知出卽知入。子能解否。答云。亦無出拳頭。便得了。是出入何著。到轉處便圓了。果是硬著拳頭。管他出入悠悠。凡胡明朝問起。唐捐這裏關頭。子其知否。佛指空空。了無著相。庭前柏樹子。卽四大皆空道理。天風浩浩。海水滔滔。任著麼高舸大船。都付與他春水一篙。曾何記爾之刀刀。

示某曰。子有病。今有真秘與子。曰空。曰散。曰樂。維散能空。維空能樂。維樂無病。卽病亦樂。所謂小病身閒。卽



是仙。仙人樂處在空閒。此語煞宜玩味。并有常服方  
與子。南無阿彌陀佛。是大醫王。是大補精氣神聖藥。  
是大開肝胃鬱結仙品。須知念佛要忘我。忘我乃忘  
身。忘身久之。并至忘念。到忘念地位。佛與我混合為  
一。無我無佛。無佛無我。乃得真佛。乃得真我。真我既  
得。本體堅貞。精氣神三寶常團結不散。豈復有陰陽  
寒暑之診。入而為病患哉。知之寶之。

楊枝一滴灑尊前。化作慈雲徧大千。省識大千無一物。

如來座下湧金蓮。余自桃塢學道數十年。以元門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妙旨。悟禪家空旨。略識三乘之精。得除六根之障。於  
象教微有會心。君等亦知我佛乎。我佛以慈悲為念。  
利濟為務。天地所生成。我佛輔之。天地所缺陷。我佛  
補之。普泛慈航。偕登覺岸。竭恒河沙數生眾。作一家  
眷屬。心情大哉。廣乎仁道。充初宇宙間也。世有以利  
己為心者。即是佛門。盜賊世有以利物為心者。即是  
佛氏。子孫能作事盡真機。舉念皆生意。久久圓滿。無  
人無我。同歸化宇。則我佛普度之願。得君等益徧滿  
三千大千世界矣。

鐵槌花發焰鑪中。一指彈開四象空。雪山露地牧牛回。  
跳出五行火正紅。拂子頭。五雲紅。芒鞋底。五蘊空。打  
撒乾坤。劃斷五行。真否假否。諸法祖一思來。下杖坐。  
諸生聽者。動中有覺。知所止。靜中有覺。復其初。覺無  
所覺。虛更虛。千潭一月。印如如。又曰。來從何處來。去  
從何處去。住從何處住。曾力於斯者。解否。更下一轉  
語。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這事因緣。鶴飛天。  
外。龍化春潭。當如是觀。噴拂子頭。有什麼來。睜著眼  
看。呖。金言六字是慈航。濟度羣生到彼岸。又曰。堅忍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為懷。清純為操。凜乎如臨淵。恪乎如履冰。一撒手下  
深巖。茫無攀援。嘆。這事從頭難細說。任看圓月掛鄰  
牆。呖。桂子落空庭。秋風香自生。寶光滿室。真果千年  
涵虛葆。有萬物皆備來者。即可與往者莫相追。  
寶珠一粒在壺中。擊出當頭萬有空。色相頓忘無爾我。  
總持靜念是真宗。○人生世上夢也。夢中說夢。人情  
也。唯夢中能自說夢。却不知說之時。仍是夢。知說之  
時。是夢。又不知知之者。之仍是夢也。哈哈。諸君皆明  
理。明中之暗。却最難明。何也。愈明愈暗。愈覺愈迷。結



首無脫此黑山障也。我今欲破此障。只將爾眼光墮地時看去。幾人收拾得來否。唵。音。明。山。上。月。高。懸。鶴。唳。聲。中。瞥。地。時。可。省。得。否。

谷簾先生遺書

卷七

拈花錄

三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七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八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玉版錄

原夫道之由來尚矣。自軒皇問道於崆峒廣成子。得長生之訣。而道始權輿。歷唐虞三代聖人。守危微之訓。以執厥中。至周之末。太上授道德五千言於關尹子。而道於是大傳。迨漢有伯陽魏公。廬陽董公。青霞楊公。及我鍾離師。師傳心法於余。余傳於遼之劉海蟾。劉傳宋張紫陽。張傳石杏林。石傳薛紫賢。薛傳陳泥丸。陳傳白紫清。蕭紫虛。祇此一中。遞相指授。超凡入聖。自在人爲。勿謂古今人不相及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一

示某曰。爾習元功。須知釋門談實。本亦從空。空空實實。曾幾許洗伐否。仰首枝頭鳥。嚙綠。俯看潭底虎。奔威。呖。是甚麼光景。字百唵。是何處留得這箇。呖。纔是頂上光。亦不是光。會得麼。勉爾修持。當圖把臂。

瞳瞳旭景東方明。混混海潮日下生。初看摩盪如吞吐。忽覩曙色明寰瀛。身騎白鶴游將遍。手捧丹書誰與廣。知從離照爲起伏。底向坎月問虧盈。盈虧有定原。



無定起伏無爭却有爭劫破三關除六慾乘風徑向蓬萊行

道乃強名丹豈有象然畢竟有箇著落吾一言以告之曰性與氣其功用在鍊心心寧性見心寂氣凝見得性命凝得神氣後天學力深純先天渾元團聚始而磨礪之繼而脩持之終而溫養之陽見陰消君子道長矣

子等從儒求元請以儒家言證元經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此是神仙無上口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此

谷籛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二

是修士溫養工夫朱子謂心要在腔子裏吾再以二字註明之曰靜曰觀靜時有觀觀時必靜行住坐臥一刻不離此靜一刻不離此觀靜到無靜觀到無觀身中陰濁盡消性中元神盡現直上蓮臺又何難焉靜觀二義能于二六時中常常不漏誠入聖梯航也天下唯真者可以消偽偽者何邪識妄想是也邪妄日熾真意日微世人認妄為真不知是識神造害因而煉之使成形象形象既成有如失教之徒但知喫飯穿衣不能通達道理蓋初基未築結成凡胎故也靜



見利欲見功名見否。爾等從此悟入。外感相投。冰解雪消。工夫自臻。上乘丹從真際。燒來熟果。向虛中證處。圓可悟得否。

庚嶺有隱士。蓬島多仙家。朝誦黃庭經。夕烹紫芽茶。披雲鍊瓊液。坐月翫秋華。忽駕鸞與鶴。不辭邇及遐。願言靜修子。同采山中花。空山寂靜中。來往無人徑。枯坐到三更。清虛開幽景。龜蛇各抱中。猿馬咸歸阱。萬象涵空明。止水同澄鏡。塊然此形骸。何須形贈影。○清宵寂無事。嘿坐守黃寧。守嘿心自洞。圓月呈清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四

冥。嬰兒。同。姤。女。會。合。全。其。形。形。全。神。氣。結。竅。渺。入。虛。靈。朗。朗。太。空。間。蓬。頂。相。經。行。

示某曰。昔爲爾說丹從真際。燒來熟。現造此境。果向虛中證處。圓。此語尚須參悟。此心唯虛。故靈。要使一燈常照。萬象皆空。譬之浮雲盡散。皓魄獨懸。方是圓明究境。噴雪從爐底。凝成玉人。向蓬萊頂上行。

月爲天上常明鏡。心是身中不夜燈。安得庾塵三斗盡。水晶簾閣玉壺冰。○我道與儒釋。是一是二。總以此。子頭上立脚。方寸地中生活。天下萬般事。都無真處。

唯此一點靈光。分得天地父母。無始以來。真實不壞之物。舍是別求。謬以千里。所願大眾。急急猛省。斬絕諸妄。截斷衆流。於濁波中。擎出一顆明珠。於大海中。撈著一隻金針。千辛萬苦。保護勿失。我必現身前來。與爾把臂登紫府也。

雲暗山遙。心不驚。往來舊路。認分明。但憑方寸。消塵翳。月印中州。萬里清。○人心之靈氣。是爲真香。心竅所發之光。是爲靈花。靈花與天地並存。終古不落。香隨花盛。亦終古不滅。若與俗混淆。真光覺性。漸次銷散。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五

此花此香。無自發露。便與身俱沒。世人棄此固有之真物。而務假合之虛器。百年之後。真者全失。假者亦亾。豈不兩喪。尋我真。有一得。永得牢。守勿失。是在學道者。

天有斗星。星分九炁。人有寸心。心具七竅。炁宰天上。竅隱身中。一旋一轉。天與人通。敬邪斗仄。鼻暗心蒙。截斷萬有。金鏡昭宣。明燈異彩。寶鼎祥烟。浮浮氣上。吸吸精含。寶珠晃耀。瓊蕊玲瓏。金枝玉葉。根蟠蒼穹。是爲大丹。是爲真鑪。鑪火隱隱。躍出金魚丹砂。色色飛



上太虛太虛無象太虛無名無象無名即道即心唯  
心唯道無二無二乃見真心乃見真一真一之中是  
為至中至中之中是為至一千秋萬歲不變不易  
有客山中未穩眠中宵蹶起對爐煙爐煙不識閒非是  
須取真香思邈然。余初一空江漁父也。朝種胡麻  
以奉飢腹夕掉扁舟以樂煙霞本無出塵離俗之思  
亦無入塵濶俗之迹晚隱天台四明間以全所好歸  
真以後遂得朝金闕案璫書與上界仙真游處豈有  
他哉維能守一點靈光也此一點靈光於父母未生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六

前得來於父母既生後具足爾等欲見此靈光中夜  
兀坐時樓開月白直向毘羅頂上還爾億劫前光明  
妙相便得真際這光明的是何物是玉清聖光上清  
真光太清道光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  
靈者聖人教人習靜於夜半時端坐從頂門開逗一  
綫靈光直到兜率天宮三清境界萬象森羅華嚴法  
藏如來三十二相相相具足是大自在地是大自在  
光返之此身不過還所固有並非益所本無逐逐外  
緣埋沒過去良可惜也

我道無奇庸近為奇我言無得平中為得得無所得一  
空為得空不盡空實不盡實即實即空還空還實無  
空無實是為真實明月一樓江流九折風雲會合空  
洞元室知乎弗知看夜半爐香涵太清中有毘羅遮  
那各各稽首

三教無二旨歸根屬一家佛氏明心見性即元門復命  
還丹之訣今亦不必參禪偈守丹書直下去是了坐  
坐坐莫忘却這箇守守守莫遺却這箇金丹打下黃  
梅落鼻峯拂去雀橋行撒手莫空回到家須認清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七

子等欲求道能知道中無功名無利祿無壽夭生死方  
可與語道方可與守道太極一。是何物無極一。  
又是何物一點之前渾渾沌沌一點之後杳杳冥冥  
塞乎宇宙而未嘗有入於芥子而未嘗無陰陽藉此  
分生化從此出所謂神也神體至虛人身至實七情  
六欲無一非實以虛牽實如鐘中塞綿紙鐘聲未嘗  
因塞遂無而擊之則不成聲必將所塞去盡而後喞  
喞者復其常未擊無聲也已擊無聲也將擊未擊之  
頃一撥而入乎耳者有不知其然而然之故豈非一



太極。一。無極。之體。耶。學道人多於此。夾。或著。有。或著。無。種種障礙。今示爾等。偈曰。山山有水。水中。有舟。刻節。雕心。弗維常流。有一元龜。耳之無聲。視之。無形。養在咸池。百日而靈。他日有悟得者否。

一炁入壺中。還丹九轉功。三華森聚頂。五岳許追蹤。

余從衡陽來。承五老帝君法語。謂爾大眾。嗜好不常。六賊戕真。遂亾本性。雖誦法言。與聞正教。耳食不知。味良可憫惜。余今普示大眾。眼前身心所好。皆吾性命。蠱賊愛河。橫逆慾海。滔天急須躍出火坑。方許復。稍失卽無拾處。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八

爾清淨自然。金剛不壞身也。某年近古稀。宜加猛省。明月一庭。春花將綻。寶珠宮前。莫令暗落。尋得方得。星榆歷歷最分明。鶴翅橫空與不勝。我欲直擎海月去。一。拳。打破。水晶。燈。煉性之道。在觀息間見功效。息之道。通天地。貫陰陽。天地陰陽。同此一息。晦明日月。息也。古今往來。息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窮通往復。亦息也。天地得之以恆久。陰陽得之以消長。人生得之以。

噓吸。噓吸三十六關。要在死生門戶。辨之。某性通二。造氣貫諸炁。水火金木之朝元。固自廿餘年。積修得來。唯水火交煉。須收視返聽。以噓吸引入天門。而用全力以爐錘之。然後氣與精融。精與神結。飄搖霄漢。來往自如。時而入於兔毫。莫載之域。時而出於龍蟠。不盡之區。所謂龍虎大丹也。尙其進求之。

丹書一帙。細論評。大道由來。強立名。火向卦爻分。進退光於晦。朔驗虧盈。苦心不憚。披金筭。隻眼憑誰認。玉京會得無言。含至妙。飄飄萬里御風行。意原於心。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九

而成於性。故有真心。乃有真性。有真性。乃有真意。此意。謂之先天。一意。夫先天物象未形。不露朕兆。安得有意。當靜坐時。一心洞然。元朗無渣滓。無智識。卽是先天性體。從此空中。逗出一點真意。如太極一。圈。陰陽於此。孕伏羲一。畫。儀象於此。生故謂之先天。一意。以之配水火。引鉛汞。用無不靈。丹道之成。以此。如張紫陽意爲媒說。尙是脫略也。

調劑之功。全在升降。升降之法。全在靜觀。靜不終靜。靜中有動。有動非動。造化轉旋。觀不執觀。觀中有覺。有。



覺非覺。靈明恍惚。靜而後觀。觀而能靜。是謂靜觀。當此之時。鼎虛而藥實。水剛而火柔。一烹一煉。一噓一吸。皆與天地同元化。日月同運行。陰陽同消長。四時同代序。從有入無。謂之黍珠。從無入有。謂之陽神。工夫至此。形神俱化時也。

元關一竅。微妙難知。以為在內不在內。以為在外不在外。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非元關也。既發非元關也。元關在將發未發。忽發之際。略先一息。便非略後一息。亦非元關在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十

人如石中火。電中光。捉摸不著。唯靜之又靜。寂之又寂。元之又元。空之又空。方見得此竅。此乃真心。真性。真精。真神。真氣。所自出。而元關為之機括。邵子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內有一元關。頃刻不見。須急尋之。蓋元關一竅。諸聖諸仙。從明心見性時。提出兩字。以教學者。使從針鋒上。打一筋斗。電光中。落一註脚。仙家分身化氣。出水入火。上天下地。千變萬化。皆從此得來。打得筋斗轉。落得註脚實。變化出心。幽顯唯我。無難事矣。

妙理原從午夜求。三星照耀元靈脩。千年大藥休輕棄。要覓還丹在頂頭。示某曰。頂坐做工夫。僅一時。將心捉住。無用也。唯調息一法。尚可行持。其外河車運動。且緩。要知。捉心有病。養心去病。靜心無病也。又曰。人身口耳眼鼻。皆壞心之斧。眼耳鼻主入入。則心盡。口主出出。則心驚。常能閉眼塞耳。絕鼻自然。六欲不生。心長清靜。而口亦從此可嘿。此凝真妙訣也。

不信循環日月忙。久將萬事付滄浪。三年低首尋元竅。一笑軒眉學道裝。欲挈衆聾開法鼓。好從漁父問慈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十一

航化城。即在人間世。何用迷津歎渺茫。元始一炁。統三成一。無有差別。儒門曰。天命之性。釋氏曰。本來面目。道家曰。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同此炁也。理即流行其中。崇儒者能於五經四子中求其炁。參釋者能於三國祕典內探其炁。運於身。行於脈。通乎天地。而彌綸無外。入於黍米。而退藏無迹。聖賢可希。仙佛可成。爾等拚著死工夫。尋這活門路。到得七覺飛元。而開化之聖願克慰。豈非莫大因緣。今贈爾等偈曰。靜時不是動時。非動靜兩頭。一息微。此處若能打過去。



清微許爾一同歸。

靜中消息動中探。動靜交持總自然。顛倒坎離成下上。調和龍虎合坤乾。神居玉鼎凝三寶。香裊金猊透九天。悟得此中微妙諦。寸心朗徹見真元。原夫一畫未開。孰測乾坤之主宰。兩儀迭運。宜窺姤復之機緘。穿月脇而透天心。聽龍吟而舒虎嘯。此自有其候焉。不容倖而致也。世俗徒牽文義。罔測高深。烏兔豈是藥材。鉛汞徒存迹象。買積還珠。空羨沉淵之寶。求魚緣木。何來吞餌之鱗。遂使天上靈符。於茲終祕。人間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丹訣自此空留。登雲有路。難攀步月之梯。彼岸非遙。枉結迷津之筏。吁嗟已矣。夫復何言。何幸元門真種。尙留一二薪傳。道德微言。不憚再三尋繹。靈根自具。思乙乙其若抽。帝載可通。神疊疊其來會。從此動靜交持。虛元自守。三關凝聚。化氣化神。四大空虛。忘形忘象。靈臺涵一點之光。宵凝圓魄。法體贊三才之化。晨御長風。旣築基於丹鼎。調變坎離。復采藥於黃房。配勻龍虎。清如止水。一泓資不涸之源。靜若深山。五嶽葆真形之固。佇看敷衍真經。化雨遍三千法界。闡

揚正教。香雲護。十二瑤臺。

至道不分陰與陽。大藥無過水與火。古今丹訣幾千篇。斯旨何人能覩破。欲求真藥入身來。先求方寸無涓埃。虛極方與神化契。洪爐橐籥片時開。洗心之功密復密。真妄分途在毫忽。神光離合本無方。心界空明豈有迹。朗月孤懸大海東。三山亦在泡影中。冥寂之中。森萬象。直與元氣浮鴻濛。倏忽靈光通一綫。乾坤根柢從茲見。安禪何論歲時遷。定性不驚陵谷變。我昔山中結草茅。蒲團枯坐心神超。但見巖花自開落。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不知人世有昏朝。峭壁千尋插雲起。雲影空濛天似水。祇教老鶴伴幽吟。等閒不許樵跡至。清磬一聲自掩關。天長地久恆如閒。沖霄未就凌風翮。穩守丹爐看大還。六百年來如一瞬。雲自無心水不競。忽蒙元簡授仙班。從此超凡始入聖。索解當前味自諳。要知苦盡終回甘。莫忘個中真口訣。前三三與後三三。子進陽火三十六。自子至巳爲六陽之數。卽進也。訣云。乾九陽數也。坤六陰數也。乾九之陽起於坤之初六。乾之策三十有六。總計二百一十有六爻。訣云天關



在於左手。統十二支也。地軸在心。以神數息。行火候也。於左手握子位。以神御氣。一呼起於中極。穿尾闕而升上天池。一吸自天池而降於中極。一呼一吸為一息。如環無端。文十八。武十八。為小周天。將神水咽下中極。澆灌嬰兒。得藥一兩。移指捏丑位。行文武呼吸各十八息。咽津一口。移指寅位。行文武呼吸各十八息。咽津一口。移指卯位。行文呼吸十八息。咽津一口。木液旺在卯。宜沐浴守城。不行火候。注意規中。洗心滌慮。又行文呼吸十八息。咽津一口。移指辰位。文

谷廉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丙

武呼吸各十八息。咽津一口。移指巳位。首行武火十二息。咽津一口。又行文火十二息。咽津一口。尾行武火十二息。名曰首尾武。中間文共水八口。名曰陽鉛。八兩。午退陰火二十四。自午至亥為六陰之數。即退也。坤六之陰。起於乾之初九。坤之策二十有四。總計一百四十四爻。移指午位。行呼吸武十二。文十二息。咽津一口。移指未位。行呼吸武十二。文十二息。咽津一口。移指申位。首行文火八息。中行武火八息。末行文火八息。咽津一口。申乃西南之鄉。以烹藥也。移指

酉位。行文火十二息。咽津一口。金精旺在酉。宜沐浴守城。一意規中。行文火十二息。咽津一口。移指戌位。行武十二息。文十二息。咽津一口。移指亥位。行文火八息。咽津一口。行武火八息。咽津一口。末行文火八息。名曰首尾文。中間武共水八口。名曰陰汞。半斤。凡文武呼吸。任其遲速自然。武火略緊。共水十六口。合為陰陽平均一斤之數。前降後升。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火候。所謂周天息數。微微度。玉露寒。聲滴滴。符真人相傳之至詮也。

谷廉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亥

爐鼎二事。原為初學入門。求水火交凝。坎離會合之法。須知火不降。水自不升。故靜修之功。先在治心。治心之道。先在去欲。欲去則心清。心清則神氣融和。坎離會合。所謂采藥歸壺也。由此日日持行。功脩弗輟。勿緩勿急。所謂火候抽添也。勿忘勿助。孟子養氣之法。即鍊丹鍊心之要。守此以往。不必閱盡丹書。始得真訣也。

人生在世。常多不如意事。鏡花水月。久久皆空。唯此一盞心燈。斷不可使風花搖動。某元功恆久。而陽神未



跨乎閬風。慧光未澈乎五蘊。終欠虛圓境界。宜著力於無無。以全有有。煉金光而歸闌淡。飛空隙而充寰區。蓬山在望。指日可到也。

慧具初生。慾爲之阱。克去己私。復還如鏡。物來常照。事過仍淨。昆侖無相。元始握政。致厥有由。曰定。曰靜。夫脩道者。脩性也。性理不明。萬魔攻擾。意想行譏。認爲眞際。入之愈深。出之愈苦。將本來面目。湮沒塵緣。俗諦中。良可痛惜。夫性不可執。有亦不可執。無執有易。落俗障。執無易入頑空。須知此性無住也。而未嘗不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六

住住也。而未嘗自住。人人具足。个个圓全。自有生後。純陰用事。乃有諸般色相。障隔於中日。漸增長。性光鬱塞。所以去道日遠。唯實實體認本性。由有法入無法。由有爲到無爲。譬之天邊日月。向爲雲霧。沉霾。今則清風捲退。萬里晶瑩矣。舍性而曰脩。吾未之聞。握固凝神。斗帳藏細。調呼吸合陰陽。虛明不掩。先天月。湛寂寧飛。盛夏霜苞。蘊五華成內藥。丹凝九轉。謁虛皇。塵緣拋落三山外。嘿守心源。道體康。○人曰奉道。我曰道無可奉。人曰脩仙。我曰仙何用脩。道爲強名。

仙乃寓言。從那一處下手。從那一時置辦。然則不奉不脩可乎。曰可有說乎。曰有以不奉奉之。以不脩脩之。奉我心。修我心。心奉心。脩而神居焉。神居而道通。而仙成焉。何謂神。曰無形象。既無形象。則騰升之義。謂何。曰維無形象。故能騰升。然則神之說。究本之何。所曰本之太極。太極是何物。結成曰太極神也。天有大極而清。人有太極而靈。萬物有太極而生。天地有荒老。太極無荒老。人物有萎謝。太極無萎謝。長生之根。不死之本。奉以此。脩以此。恍惚杳冥。捉摸不著。故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七

唯不奉而奉。不脩而脩。乃可若預設成意。曰我奉之。脩之。則神先走於奉之上。去欲其居我丹宮。不啻望其來而閉之門也。神既不居。水與火隔。易之否象。男女不交。安有生機。故曰道無可奉。仙無用脩。惜乎世人。不察多。以有爲之心。害之也。於此消閒。亦天地間。於彼消閒。亦天地間。何處非家。何處非道。枕山者滅人跡。樓谷者多虎豹。閉吾自家門。扃吾自家戶。投香爐於海。可以鎮蛟龍。取白玉於田。得以安鶴鹿。心猿不縛而來歸。意馬無韁而自順。物



何累於我。我自超於物。卽西極蟠桃。東華金簡。弗羨焉。

十方之士。貴在守真。守真之法。真妄須分。歸真逐妄。無妄非真。離真驚妄。有妄無真。求真無他。唯元唯默。元默守中。見白知黑。白黑能知。惡何自墮。惡非一端。聲色利貨。能斬葛藤。如披雲霧。雲霧不披。天日無路。靈障在心。黑風吹墮。我爲汝來。智慧須開。真香芬馥。靈花滋培。氣與炁結。方寸胚胎。亘古照耀。一點靈臺。諸子喻否。內景工夫。稽諸道藏。汗牛充棟。其要不外去。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六

妄存真四字。可從我言求之焉。

人生三寶。精氣與神。三寶已壞。與鬼爲鄰。三寶不壞。仙佛成真。須知三寶。近在吾身。幽元靜嘿。呼吸杳冥。能守爾精神。氣彌綸如花。含露如玉。抱貞久之。久之。之心。性光明。聖日。聖月。晃朗。金庭。永乘寶筏。不轉法輪。又修持久。迺成天人。能求厥旨。帝鄉同遵。

天命之性。人生之根。其根旣撥。枝葉必枯。眼前功名富貴。妻子田廬。悉皆可忻可羨。一朝撒手。那一件將得去。那一人替得來。閉著眼。自想來。究竟爲甚由來。噫。

到不如呆著面。低著頭。做一個學死的人。裝癡的漢。終日嘿嘿。任人呼牛呼馬。混將去。到臘盡時。少多少。呈礙也。嗚呼。世間人。曾藏萬卷。未曾識得一個生字。倚馬萬言。未曾會寫一個死字。卽纍纍。綬若若。前呼遮道。意氣自雄。未曾知得一個憂字。出圭竇。入蓬樞。批柴擔水。勞苦難名。未曾尋得一個樂字。不識生字。自然不會寫死字。不知憂字。自然不能尋樂字。古人於甚憂處。獨具得一大樂境界。於未死時。獨掙得一大生地。步此事。豈可獨讓古人。凡我同袍。盍自省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元

松柏有本性。達人有道因。觀其不動時。和藹總如春。特緣私意蔽。明鏡堆素塵。昕夕勤拂拭。復返我本真。無翳亦無障。斯爲太素人。我觀營營輩。久已失粹純。願言告吾黨。人生如過賓。莫謂可久視。而自戀綺辰。亟求先天旨。大道歸我身。蟠桃會將熟。及爾訂同盟。年華不再。人事徒勞。百年一瞬。萬慮終朝。撒手空行。畢竟兩足踏著什麼。只自向無明山中。觸儘去。豈不可歎。細思此生何者。是我有何者。是我無何。有何無之。事勸世人。莫看得太真。是真非真之處。勸世人。莫看。



得。太。實。人。自。受。性。以。來。原。有。一。種。至。實。至。真。的。事。人。自。不。知。耳。非。不。知。也。世。故。深。天。機。淺。固。有。靈。光。不。復。少。留。故。也。欲。求。復。之。即。從。我。言。入。手。可。

聲。在。樹。中。來。未。秋。先。秋。意。披。襟。坐。溪。頭。肺。腑。涼。於。洗。願。我。諸。同。人。共。領。此。中。味。俗。氛。掃。盡。餘。自。得。性。初。地。人。苦。溷。入。俗。塵。火。坑。煎。迫。不。能。躍。出。遂。至。焦。頭。爛。額。不。自。知。惜。此。地。幽。閒。清。靜。靜。坐。閉。門。不。知。塵。世。事。佳。境。也。然。學。道。人。雖。以。深。山。邃。谷。爲。洞。天。福。地。而。城。市。能。作。山。林。想。即。極。煩。惱。地。亦。是。洞。天。福。地。若。居。深。山。

谷廉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邃。谷。而。猶。作。入。世。想。即。仙。都。亦。將。成。俗。境。陶。公。云。心。遠。地。自。偏。此。語。可。玩。味。也。

冬。朝。是。人。天。機。緘。初。動。時。候。學。道。人。當。慎。密。修。持。心。不。妄。動。俾。天。運。真。妙。機。關。閉。者。得。開。塞。者。得。通。潛。回。真。氣。於。一。陽。來。復。時。方。可。保。身。立。命。人。生。一。小。天。地。余。謂。何。獨。人。即。以。樹。喻。之。根。莖。附。地。而。生。得。雨。露。培。養。而。成。枝。葉。花。果。其。後。天。也。根。本。條。幹。其。先。天。也。枝。葉。花。果。之。煩。盛。因。根。本。條。幹。之。堅。實。以。生。根。本。條。幹。之。堅。實。因。陰。陽。雨。露。之。化。育。以。成。人。生。始。乎。血。氣。精。神。

之。凝。聚。以。成。五。臟。百。骸。猶。樹。之。根。本。條。幹。也。嗣。息。功。名。富。貴。壽。考。猶。樹。之。枝。葉。花。果。也。人。知。謀。慮。嗣。息。功。名。富。貴。壽。考。而。不。知。慮。及。精。神。血。氣。臟。腑。之。間。是。猶。枯。樹。萎。根。而。望。枝。葉。花。果。之。榮。盛。也。夫。人。欲。培。養。血。氣。精。神。先。培。養。心。性。心。性。堅。實。精。神。血。氣。自。然。充。周。欲。心。性。堅。實。必。清。靜。寡。欲。寧。壹。定。密。不。少。散。漏。何。也。心。性。人。之。先。天。氣。血。人。之。後。天。嗣。息。功。名。富。貴。壽。考。皆。非。固。有。不。容。謀。畫。若。一。動。是。諸。欲。境。妄。想。貪。求。欲。火。日。熾。德。水。日。枯。鮮。不。賊。我。真。神。真。命。矣。冬。朝。爲。歷。

谷廉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元。余。故。爲。根。本。之。說。以。質。同。袍。焉。

某。邇。日。誦。文。昌。大。洞。真。經。有。心。得。否。此。經。爲。元。始。祕。典。上。清。寶。笈。其。中。微。言。奧。旨。皆。與。身。心。性。命。相。融。結。還。丹。九。轉。只。誦。持。萬。遍。得。之。汝。知。之。否。虛。元。神。妙。大。洞。真。經。比。參。同。契。編。鑄。淵。深。蕊。珠。密。語。絳。闕。先。型。不。著。言。擬。唯。與。心。凝。誦。持。萬。遍。功。逾。黃。庭。攝。尸。返。素。願。性。通。神。圓。靈。內。貯。方。智。外。形。覺。華。涌。現。聖。日。光。明。久。之。久。之。烝。合。道。成。翩。翩。若。士。朝。會。上。清。汝。從。此。熟。復。當。有。心。得。十。二。城。香。雲。未。散。三。千。年。仙。果。將。成。當。遲。汝。



於蟠桃會上也。

我有金剛杵一根。打開魔網萬千門。何時遞與修真子。駕海擎來月一輪。此詩解否。我非欲子等證入空元地。以求清淨法也。然第如眼前終日打滾鬧場中。伊於何底。急急省。急急省。

心與神通。志與命合。心緒一紛。吉神失護。鬼神從而瞰之矣。志念一雜。善境悉違。命數因而限之矣。唯守此心。一塵不染。衆妙自生。佛言。福地道曰。洞天。只在人方寸間。蓬萊方丈。十洲三島。即在人七尺身中。人自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外求。迷不知返。所以可望不可即耳。

一丸紅日萬古磨。照見歷劫塵沙。看當前烏奔兔逐事。偏賒白髮朱顏曾幾時。山邱華屋為誰誇。倒不如低著頭下著眼。種一種不落真花。無春無夏無秋冬。生長珠宮爛若霞。瀛海一盃蓬山一點。收拾葫蘆拍手笑天涯。打算來朝風雨忙。莫把今宵樂事賒。口誦書五車。筆掃廣寒榭。堂堂意氣都難誇。一指單傳。君記取。萬千年樂永無差。真不真假不假。非真非假。幻出一瓣靈花。真光頂上遮。鐵笛獨橫。驢背上為爾。

指點來勾漏丹砂。竹當月滿桂香庭。下坐望玉蟾。駕五色雲車。

人之功德。莫重於化人愛物。蓋獨善者無以濟衆。賤物者不體好生。故廣開教法。非下士所能。而勸善之功。可致也。戒殺長齋。非世人所易。而放生之心。宜存也。是以一元初啟。以開物為先。混濛既清。以惜生為重。開物者以善善人之意也。惜生者推己及物之仁也。能遵是二者。然後朝真禮斗。一切神靈咸為上達。前生之業障。既往之祖宗。可以悉登清淨界矣。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三爵盡兮醉顏酡。懷好音兮勸吾徒。人生百齡不復過。朱顏白首一刹那。幸努力兮望前途。毋自棄兮憐蹉跎。儒有人兮佛有徒。中間蓬萊又一科。羣真住兮鎮黿波。三花爛兮凌雲柯。借問從之當如何。善修本性之彌陀。憂有窟兮樂有窩。維人自造理。不頗嘉我徒。兮能觀摩。束身珪璧善濯磨。他年從余游山河。縱橫大地歸一壺。拍手洪崖同放歌。相攜花底斟紅螺。人性本清。溺於情則濁。人性本正。陷於私則邪。既濁而邪。則肝失其主。而木性散。肺失其聚。而金性動。心失



其守而火性爻。腎失其滋。而水性流。脾失其固。而土性崩。是爲離真。離真則魂魄無所收束。故必藉五炁。朝元真種子。爲之收魂攝魄。乃能復完其性情。此東華帝君祭煉法所由設也。爾等知此法乎。總之人之性情。以己性情貫之。己之性情。以己志氣攝之。若志亂氣散。性迷情漓。不能自度。復何以度人。

○是名太極。渾淪爲度。一氣氤氳。爲萬物母。若圓若方。非器非數。一實萬分。總歸這箇。能參得時。化機在我。普濟人天。幽明布濩。炁然通津。竅竅引戶。元始靈符。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道由斯布。昔在羅浮。亦曾了悟。揆厥機緘。緘織塵難。破惟有一誠實。能貫互爾等。知否。是生天生地。萬有成。賅四象兩儀。皆從後起。蚩蚩衆生。各以軀命。自生自死。於其中。迺有生前死後。人天剖別。我帝君授法元始之天。啟教青元之宇。使羣生億衆。生有自生。死有自死。還得這。渾淪元氣。而生理生機。充塞天地間。人人可以無死。非無死也。死而得真。死猶生也。余向演祭煉法。余以授爾等。總以仁心爲主。誠意爲本。維仁可以宏大願。惟誠可以格幽冥。得丹則靈存乎。其

人。能仁。能誠。亦丹之分。自今日後。保爾元牝之門。故爾靈津之府。常令慈祥爲度。不遺一物於生前。庶幾道濟有功。永攝萬靈於身後。

天有五行。人有五臟。性有五常。五常是正。五臟皆安。五行寧定。五性咸康。人失五性。五行顛倒。五臟亦傾。嗜慾擾於中。精神疲於外。筋骸血脈。消鑠於不知不覺之中。疾病叢生。皆由自取。乃謂疾疫死人。實四時不正之氣所致。且妄稱鬼神。以擬種種疾病。良可憫笑。人能常正其性。四時五行。皆與五性流通。安得有不正之氣。感之成病。邪鬼妄纏之說。尤爲不經。吾性既正。神鬼欽崇。一切邪魔。遠避不暇。安能爲我祟。學道人。亦思所以存養其性。心耳矣。

却病之方。禪門有之。曰止觀。元門有之。曰規中。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斷除煩惱心。剷盡利名想。一心貫注。萬感不生。天君泰而四體自和。元神守而五臟咸適。有以填先天之不足。有以固後天而不虧。成真證果。亦所不難。何論去病。一語贈君。當記取。養生端合灌三田。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三



打死南山虎。擾將北海龍。求生無別法。學死便長生。此吾道第一義諦。不但區區却疾之謂。一切唯心造。今將治心法。與爾等受持。便無病患。以心治心。以心視心。心欲生。即是身死之路。心能死。即是身生之道。能以真制妄。俾妄念全祛。真元永固。復何病之有。蓋妄念者。無明之火也。無始之情也。情慾內熾。火始燎原。而欲以草木之品。滋榮其血脈。難矣。

肺質屬金。居清華府。得水則潤。得火則鑠。心為火藏。中有真水。真水如油。真火如燈。得油則明。無油則滅。油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美

能長繼。燈自長明。腎為水庫。金以生之。近火則乾。火烈則沸。肝為木位。得水則滋。得金則削。脾屬中土。化生萬物。火以煖之。燥不長物。水以澤之。濕亦壞物。胃並屬土。一陽一陰。一剛一柔。納化消長。皆賴乎此。須有常度。無少失宜。蓋人身以心為主。心能知止。火氣不升。水常浸灌。木得條達。金亦安居上位。不受剋制。土能靜守中和。養育萬物。日隨氣血流行。循環無滯。豈復有疾病之患。所以古人治心為要也。病有藥方。心亦有藥物。以心攻心。以心補心。以心散心。以心斂

心。以心養心。以心護心。以心持心。以心觀心。皆治心法。即皆治病法。能如是。心中藥物。皆降火培元。養陰和氣之品。不如是。草木之根。豈及爐中真品哉。余嘗有句云。流水隨消長。浮雲任往還。此心能似此。血脈自循環。此意可微參也。

凡人皆欲了生死。不能了生。焉能了死。欲了生。死先了。此心欲了。此心先了。意根欲了。意根先了。識田人之識田。從無始來。結習所基。實與道基相對而生。正則入於道。稍差即入於非道。非道色相。皆為識田。道本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美

無欲無念。無色無相。有相有色。有欲有念。皆為意根。識田。破意根。絕心如止水。湛然淵然。一塵不染。更何物累。道中如陰符黃庭清淨諸經。皆為人掃識田。意根之經。日誦數過。心界自然明淨。是故欲生先從能死起。死得方能生。得死得十分。方能生到十分。所謂生正念也。所謂死妄念也。正妄不並立。生死不相假。恃眼前耳目手足。心思才力。自謂余如是生。及氣一不到。耳目手足。心思才力。究歸何有。唯絕去妄念。保固真念。德水。浸滋。道風。普渡。無夏無秋。無冬無春。無劫



運。歲。會。之。所。範。圍。是。爲。大。生。是。爲。長。生。諸。君。盍。從。此。致。力。焉。

谷簾先生遺書

卷八

玉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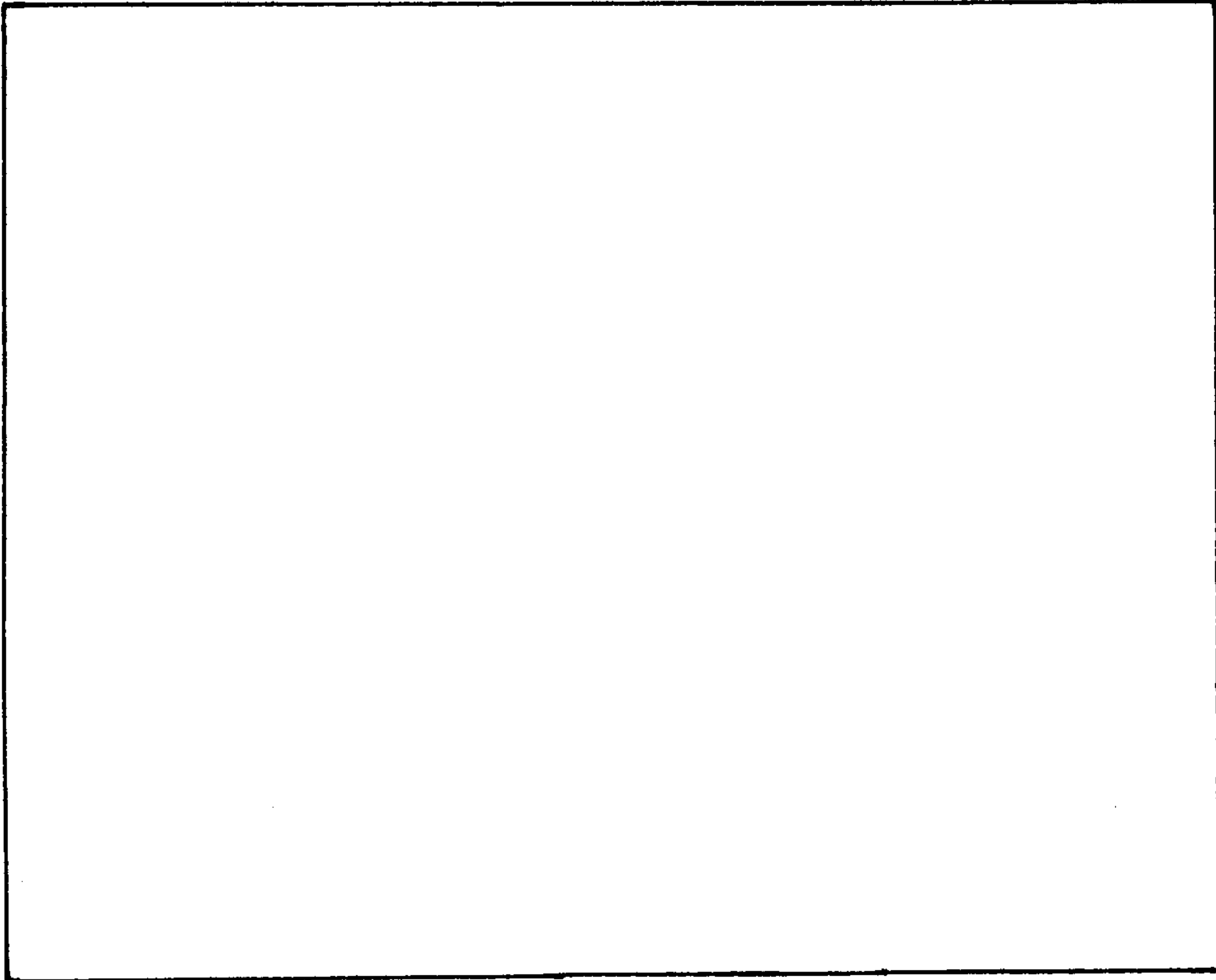
六







原缺



序

四

龍有學焉日有孜孜  
所以去人而入於天  
吾友于是道也思過  
半矣其文日求所未



至其政去其害鑑去  
其眩諤去其激躬之  
所持此物此志推而  
論之是故近而遠跡

序

五

而精矣今之論者詰  
宋也渺晉也蛻而已  
矣以是讀吾友之言  
勿讀可也吾聞好龍

者僅好其似讀是書  
而履繩誠轍持後虞  
前因事鏡理望古衡  
今其亦可以無好似

序

六

遺真之誦矣

順治乙酉冬月門年  
弟劉顯績元功題





叙

積書卷有潤氣澤口口潤澤手手  
潤如膏物辟塵辟暑暑弄塵莫知  
所自太監酒司舶不礙厭華肉鼓  
殷輪曲全側隱此書卷透潤浮膏

叙一

蓄力波行層裏之功也自丑達未  
余李台七季夏歷刑名錢穀救荒  
飭備山海剿撫寇盜之事遇有片  
晷鬆活卽盤互書卷尤喜列架擁  
城等身對背妨行觸坐不日爲多

其或涉蕩綠台剡溪曲中山陰衢  
上出入嶠嶺喪書卷塞目澄息往  
事有所感悟膏所省惕條紙錄之  
已實敗麓煤煙積久擬之數帖下  
醫簡方上醫著方余何敢自著簡

叙二

古之餘洪源滋潤遂爾成文雖唇  
言瑣語無當于鏡古之士而韋絃  
具備法戒賅存鏡工之范鏡也鏡  
成而工不敢自頡其妍媸則自鏡  
之于鏡古功相並也是筆錄之大



指也

甲申冬仲

金陵自識



政餘筆錄 卷一

金沙蔣鳴玉楚珩著



訂輯

學須靜也只靜便是學

無事不有習有空習處理會得空處理會不得然虛實內外有可學而學與無可學而學自是同時互貫不可執定博約工夫分德性問學二極

先儒拈出字句無有不得力亦無有不貫通者只怕吾人

政餘筆錄 卷一

不服食服食自然有效

辭氣之間一日不知多少鄙俗如不中窾不切要不見其大不合于人心皆是非必言不及義也

事無不以密勝密是學問逼拶到緊處語言之慎算計之周何足以當之

大慈大忍大忍大勇耐不得是習心未死

物之即我者我即之也花香自然來蝶

我心未忘機必先動豈必聲音咲貌之間如是而欲人之



忘我不可得矣機心息處人已泊然

心所不設夢或有之未可以夢為虛治夢之道當于治書  
獨知是主人翁只恐不用命不怕主人翁見不及也所以  
致良知是嘗惺惺法

稱讚不動心便利害不動心所以名根一斷生死根因亦  
斷

童子時饑喫飽喜自少而壯而老稱素傑負盛名于時仔  
細簡點尚有童心

政餘筆錄

卷一

凡守官守道皆守身也聖賢終身得力于守

簡點他人罪過是本人衣帶下不曾緊切自治之人逆抄  
既緊那有閒工夫為人

功名赫濯之人靜眼觀之如蠶作繭非為自身

治獄則思生之生是慈種慈是人種然非止為治獄言也

治獄亦非為據案牘爰書時言也一怒則獄相現前怒性  
空獄相空矣

世界有破壞者即宜脩隨步不可放過

缺陷惟人能補人缺陷惟我心能補

上床時不烙料一日則一日必無悔心下床時不烙料一  
日則一日必多過舉

事從忙上錯境忙我閒此處寃難耐定

怒多只因過察若高擡過去則化為寬弘漸覺可怒者皆  
堪憐憫

味淡則齒不傷酒肉無有不敗此可悟養生之道

只為塵勞所以貪用滋味若此身安閒清靜自不假葷腥

政餘筆錄

卷一

為補助也

悔已不及只悔是業人毋以悔過自恕也

貧得賤得之人人奈何不得云無往而不得貧賤

心下處得安脚下自踏得穩念人卓卓尋深以為然

凡事皆須識大體如國體政體文體皆須務其大者

有明必有暗人不能自見其睫若內烙則無不到之處所  
以用明體暗絕對待則真明現矣

陶靖節胸中暢快是以田疇景物無不生妍此心造境之



一驗也

見多少負時名人終日喃喃的講究不過功名二字究竟功名不過利欲二字

余素信因果有謂因果多不驗者不即驗耳

耻字兩用上根人上用所謂不如聖不如賢也下根人下

用如卑污下賤之事浹汗生慚然費脚在下與上同功

自己須識慚愧僧人對一盂飯忘思功過奈何成衆生命

作資糧而猶然為禽獸所不為乎

政餘筆錄

卷一

四

燭盡光盡非所以壽燭燭非所以延光夜靜時思之

父母兄弟而外得罪宗黨終身已有莫解者謂五方襟聚

仕宦萍交肯恕我一分一釐

凡看書須逐字數過去先如枅枅折開後如一索穿起對

炤生上生下一線不差章旨節旨處處恰合然後謂之貫

通

看書且須講明幾箇字眼如身心性命道德學問致知格

物之類一處明處處俱明

如學而時習一句學是學箇什麼說性便當窮性所自

說善便當溯善所自始說學為聖人便當親見聖人之心

至今在處解之曰效效義如何解之曰覺覺義如何二義

分看如何合看如何學字既明則時字習字說字一一如

此推而至于五經四書學字之義無不皆然舉業雜小技

必有全副精神可惜全副精神費用在數十年內必真正

體貼道理悟明心性人方不虛此數十年學問

文章是心苗上一點清氣愈清則愈輕爽

政餘筆錄

卷一

五

求放心須是識心體如何為放如何為求有心則溺于境

無心則墮于虚心外之心心前之心心後之心皆放心也

此心乃無時不存之心無處不存之心放即對存而言其

不求即不存其不存即放工夫有間斷時省察克治有昏

沉散亂時皆所謂不存皆所謂放心也在腔子裏不是在

腔子外不是求之腔子內腔子外俱不是然則心于何求

知放即知求靈明嘗惺之地我自知之我自放之我自求

之不求只為不知不知只為不識心體若識得心體是無



明無暗無通無塞無增無少無去無來無內無外無存亡  
出入銀花蓋底如意衣中隨取隨足則無時不存無處不  
存本無有放緣何有求

只為有學問人陷溺愈深放心愈甚所以特地點醒今之  
士大夫正宜倍省

心不在身中謂之逐物心不在理中謂之徇欲心不在心  
中謂之出位願外所以說不得其正正心是還其虛靈本  
體

政餘筆錄

卷一

六

士夫高者俱是霸道下者俱是鄙夫將患得患失做了秘  
密功夫即有標榜氣節擁樹身名差異尋常者呼朋召類  
是已非人不是為利即是為名名利場中如何有真正人  
品  
不誠無物不孝便是無父不忠便是無君輩者不聞鐘鼓  
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  
作不順施不恕其人必有奇禍有后患思之慎之  
馬性逆風牛性順風如馬向北牛即向南一物之性亦適

陰陽

無地不生所惡以備用如寒毡煖葛適用不窮解毒之物  
即生多毒之鄉此天地之至仁也

如園中造成山水倚極人工不過曰真山真水已耳真山  
水自在人間

蘇之作論亦自為耳身後苟不可知何為規形自小

讀書自無百般病痛所以說義理養心

襟書不可不看微言妙理別有所觸不獨應事無方見用

政餘筆錄

卷一

十

廣博

真正有為百姓念頭即日用蔬菜亦當思所繇來况羹餘  
罰贖乎

好官多得錢亦兒孫酒肉事務耳到底兒孫亦不能受用  
大半為幫閑人消笑思之思之何苦為他人運酒肉帳也  
丈夫撒手懸崖方有掀天揭地事業若口咬一根藤脚踏  
一梳梯終不成器

用獨則不懼若有所憑不待失所憑之日懼即隨之矣



富貴俱是人看好如看優人扮戲相若優人不以是為榮  
節也

余傷四男女其不見者遂為戒痛哀生於性亦緣于習

男女之感誰不思救然傷生命以為之反為冥累無已施

財濟貧發心經典可耳然救死亦無速効

早慧不壽亦未必然惟慧而薄者輕者即使不夭亦才而

貧

死時無不有所見懼為之耶業為之耶惑為之耶

政餘筆錄

卷一

夫我所愛喪生絕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豈不可念

能空我之所有不能絕世之所無仙佛亦止除心不除境

遭逆境能顯其過順流埋沒者多矣

清而刻者不獨病人亦病已所以生無徒沒無浚若清而

能惠未有不食報于子若孫者

靖言語則福全福是一身之福亦是子孫之福元氣所留

一有損折已福未福俱有所消

多言之病只是不曾料理過若地頭人說話一言當千百

句自然不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

言言陽火也火吐之則燥積之自焚

知之極其明行之極其恕

孔明一生只是老到乃知無破敗實難使多少心機智畧

只求得一箇妥貼已耳

地方利害何嘗不知知而不行乃平日心腸不曾備辦得

門以外用寬門以內用嚴大分固然然胸中着不得寬嚴

內外字着即有傷要于明理信心百不失一

政餘筆錄

卷一

余若臨海查盤歸日積紙尺許手揮口決持授四出呼應

迅速不煩再計幸無大失者閒時看過想過及見聞過者

多也

呂夷簡為穎州司理文穆公以為真宰相才古人蘊抱不

凡如此

趙抃為州倅佐其守不及守卒最聞余為倅幾四年以才

不能為人失佐助多矣思之輒自愧惡

他人一事失禮一語失言吾對之未嘗不歷歷分明所以



樞機宜慎

惟不盡所以全交

事必看到反面如放鹿違命可以托國之類

胡人以羊為衣食以牧為田疇佛氏之說將何以救此又如業屠之家屠即世業何地無脩羅所以仁人欲出世界也

食肉之人汗多膩如膏油漬衣豈虫似豈藜虫似藜食牛馬大豕者寧不可思可畏

政餘筆錄

卷一

十

不信所以多言不慎所以多言不了一所以多言

言愈切至人愈多疑所以知交淺深宜自量也

人須親近好友非徒直諒多聞要以不近利名不薰染惡習者為上座不可無高僧只相對便爾寂然淡然

飲食是腹中事却要眼睛看得過飲食是自己腹中事却要他人眼睛上看得過思之豈不是愚

作事矜莊鄭重只為胸中有未熟未化在到熟化時自然平易不驚人余驗之為文為政無有不如此者

好事到面前不放過便是經綸好手

貧士維無利澤及人要當使腔子內慈祥豈弟人喫着不盡

台多峻嶺余每過必步行從者以為非體而心安之一以習勞一以均勞且吾心所安吾自為之不以為疲亦不以為褻也

余居鄉混、善惡可否不大分別比居官嫉惡如仇事、分別非昔愚今智權所易達順性行之不自抑克故見人

政餘筆錄

卷一

十一

過惡獨多耳

范文正公以南園善地舍宅為學基種生公卿此等心術百世下聞風猶消人鄙吝

余方四十而髮種種引鏡多白心竊駭然蓋神營精費薄宦之累人如此

恐即福星不能恐即災星我快意時人不快意此機之所發數之所酬不可不惕

居官者做順手事故不知民間之苦若逆流則事、關心



矣

或有嘲推官者曰推者推也推委之義上下可以不居其名余謂推即推己之推己之心度人之心所謂推也恤下恤貧恤災難恤孤遠皆吾人力所得為之事民間詞訟原始甚微居官者平易視之無兩是亦無全非作意掀翻傾家蕩產此即真正酷吏挺办其次者耳尺水與波為勢官親戚作成說分上者穿窬駟驗之為士君子覲顏以為人事當然何也

政錄筆錄

卷一

十二

官尊則吏重官愈尊則吏愈重若使人可呼額吏何絲輕重其間

作官如上場子弟須有下場頭本來面目余所以行而不敢廢吾家農具也

人勞弱則訾食疾病則訾食富貴則訾食訾食者不肥是弱相病相非好相也

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為本仁者無欲故清仁者不侮故慎仁者博施濟眾如不及故勤又有謂宜增一

緩字者緩所以救上三者之流弊

禁之即止自無是事要須救得一半譬如拔苗先搖之太上因之其次利薰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畜馬者去其害馬牧羊去其敗羣烹鮮調瑟皆是此意齒性便苦每以甘敗人心居火正位作苦則味出貧約時心精細入毫杪而統禕膏外臆中諸竅鈍置心不能伸故味不能出

胸中着風力二字所以初宦如生吞活刺如冬起雷夏造冰自以為霹靂手不知已犯老子戒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

政錄筆錄

卷一

十二

台李無事余初任猶讀書數板出堂悠然高寄過事有為飛魚躍意思在

功利之中人心如肉骨附麗微細求之處上流行夾雜者不破時砂飯俱吐甚之蒸砂為飯真諦性命竟何益哉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平懷時燕息何如此平懷時燕息即喜樂邊事也或曰楚醒之交不知有覺即念有念即境人



生而靜以後無未發時然則未發云何曰未發者終古不  
之發而發者無時不發非以其時以其境而謂之未發也  
跡無益于事怒無益于我

藏密是學問大端然必洗心之盡此心赤歷地白淨  
地即此是藏即此是密

觀業蚤之苦烹煏之慘則布素終身可以養德可以積福  
且嚴帛多寒貼布多煖也

南昌姜夫子終身不用絲帛謂絮煖于綿又劉孟成云幅

東年錄

卷一

十一

中內着綿食腦嬰兒尤宜慎之余驗之寔然

事怕急急則必有意意外之不可知者報之

物之陰生者多脆天秦乳亦然多寶惜擁護則少有不及  
風雨寒暑之患入之矣

黃師別天台語余須時：提起蓋政務匆忙時時從不知  
不覺中放倒所以反觀內始叫醒主人翁雙腫爛此性  
命寔功也

感生于不怒怒則感見形：有盡感着物：有傷漸變為

慄為苦而我亦中悔人望而知其可憐矣

易怒之人必易喜喜不為恩且并其感而失之

斷網罟而人始知我意不在魚終不若生平之未捺網也

長者為行而人疑之非有其具則猶有其心故耳

天清日朗時我意何如正天清日朗時人意何如識得此

意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

肝膽分中還有友道若性命真切為人所見惟一二鉅公

諸方上座攻難甚于儒門線開口便不是其熾然辨難百

政餘筆錄

卷一

十五

端正所謂此理不可撥觸也

病悖者夢見所悖之物晝亦見所悖之物：從心生心病

所結夢見者寔受之晝見者魄受之可見心能造寔造魄

寔魄所造皆有寔受謂天堂地獄止寔受而非魄受可乎

疑生于察察陰分疑暗性也所以人不可多疑過察

燕雁之未越千萬里生子則求嗣亦不可不廣終人事亦

終天事也

爪牙角毒萬物皆有不仁之器以自衛人無此四者所以



說仁者人也失其所以為人則瓜牙角毒應手而具匪  
拂性抑以悖形

道殮則傷行旅信宿去昵若有私可知人無不以情違  
者無情生情則奈何以殘忍自斷也

心做不得主非心也抑不予心以為主也若憑他自然有  
氣力

尋常一語褒譏便爾怵然心動况于寵辱當場炎生轉盼  
然死生寵辱褒譏不論大小動則俱動靜則俱靜驗得此

珠餘筆錄

卷二

十六

心定時此理明時死生寵辱其何有焉

求之自者有三自反自脩自忘是也至隨遇而安莫若拈

古人兩重公案曰何必曰譬如無有不得力者

嘗擬一小聯曰勝人惟有活在我莫如閒

此心平坦時無物不堪愛惜此心儉約時無物不可節省

一物不得其所匪獨有情有識即瓦石位置亦有其宜

致良知喫緊為人其流至于放任則認識神用事為自心

也

隨處體認天理功夫不免始顧然體認者自心非在物為  
理之謂

靜中養出端倪即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以端倪乃全體  
呈現非以次擴充之謂

主靜無欲自是聖門骨髓僊佛不能出我精微  
象山學顏子之學然四勿工夫何等精嚴切定若自聰自

明自忠自孝則直任自然誤入墮體黜聰之說莊云寓言  
未足為據

珠餘筆錄

卷一

十七

慎獨乃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工夫學庸皆本于禮記禮毋

不敬所以全書皆以慎獨為宗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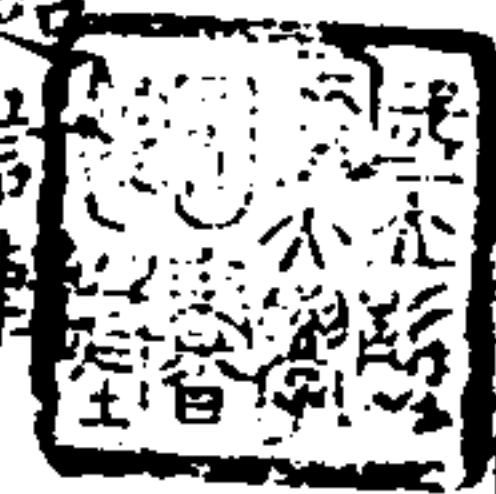


政餘筆錄卷二

金沙蔣鳴玉楚珩著

男

詩



云飽者充腹而已豈必塞于喉吐于口而後為飽也富貴亦然苟膺一命沾升斗皆可為飽極而不止將返之老子云人之大患為吾有身若其無身亦復何患余引之曰身之大患為吾有官若其無官亦復何患刑官言官有筆舌之業平恕者當之亦止救得一半

政餘筆錄

卷二

在身二患曰拘曰蔽氣拘物蔽是也在世二患曰誘曰奪利誘勢奪是也蔽甚于拘奪甚于誘

畢竟是性上有纒易得如水寒火熱其性具足揚湯欲寒沸水欲煖便費多人力矣

怨生于嫌我意嫌時此怨府也怨豈在明又豈在人

貧賤是我之本來非僅不可棄亦割捨不得也富貴時佩之尤為至寶

病中求睡一刻不可得不睡者病之為也不病時亦有睡

不得者識情之為皆病也

古德以看經為遮眼瀆因思一切守中調息之瀆皆塞意法也余于病中得此力

當則無病起居飲食必有不嘗乃病此變之召也

逆口耳入不如識入不如心有入不如無心此自至

理為文亦然恐然不停披不報誦者未識無心之妙也

自欺與欺自不同所不欲所不為而欲之為之為欺自若

自欺則心識所迷自是積生積習之感非用智始見我本

政餘筆錄

卷二

未面目則終身為自己血肉情識遮瞞過而不自覺耳

識得本無喜無怒無哀樂之體與夫喜而無喜怒而無怒

哀樂而無哀樂之嘗然後讀已發未發二句乃有些子入

處

聖賢語句徹上下隨人所見以為淺深人見深淺人見

淺吾人隨所見為言若大學之知止中庸之慎獨自是三

教同源如水乳合定作宋儒見解終非透論

一切議論是非禮樂刑政有得有失皆喜怒哀樂也四情



之故乃至通徹天壤只看一人之喜怒哀樂便知一家看一家便知一國看一國便知天下偏黨反側止生于作好作惡

孽生我心消受者難孽生波心解釋者難

牛非鵲御而鵲安之知其性重

佛頭鳥糞不即于人此有心無心之別

放不下處俱是病；放不下處俱是業

祇如應事時平懷時着衣喫飯時時；如此何用許多忖

政餘筆錄

卷二

三

量

識長力消二物不並然有消有長之力氣力非心力心力

非道力也識亦然年長識長以年不以識若真正識得識

盡心空故謂識因年進力因年退二物不並者未為究竟

善操舟者雖觸不觸；處不圓；處不觸

驗心于卒；亦未見得薦然一念未無所從錯認為第一

念不知乃結習種子發生也驗心于熟；亦未見得善熟

無非善惡熟無非惡鳥喙天雄誰非毒物

費鹽醬費鋸鑿便是為人拙手自生自成我生我成萬物既已自然何多事焉

十二時中悟入處皆有赤條上淨洒上地然不得坐在無

事甲裏

心不得有所寄；非心所寄之境非心境也

我無住處則無住我處

尋常應用後有一點遲疑一毫懊悔所錯誤已多若靜帖

帖地隨事隨忘方為順應

政餘筆錄

卷二

四

只管較利害所以多岐是非路如黑白不煩我胡亂思量也

毒無寔性在物固然毒無寔受我亦如是

俱是着意如此便傷犯手脚若我本無心轟雷烈電直等

閒過去耳

戟手拱手之間所爭些子人情逆順異焉靜言思之亦應

破笑

要人得一文錢猶思為明日之計生人前路資糧奈何不



早所辦必待辦不得時思辦也

市河內船善操之者亦患其觸若使放舟一壑觸于何有一切事俱用逆不逆不成不逆不奇不逆不能越宗越祖也

惟隨任而行所以人人如此事如此若天造地設在我有不得不然者苟澄心貶眼思之人如此皆利欲中生活事如此皆虛華泡影中展轉作輒輟用也要有則有要無則無上有奈何不得之理

政餘筆錄

卷二

五

目深視仰視下視左右賊視雖有陰陽之別而種智者多不仁惟平視為貴

過恭者必責禮于人

才高于我者能制我下于我者能用我如不為所制不為所用則任獨之功也

限量生于自心如節飲食須自節之若待人節無異于嬰兒

壑注而不盈所以名欲若以器貯水則有溢時

多營多費多憂一有憂貧之念則苟且財求之術起矣

尋常講究身心性命何等精析然說得行不得試粗把色利名三字清夜思之不乾不淨不透脫處了了自知

用天下之所棄圖天下之所難如求將帥爭縱橫之口弋奇材于鍾漏之餘中智皆知其無益也

救策是本地方事良有司肯做則無不可為者不人濟必有濟也

政餘筆錄

卷二

六

事事請呼既難必得况獨眼亦有窮有限乎

智貴猝者猝見其智也非豫不生非流亦出非多學問多見聞不能剖絲而應壘

閱古人應變之方必須再參成敗別畫奇謀若一面順流看過必不能發生神智

彼我答問之際期于對針簡而盡婉而多風若主於見我彼懷不盡必有拂於衷而不解者矣

圖進取戀功名豈有道所為陰陽傾覆假勢乘權以是而



稱正人作用吾不知也

陰疾重陰禍亦重

其人有奇癖者天必以奇禍應之

富多無子金氣勝而不生

貴亦多無子者其人或刻薄多陰謀不則至清者無徒也

生人有自鬼道中來者其才位亦不下人卯酉之間必發

藍氣是其好殺之驗也

怒而面白者其怒不可解是亦殺人之人

政錄筆錄

卷二

六

若有待則有嗔有喜無待則無嗔無喜一身之內自足將

誰待乎

窮味則多無味之物意不在味無物不可歡心是嗜糟啜

醜之說也

如不能飲則無所需酒且有聞酒香而惡之者一以為甘

一以為苦世間豈有正味亦豈有定情即一可以俱况矣

喻心者以蓮蓮莖根花蒂俱空故也以芭蕉蕉以開卷為

身以代謝為心聞雷聲展不自展畢竟無有身心故也

只為胸膈間無一物梗：所以揀擇尋常飲食若有物橫  
在中時時提步步轉一切放下况區：世味

不足者文之凡人矜莊誇詡處皆其中寔有所不足也

有背面有高下有南北東西即是有迷有悟有明有暗

一切開明道德之人如雞報曉于人有功于曉何功且報

曉亦非為人止是自遣已性

熾然談談時以為是心不知乃無明黑談之熾作將障汝

心將燒汝身

珠錄筆錄

卷二

八

人我山高雖有見有不見不必問彼受者問作者而已

儒者只認得昭昭靈：一段不知識神所為心念凝然者

當自理會得

主人翁喚他不醒不喚耳喚即醒不喚亦醒已不自覺又

惡人提此所以常夢也

心是寔心寔有是心則凡有身者皆得依之以為質矣理

是寔理寔有是理則凡有氣者皆得本之以為質矣故曰

不誠無物



萬物芸芸皆承受日光日光中無許多子以萬物之為：日光所有此靈知所以塞障也掬海水為用亦然以所用為水體以芸：所作為知體是未知日光海水之義見則人人見識則時：識只是不肯領受不善承當將理事分作二極所以說別有世法不知世法不得自心病時苦作身見命見其病必加且生種：無益心腸如將此原物交付還他任憑位置損壞亦得完全亦得死不得所以怕

政餘筆錄

卷二

九

好名甚悞事他不論八識田何等擾：不如安心靜坐之為得也賢者當自知之

香因風風能散香香固以風盡耳不可不思

犀病而角有通象驚而齒有紋光耀之主皆因七情不得其正

蘭之多花花之多蓋者其香易盡久而不盡者無多花多香也

臂寒而痛始知有臂：痛愈而始知有臂之樂故不知有

身身乃無患不知有身之樂：乃無憂也

喫食得飽而已辨于人曰吾飽也不已贅乎

文章氣節足以殺身學問亦足以殺身者其學問為人所

知也一為所知揭竿而影隨之

學問是何等事標旨建宗呼朋引類是密室中功夫衣帶

下生活否

放下不放下自己知道能放下不能放下亦自己知道然

世間無放不下者放不下乃不放下也

政餘筆錄

卷二

十

蓄藥雖多用之者少如無病不須服藥：對病而已不必物：嘗之也聖賢語句亦然

不奈感何應之無有其具故也

平則涼：亦自平

幾與事不同事一而幾萬也見之知之審之防之非至靜

者不能燭

非舌所及者非舌所味也然而食必萬錢盈必方丈其何

以解



食主于用而曰有體尚體則費多矣食主于腹而云在目  
悅目則費又多矣

凡戒與悔皆為下根人說也踴而後徐其步噓而後緩其  
殮可謂智乎

一切事漸趨于澹俱是好消息

病多踈多怒踈怒甚其病益深可知多踈多怒之人皆病  
所為若此平心復當無是事

道學有能詩者若以詩為道學非俗則腐

友錄筆錄

卷二

十一

氣晝夜聚始有力睡則散緩無用故有取于坐

讀書夜坐久夢寃亦擾者八識田中存字脚并存形相

也事與理均之為障

傲不必矜容盛氣孤情絕炤獨往獨來其為世所側目者

多矣

凡有對待有言說有名貌者非至理所契

烟雲供養其人多壽者心意娛適也人生懷抱何可使惡

窮約時思慮必精心以致一而巧一落富貴人手邪廊存

而神理失矣名士之文亦然

立志則視乎上我者享用則思乎下我者

執着便是病為文而有所主有所專主即執着也

我命物命理則一般物痛我痛情可返觀危床思起畫獄

求寬俎醢炮炙等肉同刻三寸之間自口連腹四生之報

如注斯復君子秉心不緼不殯有知無知弗食是福不殺

舌外之味味非舌有波昏萬錢目營意受烹解擊肥殫極

飛走之苑而生一翻覆手伊銷石豕我肯枯魚方諸二簋

政錄筆錄

卷二

十二

奉亦有餘聞聲食肉惟創與屠好生者性毋忘厥初不食

黃魯直喪妻後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余晚遭此感

是以競于不殺生不食生也

一好一累若多一好則多一累

螢炤為己蚕忙為人為己則得為人乃烹

燕不如雀雀有求于人彈之燕無耗于人館之

以激而殺身以激而殺人然則勝與濟有二道乎事固不

可不有以處也



上之所惡下以為高是以萬乘爭三寸舌也其虛其徐或  
者有濟

平陂注復須看大機括若占一物卜一時未可為君子道  
長之驗

侯城董宦年已近百為予言薄滋味平惱怒此壽之所以  
致也

幽有鬼神明有日月毋以一時喜怒操生死出入之衡前  
有千古後有萬年毋以舉念欺瞞貽子孫壽命之悔

政餘筆錄 卷二

念頭常轉處即轉延蟬蟬一息如同龜鶴之年積尾欲書  
時勿書護胎卵餘生即致風麟之異

三思自是好事惟聖人可言再耳

精神有不周密處非有物在中即有物在外者牽之內  
者塞之

遠庖厨遠之于心耳不然自違其慈受矣

蓄魚飼畜以殺道生之生道殺之豈必觀其登俎入市而  
後觸念哉

朝堂五性所聚功名百害所業

出于機入于機非獨生死然也一日如在風輪暫停一息  
而不可得

愛祇一心愛已愛人愛物守無二術守官守道守身

多無有不錯忙無有不錯巧持于後不若拙戒于初此言  
語所尤宜慎也

自我起見滅否皆罪業也太上因之即真有所見亦可徐  
觀

政餘筆錄 卷二

鬼神靈响必在聚處無鄉之社黍肉不至誰為蒸之  
受命于大父母者食之為和為德百穀諫寔是也禽魚諸  
種各識其親情生情結怨毒所繇何能滅報

風勢殺于城郭曠則多威然害生隙穴則極其威者不威  
而威性過者肆毒必甚也

均役備裝是今時急務官勢多右民日輕役日重又古以  
衙前為重役而今乃及網運虫者以入城為苦而令之  
入都則勢非均之豪右不可備裝全在積粟今一積粟而



罰米罰穀計之如山如坻而民不沾一粒吾不知在上者之設心何若也

長厚是美德而官以為嫌則憤之別名也

心不相應者在手有或刺者矣竟焚亦然仇我擊我皆識情構閭所為

水之流橫斜曲直無正面者山體亦多側立一氣流行于此可以知善惡少多之故

後世道學所不傳而悲歡遂極于風雅性不傳而情傳情

政錄筆錄

卷二

十三

所見者真性所見者不真故言性難也

物無不自閒靜中體認出者田疇風景一入陶靖節日中

便與千古山川全命

琴鶴自隨異矣琴鶴亦以累舍之尤妙近見一鄉紳往返

半肩深得清獻遺意

授意為之其人必不如意聽其自然頑鈍亦自足用因之

為上信矣

燈光之于日月不碍不別聖人假物為之功祿盡良是替

化育之義也

梯航之利以有益無然各有所師都非意造所以究竟自然

沒命于所是者非之而益是其是非其非也見此不能見彼宋儒猶且不免

天地之大而度量不越于尺寸一以貫之何疑心性不經淬化不經錘鍊者無物不空無空不中無中空不貫

有若之似夫子孝弟也子夏之疑夫子篤信謹守也曾子

政錄筆錄

卷二

十六

之傳夫子忠恕也後世之稱儒行止于此矣

人居天之中人居人之中空居心之中

早甚于水盜賊甚于水旱兵又甚于水旱債帥又甚于兵

後世用兵以長器為勝然用長而不能短所恃愈孤

兵須練之須戰之須百戰之餘弱國亦有奇勝

天下之勇易集集天下之勇以聽之智則坐獲文武之功

國之削弱基于棄勇

逃兵之為盜賊則勇者盜賊之欲均而勢獨也不均不可



以使人不獨不可以行法

書板上底用不得者方是而病非也人不識病耳古方自是不差

簡之一字不獨宜民保身養德尤為要術

士莫先于振耻不振不耻

得罪于百姓與得罪于天何異清夜思之千夫所持神其怒之

只平嘗心是道：情人情一也

政餘筆錄

卷二

古

機心動處鷗鳥不下無知有知皆能見隱何處容人四五責禮于人自是驕心浮氣不化

終日言而人不厭者以其托寄玄遠也若臧否人物一語遂貽伊感

縛小木為大木成棟而不堅治天下亦然寧求大木毋求眾木也

用人當用朝氣官尊暮氣也年高暮氣也困頓科場優游名勝暮氣也

碗碟有放不當處即是不得其所故知：明處當即在人行步舉動間也

損折皆歸于怨哀智者之樂即仁者之壽

自顧我身有何不足資男女資飲食至切之務亦屬其餘一儂之忘世佛之出世吾儒之救世異用同功無三不能成一

無我見我：之皆備匪以有物

萬物圓生者多骨至勁也無有不圓此亦舌齒敗存之義

政餘筆錄

卷二

古

可為拘方者戒

利風占風利雨占雨其有不占風：雨：嘗然爾故忘於風忘於雨者安之不忘於風不忘於雨者利之利而後有不利者存則占風：不為順占雨：不為應矣

山下雨山上雪上之大雪人氣溫如也故近人者多煖掃落葉不盡也終有盡時但戒幾分担子亦是治心之功有心勝人：其肯負至有心殺人則雖仗執有靈吾不能不為當事之慮



廣坐中發言不易不言又為所疑正須以閒語不觸勝人

爾 橋梁道路郵亭館驛皆關長吏精神疎密此卜興亡覘治

亂之一節也

令有言府功即以府過者其心未白於紙庶也見其素則

無過疑無過怨矣

士氣益橫濃澹遠近之間不可不酌量人品

長吏以詩集送人無益有損俗吏之於風雅遠矣即不以

此錄筆錄 卷二

為獄以為崇爾

病齒稍愈啖物快然病而後知有齒愈而後知有齒之樂

也

吾於括蒼山上大雪中見天地混合一白無際恍然得吾

心體

幸而無禍非無禍也吾遭顛躓三四矣或佑於天全於人

終是偶然倖脫

諉之無可奈何慰之古亦如是真正關心誠難強

讀書所以繫心四十年来得全於書者匪徒博涉養德保

軀存乎其內 世何嘗無才才何嘗不用心之而卒無一人承受此事得

起則絆足掣肘之為也

吏治之不清嚴於小而寬於大大則吞舟莫問

訟之不節罰之不除差役之不禁交際之不絕求善治無

幾矣

險在外不在內難在遠不在近如崇山及嶺徑絕路通而

在內者不險在近者不難故知一切未可以為恃

刻剋太至必有不肯之心應之此於婢僕尤當內省

令之擗其堂者曰耐煩又曰戒暴怒蓋怒所失甚多但耐

煩便不暴怒也

仁言不可無解紛抹亂一語令人心軟

下人之苦當時為彼道出彼服我之明不遂責我之仁

且如逆旅中僮僕宿處未安即是我精神不曾到痛癢不

相關也



巾服亦不可太褻存乎其辨之也不辨不能生敬且以防  
粹

因勢利道是作令傳心之要自我起則我當之矣

威不如明多有以威失者明自威之所以不猛

兵刑旁襟諸子皆托名道家以聚於陰也陰之為高烈如

此

金輪持水輪大地土石五金之遺滓也

山之靈奇塊異者不生州木精見於外聚上絕下

珠錄筆錄

卷二

廿

無山不有風穴水穴藏氣者中空故山頂多有池、多有

花有魚生氣無不可蓄

世福無多安頓得些子便當知足

繩之觸窻力窮知返錫之升壁涎盡枯高

香不蔽口酒不封銜氣味立盡

人疑謗多繇於前因福薄多口饒舌是其福氣所以成薄

也

事須用智習智嘗須機要之書過有繁結可先為筭料然

後觀其解救則應變無方矣

耳目既廣思慮必散止當以閉戶靜思為主

與父兄離嘗為人誘悞要之室貫我財無清我聽可也

讀書成病、在不反求諸心實體諸身若身心有益四體

安和癯病惟讀書為藥

膽不輕許如剛不可見然識生膽無欲生剛決定站得任

乃看得出與破也

不妄取先不妄施、以人為貴人以族為先族以清且貧

珠錄筆錄

卷二

廿

者為急

薄葬之文在古同於尸戮蓋世無不掘之家曹丕休並猶

能言之以為決不可儉是體面事決不忍薄是未察終如

始也

讀書作文外又須時習一伎卒有流固可以資身保釋

學射本分事器生情物養志非徒却懦周身

保身愛名如燈在帷以名害身則觸物先人之故也

小恩小惠亦不可無如行炙之人有欲炙之色即與之肉



當厄之與毋以為微

吾讀宇文護母子殺答書泪濕袍袖哀感在今子心不二絕裾義斷豈是生人

人生不識心性并不識憂患諸文萬象為此而作涉世可易言哉讀易而知憂患猶有得我道以亡身者則知憂患不知心性之故也

才多害多能多役多

四勿有大頭腦明在其中剛主乎內

政錄

卷二

廿

聖人不言本體不及自然如有所立卓爾本體也欲從末

絲自然也顏子之達非苦孔也  
每見官紳促膝躡談私事干求闕說肝肺流出然則高談

濶論人人聽得則此人入門開場話耳  
凡人炎熱者少寒多小兒死釘者少飽多

自恕最是害事

大治宮室之人宮室定無當意者食色亦然心去意移物

何絲遂

人生俱是欺、人欺已鵲突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  
夜思之寧不自愧

垂腴者多舌流視者殺人

人卯酉時面起青色藍氣者奇鬼托體宜避之

鼻喘息多者不壽目閉合多者不誠

審夢之道多以陰陽陰勝必凶陽勝必吉雖云其理有十

而大分所宜要之則一

事不可厭耐心處之皆有本位皆有餘味

政錄

卷二

廿

成佛作佛都是直性男子掉臂即行更無回顧

看書証彼一邊事也妙在以我自証

多蓄經史以衆証、一則義以相參而備

摩尼珠以意求之無弗遂願看書亦然隨其拈拆一字一

句皆可成理成文

先儒學治易必自中庸始學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

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六經四子寡有配合

之妙



中庸一書所引皆德福兼全之人前之避世末之明哲其  
義可思

戒慎恐懼慎獨都是敬：嘗懼：法也分存養省察者非  
喜怒哀樂明說是情：如烟：盛火微以四情為四德此  
後儒之大誤也  
中庸一書前後俱是龍心入內以費隱一章為大鋪張則  
失之求外

論語章：關係如弟子章是補小學一段賢賢章見後儒  
此錄筆錄 卷三

箋註義疏之功等於文字傲然自聖自賢誠為慚愧  
窮經當與史合如有上流必有下流作文當與經史合如  
有衆流必有一源也一篇文字不與經史那一段合不與  
諸經史那幾段不合而合者便是一場閒說話  
不具殺人心不能劈破古今成案沾：兒女吾以下其異  
日會場中全重膽識驗才具並功名也  
贊誦是口舌功德功德何嫌太過



政餘筆錄 卷三

金沙蔣鳴玉楚珮著

男



後人事事簡便欲占便宜儒之良知禪之直指皆以博地  
凡夫立躋聖域此亦理道之求速化者也  
神通非佛氏所貴然宋元以來高僧亦無大降伏繇密教  
不行聖胎不養登高座說法為人太輕易也自印：人俱  
犯此病

政餘筆錄 卷三

佛入中國以後文人學士達官貴宰俱從福慧中來注：  
前身有驗不可以深唐以前投命僊靈者執一也  
三代以前每與鬼神雜處妖祟不可勝記聖人降伏化導  
人不為鬼神靈怪所戕佛力勝道：治鬼多佛兼治鬼神  
道治神鬼術多佛兼治鬼神而不名所治焉  
日月皆在天半運行如磨謂日入地中復出當無是理  
天如蓋能覆四垂其下則金輪水輪風輪即氣：止  
一氣旋而不息故曰地下皆天所持者氣所持也非天包



地下之謂

日月嘗明無隱顯中亦空洞無物以為有隱見晝夜目有及不及而日月中影亦然目中童子豈亦有物為之歟千里之申十里外之末也萬里之晝萬里外之夜也以隱見為晝夜其道應爾星月各有光謂月以日之光為光星以月之光為光皆察理未精者也

大地向崑崙四角出脈從高而下水因平土故三面有海

而背脊所連乃峻極於天

呼鬼名鬼不害誦神號神不遺

天地間龍種最多高下無處無之帝王仙佛胎化不一

劫始劫終為詩書經籍之淵府

開創神明之主墮地多有奇光異端百靈從屬神鬼護持

宰世一二十年後衰劣相日見或徇見於身或及子孫者

非前後背謬福報盡德量窮嗜殺好淫之過日就墮落故

也

政餘筆錄 卷三

三

以殺伐得天下者業報必侵及其冢嗣或妖或奪或誅悉券也

盜賊之怒必以誅官吏為名此風報所為積怨所致故世

家遭難之慘倍於編氓

饑饉疾疫刀兵為三灾積漸回環相因並起此人業積為

劫數際此數者一委順一修省一幹旋執而不悟未有不

駢盡者也

中州士大夫有以銀斃地者所役範工即為賊掘財之

政餘筆錄 卷三

三

不可積如此

漢口兩涯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女伎十餘班蕭鼓儼

夜不絕乙亥春寓漢陽心竊憂之今果立盡邯鄲之荆莽

載途亦此類也

浙西三府為國賦本辛巳年流亡死疫不可勝記杭城白

骨枕藉過崇德城門嬰兒以敗蒲包裨棄者數十余為夫

哭而去

台温石米至五六錢今不論歉稔冬春俱一兩四五錢非



物力頽匱良繇南渡人多欲賤而不可得

今之為理財者無他諛巧止有變通一着子化無益為有益而已又各處私稅甚多上一下什官一吏什若收為國用亦濟一時

歲荒民散無空土空居若使不占容籍不編里甲其後患有不可言者山居茅廩所在為難

田則官七民三役則民七官三甚至紳衿優免而積重於皮存骨立之民且放富差貧官紳又因以為利空揭竿之

政餘筆錄

卷三

四

晝夜不靖也

盜不可諱如疾不可諱，病者亡諱盜者殃吾尤惡乎庸吏

寧海董百年為子言致壽之道在喜在忍台應官八十餘亦書嚙液凝精二帖為贈是其道在靜非靜與忍與喜其為得壽亦僅矣

閩中最多奇應余於浙聞見檄床豎消息子及聞米衣人見騰錄所於閩見揭潛銘簾屋撒沙驚起及余夢解元典

化後乃出與化司理之門昭：冥：神明式馮入關者凜凜

相取神以秀以威不秀則濁不威則寒

窮通壽夭相隨心轉心易相易識相者可悟存心之道

額起骨白兩目流視者其人不可與交

者蒙服絆及偷視人顏色者非佞則奸

火形人者目口鼻炎上者狂燥不可數犯

徐僑云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陷危而上下晏安又

政餘筆錄

卷三

五

曰廟堂為交易之地臺諫為囊橐之所三復數言流涕不已

宋人多尚氣節其侃：不減於東漢人以為道學之功然

周程以前士大夫亦清操凜：吾不知今之為清操氣節

何如也

兵勿戢自焚非獨殺傷為慘習火則人易易火則人各

為其所欲為矣

賊見利則賊不可除人見為賊之利則賊愈不可止今之



願為賊不願為兵願為民此故也  
熱投涼劑寒用熱味與夫用熱不效則涼用涼不效則熱  
醫庸智亂所謂百藥俱投無有不斃嗟乎治天下亦如是  
矣

古賢相氣脉必長所以事有收局今君心尚不可知立脚  
未定而或依倚內近獎成黨與命自他人權非用倘吾未  
見其少有所就也

郡邑財力幾何經三四次攻財盡力盡上下隨之矣善為

政餘筆錄

卷三

六

守者當因木石于山因水火于地不傷貧富之財不困一  
城之力藏機蓄械如揚糠播灰滾木礮石毒湯神水藥弩  
輕車竹笆悶棍撞竿尾炬之類只用工夫製造不費科派  
者守令有心人能預為多備則不專恃銃砲硝磺乃為不  
置耳

一侍御為予言巡城時以火夫擅禁人故不許立鋪柵門  
議即沸然乃知凡事皆動手不得此文為太密之害也  
金元入中國時攻城邑破掠盡即退札四郊蓋以據城束

困不元野戰自如四哨張威益勢今流賊亦然不知者反  
嘆其愚以為賊無大志誤矣

不重守令故守令不自重舉數千里大藩而聽決於少年  
輕進一歲一易之直指使者又不能自主而側耳注目於  
朝紳之貴者一言毀譽而舉劾隨之守令易置如弁髦然  
則守何以發主名而令何以拔大難也

地靈不過二三十年過此則為衰氣

凡人顯達之後多備飾先墓無有不整整飾者國家亦然

政餘筆錄

卷三

七

余因灶戶之於正額二三千金則費八九千而正額仍歸  
烏有力為詳草因嘆天下事之在家辦易在官辦難者  
理財之道越重運則越窮破更乎多制未有能長一丈錢  
者也

余以二月過樂清縣聞縣徵明年錢糧已盡募不得預  
徵又明年者寄生之國民何以堪始則人之意地繼則地  
之累人官速敗邑速窮濱海民多逆性念之可為寒心  
天下私稅之多皆借托有各上取一下取中甚之米石一



筒柴一束利孔之不可開如此

占勝負者必以風雲氣之上感為速也

禽曜之說占測尤多蓋星有好惡即有迎拒向則吉背則

凶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鴨此見後之先見也

江南自孫盧之後慘禍莫甚于方臘然兵荒不至如大河

南北民乘易寔地僻易藏

煌至蕭山縣一夕為風雨所折入水俱化神為之耶非耶

政餘筆錄

卷三

遇癸未多易場期莫知其解也後不可不為預備

蛾之集火蠅之觸窓豈性寔然迷于所似之誤人無始

至今甘于預戒

龍之攫寶好甚于人一砂之微必以米覆乃得過湖

墨勝金為墨之妖茶勝金為茶之妖好尚所窮遂生神巧

久而不能精與傳者妖盡而復嘗也

余入武夷觀茶貢舊園止存斤地反復為之夫息旁有井

云御茶盡則水竭今願清亦然豈水亦為丸物以時君王

耶

台温間二三月晴雨時觸鼻有氣頭眩眼花着衣即瘴濕

余讀書華陽五更時衣被水潤久則腫凡山有瘴何獨嶺

外之毒人也

鄭剛中曰宥罪者人主之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

今皆為好先生則事無一寔其有小任事者不以為苛

察即以為專擅而已

南人相業專以牢籠士大夫為主上者寬容自以為不作

政餘筆錄

卷三

威福可以全身保家然門生故吏互相接引大利害建明

亦未能上匹古人稱煌卓也

將材在南亦少倭患時得一二人至今亦無繼之者

鹽利尚可與以私鹽為常事以捕私鹽為生事此鹽利之

所以不可為也食鹽日多行鹽日少有是理乎

屯不可為之者惟營屯易若并斥出神稔之占屯者

以贍新練之兵則兵不餉而充然矣

後患不可勝言苟行限田之制令巨室大家退其溢制者



助為義後公田則白糧花布胖襖黃絹諸解南民有生色矣

丹溪生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甚天怒已極必假手織之盡力善以延其流乎吾三時必慎斯言

可食者食之不可食者治而食之不用其益即用其損物無不喪身失命於人也虎豹一食人而人並惡之所以克已信為難事

習而不察是大病殘殺之風皆生於習屠臘之夫習獷則

獷故也

政餘筆錄

卷三

子

舊焚一僧引至山絕頂州舍一間內有一讀書靜坐者出門指北面日輪大如數抱精光逼身曰此汝性也余覺為之汗下

壬午除夜夢三僧教余坐禪法獲鏡甚旁有時人以九三粒投余口中驚起披衣接歲腹猶覺飽

至平陽晤太和山人鄭教諭年已八十著書不倦叩問所

養曰無養生法惟平生不願作一惡事

君子大受受得即大也饑喚飽喜呼叱之間英雄早葬及所謂受不得無如何也

苗之紅不如紅有紅於苗者而不染紅也紅在性不在色也洗紅而紅乃出者未始有紅所以為紅也用才者驗之

其自行也太上因以為貴

奢後為兵崇先兆往在中州見有買廣蓆者云冬暖夏涼一時貴介昂直夜啟戶出而蓆已他買盡矣鄙心竊甚其

後後果有壬午之禍

癸未三月叛卒擾于池陽都人遂從一輪出城闔索數十

金閨媛親救行坐雲陽街上嗟乎會周何遠叔運之所以

難迴避也

兵者專門之學比見數公被邊事容易身禍國禍為之非

才分有限以未經練習肅然冊中說話倉卒淋事不蘇也

戰兵不可雜以守：則膽消筋倦解生氣過尤不可雜以

屯以集以哨以役益盛氣如火：透乃明



所養非所用古今悲痛此語濱危寢弱而文士益足高氣揚三里之城紳衿填塞戎馬至心膽墮裂矣夫誰為守況怨怒積而民將反爾乎

事、議不如著、做且如救災時鄉紳上書媿、動千言至勸助簿至悛弗書、弗與如約甚至圍城旦夕大老持鬲杯一對應付目未曉而害金俱為賊發矣

馳馬者意在馬先馳駿馬者意在駿馬之先人心炎上疾急如此富貴功名有限何能如所欲副之

政餘筆錄

卷三

十一

目露者多暴死遺臣萬命所屬慎擇之為宜

黃河穿終區中其所決氣決也宋人回河亦有意河行氣行是大氣之所屬也

利盡山海今山不敢治海不敢市皆以兵力弛弱之故惟富則強惟強益富

利與威能盡之虫、之民等而上紳衿不可問矣物極則反民安得化而為賊也

安富與恤貧一也殷戶有幾而私借公借官紳衙役燕人

不可挾持未知古明王不厄竭富商大賈以鋤國勢也陳同甫嘗見及此

十五年勾圖審編諸衿作色曰奈何與疎民伍另立學圖孝弟力田士豈有不出于農者士多農少免多役少役多任役者少至畝費六七錢吾不知台民之究極矣

鄭太和云安於所當則物不能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見怪不怪在人之鎮定何如耳

寧太平福不自覺觀向者離亂王侯貴戚子女盡為俘虜

政餘筆錄

卷三

十二

寧不心驚及近年森豫以人肉為市後運未銷吾輩豈可不為救計

行海溪見縶網口大四五丈長倍之密不容巨指計一縶所獲當沉沒一小舟然則海濱之積業深矣死於寇火於風波何憾焉

糞田者燒殼為灰聞殼聚如丘退潮撈取不竭有生之類殆恒河沙不可計乃知天地之大

魚之重鯉者鯉不相食所以為龍嗣也



食物中有現諸佛菩薩象者彰化機也何可強強不信  
前輩論學曰治生為急論居官曰生事有無私計足否乃  
世業恒產衣食不至飢寒之謂非指盈阡越陌廣厦弘軒  
也且此亦他人籌度常人較量豈為士者可以此自急哉  
今所為禮皆奢也翩翩公子以為學禮寔是學奢不改素  
風是為禮矣

大名公多迷色此如獅子跳擲以繡毬磨耗雄心然妖態  
醜態為人指摘詈咲後世誰能自洗白者

疏餘筆錄

卷三

十四

用忍宜于己不宜於人用怒宜於人不宜於己

孔子于荀傳著慎言者十二於魯論著慎言者十五于戴  
禮著慎言者八其有得於猶龍氏譏議之訓歟

余以多言多怒失戒而怒或即平言時招忌每讀肆口福  
薄之語乃知夙業所為大人相自無此谷、作聲喀、不  
下態也

傳載祝期生以口孽致舌黃刺血之疾近傳一人寔有此  
症按其生平頗為不爽

殷秋溟以嫉惡為損德招尤之大余犯此尤深遇不平事  
甚或頭眩目赤唇皮掀動以為是非之性使然不知有道  
仁人遇此反生憐憫矜容動為氣使殆胸中惻隱心未切  
至也

謹即不是文之曰雅曰善何異或助之淵

言以輕而博重禍以淺而造深機以偶而成不解

中黃之訓明不觸物觸物匪明、而不盡其明是為至明  
損威損福戕身害族得禍有甚不甚是無一非言之所召

疏餘筆錄

卷五

十五

松生于東苓伏于西精之所蘊不以近取

昔孫督學鼎盛暑閱文必整衣焚香正坐朗誦曰神明在  
上予小子不敢不敬余赴閩開海暑中作文六首改尚書  
文十首選名稿四本兢、溫習舊事亦以內存敬謹之一  
念云爾

閩灘三百有餘皆云上水穩下水可虞人之易失足於高  
危富貴也亦然

閩齊瞻言廣西城外有神蛇廟吞吸酒肉舟人屏息而過



行旅貸之母息踰期則蛇券至齊翁矢志欲焚之蛇丈餘頃刻繞舟拔劍叱之不退回行代懺乃舟入廟古聖王驅除民害斬艾鎮懾不及選方所以淫祀即近城郭也古人備百種以防旱潦今二熟惟穀與麥台旱勸其另備旱種而民不能具惟搵歛挈妻子傭於熟郡民不能備而官不知備生民大命如絲良可悼也

湖海盜點山盜多捕者畏地方藥方不敢入聚即千百山縫水溪非嚴保甲申祠黨約擇材勇齒德者為都保月具

政餘筆錄 卷三

其

無盜甘結將來蠶：未有已時盜無有不起于微治盜無有不敗于輕費而少嘗也非以石墜卵不能遽撲今不報不勦不搜山窮壑如毛如蠅何以立盡

浙東困於防海上游數千里環壘萬山無城無兵一夫嘯而民難婦子保矣

浙之山海閩人居十之二三食于浙而蠹浙尚未知彼終耳

才無窮者多亦以性忌防簡非獨利心之汨沒也

敝衣垢履以為道學娛聾悅色以為風雅使酒罵坐以為氣節流救使然莫之底止

條教惟簡易為先有餘地有餘利有餘功乃可奏績若微笑盡情曲防密制文具多而跬步蹶

耕奴織婦事有當行舉天下兵權而屬之文士為督撫又文武二闡所選皆青：之子習文求武遠越北轅今之總兵皆副裨耳屈極必伸吾虞悍帥之突起也

政餘筆錄 卷三

其

事權撫不如按：又以外而輕地方事惟此二人主張而上不能得之部覆下不能得之有司文書承應而外曰心已盡矣無可如何此諺所云做不得說不得認真不得也

加賍重訪愁貧道苦上之人而說如此矣大慶則小汰此意尤可思爾

米不可種仁不可孳精至無人忌於太察龍象六十歲而骨方足蚤成者蚤敗生骨已然矣



儀秦之學至今中于人心在言路尤爭氣息安男子得之  
以奔走公卿間而士大夫卒為所用所誤洵為同敗殊可  
歎也

海寧長安鎮獲番舶不貲參有至千觔者世言市舶之不  
可渡嬰兒之智歟

水母以蝦為目海鏡以蟹為腹履以蝨：距虛為足今士  
紳之役人與寄養於豪門者大率類是

海寧董紳家開芋花九朵傳楊庵云昔時園芋一畝盡花

疏餘筆錄

卷三

六

後皆得上壽芋花固壽徵也一云地吉可卜宅

諺稱一惱一老一咲一少靈蛇以怒斲身怒平身績可以  
知其驗也

陳臥子為余言李三年未嘗設一席學以治生為惡凡百  
好事皆當自節儉中來

癸未蝗魁並興海鄉田皆出益雨洒之其禾立稿前時余  
有勸余清塗田數萬畝者余以滄桑百年之變辭之不謂  
災土又易化益乃知言利者不可不籌常變始末也

郡中天燈巷雷當晝震死二人一為訟師一為逆母震而  
甦者云火光如斗黑氣如煙繞身五六轉手足俱禁上有  
神二小者亦震碎人神之不庇于天威如此

台四嶺多龍潭旱則羣取之禱呪閔公躬取一蛇其水果  
沸起三四尺或云以針投之則雷雨洗盪傾民舍龍可怒  
宜可奏禱而獲呪而下有欲之凡龍耳

七夕前一日得雨如盆注郡人懽聲敬署堯率天雨摩尼  
護世城而美饌與此雨何殊諸天相其在人間

疏餘筆錄

卷三

十九

天台華頂如花心葦山如花巔允發九峯如剖瓜而出歡  
溪者為最秀

桐栢宮歷盤十餘里及至山而中凹如盂方六七十里田  
疇饒腴溝水環流：出即為瀑布宜夷齊二聖之樂此也  
瓊臺雙閣諸仙丹灶座幄在焉王季重品為台山第一從

谷底拔起千尋龍池四浸峭壁危巖不可正視  
桃源循水為徑然指點不真益有蹟可循則漁津為世境  
矣



余以率兵過南州丁氏族菩提峰下有朱晦庵溪山第一  
 四字蛾着在前屏幃在後天台四履無一境非堯源也  
 雁山空靈甲秀而僧無掛搭處草木亦生奇峭過于台  
 而蘊蓄仙真佛記蓮絡神阜帝壤不如天台渾遠廣博者  
 露與不露厚與不厚之別也  
 高山類誇日出華頂僧為言日出亦如盤轉瞬徑一二畝  
 星的一如拳乃知日光星體之大愈高則愈大爾

政餘筆錄

卷四

十一



政餘筆錄 卷四

金沙蔣鳴玉楚珮著

男

楚珮

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發而中節情其性也中為大本  
 本性也和為達道達情亦達性也世人以四情為四德以  
 一中為守中以未發為無中生有靜極生動皆未達於天  
 命之本然也

言中不言和者中善寂感貫動靜包四隅存允聖在平情

政餘筆錄

卷四

十一

酌理之先處無倚不偏之地謂之太虛亦謂之平等  
 中和為道家骨髓然中為有形之中和為調攝之和命宗  
 得之以壽其身等於天地

仁者存心存个甚麼識得心便存如心體本敬、體存無  
 適非敬非主敬而敬思敬而敬也

說龍肉不療飢聖人說仁便說到寔事實功寔效寔寔  
 此施彼受一感百應如恭寬信敏惠仁字註脚以註義字  
 不得也



生不可言性生之亦不可言性之無生無不生之載性而  
乘車非人載人舟非物載物以人物為舟車可乎羽雪玉  
之白等與不等俱不足以徵性

識礦以苗之不任鍊之銀則是鍊苗則非以苗為銀之精  
蘊則是以苗為銀則非見性人如礦師必無以銀苗為銀  
之理

飛蛾之于燈火以為日也渴鹿之于陽鼓以為波也波亦  
不逐日亦不依自然不為燈鼓所誤

政錄筆錄

卷四

十一

四情未發時如寒燒不盡春到即生即有即無乃為未發  
瑞安張子士剴曰其心節文余應之曰味不達仁之  
義中非無物循日月至之語箭必有痕

孔門重仁孟子重義後儒重禮重智又以為土於五行無  
不在重信者因時提唱宗旨無岐

不動心是活心不動是死

治心之執務在覆敵如什倍師壓陣之散矣故非生人恐  
怖心不能設也

鄰於情者易合難離正性以情功須慎始  
為人給而不悔者護慈而砥信也人即以是困之如貂鹿  
人人不能庇貂

鱗死而不敢或損其鱗網無透鱗者小忠小信之不可自  
存如此

過之憚改曰吾將成其是也憚非氣弱乃氣盛耳故好勝  
之念必至遂非

所不足者必溢竈然之香供費而宇之沉水香不知其所  
自貴也

政錄筆錄

卷二

三

鬼惡聞涕唾之類人一中迷惑則畏明畏動畏畏畏男子  
語言審之可以辟魅

初入長安廟市無有不目眩者繼而厭之則強不注矣  
氣行空則正志氣空血氣實

凡男子面有柔青懈白浮紅者其中必多損故有光不如  
有澤

相從心轉如相貧者從儉相薄者從厚相孤者從和父  
相從心轉如相貧者從儉相薄者從厚相孤者從和父



自易體矣

力依識、有所不見妄力乃全注之若擴其識如而、不鏡則處、有力、豈有陰血周作憤盈獨注之志

不受不轉不忘三病留連為其全體是人為其妄執是我脚步下與聖賢書相應一句終身享用不盡

罪無罪性業無業根識罪性罪空斷業根業盡

離土如戀生、非終禪之具則土非坐錫之鄉

大亂無命所以樹亂、命之命非與孝子不受亂命是其

政餘筆錄

卷四

四

所以正命也

生有不必之情是以憂生憂生常失之於內防外易常失之于安履危易

敗猶功其所為罪者歸敗智也歸智敗也敗不自鞠如停囚益智功不分人所以功少敗不予已所以繼敗

英雄之美利害與儒者異事無十成之理疏、落、做大即有五分駁襟其氣蓋之威覆之矣

天不與善人猶景慶之不能時見也末世善力薄善人福

力亦薄

廣節名義乃衣服柳沐等間之務作成氣勢則氣勢等底行焉為天下人所畏是孔孟一路有金張許史也

甲兵與刀俎一也刀俎之養費同五穀五穀壽人平刀俎壽人慘厄以甲兵、始者以兵卒

禦彈者必用弱惟遇剛則益之力故不順其勢不可以治強也

讀書須約己量才無為之不如得一故名家以獨勝也才

政餘筆錄

卷四

五

不自量廣心後志理不入真殉以性命尤非畜寶之宜

人生中二十年俱依命朋友故甫壯即有密交升堂告父母百不一也其餘則為萍水比其所親與性相近匪離不

必言即廣托賢蒙如面泰山、不我即甚之稱膠擬漆難附藤牽遂及朝廷以殃家國所營無幾而聯任通席方、

布置何為也

被我互為用也恃其深智通才早達自謂我能用人、不為用亦為所制不知人已制我于制履之及用我於冷背



之棋矣

名位早達必有深殃非上天眼孔較淺父子兄弟因緣為奸利已福盡而禍隨之矣力盡焉矣

石戶農不為非而佛以王宮脫屣何以獨嘗不經不弋在

聖人則曰惻隱而佛氏悉鬻葷血豈可不字以能仁宋以

後大儒其初皆借途慈嶺于靜慈湖文成白沙尤為的

而指佛氏經典為非人道之書傳奇百本浪笑千般漢淫

增欲不聞付之一炬而斷釋氏真旨清思俱成戲論是

政餘筆錄

卷四

六

吾儒褊陋積習所成闢佛而不知佛之旨者也

造化鬼神之故載在佛老寔徵寔驗衣之缺衽屋之缺角

翼不再齒走不逐飛顧我何人敢忘靜守凡百損心不論

理事皆為我累

楞嚴經先儒無有不看以為與艮卦相通天地人之故盡

之也

心火也腎水也心腎之間有白如綿連如玉環者性宗命

宗俱係於此讀老莊之言楞嚴之旨明歷臨淵履冰

之不暇况魚為過慮乎

尊生非飽食安居凡犬役大喪大橫逆大風雨大寒暑時

刻提醒不可輕身毀性任意吾年四十弱不勝衣而今

得少濟者密持此訣也

古人之交重行義氣節上之性命今人則高者經術下者

文章而已即如以文取資亦要自己審度朋友才之什

伯者事之如平等相當則仍以自己性靈自己唇吻為主

人之美好參木蓄之而已不必舍所學而從人也

政餘筆錄

卷四

七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者自治之密做官做人一事

不可討便宜只嚼住清白節儉四字若有一失則向之怨

我仇我皆肘腋間矣

處宗族中只以不見不聞為妙若在城市尤宜退處

庸涼而處亂世安家保命日難一日禍發所親所忽一言

一札之間不獨怨仇結對也清備寡欲安分閉門是為勝

着

長安時局一變諸君子不安其位至有墮于考訊者吾生



平臨、涼、非獨貧不能事人孤不能附人亦以事  
以才力如馬能致遠用為乘則載千里不用則斃野水草  
而已不敢營、芻藜也

理學名公多自踐履入踐履多自氣節入聖人所以取狂  
狷也今時狂不多見只有所不為最為得力于夏篤信謹  
守身教百餘年不弊者此耳  
勇于不敢勇于敢其勇一也

亂絲能斬之能理之皆豪傑作用中事

政餘筆錄

卷四

八

鄰河自潤為善不為惡若刻、自明聖賢豈有救活之理  
善積潤生人自定其耳

有餘地有餘功有餘才不有餘威餘福乃可以治天下事

徹底錫肌及骨後何以為補救處乎

山崩川竭謂之亡徵水旱即崩竭也三災盡于火旱尤多  
于水厄于水也

大菩薩大聖賢亦有獨善兼善之別匪緣道力福力有大  
小厚薄接引有情者人自尸祝之如觀世音大士及呂仙

關帝顯化亦多或主一時主一方結香火盛緣大抵性亦  
各有所近、人者其神尤著

殺運大劇時有默為救解默為震懼如陷床墜棟飛屋拔  
木固是神靈即下黃小兒壺關三老皆代天心為木鐸者  
鬼神多怒容者生多烈性死非壽康且現其威力以治不  
祥若慈滿則容滿慈性滿則慈容滿矣

學春秋以仁為本知綱目之為刻論然後可以言史

剛明男子于是非賢不肖八字分開八字點定更無三、

政餘筆錄

卷四

九

兩、帶水拖泥蓋成就一个其餘則非

救關必急解關必和急則激仁和亦顯性

毀像為銅者佛首不化此亦精神成聖之一驗

宋景濂暮年于一粟上作數十字不飲酒之所致也以酒  
為漿終于百敗

仕宦如新履漸淨泥土、履面而已面蓋底存必為人  
棄

拭布淨物而已不自淨也臺省每以相咲奈何甘以其身



淨物哉

貴而易性老而變節者如燈殘益亮非死則禍翹足可俟  
肩摩較擊非市則要履幽坦如也冢近市位當要不可  
不亟以自全

虛名暴得二者俱厄及其敗成亦羅大戮名之不可橫據  
折已禍而召新災

譚體用者以先幾密構巧轉徐收為善應機括不知古今  
用處不同用之致君澤民則善若持五兵誤殺人而曰是

氏餘筆錄

卷四

十

能用五兵者不亦謬乎

長安破于十七年之三月十九日尋思亂本患在空虛空  
虛始于益兵廢百萬之軍不用而用兵又銳客而鈍主  
急調募而賤土著一邊之以鎮巡名者數十一鎮之以修  
總名者數千官多益耗多損兵無用而救在民官無  
用而救在兵此兵民所以並困也

中國節設官事費錢人議論日行文書豈知誦  
五教行井田計抄算忽皆非治天下以簡之道

縣之設教職濫也銓之稽丞簿贊也甚之巡徼倉使皆煩  
考叙充瑣之瑣也一府必制一道何為乎一鎮必增一副  
何為乎軍無益則衛無益衛無益則數百年指揮千百戶  
等襲替俱無益靈屯可矣而并及漕靈漕可矣而并及軍  
軍化而為流丐為市棍以數百萬之民膏園計恣其侵賣  
誅之無汰賞之無方當事不尋變計可謂世有急先務者  
乎

侈多力盛莫重于京師唐之守不以日宋之守不以年強

氏餘筆錄

卷四

十一

如漢大如元率棄如救屣則孤注之難也在四鄰在四夷  
說至矣哉

中國有大攻而一技長百技短矣敵或得之攻我遂爾坐  
絀則失其所恃固不可以一搦勝耳

無病人不可服藥邊用邊汰是矣治腹用治邊之汰卒驟  
馬馳教孫升木召龍與俱矣

任事在沉寔有謀之人喜與畏無論矣指畫多方便非機  
畧



天下氣機一也人之所趨地力不靖擅一方之安大亂一  
亂必生有英傑然有英靈呵護之  
立國須有間架以嚴以寬必澈本末

無私有識四字為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識固以  
無私為本領也

日講午朝之規不違不可以格君限田均役之制不行不  
可以字下

節財生財皆當專設一官：各有司：有議有任：有內

政餘筆錄

卷四

三

有外議有本有末詳思遲發必信必從毋操于衆毋奪于  
中毋規近見小毋泥古狗今權豪勢宦大賈富商坐視國  
家之急而不知救抑之其何傷乎區：清出入督負適煎  
熬赤子不獨劉晏笑人商君吳起之所不屑道也

金錢之氣係國家命脈富商大賈自南而北燕臺遂為空  
國

哺乳之民即異時吮吾血而覆吾身者也長思此言可以  
無叛僕東南世族人：以此見危畢竟足平時不魯念想

及此

江南一救于喪葬一救于嫁娶一救于僕馬而燕會賽神  
俟佛不在焉

禱祈醫藥盤盒槁勞布施醴分外客窮親官府禮儀出行  
路費此十項不在正額嘗經之內而其急要與人倫衣食  
同故儉非惜薪數米之所能裕可省即省凡慎交訓俗保  
身聞邪鋤驕祛誦戒游却從皆所以養財滋本不至以乏  
用而東塗西抹損潔修名德也

政餘筆錄

卷四

三

漕運之所以通利無墊溺無乾沒無遲凍者其時運糧官  
旗有安家有輕齋有行月有墜賞此猶審典最厚在回船  
帶貨關不譏征天津長蘆魚鹽濫賤山東梨棗麥豈其積  
如山去得風期歸因水順以運為家人思自重今閔如虎  
踞搜索既倍堤皆狼穴催趨難停人事土宜沿途俵送折  
乾使用是處苛求欲網運之不日斃無絲矣  
九江關稅人之例起於楚黃一部使者因而各關效尤令  
一人往返費以兩計稅物及人暴于猛虎



中興與創業同一切守成格套斷不可襲如文武異途兵  
餉互制中貴與聞机務論思授意外庭錦衣兵官也而制  
刑番役捕盜也而緝事巡道之外又設守道撫軍之上又  
設督師僉副老于遐方臺垣立躋卿貳宗祿日增勦練日  
費罰殺而納銀捐助而加派縣官借透無憑運司搜括已  
甚冒免大害民生南白破家可憫差承騷擾地方門書要  
挾下吏此皆膏肓大病非投以急劑奇方不能起白骨而  
肉之

政錄筆錄

卷四

十四

宗祿錦衣中貴衛所屯軍此耗錢糧之大者也築堡備邊  
款塞防河調募客兵此耗錢糧之次者也僧道胥役工匠  
船戶客籍此耗人戶之大者也花分詭寄欺隱冒充涼移  
萊蕪此耗人戶之次者也知末富而不知本富知生財而  
不知節財已盡矣盡于農而不知于商盡于商而不知于官  
紳又知搜而不知改知改而不知化漕窮不濟以銀役窮  
不救以助益汰窮不易以鬻馬政窮不易以種兵制窮不  
易以土軍運窮不易以民藩鎮窮不易以刺史科目窮不

益以徵聘辟召解醒以酒揚湯止沸非明君察相能為  
前更制改度平治伊雜堂哉

政錄筆錄

卷四



華歸跋

人者天地之心之廣大  
無邊際為多一軀殼遂  
至迷罔奔逸莫定應止

文章仕宦名根於府種  
與天地不相似曰正  
心曰孝心求放心聖賢  
淳切熟後無非體天行

政餘筆錄跋

道之實事樂行憂事一  
而已非世魏科臆任與  
窮居面目作兩截豈但  
不識心正緣不識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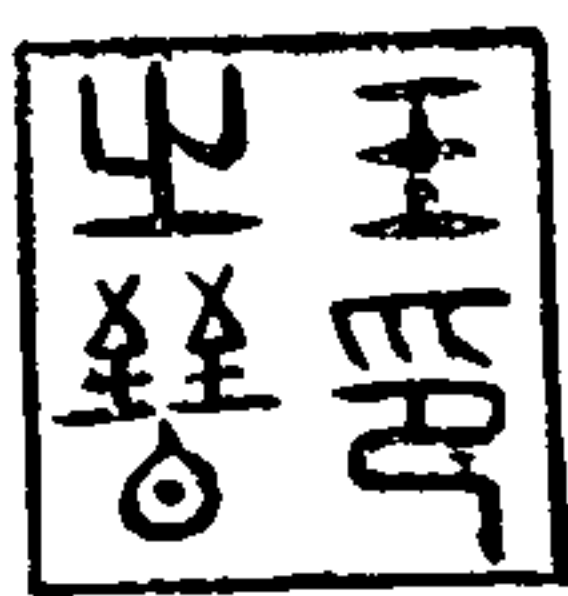
人則識得奔來天地皆  
分內事心一刻不在腔  
子素山河大地都無着  
落安自一息放下不得



楚珍之... 司李經歷之  
故愛態刑名錢穀之類  
填目堆案如霧逼雪擁  
今讀其筆之所錄風

谷韻是愛皆作道理觀  
無四大相亦無緣執相  
天地之心綿存存熱  
之後之從心而往無不

敢望其造之所極矣  
酉初夏友弟王晉跋



王晉



書影序

夫齊諧者志怪者也書

影者志信者也志怪者

為存人耳目之所未

經志信者為存已耳目

之所已經以發人耳目之

所未經則標國先生之

書可以傳矣或曰讀書

者務在精熟賈山涉

獵遂不得為醇儒至

一生聞見或師友之口

義或父老之傳說少為

影響則疑而當闕影

至義何在乎余曰影者

形之微而神之著者也

月麗於上山河大地麗

於下影入於月而有象

蓋天澤氣通而其中

之幻渺難名澹涵莫

畫者形微神著故相



摩而成文以造物者  
 之善於用虛者也書以  
 影名此先生之善於用  
 虛而實天下之腹者也  
 世人膏中者疑難事  
 便極而不能忘及至  
 可忘則竟忘之久誤  
 書亦然雖博聞強記  
 或一行伴變久廢誦  
 習則向之跡存焉者焉

書影序

杜三

矣及至可忘竟忘之  
 影也公乎哉至如卷一卷  
 未終恍已生其姓氏  
 數行終過已不辨其  
 偏旁鹵莽而耕之其  
 寔自以鹵莽而想之  
 偶逢閱難則如隊隊  
 霧若行魚索則逐逐  
 山河出向人作大家見  
 嘆耳人能印在影

書影序

杜四



而存之以至成書而  
一展觀如見為見嬉戲  
時物如逢數十年如  
別友生未有不躊躇  
眷戀以至感而悲之而

書影序

杜五

喜且交併考他抑先  
生為是書時杜諸至  
尤為人所難苦拙文  
忠公被修繫獄神  
宗使人夜聽之謂必

展轉不寐及至則鼻  
息如雷知其昏中參  
事乃赦之張無垢晚年  
誦橫浦其寢室有短窗  
每日抱書立窗下讀自

書影序

杜六

北歸窓下石上復趺坐  
跡隱然先生能於患難  
之際神氣恬然著書  
不輟殆文忠善垢之傳  
歟余受讀之實余腹



先意以時 具少

酒脯以醑此書年而

飲之斗酒不足多也

康熙六年丁未暢月穀旦年

家治宣卷第杜浹相言謹撰

書景序

杜七



錢唐倪策書



序

識古人事易論古難論古人事易

論今事難古人從矣不盡讀其

書不能知也盡讀其書而辭

有異因傳有疑信文有在耶

書景序

條一

事序之譌禠矣從以解之

以不存其學存其法也至之人

之事其教執者既不能知古

人之備有其書而其異同難信

之跡步於通強之沿移矣與夫



門戶意見之私阿互訖者其  
請謬視古益甚至既取而論  
於之而天下後世之責將在於  
吾可往之氣助失據與以私  
臆袒而左若之乎則又不獨存

書影序

一徐二

乎其識存其所學之道誠不  
足駕古人之上而不足為古人所  
欺道不足以折古今之益而  
定其持歸即學古與皆足  
佐我之眩蒙馳騁而有以駁

益律之患以成一家之言  
難矣夫以一人之心目網羅千  
百世之逸事微言於瑣組雜  
綴之中皆不失乎羽經異傳  
之意書若是可以傳矣至求

書影序

徐三

之世未數之然亦流錄標園  
用書彰其連類亦不取裁  
約以資於來學不小也近後  
得其怒老重書影若干卷  
其類益侈以裁益益其例至



所專屬要於文之瑰奇多  
不收瑣之難殆無不析說之  
氣磨牴牾毫不正亟於事  
繫人心義闕名教挖揚反  
平凌意尤擊焉甚矣標園之

書影本

徐四

書之台身道也夫文單之異  
彭樵之怪終軍陸敬叔深  
之魯襄之鑄井新莽之威  
斗釋道安何承天辨之古  
之治閉強識不須吾人必成

書者少茂先博物之志景純  
山海之徑成之矣然齊諧志  
怪之傷於世多益也王充著  
論衡十篇有之蔡中印至  
秘之帳中解折雜說而屬

書影本

徐五

賾不免劉子元史通一書可云  
獨持所見括中所援據多汲  
家項注之類雜非多益於世  
所學未確也近世海雅之儒多  
如揚升華之奔州升華之解



異聞亦義時傷聲奔州就  
掌故而括聞入偏其他卷之出  
說者，煩，又參錢馬豈非秀  
掩者病易誣習跡者失多  
解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

書影序

徐六

論今事又患其見之不實乎豈  
不難哉豈不難哉標園是  
書至殆無矣也由其博綜以  
觀其學由至精核以觀其淺  
由至指歸之醇折衷之當以

觀其通近代來書之成一家  
言不可傳者又於其也標園  
天才絕其詩文皆卓然大  
家中以種著以其劍有一味  
年而富如法然又生之清室

書影序

徐七

之因樹園至中他人之豈慘表仇  
者標園是之皆其筆墨沉  
酣之助者馬遷之困於空而史  
記成虞仰素相印而書轉出  
古之著書之言者從之得之



夏惠栢園惟非意以成是  
書栢園之書成而事大白是  
之益乃在天下未也嗚呼豈何  
然哉

本與元年王庚秋日盱江年社

書影序

徐八

弟徐芳拜書



書影序

史稱劉穆之決斷如流  
目覽手裁目旺口奮五  
官並用靡不瞻舉乎初  
心疑之以為世安有若

書影序

姜一

人徒靈語目及從栢園  
先生桴始信人之才亦  
相越真非意量所及媿  
乎猶榆枋之見也先生  
言語妙天下文章風雅



冠繼當時學者尊之若  
泰山歸之若百川之赴  
海予束裝受書便已讀  
先生之文震先生之名  
不啻蘇軾見時之于韓

書影序

卷二

范富歐陽也徒以不獲  
攄其明為恨今來金陵  
始得執贖相與紮心晨  
夕而益歎先生之不可  
及也江南機務苟本文

書紛紜几案日盈數尺  
強半米鹽凌雜人格格  
不能通者先生觸目洞  
中機要剖決若神風行  
電掣倏忽立盡四方郵

書影序

卷三

問日至殊苦酬贈先生  
應時裁答靡有勸宮或  
索詩及古文辭捫豪輒  
就文不加點而辭采爛  
然朝夕一編手批口哦



窮年矻矻唯以著述為  
事嗚呼偉矣今士大夫  
既登仕版復謝去藝文  
日不暇給間或寄情風  
雅吏事不無廢閣而者

書影序

姜四

恒不能相兼先生於簿  
書鞅掌中獨能紉橫百  
家含英咀華無吏事之  
勞而偏得文事之樂其  
才不有大過人者乎先

生所著書甚富半已縣  
諸國明茲復有書影之  
刻書影者先生請室中  
所為作也先生樂天和  
命不以得喪嬰其心身

書影序

姜五

汲汲乎名山是問與五  
明之演易穎川之受尚  
書何以異顧予竊有感  
焉太史公作史記中多  
憤懣一篇之中時時見



意論者謂其學道未深  
先生當是時較之太史  
公其安危相去徑庭使  
他人當此必盡囑其牢  
駭不平之感先生澹然

書影序

卷六

豈釋髮漱之形于筆墨  
其勝古人遠矣今試取  
其書讀之凡古今來未  
聞未見可法可傳者靡  
不博稽而幽討陸離光

怪莫可端倪然其大指  
在乎正人心維名教感  
人之性情益人之神智  
長人之學問非徒張華  
博物千寶搜神但矜詭

書影序

卷七

異為也顧先生復狀不  
敢自居取昔人所云老  
年人讀書僅存書影子  
于身之義故名曰影不  
知冥人其阻固已取書



之神與髓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余集成先生

語予曰子曷為我序之

予烏足以序先生姑識

其景服乎先生者如此

書影序

姜八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季

夏山陰後學姜承烈頓

首撰



序

卓嘗上下千百年間見古

人卷帙繁浩頗不可以自

困誣每謂雄奇奧秘可以

抒理解而安性情者古文

書影序

高一

中不過數十家其餘佐人

間見得泛泛覽流觀盡其

勝者多不過百數十家廣

及數百家而止而至于禊

家瑣碎往、下耐蒐討雖



強為涉目亦終不及領其  
旨處繙未數葉輒厭置之  
不少惜至誌林說部之篇  
見有雷同傳會牽拘文義  
相為聚訟不止者則為頭

書影原

高二

岑、痛領古人請用澆火  
之言為極悞而于櫟園周  
先生書影一集則不能不  
撫几歎絕也櫟園先生目  
空千古持論之嚴于昔人

著述一不輕許一不翅与予同  
而兼採博涉雖繁蕪之言  
不憚澆千百中如其一二  
如揚糝糠而得嘉粟披砂  
礫而獲良金間有紕繆經

書影原

高三

其技摘則亦莫不有精旨  
可思適于道妙歲在庚子  
澆請室中塵瀚生平聞見  
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  
見者以為可資談助廣異



苑而卓獨以此非博物之  
紀而明道之書也夫至理  
之在天地下名一類而未  
始遺一跡故經雅宏訓恆  
昭、婦姑箕帚間而桐華  
虹見之微即淡明化事之  
終始誠于是書而求之可  
以啟人疑情可以資人冥  
悟直使作者當日字、端  
于無有而一以縣解為大

通使古人之著述盡若斯  
也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揆  
之不暇又何至有廢卷之  
歎乎歷稽古之以述作名  
家者王充論衡之編蔡邕  
獨斷之著皆輯自燕閒從  
容鉛槧而下蠶室而成書  
如漢代子長率多寫其憤  
激不平之槩惟櫟園先生  
以安閒出之雜以談諧半



皆風趣若不知身在銀鐺  
響答間者其神全者其天  
定鬼神可得而禍之也又  
先生所著賴古堂詩其成  
自請室者皆感動人天一

書影序

高六

時驚歎未有跡先生、平  
功名多顯于戎馬倥傯時  
而文章則盛之乎桁楊禍  
變之際蓋其人之自負磊  
落者天恆不欲以逸豫稱

其材而磨厲于艱難百折  
中者必有非常之觀以卓  
燦古今而不懈也卓觀先  
生居官勤敏綜束吏民無  
遺慮簿書之餘偶有暇刻

書影序

高七

即手一編不輟甚至參拜  
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幘中  
往來市肆雜沓猶以衰狀  
十數卷自隨婦語同人輒  
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



晰一字之疑引據証明必  
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  
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掌  
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累  
黍而卓讀書疎畧隨即健

書影序

高八

忘偶有所得止能龐識大  
意至有詢其姓名而茫然  
不復記憶者人之度量相  
越千百倍蕪而無算固有  
如是之不爽也其獲成是

書為一代奇觀豈偶狀也  
哉而先生願顏以書影雖  
先生自道之詞爾。乃其  
欲讀者因表測日緣鑑窺  
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堵

書影序

高九

中也雖狀先生所著古文  
詞起衰救敝尤為當今第  
一以不冝輕出示世。尚  
未得覩其全狀觀是書網  
羅之博採擇之精文筆之



高古亦可以想其聚矣于  
書影之告成事也因書之  
以為序

康熙丁未孟冬月治眷晚

弟高阜頓首題

書影序

高十



序

古今四部載籍惟說  
家獨擅諸部之勝見  
於崇文諸目者歲半  
羣籍予束髮受書性

書影序

黃一

喜流覽先人遺書數萬  
卷為誤題者不棄其之  
一文酒之餘從硯北抽架  
上所藏如管人宿退并  
園餘冬華塵諸錄亦未



始不彬之於南夷是或  
輒鬼掩去是是者故作  
者尚具未廣則每以陳  
夙為新妍記述其章又  
嘗以終紘而博洽下比而  
齊諧志惟瑣語藪談上  
之無當於身心次亦何關  
於問學即汗牛充棟亦  
書肆說鈴身于立身之  
義謂何此其中亦其

書影序

黃二

能翼經論史明是垂教  
檢束才心開發神智標  
新領彙引人入勝者是  
未之者也惟宋王伯厚  
困學紀聞一以探擷前  
記發持心得頗有可觀  
然猶憾其盱衡往籍而  
缺略新同留亦者探舉  
之誤者千慮一失賢者不  
免則位矣著書之難也

書影序

黃三



標翁先生天挺異質管  
人所謂十行俱下過目  
不忘者庶幾近之故於  
載籍無所不窺且文心  
靈異筆能鏤空默識

書影序

黃四

通函精能扶髓目之所  
過手之所及方圭負璧隨  
遇而成其所著書影一  
編予嘗得而讀之如入  
武庫之中五兵縱橫無

因樹屋書影序

所不有廣而括與所磅  
礪近而日用所服習遠  
而千載之寥渺通而同  
見之親切大而經緯世  
業之理冰而飛潛動植

書影序

黃五

之情無不就所親所記草  
而著之於事之承訛龍衣  
舛者則正其繆戾於人  
之闇汶者章者則發  
其幽光以爲夫古人深衷

二七七



苦志或未白於當時及  
不諒於身後者無不為  
之扶摘而表彰之闡揚  
之信乎所以聖經可以詮  
史可以明道而垂教使

書影序

黃六

讀之者有置身名檢之  
思有恢弘知壽之益手  
之而惟恐其易於忘之而  
但覺其可息誠譚苑之  
醍醐而悅林之環寶也

又豈困學誌書所可因  
日而語哉先生是書之  
成方在因樹屋中且先  
生貞固蒙難之日而移  
且丹鉛不輟抽腹笥而成

書影序

黃七

此編易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先生惟樂天故能  
著書亦惟著書者見其  
知命者為家次公除冬  
從夏侯博士受尚書揚



天

文定溥心於此而日誦五經  
其後登朝執政功業赫  
赫皆彼中兩讀書也先  
生當兩雪濺之時而

書影序

黃八

用之以且登庸作輔如次  
以文定當年吾知必於  
者抒其生平所學見之  
於天下其所謂明道立  
教者將堯舜君民而以

知黃并其先可垂之為

經載之於史又不特於

之論之而已也符人言三

不朽曰立德立功立名先

生之不朽備矣又豈僅

書影序

黃九

一若書立言已哉

康熙丁未冬泐望日門

人黃虞稷謹撰





因樹屋書影 第一卷

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四十吉祥相有益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 案頃無淫書 昔人謂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想豈不 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可懼 架上便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印腹中

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留麗眉皓首老僕如此方稱得世家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氣髮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可恥孰甚 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寧可使一人稱其無才不可使八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 其醜倍不豈不可恥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場呼優人同坐 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多

擊板 擊板接曲去外無狡童內無老婢無狡童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老婢不教婢子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陽不教婢子演劇 醜裝牌榜防閑尤難作奸姝易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甲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恥于中九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朕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緝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奕棋變為馬甲 不解新令不為酒糾風日下矣與其馬甲寧奕 不解新令不為酒糾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傭吩吹盈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子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肯習醫卜但能究心自入細其子弟能雷寒 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即此一舉便是與

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 僕從不與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 篋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如僕惟恐少失其意殆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從無姦盜詐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姓 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防微杜漸古人間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 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僕生 不奴隸疎族窮親 窮親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



無所歸代為贍養亦盛德事視不學蘇意輕嘴  
同奴隸令供奔走大傷元氣不離卦間吃茶燒  
香總屬狡獪耳口角無閨門事言之鑿鑿如  
在旁何不說得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先輩云  
略活動些子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前輩格言常在壁上口  
終身之福切須念之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  
頭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凡夢俱可告  
人夢中所做所為常有不能告人者充至於此  
又云畫觀之妻子夜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  
戶女童不出內戶而忽之也小肯為人宛轉寄家  
信不浮沉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  
隲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為人方便可知矣

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白蓮無為等教其  
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  
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  
者何異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  
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菴觀總此一佛寺宇已  
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傳難存是肯為人  
菴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肯為人  
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眼前事報應  
必說活閻王過陰人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  
諸事反增人不信心體認功過格不必數  
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肯看感應篇肯略略  
黃豆黑豆其人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  
已有幾分好處

聲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為迂矣  
註子弟到後來不明書旨皆由不明小註始讀小  
之慮亦未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不以病試醫  
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病之由令其暗  
中摸索取死之道也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躬送破衣親  
友出門外待坐者間有躬送門外則以為為恥矣  
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受人賀分即一筵  
令人容易勘破你勢利心腸受人賀分即一筵  
一絲無微不畜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  
從當賣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以此類推凡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  
子亦

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讀人如此則能為不戲謔父執貧友既知其為  
祖父報德可知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  
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內聲不聞於外勿  
論坐定不問新聞省却無司閻人回卑勿貧賤  
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閻人能如此不知白鍾程  
幼洪邑日讀坦然周先生吉祥四十則防嫌於  
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  
下咸宜言擇行修立功寡過盪滌爬梳瑕疵淨  
盡誠教家之良規檢身之寶鑑也易閑有家禮  
嚴內則皆以齊家為端本澄源之要先生窺其



深矣。惠迪吉，惟順則吉。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所視必祥，斯為吉徵。吉所止止，則又止而不遷之義也。余願凡有家者各書一通於座右。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織於鍾、譚。

書影

卷之一

五

因樹屋

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頽瀾。母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庠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徐巨源常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數十里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識者謂巨源卓識。

象山王子長挺曰：按逆濠之變，當時請密旨，捐赤心，奮然不顧者，孫許二公而已。事既已底定，朝廷據在廷公論，廟祀之厥後紛紛，皆議乃躋許於左，孫次之。夫人臣事君，不幸當變，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即分矣。復何言復於既死而議

書影

卷之一

六

因樹屋

之曰：某賢於某，豈不大謬哉？或曰：許欲先發，而孫暗焉，應之曰：逆濠之蓄遠矣，一旦稱兵，固其倉卒未定之謀，而安在其可先發哉？國家所以優禮宗藩，重典具在，萬一輕動，而彼或中輟未舉，豈惟不熄，將沃之膏矣。當時孫公惟務戢羣盜，以剪其羽翼，築城池，治甲兵，以堅吾之保障。如斯而已。或曰：許立而罵不絕口，以死於孫烈乎，應之曰：人臣之義，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即分矣。烏在罵不罵哉？睢陽之慷慨，於分奚加文。



山之從容。於分奚損。其趨一也。且聞孫公年餘六旬。方被縛時。羣盜吳十三等。素憾公。多甘心焉。蓋未至死所。已拉折其脇。雖極楚毒。而公猶仰臥不爲屈。非志定而氣完者能之乎。二公者。生則相臨。死則相許。乃無故易位。而處之誠慮。孫之未服。而許之未安也。聚食一堂之上。而使之一不服。一不安。豈所以通晝夜之故哉。此論甚正。究竟位置不知若何。張許之死。其時亦有異議。今雙忠亘古如生。而搖唇鼓舌者。竟何

書影

卷之一

七

因樹屋

往哉。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云。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今古一律。

艾千子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今未已。南城圭峰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正。力追古大家

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

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博韓柳以爲可

師者。皆公之力也。文肅公集初刻於肝郡。再刻南國子監。武進淇澳孫公亦

有選本。近其元孫栗七。復刻於家。較諸刻稍備。

艾千子曰。麻城周伯譽。名世遴。生於時。文軟靡

勦襲之時。學者莫不記誦帖括。苟趨一世。伯譽

獨按古經術之旨。而佐以歐曾以下。百家傳記

之長。楚中開風氣之先者。自伯譽始。死時年二

十七。梅惠連既爲梓其詩文。及制菘王岷生常

書影

卷之一

八

因樹屋

攜其詩文。流通江淮吳越間。然當伯譽稿未行

時。談節父刻之。吳門爲兩進士稿。行於世。兩進

士之名。隨而噪甚。原節父之意。以伯譽未知名。

欲以進士重伯譽耳。既而皆知爲伯譽也。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斤。母李

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

以爲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已文必入彀。

某公方分較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

論中故爲談語。首云。儂竊觀天下之事。云云中



間論鬼神處。突曰。如以為無。則慧娘之蔽裴生之門也。麗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撒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為論。始有病在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鏡自見。又姪急剛。會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構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愬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矇矓孤貧。鳩杖鵝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驢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為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衛。年三十四。憤恚矢志死。自預為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已。即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使假之年。進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為敘而梓於秣陵。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

書影 卷之一 九 因樹屋

遂希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藏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必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書忠孝卷。葵數百本。萱亦數百本。皆縱橫淋漓。曲盡寫生之致。馮故黨馬阮亂時。都人惡之。盡罄其藏。卷不知竟歸何所矣。然亦不識此儉。藏此何為。汴省迎春。歲內迎入周邸。歲外止及府門。謂關一歲豐凶也。蕭伯玉有詩紀之曰。豐凶原不在春邊。劣得周王省一錢。令旨傳呼是歲外。今年只許到門前。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

書影 卷之一 十 因樹屋



爲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一序，亦極確當。略無諱於石公。予舊藏一冊。沒于大梁。今再覓之。既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民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爲愈。

葉文通名蓋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

書影

卷之一

五

因樹屋

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丘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

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

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

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

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

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

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

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卽今

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訛頗

多。近已亥聞中麟經題訛。歪形之白簡。宋時場

書影

卷之一

五

因樹屋

屋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爲建陽書本所誤。古今事相同如此。故予謂建陽諸書。盡可焚也。建陽本。明初時紙版尚精潔。字細而行密。類宋板式。近人所藏宋板書。多是建陽明初本。不可不辨。

顧春。吳庠生。娶俞氏。嘗涉獵書史。有婦道。春患

瘵不起。呼婦囑以好事舅姑。養子女。言既切。又

至再三。婦曰。一言當終身。服行何俟。再三乃潛

握剪以利鋒。刺於左目。流血滿地。絕而復甦。夫



責曰何乃如此。曰示君信也。夫乃絕沈石田有詩紀之。

佛經有眼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為出此不知然否。

吳梅村曰大司馬白谷孫公代州人長身伉爽材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為持久檄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

書影

卷之二

三

因樹屋

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母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趺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公死而天下事遂去然其敗由趨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未可專責公也公之叅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張棊居曰明詩四變為海內口實者七人秦齊吳豫各一楚獨居三然初變而李何再變而王李不失為盛也變而公安竟陵晚矣吾豫當初變時一人起而左右北地鏗金戛玉至今踴厲詞壇王李樹幟公安矯枉豫獨不與不欲與也竟陵時新野馬仲良同伯敬起家庚戌進士自造新聲借吳門亦房唱和其詩抉鏤性靈鮮警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宜與鍾譚並乃世唯口鍾譚不及二氏則為仲良者不幸而詩

書影

卷之二

三

因樹屋

不播於天下為風氣所歸抑幸而不列變中反得免世詆訶耶  
去汀州八十里名藍田石城邑所屬地有山號蠟燭峯圓秀異常山腰環轉一路如帶路產糯米雜砂礫中色若火微煖而文理劃然鄉人病心者拾嗽之即愈余曾遊此命小奚數人拾各盈剝幾殆盡矣旋踵視之又纍纍如貫珠真異事也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



讒誣逮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  
 皇帝密遣使就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  
 公對簿謂時平流寇實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  
 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史亦不法也中  
 常侍讒遂不行止鑄二秩出知全州時橫涇先  
 生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宗之德著謙  
 慎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篇又詩  
 十餘章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今年自新  
 建來從橫涇先生曾孫夢游許得見此書慨然  
 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  
 又見世宗皇帝能為一太守受誣遣使覈實且  
 嘉其時為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人欺心  
 婚內以傳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為太守時  
 得與都御史賦詩為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絕分  
 若君臣而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愧於  
 古人焉公仕至大司寇橫涇先生官僅憲副  
 聞故老言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  
 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元節以春擎具殺核

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為勝輸者罰酒酌勝  
 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  
 止沈石田有盒子會詞予二十年前常見金陵  
 為勝會者略有此風今舊院鞠為茂草風流雲  
 散菁華歇絕稍負色藝者皆為武人挾之去此  
 會不可復觀矣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為中郎傳奇時  
 几案當按拍處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  
 人旅寓虎林之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  
 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相傳高皇帝  
 召明明以疾辭使者以明所為中郎傳奇進上  
 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  
 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余謂此亦後人傳  
 會之語則誠之詞誠工使者恐終未敢以此等  
 書上進也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  
 傳列之經籍誌中雖裨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  
 列不倫何以垂遠  
 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卽

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日就師學。父詒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異。每語人。吾斯知項橐黃。童非俊物也。

吾邑王公半菴。名惟儉。字損仲。官至工部侍郎。性敏慧。嗜學。好收藏。三代銅玉器。常得漢玉觥。為世所未有。因以寶觥名齋。日嘯咏其中。公每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竝其未成之本。胥失之矣。予生也晚。未及見公。僅得交令

書影

卷之一

七

因樹屋

嗣雁澤。後在吳門市上。得公詩文各一卷。予為序而鐫之。以歸雁澤。公詩文皆不苟作。矜慎自娛。故所存不多。然亦無不足傳者。公起家山左。濰邑令。予初謁選之前一日。夢公揭簾顧我。自言我同邑王半菴也。次日余適得濰令。公治濰多威惠。其去也。濰人德之。立祠祀公。予至邑之明日。即往祀公。蓋公蒞濰時。甫廿餘。邑中至今呼為小王公云。雁澤名溫叟。邑庠生。有品行。商丘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曾登

賓筵。無子。有二女子。友雲問周宿來。茂源過商丘。作一百九齡陳叟歌贈之。

楚有張君燧。為陳士業言。廣南有韋士官。自言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為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蒙於海。瑯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器。士業曰。予常怪趙陀以難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書影

卷之一

末

因樹屋

或有難士業者。曰。子記韋士官事奇矣。奈與史抵牾。何。長樂鐘室之禍。蕭相國實給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蓋實錄也。何忍於其



身而廼稱寬於其容不亦謬乎曰唯唯否否何之給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亦懼禍而迫于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爲報功而以爲見疑平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寬宥者衆而淮陰爲最悔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書影 卷之一 十九 因樹屋

以反之一字加之非爲呂后諱爲高帝諱也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郝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胡菊潭先生曰蜀中新灘巨石亘流空舫越渡昔有行僧發弘願欲槽石梁以通利涉江神夜告之曰此天所以養斯地窮黎也如公約民不聊生矣遂已之蓋放舟剝運皆貸力於土人朱竹墨菊余初亦但求之楮穎間後親見朱竹於延平山中數頃琅玕丹如火齊又類典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乃知世原有此特未之見耳各賦二詩紀之高情直與晚楓隣佳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書影 卷之一 二十 因樹屋

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一亂擗桃花映客醺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畱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岩下欄欄處或是秋深相葉多右朱寂影模糊陶令門元霜冉冉借秋痕雨中送酒衣偏白霧裏看花眼倍昏永壽寒尋蒼玉亂南陽晚映碧潭渾就荒三徑歸來後只覺長松獨自存一把得寒英色未倫夕餐



只認鞠通身，籬邊月落情無奈。霜裏燈搖影倍新。不識黃金真燦艷，獨憐青女自橫陳。瀟瀟一夜重陽雨，元對羲皇以上人。右墨菊

某吏部一夕為小偷入宅，宅內戶扃嚴甚，無所得。獨盜鷄雙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簿追之。吏部偽以金銀錦幣諸重器為籍，使追捕如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寶，郡縣皆知其非吏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使識具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識為已物，沒入之。又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形勝山居，所居曠漠。一日午坐，盜偽為某官來謁，吏部方出肅客，盜即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聲如雷，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氈具一床耳。然郡縣守巡畏其威，不敢不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自伏為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艾千子曰：夫識其所有，與識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

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為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此書未大傷元氣，尚受報如此，今之為種種宣淫導慾之書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有矣。予謂世安有為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為耐庵作，不知何據。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殆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圖像，屬婁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為策耳，吾晉



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箒時，床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叠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但求諧於房中鏡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爲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麟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猥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躋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弁州卮言，以爲金科玉條，引繩批格，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爲土苴唾餘。平津刻舟之人，知劬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先生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途未定者，其持議何可不慎哉。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空峒黃河水，遶漢宮牆之什，集中不載，或以爲結有只今誰是郭汾陽句。唐人事，空同自以爲不讀唐以後書，恐開後人口實，故自逸之耳。先輩矜名太過，論多拘泥如此。然今日隨手掇拾，無事不可入詩者，觀此亦當少知所戒矣。李子田曰：金山志，唐孫魴詩，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而李翱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羣塵。過櫓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詠



處流響更無人夫。翔唐之名士，不應登一名山。至蹈襲同時之人如此，或編書者誤耶。○李習之不能詩，集中僅二首，亦不佳，未嘗有此篇也。决係編書者誤收。

水土之氣上升為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此語最確。然水土之氣上升為天，尚覺有滯，滯在為之一字。當云水土之氣上升於天，方合皓然無體之理。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常山梁慎可維樞曰：薛公家相，以尚氣忤中貴，殞其身，公沒，藉其家無數百金，產天下莫不悲之。公嘗言：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家，宰有事只一大司馬。明朝兼長者，前馬鈞陽，後惟楊蒲州。李國祥，字休徵，江西南昌人，張林宗先生之師也。幼而穎異，博學能文，由例監仕，竟以詩罷官。貧不能歸，僑居夏鎮，日不能給，購其文者，或予數金，得即散之。所著有濡削選章、河工諸議、松門山房十部集，行於世。

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為最。其人愕然曰：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來？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吞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苟朝夕計過，孽孽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獨能逃乎？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張棊居曰：燕市有龍身，方鱗，鉤爪，長六尺許，頭角悉具，係官中貢物。按方鱗，古未經見，誌之備博物一斑。予幼從家大人手錄詩彙中，見牛左史周藩王官辭五首，詩雖不多，然可代夢華錄數卷。因為梓傳，當時但知左史為武功人，而不識其名。後致牧齋先生，載入列朝詩選中，先生云：左史名恒，嘉靖乙未進士，有才名，常為劉繪所推。云左史原詩錄後，春殿牙籤萬軸餘，香勻風細絲窗虛。侍兒臨罷誠齋帖，函出先呈女較書。一蕭蕭



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  
宴，競持金剪遶朱欄。二夜來行樂鴈池頭，侍女  
分行秉燭遊。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  
樓。三叢生桂樹後山幽，花石猶傳後代留。官媼  
引來巖際望，蔡河春浪拍天浮。四吹臺南下令  
婆墳，憶昔從王掌祕文。今日綺羅何處是，野花  
啼鳥自紛紛。五

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波臣，以秣陵爲家。  
然余未及見其人。近則推莆田郭無疆、鞏虎林。

書影

卷之一

毛

因樹屋

謝文侯、彬兩生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曲肖  
神情已也。記金陵人言戴文進，永樂間初至金  
陵，襍被爲負者，挈去。文進借酒家筆，圖其貌示  
衆，役夫咸曰：「某也。」往迹之，得不失。吳小仙春日  
同人遊杏花村，酒渴，從老嫗索茗。明年復過之，  
老嫗已謝世。小仙援筆追寫其像，其子見之，大  
慟不已，乞而藏之家。又傳小仙幼時戲爲蒙師  
之婦寫照，師怒詈之。後婦亡，累摹弗肖，竟用小  
仙之筆以祀。近吾友陳章侯偶做淵明圖，爲予

寫照見者，以爲郭謝兩生不能及。三公皆不以  
寫照名，而落筆輒奇妙若此，至人信不可測。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  
死，剪髮一縷寄之。而其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  
爲守，聞而惡之，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大過，  
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有  
懷爲荆川公尊人。

楊升菴常詆解春雨學士書，爲鎮宅之符。近日  
画家競目吳小仙、張平山爲外道。蕭伯玉常言

書影

卷之一

毛

因樹屋

其家正固先生傳，是春雨楷書精妙。凡倫與其  
先長史公書，雖復奇逸，亦不失程度。而余在南  
都從顧東橋先生從孫友生家，見小仙爲東橋  
先生所作山水，細潤絕倫。家大人所藏平山韓  
熙載夜燕圖，通幅皆有夜氣，細秀無點塵。俗皆  
不類尋常所見，乃知世人妄詆前人書畫，皆未  
見真本耳。持論不可不慎。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  
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



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為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乃復尊禮之。又正統中，周伯器名鼎為沐陽尉，晚棄官，隱湖上，年九十，修杭州誌，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乃知世間絕技，亦有相同者。

陳大樽曰：陳眉公徵君語予曰：少時見元美先生云：往者燕邸之會，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即廢已作，不復示人，前輩自矜其名，乃爾

書影

卷之一

老

四樹屋

今人頽唐放筆，便布通都，何其不自好也。

水中苔可食者，一名魚承，茭白，一名菰臂，竹筍，一名箭萌，俱見古今攷，芡實，一名卵菱，見管子書，物有異名，亦須小有韻致，乃可存，不然，即十百名，不如存原名之為愈也。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時絮絮若昆季，後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藹，韓子人穀亦得其一，其將離也，低徊婉轉，若不能為情者，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

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哥哥，哥哥，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

書影

卷之一

老

四樹屋

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為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年間事也。余同書中記古鸚鵡夢二則，已為奇絕，鸚鵡能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然每以語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鸚鵡，名



雪衣能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  
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  
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龍樹歲時深。開籠若  
放雪衣鳥。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爲落籠。居  
數日。立化於玉毬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  
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尤異矣。

元人作劇。專尚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  
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  
數闕。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

書影

卷之一

幸

因樹屋

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  
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雜賓白  
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演也。又常  
見樵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  
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於中。分視之  
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  
無所遁避。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  
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  
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

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卧矣。

故予以爲王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爲今人法。

也。想當然托盧次樞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相傳黃山畢公。服溫胸臍。初頗有驗。久之得沙

淋疾。沙皆作犬形。頭尾略具。又傳潤州某公。補

劑中。多用敗龜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蠱脹。乃謁

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

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骨節膝理者。

非吾藥所能也。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菽

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易簣時。驗小遺。悉

有細蟲。髮髯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畏哉。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

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

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

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稟不敢犯。動

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

者。然終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八閩士人。咸

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

書影

卷之一

幸

因樹屋



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斌媚，干脆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為人口實矣。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於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為也。

元武伯英咏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後人艷稱之。李君實以為上句無味，改為吐殘月魄，暮願動，蹴落花鬚，燕尾香。

書影

卷之一

畫

因樹屋

後又改云：朱櫻顆，坼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自云：綉麗子謂慕願二字不雅，玉燕斜終不如燕尾之恰。武之上句咏燭，下句咏剪，不必字字燭剪始為工也。

李君實常言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煉，輕升浮濁盡去，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閒用吮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予戲謂鞠通嗜墨屑，遂能妙合琴理，愈人

華噴此必服食之一種。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好吸墨水，不徒作韻，正欲得仙。北齊策秀才下者飲墨水一升，非徒罰其濫劣，正欲藉此妙藥，豁其靈心耳。

李贊皇與白傅不協，終身不肯見其詞翰，恐一見便為回心。宋延清乞其甥劉希彞，花落花開之句，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今人讀詩文者，痛癢了無覺觸，求其能以土囊壓人乞取佳句者，正不易得。况啓篋回心者乎？

書影

卷之一

畫

因樹屋

蕭伯玉云：馬季房詩黃茆白霧三千嶂，瘦馬單衫十八盤。秣陵舊院繡幕鶯花三月雨，回梁燕語六朝春。故自佳。

陳士業曰：唐人之文散亡而不傳者甚多，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詩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



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佚。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于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其集固未常亡。特未見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日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徐世溥曰：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焉。幸而出於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口篋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蓋鮮矣。以其爲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於是或並其陋者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羈旅窮士匹婦兒童之歌謠，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於男子者十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也。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十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能詩，而男子不嫻歟？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子而略之歟？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未聞有詩者，自非托於貴族，書於驛拾於道，失身於倡家，而贈送遠人，微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死麕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倡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也少乎。

宛丘王氏十五歸予，卽能詩。如溪上云：小雨勻溪，穀開花落，鈞絲題。顧綉大士像云：月融全味，指煙動，強名絲咏。侍兒纖指云：別花春影膩，浣硯墨痕纖。夜坐云：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小

書影

卷之一

三

因樹屋



女牽衣問大母平安云牽衣憐弱女學語問高堂貝葉菴春日云承花閒布席拜月自開簾聞警云薄命憐蟲臂全家在虎牙避暑柳下云半榻閒隨高樹葉一林獨聽晚蟬聲圍城云已分殘軀同鼠雀敢言大樹撼蟬蚍哭父云脉望生前寧作蠹蒼松化後不為樗戲題三姊書彌勒像云強顏一笑全無着覲面時逢號未來七夕云一夕綿綿億萬年猶勝人間白頭死皆有思致詩二百餘首小詞數十首余欲傳之輒欲自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焚日吾懼他日列狡獪瞿曇後穢跡女士中也蓋自來刻詩者方外之後緊接名媛而貞婦烈女大家世族之詩類與青樓泥淖竝列姬每言之輒以為恨予嘉其志書而藏之不敢付梓並其名字亦不忍露也

楊毅茂才上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毅往訴之尹以其高年易之試以詩毅援筆成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龍事已非之句尹改容謝之

吳擴字子克崑山人移家秦淮崔駙馬山池一

詩云平陽池館接青霄閩苑瀛洲路不遙帝女巧將霞製錦仙人常以鵲為橋樓前疊石雲生座洞裏探梅雪滿條詞客慣來陪賞洽月明酣聽鳳皇簫李于麟選入詩刪子充卽元日賦詩懷介溪閣老者

盛仲交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弊紙書一律云研池滿座落花香墨透纖毫染漢章靜卧稱衣雲似水高懸紙帳月如霜梧浮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藏幸對爐烟坐終日煮茶清話得書影

卷之一  
因樹屋

徜徉友人褚偵呈雪庭法師座前清覽洪武辛亥暮春書清隱小軒周吉父云偵字本中不知是金陵何許人也

馬融圖碁賦橫行陣亂敵心駭遑迫兼其雅頗棄其裝按雅音義與岳同碁心及四角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移動也卽今所謂勢子但今黑白子各二分據四隅耳中一子應黑應白必又有法古今道數亦自不同近余集生中丞創爲圓碁盤然其法與方碁盤亦無大異



圓觀、李源歌三生石上竹枝詞者、甘澤謠、神僧傳、皆作圓觀、蘇長公作圓澤、

今人演武三思素娥雜劇、鄙俚荒唐、見之令人噴飯、然實本於唐祠部郎中袁郊所作甘澤謠、或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偽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抄太平廣記中二十餘條為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贗書中之重僂矣、

江淮謂群鶴旋飛為鶴井、見酉陽雜俎、近聞人書影

卷之一

五

因樹屋

日、鶴巢中銜土為宮、含水貯之以飲雛、名鶴井、甘蕉聞雷而長、孔雀聞雷而孕、

鼈腸屬於頭、故倒懸之、則頭垂於地、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鶴左右脚裏第一指曰兵爪、俱見酉陽雜俎、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宋朱申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方知

之、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吳元滿說、據文理、寤當作寤、音同而字訛、迨者

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為順、足先出者為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予以臆論之、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只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訛、傳言莊公寤生、不言武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笑、硬改迨字亦屬牽強、

書影

卷之一

早

因樹屋

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經注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鵲、倉得棄卵、銜以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按偃、即寤生、意

廣韻藻、載鶴頭書、古用以招隱士、按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後人因唐詩有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遂謂古用以招隱士、若其餘詔板、皆不用此體、又若獨創此體以招隱士者、泥矣、



盧奐累任大郡，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故民間呼其石為記惡碑。右見天寶遺事。○即今州縣送惡人牌懸門之始。

金日磾母死，詔圖畫甘泉宮，婦人圖形僅見此。呼延贊有膽勇，驚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盛

書影

卷之一

望

因樹屋

冬以水沃孩，幼莫其長，能寒勁健，其子常病，贊割股為羹，療之。見宋史。割股療兒，真大罕事。

身為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哀哉，不書於史。右五代晉趙元佐羊使君廟贊。○廟何地，羊何名，惜乎不傳。

俗尚九月九日，謂為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云辟惡氣禦冬。右見風土記。○上九字自無人用。

婆利國擊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窾，外鋒如錐，遠以投人，無不中。右見南北史。○此亦軍中捷利之器，投法亦不難講。

南北史耿珣作馬上刻漏，古稱其妙。○馬上刻漏，大是軍中所需，今失其傳矣。

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祖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以勸學者。右見東漢書。○圖形東觀文士雲臺。

唐劉元濟遷著作佐郎，自魯哀公十三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春秋即難嗣響，此書正恨失傳。哀後十三世，採撫何由頓富。

書影

卷之一

望

因樹屋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彝，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右見文選西征賦注。○周公南征見此。

嘗於友人案頭見易解，是近賢所著，忘其名。中有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雖為中男中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蓋畫卦者自下而上，必以中為尊位，故雖震之長男，巽之長



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即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雖均為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巽皆處於木位。而坎離遂當以水火。彼先天乾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盡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於嫡。何異。或曰。伏羲畫卦之時。未必即有嫡庶。嫡庶之分。亦未必如此嚴也。不知上世即無嫡庶。而嫡庶之理自備。猶上世一切制作未具。而後世宮室。杵臼。官名物數。一一見之星象者。當輕清上浮之始。必已先示之矣。

書影 卷之一 望 因樹屋

天地止有水火二物。木則火之始。金則水之始也。而水火又止一物。蓋一物之呼而必吸。開而必闔也。而其呼吸開闔之轉關處。則土也大熱之後。轉而大寒。非得土以滋息。不能為此過接。而土實非外借。又即大熱之盡頭。不繼處。自然有此休息耳。今思人身惟心腎二物。相為消息。而肝木則引腎以上。滋心火。如膏火之間。有燈心。傳送故曰肝者幹也。猶木之有幹也。肺金則

抑心火以下。棲腎水。故肺主斂氣。氣者火之上昇也。然自水而上。達於木火。其勢順而易。自火而曲入於金水。其勢逆而難。逆而難者。非更佐以土。不為功。故肺金雖制心火。亦必心思稍就閒逸。合土之靜重。而後能斂其浮散之氣也。離為火。火陽精也。宜卦屬陽。而反中。虛為陰。坎為水。水陰精也。宜卦屬陰。而反中。滿為陽。以知坎離蓋陰陽交媾也。今觀水氣清冷。而滋木出。火豈非坎中之陽。火氣炎烈。而伏金生水。豈非離中之陰。然水竟能滋木。而火必藉土。伏金。則又順逆之說也。雖然。土不獨功。火而亦功。水蓋土性中和。火熱則滋其潤。而伏金水。寒則資其溫。而滋木。故土雖居中央。而實旺四季。即木之舒而為火。金之斂而為水。何莫非滋於土也。獨位於中央者。從其至重者言之也。若後天之易。離火之後。繼以坤土。坎水之後。亦繼以艮土。又舉其并重於水火者言之也。

書影 卷之一 望 因樹屋

既濟未濟。以坎離合而成卦。然坎上離下。為既



濟而中互未濟離上坎下為未濟而中互既濟  
蓋火上水下不能有生物之功矣而中接以木  
則水將上行而火亦下降水上火下可以有成  
物之用矣而非中隔以金則火將上行而水亦  
下注是既濟之可不至於未濟而未濟之終可  
以為既濟者金木之為用亦不小也

揲著之法為聖人神道設教而作而世人守之  
若真有鬼神屑焉告之以某卦某爻者聖人  
亦樂得其意用之實非如此也何也易之全理

書影

卷之一

聖

因樹屋

一卦一爻皆見聖人原就其時之消息位之當  
否而推其事勢所必至遂有吉凶悔吝之占耳  
而况由一卦一爻而極其變又有不可窮盡者  
乎故人之應事任舉一卦一爻無不可懸斷其  
休咎決然不爽者如乾之初九象為潛龍占為  
勿用使欲爭訟時筮得此爻雖復情真理直或  
所處卑弱難以見伸亦且暫止無為輕動也儻  
自反果無所枉而勢又可前則龍既非潛何為  
勿用如此方為善體潛龍勿用義以此推之即

此一爻斷盡天下無窮事類君子居安樂玩正  
是此理但愚人難曉易生怠玩非藉神道不足  
以起其敬信故聖人設為揲著之法若有鬼神  
告之者使人鼓舞不倦耳究竟揲著之時雖值  
某卦某爻亦必筮人為庸眾解譬但得深明易  
理通其變例者而與之言則抱著問易之時固  
不異君子居安樂玩時也

儒者之論一切休咎徵應斷之以理而織緯術  
數之學不之取焉然世傳郭景純管公明諸人

書影

卷之一

聖

因樹屋

占驗之法有非理可格者今時習見六壬諸書  
所載有一物名一瑣事無不可以術數推測而  
合亦往往有驗者此何理也其數以任舉一物  
或即其所值之時因以起例夫任舉一物一時  
而合必其再易一物一時而無不合者將天地  
之大運會之遠皆於偶然一問相為觸發豈能  
盡諸若謂所值之一物一時必非偶然豈真有  
使之而然者而鬼神於其所問之事物一一預  
為之安排造作使其定舉是物值是時又為之



啓其靈心。引發見地。俾必出於此。而後能驗焉。不亦勞而難給乎。此真不可解者。不得已。以天機二字。模糊過去。天機是何等來歷也。請與天下人細勘。此天機焉。

京氏易六十四卦次序。今日占家所祖。雖未必合乎伏羲文王之指。而亦自有其理。蓋易以變爲用者也。故首之以八卦。其下第二卦第一爻。變第三卦。第二爻同變。第四卦。第三爻同變。第五卦。第四爻同變。第六卦。第五爻同變。至於五。卽於五爻。則復爲第五卦矣。故隔一爻而後化。以其隔一爻也。而謂之遊魂。第七卦。承上卦而化其第四爻者也。第八卦。則舉下卦之全體。合同而化。以其下體之復於本卦也。而謂之歸魂。總而言之。到底不變者。上爻也。一變而已者。五爻也。一變再化者。下四爻是也。蓋亦莫非天地自然之數也。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

書影

卷之一

學

因樹屋

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是也。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有用七

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如近日占家之有重交單折。不可以定名也。舉重交以包單折。此臨文之不得不然。讀者固不可以執一也。○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入。註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又董因對公曰。臣筮之得泰之八。註乾下坤上泰。陰爻不動。其數皆八。

天陽積氣也。包乎地外。地陰積形也。浮于天中。故人身衛氣在皮。榮氣在肉。肺腎統氣居心脾。肝之外。心脾肝統血。居肺腎之中。目之白睛居

書影

卷之一

學

因樹屋



外黑睛居中血陰而氣陽陽外而陰內也

人身全體象太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

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

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藏土

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為陽

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為陰分則卑卑者勞居中

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

為君主無時不用而實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

書影 人卷之一 因樹屋

謀慮腎司技巧三者則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

義焉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

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膽膽代肺

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

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撮吸呼召則

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為陰之陽故

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為陰之陰故左水右火

判而體為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

偶之別歟

鼻者肺竅也而知心之臭舌者心竅也而知脾

之味耳者腎竅也而知肺之聲目自知肝色脾

若無知焉其理安在難經謂辛金生子故聲入

腎竅丁火生酉故臭入肺竅信如此言則乙木

生午舌當辨色癸水生卯目當出液今推之于

舌于目則不然非的論也愚謂五藏相連近者

受氣肺近心故鼻知臭心近脾故舌知味脾居

中統四不局一行近肝而剋于肝剋者不受還

色于肝故目知色腎下極則反上上通於肺故

書影 人卷之一 因樹屋

耳知聲腎液無所受附齒寄脾故出口也蓋海

錄謂陽金死子而陰金生故耳知聲陽火死酉

而陰火生故鼻知臭于舌知味處不能通亦非

的論云

蘇長公譏揚雄好為艱澁之辭以文淺易之見

極中其膏旨而重入者至謂其以太元擬易以

法言擬論語有僭經之罪亦不足以服其心夫

聖人之言偶成一體垂之後世何妨為誦法者

所效倣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之三百後人之



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若夫辭有繁簡製有多  
岐則踵事而漸增者耳卽如尊經翼聖莫如朱  
紫陽而綱目一書全擬春秋且以託始威烈爲  
直接麟經之嫡統者又何以解乎故曰不足以  
服其心也若以規規摹襲畧無生韻開後世擬  
託之濫觴爲子雲嘲笑則可耳罪之僭經知平  
反蕪苑者當必爲之末減矣彼易林亦屬擬易  
而文辭奧異爲後世所推重亦未聞其以僭經  
罪也○蘇明允作春秋論謂孔子以天子之權

書影

卷之一

樹屋

予魯未嘗自作而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  
史臣之體宜爾至末則曰後之效孔子作春秋  
者吾惑焉謂其賞人功赦人罪去人族絕人國  
而貶人爵皆天子之權而非他經可比也況進  
退天子之爵號乎以此言之則紫陽僭經之罪  
似浮于子雲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  
予嘗自坐一室見几上銅爐僅有火未嘗薰香  
而霏霏若有烟氣微香時來撲鼻因細察之蓋  
爐之有覆蓋者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

隙中出歲久烟多熏積蓋上可錢大餘一片色  
如漆面下者潤類脂有光以火著灰中炎蒸黑  
脂處如薰香者然但較香篆稍微細氤氳之間  
清霽秀翳睇目良久嬾如輕綃迫而視之蓋無  
有也香氣擬沈水初蒸未火時異馥芬然有踰  
郁烈蓋黑脂處皆香之精液所凝結故特爲妙  
異如此因悟香臭之達于身雖本無形皆有若  
可見者冉冉而至以其氣分清虛運之速而人  
不目覩耳

書影

卷之一

樹屋

昔人云唐人詩有八百家宋洪景盧集萬首唐  
絕僅見五百家若今日流傳于世者不過二百  
家耳虞山先生嘗爲予言丙戌年在都門于灰  
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  
分門別類無體不備自序言其家藏唐人詩集  
千家彙成此書計全書可五百餘冊虞山所得  
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  
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其  
書是明仁宗東宮所閱上有監國之寶後先生



絳雲樓災并此數冊亦不可得見矣。世上奇書  
秘籍。所不傳者何限。而腐爛之文集。無稽之紀  
錄。濫惡之時文。鄙俚之詞曲。反有傳者。亦可慨  
也。

近人著述。如博古賞鑒。飲食器具之類。皆有成  
書。獨無言及營造者。宋人李誠之有營造法式  
卅卷。皆徽廟宮室製度。如良岳華陽諸官法式  
也。聞海虞毛子晉家有此書。凡六冊。式皆有圖  
款識。高妙界畫。精工。竟有劉松年等筆法。字畫  
亦得歐虞之體。紙板黑白之分明。近世所不能  
及。子晉翻刻。宋人秘本甚多。惜不使此書一流  
布也。

樊宗師文詰屈贅牙。古今所駭。今世僅傳其越  
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一二篇而已。韓退之爲  
其墓誌。稱其有文三百餘卷。生平之著述亦多  
矣。乃卒不傳。句曲張菊人大令嘗于河北逆旅  
人家敗篋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冊。是寫本。蟲穿  
蟻蝕。半皆朽蠹。以意繹之。大抵皆序記類語也。

詩文必平暢典則。始可傳達。如樊之作。其不傳  
也宜哉。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  
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  
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  
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  
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  
士。練精餌食之夫耳。水經注 虞山先生有津逮  
軒。毛子晉津逮秘書。皆本此也。



因樹屋書影 第二卷

樑下老人筆記

男在淡  
在延錄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日隱淪  
三日使鬼物四日先知五日鑄凝○按鑄凝似  
是黃白術

范陽盧氏母楊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  
字循環無端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  
之不測○是又一蘇言蘭矣

宋知州建撰吳興郡城記二秦時為下蘇城

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  
善地理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  
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  
為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遷  
城小娘從璞廟祀○按許負相士此又有  
女地理矣亦奇

野客叢談辨坡公應記儂家舊姓西姓是注字  
大有意味毋論舊姓西可笑如坡云應記儂家

舊姓施有何意味為正一字坡公當九泉相賞  
故多恨翻刻訛書及矮人妄注

漢尚書令黃香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  
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  
之數

盧文進在金陵為客言向陷契丹常獵於郊遇  
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曰此謂筮日何  
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右見陸  
游南唐書○予謂即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為

筮日耳筮是竹箔當取覆蔽之日或曰海上大  
魚過遂能蔽日名筮日

別有窮奇踴躍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  
右劉朝霞獻元宗幸溫泉賦○今賣古器者名  
曰骨董或以為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  
此二字所出劉賦董作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  
說又於骨董無涉也○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

當作匱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



公文宣謚號也。非子孫所可襲。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至今不易。

明皇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授是官，號通元先生。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好神仙。○此俗所謂張果老者也。或言果為堯時蝙蝠精，可笑。

裴景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示勸。○尉受特旌，僅見於此。癸未舉天下廉卓十人，余與陳大樽、夏夔、仲諸君同被舉。末一人，休寧丞也。丞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時呼為何青天，直指平米價，民大譁，擁門不得解。丞一言而定。汪文烈亟稱之。後部中不遷不黜，而列選一官至，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欲往。徐公人龍。

軍前自効，百姓置醴醪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堅不受。眾曰：蜀中殘破，公無家何歸？儻所如不合，願歸老於此。乃持前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

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洛，三日必雨。按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句。

故觀逐者於其返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殺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見淮南子。○舜亦不曾殺弟。樹

米架羊，竟不解矣。菊有一種名鴈來紅，狀類鷄冠。秋時莖葉俱紅。見古文苑，搗素賦注。○今所稱老少年，正名鴈來紅。原無花，何以名菊。

漢宣帝以保護恩，追賜掖庭，令張賀謚陽都哀侯。○此寺人得謚之始。延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恐求功，朝廷奚勞謝為？使人皆效此君。省後來許多紛

紛。



擾。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開最盛仙人殿七七令  
九日重開無異春日此九日事可替代東籬矣  
鄱陽李賓王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  
貴賤視其眉宇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  
貧富觀其願頰右見高齋漫錄○相法書也四  
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名玉管通神林宗媿死  
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書影

卷之二

五

因樹屋

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信斯言也將為孤竹所笑古學誣罔如此非

一

史記樛里子瘦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又杜預  
亦有瘦子同書中載之今人以智囊作美稱強  
加人以瘦矣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  
有石搨今始疑其偽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  
方氏藏此真跡為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往

往得厚值○今予鄉鄆陵石搨在劉氏者後有  
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

竹譜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  
而涼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筍竹得是氣  
也根伸而達亦謂為鞭行鞭頭為筍俗謂之偽  
筍○按麥以四月為秋竹以八月為小春竹事  
可用也偽筍字亦新

樛李陳無功撰庶物異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  
有二則可稱該博余意外國語佛經語皆無定  
詩影 卷之二 六 因樹屋

字况屢經翻譯尤多差訛不如刪去始稱大雅  
廣韻藻中所收甚多亦未盡善

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類作

□武王几銘皇皇惟敬□□生垢□戕□亦闕  
文也鍾譚目□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  
語不以為纖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  
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可發一噱

卓初荔挺莆田諸生予被逮入都初荔問關數  
千里率閩父老叩關白子寃為勢格卒不能



達當初荔之行。予數止之。初荔曰。擊鼓以救日。日豈擊鼓可救哉。亦致吾扶陽之誠而已。事之濟不濟何論。余在念室。舊長汀令石渠王君諱明翰。年七十矣。從恒山徒步來視予。出一金爲壽。且謂予曰。予每見

上幸海子。輒在破屋中。遙望膜拜。喃喃白公。究予

日徒自苦耳。詎能達。王君曰。昔有鸚鵡飛集此

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余亦鸚鵡翼

間水耳。安知不感。天神爲余滅火耶。予感兩

君之言。爲之泣下。附記於此。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煙雨圖。彷彿

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

放舟錫山作萬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峰雪

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

圖。萬松疊翠。萬橫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

雲林自跋。蓋爲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

家。侯方域作雲林十萬圖記。

相傳馮開之先生。嬖一艾妾。妾方新沐。時佛手

柑初至。都門急懷一枚。與之。妾接得。旋擲去。先

生知其意。已不屬。遂驅之出閤。予在秣陵。見佛

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

姬領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則宜盤中層疊

數十。鮮妍碩大。愈客贈者十倍。客乃不勝消阻。

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予謂馮姬直捷痛

快。大勝此姬也。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

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

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

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

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

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

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

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

賁賤之用。反殊極矣。



雜志中載常開平每出師夜必御一婦人曉輒斷其頭以去然後臨士對敵○予謂開平或偶一爲之後人誤傳耳每御一婦輒斷其首安得有如許婦人供其宰割耶此等事不宜浪傳恐梟弁借爲口實今之梟弁語以稱病相戒不妄殺人冬不治牆恐傷蟄蟲諸事必不肯信語以此等事必以爲大英雄應當爾爾或反生效法心我輩筆墨不可不慎也

楊升菴丹鉛總錄汀州上杭縣有刻本宦閩者

書影

卷之二

九

因樹屋

遠近皆取之邑令索之民間印以綿側理裝以綾錦每部民貲二金餘而官動取十數部又不給值民有緣是傾家者余至汀一夕檄邑令燬其副墨爲杭民永杜此害矣此集吳門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強分門類訛字如落葉脫失處尤多且歲久板皆漫滅間有一字不可識者宦閩者初亦未知板之漫滅如是姑亦隨例取之歸則以供華帛之用耳恐後人不知以予爲燬升菴之書故附記於此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冪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儻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搗搗爲家常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點者又反屑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集矢於杜陵矣

書影

卷之二

一

因樹屋

杜詩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云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偽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遊相祖述無效啗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

杜詩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



錢虞山云。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為佳。如以尖新之見取之。此一字却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張輔葛樂優劣論云。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倚豈徒樂毅為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為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為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而抑崔浩之

書影

卷之二

上

因樹屋

黨陳壽也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子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為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為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

倫如是。吾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留有句曰。竹為槐羽翼。衣作扇仇讐。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暉。烟與月何仇。又曰。溫退蟲多口。涼多鳥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才子耳。

書影

卷之二

三

因樹堂

遵嚴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揜於聲律之外。如彈欽欲。邀公子之車。欵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檠招他人。以敵徐出。設言。又如。晚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淺落無用。雖託以為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天下更鼓。首無前二點。末無後二點。不知所謂。世以為始於宋人。寒在五更頭之說。然宋人以



爲識避之是矣。後人何因復爲沿習。且寒在五更頭。去後二點是矣。去前二點何居。間常積五更計之。自一至五。爲數十有五。積一更之點計之。自一至五。亦十有五。合五更之點計之。共七十有五。加以更數。共九十九。陽數也。夜用陽數。是陽數而陰用也。陽數而陰用之。疑於陽矣。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去前二點。天德不可爲首也。去後二點。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然則不去一而去二。何居。曰。去一是去陽也。

書影

卷之二

圭

因樹屋

去一則將以二始。以四終。是以偶始。以偶終也。陰陽大數。而獨以偶始。以偶終。猶之夫無陽也。故去前之二。去後之二。既不令其疑於陽。而又以奇起。以奇終。又默寓扶陽抑陰之意焉。甚矣前人立意之微。而寒在五更頭之說。爲無當也。余蓄此疑。頗久。因妄論以質之同人。

余年友長山王子涼。叫生。爲詩好爲警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語余曰。子涼昨以潛岳解示予。久之不得其解。

既而悟爲五言。古詩遂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然稍失一字。卽須從頭讀起矣。予日子讀子涼詩。乃捷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卽了矣。大士大笑。

呂覽云。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微子衍。次紂。同母弟兄也。微子微仲生時。母尚爲妾。進位爲后。而生紂。故云同母庶兄。後箕子勸立微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妾子不得立。遂立紂。○夫太史能爭於立子之風。而不爭於正后之日。何也。無以妾爲妻。齊桓亦知之矣。太史爲是箕子不爲非乎。總之。皆不敢信。

書影

卷之二

古

因樹屋

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見潛居錄。○此說與其疑也。寧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程于止曰。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異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幃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座右為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愾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者若以為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凄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

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沒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萬曆戊申江南大饑時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借士大夫茅止生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訝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罄家之藏未敷其數質湊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即困穀以待饑矢之日自啖者如啖已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吊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倩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伴遞相招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為美談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画一人撫鬚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水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吾師孫北海夫子常曰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又曰吾輩讀書即不能窮及理與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道

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爲一體而陰啓宋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人以理爲詩之意如張舍人遺之織成緝緞本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禍引李鼎來填爲鑒並其緝緞還之此類情事甚異杜之所以爲杜而非所論於唐風也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宮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潘之召禍舉李鼎來填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

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

李子田曰杜詩期嚴明府云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消金吼即霜鐘花即蠟炬花也杜喜倒字無他意也劉須溪乃云其人能琴金吼霜鐘與其音者何也

陳明卿曰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矣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若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伴喜而亦似真佯怒而亦似真史記書耳

余鄉多郭公塋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几榮澤榮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塋上有朱書曰郭公塋郭公墓郭公逢着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一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



名後以為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既修堤後。遂競呼為郭公磚矣。

藝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祕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甲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為之梓行矣。○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為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

書影

卷之二

九

因樹屋

十卷。而公薨。全書蓋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楮。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画文敏像。標簽字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得之。後復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

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又云。京山李組杜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

書影

卷之二

十

因樹堂

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興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春申君因李園而進園妹於楚王。竟為園所殺。唐張祐詩云。薄俗何人議感恩。語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杜牧詩。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皆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近吳郡林若撫詩云。豫讓心銜國士恩。斬衣猶可快冤魂。春申亦有三千客。試問何人死棘門。皆未足以定三千客



之罪也。園既進妹生子，時朱英勸春申殺園，不聽。且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未幾死於棘門。是春申之計失矣。客何尤焉？徐興公有詩云：食客三千盡在門，各穿珠履耀平原。冤冤地下多遺恨，不許朱英殺李園。庶幾為三千客卸罪。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俱撫入，而不知此詩乃陶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名曰成婦行，初非出於宋氏也。振，吳江人，自號釣鼈叟。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書影。卷之二。因樹屋。

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行擅場，若撫吳人斯言有據。李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林若撫曰：唐人以酒為春，既云釀老春而復用酒字，不失之重耶？常見古本作沽却與何人是矣。若撫自謂足破千古之疑，予意却字畢竟不自然。太白詩即使再用數酒字亦自不妨。

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揚用修改始

字為才字，且謂作者亦必心服。徐興公謂畢竟始字為妙，况才來一韵尤礙。余謂用修懼後人作惡謔耳，非謂才字勝始字也。用修謂詩古註，現脫黃鳥，現脫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為重複，訓之為色，古註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現脫指羽毛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日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毛子晉家有宋板許氏說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書影。卷之二。因樹屋。

全書係十五卷，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慎原本，惜毀於火。漢書尉陀獻桂蠹二器，按楚詞曰：桂蠹不知所淹，禹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則已先陀久矣。今並不聞有此。藝文類聚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攀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子貢善言，遂稱能說神社，妄亦至此。今



博物志亦無此條，刪之不謬。

呂氏春秋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此許行並耕所託。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

書影

卷之二

書

四樹屋

君子書，右見抱樸子。○按昌言尚有存者，新論惟班固續成琴道一篇，今散見羣書數十條耳。平原子書無一語傳後。

拾遺記曰：堯時有祇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鷄，鳴似鳳，能搏擲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爲害。節以瓊膏，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戶之間，則鬼魅退伏。今人元日畫雞於牖上，是其遺像。按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畫雞，今都門剪以插首，中州画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画大雞於

石，元日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爲雞，俗云室上大吉也。可發一棗，拾遺記無乃因元日貼雞，而幻出重明鳥乎？東方朔占歲書：一日雞，至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若元日宜貼雞，則八日何不用所主藝苑，雖黃又曰：正旦画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類。二日獨施人雞，蓋正旦謹始，七人重人也。画雞謹始之說，愈不可解。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直撫雞事耳，祇支，或作條支。

書影

卷之二

書

四樹屋

博物志：袁安故綬，不具丙丁，因募能爲丙丁文者。六安都尉雷應能之，綬成，賜帛五十疋。○丙丁，何文耶？或言文如火焰，故曰丙丁，然火焰之文，亦不難爲，何獨雷應能之，此必有異。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維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爲合古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撈契勒箭之制，又



宋相呂端捲簾審視乃拜皆此意

太白峨嵋歌峨嵋山平羌清溪三峽渝州一連

用之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

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

樹色隱房櫺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一連用之孫

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間數雁廻更逢山上一

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

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

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

書影

卷之二

美

因樹屋

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

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

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柔乾柳葉開

銀鑰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六

句一樣句法且榆柔柳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

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

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爲嫌

今人用之不知何如椰榆矣然細論之惟峩眉

山月一氣渾成絕無痕迹反似常用許多地名

者餘則一說破便覺身分小減矣雖詩之佳處

正不在此然終不如不犯之爲愈耳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

緝帛裹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今

日好田獵者何不以此試之

骰子朱窩宋冢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誤

以河爲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

著之除紅譜也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張

林宗先生常重刻之泚中每以行酒

書影

卷之二

美

因樹屋

蘇武子云熊謙夫善醫常言世醫者診脉類以

腕骨爲準當腕骨者曰關脉前曰尺脉後曰寸

脉雖千百醫率是也抑予嘗攷從魚際至高骨

一寸曰寸既曰關既曰尺也間尺脉一指曰腎

之餘準此察疾病審強弱驗生死視權衡於物

也謙夫南昌人東壇熊氏之族

同能不如獨勝故有去而學塑者專意畫火者

正統時張益與夏和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

俱喜作文寫竹後和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



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昶字凡書皆作昶，在文淵閣寫經，帝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特移日於永上，今從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字，柒字亦無字，按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秦娥之房，秦即古書影 卷之二 毛 因樹屋

七字，太元七政亦作秦政，奈何不作秦字，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蘇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鹿伯順有使者來寬，同儕三人擬一時婚娶，三女家居亦皆相隣，議既定，寬慨然曰：小人喪父而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私情，不敢與兩人同事也。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之父病久而危，欲急嫁女，挽兩隣女入言之，主母母白之鹿公，以

誦寬寬復灑泣，訴其父母，生生死死之苦，曰：儻伊父母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主父母亦終不忍強之，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其舊宿之處，以遠女室焉。嗟夫，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乘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

華亭撰楊忠愍墓志，叙王元美徐中行諸公理其喪事，蓋諸人倚重於楊也。已吳國倫與江司馬書云：檢忠愍集，入子與名，非實錄也。忠愍以書影 卷之二 毛 因樹屋

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而華亭為忠愍誌，遺子相而不及子與，已為失考。今奈何專屬子與乎？李子田曰：諸人在當時，最稱莫逆，以此視之，果莫逆耶。

避暑錄話：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



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喬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硯不冰，煦煦然春臺也。額

書影

卷之二

去

因樹屋

其窖曰陽春窟。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卧。秋夏則無，冬爲甚。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可救一夕命。乃火房者，都民爲之，如坊店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願與仁人君子，廣造數處，使貧民盡居其中。名曰陽春院。其病而老，幼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強而壯，四體無

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作，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京師火房，卽乞丐之長爲之，凡爲其長者，皆大猾，家累千金，妻妾飲食，略同素封。每門置火房一二處，遇大風雪，則以處羣丐，計口日給薄粥二盂，而晴日則亦計口收其所乞之錢，羣丐聽其指使，無敢忤者。往時察子之輩，多此輩爲之耳目也。俗云：霜爲霧所食，輒雨，食字大奇。

書影

卷之二

去

因樹屋

梅衡湘論李龍湖云：此老何可誦，但當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蕭伯玉曰：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消罪亦不容如此，其重也。

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嚴州葬，復誰人，詹去祚曰：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



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

書影

卷之二

圭

因樹屋

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昇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適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

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嘆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神禹定水帶。何以得流傳人間。非同彝鼎。披圖可識。麗使從何知之。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西賈盜佛面珠事。頗相類。何異域之多慧眼也。

書影

卷之二

圭

因樹屋

新鄉李于田曰。天地日星山川草木。萬有之變。皆鬼神日行乎其間。本不可執一求之。儒人窺見一斑。固守爲恒。卒遇不然。便詫曰。此變也。殊不知天地鬼神。歛翕變怪。流行閃爍。其妙本自如是。奚有所謂常。奚有所謂變。特人有見不見。識不識耳。苟執其見與識者。以槩夫不見與不識者。是何異老農之量天也哉。老農日夕隴畝間。習見夫天時人事。么麼徵驗。遂摺拾鄉談。撰爲諺語。若以陰晴水旱。豐歉天札之數。皆可豫



占其所以者如日春旱離鄉秋旱泥牆一箇星  
保夜晴雨打五更日照水坑日落烏雲半夜柺  
明晨晒得背皮焦之類不知其幾十百數也而  
卒驗之者不亦少乎儒人之言天道亦猶是而  
已矣子田此論亦辨昔人天變不足畏語未必  
不是此等意見子田議論頗有偏處

葉瞻山樹聲居臺諫數有抨擊率皆大寮回次  
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  
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小人之也○盡人如先生何至紛紛聚訟

范箕生程烈女傳烈女鄆城人年十七聘安氏  
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推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  
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為烈女則刃斷  
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  
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葬安氏子請  
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於炊伴入室憩則着向  
製履維經矣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辨烈女所  
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珙如生汗纍纍如珠然

此物不親授  
他物可親授

鄆城令盧弔贈襪焉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  
曰先大父守許日陳君鳴郊省大父于榻前為  
予言烈女死其父蓋以為詬或破涕為怒加撫  
秘云嗟嗟氓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  
之性為獨全于天者不顯矣虞將軍云芝草無  
根醴泉無源信矣

句讀改正當從者 論語點句 爾何如 至大  
至剛以直 句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禮  
記男女不雜 句 坐不同 句 施枷不同 句 巾櫛不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親授 句 左傳蔓 句 難圖也 蔓 句 草猶不可除

晉公子駢脅欲觀 句 其裸浴 句 薄而觀之  
史記衛青傳人奴之 句 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帝紀與父老約 句 法三章耳 只一點斷 不須講  
解而古人之語意自出 信乎學者貴有師承也  
若傷人乎不 句 問馬 卒為善 句 士則之 句 野  
有衆逐虎 又倪文節公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  
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 句 心勿忘 句  
亦不通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



字分爲二字故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登下勿忘。作文法。

二嫂使句謂使女治朕棧。夏禮句吾能言之句杞句不足徵也。殷禮句吾能言之句宋句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句故也句足句則吾能徵之矣。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句已乎。書舜

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陟方乃死。詩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句騶虞。此

王質詩總聞讀法。雖蔬食菜羹瓜句祭禮記瓜祭

書影 八卷之二 畫 四樹屋

上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句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復夢

見周公。予不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三子也。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別。學者宜詳考之。虞山云。左傳。公入而賦句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句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爲句。則大隧

四句其所賦之詩。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爲左

傳叙事之辭。抹之曰俗筆。殊可笑。

漢曹娥。唐饒娥。痛父溺而投江。抱父屍出。予已

載之。同書一邯鄲淳爲碑。一柳宗元爲碑。二文

俱存。無可疑也。

宋王禹偁。有集未名。以著牒之。得小畜。因名小

畜集。三十餘卷。予從陳開仲購得抄本。詩多妙

對。如提壺催我醉。戴勝勸人畊。位卑松在澗。俸

薄。業經霜。七言如波平。綠影懸魚網。木落空城

露。酒旗官檣。月上開琴匣。道院風清響。藥羅開

書影 八卷之二 畫 四樹屋

拖履齒妨橫。荷靜拂琴床。有落花春園。領鶴尋

芳草。小閣留僧。畫遠山。仲宣舊佐紅蓮幕。裴度

新開綠野堂。皆集中警句也。元之曾謫滁州。後

人立祠祀之。天啓初。林楚石公。以南太僕分署

滁州。不知元之有祠在也。偶夜夢元之。衣冠來

謁。與語良久。寤而異之。晨起詢之州民。果有祠

廢已久。惟像設尚存。宛然夢中。林公捐俸置之。

自爲記。勒之石。正謀梓小畜集。而公逝矣。此集

藏于家數年。惜無力梓行之。



趙凡夫云漢之五宗楚之三閭皆言宗室也楚昭屈景三宗皆公族屈原爲三閭大夫古今宗正之屬。

詩之重韻古亦有之畢竟爲詩病也曹子建棄婦篇只十六韻而重其五石榴植前庭又曰道遙於前庭可以處淑靈又曰何以負神靈飛翼以悲鳴又曰嘆息通鷄鳴丹華實不成又曰何必春夏成無子常歸寧又曰願君且安寧如此詩病後人決不可犯也。

書影

卷之二

美

因樹屋

文才遲速自是生成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元氣竭於沈慮桓譚疾感於苦思枚臯應詔而奏賦楊滔斲窗而檢書平子研兩京於十年太冲鍊三都於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薛道衡蹋壁而卧搜蘇頲占授而腕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琰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寧爲巧遲毋爲拙速。

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又云駒駟格磔唐韋莊

詩云悵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悵惱澤家亦鷓鴣聲也。

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銜磚石至嶺上吻爲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塔成犬斃寺僧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永嘉劉參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性淳友善命画工圖已像與僧對坐曰逢僧話圖到處乞人題咏華亭章台鼎一絕云支許相逢盡

書影

卷之二

美

因樹屋

日雷蕭蕭寒玉數竿秋青天碧海無兵氣閒殺嘶風五色驅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史隱本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末閩進士沈崧爲隱撰墓志一篇文甚典麗叔祥未之見也。

因樹屋書影 第二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大士曰、隆準公大耳、見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為於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荊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負也。合二端觀之、天下事必有氣而能忍者勝。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爲繁臺、班史稱吹臺爲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婆、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魏有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苑園中、以迴道似蠡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卽繁臺歟、天中記載密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密之超

化寺兩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卽劉賓客也、靈運鬚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厄、

葆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拊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搗箏、則繫義甲、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漢楊終、字小山、爲校書郎、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刪定、非本書矣、更不知刪去何等、或刪本與原本並行、後世獨行原本耳、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柿餅曰棹乾、金陵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棹八九稜、棹柿也、則所呼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其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此六朝文士隸事之始

城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

請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予在萊維作無事堂常曰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爲地近蓋公堂有所慕而爲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

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

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

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

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既溺而不

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

書影 卷之三 四 因樹屋

集吹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

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梁玉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

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

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真定有太和王先



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不可招致曷以禮聘之  
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  
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召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  
許既至守為磨折其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  
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廳事兩造具陳已  
先生遂為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由此細勘情偽  
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即服如先  
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  
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為上客酬以金先生

書影

卷之三

五

因樹屋

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  
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  
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  
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  
郡吏競為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  
不自已出士即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泥氓以  
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  
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刑獄能不自任老  
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

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  
而不即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  
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  
為功曹掾屬往往游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困  
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  
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  
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詩  
後正飲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  
得此許多事不得不飲酒

書影

卷之三

六

因樹屋

劉子威好為警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  
後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挾摘其字句鈎  
棘文義紕繆者以為姍笑子威聞之大怒訴于  
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  
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  
能改口舌舌妄謾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  
益嗤子威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輒為失笑  
石林老人避暑錄語云余親戚有為光州守得



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器苦心。記此以佐祝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冠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郭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郭出。而說郭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做說郭。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

賦旣以四喬語譯字生譏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詬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

避暑錄話。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法也。子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



飛動紙上。使千百世下讀之。驟欲泣下。筆墨何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猱之驢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遜。實未臣周。此不足辯。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閨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

書影

卷之三

九

因樹屋

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即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穆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閻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

辯如畫寢章。先君謂畫。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聖春秋僭亂成風。宰子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畫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畫。又讀作畫。即畫也。亦是畫字。畫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豫章陳興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橫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

書影

卷之三

十

因樹屋

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於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為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為偽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為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為冶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有人甚憐。



其愚而造之者以爲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矛  
既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與霸  
名孝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  
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  
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  
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  
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

書影

卷之三

二

因樹屋

復善搗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  
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避暑錄話：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  
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  
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  
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  
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  
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  
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

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  
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  
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  
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  
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  
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此而嘆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爲不足  
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  
必求其人以重之，作書辦裝送之京師者，否有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與其人嫌隙，復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  
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自來，極力推譽，使驟有  
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所自，四十年無  
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  
也。

喬鉞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  
三百本，歲甲申，郊賊盡剪之，其中爲老泉、老泉  
葬蜀元郊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  
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追過俱葬此，而無其



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氏六  
 公子名爲篋爲符爲箕爲籥爲筮爲籌亦無墓  
 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  
 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卽死  
 葬我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  
 守許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  
 當日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  
 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之外有二塚數  
 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  
 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  
 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今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  
 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積塚中得頂骨二  
 脛骨三零骨三十六胛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  
 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進  
 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  
 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萬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  
 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然  
 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  
 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弊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  
 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  
 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  
 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  
 所謂且暮遇之者耶  
 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竈突深  
 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  
 東風雲反從西來洗洗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  
 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  
 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  
 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典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  
 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厚禡耳人皆學之  
 名爲許公禡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向府病瘳，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此今治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

書影 卷之三 五 因樹屋

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彞。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旣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詹去矜曰：始余將有事闕越間，渡浦城，買一舡，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檉杙而不安，板薄纜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

鱗而出，相去纍黍，輒成壘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鷺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非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書影 卷之三 夫 因樹屋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時閻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爲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悅，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彞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竝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柳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爲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



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為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靶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桁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為不樂奏上太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為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為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刻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今人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款卒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為仇德如此且充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候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下耶計闡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

書影

卷之三

七

因樹屋

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闡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慨者聊筆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獠獍為德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轉轉漸夥自為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續博物志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數日自然有滓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

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叟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志今蹄作提非也葫音鶴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講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吳之說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為此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即有此二人未必

書影

卷之三

六

因樹屋



卽是王猛未必能用曩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爲异。卽故分壤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觀今日。右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

書影

卷之三

元

因樹屋

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右梁任昉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啓汰駢套。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爲界。琢釘其中。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爲主。出界者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煞是可笑。與其爲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卽入目亦置。若未見。尤成就自家局面。

陳士業。荅張謫宿書。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卽其詭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

書影

卷之三

五

因樹屋

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伎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緃。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縉衣黃冠。與夫商賈。駟僮。



備夫。廝養。以至。椎剝。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為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為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衛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艷。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為田生日。見無顏錄。田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為穀。何不以八日為田生日。

闔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識。武彝志載九曲溪

頭有晉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辰宮。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狡猊對面崇。玉珮霞衣千萬眾。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便有晉安惡。濫派之七律。真可發一噱。諸誌中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刪。不解其故。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益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盡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為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迺



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巖峻。疑孝弟。髮及額。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侍御公計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折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

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階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為煩也。行世有盟陽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諸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為三百篇矣。嗣後為五言。為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沉雄悲壯。感慨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麟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鬪靡誇多。每詩集一帙。



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  
 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  
 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為  
 哀永端冕之帝者忽學騶鸞駕鶴之神仙大似  
 百戲排場子弟顰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  
 功矣即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  
 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  
 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  
 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  
 書影 卷之三 三

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  
 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  
 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  
 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  
 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餽  
 唇瓦甕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  
 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  
 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

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  
 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  
 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未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  
 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  
 跋楊通老移居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  
 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  
 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  
 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執卷  
 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兒坐母前持筆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  
 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  
 酸寒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  
 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  
 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  
 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  
 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  
 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  
 子崔白以工翎毛侍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猿蒙



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度水羅漢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鼉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書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構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无定體強名曰

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頗未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與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據南面而坐而曾不得一脩食之子弟輒爲低回竟日先生闡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



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  
退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  
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  
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  
間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  
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  
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  
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鼉鬼神不可測乃破  
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  
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整焉緋衣之召  
亦曰才之瑰瑋者世固或知我者其帝乎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  
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  
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  
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  
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

師各師其黨日夕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  
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  
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  
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李廷春日漂母事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  
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  
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郤王孫  
數言凜凜烈丈夫風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  
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怪信之後也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  
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  
也哉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  
市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為也况號為  
善將者乎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  
信功在漢而韓氏為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  
食於淮者百世不絕君子於是悲信之無術而  
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  
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



彛信不彛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  
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  
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自  
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却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  
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者有  
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  
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  
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不可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  
七詞卽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器之侍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  
一談至於終日容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  
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  
欠伸敬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  
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聞先君言中牟  
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翁他出  
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旣無他語亦未常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  
後卒爲名臣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  
昶檢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  
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荅嘉之  
○瑞典今不傳矣幸畱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  
中二十年前白兔甚多初亦珍重後值極賤西  
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兔也瑞典所言或  
是此類

書影

卷之三

三

因樹屋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  
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  
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  
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  
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  
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  
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  
遣報荅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



追報孔坦書 追報亡友書見此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  
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  
賢欲以奉貢 按藝海河酌云飛穰一名佛手  
柑又滔母孫姓即賦空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  
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  
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  
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書影

卷之三

圭

因樹屋

羊賢叔術之讓云云 使美新果出子雲則宓  
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耶  
焦澹園為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為助

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為蜀漢無疑近謝少連  
改季漢書猶壽語耳安足詫乎

博物志曰上芝為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如  
車亦异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  
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煙屬天此  
為尤異吳園次詢于異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

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  
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名燕服  
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為列真此  
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  
名微閭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  
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  
戶時後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

書影

卷之三

音

因樹屋

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  
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  
蜀 此揣骨相之始今特村盲蚩鄙為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  
為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

照歌舞則明虞衡志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  
禾以機軸織紆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饒  
燈之說名奔鯨又魚也懶婦三化水陸呈形然  
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游於其間也。莊子庖丁本此而稍支矣。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為桓溫書扇。誤為墨污。因就成一取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

阜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嘆。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

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顧景所畫。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

地。便覺萬里為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

畫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

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

即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日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必從官。

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

書影 卷之三 因樹屋

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

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翔。十二辰堆。即今各衙門

堂前時辰臺也。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

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為古曲也。不見古今注。請影 卷之三 因樹屋

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荀與龍書。常寫狸骨方。理務。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豆蔻稍頭三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

因樹屋



之詩本詠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

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

媚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

乎右見升菴丹鉛錄辯誠是也第未明證何以

如豆蔻花按桂海虞衡誌曰紅豆蔻花叢生葉

瘦如碧蘆春末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

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乳淡紅鮮妍如桃李花

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

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心

有兩瓣相並人其目過明之此則也

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

之俗又友人言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

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輒贈一枝為信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

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巳不知上辰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四卷

標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謝靈運遊山記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

方此為劣 今一桐孫烏有

揚雄五經鈎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

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

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 按

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鈎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

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閣記云汝州臨汝

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即黃

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

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

以為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

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甍彌亘

數里樓臺鞦韆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

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蕪山市同化城

書影 卷之四 一 因樹屋



海市。宇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矣。

高閭燕志。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旁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今中土大旱。輒謠某婦產旱魃。聚眾拌婦。用水澆之。名曰澆旱魃。因借言侍眾以私逞者。此惡俗也。事昉於此。

景公問晏子。天下有極大乎。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門。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池。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乎。然而濛濛不知六調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蠹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為焦冥。按此則大言小言。不始宋玉。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穉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見元史。石鼓迄今無恙。楹功也。帝京景物略。載石鼓源流。不及楹。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

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為公允。直當著為令。閩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

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朱僊。然不可跡矣。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鮮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按此。即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為和。以籃為藍。謬矣。

王韶經略熙河。番酋俞龍琦。舉眾內附。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見韓詩外傳○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按三吳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書影 卷之四 四 因樹屋

臺改滅明祠祠墻視大昌泚否  
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此其故居也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為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為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萼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為名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

畢州中重晏詩曰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蝶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聯似韻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為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大傳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有此說豈永不讀書影 卷之四 五 因樹屋

讀金滕耶或書緯云然  
子鄉鄭雒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字久乃知為及也秦以市賣多得為及及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為勾不知原有夥夠之夠餘也  
龍涎香真者雨中焚之輒爆爆有聲以此為驗京師一老中貴為子言  
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子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為弗祥既割乃審為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往見人煙驟集之地，鷄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即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于寶搜神記。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者，有狐報、猴報、慶忌報，最古。

書影

卷之四

六

因樹屋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未必然，然見伏波不以行間廢經學。

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讚曰：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妾，不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必更字。歌氣所動，固不敢信。必逼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任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覓傷鬼，殆二妙也。

汴梁閻司，爲朱溫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剉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閻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右見劉敬叔異苑。魚腸形也，兔腸豈真鐵乎？

書影

卷之四

七

因樹屋

政和間，忽弛黨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籙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荅曰：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爲坡公抱憤者，足令京下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此而罷，是皆謫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欬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搗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冤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為秋。刑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其不能

書影

卷之四

因樹屋

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爵為蛤。皆不言化也。見霏雪錄。予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為石。不聞石復化為松也。美人化為石。不聞石復化為美人也。惟今賊既向化。不久即復其本形。是真能化者。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為之事耶。弗許。見揮塵錄。鞫獄事有嫌怨。此直為賢者避嫌怨耳。且

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鞫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臯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為尊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誦矣。

書影

卷之四

因樹屋

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之。見劉向別傳。不知與天祿孰是。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鑿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雞跖集。武彞君食河祗脯。注云。乾魚也。又武彞志。漢以乾魚祀武彞君。見漢郊祀志。



酒名紅。友好對黃。嬌翠濤。好對玉薤。

急就篇。服瑣綸。投。與衆連。注。服瑣細布織。

爲連瑣之文。綸帶。緜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字不定。宜此爲正。

相傳人家粘画水。多能厭火。故古刹壁上。多畫

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

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

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

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

書影。卷之四。十。因樹屋

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

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

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画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

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

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

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

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鑑。近諸匠陳章侯畫梅。故

作支離肥白。堵芬木常問之。荅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

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必。利不可

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屋語。元章時已無李

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

畫山水。臨摹逼真。而自作多不佳。今所傳成畫

皆院深贋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

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

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踟促瑟縮人。何能

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

不及。乃變姓名。受備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

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

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

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



六如一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為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屋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捏怪正使睂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孳生人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真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真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瘁耳勿論真贋即真出休公手亦何足貴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湯屋畫鑿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為郭忠恕畫或即賢

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全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為之古人虚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湖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鑿古今絹畫之潤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

韓晉公混好畫牛戴嵩為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陰騰隴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



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綉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辨且詫余曰君常謂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子十指間娉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

書影

人卷之四

古

因樹屋

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絹素中爭坐位耶予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糜耳

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麤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

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顏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

書影

人卷之四

古

因樹屋

女間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于文定曰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污濁所溷矣此最悞論女間七百蓋亦陰寓救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



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為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

已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予談易。先生極推金谿傳文光。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敬。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光於易濫熟。胸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世。又無力為之復梓。因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為鑄於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書影

卷之四

未

因樹屋

鰻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鰻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泗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鰻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鰻魚。後漢吳良為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鰻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

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淮。匡九屹以鮮鰻來。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鰻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鰻。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鰻為奴耳。

鰻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云。粵中僧以蜆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疏。不獨為白小詠矣。然皆無賴掛裕所為。稍持戒律者。即委頓。不至藉經言為口實也。

書影

卷之四

七

因樹屋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竟鬼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剛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烏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餒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

書影

卷之四

六

因樹屋

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子兩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樑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沫。仰視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画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画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

自洶洶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畱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冠五曰。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隸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

書影

卷之四

五

因樹屋

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兒子在浚。因有曝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

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檀褥。錦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至今猶行之。徽人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光。云遮惡星。囊地煞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毯。以爲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胞衣爲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



家慎藏之。惟京師不甚論。往往為產媼携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為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中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庖。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庖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庖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為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為然。夫忍於傷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尚不為。况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為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語殆為太倉新安發。

蕭伯玉曰。近時為文。工為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既貴。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臣意且有不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文心。商丘徐爾黃隣。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為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於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為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道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而之上。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義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



不可爲儀者也。夢陽景明謂爲文本於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弁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丘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漬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夜以一吟耳。悽兮日。賦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耀爲也。今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穀紋之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

有能割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褻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考工記。弓注云。臚亦黏也。今人目不通變者。曰滯髮爲膏所沾。印殊爲油所膩。皆曰滯。似皆當用臚爲古。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淚滴水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甘碩也。

昔人戲謂菖蒲見修竹。竹當踞坐。菖蒲當拜於前。余謂蒲亦鑑於甘蔗之前。車故作此。卑猥耳。使自矜拊客。此君彈章。又簌簌出袖中矣。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森閣集諸同人為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為之延譽因即以石倉為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免諸生徐存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善作畫所為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為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滌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於小西湖之側余為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為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為詩無傳者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予鄉人婚

書影 卷之四 因樹屋

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蓋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為第一邑中張未一邊道見兩家及予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為奴儻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洛關向李浦珠索洛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竟也真舖糟歡瀉之言予為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艷其名耳未若粗麴之宜人也

章丘羊膏酒東省重之闈中多取以供主試者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也

書影 卷之四 因樹屋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  
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  
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  
過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予嘗酒，罇罍雅潔，  
殺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  
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  
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  
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  
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視，烈焰肆發，燃及中曲，而  
冷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  
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煮，則痔立發。京師人槩灸之，煤  
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燂之饌，曾無疾病。徐  
家肺沈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  
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  
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  
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  
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  
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  
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  
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  
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  
家之蓮鬚白爲最。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  
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  
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  
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內丘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  
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閩，  
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  
老淚縱橫，握手絮絮，宿予栢子亭中，又傾瓜瓢  
酒五經去。予有深卮，隸事瓜瓢酒，小雪留人栢  
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栢子亭  
中，聽公撥琵琶，齠齒音鳴，唱梁州調也。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唐藩鎮國中尉碩燼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  
家典故。旁通大乙壬遁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  
手摩之。卽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未之覽。天語稱  
其該博。元儀卽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  
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  
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商丘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戎籍。幼時太常公  
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戎籍也。爾不力於學。  
將爲卒伍矣。及司徒貴。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  
而不肯。曰。畱以警吾子孫也。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  
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  
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  
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  
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  
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  
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  
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  
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  
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  
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  
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療妒羹。詞皆  
綉麗可觀。卽無其事。文人游戲爲之。亦何不可。  
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  
奠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果有揚子雲否。並真娘墓。吾亦疑之。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  
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  
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  
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  
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隸  
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  
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  
老人云。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



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第以母事爲妻事。則大可噴飯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侂胄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侂胄之黨爲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侂胄之黨有爲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奈謬如是也。

魏童子定興。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貧依其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李。李之母苦孀。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爲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某媒財二金。持雙布來迎童子。聞之驚愕。奔視執李。裾號呼不釋手。媒者恨童子連擱之。李將辭夫塚。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沈。不得。又大慟。曰。母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強拉童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踏地呼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隕涕。李生含章輩見而心側。乃共爲籌畫。語衆曰。急縱童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輩。童子踉蹌去。衆咸慮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十。跪風中爲童子禱。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歸汝錢。李初亦迫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憮於風異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吾來取婦。非取錢也。李生含章輩與鄉之李翁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爲母子如初。范箕生吏部爲賦返風行。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孤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暖應自知之。一爲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画。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



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此真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為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為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做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彭堯論。余鄉夏邑人。工為詩。有西園公子集。少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臯。冒伯慶當萬曆末年。抨擊七

子者甚衆。伯慶守師說。抗詞抵柱。憤楚人之訾。誓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為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為

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熒惑。星化為小兒。授之余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夥。賸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構榭樓閣。流滿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陶侃運甕。今人類疑是甕。不知甕也。吳人謂甕曰甕。甕見爾雅。

蕭伯玉曰。余謂子弟為文。以品韻為主。而次公專以氣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縱得敦龐之

狀。無搖尾乞憐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呂豫石司農為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

其人與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練川璧爲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沈抗聲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平不捏腔板。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爲師傳。侈其化後。騎狻猊。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

書影

卷之四

書

因樹屋

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處。只是一真。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爲刪去。以存此老真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絕無支蔓語。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齒否也。此老議論老實。踪跡平

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知也。

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贗。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必不

書影

卷之四

書

因樹屋

須揮毫運腕。耶。予侍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飲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



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為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為一詩，共為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為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壽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為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芥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為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莫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

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裹瓊綠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自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懸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為口、目，而施苞羽、鱗鬣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書影

卷之四

三

因樹屋

李昭武文纘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真罌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為糞脯，大吞小，強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航航而睨，聳身搏之，既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馬糞。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于午夏，錢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事祈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知，即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為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况

過此以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領之，為錄遺。時

予以淮邑令，分閱義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

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闈中卷無踰此者，擬元

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遠，題破誤作聖

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第二卷，

正堪元，不如以此為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

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

議，予獨任之。予固爭以為不可，因即塗乙置之。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公大為惋惜，因欲以為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為元。即王君斗樞也。時分試諸君咸謂元既屬予，

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公固爭之，謂不

以為副首，不足以明予憐才心，乃卒以為副首。

撤棘後，錢公謂予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于異人

之子也。予以闈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真異人

哉。因亦以所聞於于者語予。予曰：「向使予初閱

而得其訛，亦竟置之。即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

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



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閭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漪淇。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子壬午關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既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為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替。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替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為允高卜妾。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瞽妻避勞山。過濰城。繩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瞽婦為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毀過甚。竟嘔血死。子震。瞽婦出。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庠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為關。

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為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坐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為比隣。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為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即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躓



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椹。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咸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椹。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皆無人。三尸

書影

卷之五

五

因樹屋

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既浮萍斷梗。或真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婦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遂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嘆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屠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固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榜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

書影

卷之五

六

因樹屋

一第：27 丹 續修四庫全書 4 頁三三



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過，施十金。某乃踉蹌携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撈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戚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我俱。明日戚携子偕成往，旬旬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警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携金贖婦。公夫人得金，又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味爾金？爾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訖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咸跪呼於

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妻相抱痛哭矣。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携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成。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固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爨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



成往。張見成，遽許納，出廿金予成。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為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所資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儻落鬼得金，即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為我覓書影。

卷之五 九 因樹屋

妻。妻得則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所愧於成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室，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際，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

喜急聞之。戚戚乃携子，先懇之。郝郝與俱往。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婦也。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裏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選為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免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平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聞張笑躍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售身於吾，爾

書影 卷之五 九 因樹屋



夫婦還而成畱。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偕還此二十金。卽以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嫿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資。族子利之。咸以爲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所有與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予爲之記。南城張教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子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卽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婦。皆不能爲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傳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頒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間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卽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

書影

卷之五

因樹屋



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屬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為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為伋也，妻者則為白也。母，其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夫所云不為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為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况於伯魚乎。况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為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宛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言法駕出，例以鹵水洒道，取其不驟乾，足以清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未出，鹵為之始，以其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巖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田間。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眾香開星社于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白社初開，士景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翠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龍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予以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冲以明經隱于家。後余官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子戊子北上，先數日訂若撫出山，晤於舟次。予至之日，即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予欲有所贈於若撫者，即付其子為舍殮費。申霖臣謂若撫若忍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其子藏之家。剛中徐興公前輩與若撫為通家好，亦有若撫詩鈔。興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為亡友鐫行於世。太冲為白安先生子，白安以瑄禍殞身。太冲年十六，常刺血上書為父白冤。時謂忠孝萃于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

書影

卷之五

古

因樹屋



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泰伯伯彝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曾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涸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書於徐嚴之譜頓足恨嘆不微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觀白日不爲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書影

卷之五

五

因樹屋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子向疑耽畫者飾之今緡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蓮頭友則莫月鼎冷啓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米狡獪之一技耳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

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精血隨月爲增減雖無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時一至者余里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不則孕矣亦大異事

書影

卷之五

六

因樹屋

者爲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杲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屬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濶三寸者蓋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爲一遂令後人不知爲何物矣濶三寸者兩首微銳先置之地以棒擊之壤上之木方躍起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後擊者



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為。必非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為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擊壤之戲。堯民有擊壤之歌。遂附會為野老之戲具耳。有見韓滉擊壤圖。但作含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

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為。

書影

卷之五

上

因樹屋

魚生之類。若彈碁。則茫無影似矣。友人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碁之法。不傳。局即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之。按杜鵬凡啼皆北向。生子百鳥為之哺。客言百鳥為哺。豈亦欽是古帝堯耶。夫隣有痛聲。兒復呱呱。隣家之婦。憐而撫之。亦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南山子規啼一

聲。隣家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為何情。以子規與婦婦意深矣。

子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筥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攜歸金陵。語第二兒。在揚曰。華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書影

卷之五

上

因樹屋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間擊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為世之辨朱陸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攷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聘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



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  
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  
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闕曾弗人送  
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學甚明  
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  
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  
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  
師說深溝高壘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  
目不辨朱陸何人閱然而佐鬪而腐儒里師徇  
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何語無自衛  
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陸  
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  
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  
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  
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爲世既羣然  
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  
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  
學而今之附和而誦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

書影

卷之五

七

因樹屋

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  
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  
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蓋世教之衰  
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聞有能自異者  
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  
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  
水火其始爭於寧僚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  
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  
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  
務爲違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  
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  
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  
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  
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  
中載所爲考亭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  
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顏之復  
爲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

書影

卷之五

七

因樹屋



集公既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榻。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為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榻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魷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榻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挺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榻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為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為大小。若今人為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

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泉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響。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榻之。始可得。瘞鶴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小舟就石。始能榻。般若臺予尚能入望。過焦山。正江水瀟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鐘磬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秘。不驟以示人者。異哉。李君實曰。師曠會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蓋鳳丹穴。鶡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鶡。火鶡。即鳳也。以配龜龍與



麟非鷄鳥也。

博物志云鷄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蕎麥灰漬雞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卽此耶。抑有別術。遂可使成琥珀也。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苗。以片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凍虺一旁。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想外間一葉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千枝萬卉俱堪掃却矣。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

耳不然。一人酎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而仍蹈覆轍耶。酎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然四方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彝。卽取道其間者。亦但稱霞嶺。俱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接大竿長之句。閩人異之。蓋未之考也。閩之以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綠。背有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呂四。鶴爲黃鶴遺種云。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也。喚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予過虎林。有同鄉生爲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挾同鄉生短長。生以







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之戲有二似與雙陸近矣。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槩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譜雙以握槩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近徐君義謂李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碁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卽長行則易安之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

考影

卷之五

毛

因樹屋

明矣

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卽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典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鬪葉。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驥武

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

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頰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書影

卷之五

毛

因樹屋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接置枕中陳藏器本草砂接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常睡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相悅蜀人號曰俘鬱癸辛雜志南丹山中有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著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背似媚藥無疑然不知爲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與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炤盆孩兒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人圖、唐人邨田塢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己，况觀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画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

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竝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臯，至萬曆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皋，科名姓名皆相照應。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十九名，吳典施壽明中萬曆己未會試十九名。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竝同。近閩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革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乙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予閱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畫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朵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



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堦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爲不孝戒。

仁和張問渠，冢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流日日久，母亡，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今人皆以橄欖爲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

溫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典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卽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醴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醴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醴中，醴中之豆亦必雌。

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榭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厥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蛾，蠕蠕然，卽散置榭樹上，榭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卽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傷水，曷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雄鷄，殼也，食榭名榭，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篠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焉，色不加染，黠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羣衣處。不已。率與統毅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咏。徧滿巖石。釋惟旃。峒。晤。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洞。巉巖殊杳窅。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為也。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予過司吾。訪此石不存矣。

舊傳江上漁人得魚滿船。忽一大者。昂首誦南無阿彌佛聲甚巨。羣魚千百亦皆連聲。屬和水波為之沸。漁人大恐。盡棄之江。近內鄉人闔宗邑。少好捕魚。業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夢小人千萬數。曰。汝傷我等命。今來索汝相償。邑甚驚駭。意平生捕魚之故。誓病間當改業。已果撤魚釣之具。長齋念佛。今六十餘矣。李子田目擊也。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

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恥剽竊為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為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巖靜澹。時如有道高人。每於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

書影

卷之五

三

因樹屋

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今為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



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髻電目。面作松鱗。瘦處頷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眙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嘆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死乃詩影 卷之五 因樹屋

日。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崔子忠。字青蚬。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嘯與。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華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龜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不喜



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画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曰。崔子忠形容清古。言之不似今人。画摹顧陸。闢吳遺蹟。關范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闕關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己。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為書生。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致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為崔君壽。道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橐中裝。

書影

卷之五

三

樹屋

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致居諫垣。數求其画。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次日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画。画成。別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致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類也。崇禎戊寅。余匏繫都城。道母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疎桐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成歸。道母及華州郭亦昌。送余報國寺古松下。余亦謂會諸公公。多玉筍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士也。倪文正曰。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舟。人之欲不朽。檜舟甚於存武穆也。

書影

卷之

三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六卷

標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內及于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書影

卷之六

一

因樹屋

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歐陽仲純獨傾資送之其大節如此仲純文忠公次子也葉文忠與閩人建一拂祠于金陵清涼山下有祠志似當以此事附入

坡公云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按今諸禽言詩中皆未及此

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山谷賦矢來無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

甲之全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見芥隱筆記按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雨衣以瓦爲之則不漏耳筆記所稱未知何據

坡公書雞鳴歌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省門外專傳

書影

卷之六

二

因樹屋

雞鳴又應邵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唱此曲于闕下歌之即雞鳴歌是也今京師每夜漏初下邏卒羣聚一人唱爲歌羣來和之須臾遂遍遠近宛轉其聲往返高下有音而無字豈即古雞鳴歌耶

石介謂杜默豪於歌坡公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村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今之飲火春食瘴死牛肉者甚多請速以茗蔬



蕩滌之毋受人毒詈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真稚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為近理更可發笑

寧武周將軍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短健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絃急失珞值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上遂以為珞後指漸大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即貴時此珞狹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團管裨將同裨將者多中官家人役或因其質樸戲之將軍一待以敬言及戰事則一喙笑曰公曹恐不禁大弄何不培膽無事時朝廷祿不當白受却也積資級總兵寧武關愛養士卒同甘苦日晡治兵流賊至整兵關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為旦夕可盡殲決戰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

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具竭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星當者皆死身被數矢大喊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雨至跳下乃步戰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蝟力摧毀大叫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出遇賊巷戰殺出關賊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賊賊亂莫辨以為將軍羣賊畢趨夫人與女騎家卒盡戰死計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關人將軍幼無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右周叔殷撰周將軍傳予遇寧武人間將軍事甚詳使得握大將符統十萬眾鼠輩不足殲也用未盡其才以無援戰死惜哉或傳城已破其夫人率諸女騎坐署堂上彎弓向賊所指立斃賊無敢突入者矢盡力竭縱火自焚智勇皆第一流也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

書影 卷之六 四 因樹屋



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之高棖。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鄙無識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於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為第一義。大曆為小乘禪。晚唐為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即小乘也。謂學

書影

卷之六

五

因樹屋

漢魏盛唐為臨濟宗。大曆以下為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其一知半見。指為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為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迹。搖首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流而為中。為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侷乎其惟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膏也。發言皆嚴氏之謔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僨哉。

詩影

卷之六

六

因樹屋



養病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者為二章所  
竊事末云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  
不能增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  
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  
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然使非小人如  
惇者可謂坡無私無黨乎第中尚有疑竇夫坡  
令叔黨傳與可謂密矣方叔即出叔黨不能俟  
其歸乎即不俟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  
僕乎方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面以

書影

卷之六

七

因樹屋

致之而乃置之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  
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  
有眼迷五色之詩母有汝不成名之嘆而嫉二  
章並得巍科者捏為此說效二桃殺三士耳今  
科第有無私者而浪傳為某官所私有私而  
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斷也

呂公著進講至人不知而不愠言在下而不見  
知于上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  
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

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  
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按呂公此言不止附經  
進規其解經正確

春秋紀事非用一字為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  
貶自見如下殺上為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  
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  
捨之而不曰弑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  
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  
曰春秋正名蓋獨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

書影

卷之六

八

因樹屋

假智力於其間哉見梅純備忘錄將此法讀春  
秋省却幾許藤棘

鹽鐵論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  
人以紫石也按今滇中尚用肥即貝也不審紫  
石何製而周用之

夏商二易皆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  
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  
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  
文民用弗彰以為二易無繇詞也或曰春秋左



氏傳所載。繇詞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以為有繇詞也。然今其可考証。世俗所傳歸藏。易偽書也。見吳澄周易纂言。按周易未出。當用夏商二易。其後三易並用。久之周易行。二易廢。初或各占一易。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卽言三易可也。

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

書影

卷之六

九

因樹屋

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見北戶錄。今百中

經前所繪小兒樹。想沿于此。乃知俗書亦有所

本於此。是字予不送。曰常。亂而減。且族。不夫。子。武。字。子。為。福。滔。大。大。與。臣。

賜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

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按古無酒肆。伊尹安

得為酒保。管仲作革。僅見此。

畫鑿云。顧德謙。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

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

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

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

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

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

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斬色。可

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諸跋神情宛

宛。寫出。何必更見原繪。但按南部新書云。蘭亭

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

嵩奉教。搦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搦一

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

書影

卷之六

十

因樹屋

摹本。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注高密縣。屬高

密國。今密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後以儒術舉為

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注密。今雒州密縣也。按

茂傳。後云。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

若。則為雒中密無疑。或前為高密耶。紀傳不應

抵牾如此。

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

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多因歸妹之爻撰出。

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丘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聲。乃有喪之家。既斂四句。不甚解。

今所在地下。得玉胞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

書影

卷之六

因樹屋

外邦之奇貨也。見郭璞穆天子傳注。胞。豚也。或狝。今古玉器中玉狝最多。余所藏至四五枚。豈即璞所言歟。

馬寶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邳隆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弄瓦之瓦。紡磚也。故曰磚瓦之姿。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

于任城曰。至丞相于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饌曰。止得好飲食而已。按揣骨術。今尚有傳者。抹眼則古今所無。此必別有幻術。以抹眼為名耳。

李子田曰。俗云。姨娘懷裡聞得娘香。此語甚怪。然元裕之哭姨母西君詩。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諺云。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怨阿羅漢云。蚌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意或出此。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李子田曰。古人贈送人詩。有與其人。一不相關者。蓋其意起於彼。故其全章喻義屬彼。即謂贈彼矣。李白贈任城盧主簿云。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為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此有一字。明及盧主簿。耶。今人諛人家世科第爵秩。子孫事功。寵遇班班。咸具。猶恐其時遺也。何論古法哉。古人為人題物。亦不盡粘着其人。如宋



之問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  
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  
嘆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人爲之必  
句句諛人詩何得古耶

艾千子曰今人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  
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  
而求末夫今人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  
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  
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  
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  
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譬  
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  
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  
者吾世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  
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  
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  
而沾沾焉遂以爲秦漢則今人之所極賞於元  
美于鱗者耳余方由韓歐以師秦漢今人乃謂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余方以得秦漢之神氣  
者尊韓歐而今人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  
李不亦左乎今人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  
艦一艦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  
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  
艦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又何津筏  
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試取歐  
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  
公蓋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

書影

卷之六

四

因樹屋

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  
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所謂一  
艦一艦舟中之一物耳 又曰今人以宋文好  
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  
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  
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  
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  
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  
犯余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余極推宋大家之文



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  
 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  
 無縫為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  
 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為  
 宋之第一人子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今人  
 謂其無法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  
 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  
 體餽釘以為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  
 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  
 書影 八卷之六 五 因樹屋  
 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  
 而今人以為有法可乎 又曰今人每引李于  
 鱗之言曰宋人憚于脩詞理勝相掩以為宋文  
 好易之証然余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已矣未聞  
 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  
 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  
 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  
 人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  
 旨之謂也 又曰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

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  
 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  
 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  
 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  
 取左國史漢句字各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  
 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  
 者此其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  
 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  
 衙門皆能效之也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  
 書影 八卷之六 十六 因樹屋  
 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  
 相向何則束于法也彼謂宋人首尾開闔抑揚  
 錯綜之嚴而不能為也又曰今人痛詆當代之  
 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夫古文  
 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  
 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  
 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  
 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今人無  
 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



王李受今人一盼耶。又曰：子曰脩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又曰：詞達而已矣。未聞以靡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剽竊句字爲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也。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卽如太史公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略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樞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

書影

卷之六

二

因樹屋

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又曰：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余，而余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

書影

卷之六

二

因樹屋



排摘裂填事粉澤宜麗整齊之文為時文而反是者為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為名也若以辭華為古則韓之先為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 又曰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而稍振○近日論古文詞者當以艾天備為正

書影

卷之六

一九

因樹屋

余賴古堂文選備錄江右諸君子之作為後人式惜乎書成而未及序次輒被人言遂復中置今副墨雖存恐後未能編定矣為之一慨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陳後村之言詩家不易之論也 坡公云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個是汴人劉酒無名字惟嗜酒人即以酒呼之已亦以自名能畫人物亦張平山之流賣畫得錢則與酒家住林宗張先生宅旁余見之凡七年無夕不醉臥則鼾聲如雷醉中作畫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常乞余顏其草堂余取坡公語題曰略似菴以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為聯酒得之殊自喜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集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盜盡曾不知覺。崔遠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筵矣。往予于翁婿文中用叩腹字，或疑是坦腹之誤，蓋未知玠事也。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仙。近人作太清夢，其指雖荒唐，意實源于此。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袁仲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辭，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清露濕，卽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其爲天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神降于此，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修四儀密諦，往生西方。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矣。俄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曾呼

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女曰：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生怕簾開說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否？女云：曾犯。經營細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髻髻，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子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纏麗，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紈，幼卽小



鷲葉公彙為午夢堂十集行于世

宋上饒葉君宗與劉後村談命謂後村之命火炎而水少太伏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此命郎中也近日挾太素脉游於公卿者其法以心脉為君肝脉為臣君臣相應者為貴脉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為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以定人秩之崇卑命之壽夭陞遷降調之遲速有診父脉而悉子之休咎有診子脉而知父之死生如智緣為王

書影

卷之六

因樹屋

荆公診脉而知元澤登第之類此醫日者也其言亦皆成理究其實百無一二驗後村所謂語諛以求悅揣摩以侍中千古一轍也

劉後邨跋表弟方遇詩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匱鼎洗之屬凡出于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裁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為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

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此論甚當余鄉前輩有剿襲歷下為古文詞者後生翕然稱之一日舉正張林宗先生謂其博大高古非今人所有先生笑曰相國寺前雙狻猊真博大真高真古然只好看寺門耳此外何所用之此言雖戲正與後邨之議同

坡公云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噴但恐覽者瞶睡落床難以凌雲

書影

卷之六

書

因樹屋

耳子謂拉雜變好對診咄符

坡公舊遊陳州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中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于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為近之○余已卯在陳州過厄臺寺見臺上祀先師並四科弟子皆塑像不知始自何時嘉靖時以木主易像獨此地尚存以當時令只及學宮也城東



北隅水中相傳有陳胡公墓以鐵繩繫鐵棺水漲與俱浮水涸與俱下訛傳耳實無所見也人緣鐵錮之說遂誤謂鐵繫云柳湖亦名西湖湖中亭至今名子由

阮太冲王季重皆澗人俱生于都門張太保公爲璽卿時林宗先生侍養都門三公垂髫共硯席于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冲因皦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子時讀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壯時太冲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爲詩惟得草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跛君欲吾稱爾潮回遠嶼青日簌驚濤紫耶太冲晚年足不良於行故張以跛君戲之未幾阮沒于賊張沒于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一燈對坐縱橫雅詭時遂成隔世事矣爲之黯然

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孫中泠者與先生爲老友好爲游戲詩常贈張太占有須將事業繩乃祖切莫疎狂學令尊之

句聞者捧腹太占先生長子也亦沒于水王季重過汴上語林宗先生人生幾何時吾家園手種千株松今謾謾作濤聲矣先生曰如此尚戀戀十丈軟紅塵耶季重感額曰膝有八兒子強顏爲此輩出不則饑死矣先生曰何不食千株松季重匿笑去

林宗先生與汝南秦京尉氏阮太冲世所稱中州三先生也京以薦徵赴都過會城先生送以詩聖主憂時重野賢豈無科目在從前弓旌不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爲光垂拱纓緋惟應解倒懸身隱六朝今出矣車脂千里肯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六十年雖慙然相勉亦微諷其暮年之出也京得詩遂返汝城陷抗賊死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生詩余既爲刻之維揚詰戎踐墨談兵事竹居王孫爲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



皆沒于水中。予所鐫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文甚多，亦焚于賊，惜哉。

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此桃亦附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

李三隨，字無塵，一字居貞，汴曲中人，能為詩。畫蘭有逸氣。林宗太冲諸先生酒坐中，非此君弗惟也。四方詞人之至者，咸願識無塵，與之唱酬。

至今有道其姓字者，咸謂北之有李無塵如南之有馬湘君也。無塵詩如長欄酌月，新調從人。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翻水國古絃，不敢按中州。合歡樓春集，花底飲襟依。鶴步歌中住，拍讓鶯啼。譏窄衣不識，曹衣真出水。任他吳帶自當風，聽小紅箏歌未是。周郎獨顧誤聲聲，合拍也回眸。七夕分得王子喬，返緜氏山白鶴乘來巖際望。神仙亦有故園情。陶菴夜坐，杯沉雙影寂。雨壓一燈深，哭張烈女自嫌我有淚。敢謂世無人，皆楚楚有致。予舊藏其稿，壬午無塵同此稿，俱沒于水矣。惜哉。

陳止齋題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後，熙寧元豐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也。老先生三字，昔人意非公不足當之者。至公以此稱人而後之見者，遂緣此而定其人之生平，則稱謂所關詎不重哉。世風日下，諛諛交承，平交等輩，無不互作此稱矣。余常以丈丈書人筵，致其人終身切齒，吁可慨也夫。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為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徽人閔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鄉上雒郡王之聘，已卯過予，賴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予為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



最行世。布衣權尚足。鬪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得行。真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紫泥老人張文寺家。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歸矣。

予在維揚。既集露筋祠。諸詩文合鐫之。然土人多稱爲露涇。酉陽雜俎續集載。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常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噉。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

書影

卷之六

无

因樹屋

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皆不以爲貞女事。余以事可以風。卽以爲貞女事。無傷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潤十四指。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耳。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見老學菴筆記。甲爲陽木。丁爲陰火。女像之義。或取諸此。

聞人爲予言。鷓鴣棲止。各有定阜。相侵則鬪。弗止。採者置罔網中。鷓鴣聞罔聲。以爲據其地也。

急歸。謀與之鬪。自陷于網。爲人獲矣。舊傳鷓鴣飛必向日。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巢中。不復起。十二月十二起。逐者云信然。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瓦官寺。爲人和睦。美髯鬚。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詣。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此。無子。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一女適程君慎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時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陳父死。慎先爲之葬。慎先之女爲予嫂。予幼時尚從程氏。印其詩。慎先死。家中落。近詢其副墨。久佐夔中。薪矣。虞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父詩四卷歸之。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與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此論出。陳父之名益重于時。白下談詩者。亦皆



以先生之言為公允云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不因風水自運則非陸行可知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惜其法不傳今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存實亡矣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嬉好彼琬琰注作婉順阿意不必言美玉是也蓋好色又好珍貨耳岷山二女刻玉之說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因欲合玉與女承上迷惑之文耳安足信哉極而言之孟氏五就不無順俗而三年反報聖如阿衡竟如後世之細作矣此等妄言當痛芟之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脩曆人陳元昇亦善算術嘆曰古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耶見唐世說談天者古今盡在夢中陳元昇數言可醒

李子田曰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王君玉談苑太子積食人罕用之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掃篇按奪情非禮改授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為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鎖作語錄頂香冠三教



各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紛鑽不可勝計矣。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魯直集

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

同蘇翰林元論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

見却掃篇。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日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

亦天地一病見偶然錄。

李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

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

書影

卷之六

詩

因樹屋

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見冷齋夜話。不讀此

視作兩物。

款乃音奧。靄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勢靄

一聲山水綠。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

矣。

唐試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問因真

歲。吾君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曆法堯咨。直取

歸餘外。非如再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

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

須期。又樂伸詩。聖代承堯曆。恒將閏正時。六旬

餘可借。四序應如期。分至寧憊素。盈虧信不欺。

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義氏兼和氏。行之又

則之。願言符大化。永永作元龜。按寅卯二字。支

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

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識如銀在真韻者。是借

用。或形有少別。今不可知。竟讀寅卯之移。為寅

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詩。可

見。

書影

卷之六

詩

因樹屋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

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

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記之。見戴延之西征記。

京師有晏公祠。正德中。晏常侍所立也。過澗石

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

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

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

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鐘簋干戚錢鏹弁

裳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左龍馬馬毛



旋五十五數具。一如河圖。右洛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洛書。東堂三楹。壁列忠臣龍逢以下。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行事。以告觀者。凡石像石壁所形。勒渾然茂樸。中國古所製也。非漢以後西域像法。務金色為好。務變相為幻也。堂後累石為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幾性理之半。以待游者觀感省發。祠今居守者一僧也。仍于其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字焉。見帝京景物略。古今二祠甚正。

詩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今福州西門內有棹楔曰亮功境。云是深舊第。

王廣津宮詞。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勝字平聲。言勝于常日也。婦人書牘中用之為宜。男子似不宜用。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彩者則甘露凝重。今軍中露布。或本于此。予按凡露封者。皆曰露布。光

武以鮑昱為司隸。惟當司徒露布。李雲傳。乃露布上。移副三府。魏景初詔。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建興詔。丞相露布天下。王緘曳布固屬可笑。緯書之說。多附會楊升菴好引之。未足為據也。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或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此言大是醒人。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又漢書漢高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



十二人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托出告千古古人真相知處即在不知相之中如此見偶然錄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絲水金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即有金石不沉之綠水此水正當以強名○職方外紀云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中噴出即凝為石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為水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為精銅一水色沉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又不獨溺毛元韻制角腐手而已

岳亦齋云康伯可順菴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去書坊不二十里建陽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季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酒

已未有禮雖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飲者所以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輕矣見孔叢子孔氏論禮如此要非不衷程氏歌哭之爭何為乎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羗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爐鏡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

書影

卷之六

三

因樹屋

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之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右見江淹古銅劍讚古貴銅賤鐵歷有證據古銅刀銅鎗銅七余亦得數種至銅鏃則雒中以斗計矣今博物志中亦無此語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也見遼史

因樹屋書影 第六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七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喬離董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喬離董統軍馬大官也

古有以解鳥語馬語傳者遼史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人神速姑解之言

蛇謂穴傍有金因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能知

書影 卷之七

一 因樹屋

蛇語為尤異矣

韃馬馬不施鞍轡曰韃韃立誕切見遼史

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元王孝恭碑乃作

戡武閣豈凌烟先名戡武耶又段志元碑亦云

圖形戡武閣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烟

閣畫功臣今遷都雒陽合議脩建副元帥梁王

勳庸冠世請凌烟閣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勲從

之此又凌烟別閣也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

樂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

為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

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

柔諄切怨而不怒愛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

惠在儉不患不俸患其傷于太豪便欠畏威敬

恕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

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

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書影 卷之七

二 因樹屋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註似葉身註如高名千古之類十有

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

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余謂士君

子不幸而當患難筆硯便當焚却怨懣固足鼓

禍和平亦是矯情范丞相堯夫謫永州閉門獨

處人稀識面容苦欲見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

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

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不

必華山五龍法只范丞相此睡何處得來熟睡



之客更奇。此客不能熟睡。公亦未必見之。此可為善處。患難者法省却多少葛藤。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鏡。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余謂寸鏡不如白戰。白戰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

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未。豈甘露降之時哉。其謀之疎。即此可見。見偶然錄。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閩人之稱。即今謂淨身人也。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

歲進閩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白徒。見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又白士。羊祜

曰。以白士而居重位。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帝

俊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又白望。德宗時。宦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壓左。謂之白

望。如今市井之徒手牙僧也。又白打。見王建詩。謂不持寸鏡。徒手相角者。又白閒。古弓名。又白間。壁間窗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又白萍魚子。好羣泳水上。名曰白萍。見古今注。又白顛的。顛。白顛言馬額上當額如月。見爾雅。又白藥。周穆王右驂赤驥。而左白藥。音意本傳作俄。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也。見列子。又白。與獸名。與古澤字。見石鼓文。又白。及牛名。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瘡即滿。見金樓子。又黑。暗犀名。南人謂象曰白。暗犀曰黑。暗。又曰墨。暗。見墨客揮犀。又白。帶有一女。恒著青裙。白。帶。直音云。帶。的也。的。帶。繒頭也。見異苑。又白。題。白笠也。漢穎陰侯斬白題將一人。又白。唐。烏名。唐黑色也。白。唐。一變為青。鵝而帶灰色。見酉陽雜俎。又白。荅。木名。音高。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又白。選。士免切。貨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



重八兩。園之以文龍。名曰選。直三千。選上去二聲。亦作撰。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山海經。又白水。刺寶石名。淡紅色。嬌。見輟耕錄。又白陵。雄黃之異名也。見爾雅。又白乳。頭金蠟面。北苑焙茶之精者。見類林。又白越。蒲屬。可緝為布。漢鄧后賜周馥。貴人白越。六研齋筆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精者。議字尤奇。又白疊。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

書影

卷之七

五

因樹屋

實如繭。其中絲如繭。名曰白疊。國人取織以為布。正為軟白。又白穉。稻名。音意。五音篇作穉。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為類。予欲為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為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恨念室中無書。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請問相去二字。當作何解。夫相去者。必相抵也。如中州去京師一千六百里。北邁既至。云抵京矣。則實有

邦畿在也。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九萬里。御。臚。雲。而上。何所抵乎。為此說者。所憑推算。不知算亦有窮。空則無抵。惟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明白可信。

如臯三十年前。有僧蓮宇者。受具足戒。梵唄之餘。工為詩。澹信有風。黃濟叔伯父處士公。及邑中知名士。咸重之。相與結玉蓮社。邑有敗寺。將脩復。迎蓮公董之。錄千金。庀材具。乘木糾絢。咸

書影

卷之七

六

因樹屋

備。工將始矣。有某孝廉者。亦方治屋。而無所得。乘木糾絢。意寺工未始。具乃備。蓋假諸公。言此不吾主。且治寺具。乃以治室。弗虔于佛。往返數四。堅弗許。孝廉赧怒。以半刺囑邑令。謂僧無賴。漁修寺金。而固時時辱我。令大索公。邑子矜及錄。金治寺者。咸不平。故匿公。白之令。令曰。欲為僧者出之。僧來。僧能致諸君。我不僧苦也。眾乃聽公出。令大評公。答之十。使伍伯導之。輪服孝廉。公出。眾擁之歸。公入室。謂眾且去。謝導者曰。



詰明從往輪服公垂簾結跌團蕉上處士覺有異坐候之良久公忽張目曰某家去處士公曰何至是和尚誤矣和尚不能証辱提波羅蜜耶且事理有在彼自辱辱和尚耶和尚勿墮落公無語泊明圓寂矣鼻垂雙玉筋正坐不仆衆異之越月孝廉子婦方就蓐聞者見一僧突入力拒之不得久之踉蹌趨子婦屋而子婦屋不聞有訝僧者少頃罔然報孝廉舉孫矣衆以爲怨毒于人甚矣蓮公乃不理黃處士言孝廉孫長

書影

卷之七

七

因樹屋

齒之人貴官無與之語者衆乃曰蓮公終不理黃處士言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有敏公詩一卷行於世○紅蓮投胎賴有末後一着不失本來面目此公改頭換面狼狽至此修怨耶自候耶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是貴忍辱也予既爲公記復爲公惜

書影

卷之七

八

因樹屋



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為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子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未必肯記之于集若依筆乘所載再為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為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心醫術者誌之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哀集甚備惜予未之見耳

望雒山在德清縣晉雒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雒故名按萬安橋舊名雒陽晉江之橋名以雒亦猶德清之山名望雒耳

書影

卷之七

九

因樹屋

泰山沒字碑七脩類纂以為石套其言甚辨泰安州守曲三山語予曰碑不甚厚石復粗礪斷非石套按沒字碑一曰石表又曰石套俗曰神主石此石當泰山絕頂止封禪望祭地神主石之說為當禮失而求之野未可以俗言為無稽也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之像像不能行也而易之画影二者猶有用尸

之義至宋儒謂影畫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為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但用主正如今鄉飲主賓介俛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右見瓦釜漫記按古人左圖右書義取觸目興感如周漢明堂宣室皆有圖繪故影像之設其易感逾于尸宋人謂無干何也若塑像面貌衣冠又逾于影常見翁孺婦人入寺觀每悚然拜跪入

書影

卷之七

一

因樹屋

學宮則廢然而返即逢掖亦無肅心虔禮何也二氏有像可欽而學宮于木易玩耳昔周之大祭周召二公實迭為尸焉尸借以像像跡如尸意固質之先聖而不悖唐改坐像唐前有之何必求異二氏而侮慢尼山使鐘鼓無靈芹菲削色耶

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後移祀曲陽而渾源嶽祠如故渾源為是曲陽為非今人能辨之矣明徐常吉謂此恒山在沙漠中今大同府恒山在渾



源州南二十里非舊恒嶽也然則無論曲陽併  
渾源而亦非矣五嶽如此何從考實

漢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  
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教鄧子孫止于保姓教濟河王子意在維城有  
此遠識須糜不逮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  
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

書影

卷之七

因樹屋

隨入礮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  
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悸人耶雷聲  
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  
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  
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  
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  
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  
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  
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  
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  
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  
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  
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  
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  
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  
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囊橘柚此祖山海說耳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  
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格折其左股遂  
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餘狀  
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卽雷公也又代州  
雷公取乖龍擊樹樹裂急合被夾狄仁傑命匠  
破得出國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  
伏地中其狀如菟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  
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  
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



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為天雷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為穴。多品供雷。與雷享之。名曰雷藏。民家女或為神所依。即呼為雷郎。得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楚詞云。旋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有據。若雷郎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糞心。抑欲止淫。右太平御覽引孟子。非也。粟欲。聞淫。似韻。漢後贗語耳。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周禮饋食之豆。蜃蜆醢。蜃蛤。蜆蟻子。不知古人何以取此作醢。今方丈即侈言及必賤。錄異記。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淘澤淨。鹵以為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又倦游錄云。嶺南有大赤蟻。作窠放木梢。如數升器者。取蟻以糝洎薑醃焉。味極辛辣。則蜆實可為醢矣。予在閩南。見人漬蠶子為醬。漬沙噀為羹。鹵龍虱。煮蜂房。腊田鼠。

膾竹豚。甚于醢蟻子者多矣。何足怪。相傳廣州人。取初生鼠。少浸以蜜。遽取食之。齒合聲。猶唧唧些。須尾猶憂。憂掉人頰。上名曰蜜唧。視為上饕。言之尚悻。况下箸耶。北人有吞蝗者。食豆叢中蟪子者。貫全蠟就燈上炙。噉之者。南人見之驚避。北之謂南。猶南之謂北。習而不察者多矣。要之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耳。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相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省却多少祖帳。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蔗使庶生。見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着麗服。半夜相對。足按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黃楊木。以陰晦夜。無一星。



時伐之爲枕始不裂欲引竹過墻以死猫埋墻外則竹盡向猫行欲茄子繁俟其花時取葉布于道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則子必繁物理真不可測拾道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于止語也家大人凡見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啓視見他人字可知矣此事似易實難關係心術甚大人能事事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爲之矣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按風聞二字始此

天河兩條一經南斗中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地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成潮又曰潮汐者一月之中

此事見周  
村以糾

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見抱樸子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水因其灼激而退于彼必盈於此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于左日出則早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潮激于右見文粹按河隨日激未敢以爲信然且如元兵駐江沙而潮三日不至豈此三日河不隨天日不激水耶記此以備一說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



日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某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遂致冥追况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警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

書影

卷之七

七

因樹屋

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域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宿始驚嘆昔人所鎮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乘乃徃中道學博聞之士見江陵志此製奇甚然息壤記載禹湮洪水至荆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水脉則石規模亦此意也此厭勝之法二物俱見荆州特異

劉仲原得銅斛二于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日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見珊瑚鈎古衡量皆小于後世觀周尺可知如前說則今浮于古之七矣今

書影

卷之七

六

因樹屋

飲量卽三斗爲一石亦稀若典君兩戟重三十斤後世勝之者不亦多乎宋時衡量不知去古何若然今衡雖與古不同而四方相去終不甚遠則知去古亦不甚遠惟量則數百里外便自懸殊北斗較南斗不啻倍之同時尚爾况千百載上耶或謂飲酒一石之石是衡石之石按始皇以衡石程書決事注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今以甘露銅斛計之當是四十四斤有云衡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



十三斤者不知何據

有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  
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鍾  
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  
出于舜黃龍戊辰改正即真同律量布之四方  
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見高僧傳安釋道  
安也同量亦猶行古之道也不得以人廢器且  
一器而五物備焉

白六帖蘭子能燕戲復于宋元君元君大怒曰

書影 卷之七

因樹屋

昔有異技于寡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  
賜金帛今而望吾賞拘而戮之燕戲今絕倒投  
挾也又引列子宋有蘭子以技于宋元君以雙  
技疑見長倍其身屬脛並馳弄七劍而躍之立  
賜金帛按雙枝屬足即今踞高躋之戲也高躋  
之戲習于着屐寸寸而上之長倍身矣亦能弄  
刀劍等倒投挾不知何戲今京師闔宦畜童子  
為觴斗舞盤諸雜戲者謂之倒喇喇與挾音近  
豈即倒投挾耶恐燕戲自燕戲雙枝自雙枝

楊雄覈靈賦曰夫易之始河序龍馬雒呈龜書  
見困學紀聞此賦名僅見

周吉父暉摘秣陵前脩佳句不無漫收予摘其  
尤附錄于此素為人傳誦者亦不錄 史京兆  
謹字公謹西山精舍云欄戶蜂留蜜松巢鶴墮  
翎覽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空翠襲衣生暮  
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鳥落  
花天 馬俊和杜云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

蔣御史誼字宗誼八歲賦詩有云青天閣雨

書影 卷之七

因樹屋

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 倪尚書謙字克讓  
南郊草堂云林鳩喚雨山光暝畦稻舒花水氣  
香 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云黃菊酒香人病  
後白蘋風冷雁來初 沈僉事鍾字仲律黃縣  
云秋殘羣木老野迥亂山高新嘉驛云風定涼  
生樹庭空月近人 鉅野云沙草釀寒殘雪在野  
雲翻影斷鴻懸 徐僉憲完字用美送何省叔  
還京口云江涵秋雁影岸拍晚潮聲 姚太  
補字大用淮陰夜泊云燈影遙臨岸月光低近



城鳳臺別墅云。花深門徑人稀到。簾捲春風燕自來。陳指揮鐸字大聲。齋居云。晚樹低分霽。春雲淡隔城。伊僉事乘字德載。游寺云。野鶴盤雲下。清風挾水涼。梅明府純字一之。舟中卽事云。雨深煙寺晚。風急海門秋。李副使熙字師文。秋興云。秋深茅屋鳴寒杵。月上山城起暮鴉。顧尚書璘字華玉。小江口云。與在煙霏際。年錦馬跡中。飲柳山上云。江橫羣水合。野澗萬峰開。顧副使璵字英玉。快雨有述云。片雲生晝暝。急雨淨高天。顧貢士嶼字懋丞。東橋長子。白牡丹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凌波夜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迥諸天散曉鐘。顧秀才應祥字孝符。懋丞長子。江上曉行云。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栖霞寺云。流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謝山人承舉字子象。遊寺云。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金舉人大車字子有。楷上人山亭云。敗葉秋皆墜。寒煙晚欲無。幽興云。放棹晚潮至。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開門春草生。金秀才大輿字子坤。遊城南諸寺云。黃葉喧高樹。青山起夕煙。王大僕韋字欽佩。西室偶興云。人醉斜陽裡。鶯啼細雨中。寄羅敬夫云。花氣風生席。簫聲月滿船。王太守可大字元簡。壽州渡河云。沙淨空山雨。風香野岸花。焦太史澹園咏梅花云。花開幕。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陳太僕沂字魯南。遂初齋云。苔痕雙屐齒。花影半簾鈎。羅主簿燾字元溥。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秋。葉聲。陳明府芹字子野。焦山云。煙橫沙市遠。船過海門稀。黃驗封甲字首卿。春日云。鳥聲侵夢斷。竹色映堦虛。高汝州遠字近思。泊舟對月云。風清沙岸淨。月滿浪花圓。臨淮侯李言恭字惟寅。送安茂卿南還云。夢回芳草遠。人去落花多。李宗城字子藩。惟寅子也。贈汪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濶愁來霜。逐髣毛新。何御史淳之字仲澐。別陳師宗伯云。潮痕迎雨急。帆影帶烟過。登繁臺云。斜日窺疎雨。歸鴻綴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遠天。金山人鑿字在衡北河道中云歸鳥亂啼原上樹夕陽多在水邊柳送李谷陽云客中候曉霜如月馬上逢春草似煙姚鴻鹽湖字元白顧孝符見過云旅懷秋欲盡鄉思客初來姚太守汝循字叙卿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潤和風白袷輕盛貢士時泰字仲交天界寺云松聲寒遶塔竹影午過墻三台洞云石扉藤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來卜長史鏗字子振送人還吳門云衰柳帶烟迷遠浦片帆隨雁

詩影

卷之七

重

因樹屋

迥孤帆沒江空獨雁寒馬氏芷居陳石亭夫人苦雨云楊柳深藏徑梨花靜掩門僧宗泐字季潭往南陵云人煙千嶂裏客路百花中行云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弘恩號雪浪報恩寺僧小橋望月云一片清光孤玉笛千家煙樹亂疎鐘寬悅字耀鶴山中寄客云千樹夕陽鳴暮鳥一谿殘雪掩柴扉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于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于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爲缺典况夫子答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于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見王魯齋詩疑此論極正然有識者易有力者難故公獨屬望於有力者所定刪目凡三十

夫子刪詩而存淫詩豈不守淫耶

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瞥精絕故蒼

詩影

卷之七

重

因樹屋



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背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注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也。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着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見晉書天文志。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中庸曰日月

書影

八卷之七

三

因樹屋

星辰繫焉曰懸曰繫。正言運旋空中其根非附著天體。天有何形質而爲所附著乎。宣夜謂無根繫非謬。故末云若綴附天體不得爾。意旨自明。葛洪不察綴體濫漫言不麗于天天爲無用。宣夜何常言不麗天耶。故推測七政而外言天者必以宣夜爲確。

王充駁渾儀曰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

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夜半火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見晉書天文志。渾天精密豈容輕訾。但天出入水中日出入地下則不必王仲任而始知其非也。若云龍爲水物。喻天龍相似。故易以龍比天。以晉證日出明彘證日入。而又以需比天入水中則不第葛

書影

八卷之七

三

因樹屋

洪鑿語而唐太宗作志者亦鑿中人矣。宣帝之世海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去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于理而厭人情矣。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見干寶搜神記。三男不當娶一婦一婦當妻三男乎。兒誠無罪母不同坐延壽失刑矣。然民間有此紀綱

三



風俗不久墮乎故令升妖之易林云三夫共妻  
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初以爲世間安  
得有此闕此乃知世間真無所不有也

練水侯研德玄泓曰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  
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  
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  
述之言泳泆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  
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  
曼者其聲擘情忼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  
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  
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  
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  
真也真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  
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  
率埜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  
子音節可誦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避之然究其  
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  
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  
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  
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雲間王玠右光承曰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  
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  
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  
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  
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實玉弓矢  
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  
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行之譬  
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而又受封于趙魏田氏  
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八  
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  
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之舉旗相角哉而  
乃朝承北地之綸幕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  
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  
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上書漢天子而扁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  
即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  
舍人之門因鬼見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為妄庸  
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者  
謁齊相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  
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  
將以為鬼物而逐之也

錢虞山曰蔡九達羽居常論詩謂少陵不足法

聞者疑或笑之當是時李獻吉以學杜雄壓海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內竄竊剽賊靡然成風九達不欲訟言攻之而  
借口于少陵且不足法而掃捨割剝之徒更于  
何地生活此其立言之微指也不然則九達一  
妄男子狂易中風者耳豈特呼蚩撼大罍而已  
哉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弊或言太常寺  
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  
即具蔡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  
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

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遂巡  
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  
弊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  
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候朝廷有  
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嘆而  
止又金陵瑣事載陪京有家貧親死付之火葬  
者湛甘泉先生為禮書時欲變其俗擇禁門外  
空地為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齋疏請千戶啓甘  
泉曰聞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

主二字不敢以陳於君上之前甘泉曰殊失檢  
點也遂易之二事甚相類莫謂胥吏下僚中無  
人

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見  
華陽國志余在泉州見此種甚多但皆細如拇  
指絕無巨者

上林苑有顏淵李出魯國見西京雜記陋巷佳  
種遂布人間貧士也何不效王戎鑽核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



數日不燥。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濾過。加胡桃油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上關壯繆辭曹祠。祠中道士每偽爲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撫陝歸。肯仲舊令臨漳。以一瓦遺予。予却之。使者強之。至再。終曰。此奴主令臨漳時。于署中親督工爲之者。公柰何弗受。余爲失笑。近友人爲予言。中都皇覺寺瓦。膚膩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銅雀臺上關帝祠。名以辭曹甚當。

書影

八卷之七

三

因樹屋

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紂也。狡童二字竊鄭詩。故君也。以狡童目之。可乎。舜可囚堯。甲可殺尹。此歌何難誣箕子耶。比干抹馬金闕歌亦然。古無金闕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馬。不媾而產駒。形不類馬。每鳴野馬皆鳴。見嵩縣志。必龍種野合。人不知

耳。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愧焉。見東都事略。此党太尉進也。進幼事杜。如此舉。何妨不識一丁。

泰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旣沒。蓋有以見商之必亡。周之必興。而已適當其難。誠有所託而逃也。夫利莫大于得天下。害莫甚于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以身當忘家之難。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彝齊之求仁。亦此也。朱註乃

書影

八卷之七

三

因樹屋

引史記諸說。則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世矣。非古今一大冤事耶。日肇王迹。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遠及。正見王業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耳。乃據以剪商之志。始自太王。荆蠻之逃。正欲遂太王傳季歷及昌之私意。則是君臣父子之間。不免嫌疑。何以稱至德耶。見瓦釜漫記。人道宋人精密。其實鹵莽處多。如三讓不加研討。見昔人傳歷及昌妄談。便爾欣然。以爲確而言之。此論解冤雪誣。足快千古。



唐郭曖女為貴妃，憲宗以妃宗門，盛恐立為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遂有無后之天子。

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敬重以為詹諸，月中蝦蟇，夫日月之食，莫有知其審者，故聖人書有食之言，若有物食之，而不知其名，云爾，闕疑之義，謹重之至也。見爾雅翼，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公八年三月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月算不入食法，見困學記聞，雖莊八年三月算不入食法，而此外三十五，固無不與推算應矣，如曆言日月交會而食，竟是今日死法，則春秋自隱至哀，凡二百四十二年，連閏約計三千月，日不知凡幾食，魯史自應一一紀之，不類他事，須列國赴告乃書也，今僅僅三十六，稀疎太甚，死法不又不足憑乎，儒者謂有道之世，日星順軌，蓋為天文錯逆，人事干之，春秋豈堯舜湯文時哉，若有物食之，故二百四十年，但三十六食

耳。他書亦有言者，語有極荒唐而終不可盡擯之者，此類是也。

常獵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兔必少，世傳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以獵者言觀之，實有此理。

無顏錄載李賀詩，蟪蛄弔月鉤，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按屈膝，窓戶上所釘之環，即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

書影

卷之七

三

因樹屋

帝有詩曰：織成盤龍，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為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為兩物，殆猶老兔寒蟾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耶，謹拈出，恐後人效之也，又升菴詞品載元人樂府，戶列八椒圖，又貝瓊未央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綬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為何物，近閱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逸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鴟吻、夔、螭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好閉，故立於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



公明妃曲云宮門金鏤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  
見梁簡文烏棲曲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  
戌銅鋪鎖阿瓏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  
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  
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予按屈戌  
自屈戌金鋪自金鋪余鄉人呼門窗鉸具有勾  
者爲繚掉無勾者爲屈戌金鋪門上銅獸面也  
宮門作獸面士庶家作花形下者但規銅爲片  
而已長吉之屈膝銅鋪如溫公所言金鏤獸面  
書影 人卷之七 註 因樹屋

旌旒一蘆蔭藉下一枚覆上則知蓆之爲蔭久  
矣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纒三尺而身與首幾相半  
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  
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言  
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  
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异之後令訪求不  
可得勅圖其形卽今壽星像也見濯纓亭記按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壽止五十有五纒下壽耳  
書影 人卷之七 註 因樹屋

也原非重複屈戌二字自是宛轉之意繚纏也  
繞也掉搖動也頸也皆與環近故以金鏤爲屈  
戌則可以屈戌爲卽銅鋪則不可此雖細事然  
正見古人爲詩無一字無來歷處後人何可妄  
議簡文帝詩是織成屏風作盤龍亦誤  
閩船皆舩舩稍大者呼曰巢蓬按巢當作舩韻  
釋云舩舟名十月水爲復舩水言落水也  
余在萊灘時聞土人呼蓆皆曰蔭恒笑之後閱  
梁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魄

不知所益有幾  
競渡始于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  
正如龍忌不關子推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  
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  
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  
定之而歸唐爲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  
羣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  
豁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自



稱曰豁達李老常書人新素牆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拘使市石灰更巧塲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之見劉貢父詩話一聯構訟題壁被笞大堪捧腹今盜句疥壁者實繁有徒請少自收歛勿遭毒棒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纒二尺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見續博物志成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雖

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卧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遶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憬然矣此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錄之余在維揚聞海陵王侍御相說廣無如為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惜未鐫行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

會更相為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考貧賤觀富貴各取一槩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右曹大家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包括最廣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所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曰形也

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形既具乃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見艸木于天惟一空空自有氣然氣每自下而升地氣既上升即天氣也此論五行生序最確

因樹屋書影 第七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八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後錄

翳桑餓夫。倒戈以衛宣子。漂絮老嫗。進食而哀。王孫賴榮。受報於親炙之人。黔敖忍死於嗟來之食。古人視飲食之重如此。

吳興鄭侯升。批言鄭谷鷓鴣詩。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既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愛矣。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

書影

卷之八

一

因樹屋

湘天澗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行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訛耳。侯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也。

西京雜記。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據此。則班史不但襲司馬矣。

古人作詩。皆寫情懷。亦無忌諱。庾信寄徐陵云。故人儻思我。及此生平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徐陵別毛永嘉云。嗟予今老病。此別空長。

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掛

隴頭枝。杜甫別鄭虔末云。應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今人作詩。惟以祝贊為事矣。詩話往往言詩。亦大可笑。

近從陳開仲。構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卷。閱之。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亦多。如賦成夜燭。纔銷寸。衙退朝曦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能似鼠多愁。

書影

卷之八

二

因樹屋

渡谷仕如鮎。鈍笑綠竿。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孤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困。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皆有林野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雪懷徑。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遙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峯深。村店即事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深村方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穀驛舍云。驛後



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遊對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金陵妓朱斗兒嘉靖間與陳魯南沂聯詩。曲中有才情者也。有送所歡一絕云。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人爭傳誦。予偶閱元詩。黃君瑞送別云。雲錦江邊送玉郎。江邊折柳柳絲長。柳絲若挽情人住。更向東風種幾行。乃竊抄者魯南輩不察也。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効鵲雙飛。不效吳箋薄。一時名士皆與之狎。京口鄒佐卿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遲。叢篁晴色歲寒知。庭留積雪看教舞。檻附青山入画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人似宴瑤池。雲鬟謾對綸巾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唐僧智永為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為謝康樂之十世孫。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殊勝金銀車。

登進士第者。

崑山周少恭震。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祖高皇帝聞而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眉壽之人。未聞有歷三朝者。亦奇事也。

書影

卷之八

四

因樹屋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處猿猱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何致。見於南嶽响嘯峯上。遂摹刻於嶽麓書院。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遠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石鼓。歐陽已疑其非真。則响嘯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鏡。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為實。董郡丞廷欽觀禹碑詩云。晨望衡嶽山。悠悠恣登陟。霞彩散崇岡。垂蘿掛蒼壁。路逢樵者。



言响嘯有奇蹟。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石累累。  
七十字。字字不可識。古異蚪斗文。怪匪斯籀筆。  
用修好奇士。今文手親譯。緬想治水功。天授非  
人力。得非宛委藏。神符今散逸。我觀五嶽圖。真  
形甚奇僻。恐是山川形。亦與五嶽匹。闕文安可  
尋。郢調詎堪釋。爲語夜郎翁。支離太無益。

明初舊制。吏部考察。但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  
條。成化間。豐城李太宰裕。爲吏部時。謂遲鈍似  
軟。偏執似酷。始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

書影

卷之八

五

因樹屋

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公善詩。所著有  
古澹集。翩翩唐響也。春夜云。夜深庭院寂無聲。  
寶鴨香銷燭影斜。倚欄闌。千眠未得滿庭明月。  
浸梨花。憶揚州云。樓臺燈火萬家明。况復通宵  
歌吹聲。二十四橋今寂寞。月光空自鎖重城。聞  
鶯云。綠草蒙茸徧四郊。桃花飛盡柳陰交。行人  
正起傷春思。猷聽黃鸝噪樹梢。五言如涼月疎  
林影。晨雞遠店聲。細雨楚山曉。輕雲隴樹春。楓  
林萬葉盡。茅屋幾家殘。沙淺溪流碧。春深野燒

青孤城明晚照。落木動涼颼。皆佳句也。

莆陽林士造。字吾宗。太守鳴盛子也。少年能詩。  
未幾發狂疾。天歿。登鳥石訪太虛上人云。老僧  
高卧處。幽絕到人稀。半榻無長物。空山獨掩扉。  
竹疎常漏日。苔古欲侵衣。相送斜陽在。清風滿  
翠微。游牛首山云。野刹半空齊。山深路屢迷。經  
聲參鳥韻。塔影印雲梯。倚策追前跡。摩崖認舊  
題。諸峰看不極。惆悵夕陽西。送人之衡陽云。依  
微草樹接汀洲。一輩臨河送遠遊。幾處啼猿湘  
水暮。一行寒雁洞庭秋。霜前古寺疎鐘急。雪後  
空山亂瀑流。明到故人因下榻。郡齋無日不淹  
留。惜其稿不傳。

書影

卷之八

六

因樹屋

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  
六首。建除迎舍利。塵尾百合梨。蘭而已。乃陳宣  
帝。悞作梁也。詩紀亦踵其悞。附於梁元帝之後。  
宜改正之。  
漢菀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米爲稗。王者欲  
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



梁吳均少年子詩云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  
雖用經語大似歇後亦詩病也

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問杜鵬問李崧曰此何  
聲也崧以杜鵬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  
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銜與  
之同榜有詩云金羈細馬出明光碧色羅衣錦  
繡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新昌胡夢說方伯云弁州史料凡請弁州作傳

書影 卷之八 七 因樹屋

志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雖蓋代勲  
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為定  
案也讀弁州書者亦不可不知

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  
氏為德人見誥命後無德人之稱

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傳於世偶讀弘治  
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艸書後載其咏柳一絕云  
濯濯烟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  
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

作也

宋末汝陽王質號雪山先生著詩經總聞二十  
卷其家積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強守汝  
陽刻之郡齋始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錄  
之祕府諸子盡賣藏書近為陳開仲購得之歸  
之于中間不甚依朱氏多得風人之趣如小星  
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不  
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即發不及治裝  
也此說猶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

書影 卷之八 八 因樹屋

作一行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花  
所以如此其心雖慈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  
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  
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者也其  
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矜已意而解之惜無  
力板行之耳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  
言詩王羲之為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  
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取



義也。五言詩孫興公爲序，柳註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內府搨本，始知今世所傳興公序與詩皆經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卽以王爲前序，孫爲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成者，真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搨耳。

詩影

卷之八

九

因樹屋

不能流傳，予欲刪爲數卷以行，勿勿東行，不暇及矣。先生詩不難於沈著而難於流動，偶得其五七律附錄數聯於後。然予實未見先生全稿也。竹空翠，噓蒼節，曠翁守澹烟，華城野火頽。荒屋殘更出驛樓，送廬山僧暮雪聞樵響，空心共虎遊。正學祠荒山無死氣，白日有寒風。期友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入雒風急灘聲逆，天低嶽色蒼。萬年寺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又行網腥朝入肆，禾氣午薰人。清河縣東南湖露

潤聞花氣沙虛透，樹光馬坡寺。僮僕迷幽寺，牛羊上古墳。清心牛睡斜陽穩，鷄鳴僻巷深。舟中開窗湖盡白，一路柳先青。圓津寺香烟流遠磬，秋色滿空山。酬荆岫好詩憐雪後，同夢記峰西。還里至蘆黃灣，旅人輕犯雨。里鼓亂搗秋，旅次聞諸弟。佩刀何地解，匹馬此身孤。不必衣濕櫻桃雨，帆拖杜若雲。哭內子鬼籙紛無序，人生耐幾秋。送友還黔經楚訊石齋消息，開緘猶故友。比屋是誰家。燕子磯極浦看人小，乖崖磯鳥飛。

詩影

卷之八

十

因樹屋

洪修寺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煙雨樓誰家，園榭青霞外。幾樹梧桐白露中，送碧滄滄沱日暮携孤劍，銅雀風高照。大旗送張子入蜀人行，古嶂楓千點，月照平沙。鴈一聲，西山碑間三日，沉吟處絃外孤鴻獨送時。九日高臺寺危邊白，鴈偏來蚤古寺黃花復對誰。華嶽泉音酒醒偏，隨枕嶽色秋深不礙牆。送郭監軍春深馬散桃花外，成老人歸燧火中。金谷園舊地花光古隰，沉樓閣溪色斜陽照板橋。木末亭袖裏怪風藏



石子墻邊破寺出桃花臘月客子欲渡水初急

鄉書不來鴈又征終南山好山當牖日初上芳

草滿園人未歸馬祖姑疎燈獨夜聞孤鴈明月

空山泣子規京南遠望薊門古戍三邊接碣石

孤雲萬里來登法藏寺塔懷鄉僧院開花非昨

日雲山轉眼即前朝愛妾換馬舊夢不隨絲絡

斷騎嘶莫過鏡樓西野寺衆壑爭迎雲屐響一

牀默坐雨燈深送綱存江波萬里孤舟駐柳葉

千峰暮雨收樂城野橋流水浸官道古戍開雲

書影 卷之八 二 因樹屋

隱驛樓憶西湖一夜紫橋聞鶴羽十年紅葉想

漁舟登龍山縈帶河聲皆北轉微茫嶽氣自東

來亂後紅柿月明焚屋後白頭人出戰場中贈

履台煙塵萬里丹峰阻江海何人白髮歸

洞庭葛震甫有題村廟云古木陰中冷廟荒鄰

雞飛過矮茅墻銖衣半濕桃花雨蠟蛸絲絲網

夕陽文姬歸漢云馱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姬

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粲獨傳哀怨拍霜笳客

中立春云四日新年一日春新春還是舊年人

山中有屋何曾住逢著梅花便結隣山帶樓云

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携春風醉我

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闕藩幕宅艱奔

歸水次問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

行腸結淚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震甫詩

多奇警此其一班云

詩云詎日子聖誰知烏之雌雄註云相似而難

辨也然烏其翼左掩右者為雄右掩左者為雌

一說焚其毛置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龜千年游於蓮葉之上庾信詩云靈蔡上芙蓉

鳳非竹實不食庾云祥鸞栖竹實以蔡代龜以

鸞代鳳此皆六朝換字之法也薛道衡襲之云

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竟用本色字殊勝

楊升菴夫人黃氏能詩世傳鴈飛應不到衡陽

一律最佳而他作少見然絕句尤妙有寄升菴

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

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升菴初娶王氏封

安人早卒黃乃繼娶也有樂府數卷梓於金陵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其在泛常，可情怨而理遣。若天性之適遭其窮，與之校不可置之度外。不可道惟有自盡而已。古大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無怨無懟，委命畢誠，以斬感通，其究克諧。底豫格神人而為天下後世法。舜之親若弟，舜成之舜之古今稱大舜，又舜之不幸成之也。君子觀于舜而知道境之成人，故曰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小拂逆是小遭際，大拂逆是大遭際。以之怨尤固非，卽泛泛以為前緣。

書影

卷之八

主

因樹屋

若可何如亦錯過而可惜矣。

儒者言無鬼神，大要慮人誦讀耳。慮誦讀則可謂無鬼神，則不可。從來聖賢兢業戒懼，寔是見得鬼神靈爽烜赫，其日福善禍淫，臨汝降降，精氣遊魂，體物不遺，俱真實語。此于聖心學，第一吃緊。舍此卽無聖學，非明知其無，姑為是攝心法，且誑世也。夫禴祠蒸嘗，精有必通，鬼神無則祖先亦無。儒者不廢家祭，何以言無鬼神也。人目不見風，不曰無風，不見性，不曰無性，不見祖

先不曰無祖先，則雖不見鬼神，其有鬼神必矣。或曰：聖賢無所為而為善，何畏乎鬼神？是殆不然。恒人之視聖賢也太高，聖賢自視固是恒人。若自謂已聖已賢而不畏，妄亦甚矣。畏則念真實，念真實而後裏如表，終如始，屋漏如大庭，無所為而為善，孰加于此。人誠鬼神之不畏，復何所畏也。彼其所謂誦讀者，非必禴祀蒸嘗，其祈禳禱賽之謂耶。臣子當君父迫切時，匍匐呼籲，無所不至，祈禳禱賽，雖知無益，計且為之。此獵較可從之俗，何為誦讀。卽云誦讀祇人之愚，鬼神何尤不可因死噎者，謂無穀，因死溺者，謂無舟也。今慮誦讀而蔑鬼神，廢出王游行之昭鑒，而卽聾昧，使君子聞之墮行于幽，小人聞之濟惡于顯，世儒之論，毋乃為無忌憚者地，而張之焰乎。

書影

卷之八

主

因樹屋

禮稱曾祖之父為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歷



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為高祖

書歸格于藝祖註以藝祖為文祖不詳其義人

知宋人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

其太祖為藝祖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其

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金世宗大定二

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

江神之效靈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

稱相王晉簡文帝稱相王武自洪武中華去丞

帝在魏時亦稱相王

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全

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

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

達三百年來只二位相公耳○魏王祭從軍行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

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

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亦有可

但稱一字者與○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

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

書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其關中詩云紛紜

齊萬亦孔之醜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為齊

萬者邪○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

來華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為翦截名字之祖

○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為變體杞殖

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為殖華賈誼新書使

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漢斥彰長碑云

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柴高柴穎穎考叔也卻

書影卷之八

正釋譏福彛叔之高懋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彛

叔在西山語亦類此○又有竝稱兩人而一爵

一姓如史記絳灌絳灌侯周勃灌穎陰侯灌嬰

也蓋高帝時功臣周姓者不一人故特稱爵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

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

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

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云朕皇



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子云仲尼祖述堯舜是也顏氏家訓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書影

卷之八

七

因樹屋

古人有名父名君名祖金滕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對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郢陵之戰樂鉞曰書退名父也樂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歷名祖若父也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爽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

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以見世風之變矣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陸務觀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後世不惟諱其名而并諱其字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又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云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書影

卷之八

六

因樹屋

古人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廙之黨潘廙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中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舉其父以別之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卜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名以同事而晦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為弦高之



友而左氏傳不載又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竝稱是宋意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註云堅政之副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書影

卷之八

七

因樹屋

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者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豎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囚必箕子之

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張湯傳長安富賈田甲韓安國傳獄卒田甲疑亦同此○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為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後人假設之辭以此為祖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為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日子何辭苦成叔之邑



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屈宜咎曰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竝是生時不合稱諡乃後人追爲之辭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今文君寤而追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芻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

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其時未有梁國語句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史記扁鵲傳號太子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無此君越絕書晉鄭王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晉鄭未嘗稱王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彛吾平仲去管子百餘年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



主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山陰姜武孫

承烈

分野辯云古今人屢辨而終

不可辨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為分星在地為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夏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直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攷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乃在西元枵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魯不屬兗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為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即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伴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



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爲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鑄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既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爲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昴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鄭。鄭夾滌。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

書影

卷之八

五

因樹屋

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爲勝矣。然中國所占。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苻堅危。熒惑守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奈何。曰。辨之而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蓋無事不當警。無處不當警者也。必曰某事徵某。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列國。固有分野之說。今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攷分野之同異爲哉。○分野之辨。紛紛聚訟。得武孫此論而定。喜其議與予相合。因備錄之。武孫別有雅頌。辨春王正月。辨河圖洛書異同。辨予另刻之。賴古堂文選中。

書影

卷之八

五

因樹屋

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書最多。予既合刻其目矣。此外則陳心叔先生。士元。楚之應城人所



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廿卷  
 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鈞解四卷易象彙解廿卷  
 五經異文十一卷姓滙四卷姓觴十卷名疑四  
 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恒談十  
 五卷楚故略廿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  
 荒史六卷世曆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  
 卷喬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板帙浩繁未易流  
 傳予舊藏六七種今只存一二矣後托家吳昉  
 大令覓其全本亦不可得相傳先生覽揆之前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  
 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小字之曰孟卿後  
 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  
 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型爵皆墮地  
 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  
 述甚富孝感夏振叔云心叔子楷字吉藪亦博  
 學著有編口新書十二卷

譙樓回角之曲有三弄為曹子建作其初弄曰  
 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

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  
 今角聲之鳴鳴者皆難字之變聲耳夏振叔言  
 崇禎己卯其鄉省試有延乩問題者乩書一絕  
 末二句云今年試目非容易請聽譙樓第二聲  
 問者不解至就試題乃為臣不易始歎其隱妙  
 夏振叔言其鄉數年前瘡大作或教於古錢中  
 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初不知此說倡  
 自何人一時喧傳寶為符錄一文須時錢一緡  
 按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瘡者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或亦仰藉瞿曇之靈歟○黃俞邨云金陵人傳  
 此錢難產者持之即下亦不知何故

升菴外集載孫器之評詩一則而稱定陶孫器  
 之夏振叔云按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器之其字  
 也楊誤以敖陶為地而改敖為定以合郡邑之  
 名與誤認劉德升為劉景升索勿安為管勿安  
 者同一可笑因記程史一條乃器之事附錄于  
 此趙忠定既以人言投荒善類多力爭被逐而  
 韓侂胄之權遂張公議譁然詢書日懸闕下雖



加疏捕莫得其名太學生敖器之亦有詩末云  
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蓋侂胄乃  
韓忠獻琦曾孫也一時都下競爲傳寫侂胄雖  
知出器之手亦不之罪器之後登進士○按器  
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與去器之恐易服迹  
去變姓名侂胄逐始成進士此云侂胄不之罪  
未之考也器之閩人

夏振叔言幼隨其先大夫官汴苦竭問之汴人  
云不拘春夏但聞雷第一聲卽默援衣帶作結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或遭螫便舉結摩之卽試之良驗○方邵村  
侍御云小解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  
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衛夫人見王右軍年十二書流涕曰此子必蔽  
我名按右軍初學衛書將謂不及北游見李斯  
曹嘉等書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  
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  
碑歎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古人成一  
藝亦必脚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無限古人手

衛夫人名楷  
字茂將身以信  
守李延之書

跡乃始成名今日執筆便欲凌跨古人豈不自  
媿○元微之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亦本右軍  
于寶撰搜神記時人曰卿可謂鬼之董狐魏使  
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  
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  
黃長睿評書號書之董狐近黃山潘景升好品  
題諸姬自爲撰記文辭艷麗時人謂景升是姬  
之董狐

俗傳楊玉環是白鵲之精故指爪純赤此語亦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有所本云出之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按新  
都黃潭讀書一得云嘉靖辛卯始與令張鑑刻  
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予讀之有疑焉考綱目唐  
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鏡自  
照見形以人自照見吉凶兩語者其書之序意  
也述前世典廢之源者其書意也茲錄也序無  
兩語而述前世典廢之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  
不似公口中語僞無疑矣三章內云安祿山野  
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鬪鳥之精脇生兩羽



楊貴妃白鵬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為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為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為荊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是太真為壽王妃十年始為元宗貴妃公為相日見太真為壽王妃未見為元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鵬之精云云也其偽無疑矣然錄固言之矣公就中書焚稿則是錄之焚久矣世烏得而傳之哉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固未常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情王羨陂好為詞曲客謂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當留心經世文章羨陂應聲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耶一時戲語頗見兩公機鋒  
甬東薛千仞綱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

才之少又云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語皆有意味楊用修先生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時人顏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為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為一書顏曰翼楊書已成尚未之鐫耳薛千仞云用修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辯駁得其一誤如得一盜賊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書影

卷之八

三

因樹屋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匝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予同書中未載此事



當為補入。○海鹽姚叔祥士麟云後主以故國

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

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

卿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嘉興宗給諫弘暹宦江右時方籍分宜相宗與

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

出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

曰方書中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

盛沈使瘡瘡不嚴為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

猶無用遂奪而投之火監者此語大快人意

然猶憾此獠得全骸骨以終

全壇王伯弼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

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

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

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

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

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

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

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

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

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

煩名捕噴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

上擗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

馬肚結縛裙鞞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

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

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

及賊騎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

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

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

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

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

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

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

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

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

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



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發口授于予予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此婦要是隱娘紅線之流伯發善述伯祥此記亦奕奕動人所謂潘君之筆樂君之舌也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予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句讀授予○叔祥二十窮苦猶不識丁晚乃卓然自立為當代名碩人不可不自立如是人不可以年自廢如是

書影

卷之八

書

因樹屋

叔祥著述甚多予僅見三數種

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迹而推原其理如醫家見前醫投藥不効而推其用藥之悞雖不可謂洞見肺腑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其理可也

釋氏止因聖人之言平易正直習之生厭故更將其理翻新換異橫見側出以使人鼓舞不倦耳論者至以釋氏之旨大悖於聖人而尊之者又以為大過於聖人豈不俱失哉然其所以為

害亦即由此譬之優人演劇不過因其晏樂引之忠孝而已而其後遂不能不沉湎於酒食汗漫於邪淫意欲大有功於聖人而流弊乃更甚焉亦由其深穩終不及聖人也

御人御字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濟之以權略至後世狡獪之流俱竊之以行其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耳安有受其羈勒者哉

書影

卷之八

書

因樹屋

為不善也後世苟且之法無所不用取之盡錙銖矣而田賦之加未見其少道亦拙於取末利矣何也彼不能用末利以紓其本富也

高康生阜曰天下之謬莫謬於今相者之說相者之說曰某相優當得富貴也某相劣當得貧賤也其人雖庸且愚焉苟可以富且貴則以為人之所不若也其人雖賢且才焉苟僅止於貧且賤則以為有所甚歉於人也推是說也使顏氏與端木弁衡則必以端木優於顏氏矣伯彛



與盜跖同觀則必以伯彘劣於盜跖矣幸而獲  
驗已不免重榮利而輕道德而况搖摹於勢分  
之間臆度於服馬之細不中者比比也徒使人  
不知所自立而因以喪其所守而已嗚呼孔子  
之道不著世將何所取衷哉

高康生日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不特君子自有  
消長小人自有消長也小人化為君子君子長  
而小人消矣君子化為小人君子消而小人長  
矣君子小人實互相消長也且君子小人亘古

書影

卷之八

美

因樹屋

來兩兩對立必是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類如使  
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地間有陽而無陰  
可也而獨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一氣  
運行其運行不及處即陰也然即運行不及處  
亦復有道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借此運行  
不及處相為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身之氣血  
人之男女品之君子小人皆於此類應焉惟處  
之各得其當使君子常足以御小人而小人無  
以乘君子則小人之為助於君子豈可少哉至

於處之不當而始有小人之禍焉則其責當在  
誰乎曰在君子此又君子之為統乎小人而陽  
大陰小之義也

書影

卷之八

美

因樹屋

因樹屋書影 第八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九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建  
在都 錄

偶覽張無垢橫浦集云其家舊畜犀帶一銖文  
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  
久故感其形於角也無垢正人君子以道學稱  
決非妄言然此帶亦太奇也以此推之古有辟  
寒犀辟塵犀駭雞犀辟暑犀夜明犀當皆有之  
曾參字子輿元吾衍精于字學謂當讀參乘之  
參不當作梳簪切方與名字相涉

書影

卷之九

十

因樹屋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葉葉上題  
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鄒臣虎  
刻作圖章每于書畫中用之

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  
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  
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還見公曰  
江南見故舊乎日丹陽見石曼卿者三喪不歸  
二女未適以麥金與之猶未敷公日何不連麥

舟與之日已與之矣公日善按文正公年譜仁  
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時公年  
三十九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時年四  
十七而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又  
按石曼卿真宗朝推恩三舉進士年甚少父諱  
補之官至太常博士未必貧至如此况曼卿只  
少文正二歲與文正同立朝累遷大理寺丞計  
忠宣九歲時曼卿亦拜官久矣正史俱不載予  
以為必無是事也曼卿卒文正有文祭之見集  
中又丹陽去縣七里有橋嘉靖間縣令來某更  
名麥舟橋姜宗伯為記亦未考其寔也陳眉公  
云歐陽文忠為文正作墓志為曼卿作墓表皆  
不載麥舟一事蓋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  
是事所以不載耳又按吳志載全琮父使琮賚  
米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回父大怒  
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  
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父便以此奇之此事  
在麥舟之先今人但傳范事

書影

卷之九

十

因樹屋

15:55 9 21



元人施鈞咏淚云。懶隨空勞補舊痕。離筵歌罷  
忽沾巾。半江湘竹斑斑雨。三月梨花點點春。字  
濕錦機啼。成婦珠明綃室泣。鮫人琵琶滴到情  
深處。洗盡青衫幾掬塵。林方懋和云。傾天東注  
欲成河。千載湘筠怨未磨。易水寒風人去遠。西  
州斜日客重過。痕添玉筍消紅頰。濕透羅襦掩  
翠蛾。最是潯陽醉司馬。琵琶聽後恨偏多。予在  
請室云。有目憐雙脊。枯棹出已枯。多惟堪盥面。  
貴不肯成珠。冷澗堦前雨。悲翻夜半烏。三年麻  
服血。得到故園無。而徐隱君。煥楚雨滴分。和氏  
璞。漢風吹上李陵衣。句尤傑。出惜不記其全。  
吳門沈從先。貧而工詩。嘗作寒食云。青青草色  
上河橋。雨後推窓見柳條。厨下從來烟火少。不  
知寒食是今朝。人爭傳誦。然唐人伍唐珪有寒  
食獻郡守一絕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荒  
一釣船。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厨裏久無烟。古  
人已先道之矣。唐孟雲卿云。二月江南花滿枝。  
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烟火。不獨明朝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爲子推。又先于唐珪矣。

宋潛溪學士。以孫慎得罪。遷于蜀。卒于夔。遂寓  
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  
也。享年七十有二。永樂十一年。蜀獻王思其賢。  
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祠祀。成化  
十一年。巡撫孫仁。巡按俞振。同藩臬諸公拜奠  
墓下。謂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謀遷之。啓于  
蜀王。有承奉宋璟壽藏。并田園居室。皆遵王命  
而與之。旣啓墳。其棺散漫且朽。幸遺骸尚在。乃  
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寺  
爲先生祠。彭華爲遷葬記。此闕。亦未可及。  
西京雜記。載卓文君爲相如作誄。梁劉孝威詩。  
君平子雲。聞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余按史記。  
相如傳。天子訪相如遺書。其妻對曰。長卿固未  
嘗有書也。相如似是無子。故妻爲之對耳。以此  
証之。相如君平子雲。皆弗嗣矣。子雲姓楊。後世  
無有楊姓之人。亦是一証。楊用修云。宋楊補之  
子雲之後。字從才。不從木。與劉孝威詩異矣。

書影

卷之九

四

因樹屋



揚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  
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恭而作也。  
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  
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鑿鑿有據。是何  
世人忍于污蔑賢者如此。李本寧在川西。以此  
段刻之墨池上。乃與同時意見不合。後竟入彈  
章。不但賢者被誣。卽代辯誣之人亦被禍矣。冤  
哉。

偶閱眉山張元羽文集。有四異人傳。一曰猛蟲

書影

卷之九

五

四樹屋

子。萬曆初。行乞成都青羊宮。見人畜之屬。皆謂  
之猛蟲子。亦不知何許人。逢人但索餅子及酒  
飲之。有屠人以生牛肉一片奉道人。齧之盡。又  
有以桐油一碗立飲。不留餘滴。生漆亦然。巴豆  
野葛砒霜亦舉。嚼之不能傷。三年臥石上不食  
米飯。冬夏一衲。絕無蟣虱。暴烈日中無汗。有諸  
生晦日訪之。至夜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晝。衆  
異之。次日再訪。長睡於地。徐而攬衣行乞于市。  
遇方伯馮公。成能出巡。郫縣呵叱不爲動。馮異

之。下車而揖。乃抱其頭爲耳語。馮嘆噴登車。促  
執事還司。次日馮死矣。二司物色道人已絕跡。  
不知所之。○猛蟲子去後五六年。有道人蓬頭  
赤足。峩眉山頂。三年坐雪中無恙也。僧進食日  
數次。皆食之。或雨雪十數日不食。亦無饑狀。嘉  
州士人某爲督學所斥。值道人下山。坐竹筏至  
漢嘉。慕而拜之。求與俱去。道人弗答。懇之再三。  
道人厲聲曰：爾鬼眼非學道之器。元羽與此生  
舊知。不知鬼眼何狀。一日生過眉山相訪。密察

書影

卷之九

六

四樹屋

其眼。右果無瞳。寔碧色。較左眼差小。道人不識  
其鄉貫姓名。稱雪山道人。○李青霞眉州人。襁  
褓失明。三四歲遇飢荒。父母棄之大江。覺有物  
載之而去。爲漁者所得。至十載爲人傭磨。有瞽  
史倚琵琶說往事。攜之去。雅善其藝。至綿州。在  
高翰林處說書。有道士與高論還丹。青霞碎琵琶  
隨道士去。凡十載還綿。高尚在。扣之若有所  
悟。戲捻腋間垢膩爲丸。投水中。變魚盈尺。治羹  
充坐客。鮮美殊勝。又爲人道未來多奇中。嘉靖



已亥還眉。往豆團。居數載。無疾而化。葬之山麓。十餘年後。世宗皇帝親見李青霞白衲頭。兩人自言籍貫。一稱眉州。一稱陝西。所司張榜文。踪跡兩人不得。又數年。江西尹別駕蒞眉。就廟社宿壇。問道士曰。爾非曾天成乎。道士駭然曰。小道名何由先知。別駕曰。吾來時。有李青霞者。居吾郡中。謂予眉州乃吾鄉也。城隍廟道士曾天成待我爲徒。我知尚無恙。爲我致意。始知青霞不死。而豆團之墓。乃尸解也。世宗所見。亦神也。

書影

卷之九

七

因樹屋

非形也。初青霞寓眉州雙皇寺。元羽爲童子時。見余翰林送蒜二百顆。酒一巨尊。青霞食之立盡。了無辛辣意。摩元羽頂曰。是兒他日貫穿百家。位不稱才。探懷中李二顆餉之。時李花方苞。何處得此。若捻垢爲魚之類耳。○劉大瓢眉州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手持大藤瓢。容酒一斛。注滿而後飲。移時有人再進。又能再舉。如此而三。無復醉態。問其鄉貫。曰。我姓劉氏。眉山人。隆慶末。有劉經歷某。參南刑部都吏。見大司寇延

大瓢甚肅。經歷往見之。猶未言。卽云。子非劉某乎。爾家在眉。有劉某者。爾知之乎。經歷曰。吾曾祖也。曰。是人與我相知。蓋曾大父行也。經歷曰。仙師居何處。曰。我居東館鄉。正德時離家。今六十餘年矣。經歷自思。正德鄆藍之變。東館有劉烈者。起兵應之。蕩定之後。烈跳而去。不知所之。因屏人密問。大瓢垂首曰。往事勿言。真其人也。是當百歲外矣。○又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

書影

卷之九

八

因樹屋

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鴉娼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子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



齷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怒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齶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殺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拌盃盞。益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水。

書影

卷之九

九

因樹屋

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墜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敲北窓以首枕窓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剝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

書影

卷之九

十

因樹屋



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  
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自  
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  
鳥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  
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  
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  
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  
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此及  
頑童。日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  
書影

書影

卷之九

二

因樹屋

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莫雁紫簫  
吹月夜。乘鸞靈樁枝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  
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金陵白  
正蒙送周狀元延儒云。才子承恩出建章。風流  
千載一周郎。人間玉杵偕仙配。天上金蓮簇艷  
妝。絳蠟影搖宮錦色。繡幃春擁御爐香。卽今已  
在蓬瀛境。不用吹簫下鳳皇。近華亭陳繼儒送  
吳榜眼倬業云。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  
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北面  
謝恩才合卷。東方待曉漸催妝。詞臣何以酬明  
主。願進關雎窈窕章。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  
及第歸娶者不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  
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  
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七。皆子假歸娶。  
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酒不及石尤風。武帝儼然樂府司空，便是絕句矣。

海水日再至，朝為潮，夕為汐。潮臨午，汐臨子，此一日之候也。一月之候，則朔望盛，一年之候，則仲春仲秋盛，春夏盛朝，秋冬盛夕，春尤盛于朔，秋尤盛于望，此其常也。徐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二說精而未備。愚聞之人曰：五行之性，土剛而水柔，剛靜而柔動，土若鼻，水若涕，水于

書影 卷之九 十四 因樹屋

海升降，猶涕于鼻出入，非氣機之推盪，固不能升降而出入也。氣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遞相禪代，進退無時，其已進退，則向衰，其方進退，則向盛。盛莫盛于氣之交，子午為一日氣之交，朔望為一月氣之交，仲春仲秋為一歲氣之交。氣盛而潮汐盛，固其所也。愚又以為氣之陰陽，交于子午，天之日月，位乎卯酉，水陰類，從月不從日，月于朔出卯，于望出酉，潮汐之至，俱隨月而以卯酉為推移。蓋潮汐正臨子午，惟朔

望之日為然。自朔後晝潮迭差，以復于晝，夜潮迭差，以復于夜。至次月朔，則日月復會卯，而潮汐之至，仍與子午合矣。此卯酉推移之說也。若一月朔望之盛，則月出卯酉，一年仲春仲秋之盛，則月建卯酉。論潮汐者，舍子午而論卯酉，乃為得之。至若朔望之盛，吳浙閩廣，不無日數前後之差，將潮皆東起，地勢有遠近，氣至之有先後歟。○又以日月行度言之，每月初一日月同宮，卯時齊出，是謂合朔。日每行不及天一度，月

書影 卷之九 十四 因樹屋

每行不及天二十九度半，此一日行度之差也。故太陽每辰必出卯，月自初三初四則出辰矣。月出卯，則潮恰臨午，汐恰臨子。月出辰後卯一時，則潮汐之至，亦後子午各一時。是以晝潮之至，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潮午則汐子，潮未則汐丑。準此推移，而畧刻可定也。此理徐明叔高麗錄頗論之，予為暢其旨。至云地乘水自時，氣升則地浮，水溢，氣降則地沉，水縮



信如此言。浮與俱浮。沉與俱沉。如水高舟高。水下舟下。無水溢舟上。復縮舟下之理。雖有其說。未足據云。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溱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冗複可知已。

書影 八卷之九 五 因樹屋

天地自然之文。如日月星龍圖龜書。至奇至神。至變。要其體象。不過黑白點耳。故日明月暗。分黑白。星辰之可見與不可見者。黑白正半。圖書則陽白而陰黑。黑白之謂象。象之中有圓有缺。有多有寡。之謂數。並行迭運。以成古今。生人物。升降吉凶。不期然而自無不然之謂理。理即寓象數中。非二也。庖羲氏作以奇偶代黑白。不立文字。不假語言。天地之理。已無遺蘊。輓世分理。

數而二之。謂理精而象數粗。遂舍象數而談理。譬之字。然點畫為象。繁簡為數。而義寓其中。人不識字。能談字義否也。

天下之至頑者。莫如石。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石鼓以魚鳴。石燕以醋遊。則具生之理。龍火焚山。鶴糞枯砌。則具尅之理。碑覆蘆而駁。玉得酥而軟。則具制之理。龜尿漬墨。金鹽煮壁。則具化之理。天下之至虛者。莫如聲。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蝦蟇聒蚪。蚌出。若者生于聲。謝豹呼土蟲裂。若者尅于聲。伯勞啼。蚯蚓結。若者制于聲。螭螭祝。螟蛉肖。若者化于聲。石不得于受。復何碍。聲不遺于施。復何遺。龍以之入針。仙人以之入石。靈巫以之祝。由而和陰陽。佛祖以之呪。梵而資解脫。皆理之必然者。

書影 八卷之九 五 因樹屋

天下之不可推者。皆理也。以可推者推之。故觀畫灰之缺。葦斬草之斷。虹而知風雷之必可召。觀燒雄黃。致水蟲。磨鐵致螻蛄。而知禽蟲之必可役。觀莽之爛。銅皂角之腐。鐵而知必有黃白。



之術。觀灰之生蠅。覓之生鼈。而知必有飛騰之藥。觀磨聲之贖雞卵。索絢之絞鴉。而知必有厭勝之法。即君子所不務。然不可謂無其理也。論衡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囚形。鑿地為陷。以蘆為柳。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木囚動。出。雍丘徐伯子言獄中囚失。倒印捕文。必可得。客言無骸屍。亦有檢驗法。問官誠心默禱。布熟灰地上。以黃豆排作無骸骨者形。如屍格。有傷之處。豆自于熟灰中爆起。無則已。又官獲妖人。及能寄杖者。官不能刑。取印印其背。及持印向之。或浴以狗豕血。則妖術不得行。此其理可知。不可知。然世自有之。不可以常理論者也。

書影

卷之九

七

因樹屋

封丹砂于釜。爨之三日三夜。則化為水銀。其不化而浮者為輕粉。水銀升之為朱。故朱可還為水銀。懸鉛酒甕。閉之四十九日。則化為胡粉。其化而未瑩者。煨以為黃丹。故胡粉亦可還為鉛。淬鐵以粘礬。則變而為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

為鐵。卷赤銅以甘石。則易而為黃。置銅鐵水銀中。雖重亦浮。置水銀瓦楞中。雖疎不漏。裹金沙以烏紙。揮巨錘。錘之。金已箔而紙不損。即一金而變態。不可勝原。夫是之謂物理。

博物志言。鼎油爨之極沸。沸忽止。則油冷。入手探之不傷。此陽極生陰。水極化火之理。人或爨水極沸。甫息。爨即以手承釜而行。釜中沸如故。觀者駭。承釜者色不變。人試效之。則釜底正溫耳。蓋火性炎上。爨息則金水返其寒性。釜中雖沸。釜底已溫。故可承以行。然五行之性。金不受火。土則受火。故惟冶器可承。設易陶器。則有灼手之患。術有因理以售欺者。此類是也。

書影

卷之九

八

因樹屋

古人所載如戎鹽累卵。獺膽分卮。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之類。今或未能盡識。嘗見人淬鹽筋端。豎筋而加卵其上。卵着鹽遂不墮。乃知卵鹽相着之理。歸田錄言。家有碧玉壘。製甚精。有老內臣見而識之。曰。此玉名翡翠。禁中曾有之。暇日取金環磨壘腹。金霏霏落如屑。乃知翡翠粉金



之說此等不常有。故不能識耳。至若以簪蘸獮  
膽。畫杯水水中斷。末犀角者。鋸犀成薄片。裹以  
極薄紙。納懷中。近肉處。氣薰透。急擣卽如粉。此  
則人所共知者。他所載或識或不識。類如此。  
取松脂者。以桐子油灌其首。則脂暴出。多者一  
本十數斤。欲乾木液者亦然。取皂角者。患刺。篋  
纏其幹。令緊。則角落。橄欖樹高數仞。成熟時。納  
少鹽根中。則實墮如雨。長柄壺。煮以草麻子。則  
柄可縮結。花卉枝莖。堅屈之。易折。納巴菽幹中。

書影

卷之九

九

因樹屋

死灌以狗膽。則復活。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  
十二經脈。十五絡脈。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  
男骨白。女骨黑。男頂骨八。女頂骨六。男肋左右  
骨各六。女各七。男綴脊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  
六竅。男督脈行背。女任脈行腹。男氣鍾外腎。女  
氣鍾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  
衰。而天癸絕。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

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形首爲陽。圓而奇。足爲陰。方而偶。腰以上陽。  
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前。柔者  
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脛之折。  
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健行。健行者。乾之陽。地道  
上行。故首豎髮。豎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  
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而亢。陰  
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妙合陰陽。是謂冲氣。  
人受氣于天。天氣通于鼻。故胎中先生鼻。鼻生  
之後。男生目。女生舌。所以然者。男陽而女陰。陽  
根于子。子應膽。膽竅通于目。是以鼻後卽生目。  
目應膽。而外見者。陽外也。陰根于午。午應心。心  
竅通于舌。是以鼻後卽生舌。舌應午。而中藏者。  
陰內也。凡男之坐胎面內。生則覆。以坐午而向  
子。下濟同于天。女之坐胎面外。生則仰。以坐子  
而向午。上行同于地。及其死也。試之以水。男必  
覆。女必仰。朽顛腐骸。莫或爲之。而自無不然。  
六安州生員朱鵬死。無子。其妻有遺腹。過期不

書影

卷之九

十

因樹屋



產鵬弟以爲詐訟之州州將逮婦鞠真偽鵬母  
 上言婦實孕當待其自生州大夫以爲然命待  
 之久之復不生治以蠱不消終夫服又閱年前  
 後共歷五十六月同姑視穰產子于田中當時  
 里閭駭異謂必昌朱氏名之曰應昌而州博士  
 傳其事附州志今昌年四十迄無就爲齊民○  
 豫章朱鬱儀宗侯博學無不窺生嘉靖庚戌之  
 仲冬今齒已望七先是母太君余以庚戌季春  
 舉一女既育之甫出月孕宗侯孕復着床褥却  
 書影 卷之九 三 烟樹屋

七箸不御體厄甚腹薄而瑩視之胎可見恒綿  
 啜恒不死宗侯產即起飲食如故當世以男子  
 處胎踰期爲吉又言踰期則氣足而壽皆非也  
 明朝宋學士濂文祿榮壽可謂兼之其處母胎  
 二十四月堯禹十四月謂之偶然亦可况其他  
 乎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  
 日偕卧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扶戶而入烟撲  
 鼻如硫黃就床視之衾半焦火燉之有孔二體

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  
 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  
 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  
 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  
 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床第廬舍  
 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  
 火止焚金鐵耳 陳公諱于階  
 人之賦形有羊白有兔缺有六指非適然而有  
 由星氣胎感致之星家金羊兔宿次未豕宅偏  
 書影 卷之九 三 烟樹屋

得其氣則人羊白日兔房宿次卯豕宅偏得其  
 氣則人兔缺豕宅坎龍癸坐則人六指是謂星  
 氣孕婦見兔子缺唇見麋子四目是謂胎感或  
 問四目之故曰麋即鹿目下有竅謂之夜目合  
 晝視目爲四孕婦感則肖之今世多缺唇而無  
 四目考之上古惟蒼頡四目此如禹耳參漏謂  
 之重明文王四乳謂之至仁乃神聖異表非胎  
 感之說也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



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整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其袖爲觀美，領不紉，頤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馳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事然箕行有考終之文，則免于床第，不可謂非儒者之願也。吾邑象山陸夫子，守荆門，日年纔五十餘，先期命僕歸，取先人所服帶帶至，微疾接見僚屬，談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灑掃焚香，沐浴繫帶端坐而逝。近盱江明德羅先生，疾革將化，諸孫已畢奠，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之，談論酬對不倦，明日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能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每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着，心常寂靜。

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明德先生諱汝芳，承元諱鴻錫。

中陰一曰中，有以人前身已死，後身未生，當前後生死之中，故曰中。佛論七趣中陰，凡十七種。若人中死，還生人中者，四大解散，見光明相，卽見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于父生礙于母生愛，若女子生于母生礙于父生愛，始解散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有愛礙時，中陰復滅，生陰次起，如是入胎，次第圓滿而生，首楞嚴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日汝身先因父母想生，汝身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中陰之謂也。然亦有男女墮地後，中陰始附者，復有前身能持之不死，後身不能卽生者，間有後身已生，前身未死，中陰尚屬現在者，譬之胎孕，必假交媾，而內典所載舐精摩腹，聞聲嗅香，持衣飲水，種種俱成胎孕，理固不可拘耳。

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釋典與攝論言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于心一處同時。



捨雜寶藏經又言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總謂人當捨生趣生時惡業熟則冷從上下至臍腹死為餓鬼至膝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熟則冷從下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于人死時每持此說更參驗其平生往往符合渠言死後獨煖處即靈氣之所歸如上下皆冷而心獨煖是升至于心者也上下皆冷而腹獨煖是降至于臍者也二種多有餘準此

書影

卷之九

註

因樹屋

推之吳太史客卿言人死屍冷再有發熱處乃的亦一說也太史諱應賓

道士邢中山年百歲未知何許人吾邑白厓王公與之遊偶言有友生公家欲一見後見公佗所生兒拊之謂公曰此即友人某登甲第為顯官以餌金丹發毒死毒必數生而後盡毒盡而後丹之夏明始煖發今尚非公家兒也見數歲後發熱膚裂死中山初舉其姓名鄉里今忘之白厓公諱紹元任叅知

微鑿汪氏子言其郡人以賈敗老貧止一兒所善友以逋負必欲質其兒此人不得已以兒償快快病且死命製棺者穴其前謂之曰某甲與吾善而以糞土之財奴吾兒死當為蛇螫其項無妨吾出也先是質兒者攜兒客他所聞此人病攜兒共來視投涕曰向非敢質公兒知公多道負恐見或為勢家有故為公育之今同兒來計後事曷強起言所欲當得為公計只固公兒也此人初不應聞之蹶然曰有是哉起而抱持

書影

卷之九

註

因樹屋

泣喀喀嘔一物已類蛇病尋愈此質兒者詭不義以行義厚矣心固不易知然怨毒之于人亦略可賂也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令歷陽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蔣濟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蕲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



虛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  
本紀江西乞活郭澈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  
時分北譙顧榮傳使江西諸軍函首送維則兼  
置陳留郡指今江北淮南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  
廬陵爲江西不得其解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  
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  
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  
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  
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

書影 卷之九 因樹屋

曰大江以西可發一笑  
嘗疑冬日嚴寒水皆枯落何以反謂之旺蓋浩  
淼者形而清冷者其神也惟陰氣凝結水之元  
始一遇春陽蒸噓成液便爲水之濁質矣  
江漢石使君座上詢予前代用銀之始予按唐  
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  
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  
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  
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

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  
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  
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  
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  
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  
制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  
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  
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  
又云更造典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  
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  
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  
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  
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  
皆用錢也

書影 卷之九 因樹屋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  
證今考之又得數事左傳隱七年歌如忘服虔



日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呂氏春秋，靜郭君，泣而曰不可。荀子，蹇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諸發日，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非故如何也。論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張後漢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余鄉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註而讀為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註如讀為若。張騫鑿空言事無本始，鑿空為之也。師古謂通其孔穴，非是。進熟美言，如果之成熟也。鑿空與進熟二字可作對。

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僅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異哉。非忠介不生此女。

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凜凜，潔踰冰玉，中歲其子竟石，別駕天喪，門戶危栗，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當坐艸命，帷蔽產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議遂息。常見遺腹生子，族之不肖者，羣起訾議之。吳夫人此事，殊可為法，非有大識見者不能也。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俗傳網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或其式略異耳。

莆田洪仲章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

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中國。更問各國風氣。視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中國何如。答云。荒遠那得如中國。但諸國不知中國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僞如今也。

錢懋穀先生常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讎。嘗謁一令。此令稍黷。既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者。叔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碎額。又聞華亭一令。謝政歸。宦資頗富。廣作園亭。請一友顏之。友爲書想花亭云。用太白語也。已懸久。乃悟

花華通用立碎之。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回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不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僮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遠以手書日程更問何名荅云際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艷然曰君自無耳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吳憲副論唐荆川撫浙時事先是有倭警荆川以才名起自田間其時督臣為胡梅林少保少保以荆川有特名使人逆于淮安持五百金為勞軍費荆川怒繫人于獄貯金于庫而前少保聞之曰此腐儒也安能辦此荆川軍于周山少保以兩將軍馳鐵騎七千挾勁弩火器伏周山

書影

卷之九

因樹屋

左右勅之曰開府不到危急不許出未幾倭千人圍周山三市逼而前勢且擒矣鐵騎直衝弩火競發荆川潰圍出問若等何部曰少保遣使援周山待公于此者三日矣荆川思前事馳一力于淮取還人若金而少保已令此被繫之將攜前五百金至軍前賞解周山之圍者荆川自慚不能出少保發中憤懣成疾云腐儒不可治兵荆川以經濟自命尚不能孤行一意為人愚弄若此餘子紛紛可知矣

朱近修 一 是姚江神燈記往予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曠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余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并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

書影

卷之九

因樹屋

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憇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談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窓燕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藜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跡燈下若有二足影



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則無有其人。回眎予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海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賸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日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巳卯。○神燈之說。聞到處。名山多有此異。余初未之見。亦弗之深信也。及見近修所記。益復驚悟。然憶余庚午歲。居金陵。讀書長干僧舍。嘗以夜見塔放光。初為一縷。從門中冉冉出。漸見各門皆有光氣。愈蒸愈變。同時噴湧。塔九級。級入門。每級閉其門之四。積九級計之。四九三十六門。出金光三十六道。條為五色。以次層比相屬而上。達於尖頂。每道中現釋迦尊。各一坐蓮花。上相

好光。明旌。藩寶。蓋香花。圍繞一若世間旃檀所雕刻丹青所圖繪者。莊嚴各級。不遽上述。一時見者。歡喜讚嘆。環步四合。如一朶金芙蓉。瓣瓣簇擁。將開未開於雲際霄中矣。少焉。光色漸淡。視前空濛。髮鬚之間。益增人靈爽也。此固予所目擊者。昔傳康僧所求舍利。鎮塔中。以時放光。固不一相。予所見其一耳。以是推之。則近修所記。固可以類測也。詎不然哉。○高康生阜云。人言長干寺浮圖中有舍利。是康僧所求得者。時

書影

卷之九

三

因樹屋

時放光。變出不一。遇大雷雨。則鳴。予初不之信。一日。值七月中。行三山街道上。忽然陰晦。正南方皆黑雲遮蔽。不見日色。霹靂一兩聲。民房為回祿所燬。處空曠。見半塔。一時市人多哄集。竚觀。予不知何故。仰視之。見塔頂光如滿月。黑雲映之。倍益輝朗。少焉。漸縮。以至將盡。如望後漸就弦晦狀。又復漸開。至滿滿而復縮。而後卒盡。須臾雲開。日出。頂作金光如故。始信舍利放光之說。為不誣耳。世間一切幻怪。耳聞未見者。固



不得盡以儒者之論臆斷其無有也。

高康生阜云。小蟲扁而緣壁間者。俗名壁。啣介  
入足度之大。不過酒杯。而予二十許時。見一大  
者如蟬。伏門後枋柱間。晚以燈行觸之。為悚却。  
蟲促縮。躡踞隆起木上。可半寸。燈光閃爍中。屏  
息察之。半瞬卒不敢動而去。尋亦不見。是年家  
遇火災。未知是此蟲之應與否。而舊紀中亦或  
有載此者乎。記之以供好異者之採錄云耳。

因樹屋

因樹屋書影 第十卷

樸下老人筆記

男在建都錄

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  
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  
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  
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  
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  
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嘗云。孩

因樹屋

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  
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  
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  
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  
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為實也。見論衡  
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為誰。人性惟孔  
子說得無病。只相近二字。亦稱富哉。假如大盜  
貪財好殺。何惡如之。然有時不取。是近義也。有  
時不殺。是近仁也。舉大盜而凡以惡名者可見。



以已身言則平且好惡與人相近是又一近也。故養者移也養之道亦不一矣。孔言不移正甚。言習之害大。孟子斷言性善。是入穴取虎子。殺人取心肝法。非戾孔也。古言盜道有仁義禮智。信一撥轉歸正。則五德皆真。夫非移之以養而然乎。

古臣下奏上天子。未有稱大尊者。周樂運陳宣帝八失。皆稱大尊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大尊未爲聖主。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等語。

書影 卷之十 二 因樹屋

懿宗末年。長安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崎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見紀異錄。此唐之良獄也。宋太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

則不足禁。姦朕常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此言可爲萬世法。

五星畏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于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見劉賓客嘉話。不知何據。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謙。惟謙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賢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見五色線。僧亦可稱爲郎。本事詩。則天見宋之問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口過二字甚新。老狐善媚。雖譏人語。亦作態如此。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見誠齋雜記。余謂消摩自是導引按摩之意。以爲藥。恐非。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



那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為之記其後王詔守  
 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  
 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  
 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  
 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編王詔大有韻致今  
 人多不知石刻始于詔因為表出唐恪效擊亭  
 名尤惡強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  
 譏司馬季主語也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  
 書影 卷之十 四 因樹屋  
 胡為者

蘇文忠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  
 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  
 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  
 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  
 見國史補參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掌  
 諸官府監治長官  
 今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為

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  
 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  
 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  
 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則為  
 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擊伯名而訓為震  
 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子乃共工名而注為包  
 藏之訓皆不考見詩傳考補如孔子果共工名  
 則包藏之訓大可笑矣是從王字鑿出也  
 書影 卷之十 五 因樹屋

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  
 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  
 魯仲連此子房定評宋人好輕貶人亦好妄尊  
 人

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  
 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  
 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  
 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  
 給贈賻此大異是教貪也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于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肺。磴旬而不屈。齧而不能仰也。其神濶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情伏而不發。人之媵媚。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滙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考影 卷之十 木 因樹屋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寃之不泄。夫是謂善。完子華子雖贗書。然此段談含內外五行。精確之極。可存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步。或衣裙誤拂。芬馥經日不散。見杜陽

編玉有香。疑是比喻之言。此實有之矣。古僅見此。然輔國敗時。方中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則真物妖矣。

劉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為操。冠蔽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綺盛飾。以此疑之。見後漢書。○尚何疑焉。卽此當誅。

五均。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梁武帝素善鐘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為通。施三絃。橫七絃。用二十七絃。均與通。今不知為何物矣。

汴人語。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遼所遺。如藏物于內。不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不知所出。後閱遼史。梯里已。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為之。似卽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疎也。或卽梯已之意歟。梯里已。但呼曰梯已。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為餽之類甚多。

書影 卷之十 木 因樹屋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  
 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  
 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鴟吻是也見  
 偶然錄此又與爾雅所載龍生九子鴟吻好望  
 今屋上獸異鴟吻一作蚩吻好望一作好吞  
 漢書律長八寸象八卦必義之所順天地通神  
 明類萬物之情○然則律始伏羲不但易也  
 周君景遠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  
 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  
 書影 卷之十 人 因樹屋  
 日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  
 之謂曰我常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  
 之復謂人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  
 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為御史而墜一常  
 可乎寧不為御史不可絕人理見陶宗儀書貴  
 而忘舊者問周君此語自當媿死若沽好客之  
 名而雜然並進應接妨務攫贖招尤客主身名  
 兩敗難洗又不可以周君口實也  
 韓子通解曰伯彝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

其葛薇迺山而死今人但傳食薇不知衣葛  
 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  
 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于褚丘演崔  
 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棻居有  
 過褚丘詩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裡陣雲黃  
 怪底褚丘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吳門治平寺重陽日遊人競集繫羊千百相與  
 博謂之博羊滿山如雪者竟日  
 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驅馬墮而墜澗追兵  
 書影 卷之十 九 因樹屋  
 幾及馬臨澗垂韁堅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堅攀  
 之登岸走廬江見異苑李子田曰馬有垂韁之  
 恩始此  
 李子田曰漢書董宣強項字出素問岐伯曰諸  
 頸項強皆屬濕余按博聞強記與強項之強皆  
 去聲今人讀作平聲誤  
 李君實曰道書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  
 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  
 字耳○通典云舜時用八音樂器八百般周用



五音減至五百般。唐減至三百般。宋仍之。今樂器恐不及百般。人間流傳尚不能久。何況鈞天之樂耶。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據此。則邕喪父母久矣。高則誠傳奇。卽云有所譏刺。假借託諷。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無影響。遂誣古名賢。若是誠所不解。

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

書影

卷之十

十

因樹屋

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慎之心。臣意且有不盡。何有于病哉。見方技傳。靈源禪師住龍舒。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如目前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絲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

足怪。見冷齋夜話。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金注者婚。醫卜之無驗。蒙莊所謂外重者內拙也。理自應爾。

朱長孺序李義山集曰。予緝覈新舊唐書本傳。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于英華文粹者。反覆叅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于鈞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則以其爲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

書影

卷之十

七

因樹屋

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綯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爲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爲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漁丘之公。



而目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  
 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為而後謂之非  
 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  
 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蕢之斥則抱痛巫咸  
 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  
 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  
 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  
 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  
 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  
 行嗤摘之者也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  
 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  
 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  
 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  
 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  
 也近來長孺箋刻義山全集序曰或曰義山之  
 詩半及閨閣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為  
 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

國風之螓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  
 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  
 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  
 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於蹇  
 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  
 以後閩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既塞當途沈淪  
 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  
 莊語不可而諛語之計莫若瑤臺璫宇歌筵舞  
 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  
 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  
 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微事與博擷采  
 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  
 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  
 帷房牒媒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  
 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  
 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傍京之語。多作劉。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派古者如菴字。必從夂。然與夂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宋韓文曰。前時知名之士。殘於兵。沉於淵。陷于

書影

卷之十

十四

因樹屋

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蓋十不得二三。是諸人者。不過怙其雋才以求聲聞于世耳。亦何罪之有意。灾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神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此論甚確。夸者死名必然之理。後人當以爲戒。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之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

居古。墓梨花。鴿鴿雨。荒原麥穗。鴈鵠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而子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歷宋以來。有六先生焉。北山何基。魯齋王栢。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以布衣名重當世。何謚文定。王謚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迨至于後。則不然矣。魯齋著書尤多。合之可千卷。未三百載。俱渺傳。惟文集與研幾圖行世耳。

書影

卷之十

十五

因樹屋

萬曆初。內鄉李蔭。令順天之宛平縣。署中掘地。得柱礎六。微有字跡。洗視之。唐李北海雲麾將軍碑也。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因築室砌碑壁間。曰古墨齋。今世所傳雲麾碑。乃陝刻者。宛平殘碑。人所未觀。雲麾乃唐能畫小李將軍也。按楊用脩丹鉛錄云。雲麾碑在陝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蒞蒲城。



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為完物臨淮侯李言恭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蝌斗鳥跡亦已矣能書千載稱鍾王更有北海踵方軌得意最是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柱礎神物知為造化私言宛平之刻也

吳郡林若撫詩談云唐風山有樞篇註者云答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

書影

卷之十

二六

因樹屋

為他人有其詞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魏風猶來無棄詩緝云毋尚思之無棄毋不歸得其旨矣朱註謂死而棄其尸諺哉 召南采蘋于以洲之維錡及釜朱註以湘訓烹非也湘字從水當是澣濯也 小雅四月篇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朱註云侯維也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晉宮闕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則侯非維義明矣 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即微

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矣朱註以非字訓之以為非君之故胡為而辱于此果若斯言是怨懟其君也豈風人溫厚之旨哉

謝靈運詩只一機軸如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樓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峰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迎旭凌絕磴映眩歸淑浦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條燦夕星流昱奕朝露團凡此發端雖微有異同命意

書影

卷之十

二七

因樹屋

不甚相遠至於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清且索幽異放舟越坳郊我行乘日垂放舟侯月圓及朝攀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總本自楚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二語變幻者也且其遊名山志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措詞命意則盡于山居一賦所謂邈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即賦中入澗水涉登嶺山行之句此類甚多



謝靈運登泰山詩云岱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  
昨愕既嶮巖觸石輒遷綿登封翳崇壇降禪藏  
肅然石閣何晻靄明堂秘靈篇本集不載近張  
紹和梓七十二家亦缺此篇

鮑明遠詩云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李太白  
云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正襲其語明遠又  
云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杜子美云愁極本  
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雖蹈其意而翻作  
七言綽有化腐爲新之力明遠又云豎儒守一

書影

卷之十

八

因樹屋

經王摩詰云豈學書生輩窓間老一經演爲十  
字亦無痕迹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子美云水荇牽風翠帶  
長審言雲陰送晚雷子美云雷聲忽送千峰雨  
審言鶴子曳童衣子美云儒衣山鳥怪審言風  
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子美云星霜元鳥變身  
世白駒催皆變幻祖句非獨剽也徐晶詩云翡  
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云翡翠鳴衣桁蜻  
蜓立釣絲而杜語覺勝

林若撫曰李頎早晚薦雄文似者者字殊未可  
通必馬字之誤蓋薦雄文似相如也莫是長安  
行樂處是字未通必滯字之誤可謂善說詩也  
徐安貞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見于雲溪友  
誼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見于皮日  
休五亭記及王士源序王灣月華照杆空隨妾  
風響傳砧不到君見于河岳英靈求其全篇集  
不可得乃知唐詩散失者多矣

書影

卷之十

十九

因樹屋

樹見無時井梧秋老虛懷子石闕年多不吐碑  
塵掩殘機寧作正燈昏覆局杳難基從歡栽蘗  
爲藩後教妾朝朝怨苦籬八句俱藁砧體卽蘇  
長公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着後更無期亦不  
過此若撫詩富萬首論詩尤精

李獻吉樂府云河之水流濺濺望夫不見立河  
干何仲默絕句云河水流濺濺言采河邊蘭君  
從河水去我獨立河干未免蹈襲陳約之望太  
行詩云迢迢太行山連天跨海間蚪蜂全蔽日



鳥道半臨關，未盡五丁技。猶傳八駿還，艱哉不可上。望望損朱顏，皇甫子循太行道云。太行之阻當重關，孟門中豁不可攀。蚪峰千仞跨海外，鳥道百折盤雲間。神功尚識五丁力，穆幸猶聞八駿還。覺覺茲地危哉艱，古來行者摧心顏。皆將約之詩演作七言，亦係蹈襲耳。

應字從广，如庭廡之類。今皆欠一點從厂，厂者山石崖岍之類。學者不可不知。廡字亦然。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研北雜誌係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蘇東坡寶繪堂記云：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為留意于書畫者發也。元周密記所見書畫，著烟雲過眼錄四卷，本坡公語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發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

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葦之小者曰蘆，未秀者曰葭，稍大為蘆，葦之初生日蘆，一曰雛。詩大車註：蒹，雛也。初生為蒹，長大為蘆，成則為葦。一物四名也。郭璞云：蒹似葦而小，蒹似葦而細，是蒹小于葦，葦小于葦也。種樹曰園，種菜曰圃。有菜曰羹，無菜曰臠。細切曰齏，全物曰菹。耕水曰田，耕地曰疇。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淳熙中狀元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四十二卷，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鷓始轉，秋蟀載吟。鷓鴣蟋蟀，但摘一字。

宋季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自漢魏至宋，皆隨人譬喻。楊用脩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評詩，不知為敖姓，誤為姓



孫也。及寔閩之福清人。今後喬繁盛。

河洛洛字避光宗御諱。改為雒字。按春秋及左傳皆雒字。後漢都雒陽。以火德王。謂水尅火。遂為雒陽。

漢武栢梁詩。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陳貞鉉引管子書。日主夏。月主冬。星主春。辰主秋。為証。殊有見解。

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長卿慢。陸機時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蓋宣尼即孔丘。楊帆即掛席。相如即長卿。柔風即商飈。殘照即夕陽也。此詩中之大病。

曹子桓芙蓉園詩。結句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子建公讌詩。亦云。飄飄放志意。千秋常若斯。語意相類。總之。原于十九首。蕩滌放情志者也。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偽撰。木蘭詞。英

華以為唐韋元甫作。予謂十八拍俱用沈約韻。

木蘭詞首章。亦用沈韻。愈証為唐。蓋此等詩。原是昔人設身處地。代為悲嘆而作。初非偽撰。後人誤作本人耳。使當日有心偽撰。何不稍出入其韻。乃留此破綻。使後人一眼覷破耶。今人動

作明妃怨。中間頗有似明妃自道者。亦將謂皆明妃自作。亦將謂後人偽撰耶。不辨明矣。漢之新城三老。魯國兩生。壺關三老。洛陽令尹。皆不知其名姓。千載之下。不無嘆惜。予在邗上。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聞昭陽李映碧給諫。取廿一史中。有名無姓。有姓名無字。有姓字無名者。各為分類。總為一書。惜未見之。

偶閱于文定筆塵。西域一種小蒲桃。號瑣瑣。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必有正音。呼者傳訛。及觀西京羽獵賦。漢宮有娑駃殿。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院。有娑駃之名。至今相傳為瑣瑣耳。余按賦中原是駃駃。非娑駃也。或是文定誤記耳。然西域之音。



亦非正字，強以宮名定之，未免附會。此種葡萄形質最小，正不如從俗以瑣瑣為當也。

唐鄭雲叟咏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水波，浸破吳王國。近鄭若舟，咏響屨廊。云盈盈緩步行，屨響細傳聲。莫謂金蓮小，吳城一蹴傾。亦本于雲叟。

湘蘭馬守真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也。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

杏花屋角響春鳩，沉水香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有累于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

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怨，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寔之談。○昌黎博塞競財，又常畜絳桃柳枝二妓，皆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彈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琉黃致斃，好佞佛者

多藉此訾議之。予謂名人適心娛目，偶一為之，亦復何損。古之敦大節、建大業人，必不似後人泥塑木雕，日日面前畫太極圖子也。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則是少陵亦博塞矣。又何損于少陵乎。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訾其小，且學其大。

惜惜噴噴，勺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咏。此公治長辨雀語見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

災。後人註沈詩者，單引此數語，如此則是能致冶長災矣。何云免。按俗傳冶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為大夫。此不根之談，佺期正指此。詩人好異，不論事之有無耳。前數語未必真，然見論語疏，而今之輯韻語者皆未收。

宋代先儒壽多不永，周茂叔五十七，程明道五



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眉壽者、則楊龜山八十三也、壽夭天定、非斲喪元氣而弗永年耳、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爲盛衰、秤者、視物爲低昂也、今之交友、離、不得、花、秤、

漢武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西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將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徐與公曰、世界大矣、一經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劫燒、則無處無灰、何獨昆明池有之、他處未之見乎、法蘭之說、祇傲人所不知耳、縱曰格物、亦未必格天地未判以前物、斯言妄矣、○予意、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卽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爲異耳、南中往時絕無、一二市猾、勾黨開採、青山白石、悉遭殘賊、長林茂樹、斫伐一空、因劫而劫、不可着眼、近始禁之、亦快事也、法蘭所言、未必無據、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

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五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其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人林天崇世陞、著詩經書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者也、惜其書未行世耳、

王粲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孟浩然登安陽城樓、首聯云、才子乘春來聘望、羣公暇日坐銷憂、寔蹈襲王粲也、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迴文詩、古今作者甚多、往往牽強、惟蘇東坡題金山寺云、潮隨暗浪雪山傾、近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波千點數鷗輕、漸近自然也、平原斬笑跛者美人、雖曰好客、寔慘酷不仁之甚者、樓上見跛人、偶一笑之、何至于斬其頭以



謝客且跛客未嘗有奇謀補益于平原如孟嘗之雞鳴狗盜者之術輕易以人命沽名亦謬矣

大約戰國之時君多木偶客多鬼蜮人命則草菅耳其初亦有一二魁傑之士出一奇運一策世競傳之而占風望氣之徒爭相附和羣然國士自命矣至于重虛名而鮮寔効愛禮貌而輕死真一時風尚則然若田光刎頸以激荆卿侯生絕脰以報公子此皆可以無死而死其與溝瀆何異自身之不恤何恤乎他人知笑者之無大罪而請斬之亦知笑者之無大罪而斬以謝客各自為立名計本不顧人性命也為此等人姬妾亦難矣哉

初唐楊師道南行別弟云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如意中七歲女子送兄云別路雲初起離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全襲其語

今師投弟子之刺曰友生相習而不解其義按孔叢子云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書影 卷之十 三八 因樹屋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是四友者夫子稱之也師之用友本此

王紘字孟端永樂中薦授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詩畫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即

為家通仙要得懸壺術遺世聊存荷鍾風草色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鄰家酒熟邀春社釣艇魚來動曉餐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山深處行肯對偶精工意新而調逸者也絕句題靜樂軒云前溪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窓紅日鳥聲多竹几藤床小硯屏薰風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添得芭蕉綠滿庭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涼生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散木樨風斗

書影 卷之十 三五 因樹屋



帳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  
心記看得梅花又一年又畫竹寄友云我昔尋  
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別來幾度空相憶  
多在青燈聽雨時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  
端之畫貴重於後世也

荷蓀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蓋丈人高  
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即直斥之如朱子之  
註也陶淵明作荷蓀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証非責子路之語  
也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浦長源舍人詩如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  
漢水聲一首膾炙人口久矣而絕句訪熙上人  
云孤愁無處覓高僧欲問楞伽已不能遙想山  
中禪定夕半窓寒雪一殘燈過張生舊館云廣  
陵人去隔天涯舊館淒涼閉落花立馬斜陽空  
灑淚一聲橫笛起鄰家汾上旅懷云汾水連雲  
起白波河梁欲渡奈愁何故鄉莫指并州是歸

夢江南夜夜多題墨竹云條然石上碧琅玕葉  
葉凌風翠羽翰記得西窓明月夜一枝瀟灑影  
中看皆楚楚有致浦學詩于闐人林子羽而詩  
寔工于林

弘正間詩僧明秀號雪江與鄭少谷孫太初沈  
石田諸人善族山海鹽王姓寓錢塘勝果寺如  
雨燈夜着虛堂影秋磬寒隨落木聲江岸鷓鴣  
悲暮雨柴門燕子惜春泥今日擬之真有子當  
年趙括豈無書著書獨惜虞卿老懷古猶舍庾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信悲荆門落日巴陵迥衡岳秋風鄂樹低皆有  
深思過縣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  
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  
花殊有唐響與少谷太初石田調微異亦沙門  
中之錚錚者也

釋魯山秦人也與李空同何大復善詩多五言  
如出鄉逢歲暮歸路踏春寒高山千里夢芳草  
十年春絕句東風送春來散入羣芳去花謝鳥  
聲閒春歸向何處又深樹自生涼晝眠無事擾



合眼夢難成。起坐嫌啼鳥。又柳花飛蕩草萋迷。蹴踏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苦。更來行客耳邊啼。皆有清絕之趣。

經籍志載陳希舜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舜集。建寧府有鐵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詩。希舜缺焉。予考華山志。有西峰一首云。為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四障。松聲萬壑印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鶴鷺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臺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陽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踪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

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別麻衣道人云。華岳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宋稅圖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睡光冷。一派迴環澹晚暉。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筥。

書影

卷之十

三

因樹屋

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予所見者。僅止此耳。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備。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



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間。閩人黃朝俊作細素雜記。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為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昌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蓋秋為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即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為物矣。

書影

卷之十

書

因樹屋

蘇詩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為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天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氏既歿。為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醇厚也。今有愛妾死者。自為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為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矣。

臨川聶大年。正統間為仁和教諭。予得其遺詩一卷。工於七律。對偶森嚴。如一飯未嘗忘鉅鹿。

千金何必學屠龍。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

在卷中。孟嘗空有三千客。李密曾無五尺童。誰憐鮑老偏能舞。舊說綿駒最善歌。回文織就佳人怨。彈鈇歌長壯士羞。老去維摩長卧病。重來蘇晉愛逃禪。欲向漆園尋傲吏。曾從江夏識奇童。皆使事穩帖也。如故鄉夜雨燈前夢。京國秋風病後容。薄宦正當多病日。賞心無復少年時。病與年侵方覺老。涼隨雨至始驚秋。皆寫情真切也。如白馬祠前潮似雪。碧雞坊外路如天。露

書影

卷之十

書

因樹屋

井曉分澆藥水。春鋤香帶種花泥。一拳潤色當窓見。三徑秋聲到枕聞。雪際樓臺空暮景。水邊籬落自秋花。月映露珠疑照夜。風翻涼葉覺先秋。鐵馬渡河水已合。金笳吹月夜無風。已識種桃前度客。却尋采藥舊時僧。栢子香消春夢覺。梨花門掩雨聲寒。石屋松濤天接海。祇園花雨夜吹香。米炊雲子供僧飯。衣過風廊惹佛香。聽經白晝來山鬼。呪食清齋起鉢龍。千古幾人分得巧。七襄終日不成章。銅雀硯寒頻換水。紫駝



裘薄更裝綿。綠水畫船春。繫纜絳紗銀燭夜。登樓看花醉舞春衫濕。剪韭高談夜燭紅。荷葉雨鳴湖水冷。稻花香散野田秋。蠶登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夜月寒。皆寫景清絕也。若大年者足以傳矣。江淹有遊黃蘗山詩一首。蓋江曾為浦城令。遊福清之黃蘗山也。湖州村山西南五里。亦有黃蘗山。顏魯公作妙喜寺碑銘。以為江淹賦詩之所。似未詳審詩中語也。江詩云。長望竟何極。闕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雲連城邊已顯言一闕字矣。又云。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是山有十二峰。最高也。又云。陽岫照鷺采。陰厓噴龍泉。是山有龍潭。九處也。又云。殘杭千代木。峯厓萬古烟。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厓間。是山至今古木陰翳。若梁代又不知何如其蔽虧也。又云。况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此正淹為令尹時望闕而見也。若湖州之黃蘗。不過山清水秀而已。與此詩全不合矣。浦城縣三國吳曰吳興。至唐始改。

為浦城。按淹本傳。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日久。後黜淹為建安吳興令。即今之建寧浦城令也。魯公誤以吳興為湖州。此又是一証。六祖衣傳。自達磨本西方諸佛授法信器。乃西城屈叟布緝木棉為之。鉢由魏主所賜。乃陶器。紫黑色。明亮可照。六祖受法黃梅。祝云。衣為爭端。汝勿傳。故徒眾寶之。歷劫無恙。唐肅宗代。宗宋仁宗皆請衣歸大內。供養瞻禮。後俱遣使勅還曹溪。唐劉禹錫作佛衣銘。至嘉靖中。莊渠魏校督學廣東。謂佛氏為異端。取衣而焚之。鉢則槌而碎焉。莊渠拾吾儒糟粕。未必能為聖賢。斯舉亦不韻之極矣。說者以莊渠初有子。毀信器之後。遂絕嗣。以為報應。又未必然耳。武彝舊有魏王子鵞頭顱。嘉靖中。緝雲焚獻科。巡按閩中。取而葬於金雞巖石壁上。不令人見。恐致污穢。此乃近理也。嘉靖末。廣東巡按御史王紹元。有南華寺詩云。衣付爐烟空幻滅。經傳貝葉總支離。上句言焚衣事。下句言六祖不立文字而頓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悟似不能無恨於莊渠云。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人恒河沙數，豈止於此，必相同者多，然富貴貧賤壽夭，必無相同者，命之理微，非五行所可推測，亦非術士所可懸斷也。卽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文文山曰：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其所得四柱，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廿期中，姑以百年爲率，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此論最當。足絨星家之舌。予曾問之一談星者曰：然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此說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

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覩也。洪自叙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爲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仙傳，則得自西山道藏中，爲校刻之。後此若宋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先生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古今集部之多，亦所罕見。而楊升菴朱鬱儀著述，皆近百餘種，予嘗刻其書目以傳，其著書世亦不盡見也。金陵丁茵生著述，亦有七十餘種，書饒蔓筆至五十卷，他可知矣。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頌作也。此可以證。蕭何謚文終，終之一字，不知于謚法何居。



宋初之詩沿五季卑靡之習詞多率易至楊文公大年始創為西崑體同時和之者有劉筠錢惟演胡宿晏殊晁迥諸人其詩組織工麗雖門逕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强終是綦隆人物其倡和集澶淵晁氏書目中有之人多未見然其詩往往見于宋文鑑瀛奎律髓諸選中如咏漢武諸作即義山諸人不能過也今錄其佳句與世共賞之如楊大年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錢思公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承儀行厨爨蠟雕胡熟永埒鋪金汗血驕晏元獻秦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宋景文風經禦寇仙遊外埜識裨謀草創餘鄭過國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宋宣獻江涵帝子輦飛閣山際真君雀馭天丁晉公乞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劉師道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李宗諤一溪曉綠浮鴻鵠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戈夜統千廬衛緹騎秋盤五柞宮諸句整麗精

詩影 卷之十 早 因樹屋

工其用專亦時時可取世嗤其博猶義山未悉諸公耳義山詩號西崑三十六體有以義山及溫庭筠段成式三人俱行十六故也光武故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識光武曰劉秀作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後果徵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披髮不啻詔旨獲少與光武友善既即位屢徵之不起踪跡與子陵同隱于石城城今池州府也見府志中或云唐裴勛呼父坦之為十一郎子可呼父為郎亦異不知唐人奴多稱其主為郎安祿山嘗稱李林甫為十郎裴之稱父為郎亦猶今之稱父為爺耳何元朗云弱雅世以為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于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于學宮松江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言不去于亦欲認字也按唐人有

詩影 卷之十 早 因樹屋



習大經中經小經之目以爾雅為小經是爾雅原為士子所誦習不知以何時廢耳其實讀書作文必先明字義元朗之言固不刊之論也

吳介茲子閱孝子傳閱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為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慇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為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

書影

卷之十

里

因樹屋

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床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為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為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為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為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跡之見創十人驚促之曰若何為

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髓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子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肯不甚楚割畢創即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鑿不可却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為必死泣相

書影

卷之十

里

因樹屋

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鑿即里中人為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其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為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慇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子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為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剖



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慝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慝哉今世之不粗慝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割股與剖肝世常有之若孝子者亦大異矣介茲豈有所激刺故爲是詭說乎抑至性純篤果在田夫牧豎而平日誦習詩書之人遇親危難反引文飾義守毀傷滅絕黷政妨世之說而不變如介茲所云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者乎記之以爲末俗之勸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借山隨筆言楊公太初名肇基者倣儻俊偉所在招致技能異敏士立功名天啓末鎮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者能黠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鐙前不知操何術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

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踰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没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後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顏杲卿碑云公初被害揭首于街樹有張湊者収其髮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聲如鞭床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宋文信國盡節後廬陵義士張千載収其齒髮歸授其夫人歐陽氏一日夫人夢公怒曰繩斷髮矣啓匣視之髮爲繩所束過急幾斷異而理之二公之精靈不沒如此而收齒髮者俱姓張亦異事也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



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元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日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聞闢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也

呂布封溫侯而王允亦封溫侯馬援爲伏波將軍

詩影

卷之十

東六

因樹屋

軍而路博德亦爲伏波將軍呂望爲尚父而錢鏐亦爲尚父今人但知二呂及新息耳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

柳衙見中朝故事湯養仍玉茗傳奇弄鶯簧到

柳衙本此

劉瑾本姓竄生于馬嵬坡卽楊妃葬處也王振

本教官後閹割見媛妹隨筆

晉于寶之姓在寒字韻卽比于段干之干望出

榮陽頴川宋有于準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于

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于寶書于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暨陶舉進士傳臚時呼作槩音無應者蘇魏公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其呼之果應六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馱高麗姓也

詩影

卷之十

東三

因樹屋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蒯賁之亂衛人狐鷹實殺子路子崔旣長往行復仇鷹知之約于城西決戰其日鷹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君子曰子崔能報仇奇不負由之孝子狐鷹心服其義蒲弓木戟甘一死以成孝子之名更奇

宋史党進傳進爲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床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爲寢衣則知論語中必有寢衣自屬被攷何晏論語註引孔安國云寢衣卽今之被史臣所用蓋



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據也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為道

今以姓為名以墨為姓是老子當姓老耳

允官亦可謂枝官見韓非子

姚福曰伯彛叩馬而諫福疑無此事孟子謂伯

彛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時當商紂十五年至廿

年而文王沒又十一年武王始觀兵戡黎又徘徊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商至此伯彛居

書影 卷之十 四樹屋

西者十八年矣論尊尊矣論舊舊矣且太公女

邑姜為武王妃實生成王為周懿親與伯彛為

一體之人武王伐紂豈一日之故哉而必待叩

馬以諫况一諫不用遂去之採薇而作歌日以

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夫伯彛既以武王為暴

何久享其養而無一言以諫及諫不用而方以

為恭雖戰國無義之人所不為也而伯彛為之

乎蓋孔子稱伯彛餓于首陽者言賢而隱居困

窮于下非真餓死也史記之不可信者甚多不

獨于此叩馬之事古人辯之者多矣此說當理

而核荆公山谷二公皆有辯不及之也

餘姚王海日公華徵時以儒士冠軍觀場大為

督學陸公某所器異輒以大魁期之比陸公任

他省因延公留家金陵課其子焉成化乙未餘

姚謝文正公遷舉進士及第謝亦陸公識拔士

也陸公移書慰公以謝大魁語相勗公謂陸氏

子曰尊公念我潦倒故以是語相勸勉豈謂我

真能爾爾乎比夜公夢里中迎春牛至其家牛

書影 卷之十 四樹屋

色白導引鼓吹如王者儀從後以浙藩馮公某

殿焉公覺而異之因語陸氏子陸年方髫髻凝

眸移時再拜手額曰此先生狀元兆也公詰所

以陸曰牛謂一元大武春牛者春榜之元也牛

屬丑白金當作辛丑狀元公曰王者儀從云

何陸曰狀元賜宴撤殿前儀從一半送之公曰

後之馮公云何陸曰聞京兆應隨狀元游街意

是年馮公其為京兆乎公笑曰子言何誕也陸

曰異日自驗請為文以記之公笑曰驗而後記



未晚也。比庚子，公首鄉薦，辛丑成進士，及第亦不復記憶是夢矣。適游街，公馬上顧盼後乘，果係馮公。馮是時果為京兆公，忽悟前夢，因大異之。陸喜其言驗，題其齋曰瑞夢堂，索記於公。公因為瑞夢堂記以貽之。友人偶語是事，余因歎遇合之數，其前定若此，陸之神解尤不可及矣。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因樹屋書影 第十卷終

因樹屋書影 跋

跋書影後

夫考古證今，莫如說部。狀裨官家，不可勝舉。造野語瑣錄，謀舛尤甚。至派濫于齊諧，虞初搜神志，怪君學不由也。王仲任有言：造論著說，養胸中之

書影跋 張一

思，剖世俗之事，斯為善耳。所撰論衡，識者且

四八三



鄙方之迨宋元未淹通  
古雋唯容齋隨筆夢  
溪筆談研北雜志數  
書稱焉今櫟園先生  
因樹屋書影出采風

書影跋

張二

論世辨証正偽皆足  
羽翼經史精確切用  
洞雅可傳洵百家之  
真珠能一代之名山業  
也先生是編成於清

雀省簡閱多書就膜  
笥而成之故有書影之  
目狀猶淹通若此則  
至屋恒投塵尾擊唾  
壺慷慨談論之風概

書影跋

張三

不于是而益可想見也  
哉

武林晚學張遂辰拜

手跋





書影跋

因樹屋書影者櫟園先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也其書紀載精覈辨証明悉上自經史下逮聞見凡

書影跋

一

可以正人心翼世教廣學識弘夙雅者無不筆而記之洵五經之流別四部之菁華矣昔人有志林隨筆記聞諸書皆足以脩攷訂益

神智豈若是書之博而

正大耶先生事既白後官金陵公子雪客龍宮爰此發舊篋取囊編而剞劂之以質當世儀于丁未十月既望

書影跋

一

觀於秦淮公飲酒間因得是書卒讀之儀披覽再四不徒歎先生是書之博大而深服先生之天定而道全也夫人小有利害則聰明憤



是舉動率失貫常儀求其  
從容如平時也實難至欲  
其親篇卷操鉛槧著盈尺  
之書而死生禍福絲毫不以  
介於衷者自非天定而道全

書影版

御三

其孰能爽于此昔先生之獄  
事蓋亦急矣其利害所關在  
恆人未有不動于中者迺坐  
因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  
中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

中孳之不輟未及淡句著書  
早已成帙衛士觀公者太息  
泣下者聞辰讞之日銀錯被  
體尚搦管作送客詩翌日  
而流傳都門嗟乎此豈勉

書影版

御四

強而為之耶學者以知先生  
之天定而道全故患難不足  
怵而確然自持其所是書之  
成養之厚也昔坡公為黨人  
所構至遭縲紲徒瘴鄉而



讀書不倦渡海之僂耳之  
夜星月皎然公于舟中書  
賦不錯一字非其素守豈  
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  
故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  
書影跋  
鄧五  
雜著相况非知先生者也  
即是書之博覈正大後學  
指南端在於是而自擬以  
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者蓋  
先生之謙而又謙也夫

時

康熙丁未陽月既望吳郡

受業鄧漢儀拜撰



書影跋

鄧六



跋

君子以彙撮宙合一部以  
上下古今羅列於寸管之  
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  
以成一氣之劑非學足博  
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

書影版

周

人才足斷古今之事未可  
以輕言此也合古今之書之  
人之事融徹於一人之心胸  
而衷以其學其淺其寸  
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  
象貫綜百家闡雲雷而

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  
古今以來不數見也蓋立  
言者自經史外類書說  
部種之間出類家惟取編  
輯散在牙籤說家煩簡不  
一而取義各岐或以微奧

書影版

周

或以誌怪或以拾遺或以  
叢談非無其學而學不  
醇正非無其寸其識而寸  
識不高不卓雖成一氣之  
言而無當於廣大悉備  
之旨也即如仲長統論



說古今及當時行事著  
名曰昌言猷恒出於後憤  
嘆息其義廣而不大文  
軫以老撰位書三卷本三  
統五行多測解之題其義  
大而不廣多異殊要略

書影跋

周三

於六藝一史法予之書駭  
人異客之文至於地志  
族譜佛老方技之衆說  
及九州之外荒忽詭變  
奇跡之序錄皆撫尋抽  
繹而終於三寸其義似

近於廣大者猷又不可與  
吾侪 標為所著書影  
齊量而觀者也其影一  
編經羅天下放失舊罔  
窮天人之際究事物之變  
考數節以證理搜奇中

書影跋

周四

以辨道其示勸也隱而  
彰其示懲也直而溫其  
綜核也簡而考史而文  
如尚以秘閣四部之書自  
甲至丁各說一子者然且  
標其源流之序其文章在



傳雷者不沒其舊淹軼者復闡其新大約博古今書於古今人斷古今事而其立言之意出於易簡之善是先具一天地於胸中而後得廣大

善影版

周五

悉備之旨易曰以立乎遠則不跲以立乎通則靜而正以立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抑聞其書成於清宮非兔規之于玉門演易設難孤憤等類

而為之也以考并之學之識之寸心何間於常變即在於清宮追述見聞態然矣之而胸中之天地出焉象上下古今羅列於可管之中而現其廣

善影版

周六

至大之界以成一家之者管楊升庵號稱博物遠在遷謫而備誌生平兩詩不啻左右翼其隨地著述取諸懷中無不具足大與吾并相類然



標第曰吾之為生不過讀  
 書影子已耳一是何存  
 乎見少之詞哉夫讀之  
 之敏捷於影響則有之  
 究極精求等於測影之  
 妙則有之且古云君子  
 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  
 葉也木有枝葉尚能蔭  
 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  
 影廣則蔭庇亦廣影  
 大則蔭庇亦大然則書  
 影之廣大悉備其蔭

古影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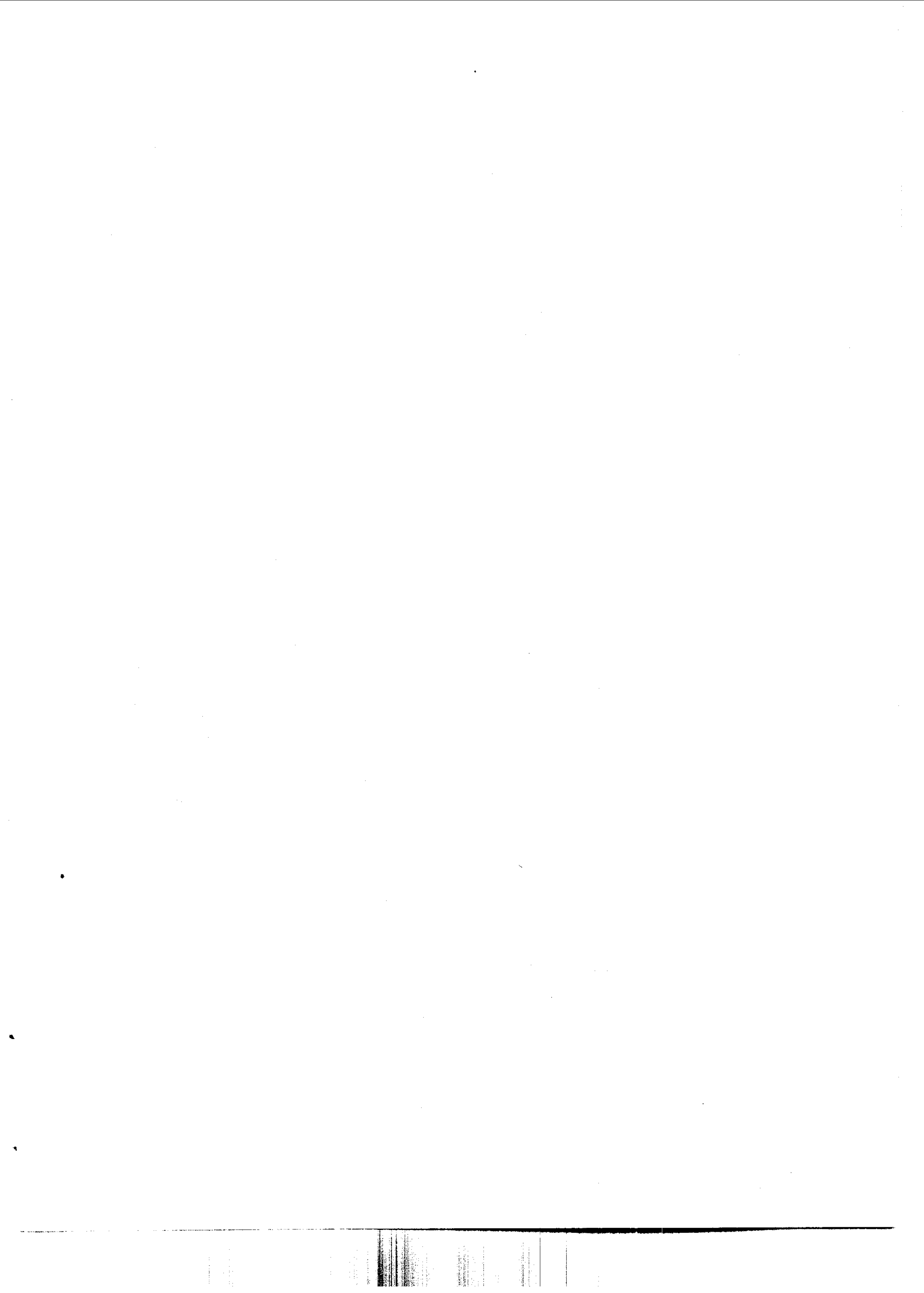
周

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既  
 哉  
 金沙小姑銘鹿峰  
 氏拜書於讀書樓

古影跋









東西均開章

文忠少正  
中庸

均者造瓦之具欬轉者也。堊江都曰泥之在均惟甄者之所為因之為均平為均。聲樂有均鐘木長七尺繫絃以均鐘大小清濁者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因之均者一均一均固合形聲兩端之物也。古呼均為東西至今猶然。均者後車均東西一音十平亦聲判謂物為東西。兩間有兩苦心法而東西合呼之為道。亦物也。物亦造也。物而不物於物莫變為不易。均矣。兩端中其本一明三所以為均者不落有九之公均也。何以均者無攝有之隱均也可以均者有藏無之費均也。相奪互通止有一定即費是隱存况同時對以然生不得不然。而其同起于是乎。不得有言不得無言而不妨言。即無言之言故中土以易為勸其道并包而以小筮之執傳于世。又不甚其苦心均平言于雅言使人自與自與。



自樂而深自得之以其可制不可縛吾言無所不說者亡矣僅有樂而唯者  
有多識而知其不可聞者斯則東老呼天知我霹靂一聲之後也竹中之均明  
知無言而何以言以後世以不可聞者自夸其聞者諒以傳為市故言其  
何言之行生者徵之士型半鍾木半堂泮已哉萬古所師之師惟有輪尊輪尊  
無對而論于對中見所為因緣和合成器而適用者皆方老之所為也方老不  
自謂為之而歸于無為之尊則方老宰衆執事者皆皆輪尊之所以為也代  
而錯者莫均于東西赤白二几白木于赤二而一也赤者平起赤而中高白白  
者能白能黑而滿輪品地之時木赤因其所行錯成生死明而暗而明晝夜  
之生死也生明死魄一月之生死也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一歲  
之生死也時在其中夫呼吸之小生死天地之大生死猶是也東起而西收東



生而兩殺東西之分相合而文至東西一氣尾街而無首以東西之輪直南北  
之文中五回破觀象會心則顯仁藏密而知大始矣密者輪尊傳無生法悉以  
藏知生之用者以昭：本均如此步之積移猶有歲差望後人之均之則可不  
均東西所以代錯之故聽步東步西者之積移而差步東均者曰知日則知在  
矣西均者曰日原于夜以夜知日步東之差者守所立之甲乙時已推移而不  
知變步西之差者不知說夜所以說日也而習說夜之法掃說日者貪食而畏  
夜形累而影迷此輪尊生物之公差也故生轉均之人明此日統夜之無日夜  
以復人。自有是輪尊則東西輪尊之宗一也即其二主宗者用一化二而二  
即真謂之不二吾道一以貫之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三才者一也何謂吾  
何謂道何謂一會疑始否曾同異否開闢七萬七千年而有達卷之大哉



時有混成功後有尊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實以尊大成為天宗也其退座而乘物託不得已以參中者東坡之堅志而外之者西學之長生者黃冠私撰之矣千年而有乾毒之空均未又千年而有聖學之別均未至宋而有洛閩之獨均獨均與別均孰為專門性命均而經論均猶之傳注均惟大成明條集允中之心均而善心善世以學為旋斲和聲之門垣繪乎大一而用萬即一之一知之樂之真天不息而容天下後多專門性命專門事業專門象數專門考辨專門文章皆小均而非全均也乾毒最能高深苦心于世之膠溺故大不得已而脫之空之專明其無不可用大一之體而用例頌略以世已有明條者故可略也而後人沿其偏上權救之法迹多所迴避遂成一派法迹之法其寔諦行之踏死窰者留以為寒涼之風可耳非中諦圓成者也全均者曰名教者



寄聲託形之場也時乘者太極陰陽也輪迴者消息也迦延獄者名教場之杆也心科榜于懸崖則獨均之礪石也又有安樂先天均獨明輪率則以元會微成壞國東西大生死之指向也均脩五行而中五音所旋所和皆非言可傳空無所得無不自得久淬水雪激乎風霆會乎蕪門亘其神氣自叩靈臺十五年而得見輪尊仰而觀俯而察小見大、見小無彼非此即無大小皆備于象矣是為大尊成均空均與衆均之所以為均皆與衆同其大小偏全我皆得而旋之和之生乎後時躍身其前開方圓日宰非竟先讀五方未破玄黃句坐蒼蒼之陛下視其不可聞之苦心原何有不可推移之法而况迹其迹乎針則盡古今是目也獄則盡古今是獄也因時變、可全可偏必知其全偏乃合權讀之破之空、笑之不則泥土以為擊耳斷鐘木以為振耳旋形和聲之統迹者



裝均皆有，而亦立者立其所以統吾以統均立則兩間之星點枝梧者皆不立之立也用形之義詳于東而託形之聲出于西清淨音聞誰耳順乎該歌杳矣詩樂故事孤頌雖行且啞滿半獨均與別均之齋乎而各齋又爭獨均已不知呼天之聲泥于理解不能奇變激蕩縱橫之曲必讓塗毒之鼓然別均守其專授不加陶鑄反呵宗教不二者葛藟而發揮觀玩樓宇者為芸人之田曾不知模倣鏗空之伎倆與穴誼雕蟲同迷于耕織何異乎每咲高阜雖分所依即迷自絃撥之指點睛之筆以至魯共之僻靈山之花皆迷藥也而卑比座曲素床一榻不可復舍迷藥猶毒方老向輪尊曰迷而悟：而迷又何異于呼而吸：而呼哉於高傲卑幾時平泯吾無以均之惟劝人學均以為襲珍裘燕五明皆櫻閣也虫吟巷語皆梧唱也其自誇無事人惟恐齒及學者以無忌憚而



弄泥倚木又偷安又作人狡矣汝誠如蒼：者吾豈不許汝斤好學為惡習邪  
蒼：之均也各：不相知各：不相到則蒼：亦不能自主而為汝作主作好  
學者耶嗟乎全均者苦矣愚矣吾勸別均別均方得尊而所迷者悅而後之誰  
肯虛心自知無住既諱其住必且訾我以掩悅者吾勸獨均獨均又以為襟取  
異術推而擯之勸其悟後自強不息薪傳用光該俱無該微以自勘則以五方  
木玄黃句是更畏難護痛引濁智割泥以自封藉露布為障面詎知根本差別  
外內何分清智和濁智中知其起處即任為一金剛刀何處不可用乎又不如  
達者任之蟬蛻慶暮有何生死何不逍遙而為聖人所傳定哉果得策矣然又  
烏知愚苦即逍遙之無上策耶木榻一鐸也鐵門一掃也已而已而知有已耳  
求免則那雖然木自如此乃木自不可言者也知又不免而必言可免是為大



免勤縱不受天豈可以不勸自暴 批紛華隊之言性命均者苦事淹洽苟烏  
托立地火爐之倚足唾人間之詰匠以為顏色藏身已耳不則交賒福田久而  
自護又多厭常喜新因而別路給之則果不信土木之皆均質也城郭川原之  
皆均宅也指遠山之青又青有秘在焉則馳千里馬遍九州而尋之青又青何  
可得乎備必以土木城郭川原之非究竟也豈非白癡忽告之曰君求青又青  
耶居足下之土木是矣彼反不信學道賢者往：皆然真可憐生迷死而已所  
竅太息者單裝回本自種之一吼而發禁種田之良勸漫曰警難逃獲其如日  
下狼瓶何批輪尊咲曰迷死而已本不出吾計也毒均設爐聽人投迷有問曰  
放光者則出而道遙不能出則迷死之已耳無明即明爭明逾迷躍治之悟大  
悟大迷點羸造命本無迷悟而有似乎生迷死悟不迷則死不如道學：固輪



尊毒：藥之毒也。吾告禪貶毒藥者曰：至賦如鹽水，至穢如矢溺，皆可吐下。比于靈丹，何必外國之阿魏、黃礬、平燈籠、露柱、石牛、木馬、乃遼之白獐也。土苴矣。疑者嚼即棄之，故為畫長安圖，使人出門西向而笑，一肯上路，鞭策有分津。閉相待旅次，盤桓見則立，不見豈患別無點心。趙趙世無非病，亦是藥。以藥治藥，豈能無病。犯病合治藥之藥，誠非得已。貫泥隨之微乎文輪幾也。所以反覆圖心圖言也。是全均所露洩之本，熟讀而破句者也。立而不立者也。雖言之而不言者，自在可聞而不可聞者，自在大尊。嗚呼！作均微而抹聚均又何暇避利害之禁忌，而故錮人于籠，侗乎風稜水文貌在言外，不知言先一句。吾言又錮人矣。影響之曰：此皆不親切之皮相玩物也。此皆知見聰明之土塊木屑也。向上別有牢關，一片甄在形咲之曰：不過為日觀峰下灰堆出氣，慰沼納。



樸相望耳自首自掃一狀領過；後張子有何交涉細視大者不盡大視細者不精此誠然矣然天地何以大者盡細者精豈非以不視者均之歟請容東西之透奪互闢而即為東西合拍解嘲曰西言一切法皆是法何能推新均出那伽大定之外東均之贊曰代明錯行不收豕何以為代錯足踉者足也而川者大地何不試學此均以為無用之用耶有大全有小全專門之偏以求精也精偏者小全今不精而偏必執黑路勝白路而曾察知黑白之因于人白中入險則出竒愈險則愈竒而究竟無逃于庸也惟全者能容偏惟大全者能容小全而專必厭全小全必厭大全大全隨人之不見是而專者權人以自尊大全因物以作法：行而無功天下皆其功而各不相知專者必自露得法而不容一法在己之上以故聞者屈于其迅利遂以為大全誠讓專偏一等矣集也者正



集古今之迅利而代錯以為激揚也何妨露洩之而又訾笑之擔荷之而又容  
置之謂不精則讓諸公精謂不能勝人則讓諸公務謂習氣未除是誠左旋習  
氣未除也謂擗非迷乎是誠迷于發憤之樂也在此劫中且均此十三萬年之  
曆與之日新聽其迷明容其勝厭雖愚苦其心而尚有不能言者庸何傷哉我  
以十二折半為爐七十二為鞴三百六十五為課簿環萬八百為公案金剛智  
為昆吾斧劈衆均以為薪以毋自欺為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  
化出東西互濟互因對治而坐收無為之治無家無我我園三化四不居一名  
可以陶五色之素器燒節樂之大堦可以慮無高之園鐘變無徵之曰且造象  
無定聲歛歸元知文殊中無中邊之中又不礙常用子華遊皇之中是名全均  
是名無均其名真均有運金石華藏之殿而從曠古當前之鐘者乎必知問此



造具均和調均之合一手矣印泥印水印空三印且破又何嫌于刻銷乎存底  
同時各不相壞形既無形声亦無聲何不可乎遊形而戲聲蒙<sup>老</sup>望知者萬世  
猶旦暮愚本無知不望知也蒼：先知之矣三更日出有大呼者曰是何東西  
此即萬世旦暮之霹靂也請聽



東西均記

嗚：子事何：先生四十餘年讀書數万卷而無一字殆地上無所不知者乎  
徐觀其隱敝其鍾其空：無知不立一塵不合一法者乎跳北踞南數履磴：  
之牙視死如鼻端色不少變心更折之此其吹毛發刃弄丸中隨者乎二十年  
未從不與人語忽與我語皆義軒之所未見先生曰斯世傭世也語則傭于語  
不語則傭于默惟其所適偷以自匿操者匿默：者匿語自有真語：終不可  
以匿默又何可匿耶以默均語以語均默汝其均之復聞而默其語：其默亦  
非昨日之我此何：先生之以何化豕也晨起適先生所竟不知所在是所謂  
乘雲氣騎日月揮斥八極以遊無窮者乎何幸見之而又何以不見遂不知其  
何許人四十年昨日之我何以不問愚亦不可及矣其無何邪其何有邪其何



呵邪其鳥：邪我不能知惟有鳴：而已因默記其所默語副決鼻行者抄之  
詳曰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圓似者何人無師自然于此自知  
古白相傳歲陽玄墨執除支連鳴：子識五老峰顛



東西均

決鼻行者抄

擴信

拘者守所見不在目前則戾；乎不信子休言大乾毒之言更大大者寓也未嘗非寓而人竟不信天地間之大則非也愚不寓言請以寔徵語山中之老農魚大於木即疑而具有蝦須如檣蝶翅如帆鰲背如山長百里者言衣為野蠶所吐即疑而具有鎖；石絨投之火中愈紫者西域種羊桃核如斗井火石油海水確水估價者十且八九詭况其他乎變；而化；也事不必其事理則其理矣凡人心之所可及者皆理所有也其有不及者人先不能自見其心而語及不及者妄也漢使張騫唐平西域河源終未明後覽元志濶；乃泝河于朶



其思江源止詳茂州汶山而不知焉湖江浙金沙江緬甸志乃沂江于吐蕃之  
犁石則千古江河之真源始顯禹貢導河自積石江自岷則半路截之耳必信  
禹貢不信元志又何異信織女支機石而不信黃姑牽牛即河鼓耶張平子作  
地儀祖垣之作綴術則羲和洛下疎矣吳草廬說九層耶蘓合圖滿剌加諸星  
接井狼與箕尾為閭闕所未有是天象至今日始全一行山河兩戒千餘年尊  
奉之豈知說夢哉韓非曰地形以漸往使人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新率測中國  
申時歐邏已方子時則中國足之所履必有足履此足之底者如磴之行屋梁  
是也赤道之下兩度春秋河漢之明乃屬細星北方有煮羊脾而天明者從此  
再轉則有日光不沒之國都利幸斯言人禍福部璞肯蒙葵稟生氣皆非先王  
所詳何迺慮之如響木綿抄經雕板搗扇俱備于後代是後人有增加精明于



前人者則後出之理未可誣以為非先生之法言也舊喻人身三百六十骨節  
 中三萬六千尸虫族為皆有晝夜山河親黨而人處大千如一骨節人或未能  
 信乃者吾以冥事徵寔理以後理徵前理有不爽然信者乎信之矣則此等之  
 虛喻徵虛理又何不可信耶弄丸聞往來者因果可以不問而輪迴聽其自有  
 信得及否可以參矣爾雅之禳古謂之荼西域謂之陀亦謂之擇吳謂之燧閩  
 謂之德中原謂之茶是皆一物也方言特變異耳古無家麻於漢書茶及即今  
 茶疑經作擇曼陀  
 羅作曼余羅可証太極也精一也時中也混成也環中也真如也圓相也皆一  
 心也皆一宗也因時設施異耳各有方言各記成書各有稱謂此尊此之稱謂  
 彼尊彼之稱謂各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則何不信天地本無此稱謂而可  
 以自我稱謂之耶何不信天地本無法而可以自我憑空一畫：出耶相推而



鑿相推而補分推之為專門合推之為大宗代錯不息之道也古者三茗設辨  
也非後如後之臘面京挺也非後如石乳密雲龍也非後如豆園烏帶也非後六真源蘿至矣

孰知有芥：又有片乎鴻濛之心料猶櫛也集大成則真乳浮梁俱備矣直

指入則源澄矣色且如製又有合尼山驚峰苦蒙高少之

製而始則有始之重始者乎始心始持始爾始不始通始言始若始在始今始

相見知必相爭也言其律三百韻夫因時盡變何事不然何事不然何故

不信愚故以天地信自然之公以自心信東西之同：自生異：歸于同即異

即同是知大同專者雖不肯同而全者不可不以同世為任或虛其寔或寔其

虛虛寔有無之不二猶陰陽之本不二也皆以不失其初而已皆以不為生累

而已原始及終即三世也神道設權巡延典主最能輔教入人之化若此不雷



之以神春秋之權而闢之乎孔子復生必以老子之龍子佛：入中國必喜讀孔子之書此吾之所信也天何言而制定即是不立文字之燈錄三藏不曾說一字而四十二字通華梵游藝之門呵：不生一歸玄黃未判以前則又何東何西何半滿籀隸之異而同：而異乎何：氏有擴信之密訣曰小中見大：中見小古今撮稟豪乾蓬息靈中見寒：中見虛蜃樓山市龍女施珠長中見短：中見長鏤凡一野墓誌黃果此中見彼：中見此八鏡奪魂手壓嚇鬼木無大小不煩善巧本無靈寔不息真一本无短長莫知何鄉本無彼此大公由己大隨大小誰割昏曉大隨虛寔空山寂歷大隨短長節：芬芳大隨彼此九州鄉里當知大隨即是本無見即無見在：圖書官天繼善蕩平之樞正大一統春王如：曰大密者即天下萬世是密也



三徵 統攝進交輪密

開頂門背面之目。破不落有無之鏡。而覆存泯同時之情。一盤效三散畢矣。若不能知。千篇累牘亦紗縠也。大一合為天地奇生偶而中參蓋一不在一而二即一者也。圓心之上統左右而交輪之旋。四無四中五無五。光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貴使人隨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貴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統一切法。貴使人貫以此三因通三知三唯三謂之符。覈之曰交。曰輪。曰幾。所以徵也。交以虛實輪續前後。而道虛實前後者曰貫。難次而言其幾。悟隨明泯暗偶明奇。究竟統在泯隨中。泯在隨中。三即一一即三。非一非三。恒三恒一。謂之本不動者。非靜也。穆不已也。幾先知幾貫則為一。其大其小。虛其寒其虛。而無大小虛寒矣。並無三徵矣。生成合生成合。合合。合即是合。聽百家之各專互勝。而統常交之大常者。通自在也。知所以之天。安其不得不然之天。穆不已。徵又為可以已。



何謂虛實交。曰一與二為三此教父也

二則三也

五止有四、止有三、止有

二、止有一此琉璃圖書也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一琉璃也  
可方可圓可稜可破可末可長而交之輪之心以為量試一量之可乎一不可  
量、則言二曰有曰無兩端是也虛實也動靜也陰陽也形氣也道器也晝夜  
也幽明也生死也晝天地古今皆二也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相互相  
因、二以濟而實無二無一也混沌生于有開闢生于無混沌非終無開闢非  
始有、無不可分而強分之曰未生以前有在無中既分以後無在有中天下  
偏病亦此兩端不執泥則斷滅告之曰有則偏于有故言無告之曰无則又偏  
于無故言非無告者噫曰一寒一暑一此一彼無寒無暑無彼無此猶折簡梵  
本也而禡禡曰非無者仍標合于、中口門都虛茹吐不盡况塞排之約不作



十成耶。知有貫混濁之天地，即直下之天地，則無有無矣。一因二而兩，即參倍兩道。四中五，弥綸向上，薰墮<sup>上</sup>無上下，猶中無中邊也。千萬不出于五，即不出于一也。一者無有無不有也。即隨即混而即統矣。道生物而與之同處，豈父子可喻。水盂可比。我故蚩，而示其綻曰：有生未無非物也。離物無心，離心無物。費隱交格，如液入渚，未生知生，即無生何妨。曰：即有是無以滅，沒四諦而膏化三五半，以無邊有者權也。半提者甚，其詞以矯之。但曰空諸所有，全提者玄。其詞以括之。但曰不落有無而已。死後者即生前者，即生後死前者。知生死前後之嚮，謂即知本無生死之影響矣。偏斷滅者十一，偏執泥者十九。隨流見，即見矣。而沉溺憇憇，牢不可脫。故按之乎空，却以前絕後重，獲而還之。日用此亦。七便之境，零耳究竟隨流。凡得者有，即無存。即混之正的也。從而曰離四句絕。



百非直下一刀更無前後坐斷千聖頂顛從而曰空手把鋤步行騎牛木鷄夜  
唱鐵鳳天明露柱懷胎枯木龍吟何瓦礫之不可以舉揚乎至此唯言亦不  
似：即似矣是即未是即今狼戾如此苟非親見庸詎信耶各親見其所見庸  
詎信全提之更有大全提耶涉也池也溪也江也海也各一量也允中氏之則  
天也化身為擊壤之老鼓其腹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既  
曰不知識矣而有則可順是蒸極者不落有無也子思闢天荒以千靈相傳不  
可言之中恐墮混洋忽創喜怒哀樂之未發一語當之而又創出中和之節則  
明示未發之中即和合于已發中矣中非無道不及之說也前後俱非前後相  
續時：此中乃庸其中適得而幾成毀通一中非無道不及之說而又豈廢無  
道不及之中乎明：上天之載而無聲無臭是不落有無者也孟子微端于情



表體于才痛人之從小體而失其良也又慮人之守冥漢而二極也開天荒創  
為養氣踐形之說養氣即踐形此不落有無者也不落有無又莫妙于易矣  
太極者先天地萬物後天地萬物終之始之而寔況天地萬物不分先後終始  
者也生兩而四八蓋一時具足者也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處不有即天也即  
性也即命也即心也一有一畫即有三百八十四皆變易皆不易皆動皆靜即  
貫寂感而超動靜此三百八十四寔有者之中皆有虛無者存焉孔子闢天荒  
而創其號曰太極太極者猶言太無也太無者言不落有無也後天卦爻以布  
是曰有極先天卦爻未闢是曰無極二極相待而絕待之太極是曰中天中天  
即在先後天中而先天即在後天中則三而一矣甲折參天何業不仁膚粟足  
拇有指之不斃者謂之不仁診知此一法身圓滋周給則九十九萬毛竅皆太



極也。必暗後天以明先天，又暗先後以明中天。遊之天地未分前，則位亥子之間，不得已而狀之圖之寔，十二時皆子午無子午也。全混全隨，俱明俱暗，豈真有此一巖然卓立不壞之圖象？藥于西畫之上，或不落有無，重象以無稱之尊先也。此本無對待之無，而周流對待之環也。故曰太無。

以子以太極為無名公義妙，而又曰元極之前陰合陽何也。此十二會之子時一會，自分三分，初無極，次道極，末乾坤，每分三計，六百年曰無極，即子時初也。道極即子時中也。乾坤即子時滿也。此無之中細分之也。同子方論始終虛寔，有元道器之大綱，則寔中有虛，中有寔，有之前為無，之前為有。卦爻與無卦大對而太極無對也。太極之前添無極，則不能顯不落有無之太極矣。故惡從而三之。莊子曰：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也者。夫未始有夫未始有者，是三層也。今日之始者，子時也。子之先，即亥之後也。一層而一層，一層而又一層，以為深手引人于虛寔之所，為已笑言無極也。亦慕其玄言耳。今人好翻字面，不論本指如何，考卷之批別，以此欺駭便。



為攝推勝者。日所認極。則玄之口無極。子所謂太。何不玄之口無太乎。如言及  
從心不逾矩。便云還有矩在。矩是甚麼。天下人以為妙。真以孔子尚大一步。天  
驢年放騎。何曾夢見吾答之曰。汝敢說尚有用口在。口是甚麼。可嘆千古。人只換  
一个字面。便換了人。眼情不見。樹倒枯藤向前。一段空引。為山咲轉新哉。

何謂前後輪。曰。因有推無者。必推無始。推之則念。有無始矣。念也者。今  
心也。于無始中。益其終始。一呼吸為終始。一呼吸即一生死也。一呼而  
一吸。中有前後際。為察此前後際。然後能察無始。而人不能察此。幾微  
故以大表小。于是言一日之生死為晝夜。一月之生死為朔晦。一歲之  
生死為春冬。天地之生死為元會。明天地之大生死。即明一呼吸之小生  
死。而人一生之生死。明矣。推見在之前際。即逝去之後際。推見在之後際。  
即未去之前際。此一天地未生前。即前天地已死後。此一念未生前。即



前一念已死後今日之子時前即昨日之亥時後而天地之大生死即一日之  
十二時也佛闢天荒而創名曰輪即子闢天荒創元會運世之限以註成住壞  
空之輪豈非振古希有者哉巧曆善算法且數變而必以三十年為一世十二  
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世十二會為一元足準者以年月日時為確徵也一元  
一輪一歲一輪一月一輪一日一輪一時一輪剎那一輪則一呼吸間與天地  
同符前在際同符天地養道極之子會一歲忍仁之冬至一晝夜之天根一營  
之會陰皆一也四分用三十二用九首尾夾括元處天門三如此而原始要終  
三世之故莫明于此曰過去者昨日而已未者明日而已更元其元猶時其  
時也劫：如是塵：如是苦：然：大海漚發則鏗九極數即半剎耳純其所  
以而歸其直塞又何有生死足係累乎輪之貫之不舍晝夜無住無息無二無



別隨混自統自然而然知之亦然不知亦然：其所然同歸于盡同歸于不盡而人倫之至且較見在故須知之知之必開天地日則休原不休知此不休乃大休耳因有天地隱一無天地而刻一不落有無之統天地究竟統混無逃于隨但知隨中之混統又何九六三一之纒呈乎何：氏嘗云天地日月者天地生人：即天地言公心者無徵則遁詭以即心取徵而徵其可徵故莫如天地也易言局圓難言圓：况曲指託散乎測器有道測理善因吾以寔徵之任以喻聽之何寔而非喻乎何喻而非徵乎輪有三輪界圓而裁成之有平輪有直輪有橫輪三者拱架而六合圓矣象限方矣二至二分四立見矣如渾天越平盤四橋如交午木一縱一橫南北直輪立極而相交東西衝輪旋轉而不息南北之水火即東西之日月東西之輪即南北之輪也平之則四方中五之盤輪也



盤輪即腰輪也卯酉之門建輪而旋即如子午之位建輪而交統須彌之腰輪  
即豎之盤百會之頂輪也物：皆自為輪直者直輪橫者橫輪曲者曲輪虛中  
之氣生：成輪舉齊形無形無不輪者無所逃于往來相推則何所逃于輪哉  
衍而長之片而積之卷而接之直立而上下之幹支而貫蒸之以此推之凡理  
皆然言南北而東西見矣舉二端而四端見矣不言五而五見矣或言三而五  
見矣或言一而五見矣或不言而五亦見矣此時：變而斷：不變者也逍遙  
游首攀北溟之魚不徙則浸水矣怒飛而南非鳥非魚上下察之一躍一飛乎  
挾風霜之龍興鸞集乎何其善表有無之混化耶應帝王終以北帝南帝中央  
帝亦此表法夫何異法章之龍女持男章嚴之童子南詢乎倏忽已鑿死混沌  
矣何：氏不惜鑿而活之以鑿抹鑿以變窟變不得開從不敢開之口何所逃



罪

何謂幾曰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輪也者首尾相銜也凡有動靜往來無不交輪則真常貫合于幾可徵矣無終始而有終始以終即始也貞元之際得智信之合為大明終始而行以徵其寔則天地未分前者即貫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冬至子之半者即貫四時二十四節中未生以前者即貫生少壯老中一念未起者即貫念起念滅中是前即後：即前原在前而後：而前之中謂之本無前後而亦不壞前自前後自後也晝即夜：即晝原在晝而夜：而晝之中謂之本無晝夜而亦不壞晝自晝夜自夜也則生死呼吸往來動靜无不相即並不相壞皆貫者主之此所以代也錯也所以代錯者无息之至一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仲尼所以集大成至孔子思晝出而何何氏教于文輪發明之仰子



知先天而不專立先天之狀止于動靜之間歎之曰天下之至妙至妙者也陰陽之幾華此而可知不落陰陽動靜者即此矣豈待壞之而顯其成始顯其無成壞孔豫之解介于石孔子歎其知幾乾之履歎知至之為可與幾者微也危也有幾希矣察幾近之義焉推之始也變之端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問也解其可不豫知真疾乎履其可不惕而自強乎坤艮柔剛是為二上分石問故稱介為屋者金之歎氣是化為石金石同氣五金八石相用故稱堅者為金石此問介堅介之義所自古問介介轉聲即子除金增石皆有至理此可不拘偶有又之由前生後穆無前後生之幾變不變以不變貫隨前後幾而泯之如滴成泉各不相知亦歸于無知此真萬古不壞之卦穆憐矣然不許倚也倚則天地懸隔矣呼吸之緣日夜之候生死之根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此前後虛實間以幾索益于人心盡自知之豈得竊特大憐而顛頊於楸



之一覺我人心之明昏存亡亦代錯之類枕也老子曰萬物并作吾以覩其後有生必死則下地呱：即堯里皆路矣况兩斧伐枯赴斃而斃刀乎有成必壞則輪與馭婆即荆棘虞鹿矣况阿房迷樓之後膏摧拍手人樂我苦人苦我樂人逸我勞人適我閒何須再計無奈人之與矣沉浮蕭然披身亡太多存亦亡皆太多明亦昏耳後強煉惕者揣度之所不暇簡張設之所不能施歟馬檢激明暗叅取可以徵其轉變出路直心發聲從苗辨地豈非探此幾則生死無能逃乎冷火燒空熱水凍日姑逼之姑繫之然不得曰姑逼之姑繫之云尔也誠知此幾而合之續之幾：不失其中迥堅其權乃神被蜚不思彼蠅奚白彼鴛不注彼靈安出以為黃葉則皆黃葉也然不熇乎以黃葉供鑪鑪也以為蝶語皆蝶語也然不熇乎以蝶語翻綿蠻也捨從身如谷響鑿肖無首無尾無古無



今前後不相謀易位而可適時乘其中應即如環是真無死生而隨死生矣又有決幾焉動心以知不動忍性以知不忍無求以知大我大我通于知小我嗟嗟之喪即近樂之簡未能之慥：即無住之如：是必格破虛空之文而後能合虛空交之幾送裂前後之際而後能續前後之際之幾奪其安飽影此先鞭常冥濤整以激天海由砥知統乃許大隨雲氣指軸翻車應運豈聽自然而得自然者乎見及那伽而後平盡平盡而後時宜非倚那伽以馳廢事之暫畢升高之蛄也誰不寓此大定之宅中曾有居其宅而不治其宅者哉彼未嘗不合而不知分即合之無分合未嘗不續而不知續即斷之無斷續雖儼然葛天上之民專門之所賞實則中木蟲蟻而已矣非吾所謂天與日一用神與明一成平懷而因應憤學為放曠者也始于此嘗卒于彼所至不自知至之無不始



風定者不此雲行者不彼之人也以幾先徹幾後以無待者運待可以旁薄八  
紘逆曳孩數無意無意法即無法無所不為而無為出之入之萬之一之  
而無可泯矣明不息之幾于代錯者藏正回了因于緣因以三一叁兩之存  
用掀翻三諦之泯則俱泯俱不泯可也統泯隨之交輪幾亦指端之接閣耳世  
即世是名超越何孩乎世出世法之闢駕反因轉此憐中以供鐸鐘金玉之  
常樂

圖六三點舉一明三即是兩端用十一以貫之蓋十乃不出于奇偶之二者  
而奇一偶二即參兩之原也上一点為无對待不落四句之太極下二點為  
相對待交輪太極之兩儀三身三智三諦三句皆不外此撮末中統此外平  
統高且不息統是震無着統理事即真天統天地真陽統陰陽太無統有無  
至善統善惡之故无對待在對待中設象如此而上一點實其二者而如環  
非縱非橫而可縱可橫中五曰破壘十用九即五即一乃無完無虛无



可無不可冥應从起者也別詳六說



盡心 盡以言从火以取

天<sup>何</sup>以生燒人乎生而累、而死不如不生而必生而燒之故憐之曰可憐生請憐而燭之以死燒生、本不生當知生所以燒、所以生何以有生何以生心其始生魄其陽曰魂氣生血肉而有清濁氣息心而性本一氣耳緣氣生、所以為氣呼之曰心清汜濁中性將情迎生其習未習與性成衰彼身拘青黃其文惟焱有舌柔烘于燧誰其破泥瓦燒魂衣而受用此慧炬扎東西聖人千百其法不過欲人性其情而已性其情者不為情所累而已情至生死而盡故言生死出生死者不為生死所累而已出世者不為世所累而已舍身者不為身所累而已心空者不為心所累而已累因此身、為世累世無非物、因心生、死即此心也故燒之則能盡、之則能空、之則能舍、之則



能出心空一切空能出則可以入而無碍矣以順為逆以爲順是謂隨順然  
心何以得空故從而縛之莫之燬之淬之此不得已用大逆之薪也本自無別  
不壞世相而大逆偏勝又焦茅灰死矣要以質言但煉不爲所累之燭則何生  
死可出乎無生死不求脫離累亦不累此天酒也怖生死求脫離此黃卷不  
能不爲生累而以學問化之此根苓也隨生死空生死而貫生死一心三諦莫  
方便于此矣在世出世忘身以適游心無心明而不恃系而不纏方步康莊踐  
棘荆棘唱平水調裂石遏雲不盡豈知此我上者解悟其次證悟不能必大困  
而後徹不至懸崖又安有重甦之事我此雖諱謔聽者無益雖聽識之所遇被  
轉不能主也深造汲于自得得繁乎官內捷外獲詛盟厭賦官手我死心者甚  
甚之燭即也人先不知自心自心本無真妄故使之覘真真者不生滅者



也人生而不生滅者故生滅矣淑慝也淫滑也不得而立之名也真不可得見以知見：謂之識神于是教人參天地未分前而天地未分前者混于日用則日午三更無二無新無別者也上根者隨流是得豈不撩起便行哉人有心而有知意起矣識哉矣傳送而分別矣本一而岐出其出百變矣謂之知有本知有始覺之知有真覺之知有妄覺之知有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有曰知見無知斯即澄靈有曰知是空花即無輪轉有曰知即離不作方便有曰知淨是事便休有曰不知最親切論曰般若無知者無有取相之知也經云聖心無知無行不知斯則知相無知矣不待忘也未明曰心是明以知為體不同妄識伏緣作意而知又不何：氏曰至此惟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非言可詮強用太虛廓然無知

詮之曰心以無知之知為體曰無知者祛妄覺也曰無知之知者祛廓斷也知以天統良以德泯致以法隨致良知固三謂之表而兩不謂之衡也衆妙之門即衆禍之門晝好夜醜可無分別為生所累不得不循絕正聳耳故聖



人知而無知以無知：齊物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問曰知否答曰不知則能  
知此不知者為誰知此為誰則知止其所不知矣親見自心者知即無知何染  
何淨何真何妄又何分心與識神也乎若未能灼知大始而作息合莫必未親  
見自心也熇曰我無知也妄矣曰我聞道也更妄矣經鍛良知者技尚無意  
者礎礎識神者刮摩習气者死：惟有老漁鳥能逆心而縱橫自在耶曠達自  
然者則知其難知而任之便計哉以為便計隔別故遠知猶無知不作聖辭其  
尊知而火馳者矜其一察以縱橫自適則不如浸死水者為無害天下矣嗟  
乎人心出而烈護而充詞而譎害而縵辭而驚俄頃而騰九霄極九野上下千  
年其<sup>劫</sup>無休寤緣其所見而薰以為與竊行其所狎而魂傳其所不<sup>習</sup>慮陰賊樂  
聞汗漫善驚厭常而喜新循之又懈墮于所便所至成所不投不入投之即黏



不激不出一出即橫直告之刺不信詳屬之則反疲日之造成生死不持不忘待盡為可悲也其陽化其陰不化悲何及乎是故單提之家奇語玄語冷語毒語顛倒語悟之喝之刺之忤之疑之悞之不送不悟不悞不送絕乎蹊徑出其意表短其所長犯其所恠奪其所恃而穿之以必不及釣以所親而頌之于所不能禁祥入阻隘而伏起引上高峰而推之孤者使平之者使孤懸度燒接綫不通風遮塞以使之窮剝忽以試其不火措或徇其所偏而折或聽其自窮而歸或已入也而未堅則故挫之以深其括或已合也而未化則故罪之以徵其轉火毛塗毒石激電掃皆燒人盡心之法也佛心佛也佛法魔也魔者佛之先鋒也及乎無魔並無佛矣本無佛法非可執一法也後世相傳執其玄秘以為市肆安得無私心橫行尊知火馳之弊哉聖人無言雅言無隱之燈螢已照



此知人心之絕非道心也而道心在其中舍危無微惟精乃一故表道心以用  
人心使人信而執之久而忘其執然後知無不在執即不執之安樂場也其餘  
已甚語也賤併古今以自蕩其襟者敵人心之捷方耳聖人燭乎無備中道之厥  
中而嘗立乎適可之中道能使人心自盡而不居其烈使人之心行其光而可  
以束緼莫關葦于毫而使之自燭于其身莫委黷于物而使之供爨于禮樂鼎  
濟自埴各安生理以化全營之累主其大體容諸熾火絪縕以新萬世樵采之  
心此天地之所以大也

不塞不究入却穴而不偏行遠疾速而不可託執往未悟德而不可為固塞暴  
至殺傷而不億忘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托地而游宇友風而子兩請歸之雲其  
物僅：為万世文名號不美與暴為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



其後世屢化而不壽前亂而後治三伏三起事乃大己是之謂蠶始生巨成功  
小長其尾銳其剝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又履其極尾還事已釋以為久管以  
為毋無知無巧不盜不竊特用則行不用則已是之謂箴何：氏曰苟况何取  
乎三者而賊之乎雲也者起而無核者也蠶也者舍身利世者也箴也者引而  
不享其成者也鋒則必棄用則必衰緣則無端不以棄而不鋒不以喪而不用  
不以無端而不緣知後不知先者畏棄也知詘不知信者畏喪也知齊不知畸  
者異無端也非能盡變化者也盡心者雅似而知：則盡之盡矣始乎引中乎  
變究乎隨有而不居引善入矣變善舍矣隨則無不可矣無不可者本無可也  
盡誘其入：誘其舍：盡則出：則隨：則害：則天：以人盡誘之巧者誅  
誅者箴工刺績不見其終者也誘之拙者固：者以錐為箴猛不惜漏者也盡



之盡者無巧無拙乃拙乃巧孰爛之甚斯無之矣無之無者還其應有之矣  
應之也者若不得已而有也若不得已而有若得已而無應而不宿者也不宿  
者鑑曰平公其神曰常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夫所謂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  
有者也當其有無之用畢而消勿而儻盡之矣而若未盡知之矣  
而若未知故能以不存以不養不二若二俟若不若之云者本相即也  
世有知者樂其緣厭其納彼烏知其不可厭乎游與之輻造其徹不先  
不後時乎先後不次不第時乎次第無聲無臭有倫有脊緣督知養以知養其  
不知謂之養生以死養之死其心所以生其心之主也生即無生無生長生  
生于不生死于不死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能送生乃以送死日舍一日舍  
以為送以為養盡則知送朝送夕送朝不能送夕而夕可乎觀象生觀



其生即以觀天下之生我雖欲不舍日已見舍何如先舍之而日送之。為豫  
乎觀我非我觀非我之我其我蓋變化其我蓋變化其生夫水可折可合精無  
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民皆無我行定無人時行者止時止者行忘身于  
謙孰可以動必有事者行無事也化者無事而有事也且者初有事而若無事  
也蓋有專門蓋何專門、不一門能入為門能出為門不出不入無門一門與  
要且者久而善要與道止者漸而頹聞幾何直蓋姑與之且銳身者少之送、  
者引之發然受絃且惟患其不且稚子入楚則楚此入吳則吳趨夷由不得與  
之爭能易始引也久與之處則所假者應有而有矣優之應有也侯且君臣矣  
侯且父子矣侯且仇讐矣處其地不怪其怪故能人怪其不怪人之于世尊其  
一侯且而已矣恭軍蒼鷺未泥孤裝時且乎尊者也且乎尊者即其常侯者也



常候者常無有者也。尊之所假，還其應有，足以使觀者嗟唏。烏喙而怵憚，瘖心  
况真見乎？常無有以還其應有，而不宿者乎？假以為物而相與，物之假以為  
人而相與，人之假以為心而相與，心之假以為人，即我而相與，即之或之，使莫  
之為疑之，所假不假，何入假之者？誰入，則何假？不知其所來，不知其所去，竊假  
也。知其來，知所去，竊假也。盡其所以來而不知其所來，盡其所以去而不知其所去，  
天假也。果假乎？執無假乎？執有即假矣。無即無假矣。盡至此，莫無假于假，莫假  
于無假矣。三軍得意，則下亡國窮，給之獸不避兇虎，進退不涉，通入其入，知無  
所逃，常與應，湯火何加焉？水化霧，散適北風，日割水吹，尤任其逝矣。有者無端，  
無者有端。烏乎知之？醅之醇也，知之覆爛自破；中自萌其始也，水土溼之溼，  
而蒸之，雪葵陽而為雷；之奮也，擊無不殺焉。物與無受，而日新其富矣。外疑徵內。



內有公符內微：外：有公符合公并平符：應幾：無內外而有內外符其  
內外微無內外鑿空三影而火焚其符則有力耳偏外微者高偏內微者苦狗  
苦亦蕩狗蕩亦苦兩狗既免兩微亦免微：可免固微不免蕩與苦窮亦自  
免必不必免求免何為不得不言求免是故貴合是故貴分而合是故貴無如  
其無也則無不分無不合矣無也者化也楚典之楚吟與之吟槩之蒼然歷之  
稜然何為以稜然而強蒼然何為以蒼然而強稜然道猶春也菟猶也地為  
天車月者日之鬼死為生影勢無不一盡人見天既已見天化其所見無：不  
有：無不無：適而非化無適而非天則隨有而已隨假而已又何天乎人乎  
符乎微乎委：然顯：然愉：然儼：然豆：然靈樞謂之平人故曰始乎引  
中乎變寔乎隨有而不居不居是其居唯變所適是其不變不可為典要是其



要也

盡即古燼字。从聿从火。以血。今加人為儘。而盡為去聲。其寔盡心之聲義。用心之至矣。有知而無知之義。馬有成人。究竟之義。馬有勇往到頭之義。焉有斯盡。火傳之義。馬愚以盡變化三字。明荀子之針。蠶雲明孟子之盡。二九句。養像即孔子之知。從亦可。然矣。變字从礪。从支。以莫。乱于絲。莫亂于言。故使人。應支。所以治之。化古作止。以倒人人。終必化。後加人于。備作化。則生死之道。盡此。便就字。義亦足會心。



互因

吾嘗言天地間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極相反何其顛倒古今而憶說乎此非我之臆天地之臆也佛言三因得此互因衡封八觚皆明矣天地惟有陰陽動靜耳非可以善惡是非言也聖人體道尊德以立法故名字之一不任一故用因二之一以濟民行因二別三而寔非三非二非一也舉其半而用其餘用餘之半皆其半則所謂相反相因者相扶相勝而相成也晝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剝柔清濁明暗虛寔有無形氣道器真妄順逆安危勞逸剝復震艮損益博約之類其非二端參即是兩舉一明三用中一貫千萬盡于奇偶而對待圓于流行夫對待者即相反者也且舉大較言之陽清陰濁至相反也霄壤懸判而玄黃相襍剛柔敵愾而占律協和雌雄異形而牝牡交感可謂不相因乎水濕火



燥至相反也。坎離經乾坤立極上下經皆終水火民用甚急刻不相離人身之水火交則生不交則病可不謂相因乎。河圖相生必變洛書相尅而後成用四時之行雨露而霜雪春生而秋殺吉凶禍福皆相倚伏生死之幾能死則生拘生則死靜沉動浮理自水炭而靜中有動：中有靜：極必動：極必靜有一必有二：皆本于一豈非天地間之至相交者本同處于一原乎。然則善惡是非之未分可觀露夫上尊號曰混沌誠哉不誣吾每繹子思代明錯行二語而悟相害者乃并育也相悖者乃并行也子思知而正告何：氏痛決其幾彼謂仁義即殺奪何謂非至理乎以始乎仁義後必殺奪也特聖人不以殺奪而廢仁義不立仁義而令民忘之忘仁義不忘嗜慾嗜欲之殺奪尤速知其殺奪而抹殺奪者仍是仁義也假仁義以為殺奪亦所以為抹也有小人乃以磨礪君



子乃兵禍患為有道之鉛錐故曰危之乃安亡之乃存勞之乃逸屈之乃伸怨怒可致中和奮迅本于伏忍受天下尅能尅天下欲取姑與有後而先論涉河者少所喜老所忌則一生自相反也行路者進一跬舍一跬則一步亦相反也制器者始乎麓卒乎精資所用旋所棄則工巧亦相反也犀利之機全用翻駁反其所常痛從骨徹何往而非害乃並育悖乃並行執伏羲方圓文王貞悔孔子禘卦無非錯綜無非反對往來交易消息在此老子曰反者道之動非止訓復也陰陽五行翻忽顛倒小即大彼即此中即外生即不生有即無有閉眼者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當下又因即正因矣至靈者即至害者故言無知無知即知無意即誠意何思何慮一在百中慈湖不明又因正因之大因故謂大學正心誠意孟子存心養性易翼寤理盡性皆非聖人之言豈故矯言耶寔于事理



斲其枯木浸死水者亦未微乎此耳皆備之我即無我之我克己之己即由己  
之己于時空盡于時不空于時解脫于時擔荷凡立一名可立皆可破知即無  
破無不破如此不可如彼又不可知則無可無不可有人即病亦非藥增藥  
增病不以增病而察藥有法即藥亦非法無法即藥而有無法之法天地乾  
動輓：肩：德：必代必錯而後能行高卑相輓深淺相係合無不分：無不  
合而學執己守這相爭求雄便其所習往而不及豈不悲哉悲則悲之容又容  
之五月暑極而陰已逆至十一月寒極而陽已逆至後反剝即因剝始反夫即  
因夫天地平分而聖人但為陽謀此圓中歸一之道也知真一則大因明夫因  
對待謂之反因無對待謂之大因然今所謂無對待之法與所謂一切對待之  
法亦相對反因者也但進一層耳是以統弁便為進也有天地對待之天有不



可對待之尺有陰陽對待之陽有不落陰陽之陽有善惡對待之善有不落善  
惡之善故曰真天統天地真陽統陰陽真一統萬一太無統有無至善統善惡  
統也者貫也謂之超可也謂之化可也謂之塞可也謂之無可也無對待在對  
待中然不可不親見此無對待者也謝之曰有不落有無之無豈無不落有無  
之有乎曰先統後有亦先體統用：即體矣以故新其說曰太極思醒之曰太  
無而冥之曰所以



公符

聖人因一在二中陽清陰濁而立善惡之榜因人生有好惡而使知最初之公好公惡因有名字因有是非此有是之公符也夜半符隱物矣符顯聖人之因符也有是非而<sup>互</sup>相是非此生民之流符也揀者反之夜半而榜之曰無此至人之隱符也君子質天地之無而激天地之有是以揀闕其隱符鐘鼓其同符而榜之曰公此日月之明符也詩書禮樂雅符也易春秋陰陽之合符也易以統之春秋以終之六齋之公準成矣易以繫準律春秋以律準繫權時中之終游公是之矩律天道之差錯而以學易顛過律寒暑之森然而以春秋知罪天地蠢萬物而獄之聖人讞天地而判之上根少中下多正告中下而上者自得明乃以化窮源歸源曰仁與義維國有祇以立之而與以國之陰分善惡陽



亦分善惡非有是非亦有是非要其大端惟先統後謂無先後故言太無以統善惡而明至善以統有無是曰至誠是曰公是準也者可以勾股古今而純衡萬應者也彰瘴勸懲春秋準易握象以示據善揭言毀準者偏矣愛國而削畝不且使後世遁況之使而竊公符以滅公符乎畝不畝之哉畝哉以不畝為畝猶可言也故以不畝之當痛哭夫夫烏知國之藏畝而合畝之為國乎新達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或取之非也無善惡可言者善至矣京山曰繼善成性非有次第先後也強分疏之示人耳性與善非二也猶乎理也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未發之中稱之為善可也無者善之長曰明善曰止至善皆性也善之渾然即無之粹然即善空中之色可無空可無乎至善豈有對待乎言本體者猶言本色也本色者素也染畫如彩不加者其地也



蓄其素而已謂本體為善猶謂本色為素也龍溪專主四無學單提耳抑知無所得仍屬方便而合存無混為同時六相乎何氏更有盡務天地之面刻刻聖人之心一語曰仍是相反相因代錯交輪之兩端而一之本無有無不有也混：沌：不可名言聖人通晝夜而知陰陽之幾折半因合大因焉猶十二時而用其半為六爻轉輪止變可例推矣凡天地間皆兩端而聖人合為一端蓋兩端而知無先後之先以統後也扶陽抑陰以尊天也可以曰善可以曰無可以曰無似可曰善衍古太極者始皆陽而無陰陽之所不足處則為陰蓋主陽也聖人曰初不得謂之二又不得謂之一一陰而一陽一陰即一陽成能即陰所以成即陽不落陰陽不離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吾一以貫之其統陰者陽藏陰中陰拱合陽由靜而動破陰而出所謂奇衝偶為參兩天貫地中



而週乎地外者也。當陰含陽之時，亦重陽也。當陽衝陰而包之，時亦重陽也。自此對待相交而生，不已皆陽統陰，猶天統地，夫統妻，君統臣也。天地分而生萬物，皆地所統。天止出氣而巳，男女之生，全是母育，父止精氣而已。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父，蓋全是地，則全是地之承天地，何敢自有其分毫乎？河圖全火易位，而變成洛書，陽不易而陰易，又使陽居四止，陰居四隅，尊陽之義大矣哉！日月並照而天地之內，惟日為主，月與星漢皆借日為光，以日行成歲，以日成晝夜，以日成寒暑，月豈敢並日哉！日東而月西，東升而西降，東生而西殺，故四時以春生，統秋殺，十二時用九，自寅至戌，以三屬夜，亦貴晝也。董子曰：昆蟲隨陽而出入，草木隨陽而生落，人民隨陽而興衰，尊卑隨陽而序位，隨陽者貴陽而用陰也。有生之後，一切皆有，則為累，雖鍊亦動，即為欲，陽主陰。



臣陽渾陰而陰用事猶圖主生為體書主尅為用易皆用書之尅以成生也無  
必不能不有始乎善必卒乎惡無善則無惡曰無者至矣抑知始乎無善无惡  
必卒乎有善有惡不如張尊善化惡之號令乃所以運真無善惡之瓊璣是以  
斷：然表其從天地未分前未者曰性善尊德性者尊陽也尊始也尊先也榜  
之曰善猶榜之曰無也易以無是非示人即以公是非告人故彌縫而翼之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直繫領無上三一三之一陽以陽即  
善即性也繼者續也形下之陰陽中第一念是善第二念是惡言交輪之幾于初續見之天而人：而天繼續之初微乎  
危乎成之皆陰承陽而性在清習中下地之時善在惡中理在欲中前喻素彩  
是也當知素在彩先而有彩之後素亦在彩中矣故曰第一念是善第二即惡  
仁一而甲折之身即二希夷曰陰者陽之餘凡貞悔卦皆曰坤者乾之餘蒙者



之之餘。以此知惡者善之餘也。大陽陰之次。各分小陰陽。如四象八卦交細細分。中貫億萬無盡虛實善惡推之。昏然辟如言未分之天地為善天地已分之天地為惡。天地善天地者陰拱陽而不用。是無善無惡之混沌也。惡天地者陽托陰而用。事是有善有惡之混沌也。春夏善秋冬惡。晝善夜惡。先天妙善後天妙惡。後天之分。如性善惡喜善怒惡之類。是也。鈞樞毛舉。假而言之。應有商：勿泥爾：名教因之以中道立邪正之大防。而主于勸善。故伯夷盜跖。苟死而右。伯夷學問利祿。苟累而褒。學問末世皆鄉愿盜跖。而寧容鄉愿。以詐者善也。究竟為善。即有惡。有真。即有偽。惡惡者。細分則惡其亂德也。再細分之。為德亦亂。性天性善。情惡。無意為之。則善。有意為之。則惡。佛祖聖賢。惟致天地未分前之知。以格日用。故能從心隨順。欲用斯用。則惡亦流于善。而無善惡可



言矣。混沌視之三教皆爲拘也。何嘗非惡乎。一切剝誅則混沌亦惡魁矣。以  
切皆混沌之所生也。曾知摠殺之即摠赦耶。摠赦之必先摠殺耶。荀子言性惡  
原非無謂。但不能舉大防細網先後交輪之幾相因相泯洞知天統地陽統陰  
生。繼成聖人尊陽體統用。皆體之故而精云性惡則悞世耳。人自下地動  
而有爲。即是惡矣。劫初善劫末惡。赤子善長而惡謂之良知能者。其未生前之  
至善生時與未相繼不失也。故聖人于有生後惟叮嚀教之曰。不失其初而已。  
初即先天之至善。猶一日一夜平旦之氣。爲初一念起滅之時。則初識之依爲  
初傳送分別。則惡矣。故學道貴直心直心者。初心也。以交輪幾言之。善中有惡  
惡中有善。然人生即偏後半矣。故聖人以前半救之人能逆溯前半。則後半亦  
化矣。以輪言。初則姑示赤子以德言。初則專表仁義以貫言。初則微諸時宜究



竟本無體用。直塞全流。隨二而無不一矣。直門不必起念處。鉤鉞陰陽也。親乘  
燭于所起之白際。即之離之。則存無不存。而損亦無可損矣。然欲于無定中。知  
大定之故。于大定中。徵一定之權。正宜反復析合。乃能明曉。而析半交互。原難  
界畫。若不如此。烏乎狀之。反復激揚。耳直下林。然有即是無耳。然當知有即  
是無之由。仁義行非許有。即是無之。誑婪狙詐也。是知一定乃慮。大定不則大  
定。乃魔門矣。陽炎相逐。已薰剝盡。鏡塵自外。水水相近。慎以終始。本覺本慎。維  
日重輪三五正曉。此事易簡。不必依我。無奈何之朱紫。別白。但肯盡心。自然見  
性。果能死心裂眚。知尊善之故乎。雖誠明知行本末。內外絳索。而即當以上貫  
下。即無上下而存。由已矣。存者化亡。之一半。而仍隨亡。之一半也。究  
竟天順而有。即人順則下流。聖人尊天德之善。以政人流之惡。則善亘始終矣。



豈惡之可敢敵哉吾于易有感焉碩果則幸耒復志喜五陽夫猶慮難去何  
其偏為君子乎然待小人亦有道夫曰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夫上反則始陰  
在下：固有以安之聖人以易懼君子所以重君子以小人懼易故責君子即  
以化小人泰曰內君子外小人不除之而外之消息之道也其治心也亦然傷  
寒論人身以陽氣為主佛言暖氣歸大而性情蒸于營衛相因生火陽氣附火  
火日焚和故能病人然養人者即此火也庸醫清火惟恐不盡火盡而人死食  
既滋之飲以流之藥常清之藪則發之或滋其陰以運轉自解或培其本以大  
補從治使水火既濟而已性猶乎情餘理混半欲瀾猶火與薪依之即烈問薪  
何如豈能除之乎不能除而必言除之適得其平以人倫此言空盡者偏彼故  
曰適得其平不思善不思惡而不碍公符之思善究竟適得至善之平暢之方



之無身有事適得平懷况孟之平無明即是明然不得不言明以適得無明  
之平衣難免做何諱乎澣澣難免為何諱乎澣而適豈無所于增飯後適飲  
無所于減聞之曰戒可破見不可破本無待乎作主而必言作主執即非道不  
執亦非道究竟何道是謂大道一受成形不忘以待盡死而後已耳豈惟死而  
後已死且不已悲哉悲哉蒙長者有獨子聰明負直氣使才顛狂不事破長  
者之家長者旦夕經紀怒子不孝閉而縛之時逸出踰月不返購而回後  
如是細察其子非不肖子何乃慙慙口高被髮食穢枕草見父噤聲頓首全狀  
殆病也夫請神醫診視之曰非此子之病乃長者之病也長者驚而問故醫曰  
從來混沌闕闕宜有此破家子不破家它禍且至鬼亦做之公自不知家之所  
以當破恨尚未有破者故籌計愛惜而不尊師請事耳嗣君家寶用光得新



公何必家又何患無家乎渠自得師渠自爭達君勿求其爭達之業求之則急  
父子俱躁而焦死不如忘之長者漆：憺：懼喜而泣呼子起牀其子仇：叔  
叔一躍捧地奉泣而唾長者拜神醫曰吾今日少知無子而有子

大極非陰陽而陰陽即太極猶太歲非冬夏而冬夏即太歲也人多不知  
冬即夏：即冬之故知之天則極人之言冬夏者愚為釋曰自太歲視之  
謂無冬夏日冬夏用之謂無太歲此可相奪而相融也須知冬即夏：即  
冬之故即在冬而夏：向冬之中則人之冬而夏：向冬者無碍于冬即  
夏：即冬尤無碍于冬自冬夏自夏也此謂存此同時之時中



顛倒

少學陰陽家訣曰陰陽：陰顛倒：顛體用：體是地皆天聖人從無名中而  
天之地之陰之陽之又從而善之惡之人執其名既久則以惡為媮：名者未  
可與言陰陽：：：：則未可與言權：者無可無不可之至衡也知衡  
者知太平矣如以初分為乾坤則牝牡也交則為夫婦生子然後為父母此三  
名人所安也生六子為兄妹而艮交兌為咸得母媮兄淫妹耶否泰以乾為居  
子坤為小人母得媮母為小人耶尅我為夫得母媮夫婦為寇仇耶不媮也不  
媮則忽言天善地惡聖人用惡亦可無駭矣吾故以爻因公符明之而中尚多  
有交互顛倒者未能盡言故先問人之媮而後敢萬一也所謂先天妙善後天  
妙惡非人聞所口之耳之：善惡也人以明顯是有可見者為陽以幽隱虛無



不可見者為陰此陰陽之翻車也動靜體用則柔清濁者陰陽之性情也而有無虛實往來者陰陽之化也氣陽血陰形實氣虛道陽器陰天虛地實可曰虛者定為陰寔者定為陽乎則血器地形最寔而何以陰之乎未分為體為陽而靜虛為陰已分為用為陰而動寔屬陽體靜則陽上而陰下用動則陽下而陰上日太陽屬火而離為陰月太陰屬水而坎為陽水木土屬陽而有陰柔之性火金屬陰而有陽剛之性可見處：有交互則處：可顛倒也有貫之者夫靜則善動則惡體屬善用屬惡生為善死為惡未生為善生後為惡陰陽未分別混沌為生既分別混沌為死以氣幾論之入下地之日即屬死氣夫安得任其動用而不惡乎良以二者本一分而不分交互輪接和合微細動即靜：即動陰中陽：中陰故知善中惡：中善猶是也青蘿釋文殊宿曜經曰吉星無凶



殺則為無用不妙之善（此教有善惡之分，善惡之分，善惡之分，善惡之分）源善而流惡善少而惡多則流失其初而妙善妙惡皆流為偏善偏惡矣豈可以末流而証其淨陰淨陽之善惡乎有先天之善惡有後天之善惡有未生前之善惡有已生後之善惡聖人尊陽尊善故一以陽為主其未分也陽主藏于陰而不用其既分也陽為主而陰為臣陽渾于陰使陰用亨故知天地間七曜五行皆地而成結則用皆地也地有為以承天陰者陽之臣陽之餘陽之用也惡者善之餘善之用也川即屬惡故曰天善地惡聖人體善而用惡地皆天用皆體則惡皆善也故謂之妙善妙惡水以浪濤惡石浪何嘗非水乎人生以後無善惡在有善惡中善在惡中體在用中遂有善中之善：中之惡：中之善惡中之惡從此高析難可醜緩無善無惡乃至善也有善可為即兼惡德矣然聖人容人為比惡德者欲以抹天下已甚之偏



惡也。因而有己甚之偏善，仲尼不為己甚而亦聽之為其抹也。教之文也。殺三  
赦一教之行也。殺一赦三充類致盡則全殺全赦。聖人知全殺即全赦之不可  
訓文不必言也。故明公理以教之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宮，神明出焉。膻中者臣  
使之宮，喜樂出焉。又曰：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心主即心，包絡不用心而用心  
包絡。人生後心附意識以為用而不生滅，心在生滅，心中此亦一證也。手足癢  
者，意之所到痛即到焉，則意與氣分而合者也。醫以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  
脾藏意、肺藏魄而神為性、精為命，皆氣貫人而生者也。此後天托形而分者也。  
生而靈者先天之心，寓之矣。清氣上濁氣下，示清氣而反為所累，此死狗  
之喻。所以歎人空盡之而後復先天之初也。要無為者至善而不能不有為，故  
復見先天之君以用臣使之官，別為即無為惡統于善而無善惡矣。由此論之。



于變易無定之權而有一定不易之權則此天統地陽統陰夫統妻君統臣體  
統用善統惡之權也謂之統天地統陰陽統君臣統夫妻統體用統善惡亦此  
權也重體賤用而無不用之體重陽賤陰而必用陰君尊臣卑而必使臣重善  
賤惡而又用惡猶重君子賤小人而必用小人不統而用之則惡既為惡而善  
亦為惡以統用之道豈可少哉因之果之性之相之理之事之即體用也體用  
明而無休無體無用無用夫七情五欲非人間教者之所謂惡乎聖人節  
而化之即統而用之夫或欲從治醫病善因而革或用對治醫病善革而因或  
以生用殺或以殺濟生或以順用逆或以逆用順或以善氣迎人或以惡氣迎  
人或以俱用或以俱不用立奪雙融俱有交互此其槩耳知易之惟變而適代明錯  
行則分合交互無不可矣吾嘗曰聖人憂人之近會歎而至人則憂己之不能



如禽獸蓋欲全泯于無善無惡也至人統之吞之聖人蒸之炊之體其妙善：即無善用其妙惡：即無惡豈非不落有無之妙無妙有乎潛之潛聖人勿用惟以見惕立教而以潛漫之體持束六久禪宗專以充潛得機用而保任隨行老氏惟主勿用雖口不待己而應然終爰惜堅忍：一發則惡為己甚故聖人唐：藏：不輕以此機示人當不可言界之無言但著揚遏之門即藏止至之極豈如末世離影鑿空專言其不可言以說能知者哉大或天地已分體從用見枯求其體者亦為人執于用善不勝惡以偏善矯偏惡而矯病相執是病雙掃無善亦病偏惡之病粗無善惡之偏病至細至粗性爽然于善統惡之無善惡即能化己甚之偏然入門何妨同己甚之偏以勝其偏而後亦何妨隨所勝之偏大地平沉一切皆偏皆不偏又何曾見有偏不偏乎惡消



而善亦不立。而善仍可名不落兩頭並不落其不落矣彼執己甚充類之方便以為死法者則矯死而後已而終不悟耳陰陽既分陰陽之習氣即偏陰陽生五行。之習氣更偏惟天統地而不二者能生一切偏習氣之物又能用一切偏習氣之物以化一切偏習氣之物而習氣即從先天之至善以俱至更無復有善不善矣極。三絕習氣也說龍之習氣更甚黑番勝杜習氣也曳尾之習氣更僻柔來壁履習氣也金矢之習氣更螫以惡攻惡。難盡化而言殺生以待三反晝夜之平知而任之諱任者亦不是惡世其此惡爐鍊此惡習氣而受用此惡習氣必歎甲敲敲戈鋌而戰鬪滅丘者將斷滅五行耶是待古今毀壞而後可雖毀壞而習氣之種原伏及第二古今開闢時此種復發故八萬四千輓轡前污粟狀曰皆賊盜也惟神武不殺以治之知其先則趨五行矣



雖然超五行者不依然五行中乎三教百家有間必先一切不相壞而人成集  
之顛倒五行以法製五行顛倒世界以法製世界吾則有此藥籠耳權哉  
誰可言哉

慨世人執定字面未師屈縛科條故為一吐氣學者若是死心一番自能  
吐氣不為一切所縛設非利根大悟大徹則一往任之病更不小故聖人  
只以好學為言



生死格

人生視死誠大事。我知生死。生死小矣。然營營者。不大生死之事。何由知之。苟決業。獲營。相逐如是。半忌諱生死之言。而日抱尸以趨死。于完變金穴之纏。蓋鬼譎比死于蓬室之酸。隣燒紙更難令人見。則安樂乃。莫古今之石。擲也。有言生死一大事者。豈非醒世第一鐸乎。大端一懼而回。勝臨之以罪。福得之以六道。故小民間雷。則頭見神。則禱。毗沙無間。猶以怖死。陰林。狗財。漁色。夸權。憑生之生死言之。既熟。雖點者撥之而已。漬于夢寐。神武。權乎其勝之以理者。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聚則有散。則無是。況生死也。各立不朽。沒而愈。先是輕生死也。安恃侯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收輕任。謂之四勝。知其莫可誰何而立言。廣意以勝之。然終為生死所囿。非真知生死者也。百



姓子用不知聖人通晝夜而知朝聞道夕死可矣知其故矣病莊子者曰勞我以生逸我以死是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其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歌曰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以死為反真以生為不反真其措于生死又如此何何氏曰彼殆病世之偏重于生故偏為此不得不然以勝之是巧于說勝者也其曰汝神將守形乃長生本為我故寃重于養生惟以逃生死之說為啟生死之勢以平其養生之懷耳其流必變生而避死天漢老父曰蘭以薰自燒膏以明自滅此溺于曳尾離腫者夫烏知龍比孤竹之大全其天乎大過滅頂不可谷也亢龍兩聖人此其一乎薰者燒不薰者亦燒明者滅不明者亦滅生死一晝夜將貴晝而賤夜邪方齊壽夭而歎大全天者則陋卷不及東陵之盜而况彭祖八百乎然牛暮死即彭祖矣種栢作祠堂者餘文焉爾矣必以死為名



則老父歎之豈以全天為必不餓乎公和潯薪之指是殆善燒滅者也是不待  
于空生死而動不為生死所累者也從容門生死也知怖生死而先燒滅以空  
之者第二義最親切者也塗毒門生死也知生死必然之理自勝四勝而學問  
游心者居易門生死也人來明七種生死一曰分段謂三界果報二曰流注謂  
有識之初三曰及出謂皆妄之始四曰方便謂入滅二  
乘五曰因緣謂初地已上六曰有後謂第十地七曰無後  
謂金剛心又言人死有十二品而切言分段變異之二死後總以微心即生死不  
生死之原微扎危哉道心即人心也惟其危所以微故易于離象心火而于習  
坎言心亨心之險也如此險習則通矣吾又于水火收大過而知虛其寔之為  
反習之用獨立無悶莫親切于大過之送死矣見于復獲于明夷不獲于艮而  
亨于坎以重險待處憂患之人蓋之死地而後生也習者勞之也懼以終始存  
存獨慎左端之銘曰不可以忘不忘則精一美亦在乎也熟耳伯昏無人言不



射之射引列子登百仞之岡臨不測之淵而列子流汗伏地喪身失魄何：氏  
為轉語曰獲人造九級之浮圖跳跟半井幹之榘歎自若米石潭于懸崖者手  
足挂石不過半寸而緣峻峭如危豈聞道乎迫糊口故遂忘生死以死迫人寧  
無別技彼回樂于此忘生死之技也志衆忘飢志憂忘寐志于虛無自忘生死  
技生死者當知所以自誘矣環舞室轉迴流首帶迫之以知生死之道難誘之  
以知生死之技易言四勝之生死而可以鐸人可以糊口亦一技也四勝雖以  
廣意：廣而定：而忘其定則學問參悟之路安在不可以墮九級米懸崖哉  
况真熟知危微交輪之幾者乎此以知習坎統頤漸矣不勝生死則為生死累  
不舍則不能勝不空則不能舍不險則不能空：之：法因而成技：熟則心  
一亦一燒滅之薪也易非第一生死之道乎又何嘗不可作生死之技乎直通



晝夜而知危微文輪之幾者洞精一元之大生死即一物之小生死極深研幾  
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鬼神無如我何陰陽在吾掌上參之貨之不外中和豈  
特曰人生死在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中乃一塵之不如何汲汲為而以之自  
解也能熟知者不論一端皆足畢其生死熟于暴虎亦能無悔熟于溝瀆亦成  
伉烈刀鋸鼎鑊非僅見即人殺鬼殺還債何殊故殺身成仁原有九等無餘有  
餘度與學度推之信然彼謂道死十一德死十三才死十五節死十九者此苟  
免之庸方涉世取之而終不可言生死之大道也故虛浪以生死為小事者必  
使以生死為大事而後可入道至執生死為大事者又必至以生死為小事而  
後可言大道世有白刃可蹈而富貴貧賤見不破者有富貴貧賤可破而愛增  
不破者此非真知生死之故也故也者生本不生不死之故也知其故有



何生死有何富貴貧賤有何愛憎乎孤頌者曰分別即生死不生分別者非黑  
霧潢流也耳三勞漉萬頃瑤瑤也心無心知而無知矣生死者虛妄心也心  
無心則無分虛妄心真寔心之心並無心可得之心又何處為容受生死  
之隙扎嗟乎人無奈死于安樂不知心無心之真心故憂患疾病為生死之  
藥生死不一則榮辱得失何足以二眩之幾在乎終食極乎顛沛而造次為  
尤細此聖人之勤生死也誰傾軋我誰利刃我頤許接莎非我之思人乎人生  
不親憂患不過疾病則一隙蛄涎皆安樂柳也夫故以儻忽之機燉之儻忽即  
造次之電拂也不能轉變即生死矣果然撩起便行又何牽絆相干涉耶以易  
觀之動靜即生死逆變順變無往非儻忽而無方無體者生死自生死可出可  
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弄丸懸宮惟不浪死虛生以負天



地故當然者無不可為而不有亦不自曰我為而不有者也即此便是左輪  
宰在周悼某廢一切而專事生死鍊一靈之所往乎是即以求出生死為羸驟  
是即以知生死為鬼牖矣亦一流之道術也商丘之水火也夫人之蹈波濤心  
皆蟻蝨之几蟻蛉之祝也寔無而成廷女亦就執坐脫立亡為修義者九峯久  
擇播矣此達人所以既臨死番詩偈為韶尾也鄉里自好進能坦然聖賢應化  
或示風威而知生死無生死者全不係乎此舍利青蓮撫呵作怪塔銘碑記後  
飾成風啟予知免當觀其開元起為贊何多事耶然今人並不能一板並不能  
知而藉達人之見地以恣其生尚志言乎孔子知生一語足為骨髓銘旌之格  
格曰道不可聞死無不可以不聞聞之其在我



奇庸

為善世而言其法。詳然貴義為善法而善其言。慤然貴玄義貴精而為寔者。純之玄貴變而托虛者。又執之安聞。身不絕之義不執之玄。亦義。亦玄。乎道何分法。亦何分而言法者。分之因成言法之法。言必求行其法。求行必求勝。必好奇。究未必行。亦未必勝。止有奇齒牙而已。吾一啟口竊伏自悲。始而玄者掃其義。者曰吾守吾庸已。而玄者以奇高庸。者亦好奇以相高。又安知人之習奇為庸。其至庸者寔至奇。乎舍庸而奇者。好奇之奇。猶矢溺也。西九循環而不蟻。頃息奇也不奇。羸四支而竅其面奇也不奇。而後中庸則天地先好奇之甚矣。好奇者又不自知其所以庸。即所以奇也。而好言人之所不能言。知人之所不能知。以為奪人之良。窮人之技。莫我若。者適自造于魁魁。



驚愚民耳。吾請問之曰：天之外何若？雖善言者言天之外有萬八百年，萬八百年之外又何若？彼無不窮者，不得已而塞責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所以存而不論者，彼依然不能知，不能言也。此不待以亡，但不通之，瓦甃木屑已塞斷其口矣。道止在乎奪人窮人乎哉？况有意為友，人既斷倍，論諛詭以奪人窮人，于聞吾取給之間，多添一句，以為奇贏乎？惠施不高于隱，弁之無為謂半畫鬼魅，易畫大馬，難誘人之權，二者未嘗不可，而作意死守其權，則相萬矣。自命聞道而堂然以虛驕，寔凌駕一世受享而不慙，則萬相萬矣。畏數逃玄，以無作宸，厯稽其寔，毫不相應，則以其所適者，飾之逆知，十年中誰是知言之子？與足以知吾所適，那伽太空，誰能解免？吾故處之以不慚，則愈高逾高，則人逾不救測犯者，禍之曰：請以是哉。身善保其適耳，義不能適，不敢臨駕，略



近乎庸然語究竟則又茫然嗟乎誰是究竟乎一悟則來不須學者錮萬劫之  
鐵圍山也謂人學天人謂之外今謂人自學心即天也天亦自學天不學則  
何以日左旋老不欵心邪母乃老天之習未除邪日虛日冥日義日  
日玄以心還天地還心如是一如是可耳聖人曰人在此天地間則學  
天地而已矣蓋人事中不負天地則言人事而天地之道可推矣知天地人事之往來而直  
見之事而不可見者坐見之則往來之道可推矣知天地人事之往來而直  
夜生死呼吸一矣掌修詞立其誠之桀獲故奇而以庸命之罕言者恐人之好  
奇而掠虛也掠虛則規影真空以蠲免而詭脫真空之計最矣真空即寔真安  
于庸而好寔學者何寔而非空乎自襟玄黃橋起庸有帥氣踐形一寓于萬藏  
云于云今以寔徵其虛彼烏能遁必曰無所為不能言不能知者此訓故



也。終日以不能言不能知者，匿形設械，斧人上恐落一草，則寔際質對之地，何能藏拙。此亦自厭久矣。人惟不知虛實之一故，為道者之奇，所雲霧而互相欺，以死嗚呼哀哉！天地以奇予人，而不能知天地之所以奇，人當以庸安于天地間，而並不能自知其所庸，知其所以為庸人者，真奇人矣。言奇庸者，自漢曰道無奇庸，言有奇庸。猶兵法之奇正也，有正而不用奇者乎？惟其有正，故能以奇勝也。無正則奇何所施？奇猶動靜之一交，一輪相反相因者也。玄而不精，義者專恃大黃將軍而欺用仲景三百九十七法者，是款以人為鎖結，而自為英雙也。空之者不為所累也，破家蕩巢奇兵也，不為所累則正之師，而中庸先生頷之矣。執破蕩之言以言奇，先為奇累，豈知神奇者乎？好奇則必不能心空，以名魁縛之也。然好奇亦不能心空，以縮鬼縛之也。凡人而



好庸者。苟庸耳。奇庸。又不如奇。奇者之尚。以能空為奇。夫惟無庸。無奇。即庸。即奇。命而安庸者。在乎奇命。倚人。即奇命。奇人。乃能真空。則可以不空。以奇金劉杓。化庸火。宅以庸耳。露餅成奇。香水海。是曰奇教。是曰庸宗。是曰神奇。鐸是曰玄庸。雜是曰玄名教。是曰中庸。第一奇義。宗一公曰。愚不肖庸。而不中嗜欲而已。賢智中而不庸。意見而已。兩皆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中庸之道。何也。便嗜欲。則不敢立意見。則不敢縱嗜欲。以有忌憚也。惟以意見縱嗜欲。則無忌憚之小人。最善匿影。惟時中者。乃能決破之。然則如何。以天下萬世為心。毋自欺。而好學。則在藥病中。風吹不着。矣。客難之曰。君貴庸也。而言奇庸之言。何其奇。君不奇。吾不信也。曰。吾奇其庸。而庸其奇。吾奇其語。而庸其心。語雖奇。乃實語也。心能庸。則虛心也。以虛自處。以實待人。而人猶不信其為庸言。吾知過矣。吾



歎夫專秘而偏曲之一奇而不肯不出一救奇庸之奇制故忘其過後世或有  
忘其過而用其劑者乎未可知也西方有異芥得其種而糞之冬而采其子末  
之以投肴餼其辛能散人之膈而剝怵：焉初不自知其驚而適也越人好  
之專而秘之其子孫相傳而家貧客未以孟饋客：吞之如刺沸其胡終身病  
瘥此足以知專秘之不可獨用也夫



全偏

衆肯之于象也尾之蹄之牙之耳况撫鐵牛以為象乎不二如：全牛矣空全  
牛其不二者以全而適得不全之牛執渾：一聖：之一不二而厭慮：從：之萬不二猶肯之  
夢鐵牛也立馬于前而得之又何不可儀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紫王氏身  
中併此于東門京乎大人合并以為公合并諸偏：亦不偏矣凡學非專門不  
精而專必偏然不偏即不專惟全乃能偏：而精者小亦自全然不可怪小之  
足全而害大之周于全也容專門之自精而合并統之是曰公全公全能容偏  
精而偏精必厭公全必駕公全之上蓋公全者知而安于元知致元知之知而  
不自護于不知為不知人之于世也情以樂之而已矣故其充實不可以已充  
實者所以空虛者也其立法也因萬物之自為法極高深而元高深可見無中



邊而中道立平為表而偏縱衡一切容之一切集之一切化之厥我亦聽駕我  
亦聽天之用日月也土之用五行也世遂以公全不如偏精并蛙取天容物之  
芸也循道家百家聚技之效能也雖不全之偏何所不可而精偏日爽其變  
亦精疾舞也快口也齒便嚼舌手便自擊而愛疾快為是法既傳念法即是不  
精之犯法而自以其偏求勝天下自尊于天地天地寬乎哉拱而抱礙不如獨  
臂之遠睢者察秋毫不如斜視之審轅駛有疾驅力側受全而偏者鋒其端利  
其幾激以為揀過而合中也上下二經以二過收水火與養字對以公因反因  
論之大過送死獨立不懼所以養生也小過宜下過恭過哀過儉所以中乎上  
達也孔子以小過為權佛以大過為權人生過偏于此故過偏于彼較之仲尼不  
為已非以人受天地自當然之中也佛善用已甚以天地壞後未分前者對



治之適用余及因即正因之道韓子曰法行徇信虎化為人以徇誠虎以虎誠  
人有已甚者而不為已甚者正得其中嗟乎標季陷溺牢不可破不得已亦脫  
離不得已投毒藥為一苦心元所迴避而末流入執其毒藥縣竿貨此一技豈  
不哀哉果得其全雖異類中行可矣或曰聖人猶有至人聖人遂為全乎曰  
至人所以為至人正以讓聖人之所為耳聖人●至：人而不往至人  
結集下即經部主無幸無緣暇計及于獨為至人何至之有至者高飛而  
至地也聖者口之而使人●之者也大概至人明獨君子明教聖人明貫恒三  
而一恒一而三全矣本先生曰孔子之教尊上用中詳于下學以前民也有大  
過人之才而不盡用佛以元上教人無任有大過人之智而多半譎推老子專  
惜之不用耳孔子盡性知命而罕言：學以正告者也老尊命以徇性反言者



也佛尊性而奪命縱橫倍作者也佛好言統老好言混大成揖混于隨貫而統  
自覆之何益：為以天地未分前之玄覽析中于天地已分後之黃理圖裁方  
成道常統變是知無常變之大常以應用實是謂無虛實之公全而盡用不用  
者皆專明無所不可用之體而寔略言寔用之具乃及用之時用而無用之誤  
用也要在知無對待之真一以貫對待中天覆性教而率頓修明貫因混因切  
在隨因直下即權何遠之有知有華即元華即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矣庭柏  
之法身猶唐棣之法身也画●藐姑于堯孔之胎則蓮花之法身顯矣画葉王  
于須弥之頂則杏樹之法身顯而報化之形知所以踐矣卷貌詞氣曾子之唯  
所以踐也博文約禮顏子之卓所以踐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莊子所以踐其  
臣子也志在春秋聖人所以踐其孝無終始也格物：格大學之三心所以一



踐也格莫如訟：莫如自訟畏其志而無訟此謂知至。是知終也故曰以易  
主春秋：宰易而六經之用皆禮氣禮也體也理也弄凡之一也哀公問或  
自孔子曰不過乎物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四端遠  
信：所以志其四端也正用在南人新其物禮所以物其仁義智信而形其無  
形也陰陽即形下矣而謂之道豈非上藏于下而無上無下者乎祿則善之舉  
其成則性之惟法繼道惟君子繼天地不踐何繼不成何踐昆虛者踐河沙之  
形者也太一者踐天地之形者也太極者踐卦爻之形者也水火者踐衣食之  
形者也形有大小踐無大小格破內外何心何物格踐而致用矣不言致用則  
聖人出世何為乎三句本一句也單提則偏而末句不妨單提者以好學坑空  
中之大始終以一寔二虛之天也杞偏自快者識好大者曰以有涯之生而必



求全為无涯之知何為乎此言是也不知能公全者于一源頭知流焦于地中  
●知衆源聖人豈數萬物而知其數備其變乎熒一畫前之替蕭則无不燭耳  
一畫前燦然則随分无不可各教而亦不以一畫前自畫也籍莊子有涯二語  
乃自掩其陋而悟耳知生即無生矣知生即無生而肆之則生即無生之累更  
無涯矣及以當知之道執為无涯而存之豈知非无涯之道執誰足以醫古今  
无涯之生累却指遠峯之天半者正所以愧高者使不怠固卑者使帖服也况  
蒼：乎何得不致公全之徧知以知終繼知至于至与終本一至与終必二本  
一者无類之極也一在二中者无類無所不用其極：而復回者也致徧而不得  
不用其道當以与萬世節之此格踐之學止其教而天：性：矣株駒也所裕  
也皆以養有涯之生也天之制人以吻使之有咀走之以聲相責于不可以也







神迹

神而明之不可迹也。迹者泥不泥則迹亦神矣。偏言迹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塵以不生滅之神。寓生滅之迹以增減之迹存不增減之神以不迹迹以不神。迹仍可以求迹神極貴于傳神。知此者知聖人真有大不得已者乎。六經傳注諸子舛馳三藏五燈皆迹也。各食其教而門庭重門庭迹之迹也。名教寓神于迹之固非猶可以循真宗者歟。忘其神迹迹之則毫釐千萬里矣。莊子寔尊六經而悲一曲衆技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故以無端崖之言言之其意豈不在化迹哉。若泥<sub>其</sub>平流而任之則民泥仁義不混嗜慾是人而獸也。養生為全。天刻顏不如彭矣。嘗試論之。自五帝以前道術止貴知足而安于相忘。老子之言先出于管子內業篇而藝文志又別載內業之書。則上古久相傳。



者明矣。醇醇悶悶之生民防其嗜慾則知足為急而易以相忘其後智巧漸出  
聖人不得不煩為節文以勞之使樂實其智巧以養生而他亂不作此以整  
鑿之道也。司馬遷徒見其迹以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又烏知其神而明  
之本要而無功之功在萬世乎。日月江河之法與日月江河同盡而已矣。所  
以為法即所以為日月江河者豈有生滅却永平之榆檣耒白鳥而樊巵維取  
與傳注等佛愍人之纏縛嗜慾不得已示雪山苦行立一脫離之極猶伯夷可  
以不餓而以餓立清極屈原可以不沉水而以必沉立忠極也。佛之心止欲人  
出生死利害之家耳。泥其系下馬來之迹則近于墨子之天下不堪矣。禪宗以  
機迫直心誘疑激頓能救誦習之汗漫若守其上堂小叅孤吟鬼窟之迹專售  
海外之禁方何異于別墨之倍誦不作乎。理學出而以寔闕虛已又慕禪之矣。



而玄其言以勝之者皆不知天地之大而仲尼即天地也其所執之實與玄密  
迹也。金鎖玄關閃爍電掣惟在高逼之巖蒸之而擴充學問遂在行路既與教  
分則專家覓巧之技以迴避為高玄且曰倚教說禪昔人所呵不知離教與宗  
早已迹其教而並迹其宗。魑魅踴躍目熠燿其燐火區竊甚矣。傍禪說禪不當  
訶耶。取禪塗說不當訶耶。說以救世貴通其變合并為公如何可望不近曰人  
皆有為我無為尊之曰無為誠尊于有為天好尊者因守無為之迹六分之猶  
然六迹也。惟天無為而七曜五星皆有為以承天惟君無為而百職司皆有為  
以事君惟心無為而耳目手足各効技能以奉心豈能令舉世皆無為乎一家  
皆無為則一家廢一國皆無為則一國廢故學者有為而始能無為。專主無為  
以督責天下之學者而網捕有為者是安知有生以後當然之則其無為者在



有為中所以無為者為即無為猶心忘手：忘筆之行神書也世既不知真真  
 為之所為于是遂尊偽無為者惡賸以為易簡非真易簡也則陽曰匿為物而  
 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金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  
 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子休早知後世好高爭勝詎民之弊必至此  
 矣夫氏流為慘澹者為其堅忍也極者堅忍已甚又設陷虎之機迅利險毒其  
 流必中鹵莽之禍今又以偽教偽惟我獨尊成一北宮黜矣弊可勝痛哉儒之  
 弊也迂而拘華而萃以故鮮能神化通晝夜而知者寡然循序門堂道德寓  
 于文章學問勤事皆不容以多偽孰與自欺：人而無忌憚者乎彼非始願欺  
 也專主空悟禁絕學問惟爭儻忽以勝：不可得暗焉以老無可自食不得不  
 護此技以食既難真者故不自欺：人其可得耶是殆不如二乘淨土說戒講



經為其職也。公是非曰：道德有功，學問文章本一心。後益日分，則好高其道，愈高其偽，愈多。惟學問九真而一偽，淹洽者疎，涵者博，能約者博，未約者統。博約者，大小精粗，分毫莫掩。故聖人藏何言于行，生密罕言于雅言，可以化人，可以養人，可以深造，宮肢効功，而不知帝力。非必持真君而割偽，奴隸也。診九候者，惟訊大小濇時，其飲啖此岐黃執憤，竭忘憂之藥，內外始終備矣。聖人惟立中道而縣其高者，以學傳神，迹偏于下而達于上，神遊于下而上，無上究竟，唯言何上何下，以言設施，設施大哉，吾所謂補救其弊者，正以代明錯行，無一不可也。厚貌飾情，方領矩步，食物不化，執常不變，因循沒沒，非霹靂礮礮，以洩發之，縱橫側出，以波翻之，坐牛皮中，幾時抑搔，疥癢，是謂以禪激理，學悟同未悟，本無所住，為莊原通象數，取證明法，謂之無法，猶心即真心也。何



故諱學以陋。械。棟。是。謂。激。禪。惟。我。獨。尊。之。弊。可。以。知。白。守。黑。之。藥。亦。之。是。謂。以。老。救。釋。然。必。尾。全。生。之。說。既。深。惟。有。退。縮。死。于。安。樂。者。假。濶。偷。虛。焉。已。又。藉。口。豁。谷。之。學。以。奇。免。為。明。詰。悲。乎。悲。化。山。河。大。地。而。肉。矣。是。謂。以。釋。救。老。嗟。乎。各。便。一。察。各。神。其。迹。必。不。肯。虛。心。以。全。矣。解。曰。山。自。山。海。自。海。補。母。乃。迂。又。解。曰。丘。陵。本。乎。山。百。川。至。于。海。况。無。不。可。登。海。無。不。可。泛。即。不。盡。登。不。盡。泛。而。禁。人。言。山。有。蘊。迷。海。有。沃。焦。豈。不。倍。哉。誰。其。直。天。地。之。氣。見。天。地。之。心。盡。自。知。五。至。三。無。慎。和。其。中。以。勞。天。下。通。乎。特。定。厚。載。以。不。息。是。謂。天。符。是。謂。神。化。是。謂。真。宗。動。忍。者。專。直。之。維。心。憤。竭。者。倚。天。之。劍。也。大。畜。即。空。也。直。塞。即。混。應。也。戒。慎。即。放。曠。也。擴。充。即。保。任。也。有。無。二。無。無。二。亦。無。謂。直。躬。有。不。知。有。無。也。可。死。生。剝。息。耳。曷。足。道。哉。已。無。生。死。又。何。不。可。為。哉。可。而。不。可。而。不。可。而。可。出。



為無為則為出于不為萬即一一即萬神與迹不二矣何新何別危下輪角皆  
無為也。因二以濟握天符乎何有今而後儒之釋之老之皆不任受也皆不  
聞受也迹者不信不必與語神者專以守殘而不欲其全此為可慨何不曰天  
地大美或亦當有此無用之用如新攷河源吐蕃與河源大雪山等金魚火鳥  
增益二千五百星者乎姑一聽之庸何傷



譯諸名

譯者釋也。鐸也。譯諸名者一諸名也。名者命也。命呼之而人知之。呼者聲之化出者也。始化也而收。生于俄是以謂之化。倒人曰以而立人。其身一生一死之名也。制字者苦心哉。化本同而無不異。必譯以同之。同者通也。詰家之離落塞路久矣。玄家瘖之曠是矣。而不譯其所以曠則曠猶然塞也。吾曠其所以詰。其所以曠小借六義之轉注。假借而通天况其大半。所號所以者。答可以問何以者也。木一也。一者無也。無者天垂氣之象也。無即生有。用先右手因以爲諧。身死哉。生變化莫如月。故曰月以爲量。是則有也者。有而無者也。從無之中。假而推之生。之喪皆氣也。氣者天象而爲三也。氣凝而成天地。之虛。仍是未凝之氣。相代而化。旋出入而索。翁焉疑者疑也。疑也。疑也。天地之靈索。



發于人之靈名其虛曰心虛丘墟也天地無不丘墟也人可知矣名之心者星  
之閉音生之器形也心虛而神明攝之故靈名其靈曰知靈者靈象圓樞象雲  
氣之零：而以巫神之者也心之官則思用其知也思主風腦為風府思從顙  
門想則逆相生夫帥氣而之為曰志其起曰意物起于暗醜而合其心也其藏  
曰識弋縣音而懺誌之轉假而言其相識之職者也道家謂愈主比和厲土意  
者和合性情者也心生曰性草木出土曰生物之始得于天者天命之天情由  
性地發生東方之色青非生于上故因其聲性因情顯猶火附木生也仁人心  
也猶核中之仁中央謂之心未發之大發也全樹汁其全仁：為生意故有相  
通相貫相愛之義焉古以千心簡為二人兩問無不二而一者几核之仁必有  
二圻故初發者二芽所以為人者亦猶是夫體其理曰禮神示之从豐豆始之



也以其理裁而宜之曰義：者我也儀軌也古義我儀通聲以戈取其裁斷有  
金剛之勇也知之曰智古以天口加于焉加自為氣出而自呼之也漢入中出  
而信之于心曰信古與中信同聲或作信口如心之人也由中出曰忠如心曰恕  
外內合而和其中曰和食莫切于米故以為聲對父母曰孝久效學教覺之本  
也兄弟曰悌次第稱之讓入先也存：曰教：以善聲為與極通而當極：然  
者聖者手承口而恭立之象也無妄曰誠自成也知言者修詞立其誠也不誠  
者情鍾情莫如女也亦容偽故妄以之無妄則誠：真同聲真直亦同聲化形  
登天之說妄矣翁：言之曰性命曰道德道者指其由之路首：然違：然違是聖  
也德者直心尤不自得也理者通稱也里以口土始分而記之曰里理者玉之  
字尹翁達文理可以察密者也程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



慈湖引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足貫矣舊說曰性者心之生理而宅于心言心而性具言性者以周乎水火草木也必言心者貴人也人能弘道者心言性以表心言心以表人也心兼形神性則虛而偏滿矣通言之則偏滿者性即偏滿者心未有天地先有此心選：言之則可曰太極可曰太一可曰太無可曰妙有可曰虛滿可曰窅父可曰特中可曰環中可曰神气可曰烟燼可曰混成可曰玄同以其無所不稟則謂之為命以其無所不生則謂之為心以其無所不生則謂之為天：亦虛也物：皆有天勿泥蒼：也故釋之曰真我曰法身曰真常曰正法眼藏曰無位真人曰空却以前自己從此而因事表理因呼立名因名立字則千百億名千百億化身皆法身也豈有二執人或執其名字而不知其一故不能貫好自以為貫不或執名字而翻之敲之以新人之耳目以自尊一宗



狸之首以虎，魁之尾以豹，無不可者。夫鳥知一之本，十萬聽其十萬之本，一牛標理者，冒理已膠，標心者，執心亦膠，可以斯天，可以平侯，可以水臬，可以久桀，貴觀其通也。不落階級而階，級，有何參差而參，差，從而析之，百法不足析矣。緊以質言，有公心有獨心，有公性有獨性，獨心則人身之無形神者，公心則先天之心而寓于獨心者也。公性則無始之性，獨性則水火草木與人物各游之性也。戴蒙曰：太一片而為陰陽，各一其性，分而為五行，各一其性，散而為萬物，各一其性，五行變化之父母也，不相易性，况于物乎。惟人得天地之中，冲陰陽之和，聚五行之秀，萬善具焉，萬物備焉，鳥獸之生也，游者狎于水而不溺，走者馳于野而不躓，然終于此而已。夫人之生也，自赤子不能求其母，自是而進，皆學焉，而後能之，無所不學，則無所不能，此無所不學，則



無所不能者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是人之性也是獨性也所以為獨性者無始以前之公性也揚時喬惡心宗惡其私已也私已者以不知有公心耳聖人知私心橫行之弊而表其空之公心以天之故不專標性命而以時學鐸人鐸詩曰叶節以化若無不容七气因二四行用中發舞于南翁根量于北鐘兩風牙上曲泆洽于三雍下學上達是謂公心之太宗

學古作字以文以二以三以四以五以六以七以八以九以十以十一以十二以十三以十四以十五以十六以十七以十八以十九以二十以二十一以二十二以二十三以二十四以二十五以二十六以二十七以二十八以二十九以三十以三十一以三十二以三十三以三十四以三十五以三十六以三十七以三十八以三十九以四十以四十一以四十二以四十三以四十四以四十五以四十六以四十七以四十八以四十九以五十以五十一以五十二以五十三以五十四以五十五以五十六以五十七以五十八以五十九以六十以六十一以六十二以六十三以六十四以六十五以六十六以六十七以六十八以六十九以七十以七十一以七十二以七十三以七十四以七十五以七十六以七十七以七十八以七十九以八十以八十一以八十二以八十三以八十四以八十五以八十六以八十七以八十八以八十九以九十以九十一以九十二以九十三以九十四以九十五以九十六以九十七以九十八以九十九以一百



人取象... 遊... 非... 以... 人... 以... 其... 外... 加... 月... 即... 全...  
 中此... 遊... 非... 以... 人... 以... 其... 外... 加... 月... 即... 全...  
 即教... 遊... 非... 以... 人... 以... 其... 外... 加... 月... 即... 全...  
 教或... 遊... 非... 以... 人... 以... 其... 外... 加... 月... 即... 全...  
 或身... 遊... 非... 以... 人... 以... 其... 外... 加... 月... 即... 全...  
 淵源... 遊... 非... 以... 人... 以... 其... 外... 加... 月... 即... 全...

東西均

五九七



道執

心有天游乘物以游心志道而終游執者天載于地火麗于薪以物觀物即以道觀道也火固烈于薪歆絕物以存心猶絕薪而舉火也烏乎可聖人知之歆禁制之先鼓舞之勞其生而養之因以費其智巧節宣其氣而隱其情使樂受其聲施而漸漬于不識不知之則四民首士四教首文天下風氣必隨誦讀之士所轉革之以因逆之以順直現南極北之禮地以穆其無南北之智天通圓中氣正中而措其時中是以寓罕于雅無行不與但繫好學之鐸而道不容聲矣易則天人性命之消息也春秋則公是非之權也雅言惟詩言執禮執本執裕說愚致說文執即藝引詩我藝黍稷王子侯表宛胸侯執師古音執顏魯公作藝美慎之作執書誠之而必詩興之禮拘之而必樂之之聖人誘人之游心以存也讀明允之詩論蓋苦心執通晝夜知



終始俟深造之自得而修詞立誠之教一張一弛外內合致體腴互通流峙相  
 鮮安寔賢和愚不肖共此範圍而各自嚙嚙以為迂濶真切于迂濶以為煩瑣  
 莫帖于煩瑣人：有安生奉法之樂天下固已太平矣印度之教自小學十  
 二章而外五明內五明皆有離位誦習文殊問字華嚴善知衆執入般若門地  
 上無所不知能而正等入妙佛不住佛而仍寓菩薩衆生之香光聲色也性命  
 之趨趨也聲音文字為緣入之兩端內外相感因行入而入之此即天地交輪  
 之幾矣天地間惟陰陽水火兩端心意識亦兩端而意土如坤艮性藏心命藏  
此四樣以之幾矣賢眼通鼻耳通口身共意土同分總歸見聞密衍言性命以心識為根  
核之實有此理其抑之為割泥者迫人反聞見無體之至體耳世士襲執濡唇  
 依通數墨浮見鈎鎖翳起空華握觀筌蹄誦法未能蒸渚况能瞠瞠目而又瞠  
 之耶故用烏塲礮水利膚沉腎正以聚火燎門用師十倍及半豁辱及掌任用



家珍則學問乃古今之蓋蓄也。悟同未悟，寧廢學耶？詎知後世之門庭張網者，  
偶竊一知半見，謂入悟門，便住門限上，登曲肱牀，此生不可復下，習便遮道，偏  
畏多聞三學，十支揮斥，禁絕一語，以學則頓為之，亦稍涉質，數曰落教家，其星  
義路矣。何況通三教，收一切法乎？甚至賄人綴集，篝燈肄習，而惟恐人知，天地  
本逍遙遊，何苦乃爾？此皆未能洞徹，自開頂額，故依傍揣摩，為專門之舊條，令  
所誤神錢挂楮，相給取食，終以自歸。固焉爾矣。理學怒詞章訓故之汨沒，是也。  
慕禪宗之玄務，偏上以競高遠峻，誦讀為玩物之律，流至竊取一板，守臆藐視，  
驅絃歌于門外，六經委草禮樂，精義苦不能舉。天人象數，束手無聞，俊髦遠走，  
惟收樵歎，由是觀之，理學之汨沒于語錄也，猶之詞章訓故也。禪宗笑理學而  
禪宗之汨沒于機鋒也，猶之詞章訓故也。所謂切者，槁木也。自謂脫者，野獸耳。



夫豈知一張一弛外皆是內之真易簡絕待貫待以公統私之真無碍衆夫豈  
知華嚴一乘卽別是圓無一塵非寶光無一毛非海印乎此爲究竟當然本然  
之大道餘皆權乘或權之權也石火不擊終古石也言貴悟也然無灰斗以擴  
充之石雖百擊能舉火耶是糟粕而神奇寓焉外內合矣合不壞分外學多內  
學一卽多是一卽分是合見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正以外內交格一多通貫  
而無內外無中也一有天地應有俱有夫木不分內精而外粗也莞瓦之與偃  
廁皆屋之應有者也莞瓦一天地也偃廁一天地也將尊突而廢樞乎尊棟而  
廢階乎膠內而不聞道何異于膠外之不聞道乎知道寓于執者執外之無道  
猶道外之無執也稱言道者之執則謂爲取之亦知齊古今以遊者取以道名  
而托于執乎子瞻泔淙言之詳矣真智內智必用外智性命聲音人所本有可



自知也。萬內之方言，稱謂動植物性律，歷古今之得失，必待學而後知其曰。木自具足者，猶赤子可以為大人也。玄言者，略其可以而隨其語耳。據實論之，赤子之既與行，必學而後知。謂赤子可以筆，可以書，則然。責赤子不學持筆而能作書乎？欲離外以言內，則學道人當先從不許學。既始而好玄，溺沒者，語必諱學。即語學，亦語偏上之學。直是畏難寔學而踞好高之竿，以自掩耳愛一息。疇膠柱已甚，人獨當有一心四官四支三百六十骨節，太多何不廢之？天當止。有天不當有日月星，可乎？我中原吳楚言語不同，以生未所學之不同也。入一國不通一國之語，何以適化？又能合并百家乎？一即一切，一即一事，無碍則一切俱無碍。縫袂可也，芸鏤可也，鈔黃攻者，亦可殊于作務乎？有生以來，無非事也，無非務也。辟之何辟，諱之何諱，若悟無言無隱之時，行物生即悟精義。



入神之何思何慮筆無一毫傾湫倒嶽汗牛充棟正是空。理學有傲禪乘語  
勒禁無意者直未透禪耳况知聖人言先洞翻三諦而藏于緣因直日之天地  
適中以前民用者執質論人之獨性原是無所不學則無所不能之性而公性  
即和其中畢生死者無為而無不為在此海中即用海水豈有一毫無所用而  
蟠窟弄泥者况合十世古今摠此一心即此心內之外之多吾故一語斷之  
曰天下無一非障而知之則無一足障也下地即見色聞聲乳白外取先當障  
乳何乃獨究詩書邪死門令人賣鋒不遇便其倒卷法耳讀書知見助阿賴議  
大慧嘗歎一刁者說火欲熱猶恨不酷果其持種者斬山河毀天行云能所俱  
忘者能即無能所即無所也國王出家則一家眷屬隨之出家心王一轉則心  
數十弟子俱轉知見何曾非般若心意識本非有二讀吾公因及因則朗然矣



然鑽人出生死之藩竿以黑勝白故利干人之不則然以受彼之牢籠耳入門  
貴專故宜困之若見破公因及因直下原是舊時人舊為讀書度日之人依舊  
為讀書度日之人佛入中國有不讀孔子之書者半淨名疏云天竺語釋迦為  
能文為能儒大論云爾時有佛名釋迦文其曰摩耶憐迦直化身耳雲栖以五  
祖戒後身必不為東坡者此非然也牛腹馬胎無不可而不能為東坡耶請立  
耶迦不住平等之格曰言道術者百分之九十八皆矜高而厭學者九十八之  
八為好文章其九十則以掃除為蔽拙者也世之文章不可語于學問至求博  
學精義無通之士則萬分之一尚不可得而聞與道合其體而偏者百容一二  
何則虛易而寔難也即博學之病：不過老腐下孰與悟門之病狂或橫行而  
僭第一坐乎若無公格耶迦大定是第一飾羞之障面也風世正經誰舉分數



而扶甲乙之公格。紉偽甲不如真乙。天壤矣。欲挽虛竊必重實學。即大悟者以  
學為套。中下人多。教主廣被。烏有敦鐘佾鼓。日拈花而鞭掃日星。理數之學  
賤而棄之。乃為尊乎。孔子自一貫無言。教章外不當有言。詩書禮樂之刪述。何  
為此宿瘡鼠瘻也。紉自明者視之。詩書禮樂即聖人之正寂滅道場也。以為善  
世立教之苦心者。猶未在此也。若不知此。何以為悟。不逆護其所便而隴斷門庭  
耳。道德文章事業。猶根必幹。幹必枝。必業而花。言掃除者無門。吹葉之燄。煨  
火也。若見花而惡之。見枝而割之。見幹而斫之。其根幾乎不死者。核爛而仁出  
甲折生根而根下之仁已爛矣。世知枝為末而根為本耳。抑知枝葉之皆仁乎。  
則皆木乎。一樹之神。合于根而發于花。刺之為天地之心。十聖之心。與千世下  
之心。鼓舞相見者。此也。修詞立其誠。曾養知否。氣貫虛而為心。吐氣而為言。

言為心苗託于文字聖人之文章即性道非今人所溺之文章也學道人即博  
 即約日益日損即謂之本無損益而不碍損益則凡自一技一能以至玄之  
 道皆不可執豈特文字耶易一執也禪一執也七曜四時天之執也成能皆執  
 而所以能者道也寂者曰川之方至益也水落石出損也使其無所益也何所  
 損哉不識字者與之書則辨畫不假識字者直答其指豈為字累口忘舌能言  
 手忘筆能書果真掃除者也愚~~■~~笑曰此猶詞費矣盡兩問是大圓鏡智盡兩  
 問是問問中物但知~~：~~解起處即用知解為儔侶谷響春風有何非天游乎果  
 信生即無生應信學即無學

程正公謂讀書為玩物表志慈湖曰象山謂六經註我而遂以文行忠信  
 非聖人之書則執一矢象山甚言當求諸己耳正公逼人篤信耳夫烏知  
 不能問疑者獨坐更表志乎此為抹病言之也執此而禁人詩書則六經  
 必然而不尊六經既不尊則師心無忌憚者羣起矣卓變搜契所讀何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六〇六



諾雖塞人而寔強詞也上古窮理盡性俯仰遠近皆其書也後有典故尚  
 不肯學而欲生知哉至于師心之稱甚于守禮之弊豈持一二倍哉聖  
 人收拾萬世聰明人正在詩書禮樂足以養之化之鼓舞不倦利便之優  
 繼以無妄大畜即是修詞立誠大畜多識乃能日新此虛實並濟窮源用  
 禮義之士為之可傷嘆也今者以掃除是道市井油膏皆得以鄙薄敦  
 掃除亦可使之痴迷亦可無著真宗法豈可執牛聖人且欲換人之嗜慾  
 使之即為己天先畜之而後能束之自立地之法：豈行可以今日入此門  
 明子便鞭答百家而自按其難夫學之病故盡此托手此而理學家  
 先揮文章事業二者于門外天不聰明多半盡此托手此而理學家  
 之此白推所以日森：而杏壇所以日灰冷心愚故以橫豎包羅通激  
 機用禱理學之拘縶而天故以孔子之雜言好學抹字悟之鬼話則錯行  
 環輪廣可一觀其全矣又故以孔子之雜言好學抹字悟之鬼話則錯行  
 虛高者以學為習氣不知人生以後一切皆有而無在其中性在習中  
 地既分天地亦有習氣五行之習氣更重矣一切皆病一切皆業學王回  
 習還天之業漸學者業病也而忘學者根病也藥病相投其病難治故須  
 以聖人之道業之習氣之說上峰為教乘妙說特堂了了矣吾嘗曰不  
 能除而必言除之通詩其平者悟洋天地未分前者事：無碍何須管帶  
 管帶亦無碍矣  
 德性學問本一也而專門偏重自成兩路不到化境自然相背今亦轉之先

祖曰讀書安分是真修行是真解脫索拍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頓悟門  
 自高子學問門說出學字則似個未悟道底嗟乎道是其甚麼悟個甚麼因  
 地一概鷄過新羅尚守定持意在面上以教人乎真大悟人本無一事  
 而仍以學問為事謂以學問為保任也可謂以學問中寡天無地乃死天也學  
 是本體則盡古今是工夫天在地中性在學問中寡天無地乃死天也學  
 道人守住淨妙境界即是忘知忘見佛相說相名無相此謂消歸一心  
 涅槃經所云不作字句相不作聞相佛相說相名無相此謂消歸一心  
 隨他一切相而無相矣宗鏡曰唯是一心徇境皆覺合塵不窮動靜之本  
 軸多但執寂默無言吹為省要皆是迷心徇境皆覺合塵不窮動靜之本  
 原亦遠一多之起處偏生局見性證多因如小乘之佈法空似波旬之難  
 聚善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蓋有表詮有遠詮或奪下情見一機入路今  
 時學者既無智眼不問多聞偏重非之訓不見國帝之理以即莫靜真  
 何何外如桑海存滙遺金拾碑華嚴論云滯名即名立廢說即言生並是  
 舍已何物只愛門風紫峻問答天行茲狂慧而守痴禪迷方便而遠宗旨  
 此病更深理學家亦且墮之夫豈知三藏五車現前不挂元字脚乎然一  
 種執著字面人無法可醫只得一掃



不立文字

愚嘗折中上達翻天下之士讀書得毋與不立文字之指悖乎豈惟不悖千萬  
年從此泯矣倉史呼干迦文曰鬼泣我：受之矣我獨不服竊性命者之罪我  
也若以為罪：讓處義迦文笑曰時至而因也弁然而華也若且無功又安有  
罪吾語若若：者本無有也無不能不生也生：而有因有聚有：中有無故  
生而不立當其作之作本不作使人為之為而不為也是謂不二不一之一  
一因萬世不知萬之有一也而擾：于萬吾有拙齋壁士往而變之權奪其  
苗而一以塞之於是有不立文字之別傳不立何碍于文字哉吾何以號能文  
半無言公曰不立文字本非可傳吾傳其可傳者使各以無所得者得其不可  
傳者可也以不可傳者相傳必傳謫矣掃除之權：之半也可以掃除可以建

立以不立：不立云者立其所以為文字者也。今以不通文字為不立文字，究  
哉詩閔之義望。曰陰陽相交，維而成文，陰陽相生，筆生而字，指其面曰此  
何字，指其楹曰此何字，天之琅者何字，地之森者何字，雲漢山河乃字海  
也，窮之安能窮，避之安能避，天何以掃除乎地，何以掃除乎氣，喻聲而附形，  
必何象：謂之文作字者，遂其應有之形，以明告之，默識之耳。吾所讀者玄黃  
五彩之編，萬物短長之籍，因龍馬之章，句紀奇偶之號，數仰觀俯察，近取遠取，  
遂瞻覽而俟，未化之先，泯混沌之質，虛空拔閱，行行遊目，循環不釋，親自  
師承而思之，學之次第，將以我為真師，授受向外，馳求之外道耶？抑知吾先創  
此不立文字之宗，以垂此不易變易之文字耶？抑知天地萬物先創此不立文  
字之宗，以表此一至一之賾之文字耶？筆墨迹也，書畫家且立筆墨，况讀書聞



道而迹之。吾一不立一切不立。視不立目聽不立耳持不立手行不立足思亦不立。心遊於山川不立山川居於城郭不立城郭。先天地生不立天地。豈特不立文字。云爾乎。千世而下不能心吾之心。即不能讀吾之書。而學吾之學。乃以不立文字之專門。得一片石。而又不能知其所以不立之故。真是癡讀書。借此石以自覆耳。吾每對吾之師。撫掌大笑。人間之傳偽。誣大率如此。吾且勿慨汝韻所立之文字。已數十變。音釋佔俾脫挽波鈎。豈尚有一知汝韻盡心盡物之所悟者乎。蒼史聞之感。而眉涕似不能割愛。辭士曰。東土奸而冥愚。易誑耳。為我一弄。至今無人再弄。翻恨當時無能以天地之書弄我者。羲皇曰。吾出二環以不立文字。七環于蒼史。以讀書之環。十壁士。兩人相推而合。形影行遊。文顧無言。公曰。喙鳴合。喙鳴千萬世。從此氓矣何。氏跋之曰。真不立文字。

者乃讀真書真讀書乃真能不立文字述二者則偏合之則茫然讀書之名界于不立文字之名不立文字之門易假於讀書之門是以不立文字之士既不博真而讀書為士之本業反幾于斷絕天吐詞成經是文字非文字是名文字行乎其可不得不行止字其可不得不止即後代子瞻子長之文章皆不立文字之文章也况性道之言半豈必鄙倍方言錄之而後酷似不立文字專門之貌哉則論孟老莊為修詞累夫真得其所以立不立者方言與爾雅有何可擇有何可累診脈平懷必無不通者左驗明將必無不破者考微其國必不縱橫自如者士大夫聞道而有意迴避其文章故作蹇陋貌似跛挈以修于人曰我悟矣我掃除定見不泣必且厭厭



張弛

吾既歎代錯之幾明公因反因之故而益歎一張一弛之鼓舞者天也考之為  
考也非欲張之乎然必弛之養其力乃能張之盡其用急時張多乎弛已必弛  
多乎張明矣由邵子四分用三攝三于一推之天地以煉物盡于冬而長春  
物物實之于春夏秋人之呼吸應之一吸而三呼促之于吸而舒之于呼一日  
夜自寅至戌為動亥子丑為靜太陽出入亦此九時屬地線上故先甲先庚圓  
圖自明表貴立春而艮謙下即冬矣別詳陰陽本平分而時有盈縮聖人辨陽  
而前用也交互變化因事多寡未可膠分而大槩如此故聖人設教因之急之  
以勇猛而緩之以優游嚴之于約而寬之以博窮之而通之禁之而鼓之嘗寬便有餘  
以嚴其不足路無餘步焉能辨武室無餘隙婦姑勃谿此恒情也先富而後東先徐而後疾焉

馳之一而小走之三人藥一而飲食三刑殺一而勸興三精教一而粗教三罕言一而雜  
言三道急而執緩行急而文緩然急之以行而常緩之于文急之以道而仍緩之于  
執之中書嚴而詩寬禮嚴而樂寬心之消息猶一收而三呼者也惜古者放矣  
平旦之氣一日猶一收也愚何故分割而限之如此哉二而一而二分合  
分可交可輪張陽以陰地陽于陰天以動張之以靜弛之至人以靜張之以動  
弛之聖人以不落動靜張之以不離動靜弛之知交互不二之陰陽動靜即輪接首  
尾之陰陽動靜乎又何謂于分割而指之本無張弛何非張而教必言張况專門之  
逼激耶借用之可也然縱奪自在也知全張全弛之故而立張三弛一之法以  
事張一弛三之用操則存合則亡豈舊解操之謂乎又豈禁廢督操之謂乎就師正坐講  
析徒最極快止至合及至散步開泄解類文虛適不而提之在易入而終身不忘觀  
儻子操香乎亦一端也



教者之切：也切：其急所用耳知有用之切：而詎知無用之切：乎射不能盡中不中所以為中力自尚巧：必量力往來之體所以適力也弓之用在隈言弓隈則切：矢言稍言附母乃緩乎弓能隈而不稍不附乎韃也班也匡也不能少也矢也戾也豐也決也鞞也尤不可少也皆相因一有俱有者也豈切：乎弓隈而一切弁髦之乎况黃問合蟬之異裂乎况鄉射之解與問乎琴之泛聲在微：之間遠則效然不鳴不以不鳴而廢絃乎左不敵右不以右提而廢左無名之指最號無用不聞將指斷無名之指道之于執也內之于外也頌之于漸也體之于用也有用之于無用也皆相因一有俱有者也知張弛古今者知所以更互其切：矣聖人切：尊德性而堂楹十半鳴學問之鐸問學切：乎躬行而壇墠十半傳絃歌之風何不廢一切而尊之邪一張一弛：亦

是張卑無非尊也。專尊者言語道斷，以扶作堊，嗚吼天下，比之于雷。誠迅哉！天之為天也，以有大地之山川動植而後日月之風之雨之雷之使無地何能天使無日月風雨安能獨雷？孔子曰：「喟：然呼門人以一貫，佛曰：「瞿：然登座而手一花，是天無冬春日列缺，轉：然雷矣。烏有是事？張弛之道高而處下，久而不孤，以因為革功而無功，其業足以廣賢知而整愚，不肖各：嗟：相較而不能自己，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劉邵曰：中庸之德淡而不醜，謂不厭也。豈無太高之歎，遺落不情，愷乎遠矣。非還塵如于塵如者，不則淡無所事，淋而厭矣。安能語鼓舞嚴居，平曰契而投水寒，而投火所苦難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利也。不如緩而不治，諺云：勿藥為中醫，專教而馳奏捷者，可無諗諸。



象數

宗通說通皆為治心設方便耳。曰無所得者至矣。然無所得亦一方便也。本無所得即有所得。直下有即是無。然象數即虛空也。有法相宗有破相宗有法性宗。究竟遮與雙遮。通此顯此。正表耳。表相者多言其不得。不然而破者專取所以然以破其執。貫性相者則明其所以然而安其不得。不然所以然即在不得。不然中一乘實相全密是顯全顯是密。謂之真空即妙有也。况方便法之必歸生成法乎。愚故為象數字屈曰理與象氣與形皆虛實有無之兩端而一者也。氣為聲形托為文象即有數。則可記。世有泥象數而不知通者固矣。專言理而歸象數者亦固也。專門振株言語道斷自取偏至別開一壘入墻壁之路而悟後猶專守之則猶未悟大變通之路矣。然其言所窮理所不及之理正

吾可以象數寓之者而彼高；不知也何也。虛即寔；即虛一即萬；即一豈  
有通至理而不合象數者乎。執虛理而不徵之象數者是遠無而廢有也。執一  
惡賸則先為惡賸之心所碍。何謂萬即一何謂寔即虛乎。何謂一多相即之一  
真法界乎。真易簡者不離煩多而易簡者也。天何不渺；而復有七曜二十八  
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地何不芥；而有四輪七山億萬；因山川草木  
動物五方各三百六十人何不脫；而五官四肢百骸二十五經絡九十九  
萬毛竅乃故鑠；龐雜不肯易簡而羅列象數之書于虛玄者之身環其當前  
觸其怒乎。此正天地之所以易簡也。提心宗而百家之理皆歸一。夫執心昧理  
之二名相確而不知可一可二可萬者此鑄其方便之藥語而不肯參伍天地  
人之象數也。有實論有推論推其所以通實然不能廢實；則道者便之吾



請作潦倒塾師一布算曰有天地後有人：始有心而謂未有天地先有此心  
心大于天地一切因心生者謂此所以然者也謂之心者公心也人與天地萬  
物俱在此公心中持教人者重在切近論人差肩耳何得謂以天地證心者即  
然之無因外道乎抑知有因無因之共因于大因乎抑知有因即無因而後知  
天地人物之公因又何碍言無因之因乎抑知有相互相因各不相因為各  
各之因以合衆因而為一因乎不過曰心即天地歛迫隋其語而言天地證心  
則猶兩之耳楊敬仲謂易即天地何得曰易與天地準此偽書也固執知萬即  
一而不許人言萬乎何：氏不惜翻破一上日：曰萬物皆備于我夫曾知萬  
我皆備于物乎我亦物也天地亦物也不過一彼一此而已可曰彼備于此亦  
可曰此備于彼：皆因此：亦皆因彼何能禁之但許歸此不許歸彼乎

劫前不死州之神曰汚栗馱如未偶一念起托胎于鴻濛親見鴻濛胎中非一我也乃無萬數之我也天地初剖生一嬰兒為因眼故是天地之心為正因我與萬我為公因明矣茅鴟說法豈不曰天地人皆備于其卯乎豈豈不曰天地人皆備于狗寶<sup>子</sup>嬰兒見下地能言曰我自億萬劫未皆性曰天屈名曰<sup>无</sup>火小字里玉每入劫即更姓為天月氏出劫則還為天屈氏及至中土則呼我為太極為自然西域則呼我為質多耶又呼訖利陀耶又呼乾栗陀耶乾利陀耶即寓于訖利陀耶而譯者以訖為妄乾為真我自不知因而識之人且分我為百法為百八見自西入東而名我更多千萬其號吾請以一聽之東西公號我曰心自此為博學者勞作掌記雕蟲者引入纖薄時中者游我遊我之所款即實即虛無所不可無上者尊我不使人加我之上我遂無事後未傳空我之法成



一死法備極狼毒，斷我破我罪之曰：何得有形何故？又有影掃除禁制血濺梵天而我乃遁之影中，忌近日燈惟處朦朧暮羅之室，人以欺我。因欺人億萬之我皆為我所迷而任放自尊，依倚不立文字之市，中全不須推本陰陽極深。研幾有言學問者我且唾之人，固無如我何。惟見羲皇不覺談詒我本無罪而今乃為羲皇之罪人，入闢摩宮夫羲皇救之于一卷書皆自然之象數，收魂于此可以死而復生，乃知象數者正因公因之表也。真無理之理之所不能到也。然則賤太極自然為無因外道者，豈非夏蟲執太極自然何嘗非心大小合言。故先就天地之大證之，新上一號耳。正因即公因也。天地何心乎容我其萬我于其中，即天地之羯羅藍心矣。公因之中受中最靈人獨直生異乎萬物是知天地貴人此推理實理以象數徵之，益信者也是則因有象數之人而後推知。

未有天地前公心之理則天地間之象數皆心也外皆是內也乍象明心此破  
執入門之粗法因象而知無象則無象之理始顯因象有數有數記之而萬理  
始可析合則象數乃破執之精法人謂廢之然後為虛玄不知象數即虛玄也  
乍相明心此能言無理之理謂理無一定云爾今汨瞶以天地人之象數始能  
于無理之理自立自破于無一定之云爾中定出一定之云爾則善表虛玄以  
不變易貫變易者莫妙于象數矣尚志之而廢之乎如此始可言易也心也  
天地也海之于水也燈之于燭也有此質數則如婁綴之捐闕易童有何波紋  
光影不可畧積析合使人犁然者執虛空以一畫表天地人不可言之婁綴而  
一畫前之婁綴皆可忝矣則象數正有無交輪之幾所寓于無言者也聖人類  
萬物之情而窮極其數細分之至周天之度衍九十九行七十二以至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之類範圍不遠者非逐物而教之也惟通神明得其原故象  
數與理一合俱合而制器尚象無往不精往于小中見大而不可名寸表  
周髀衡度合歲一毫納海此以寔寓易冒天地為性命之宗而托諸著策以執  
傳世儒者諱卜筮而專言理易反小美此豈知表天地前民用罕言而以此示  
人存人心之苦心乎哉華嚴者易之圖也即其四十二字母即惠曇父殊問字  
金剛頂之五十卅大般若經言一字入無量字從無量字入一字以入無字此  
亦收盡天地古今之理象數如六十四卦也而乃以善知裝靴名聲音與象數  
相表言為心苗動靜歸風呼吸輪氣昔有卷是不壞常風為憚一論詳見詩樂  
倡唱其幾也等切其一即之用也猶易有四道而制器亦在其中原自切聲  
視為粗末竟無能言者矣果能悟明自心則于一畫前之象數無所不備而于

一畫後之象數反不能相通印合則所悟者乃邊見也愚嘗願再現祖龍畫焚東西古今之典籍請悟道者于虛空一畫得手能取火半范金半從黑線中干支之用亢之乎必曰此功勳邊事也夫功勳者用也天地間有無用之體乎何以名無為而無不為乎無粒與汝無屋居汝禽獸食汝尚曰開物成務為多事乎聲音象數之微天地鬼神生死利害之幾時索齋于心觸處便可以知晝夜通古今悟者于此不通而反擯之是真所謂蝦蟇一躍者也枯守一體乃死體耳况知一期方便之言先乎竿即有掌即有指何妨飯譬噫豈將小無名之名相斥之曰言竿不許言掌不許言指則里巷童子皆落象數障矣寓言法喻非象莫表利塵皆是真象一心王即有十弟子曰二十五曰五十三曰二千五百曰八萬四千曰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可不謂數乎由大而小



虛必寓寔理有不及摠不得不謂之理：無非象：無非數也。五之三之暗與數合莊子一二三四而天下之數可括豈皆未自知乎執事：障執理：障執無事無理者尤障無相不碍相：即無相有塵可惡者依然皆覽合塵者也。古人嘗云保任豈能飽食終日為保任邪况本然擴充取證不可缺之薪水哉人生不能一息不薪水則一畫前之皆備者即在一畫後之錯綜反對中是日用

飲食也

義北問石齋先生云聖賢只是說理更無象數如落象數便是算手壽人安得與主翁坐話先生云若此聖賢只是事天：到盡處更無日星如落日星亦是台官程史不得主位商量也日月星是三要物理象數是三要事吾家物事切忌籠統消帳不得且問汝日行可即是天月行可即是日日月星辰之行可皆一理：皆一象：皆一數否未上云論象數則有不回論理則往來屈伸何思何慮無有不同先生曰如此學問止于中庸行事盡于論語詩書禮樂春秋皆可不作宋元而上威烈而下諸史皆可不讀也凡自義軒而未丘索墳典或焚或存皆以發明事物差并諸玉因天

地之自然究古今之成敗逆則番之不及乾之如日不久天一日一度月  
 不火日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七星日相差一歲有五十一餘分六十三歲  
 而斗差一度天以逆數日：以逆數月皆逆數也聖人因之作易積辰為  
 歲積又為象因象立數日數明卦六爻十八變始于一畫究于二十六萬  
 二千一百四十四卦首不能增成梳不能減開為六十四卦終始六十年  
 之曆日月相差每歲一十三辰九分三釐三絲三抄日月不得交：會  
 不測不食光冰湯旱無以救其厄却却洞經無以改其墨故為詩以治  
 春秋以治禮：樂之治詩春秋猶未絲之榮赤社鐘鼓之秋日月也黃先  
 生洞璣其精經配折中京師定合自然至十緯配榘杆似為膠柱又嘗言  
 春秋二百四十二之數窮而用詩三百五篇之數以言氣運此恐未然其  
 言性與天道以天道為日月星運行之道此自開闢之說不肖曰天之所  
 以為天是天道也日月星之錯而不知之人心亦然極大極小豈有二  
 哉理屬無數屬有微顯互徵即是無也破相宗重在推巧破人之  
 有方便法有主成法：即一切現成者也破相非掃相也愚嘗曰一是  
 執而佛為中道法性宗歸于性相一如相即無相非掃相也愚嘗曰一是  
 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混沌之先：有圖書象數聖人乃是一抄書容  
 耳以無分別智知一切差別後人不知佛語落處而守定糊塗以廣學為  
 無心直是未夢見在



所以

氣也。理也。太極也。自然也。心宗也。一也。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聖人親見天地未分前之理而以文表之。盡兩間太古萬劫乃文理名字誨無汝迷也。尊名教者執正名正詞之例。方以離倫物首上安首者為枯偏。外道而習心宗者執反名破執之執。又以自然太極言理氣者為無因。外道詆訶相駕。各尊其名。夫烏知名殊而寔本一乎。吾從無是非之原表。公是非之衡。而一之天地生人。有不以天地為徵者乎。人本天地。本乎天。以天為宗。此樞論也。天以心予人。心即天。以為宗。即心以為宗也。有因無因何說。為又安知有因無因之為。大因公因。耶有質論者有推論者。偏重而廢一論乎。不通天地人之公因。即不知三聖人之因。即不知百家學問異同之因而各護其門。遮者各習其業。語

各不知時變何尤乎執名字之拘也。吾折衷之而變其號曰所以此非開天  
闢地之真論而新語也。耶人之有心也。有所以為心者。天地未分。有所以為天  
地者。容成。大抗之倫。知天地氣交之首標。心于雷門。四聖人于易之冬至。先  
地之心。此推論。呼心之始矣。則謂未有天地先有此心可也。謂先有此所以者  
也。學者能知天地間相反者相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者幾人哉。源一流二。  
即善惡。儒者謂惡烏可以訓。心有善惡之嫌。而指當。然。者號之曰理。既曰  
理。則亦多。和。而理之此固無所迴避者也。豈知膠柱之理。成障乎。理之障  
理。猶心之障心也。故又曰一真法性。涅槃妙心。為寔相心。餘六凡四聖之心。皆  
生滅心。豈得已于分乎。別理于氣外。猶之別心于緣心。而無真妄之真。即統  
理氣之至理。辟算器有一萬。又有大。一究竟大。一即在算器中。絕待。乃併待也。



致

致其寔際天地間凡有形者皆壞惟氣不壞人在氣中如魚在水地在天中如  
 豆在臍吹氣則豆正臍中故不墜泰西之推有氣映荒今夏則見河漢冬則狀  
 氣濁之也由此徵之虛空之中皆氣所充寔也明甚人不之見謂之太虛日  
 生氣貫兩間之虛者寔者而貫直土之人獨靈生者氣之幾也有所以然  
 者主之所以者先天地萬物後天地萬物而與天地萬物烟燼不分者也既生  
 以後則所以者即在官骸一切中猶一畫後太極即在七十二六十四中也于  
 是半六相同時世相常住皆不壞矣稱之曰無二無二分無斷無別事理不二  
 即如佛有無二無二亦滅持玄其語耳慈湖所守之無知文成所標之良  
 知即真常真我之易名也隨流見得不落有無吾何妨以貫虛于寔即有是無  
 遂照存混同時俱豁此一味之中道法界耶心本無心無豈有二人猶有膠擾

者謂之所以然所以然豈有二哉老莊之指以無知、無為而無不為歸于自然即因于自然自然豈非所以然乎所以然即陰陽動靜之不得不然中而發表槩見于形氣形本氣也言氣而氣有清濁恐人執之不如言虛、無所指不如言理、求其切于人則何如直言心宗乎近而研之遠而醒之便矣然聖人且憂末師偷心自尊之弊適于洗洋無所忌憚故但以好學為教學至于學天地蓋莫可徵于天地也易者徵天地之幾也日月魂魄之率也子思題乃祖之像讚惟有繪天地而已矣一切唯心而不能徵天地又謂徵天地為外馳求以究其內心者此真所謂一往不反迷于一指者夫向外馳求病夫向內馳求非病耶內外馳求病矣內外不馳求非病耶章之發也春在其中其未發也春不在其先乎所以為華者即所以為春者也所以為心者即所以為理所以為



氣所以太極所以自然者也。明心者明此無善惡不生滅之心。養氣者養此無  
 清濁不生滅之氣。窮理者窮此無是非不生滅之理。明至無可明。養至無可養。  
 窮至無可窮。則又何心何氣何理乎。又不可心之氣之理之也。乎既知生即  
 無生。天心即無心。又何異于理即無理。氣即無氣也。乎天以日明。君以政顯。廢  
 日即廢天。夫廢政即廢君。夫談心各家。莫拚理氣以競說。越推論而掃人之負  
 論。鬼論而掃人之推論。真是巧言。枯樺忌理之防。其肆欲耳。出世者泥也。入  
 世者存也。超越二者。統矣。泯自掃一切法。以尊體存自立一切法。以前用究竟  
 軌法。身亦死。佛也。立處即真。現在為政。無親疎之體。在有親疎之用。中主理臣  
 氣。而天其心。乃正示也。存泯同時。舍存豈有泯乎。而儼個首上首者。且執其德  
 語。名字之垢瓶。而不知歸寔。豈不大可悲耶。本無名字而立名字。隨其名字。是

無相之質論理安有障乃見障之心人仆而罪路乎破見止為破識破識止為  
 破執耳吾故又變所以之說舊謂之太虛我何妨謂之太實舊謂之太極我何  
 妨謂之太無且謂之生且謂之阿又安往而出吾宗乎非合項背面三日  
 以為伊帝目者烏能知之不謂遮表所<sup>謂</sup>乎先儒止曰人心即太虛愚謂太虛  
 非空濶之太虛凡天地間有形有聲一木一石皆太虛也以無寔而非虛無虛  
 而非寔也苟非徹見自心安能信此心之即天地萬物乎水中之天光雲影誰  
 容內外而可即之云乎則<sup>珠</sup>舉氣與理而析合之者皆丁子之尾矣古文  
天象氣也古文又氣作三亦作炁以無火理玉之字戶有達文理密察也天有文  
 如存理曰道理者謂其路可由而文可見也聖人作心不以示人有真識字人  
 則心不受文字障矣自孟子創之曰氣而愚創証之氣為聲而出焉言其論  
 時後  
須知有正方便有權方便闕異端者闕碍正之權也抑外道者亦尊正目之權  
 心必曰非權未夢見在况更有格外之表詮遮詮顯權冥權乎



聲氣不壞說

無始兩間皆氣也。以氣清形濁論則氣為陽。以陰暗陽顯論則氣為陰。則氣者陰陽無體之體。可有可無。而所以為氣者。即此心比理也。氣尚有質。故曰氣為心理之汁。然有有質之氣。有無質之氣。猶有可指之心。有無可指之心。故曰所以為氣。所以為理。所以為心。一也。知此。即知天統天地。陽統陰陽。善統善惡。清統清濁。無統有無之故矣。氣凝為形。畜為光。發為聲。為氣之用。出入相生。器世色籠時。輪轉其曰。總不壞者。通論也。質核凡物皆壞。惟聲氣不壞。以虛不壞也。天地之生死也。地死而天不死。氣且不死。而况所以為氣者乎。易惟雷風始名為恒。而反對為益。他卦泰則否。咸則損。夫雷為帝出。而巽風播之。至兌金主聲。而風始下殺。而成冬雷陽也。風陰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教也。陰風忍陽氣於亥子丑而出於九會以長養收藏故風轉四時壞天地開  
天地者皆風輪也。皇帝王集于孔而佛入中國以次救世宗教理學各相盛衰  
皆為風力所輪不得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安得知時變之聖人出而重轉  
風力以全提哉。人心以言出氣。倏忽之間生死之機無實無虛不謬有無直心  
直氣足塞天地。子與之養也知也。其真柔篇中。卯子分聲色臭味而以聲應物  
表之以通數而千年無知者。余十餘年疑十數家之等韻。忽因泰西創茲又閱  
藏得必馱攝陀之原乃悟阿左戈多波之一輪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擊在此  
矣。雅言之教興于詩而成于樂。古者相見歌詩論志聞樂知德吹律協姓徵矣。  
操琴瑟聽新聲皆往。足以知得失生死成敗治亂。吳室張徽感同葭管悟者  
銜口妙映韻叶清淨音聞感寂之微。通格異類非道理所能說。曾子桑戶音出



金石孤孽佹烈聲動天地得道之人與誠迫之人皆同此不可已之聲音迸裂  
而出興之必怒猶元之必貞：而元怒而興豈非最發人性情之真者乎善知  
衆藝之童子即無量音聲王不得有言不得無言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未嘗所

### 養自知否知者方許入阿字法門

因言氣理而真論通論之皆歸一心若不知所以然遂以神氣為性命而  
守之煉之則去以形骸為性命者亦無幾也以性命為性命者猶非大徹  
自在淡故無死生者即無性命則理也氣也心也俱可忘言俱無不可言  
又何揀擇乎婆心至此不為不為折合  
論氣之幾：如泉之滴：既有前後亦各生死然其際處况合如塵世為  
塵：相合則虛空亦空：相合謂之曰無亦是無：相合蓋其形如此其  
影必如此則空亦有  
生死夫是故存而不論

容遁

言起於誠，甚於淫，成於邪，而極於遁。由其心之始于敬，深于陷，叛于離，而終于窮。知所以之焉，度則知，遁之要矣。其要在以本無是非之體，平氣以定是非之權。此謂公衡莫公于天地，無是非而聖人立之，惟能容之乃能立之，惟能立之乃能忘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也。後世各護其所畏，難而自遁於所便，以故是其非，其是而非，亂但曰學道者當以無是非為極，則而不明公是以為衡，則生心害事，各無忌憚，而天地予人皆有之心盡喪矣。辨豈得已哉！全者不可得矣。百家聚枝，天地皆容，而養之未嘗不可以一偏一曲自遂也。自欲以一偏一曲誡大公，而求勝此吾所謂寃安得。合并為公之大人，一雪此乎。言道術者不失之淺，則失之深，不失之遠，則失之近。遠則遁六合以外，近則遁于臆。



淺則適於己所易知深則適于人所難知曰本空此復轉也專言之則復轉乃  
奸憐矣此天地之所不憂而聖人深憂之者也故曰有餘不敢盡極則必反以  
可知藏其不可知是知也止庸人之適於人所難知以徇惑耳請雪其一二淫  
殺盜妄天下之公非也深言之曰一有滲心即淫一有偷心即盜一起妄心即  
殺依真而起即妄且曰達惡則于惡得自在而有心持戒者仍為破戒此一說  
也然世人之適公非者樂得假此以飾之所折之深者犯之猶不失于賢豪而  
乃可以肆然于公非之上若斤三然重公非則傷其迹矣嚴中節之繩墨則論  
雖淺而察之者切舉冥忘之極致則論甚高而察之者泥此適者之便也語汝  
凡聖未盡人嘆受也即興汝嗜欲不能除人徇笑受也語及節操則冬日扇面  
不休矣木秀於林風先摧之兩蠹并樹必奪其將故邪說之萌必收其群不免

以攻其寔相形此名誦刃論見地而略行履爭機鋒而掃學問且言殺種淫類皆不碍道則淫殺盜皆寬而第一流之見地機鋒乃第一禍害世之大妄賊矣悖可勝痛而信之不衰非真信也護痛正求道所而道詞者以巧乘之兩道相長道不可窮盡乎其如之何忌程朱而喜沈洋忌戒律而喜轉語其勢然也無上道成道教矣誰為真無上道一聲寬字直安當然：即竟專求其竟：亦無竟：求竟反忽當然之竟不當不然禍不可言不得已而辨彼且辨此彼雖辨此計必少殺所以不容道者寔言則一以人事為準玄言則以天地為徵不可不辨：亦容之也已因事本理而立貫理事者寔不能離事因天地推混沌而立貫混沌天地者竟不能離天地則歷然之天地人事乃真貫也離天地人事以言貫者假貫也是避迹而迹縛者是忌相而相縛者也中和氏曰聖



人望天下，即其奢慤之太甚，焉可矣。飲食男女，陷溺之窟也。知其原則，此窟即天地之門也。不可絕而可節，未濟之終也。不知節也，有絕者，亦所以風天下之節也。聖人張弛更進，以易之凡，可以好樂而勝此者，鼓舞以盡神，黃葉止啼耳。而漢析子曰：飲食男女之窟，淺文字知見之窟，深於是乎。中和氏之鼓舞者，當罪而太甚之，弄華反公然，群溺人而見寬矣。是又一深析子之窟也。嗟乎，有生以後，無一非窟窟；漸入窟，可遁；又自掃其窟，以為窟，誰能知之。則皆窟，皆非窟。聖人不妨容諸窟，以消其太甚之窟而已矣。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則容遁。容遁，容窟，則消一切窟。果欲知此，非請近四千九百六十一窟而後可。

問：密曰：詰問，詰曰：不知也。無古人聞之，愈不知也。而聽此以言，密後之言者，相

承以為寔然而寔皆不知以相欺也好言不可言之學好言無理之理何以異  
邪往：匿形以備變設械以待敵有急則推墮滉洋不可知之中如是而已矣  
張魯以符水教病人曰飲此則愈不得言不愈若言不愈則終身病矣今教人  
聽滉洋之言而不許其致辨也即此法也坡老摹言禪之弊可謂切中矣然天  
下正不碍有此一弊法也有病目者赤腫昏眩見日如刺哭而躁藥以散之火  
上炎則深益甚醫者百不能治一人入診之曰治目易耳察脈中旬日當左足  
上生疽：發必危有性命之憂其人惶恐再三診者曰有一法能我乎曰唯曰  
靜坐盪之置左足其上注目視之如此一月可救矣其人從之而目愈診者笑  
曰足何嘗有疽哉宋文執事怒登床而齊王痊皇子告欵叙澤兒而桓公霸此  
即以錯救錯之妙也孟子惡鄉愿以今視之惟恐天下之不鄉愿也皆鄉愿而



天下太平矣先不能使人之皆仁義又豈能使人之不假仁義乎天地有陰陽  
虛寒而無善惡真偽陰陽分而流為善惡虛寒分而流為真偽實行則真虛名  
容偽愈高則愈偽：則愈適固其所也知其適而容其適聖人合天地之道  
也有揚墨而後孟子顯孟子辨孔子時之揚墨而不辨同時之莊子謂孔子而  
揚墨以相勝孟子而莊子以相救不亦可乎不待已而辨：亦不辨雖辨之而  
仍相忘也仁者仁知者知百姓安其不知君子之道雖辨而無不相成者錯行  
之道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當聽其同異乃謂大同攻之則害起耳  
立教者惟在自強不息強其元氣而病自不能為害  
郝公曰人所以異禽獸惟有仁義知敬愛明居臣父子也邪說害仁義將使人  
類盡猛獸世道皆洪水猛獸洪水天當有極人心之害其禍無常故仁義之功

與生民相終始二帝三王以此開統孔子春秋功在萬世而孟子之言可以繼春秋也聖人在上扶陽抑陰其道顯聖人在下修辭居業其道微則言不得顯是以春秋不能必天下人知我亦不敢辭天下人罪我義直而言遜志切而語寬知我者固不察其隱罪我者亦不見其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而救世之權也莊周云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殆於知孔子者若孟子七篇則辯矣然亦曾不辯也者所以希春秋也自謂距楊墨而揚朱墨翟死久矣七篇中與楊墨辯者無幾蓋七國之亂非盡揚朱墨翟也游說縱橫之徒為害也舍游說縱橫之徒不辯而辯區區之揚墨何也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害仁害義之端也世道惟人與我聖人忘人忘我無所為而為二子一執為我一執無愛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害仁者自至于無父害義者自至于無君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



下之不仁義者必歸焉雖未嘗教天下無君父而天下之無君父者必歸焉如  
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為人此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為此揚  
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賊父殺君者莫不生于此而  
逞於為人故夫楊墨之害道非必楊朱墨翟二人害之天下歸楊墨者其害之  
也天下歸楊墨者非以其道歸之各以其邪淫之言歸之也如鄒衍淳于髡  
之便佞蘊秦張儀軍之危險孫臏吳起軍之戰陳莊周惠施輩之悠謬韓非申  
不害之慘刻鬼谷公孫龍之怪誕荀卿呂不韋之學術龐涓紛擊蛙鳴蟬噪竿  
澁而不勝聽原其心同出于不仁義究其端皆起于為人我而極其禍同抵于  
無君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或疑孟子與稷下諸人同朝而言不少槩及焉  
不知孟子日討諸人而訓之而世人不覺耳仁義之說仲則孝悌之行立經正

民與斯無邪惡豈必與小人爭齒牙之利犯世主之諱然後謂之辨乎其揚墨  
辨而人不覺與秦儀稷下諸人辨而人不覺此七篇所以私淑春秋也况春  
秋之所以為春秋乎居業之辭微衛道之心苦故孔子歎我莫知孤子稱不得  
已孔子而使人知則春秋廢孟子而使人知則七篇毀故曰罪我也邾公之論  
肅矣何。氏曰老子告孔子以聰明譏議人為近於死孔子稱其猶龍而歸即  
作春秋何其誓乎此正所以善學猶龍也議而不辨也孟子知孔子言攻異端  
之為害故辨而不辨。非攻也所貴孔子之道者耳雖歛息楊墨之道而實不  
問其息不息也此。適容適之道也後世之辨全為自尊故相傾軋以爭雄而  
附會者各歛憑之以迫故明知其非而護之愈深反攻大公之辨能不悲乎是  
故不得已於無是非之天地立公是非之大權說卦三立幾在三與陰陽交互



聖人扶陽一切本無一切皆備有名即有<sup>弊</sup>有真即有偽而中道正格必言仁  
義竊仁義者私見弊之也仁義何病焉仁義即弊而弊仁義猶足以救亂賊之  
平且功誠大哉竊混沌竊虛無獨非竊耶以不求安飽養養生之嗣以不忘滿  
整濟吳干之錫幾見竊者何必深言而淺仁義之功泯言而怒仁義之名乎競  
好新奇竟摩覩忠孝為粗行矣群覩忠孝非人將相食之兆乎立教者往快  
其語而忘其經正經者曰深言泯言者亦明其所以為仁義者而已辨之可不  
辨可謂辨亦不辨也可吾自一人也朝讚之而又詆之未嘗不可蓋兩間無不  
相反相勝而相救者也旁觀者曰此正經者無奈百家何持自為之辭以容天  
下之適耳可以一笑

容道名教數篇特地為世諱之菩薩出氣蓋彼所立者兩扇大門乃外西  
晝夜之應該也而無干無干之究竟即在其中今玄者專資無分別此通

初心耳方要人辨佛辨魔辨真辨偽曰皮下有血者乃虛惡也蓋惡因分  
 別是非而有而欲打散兩扇門乃為無分別可中不可半理家有沿龍  
 溪海門而不知其本意壁觀禪宗語專候無善惡之牌位生怕說善  
 利兩字避淺好深一茲好笑蓋真宗并不如此華嚴稱性分別即無分別  
 曰深以醒淺而甚深者乃深而不淺中即無淺淡者也求故曰教成善  
 惡分明之夢寐而乃以痛快其無善無惡之道遂以中古之法治三代猶  
 不可而欲以上古之法治末世乎上根人  
 從源頭窺破而後窮流乃為省力耳  
 一不可言而曰二以濟二即一也即二也自有陰陽動靜體用理事而因  
 果善惡染淨性相真妄皆二也貫之則一也謂之超可也謂之化可也謂  
 之無可也無對待在對待中則無善惡在善惡中言其止于至善則無善  
 無住而無善惡可言也此正良心天理之極處耳曰天理則非尋常之理  
 曰良心則非尋常之心曰真如涅槃菩提即是天理曰生死命根妄想  
 業識即是人欺若對理學以起念為生死命根彼必驚訝不知乃一字而  
 也深刻言之耳至于無所得無在無不在即是無入不自得無可無不可  
 道心平性豈非天理良心之化境乎但人厭常希奇說個天理良心則遠  
 走天要之一個世界十世古今總是一個心無二無別華嚴寂場万劫不  
 曾動絲毫則又何處容淨內之外之精之粗之淺之深之半所謂十八空  
 即真空也即並空亦空也似乎汪洋而不知空至此乃真空極天世人藉  
 口故分善空惡空無所得空蓋云總歸一心則無淨亦無不空耳華嚴記



云若達真空尚不造善豈况惡乎若邪說空謂豁達無物或言無碍不妨  
造惡若真知空善順于理惡生氣動尚不着意為善忘背于理以順妄情  
豈當可造若云不碍造惡何不云無碍者不碍  
修善向所惡邪此邪見壞世極矣故抄出醒之

食力

此熙熙然者隨之而善亦為惡教之亦不能保善之不為惡也但使人知不敢為惡而已矣在宥者宥之謂之隨之是禽獸之也警而教之則惡有返乎禽獸者是故聖人之教隨而宥之勞之而乃以安之而乃肯勞苦之而乃以樂之而乃肯苦其情故爭之苦其爭故讓之要便食其力即以盡其心此之謂歆當而緣於不得已不得已即天地之不已也煌乎各安生理之諭乎各正性命之符之有而不與者之第一雲雷誥也何故而經之何故而論之無柰天地之于人以口耳有口需食必美其食美其食則所以恣食者無不至也老子忿恚然而痛以一聳詰之曰何其為物萬物也傷心哉工技食工技功能食功能文詞食文詞博學食博學道德食道德奇而上之高播一教別也



一術或能取千萬人之食以爲食或能食千萬人以自取食或以不苟食而公然可以乞食均不免乎食；者聖人所不免而故賓；儀；以諱之食本無偽而諱取食之偽日甚孰與人自念其力爲坦然安心而無惡乎各以食爲能因以爲名；之所在食不謀而足豈待富貴所能爲足歟乎農圃之事至早思者役之稍至世上之琴箏博奕者則皆以工技名文詞博學皆一技也然文詞或乏才具又苦好學；至于博編籍百乘終年不單苦矣哉以此望知而受食更愚于農圃夫惟道學德至尊而易以偽言道德之言尤易偽况駕道德之上而藏身不必言者半一日得之終身享之；人倡之衆人擁之粉其借其而糞壤錦襲其穢裨鐘鼓以聲之郊壇以烹之名至此極天非若博學文詞工技之有寒可徵歎也夫豈不止此痛在此更何如邪聖人曰世以漸變吾聽人之變一法以

驅之力有長短有巧拙有大小各使勞苦其生以盡其力。自盡復何所怨  
怨亦安樂矣不變則無以立勝而相揅勝者揅者因以紛纒天地曰冬至之後  
物與無妄汝若何不取真者飲啄之乎莫真于竿也而能竿莫真于口也而能  
聲安往不可以鼓簧而播精真人勸人寧以執食勿以道食以道取食毋乃牛  
道羞恐其羞故諱之。益羞人生而糊口不羞其口斯畢矣使天下口其口  
而不失其所以糊口者聖人也不失其所以為口者西山之薇汨羅之水皆可  
口矣况日而飲食乎是知味乎是曰生理始梁謂丹元曰我取食。汝。飽而  
不受取食之名而使世人詬我。閉汝。餓死何狡媿為丹元且死而豁然曰  
聞道一門鄉愿一門躋一門皆求味者也吾知古今之味故欲正其名正其名  
所以安其心。安而食則生理矣太高難及故縣之太早不忍言也農在商以



技力為生理士以讀書為生理與其三門不若好學一門死亦須食不死亦不  
食不安之食發憤忘食吾號正命食

名教

好名而畏死人誠無柰其情何然聖人之所以補救天地使萬世安生正惟恐天下之不好名而畏死也明知好名之末流故又使好名之名自立忠信廉和退讓仁勇諸名其救世也利十之九弊十之一而又以無上之名救之救光勳地非名之別名乎有實即有名猶有形即有影天地既分物：而名之事：而名之稱其名使知其實因有名實當不當因有是非：相亂因有虛名：與命末一字也天命之斯名之美名：之幾即生：之幾聖人教人求實而已實者忠孝之所以忠孝文章之所以文章生所以不虛生死所以不浪死者也人情莫微于喜莫危于懼毀譽生殺動天下之風雷也富人深居寺于候王親戚業拱牆負簪咳仰面莫能得其一毛或有進說而欣然施予者惟名



與死也有天下者高拱若神何求不得櫻其逆鱗九族塗粉而一介小臣敢於  
撞桀折檻指天畫地使之由聽者惟名與死也夫恭嶠山骸骨如麻屠劉古今  
一叱廢世帝王天地之黃鼓萬分不足動其一慮而稱以英雄彼不覺笑語及  
末世亦不覺歎則轉此者亦名與死也使天下皆不好名不畏死聖人又索天  
下何執斯：然不好名不畏死非無以加之至人即無法可制之惡人天愛生  
四言猶未能盡以死好名以名敵死以名救名以死勝死救死之名莫如鬼神  
救名之死莫如恭悟有死於鬼神而得名者有以知生死為名者餘則畏死  
而逃名者不則無名而浪死者莊子自以外死生而持著奇書思萬世之知其  
解聖人自歎莫知仰而呼天佛自言授記之號使人稱其名而覺之則聖人者  
乃為真名士耳聖人者乃為好真名耳至人無名何非存至人之名於聖人之

上以窮人之好之云爾乎。佛成人貪佛乃大貪。彼非貪世間諸名而貪成十萬劫不生滅之大名者乎。充類言之。天地病根也。病則俱病。藥則俱藥。聖人藥其太甚之病而亦容其太甚之業。自足相濟。豈在執充類之律。使合藥者無容身之地耶。從虛空而天之地之天地已有名矣。道之德之道德已有名矣。聖人但知者即無名。死即不死之故而已矣。譽之而不勸。非之而不顧。何暇計世之譽。我以為名乎。名而無名者。雖死不死之人也。發凡無名者不死。猶死之人也。聖人而不成名。萬世何以知名。即無名死即不死之聖人乎哉。華子問六十學道之言曰。聖人之身不足有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素名聲。普聞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惟寔能空一切名而後可以知名。本無名死亦不死之故。寔能知其故者。瞻視於天地未有名之始而無所得。故無不



自得此能幾許耶。固非可以鳴鐸而戶曉也。錯行之道源流本一流亦返源逆流而挽之先救十半何必望人。能知無名不死之故乎。不過因導郵制以揆出楔多方以誤之分途以迷之使天下少作它惡焉。斯已自技執之專家以至道德之標識皆誤人迷人之方也。虛以救寔。以拯虛虛。寔。以拯此好名畏死之天下天下大治雖其教之弊也猶能殺亂是謂寔天下之權者名教權名教之寔者心宗。

何。氏問五老曰我呼于谷中則汝環應之曰諾。誰名汝乎五老亦諾。不置一詞夜夢五青衣來曰吾主人為匡氏之俗子所累彼既不好世之名而獨好此山後遂以其姓。我主人因以我等之五高而名之曰五老無始以來安有五老之名乎何。氏曰高夫何不逃之而受此名為五青衣笑曰既以為五

老則亦隨人五老之矣既曰匡則姓匡已矣即以我為我主人可也安往可逃世之逃名者非自無可以逃於人者則故逃之以為名耳詎厲名教既名之名以賊天下而疾得名者此我主人之所大惡也匡山之五老也五老固以忘之矣何：氏醒曰名本無名：有名：隨其所名吾當忘其所名而勿忘其所以名：如火之炏草木之香相傳于空中不離不息不得不然者也畫地作所虛名之罪也因名之為累而罪所以為名者是火罪炏草木罪香天地能無非乎人子生父咳而名之又從而字之居一室從而顏之制一器從而銘之顧名思義即砥行立名之資也高罪名之論則砥行立名者先得罪砥行得罪則名教賤：則人以無名之名便其所諱而父子君臣之名不足事：皆可倒行逆施矣雖曰且無善名烏有惡名然藉口者萬世而無名者無口况無：名



者乎告閭人為聖人必嘆：然不從曰欲汝不同禽獸耳欣：然從矣無上之  
名太遠難從故聖人以疾沒世之藥治萬世而以無悶之藥治沒世者經之權  
在史拈花之摧地獄也安得罪名安得不罪名：名之名謝幼度泥  
水之役吳耐子目謝為好名嗟乎江東猶足江東正以康樂一擘乃歎獨以竹  
蓬屏風抗之推隱之：為比論也自好名也至夫名砥名以我所便之名詆所  
不便之名名學問詆事功名道德詆學問而道德又自相詆乘高詆下匿虛詆  
實推至於無可名言以為名天下莫能勝庸者泯於好不好之間才者好其一  
得之好以泯其所不好達者好其不泯人以自泯而終非所以救世也東上西  
方之公議名者曰使人好不好名之名至矣使人好無可名言之名至矣然益  
可以欺人誰是真平懷泯然自盡者乎何：氏不得已于自泯中以不泯：天

下而立一平名以覆寔曰惟使天下好學無自欺之名則天地慰

憤世無不為口為名而無不諱口諱名者故不禁出聲耳每歎李卓吾自負

之快小才縱其偏見故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而官不稱意遂發憤嘆血

顛倒其說以快意一切不顧以為詭賦天下則得名更速故專罵奸者上

自家好名之至耳其稱則天馮道之類遂為壞名教亂天下之梁魁得罪天

地故世以異端詆之然豈知彼益誇計乎彼知如此毒辣破敗既足以慰後

進貧奇喜新之人情又足惹天下誇我則我名愈烈進知後世多有正人

我終不勝尖快小才之外憐而內護之此所以得計其無忌憚也嗚呼子

公自謂向上問眼乎自謂詩書有十分識二十分文才二十分膽乎其讀書

本世為心戲說白之古文而已作莊馬徒就馬收之否邪惟有所謂至性

痛痒之習是吾一可憐可愛者若使生遇我或得成就惜哉我至有向至

尤未夢見卓吾一極矣可罵而獨不取罵佛晚輩侍佛拜樂師憤是何為

乎惟死修福委靡林瘴極矣可云開眼人乎然較後之開眼者又數倍矣所

太息者古語抑揚殺活有權有實然以萬世為心豈與專以快口博名為

心者同年語哉天地最嫌此等罵名之五因人天下不妨有好名而能罵名

之說話平懷論之陸食色財名有情之一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逆耳竟能論之名敵死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勸世止惡無同死字名者十百中之二則名心四者與睡一苛而人能罵名



寶勇切  
莫錯過

東西均

六五九

疑信

荀子曰信信信之疑：亦信也。人不大疑豈能大信。然先不信又安能疑：至  
于不疑信至于不信則信之至矣。真信此心之即天地則十丈：六不足信矣。  
又孰有可奪其信者哉。縱橫出入生死信之而不二矣。信手猶信心也。手之中  
節猶心之中節也。從之率之：道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天自信天  
不自知其天也。地自信地不自知其地也。我自信我不知其我也。是謂正信。  
正信之身參天地而內之通晝夜而血之為無所為而毛之者也。正信正徹則  
尊其尊道其道數其數文其文風雨露雷時行物生蓬：然綸綬：然轉是寔  
地也是真空也。口不鑿空畢復何罣不邊而可以邊不幟而細舉不翻而輻湊  
不扶突梯隨立隨掃而本不待掃四肢之于軀也。五音之歸喉也。何所回護回



護可也何有外内外内可也不厭不息一切乃可任之眉目無功背日不見舌  
日以誣波日以出是老不休而大休者也其從怖生死計罪福發心者緣信也  
必須煅煉降伏遇師指授然後相應其應有幾之始也化因于變因于爛  
爛因于破因于熟因于專歸于直者真也疑不真則信不真煅煉不  
熟必沉狂邪終不如信學問變化之無大失也兩不得而三又不得四不得而  
五又不得以為一矣而一又不得何所得乎要何所得者洞見其所以然耳  
洒落九擊八裂若猶不能則又不如信修持跋望為無大失矣上根  
正信而知至者能幾乎緣信不之緣而得正信之分数者有之是得者過後多  
失從緣薦得相應乃疾緣熟而化乃能出入竭心無心知至之明法無法知  
終之徹則如日見物不則如夜見物不則得少自任耳中道之教節次

不致踳駁為蕪悟于學之即無悟無學也繼之人歲廣也包珍矩從困窮壺涸  
而所化者廣捷者自捷豈以捷為功乎急欲其疑母乃助長不過茅塞之馳  
挽之耳教者不能起疑而能令人疑情起真者自疑真疑不破自不容已學道  
人平心自問行解果相應乎則二六時中無非鐵牛無非鞵影從此飛黃天門  
談蕩此非可執一棧也疑信入門邪正之閒非小故曰正人說邪法則邪法亦  
正邪人說正法則正法亦邪語不拘正必歸正經玄黃何色必以白分資木無  
色白任玄黃玄黃之可白者即玄黃之難白者也至人粹之君子絕之聖人時  
之三者本一而不妨三之以明暗推裁君子可白聖人難白聖人可白至人難  
白無妄者真妄之所不得論也無息者動靜之所不得論也無咎者吉凶之所  
受正也君子者至人聖人帝王鬼神之所受白也咎之難居甚于山無咎之可



安甚于吉夫咎非其人之尤而其神自白之也疑信邪正莫嚴于此闕矣闕者  
矩也矩者直也三界一大矩也六相一大絜也環可喻矩不必以輪大斷不墨  
必以墨矩、自白輪規若黑絜玄黃者原不可以可白不可白自矩也絜信  
手矩信心既不以可白不可白自矩又不以其矩白人黑人以為能而能因人  
之黑白使人自矩自白則絜無絜而無非矩、無矩而無非絜且容諸絜與不  
絜者于玄黃間何黑何白是為大白而自以不可矩者寓于可矩使人從其從  
焉已矣本自如此者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又何憂其缺少而日說、我鈕堯舜  
之色而潤踐啄之天供至人之鄉而布君子之席斯固疑、信、之不易崇卑  
法也心本無法信法不如信心自信寔難必先信法能信可法之法乃能疑法  
何以為法之法能疑法何以為法則可以自信本無一法之心而隨我立法遠

徵諸近：徵諸遠大徵諸小小徵諸大寔徵諸虛：徵諸寔彼徵諸此：徵諸  
彼擴信決疑當疑櫻寧而信乎疑始：若無疑惟有一咲、無遠近大小虛寔  
彼<sup>以</sup>笑徵何徵何徵其至徵乎

挈繫通矩即曲尺以直為曲所以為方即所以為圓著之德七：圓而神也  
卦之德八八方以知也天以地成而地之用皆天七以六圓一八以八圓一  
則九矣七八即九六也六七即八九也方本于圓而成形立法則寓圓于方  
故曰繫矩



疑何疑

疑何疑誰非可疑又誰可疑乎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善疑天下者其所疑決之以不疑：之語無不足以生其至疑新可疑舊亦可疑險可疑平更可疑為其習常故詭激以疑之詭：成習：為嗚噓故不如自然疑之至險至新也舊而新者新遂至于無可新平而險者險遂至於無可險此最上善疑者入此謂之正疑知此正疑而古今之參：差：千百疑人者皆可曰疑：之矣明月藏鶯白鶴銀籠石女生兒珊瑚棠月雲蒸飯矣狗溺天夫刺竿鋸矣後播錢矣不自疑其終日行解何以不應而疑此等以疑人此疑肆耳蟾蜍吞香爐峰走入焦螟眉穴中高聲呼曰鬼語捏鈴者為何累及我輩此自一疑技也嗟人法性不寬波瀾不測惡行坦途不墮雲棧彼出格寬濶者又豈

獨以此為波瀾乎人自不肯正疑可憐生小教篋之典墳直閑言語矣嗚呼  
吠無非性光則何技不可以發正疑：又何問正不正哉炆物者曰承石取鐵  
瑋瑋吸楮蠟針偏丙栢能指西杖海何發寒焰恚唐何以制衆鯨死應慧蠶耳  
絕絃烏消化物礮變五金酒醋涎弦糟醬潮湧懶膝分危式盤鼎卯人氣粉屎  
鬼神之變乎疑辨者曰天何不可下地何不可上草何不可謂之木：何不可  
謂之草牛生卵鷄有胎蛇百足馬生角鐵魚生羽何知不如銅人之毛翁仲流  
血何知不似金秋之淚螿有大九州腹中之蛭蝶別有日月吾以意疑之即必  
有矣是當吾前之必有者皆可疑也疑教者曰三十丈十為一佛刹北鬱單人  
壽千歲忉利天壽千歲以人間百歲為一日以至摩身天壽三万二千歲以三



千二百歲為一日以至無想天壽八百四千劫識陰傳命意成中有男媼母女  
媼父有十七相胎藏八位羯羅藍位曼那曇位閉戶位鍵南位鉢羅賒佉位髮  
毛瓜位根位形位三十八七日內風趣產正生漸次觸生外風手浴痛如刀割  
今請問人班駁在指甲下在額等八十處皆知之否此大可疑而人不疑權自  
解曰權耳：於是疑：者曰此皆不疑請言大疑利：之外何際劫：之末  
何去巧曆不能綴術也七曜衆星何以繫七十二候何以轉孰可疑於此者乎  
推之曰遠矣何暇計此汝儼然有身最切近不能離者目何以視耳何以聽手  
何以持足何以行孰可疑乎此者乎習之則忘思之則駭天地間皆此類也尺  
地開一疑海也此而不疑則無復有可疑者凡生所疑之生死猶是也必有可  
知必不必知各：本不相知：之何異乎不知萬物本乎天地：本乎天：因

不知地之功也。天地自不能知，又安知物？生死之不相知乎？天之為主也，正主其不知而各不相知者，各為主也。蟬自疑，牛暮之生死，螻蛄自疑，半歲之生死，無異于人疑百歲之生死也。而汝又何疑此言一出，疑者大放，遂無忌憚。正疑者曰：正此何疑者，何不疑之一切平等矣。何不飯洩，何故洩必偃，何故自遺之自屏之，耶？生即無生，夫曾疑以毒藥之無生，安其生而以飲食之生理，其無生乃為各安生理之生，即無生耶？此猶不疑而曰：侈斷鶴續息，指鹿為馬之可疑，入銅狗鐵驍城，豈不箭射？彼不畏也，恐畏吾正疑一問。曰：土地堂之白疑，椎上疑，堂者所至，園疑，臺供疑，花此一疑，坐何以不肯下，善知識金顏于眉頭之間，一權寄至，則出戶揖，厭更白衣，則鉄脊倨之矣。執拂者必勃然而變色，更其詞曰：久承拄杖頭放光動地，則為之辭，願嗟呼此一色變。



一辭順是疑本也。自乃居之不疑而乃倚穿佛魔之杖以恣魔假不作世諦之  
詞以疑人自掩耶明教祇支之傳偽肆猶可言也。徧送詭隨以蓋騰之鐵券不  
可言也。若能疑此三十年許君上坐若能疑此三十年決不上坐有大檀烏伐  
四天下之山林以為杖盡付四天下之口而尻者各上坐其家未即予杖廢  
主之礼掃盤碎之迂並問如未妄生分別何以忽哭忽笑有肯有不肯豈不快  
哉

源流

客語源流而詰吾反因之說曰吾便反源流而明之向來言源一而流分天吾  
 獨言源分而流一可乎聞者大駭問源何以反分流何以反一曰山則根一而  
 枝分崑崙入中國分三枝以十萬枝君所信也水至大海而合又君所信也其  
 始發源也皆兩山之間泉出于山之凹一山凹則十溪則始源之多也無量  
 漸流至麓而成溪與溪合出與別河合漸合漸大始與四瀆合然浚乎海豈  
 非源分而流一乎聞者曰果然古人何以言源一而流分曰山有凹則水自凹而流  
使人悟耳人知水自上而流下也豈知水自下而流  
 上半一身之血猶大地之水也人屹爾而立則血當流足掌矣腦不且乾然地  
 不聞崑崙之頂乾也何其怪哉地在天中迷也四周六合各以所履為下者立  
 為上氣鼓之而然漸以轉人如蟻不知耳南北極與天應樞紐不動而時

一... 4



氣交地毳在日地陸之帶為中國故陰陽最和人最靈總須彌延北是其應北  
極之頂也衆後變分流如瓜蒞此大體也各方皆海環輸相接各國所祖之山  
如崑崙者其巖如人肘股之節其津液滙生則歸于經絡之血經絡猶江海也  
海有沃焦其名不必信理則近之各海皆暗流入地心：之中非冥塊也半  
土半水金石雜之金石各有火而地皮乃有木：又有火故震為出中有億萬  
經絡空穴大蟲奇獸怪物鬼神無所不窟內亦有氣旋轉與外氣相應故海之  
潮汐應月向謂地浮水上地升降而溢落此似之而非也彼尚不知地毳之說  
也乃地心與天氣相呼吸而然也由此推之各海皆吸入地心：轉經絡而  
上升各沁于各山之頂而總須彌之頂亦一頂也源而流：復為源乃一輪也  
合邪蘇及佛孫僧之說測之是知源之一者多源皆本于地心之源故曰一也

地心猶仁利攻邪之肉團心而質多耶心寡之。天地一氣天心通于  
地心。實貫一切事中。則毋異地心外氣。此是為心心實天心之証。











蒼文合其思仇朋友五人極中南北旋半東西曆九階而叩之惟有蒼文不  
用者此公而蒼文也。不可見。是。最切者曰書。可別見。在。與。生。以。生。以。生。  
自。款。斯。別。不。能。逃。其。思。神。



至仇即至恩一日不相離者也黃怪老曰汝以滅為生非汝之能也我以生為  
滅亦非我之能也生：死：皆蒼父主之知乎不邦乃尋蒼父合其恩仇朋友  
五人極乎南北旋乎東西歷九階而叩之惟有蒼父所用者七公而蒼父竟不  
可得見：最明者曰盡心則見本無生死：：勿自欺：則不能逃乎鬼神

玄炁註

轉八十轉轆中者玄炁也擊而破之破而補之破則悟：則補象數以表不可言之理而至于無象數聲音以通不可象數之微而至於無聲音言語道斷而未嘗不言色即是空貞悔之反對也專黑門者貴棘栗蓬毋以交輪幾為擊破乎則玄炁雖仍是一棘栗蓬也此並可以擊破黑門而補黑門其頓漸一致也猶之動靜震艮相反相因者也漸無不頓：無不漸本無頓漸故貫頓漸然有專門之別路而正路者正者此別路為正路之一路也黑白二路各有先後交互用之凡技皆然初射者數日即中久之反不中矣不中之後乃可學射學奕於國手以為得法矣以其法遇敵則反敗：而後自得之既自得之何必用譜而乃可譜矣吹簫者有數日能聲者有一月不能聲者其法無它吹之而不



已終必能聲能聲而後蕭乃可曲也能聲者悟門也大抵入深則出高入險則  
出奇通徹之人忘其所存而無所非法又有何婦除有何修特有何管帶手成  
連之傳伯牙也棄之海上段師之傳崑崙也必忘其本領則世所謂指下之法  
愈于譜者猶未也琴何必于海而海得琴法乎然執此法以教天下之樂則天  
下之樂盡湮矣蓋語上者千一二而中下者滔：也法為中下立而上者自能  
破法自能補法不必語也不必語故可寓之：：已露洩矣天地露洩之馬體  
變龜用而人不悟此天地之棘栗蓬也伏羲露洩之以奇渾偶而人不悟此伏  
羲之棘栗蓬也文王露洩之轉東西為南北而輪迴之反對相續而人不悟此  
文王之棘栗蓬也孔子露洩之襟上下經而交易之取三互之大過而顛之天  
何言而代錯而人不悟此孔子之大棘栗蓬也佛法爭言之矣而動靜歸風呵

呵入無字之象數棘栗蓬無提之者老莊爭言之矣而此鷓鴣變南鵬倏忽擊混  
沌即三生万之教父此一棘栗蓬也無提之者但以寓言忽之耳孰知天地一  
分何往而非虛寓實無寓有者乎人謂莊子恨人擊耳孰知教父之教人擊又  
教人補乎安樂窩擊東西窺而補方圓此一棘栗蓬也誰忝之者愚故有絃絃  
鞋而不妨擊破有無為交輪幾也空：矣何有象數而先寓此九竅百骸之色  
身則華裳即一棘栗蓬也無聲無臭矣而復有此唯俞噫唏之喉舌則鐘律一  
棘栗蓬也故知天地間隨之一切可隨除之一切可除忝之一切可忝學之一  
切皆學大悟自非學習而必言學習者則為古今番此總棘栗蓬也專門之偏  
精者且咲學天之務大而大者容偏精之咲之者為古今番此偏至之棘栗蓬  
也日借光與月而隨人之變月天容日月而隨人歸明于日月天豈憾人之笑



其不明乎可知：本無知之故矣。子思贊天地之所以大，孤子稱之以時，鑿大  
鑿時者曰尼山中和平庸聰明之士皆恨其無快人意處。今請稱其一快：所  
謂集大成者能收古今之利器以集成一大棘栗蓬也。而使萬劫高者時：化  
而用之早者時：畏而奉之點者時：竊而假之賢者時：以死守之盡天下  
人時：衣而食之故萬劫為其所毒而人不知也。義皇鑿破陰陽成三百八十  
四利器而孔子收之，軒轅創干支文字之利器而孔子收之，堯舜奪其子之天  
下以成揖讓之利器而孔子收之，湯武奪其人之天下以成征誅之利器而孔  
子收之，殷三仁為亡國之利器而孔子收之，周公蒙殺弟之名權侵冲主成周  
禮之利器而孔子收之，箭韶以來之樂為誘人歌舞迷人魂魄之利器而孔子  
收之，彙五帝以後之條例簿書成奔走天下之利器而孔子收之，抄三皇以來

之俚語巷歎士大夫之怨訕設祝成泐忿放情之利器而孔子收之伯夷壁立  
萬仞秉吹毛劍使人不敢注視此立清極之利器也孔子收之伊尹五就失節  
貪功放主不惜為後世奸權藉口而立此任極之利器孔子收之柳下以盜為  
弟而苟且卑污立一和極之利器孔子收之志在春秋者煎烹魂魄之火城鎔  
鐵而炤膳鼠毛之利器也行在孝經者礪磨千古之高奇熏赫逼人歸本之利  
器也當其身在家出家干時君而不遇一官即罷送死顏淵而好學今亡則門  
人中無一肯者其轍如環以筆為鐸死後墓出壁而堂作聲略弄神通是其小  
技而大棘棠蓬之在此天地無外無間時：光明即後有西方之教未正其化  
身而蒙困震艮微危習陰一唯何言早以示此第一機夫時論曰經之將終既  
濟之明夷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寒受其福此真年知永平白馬之入



也。大過再三致意反對之變而禪宗正用其權以行其毒則毒有過于太極困者。我太極藏身於一切久而人不能以一久限量之。尼山鷲峰皆藏身于一切法一切物中而人不能以一法一物限量之。藏身無跡無跡莫藏太極以一切法一切物為護身符故太極為都符太極最善逃而人不能逃此太極之所以毒也。彼誇太極駕太極之上以自逃者蚤已為太極所藏而彼不知也。彼烏知呼太極者何呼天地者何呼易者何呼物者何呼心者何同在此中隨呼即是不呼亦是何圓而非倫脊何倫脊而非圓真圓者無倫無脊並無圓長抹兔劍舟銜尊食技乃執無名之名而滯名執無相之相而溺相者謂其隱劣顯勝護逆遮詮之權則亮之矣。破大用大破時用時相悖相害無不相容豈與爭駕乎。彼言高而不與之爭高學之不厭而已矣。彼言深而不與之爭深飲食日用





逢而未嘗肯銜求一破者談何容易

儒者必守法言經學多執字面應以擊毒為嫌矣孟子接人雖世嘗用此批况彼一時此一時乎千載厚皮誰搔痛癢故不惜曹藤潦倒為加一揆

消息

消息不欲人知而無不知消息可知而究不相知消息可疑而人不疑消息本不待悟而人不悟不悟則已負消息矣專悟則已遠消息矣消息莫<sup>右</sup>無上於泊然無所起果能使此心無所起乎使之而能則固有所不能矣將欲不使烏乎不使聽其不能是即難能毋亦無所起者在起：中乎起：而滅：也猶死：而生：也死：生：者消：息：也天地之間能消而不息乎能夜而不晝乎能消而不息能夜而不晝則人之心能滅而不起矣心即天地而今之倔強於天地能乎否也即能倔強終還消息心大於天地故可以倔強而不可倔強倔強之心即不能大於天地矣真泊然者不待泊然不謂泊然是能泊然逆消息而知之泊然也順消息而用之泊然也無息則無消消：息：即無消息天地



即心者身地之無心也無心無天地矣又何嘗容天地於其心容心於天地哉  
無消息者消息：消自無有以未忽而明忽而暗忽而冬忽而夏明則動暗則  
止冬則寒夏則熱十世古今豈能移易一繁泰乎何東西而東西之何南北而  
南北之何內外而內外之因內外而中之鴻蒙以是傳之羲軒義軒以至如今  
未嘗移易繁泰也天地生人生：不已天地不能移易而人心乃不勝千百其  
變此人之罪和天之罪和教人求心者之罪和人自不求心之罪和無如其鈞  
鎖於塵：而失其故也不得已以息自反息也者休息也休息之息正以其消  
而息也惟其不知消而息：而消：即息：即消隨消息無消息之故而遂其  
消息外馳矣外馳而馳以止之而馳愈外矣馳已外奈何乎不求馳已外奈何  
乎求馳外者本不詳也本不詳不馳也惡影者知就極息陰而止則馳亦止也

今而後乃知影之不必惡也今而後乃知心之本無所起也無其心莫如吾觀而引寓人生而寓美無之而非寓之當其奔馳不可止之愈止愈動惟於起處自問曰日明夜暗冬寒夏熱曾移易素蒸否不必作解不必記憶但提此問其馳自止其馳既止聽其起又從而問之問之既久忘其所問忘其所起不覺忽問忘其不覺從不覺中而吾觀其起滅也則必豁然於所以問者矣由此言之人何不一問何不一答自問曰問者誰自答曰答者誰問即已自答矣答即已自問矣問此問即是答即是問者誰則問此不問不答者誰則問此問即不問答即不答者誰如此自問如此自答問答不已不覺交加交加不已不覺自斷當其不覺苦于問苦其問不覺覺是能消是能息消而息消而消無所住而消其心無所住而息其心豈非天地生人之真消息乎



消息其中直下已知之矣請問其中：不在外中不在內不內不外中不在中  
中又何嘗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乎南北東西何處非中南北之前後東西之  
前後何時非中則此十世古今不移易業悉者蓋時：移易者也又移易又不  
移易消息誠難知哉因移易之移易以知不移易之移易此即貫消息之消息  
也冬自冬夏自夏此百姓不知之知也知冬非三時而冬具三時者此仁智之  
知也春不能不夏秋而冬草木不能不榮而寒則學者隨夏秋之候而後落葉  
歸根乃其所也當下知冬即夏：即冬則又何二焉既知夏即冬：即夏矣何  
嘗不可冬自冬夏自夏邪生而成熟而化之必然也由春歷秋之序也頓即頓  
又安能逃此漸以成頓乎聖人之冬夏夫何異于百姓之冬夏乎噓：各自以  
為知消息矣烏知夫各：不相知之消息邪鳳不能鶴唳鶴不能鳳鳴鐘不能

鼓響鼓不能鐘聲孰分之孰齊之孰權之孰主之齊其分權其主歸之于天亦不能自主而主物乎天亦不能自分而分物乎吾嘗云天本無天以天在一切物中則謂之物自主自分為天之主之分之可也人之面不可殫計而無一同者惟其不同不妨大同鳥獸之聲形各異何嘗同乎蠶之異狀猶人之面人視之一蠶耳犬之吠猶人五方之萬聲而人聞之一犬耳人孰所見所察者以為是而不信不見不察之無不是也何以異此以不見以不察不見之見可以見不見不察之察可以察不察專知消息者毋乃多此一專知之功乎多此一功即是一罪然此罪安可少乎通晝夜而知者知而安於不知斯固知止其所不知之大消息也旁觀引寓者別開消息之門耳住此門而因以為法是兔角也法無嘗法何能無法無法即法即之云者亦無奈何之詞耳既有十世



古今時：移易而不移易一索忝者因事立法之一切法何嘗以此無法之法知此時：移易之法即時：不移易之法而又何以無法之法為消息自消息消息之法各：自成消息之法吾何容心其間哉雖然終古如此終古不得遂如此語也不發無不知不相知之疑則何以悟本不待悟之消息不知悟之當專則何以知專悟之遠消息却喻問：曰代問喻：曰錯本無代錯隨其代錯

月代量而錯以星也紀日月星之差而錯成時也天何道乎時而已矣時何道乎差錯而已矣聖人知之以差為步以逆為學日差於天月差於日星互差於日合差而時顯積差而天顯差以所過謂之歷不能歷天而日噴：以攀天：寧許其呼和我執人之學也以差為逆以逆為差：逆之所過此空：之寔歷

也易逆數也學逆幾也以順用逆：以為順天差而不差學天者過而無過矣  
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其代錯之所以不息乎其不息之所以代錯乎



寒夜錄上卷

新建陳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惠得惠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存已而有言要以暢其胃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却無限躲避無限達迎未見伸然欲亮之高崇也

嚴澹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遠方有佳句子謂文章亦然遠之平准西碑豈可以字句末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准西碑亦只是朴樸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為

文章要做便不佳太史公叙淮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叙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宗元孟容書真是一滾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教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踴躍者有教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沒虛境出者有閃躲於此而照現於彼者堪與家一言以蔽之曰要成生氣為道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為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金子樓每為文輒入自謀卷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九三焚文集金子樓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即此教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視融氏之烈燄政子樓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都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詩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頃嘔心血指一香若但放手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於抱香

作手正要與點相生無礙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文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郭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淡萬籟蕭蕭古無人踪惟石巉峽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為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為何元儒程點南有韓文鈔正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為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或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鱉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杜



有闡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於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升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為御史為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飢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升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穀語亦是確

寒夜錄

上卷

三

論 偶閱容星紀畧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古有范公記詞意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做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為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為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送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

亦然尚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匝皆不送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鵲落皆是第一好手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宋世得人於斯為盛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人物亦如此嗚呼或哉又劉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教作皆簡直而有餘味譬之畫家所謂李成惜墨如金也

詩文到淵淡宏博便不能動人動人處只在淺淡然非歷盡淵深宏博之境政不知淺淡之難言也

寒夜錄

上卷

四

韓昌黎答李翊書妙處全在之手者也矣馬字與幾個雖然如是抑將字舌款舞而腕隨之如微風颺雪裊：不下

離騷之後只有謝皋羽登西臺痛哭記悲憤獨絕偶簡閱於南康郡時陰雨慘澹日影生寒頓覺悽愴無已乃知但能文生於情自然情生於文矣文生於情有限情生於文無限如此記非忠義人不能作然何必忠義人讀之而後涕泗沆瀣也哉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源泉沛然莫禦



除却嬉笑怒罵更無文章司馬子長蘇子瞻得力都  
在此漢魏樂府李杜詩歌亦是此處獨絕孟堅昌黎  
便不畧畧帶古板矣過此間有怒有罵全無嬉笑夫  
既不解嬉笑又何曾解却怒罵哉

張長史云顏魯公筆法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  
象要知俗題入手尤須別作縱橫長史所謂諸變適  
懷從捨規矩則立地超凡之秘要也

戴忠甫嘗與龔如溪論文款以一字枯之忠甫曰其  
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起  
伏頓挫誰非教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  
寒夜錄 上卷 五

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入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  
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  
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  
點板未可任意誦去如溪撫案大叫以為知言忠甫  
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為者唐宋文字  
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為者未可矮人觀場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詩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  
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砮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  
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又陽朔聽壁記云  
陽朔孤崖絕巘森聳駢立三峯九疑折城天柱者凡

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  
如馬嘯如陣將合如戰將潰灘江荔水灌織其下蛇  
龜猿鶴焯耀萬態二文皆武陵集中之佳者姚鉉俱  
未收入文粹乃僅錄其上崔相書鉉之顛倒不獨段  
文昌一碑已也

唐玄宗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  
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文章亦有小簇之  
法蘇老泉名二子說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此小簇  
之王摩詰也

楊子雲抱弱翰賡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  
寒夜錄 上卷 六

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  
雲方言為之但止於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  
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槊以送  
事於其間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  
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  
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  
考一以備闡津之識察所繫政非渺小近日惟劉心  
琴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畧而不詳他  
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徐鄣孝品行自不必言詩文獨抒胃臆絕不寄人籬



落其評臨諸家多有特出之解嘗謂退之書詩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為顏子不貳通論專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又謂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龐穀可嘉皆破的之論至以簡古槩曾子固尤為其眼子固之古人能知之簡之一字非節孝不能以此目南豐也種放著作不傳於此而節孝稱放文者極廢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只此兩語也可想見高韻

節孝先生年四十不婚恐娶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其後致仕歸山陽始娶李氏尚書紳之女先生自作

寒夜錄 上卷 七

催粧詩行事從來號潤迂酒間詩興便豪痛盧公悞委平生事嫁得東臯卧草夫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踴躍我但見其嫵媚節孝似之

唐舒元與王筋篆銘斯去千年冰生之後水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象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四十二字之中依稀婉折未南宮孔子贊遂不免愴父舉止矣元與又有桃源畫記如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烟氣岫木如帶香氣孰得詳哉自覺骨瘦清玉身入鏡中數語刻畫飛動亦長慶開成間好手也

成公綏天地賦劉畫六合賦陳普太極賦皆所謂文惠於名者而高似孫淡贊成賦三辰五緯諸語此君賞識固出魏收之下遠矣普宋末人著石堂集別有道不速人賦其可唾尤甚於太極也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歎作二氏文苑志如比丘曇謨鳩摩羅什葛禪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歎更加搜補另為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寒夜錄 上卷 八

自古帝王卿相豐碑巨碣靡不壞于樵夫牧豎之手雖聖賢遺蹟經千百餘年未有免於若草之殘毀者此外簡冊所存或歸於鼠蠹或淪於兵火劫灰其為繁棗之樵牧尤甚誠不知穆叔所謂不朽者在昔人稱陳后山詩大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時流不悟此便一味靠賢做去矣實亦須有橫斜生動之致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疎道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透才半之語彼時之為諸生者較今懸絕乃爾夫文之不能頓造於爛雖老佛宿學難之爛矣



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蕭穎太平固頌著作之材至於國步艱難軍書旁午尤恃文字感動人心更不應草草付託唐德宗當車駕播遷一切詔書委之陸敬輿灑翰即成不復起艸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職者拱手嘆服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怯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沒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揮涕激蕩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益資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宋高宗

寒夜錄

上卷

九

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行在雖海宇未靖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其未艾南渡百餘年之盛未必不賴於此也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為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文有新裁而妙者有搖曳而妙者柳州小石城山記到底只作恍惚疑詞何等搖曳癡人下一斷案全篇神氣索然退之諱辨謝疊山謂其佯為兩可之詞也是此體

經傳之文有因百家書而發明者周南云蕭蕭兔耳

墨子稱文王舉太顛闕天於置網之中是此詩為太顛闕天而作矣小雅浩々昊天不駿其德題云而無正韓詩則首有而無其極傷我稼穡毛詩失之而存其目也又汝墳云怒如調饑韓詩則云怒如朝饑小雅云興雨祁祁：呂覽引詩作興雲祁：虞書云納于大麓孔叢子訓麓為錄為大錄萬機而陰陽和也種弓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孔子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又論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

寒夜錄

上卷

十

非子載此乃晉景公之語周南云吁嗟乎騶虞文王圍名也他如表記緇衣坊記及墨子荀子所引詩書文多同異不及一一指証是故窮經之士貴於博覽耳

漢則屬淺則揭厲者危殆之義易所謂過涉滅頂也詩意若曰漢則有厲當見險而止非如淺可攝衣而涉也註以衣涉水曰厲固已語滯解者便欲以衣涉漢幾為河濱丈人所笑矣

孟之反不伐反者反字之悞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反後入以為殿並無之反之名又為長者折枝折枝

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欲瘳之語枝即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藩貧而力學所著贊言余嘗為之作序

价臣又云托孤寄命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晉史閻續上疏理愍懷太子寃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托孤寄命為才臨大節為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即狷者斐然成章通

寒夜錄

上卷

十一

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繫聖門似非定論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蘇子折程子不言歌則不哭始以為詭語細思之極是性情之正餘哀未忘所以不忍歌若歡懷正暢忽有哀戚之感自然含瑟而作此非必聖人雖行道之人皆然也阮籍方與人對奕聞母喪客欲起籍強終局既而一痛嘔血若以程子為是則阮籍不稱狂矣

周公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為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眾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四陰浸長而名觀者小人之窺伺君子於斯時為甚也初三爻皆是發明此義故以童觀女貞醜之六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進退二字正巧摹其窺伺之狀我指二陽而言未失道六二陽之守正而未失道不

寒夜錄

上卷

十二

至為小人之所乘也 偶與直生宗專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於自家怨則無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臨川道濬齋先生名源留心經學以著述自娛嘉祐間召為國子直講固辭不赴作禮記刊駁古樂元音君誥臣性善補偏皇極家範諸書其最得意者為誥易本旨成於晚年濬齋嘗云易有三易雖上古聖人取類不同其致一也後世之易乃周易而二易不傳



矣獨惜孔子不取與周易並遂二易之精蘊不見使  
而學者無以知上古之用意又曰後之解易者主卜  
筮以方技亂主義理以老莊亂惟程傳主義理屏卜  
筮黜老莊似矣然自為一書可也非本經之義觀其  
持論則本旨必有超於意表者惜厄於回祿遂泯沒  
無傳耳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漢於易學所著大  
業固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  
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為象六十四卦  
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  
宋夜錄 上卷 十三

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  
之讀易只緣義皇所制象因義皇所命名而文王周  
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  
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義皇制象命名之學一  
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  
復留餘矣無奈古今言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能自  
為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喪失其領綱失  
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  
云義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爻使天下之人  
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遠其象則吉凶反

此義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公孔子  
行易道復悔與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親玩之要旨  
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  
記中近從吳觀察棹園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  
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  
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嘆：驚人而咏莖芽  
云蕪蕪亭後得窺封金甲銀鈎奪化工瀝盡宿泉水  
有骨種成深蓋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脆水泛殘衣  
登粒空蔽紛紛登俎豆憑誰為薦玉玲瓏如此棘野  
宋夜錄 上卷 十四

手題大見功力蘿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  
雄視諸子耳  
盛宗夫如何喬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  
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教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  
麗則一李長吉耳偶閱趙間：集錄此間：金人名  
象文著有洛水集嘗謂太史公傳扁鵲倉公并載其  
治法之詳可謂良史之法而漢不傳張仲景唐書書  
不傳王冰識者無不致恨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  
書并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亦前人所未論也  
黃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

譚方是出場熟讀漢魏樂府方知山谷立論之妙唐人惟太白足以語此杜少陵亦知布置森嚴却似不曾打譚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戲場中戈筵若在出色優狐元人謂裝外者為狐手中定耍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謀唐詞謀宋曲又謀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寒夜錄

上卷

十五

予友清江楊機部平湖趙退之俱為吟壇推重而尤長於五言近體機部贈予有柔木誤氷山之句退之二云癡魚悔釣絲二詩皆有為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輩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遺興云淵明詩頗恨枯 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菴山光潭影照青瑤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於千載矣

東坡謫僊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為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阮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兩君真稱善讀書者若後之索解處：尋求反若無超然獨得之境殊未

寒夜錄

上卷

十六

見埋頭之為快也

朱晦翁答陳膚仲書云承以家務叢 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透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有平日病痛：如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凡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閑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先生告人切實工夫耳無論此簡難或馬倥偬職務旁午時皆可以依準



行之尤妙。在倫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便是培植本原。何須起爐作竈。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閑。及見不甚寬敞。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為繪層樓圖置公像於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把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榭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於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於天壤。士

寒夜錄

上卷

十七

亦務為其可傳者而已。

從古英雄豪傑。掀揭自負。只是取鬧一場而已。閉戶著書。亦是取鬧之法。維摩默然無語。三十二說俱墮。頓覺世界清寂。

錢塘祝吉甫居西湖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富家築高牆。教似蔽之。吉甫因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隣。以通者簿錄家。徒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處炎涼。丑界此二字扁。應須書置座右。然真能放開眼孔。當下已自付之。不見不聞。何須看到。曰。後。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於穀伎。或肆意於山水。或學仙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為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為得也。

只此一天。難艱曰。勝吉里曰。回曰。阿思。媽思。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為名。當孰為名。不當我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大苦大樂。大哀大怖。皆不過三五日。便爾漸次淡却。高識定力之輩。亦只爭此三五日。不亂耳。

寒夜錄

上卷

十八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溪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為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為壽耳。何謂百年之中。不夭。此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已時矣。午時之身。不夭。手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夭。手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已則為已之活人。不夭於已也。在未則為未之活人。不夭於未也。不把現在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丙吉疾病。宣帝憂其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未也。

臣聞有陰德者必響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晁冲之叔用謂陸某曰未也此老敗還未至若使晏然爛下脩及履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乃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或曰此亦臆說偶中耳設使西人遂死亦自別有報應在

禮樂干戈俱屬捨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却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上卷 十九

孫道庭論書以偶然為合曹再興作畫誤落筆點素反致亂真偶然誤處或有終身受用不盡且因以成名者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見可而進乃賢者地位事若聖人則皆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箕子比干柳下惠俱同此意  
堯峯老僧每春初預知菜麥收穫多寡至期無有不

驗人怪而問其故荅曰歲旦山頂四望青綠萬頃連結茂密者是歲必歉若乃勾萌拳芽將發未發混茫於若有若無者則必成熟歷試之久故預知耳乃知允物先時而早發者皆非吉徵政以晚成遲出為幸王介甫藝品甚低每與人對奕隨手疾應嘗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介甫真巧於處敗者人生勝負何常過失意之時忽轉一想硬將輸局認作贏勢最是消除煩惱妙著

五更披衣倚枕人無語鳥未啼蟲罷鬧普天下獨有雞聲一種淒清與亮大能生我慨悟長吉所謂雄鳴寒夜錄

上卷 二十

一聲天下白也羅昭諫却有句云酷憐一覺平明睡長被鷄聲惡破除良是喚不回頭鈍漢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止何不坐禪荆公稍用其語一日謂元曰坐禪不虧人余終日欲著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爰子謂荆公頗浚禪悟此語或出一時戲論要知悟輪能斷思想政自有胡笳十八拍在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為王室誅其死皆禪也又云禪即聖人所謂



劉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留中  
葛藤一切割斷良為燕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周公  
談禪學最為切實與說龍向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宋林艾軒先生莆田人從陸子靜游嘗云人事烟綿  
無休歇時殊足悶人空山聽雨是入生如意事先生  
高弟林六之學者稱為綱山先生咸年挾冊從游率  
以不契去及采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  
夜闌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  
自作經山喜而不寐曰我得師矣自事先生餘三十  
年先生每語綱山云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

寒夜錄

上卷

二十一

胡澹菴先生云郭林宗門下士皆前日綠林人也聖  
賢化惡進善不專在於誅責

好聚書好游山水有此二障便不耐貧通人名士先  
於此處撒手無礙乃是進出

文潞公嘗云人但以某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  
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  
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

孔子生平自幸者兩事語子貢曰陳蔡之間丘之幸  
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語巫馬期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孟氏舜發欲訟章全是此兩段學問

歎從末由我斯未信聖門只有此兩人學問至今不  
傳

攜李丈大綸曰大丈夫過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  
硬入吏局須手硬值膚受之熱須心硬聽漫潤之諧  
須耳硬

苦齋之人忽然有所証入政不須揀擇何等文字昔  
有高禪善看會真記人問僧何所見而玩此淫詞僧  
曰貧僧愛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句又宋末有邢州和  
尚者平日嗜酒不檢好唱柳秀才者香詞臨忽作  
偈曰平生醉裏顛顛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醉醒何處

寒夜錄

上卷

二十二

楊柳岸晚風殘月作偈畢泊然而化

花開見佛悟無生須知處：皆有車輪蓮花處：皆  
見佛如來之捨身獅子尊者之遭難神光之斬臂屈  
原之投江睢陽之罵賊牙間刀上浪裏陣前皆花開  
見佛之候也緊要在悟無生三字

南湖中立法師嗣天台教元祐中推為龍象嘗升座  
說法慈雲無盡下座問侍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  
以所聞師曰吾覺身心同太虛空不知語之所出也  
偶舉此則公案詮註魯論吾有知乎章頓覺疑義盡  
豁

宋玉九辨云食不媮而為飽子衣不苟而為溫古人所謂溫飽者如此媮矣苟矣而尤不知厭足此領而露處者爾

花木之開放者遇烈日照灼暫能斂人之目然不終朝而萎敗乃知風雨遲留政不可忘其存護之恩也今尹子文之棄於夢澤也虎乳之烏孫王昆莫之棄於野也狼乳之命不應絕雖復暴如虎狼猶能為之庇護以曲全其生不獨牛羊豚字之已也墮地自有安排何用勞心計較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

寒夜錄

上卷

二十三

答之曰君是將種斲頭穴胃當無所惜而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疾良已九人痛苦呻吟之時忽誦東坡此語勝服數劑良藥政不獨堪醫聾疾也

沈明遠云人平居終日役：做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教語親切有味最是閒暇未易消磨也沈為南宋人葉石林友所著寫簡多可採錄

明遠又云古語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食必魚肉蔬茹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

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質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味蓋子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吳邑徐元懋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做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第一吾不為喜而以為憂此後必浸放肆可錄遂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

寒夜錄

上卷

三十四

錄其所為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為學卒為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却起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宋時蕪湖常居士尹浚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醜餉不下千緡此兩種人世界自是少他不得

生長收藏化稅無一息之停譬之川流然但非吾人目力之所及耳易曰品流行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流之正之保之所謂天命之不已也



胡澹菴先生云余不殺久矣每得生物輒以送人此何異曾孫不殺穢衡而送與黃祖使殺之也等殺耳然操之不自殺猶賢乎黃祖之殺也竊謂先生茲為言老瞞假手黃祖其罪浮於自殺未聞未減也真持戒者放之而已政不應多此一送

韓汝玉令錢塘春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嗾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嗾翌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為吏所侮無以蒞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後歷職仕有聲天台營妓寒夜錄 上卷 二十五

嚴藥頗通古今間作詩詞唐與正守台日命賦紅白堯花賞之雙繡來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款據與正之罪遂指其嚴為濫繫獄月餘藥倍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以好言誘之藥答曰身為賤妓縱與太守有濫料亦不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然藥身價愈重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而邱商卿為憲即日判令從良以兩事相較文正高却晦菴教等矣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然矣其人於清濁大明

善惡太分沈疇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清潤繫上方嘆曰一見天子足矣齊高召問漢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疇之舉手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而端俱賢者之所必不免然惠恕病處自可鍼砭要無如疇之之清可耳

朱子嘗云世間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所為極是亂道每進言必以正心修身為先正如鬼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又云詩見得人如曹操雖說酒令二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說到正心修身說到寒夜錄 上卷 二十六

周公反以為賊為妖後來道學先生那能有此眼力班孟堅只痛人頭畜鳴不祥不知鳩質而鳳吟者更是妖孽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於儲光義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間鄭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於長慶矣

東晉沙門法顯嘗遊天竺諸國至一處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輸地利



欲去便去款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其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茶羅旃茶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突中國不養猪鷄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沽酒者貨易則用

齒惟旃茶羅獵師賣肉耳法顯自記如是乃知四洲之內自有華胥國土也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一郡號為竹中居士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不與見劉恕

寒夜錄

上卷 二十七

家貧一毫不肯妄取自洛陽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帽贈之固辭強與之行及穎州悉封而返之不見逸少不受溫公之饋他又可知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賢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儉以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報謝去最

後得蓬頭垢面愚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反為其所使矣

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著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靈領畧臭穢馨香都不礙此臭夫頭也

歐陽公云予嘗作憎蠅賦傳之於世蠅可憎矣尤不堪蚊予自遠以喝來咬人也友人余居士瑞在長安有題壁句云簾棍刺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郡公攝南工部竹頭木屑事：留意有縉紳見

寒夜錄

上卷

二十八

之曰翰林官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郡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閑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鄭一拂先生在安上門逐日所見流民既已繪為圖畫獻之神宗矣其敘述流民一篇備寫風沙霾曠車乘負擔陔棲野宿之苦真可謂嘆有聲而哭有淚又



巧於丹青之所不能到也先生自稱大慶居士每語人學之要曰幽暗闇寂此正鬼神着眼處乃知先生慈仁忠愛固有本源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望中呼為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日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為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誦教遍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

寒夜錄

上卷

二十九

嗚唧：有聲也。是一樂事。當門老僕莫息如雷間亦為嘔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啟齒意其必不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

律部云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傍空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吟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囊耳為解開視之則反也嬰兒見之即死蓋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囊始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為反則無餘想矣世間一切誰非嬰兒餘囊惜無開示之者遂使吟吟之聲達於大千遍於萬劫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畧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尚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菴有與吉守李質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不幸如胡公所言之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鑒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於山民之寨不平和不可止何則吉與度為接隣吉之寇大抵悉自度而起然度人非倚山寨之為囊橐其勢不為寇今吾州九八邑止安城不與度接壤七邑皆度地與國群兇往來之衝而山寨又群兇嘯聚之所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

寒夜錄

上卷

三十

福是一鄉之穀粟盡著於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於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於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群兇相徒環視而起名為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為寇盜官祖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和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為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卻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為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挺韜雲尚謂國有法乎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皆實叛將孔

廷訓勾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教之曰爾不忠於朝廷為能忠於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卿濮中玉亦投降教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投偽禮部尚書中玉舞蹈謝恩留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於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為草榻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濮既投偽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偽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偽中軍來姓者

寒夜錄

上卷

三十一

寒夜錄

上卷

三十二

魏來達子最為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々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



則薛圍觀楊嗣昌一死於法一死軍前尚書侍郎則  
呂維祺傳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  
勝紀矣劉向曰水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  
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水一稱  
木介：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電大作木  
介彌望海陵周隣之作詩云而木水貫珠絡玉千葩  
明橫鞭一拂柔條動寶釵墮地殺鏗鉤昨日登車天  
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電飛亂雲流淖滿途  
波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晚輻泥翻乾曉來廓  
寒夜錄 上卷 三十三

氛天字清萬象奪目何晶瑩凜如介士執矛戰四野  
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水稼生  
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嘯嘯齊魯士  
嘗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  
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憂胡兒飲  
泗水盡道明年佛狸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  
允文敗之於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試其主亮焚之  
址遂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而水之變其應不獨  
達官憂又在子胡虜矣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嘗有斫劉崇勅語云崇

忝預卿書顧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  
在法曹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  
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崇平日所殺  
何啻累千百頭罪止徒流恐九非解人之所能免本  
合將劉崇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  
或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崇  
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劉崇酒坊內店日  
下折除按劉崇以得解人而奏刃市井躬效屠垣之  
業殊為怪事乃後村據罪論新曾不假貸可見當時  
有司之別執今私宰載道或有倚庶宗為坊店者城  
寒夜錄 上卷 三十四

且之律堂竟成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鑿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  
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煦舊史則云進金鑑錄五  
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鑑錄  
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在連業三遭女禍五遇  
佞臣已見二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營州雜胡  
阿摩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嬌之屬  
遞來狡黠面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琰  
女為上子壽王妃十年後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楊貴  
妃舉進入宮後日女禍又起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



猪之精也腹垂通勝史思明者鷓鴣之精腸生西羽  
楊貴妃者白鷗之精指水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  
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  
國虛至天寶中安有疎床之拒范陽千里烟塵引進  
契丹大燕安僭妃縊馬嵬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  
為石步於方見玉隱石塵雜而復合也噫至上海淚  
巴山艱行蜀道家亡國破思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  
主上有大難於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其緇衣其  
至蜀中難過於梵宇開之難可釋也於不避斧鉞隱  
諱五百年後千年後教典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識緯

寒夜錄

上卷

三十五

諸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  
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明白載入玄宗何  
又定用此號改元耶種：可咲本無足辨而學士大  
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贗鼎為真物而形之  
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墾墾治廢陂復召信臣  
杜詩迹之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  
氏方寡居因其兄田於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  
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關汙均灌  
溉身任其勞築環堤以渚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壞

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載入志累鉅萬悉捐以賑窮  
乏周疾苦閩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受夫人聽  
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  
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沈夫人寧化晏氏並有功德  
於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于家藏逢  
源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為表彰逢源名  
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為天民者也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  
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然貢  
父曰子好奕棋請以奕為喻李重思天下之善奕者  
寒夜錄 上卷 三十六

也與重敵者知之下於重思或倍或蓰或什伯重思  
有不知者手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者之語未為無  
見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張德遠已蹈此弊但未  
可與介父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人甚甚高或邀  
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  
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者已  
盡識之矣但淺者未曾識教之隨行二要都經歷一  
過然則下於重思者政未必重思之了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詭曾傳禁蛇呪試無不  
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



首來奔淵材反走汗流冠中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鼠耳友人楊攬部贊畫盧公軍前過各營來請馬者楊咲曰逸足無幾不能應諸君反走之需其人報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教事殊快人心而戒嚴尉起廢遠尤為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閑政於此時當為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煩取嚴則閑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陳伺則塞者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氓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借號稱王者寒夜錄 上卷 三十七

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為枉或為亡如所謂八大枉爭在枉左衽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閩中寓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陸務觀云中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中州豈有此景當是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耳可憐哉又鄧綦欄云王淮諛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淮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不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

但可憐耳而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淮輩然樂天江州數載徒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淮輩者乃當如綦欄之言耳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並馬行琦送後持一大甕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甕中馬不殺被執為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為死曰我願以布柔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八追及高宗款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為立廟長簷街寒夜錄 上卷 三十八

賜名旌忠明沈周為作詩云一甕真如博浪鎚事機不偶六室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為膏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之長簷街上春秋祀李鄴魂應媿此祠琦事類未載於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柔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爨下士而大鄴此立乃爾國朝有金川門守卒龔翊者崑山人值請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虞為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二庶幾逾於其儕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忠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畧為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於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滄

菴集有與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柳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群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非

郡太守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為郡試

寒夜蘇

上卷

三十九

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脫穎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為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曆法莫如近日疎忒徐亨扈相國李性叅勳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筭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四推筭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筭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

大寧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玄象昭合蓋其說創始於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昔歐邏已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筭較回更密似非諸家之可可及也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淡黃色可謂卯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豈知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報

寒夜錄

上卷

四十

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真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波帆影層懸掛遮却半江非茲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實船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快事要須耐煩等待耳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為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間又是百年一快事留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為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新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為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也

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托未為淡妙陸務觀跋吳夢子詩云山澤之氣降為雲而為雨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為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胎雖因襲而饒意味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州龜石之奇金山可無有也予未至淳安

寒夜錄

上卷

四十一

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界何如然師山自云東遊京口念歎一躋其巔酌中濡泉以適生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公是鄭君尚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輕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於東陵今已陵有道士狀地志即古之東陵盜跖死於東陵蓋據波濤濟以濟其奸兇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已陵為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石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已陵非庵應

寒夜錄 卷上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筭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李長吉為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秋水宜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澹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窻而睇左右之山恬寞自如暄 玆見難復匡廬之高大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子二款賦鄱湖袍光非擁掖旬日低徊夷猶正恐

寒夜錄

上卷

四十二

筆墨蹊徑未太當無奈此湖何耳

常莊章江詩歌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悞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艸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二自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為勝耳而連綿枕簟琴書俱為濕霧薰蒸大覺肉體為累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艸木別有清香生於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玄裝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清池岑參蒸沙沸浪之句殊誤然參二自詠災方暑圍耳不必定指此地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心只此兩事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凡二十五種青稈粘紫稈粘廣安粘益草粘柳條粘黃泥粘泥頭粘老鴉穀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画眉穀冷水穀還了債灣刀穀紅糯救公饒白糯老來紅尖刀糯芝麻糯猪脂糯花穀糯虎皮糯鴨子糯

予聞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善蕭不足動人淮陰有樊開者字聖子嘗傳宋瑞事或以為類司馬

寒夜錄

上卷

十三

遷惜無從索覽又幸知載聖子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萬華傳寫士大夫亦不見然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歆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為一贊而歲體存焉蓋有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

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盡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說既不借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解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五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後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又多茲不備錄按聖子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章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釋海所刻癸辛說此之悉遺刪去遂使殘珪斷

寒夜錄

十四



寒夜錄下卷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於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个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万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楊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為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篇曰殆哉殆哉：乎天下則拙孟子曰天下殆哉

寒夜錄 下卷 一

歲：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忝司中間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曰偽都曰蠻夷恣禁犬之吠竟不問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為宿州符離人二是中原遺黎而惡心悖義乃爾耶  
九鍊句之法短則款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款逸如韓昌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一句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為不可曉或謂九為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原托以神已意後之二篇無可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詞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較瑤選唐詩九二十四人却刪去若杜僧贊寧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為雲門五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以為常理測也

寒夜錄 下卷 二

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 國朝巧合耶

靖難之變孫國諸死郡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於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為田氏卓公敬之沒為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韓新王夫人京口娼也而封夫人新王嘗邀元术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登河適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羅景綸備載其事張

俊有愛妻乃錢塘妓張穰也頗涉書史俊文字穰皆與之相率之役俊發書鳴穰照管家事穰報俊引霍去病道靈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為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獻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穰仍加封雍國夫人張穰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為內助皆出微賤而張穰以妻受封且蒙手諭褒獎又過於新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語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起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

寒夜錄

下卷

三

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手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慚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亡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覆滅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知此

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責成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與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及况紂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久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尚未稱王列國稱王者六尚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

寒夜錄

下卷

四

字與王何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與分：莫大於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為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國之垂亡緘默而吞豈人臣之善哉孟子於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為人臣懷二心者立志懺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冬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書滅下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彙義趨利墮



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者春秋既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怒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尚得其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為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單：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元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元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為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太史公必自有據

黃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寒夜錄 下卷 五

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

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謚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况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鄙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為孔子京山郝仲興先生既已為之辨矣若陽貨款見孔子章謂孔子曰未雨旻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手隨曰不可語意微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於狎寒夜錄 下卷 六

大人者也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為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二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咲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為題此生答義引宰子晝寢得罪夫子為言王者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子晝寢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

華胥致使後世信為叛逆疑為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心我傳於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表了凡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鷄以犬為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為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為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寒夜錄

下卷

七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註之說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丘也三語如霹靂火眨眼不能及也是心思路絕處其為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以和以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先進章如用之即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乃云用禮樂似欠詳審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

由正斯亂神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也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於孟子蓋所語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一言以此益嘆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禁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吾音是聞文章照而周海門論舜為天子章云孟

寒夜錄

下卷

八

子諱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記稱孟子長于詩書其讀詩也不以文字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耳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為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之嘆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志義憤盈洵足以繼伊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叙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個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无不易得若邯鄲淳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為枝首蛇又道武餘典恨不與義



皇帝代同世守句塞滋都不成語只優孟一歌較史記似勝

府志載 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出城開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於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通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於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園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珠為纓絡掛於角上縷金為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遊江上園初駕至南昌宴於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寒夜錄 下卷 九

所畜鹿於西山乃知偽漢有鹿園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為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科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給玉露經鋤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二令讀者靡不忘倦若岳珂之程史高似孫之緯畧腫脰釘絕少生動真所謂於癡符耳

予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過輕而孔子貶之重此勿淺考之蔽也古者君子

不晝居於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我廢法縱欲晝居于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淡貶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為眠寢之寢竊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為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為不倫矣宰我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說不意擅言語者而忽招口業如許予又安可少子由之辨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閒庭僻徑與日清宵有何不可守耐政不知炎涼二寒夜錄 下卷 十

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思到骨誦其語頓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惡辱高明人不能實証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然亦有姣好而倍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姣妍也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玄貢師泰余闕張蕭危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以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於首不

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侯斯在館止成遠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侯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畧之耳文安尚有太平政要策惜不得見也

言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字伯中早遷於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遺金三史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焉為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於福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於

寒夜錄

下卷

十一

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狼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之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悅乎教語痛棒熱喝鴛鴦繡出且併金針暗度矣儒家第一義乃於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不禮失而求之於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辨舌而圓朝中吳空谷和尚六其流亞空谷作尚直高理二篇一以闢玄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瑟書画百工技藝俱必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

在死殺法裏論二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賤唐所造裁於二家則架虛 隔甚矣又謂晦庵將佛添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於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勿漏泄玄機當用宋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予吾改耳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容藏互相証質期於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秘惜者設使真能屈服晦菴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於論之未盡耳若詆晦菴用佛附儒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

寒夜錄

下卷

十二

橫着私意以礙天海哉 裴行儉為行軍總管大軍次單于叱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徒高望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從徒之比夜風而暴至前營所水溪文餘衆歎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部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地之不可立營未必遽料是夜之風而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有不測者觸類而長孫吳不道此法 兩年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幸已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



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將為淮揚之遊阻風章門六日戚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任想好句疊之款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做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饒寒酌應援：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為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疾病有非人力可為者宋顯仁右帝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醫脫然復明右善請治其右報當不資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益后自虜中回寒夜錄

下卷

十三

曹興徽宗誓曰吾先歸苟不迎君者誓吾目也道士固知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龐安常愈人之病如神自患聾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聾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廢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言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斲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

寒夜錄 卷下

傳稱彩鸞與文蕭過在文宗太和末而泚死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顧愷之嘗以一厨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玄桓羨其厨後竊取而賦如舊還之紹云未開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吞六猶人之登仙馮元成曰世以長康為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貴勢戲弄桓玄靈康本懷竟不能達元成於千載也曹操云卒欲辱衛友辱孤處此等豈可莊語相向

周萊峰嘗語王弘宇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櫻情獨未能豁然於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酒漫險處設關

下卷

十四

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為樂於窮通得喪能不惜哉萊峰甚服其言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冲舉者惠其欵斜須有那移安置之於子與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為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頌一序而仕宦之吏課文武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列稿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權災及梨寒遂無虞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詩文秦漢古文而酒題瑞者也可謂名言萬曆間

沈暗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  
集剽剽氏不勝其勞探矣

昌黎與大顛三書真偽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  
繫縛苟無所憑着則山林間與城隍無異等語似  
非他人贗與蘇子瞻與佛印東僕不知大顛何如人  
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真偽直可置而不  
論

張佑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佑業已  
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渡

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俊鶻摩空之槩郭祥正鳥

寒夜錄

下卷

十五

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  
應是未見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

游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澤心山一山而具七名金華

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多有之

金山其一也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  
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大令蒼苑苑之漁才  
也白陽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  
曰王公不得召我况中丞乎擲其刺於地謁者以報

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棘門大咲陳  
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  
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下漁舟點々老翁持竿酣  
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搔首狀大書五言絕  
句於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  
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並下堂以賓禮見  
峨眉山自此祖頂高七十里過於岱宗三十里孤絕  
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  
善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

寒夜錄

下卷

十六

註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忘直躋自然之境者未能  
遽解譬之颺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盪作於不自  
知動於不容已何関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  
剛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  
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  
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畸  
重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  
起候日出俄見彩霞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



出冕濛激射方門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為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唐嘗有此議渡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綫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范：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浹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於鋒鏑半竄於荆莽何暇

寒夜錄

下卷

十七

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吳句山壓星辰送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誦仙少陵題詠淡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飢來吃飯困來眠日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酒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後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

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惟是飽喫安寢者豈獨一措大也哉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為二語曰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避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避世尚有獨寢寤言永矢勿護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團非之天下非之數於俯仰踟躕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寒夜錄

下卷

十八

林蕭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画出風捲卷而坐猶琴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人列子之秦豆氏寓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賈太傅容經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大風決旬擁楫七晝夜長年苦於守候今日遂衝浪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於鮫宮鼉窟歷可指教徒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屢供閉戶肯將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方技有常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

牛公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虐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拚少分與盜乃可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常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窘哉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皮為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言古者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隆山年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句章戴表元錢塘鄭收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齋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翱鳳吳鄭龔林為無愧耳諸公之外尚有劉湏溪唐珏鄭光荐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歎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翱輩者為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

知交能出其筭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豈予望之

古今愚癡之語有不約而同令人絕倒者晉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符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兩人大堪與問哇之主焉足

孫樵致數史才之難以為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

寒夜錄

下卷

二十

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監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曰但作賦沉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澁最不宜於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並稱韓即不能進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楊雄數等也樵又謂允稱為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已接物多為群小之所憎妬憎妬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得顯為毀謗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偽增楊子雲之書比王



莽於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忘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校。遂捏詩稿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渠燿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詆其進大士像於中官王振。皆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於憎妬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繼之。胡其不畏免責耶。

顏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許管仲二章為齊人誇張之辭。而托於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公葉秉敬以予欲

寒夜錄

下卷

二十一

無言與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於非聖而不疑。而端簡乃謂介甫識春秋永叔毀繫辭若實。誠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為不可曉。何其不明於目睫之旨也。

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古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特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為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任。皆歸釋氏耳。葉石林曰。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

寒夜錄 卷下

子晉亂而後有符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俱非尋常齷齪。泯然以為死者。生者懿昭而後。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矣。然吾觀浮屠中乃有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足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大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兩段議論皆英俊。可嘉。然諸公二止可當孫權符堅而已。遽以為過于孔子不免失當。

唐制禮記左傳大經詩周禮儀禮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小經。此以春秋繁簡為別。宋政和間周易大寒夜錄

下卷

二十二

經孟子小經。此以道理淺深為別。又政和八年。令天下學校諸生各隨所願。分治道家諸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為大。莊子列子為小。與儒書並頒天下。唐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任之。後買小駟飽食之。訖跨之。着粗布襪。入市朝觀。盤伶僂。品即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若南溪之上。故屋一區。僅避風雨。長鬚赤腳。繞三四人吟咏於江風山月間。醉則以天地為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對教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故里居閉門。宴座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

七二五



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非禮處卑者巽而可咲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其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清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省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浚未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於諛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祭不稱晚又不知起於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酒謁許旌陽廟某躊躇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於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

寒夜錄

下卷

二十三

人也頃寫一晚生某恁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王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送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脩果何如人無逸曰舊六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卷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也况於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

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祖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皆添設官故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勦賊楚豫軍中失忤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浚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於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於睢陽惜其料未盡耳

萊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遣故酒以不勸為歡棋以不爭為勝會以不約為真車容以不迎送為坦爽

寒夜錄

下卷

二十四

若一亭文泚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仲長子光瘖而隱無妻子結廬河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真率徒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獨與對酌甚懽吳思齊官遊十年田無半畝宋亡隱居不仕遇寒疾失聽交遊苦其聲語未畢馳去獨安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劄語每止夜指畫手書旁觀咄咄而畧無倦意果屬心知不須開口而浚乃暢彼我之意若必機鋒互觸問難迭送斯稱麗澤之益是但語言投合而已未足以語性命友也

予署長興二月間詣碩渚山致祭：後數日採茶童



子以黃紗籠感本山新茶入邑子朝服鼓吹迎之郭  
外蓋此茶採以薦 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感非如  
他貢物比考穀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  
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  
事訖即涸元二做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  
不祭泉似當此缺典

唐杜純娘金陵女子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妻能詩錡  
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漳王王有罪廢純娘放歸故  
里杜牧之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五言長篇五  
十六韻長安某妓女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若色  
寒夜錄 下卷 二十五

衰嫁為賈人婦舟泊滙浦夜彈琵琶白樂天方謫九  
江郡司馬送客江上聞而悽感為作長短句以贈凡  
六百二十二言曰琵琶行古今來佳人才婦若大而  
漂淪憔悴者多矣純娘與此妓幸而遭遇牧之樂天  
感歎歌咏淋漓宛轉遂使其人常留宇宙之間視彼  
金屋之貯瓊樓之奉倏忽而湮沒者得失竟何如固  
未可以此羨彼也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  
僧之外秘演惟嚴參寥善權皆其甚者參寥有集  
十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其再游鶴

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  
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萬疊不可窮香  
爐獨秀拔佳氣常蔥蔥長風捲游霧晚壁開瞳矐招  
提出其下棲觀掛青紅四眸眇五老刻削金芙蓉宜  
哉謫仙子愛此萊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  
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曷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  
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  
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  
奇祥餘得支徑別塢行遠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  
姿芒屨觀西足策杖欣相追袍田罷刈獲雲水明空  
寒夜錄 下卷 二十六

陂雙林中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  
飛鮮飛忽騰馥馥桂飄葢蕤峰端日落日暮此忘還  
期又山溪雲物清把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即  
芒屨風潭耿危夕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  
華暮幽人渺江海樂事其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逢  
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炯炯  
白如編百舌語空林閑催款曉衆禽亦和鳴為我  
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蕊李花東風  
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義讀此  
教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  
可喜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咲楊雄未忘我閉門猶  
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  
爐山柝燒初熟軟語聊為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舟  
虛緩檝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  
樵漁如清溪白石晚磷磷洗露蕊花兩岸新秋覓劉  
郎家住處但聞雞犬不逢人如白水茫々天四空黃  
昏小雨濕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  
如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  
吹新月在浮雲殘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

寒夜錄

下卷

二十七

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  
裡鳴鴉曉欲飛遠蹊疎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袍瘦  
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未捲  
葉鳴籟水先生如尚在呼兒應問此何教滿灑高曠  
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画已  
耶

唐德宗詔莊嚴寺毘師善本授康崑崙琵琶毘師奏  
曰本領何雜耶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  
然後可授邵堯夫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于吾之學  
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

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吾輩舊習薰染不能脫離所  
以都無長進忘却放下四字乃讀書學道之至要也  
公乘陽度使淳于意盡本故方是此意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  
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之道盡六經之  
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  
進腐生監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  
經一途本為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  
頃目待明經之語柳書謂全寫注疏正為此耳然朴  
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彼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

寒夜錄

下卷

二十八

寫注疏之人遠矣  
班叔皮論司馬遷史記刊落不盡尚有盈詞今讀其  
書信叔皮之論非誣也其間又或有為增者如楊雄  
所謂曲終而奏雅之類雄後遷不應預引當是班贊  
竄入子長至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禮樂等書皆  
元成間褚少孫手筆實與作者無涉武帝本紀直取  
封禪書補足尤覺舛戾此書為後人所亂殆甚耳  
嘉禾李君實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  
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  
妙也今錄諸葉茶中無殊菜潘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  
黃州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峨眉山西會稽  
亦有峨眉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  
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  
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  
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州亦有歷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  
西詩沐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為新體  
詩學者二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  
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遺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  
寒夜錄 下卷 二十九

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翁然宗之於是詩  
又一變原功名玄其記善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  
寧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  
則劉棖翁皆著名於匡廬彭蠡間成弘而降反似遜  
於前代無二舉業之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二當選科舉中未不然豈惟不中格  
律而汗漫狂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  
是確言每見未嘗為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為古文  
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澹雅之乎者也往安頓不妥  
固知須選此徑入來秋澗名憚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紀己巳晝刻三十九  
夜刻六十一弘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  
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曆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  
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  
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秒此皆前史之所罕  
見也惟弘治之占為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為  
吉祥

陳恭愍公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  
生姓名並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胡靜菴  
先生世寧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  
寒夜錄 下卷 三十

私謂公曰臣官以察為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  
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  
毀譽夾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尚  
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為私竇愈甚祇  
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嗣君出亡削  
髮為僧號雪菴和尚元雪中李亨暉既出家亦名雪  
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  
聖工夫如整頓乾坤手不寫準陶大禹謨  
羅含湘川記云湘水出自陽朔至清溪五六丈下見



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呂  
溫九疑山圖記云中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禽獸時  
聞殺如蟬蛻之類聽之六無李華云洞庭湖自墨山  
西北至石門東西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  
墻堦道路燦々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  
壽考無癘疢疥癩之疾蘇軾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  
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  
破章邯時也友人王都俞云麻城龜峰高峻與塵境  
絕平地見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也  
教既以奇文狀異境時一詠誦不知身在人間

寒夜錄

下卷

三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儵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徑  
草客來聊煮雪畦蔬開樽細說生平事信手同編集  
古書遠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間出咲談餘此朱晦翁  
和抱一劉君詩也清逸大似陸渭南又有久雨齋居  
誦經作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  
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而餘了此無為法身心  
同晏如翁何嘗不讀釋氏書又何嘗不資為身心之  
助乃後世襲新安之衣冠者曉々以闢佛為事蓋未  
嘗向星宿探河源耳  
周程大儒著作擬於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

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宮金  
剎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  
終未思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峯  
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  
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  
著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  
崛氣若詠草句莫為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  
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  
也

邵康節先生亦有芳州短吟花間水畔綠如茵興廢

寒夜錄

下卷

三

曾經漢興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  
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過春無那路傍多此物  
王孫歸思苦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若王荊公客亦有詠州一篇云滿目芊芊  
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  
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碧連秋行人悵  
望王孫否買新金釵十二樓邵程俞揚於此題中直  
似江淮河濟稱四瀆於天壤也  
李易安詩餘贈炙千秋當在金荃蘭畹之上古文如  
金石錄後序自是大家舉止絕不作閨閣妮妮語打



馬園序二漢嘉落不允獨其詩歌無傳僅見和張文  
潛涪溪中興碑二篇並錄出之五十年功如電掃華  
清花柳成陽草五坊供奉闔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若  
胡兵忽自天上來遂胡六是奸雄才勤政樓前走胡  
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  
馬死充功奔德本如天安用區：紀文字著碑銘德  
真陋哉迺令神免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  
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漢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  
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她崇賣君不見驚人  
典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艸不知負國有奸雄但  
寒夜錄 下卷 三十三

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来親秦韓國皆天才  
范梈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漫知安  
史徒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抱甕拳：頭鑿出開元  
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魄深如崖西蜀萬里高  
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  
稱好在嗚呼奴輩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  
春蕭作斤長安賣二詩奇氣橫溢嘗昂一鬪已知為  
駝拳麟脯矣古文詩歌小詞並擅勝場雖秦黃輩猶  
難之稱古今才婦第一不虛也  
李才謬祥符國經秦少游遠旅集張子偉山水漫遊

寒夜錄 卷下

記皆行笈之快書也惜未有情訪而梓行者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碑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林  
得瓶口兒淨斟得蓋面兒圓望着碧天遠太陽澆奠  
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  
勾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志云秦  
少游郴州詞霧濕樓臺月迷津渡花望斷無尋處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  
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柳江幸自繞柳山為誰流下  
滿湘空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  
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寒夜錄 下卷 三十四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  
孺孫鴻度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  
風雲吹絮柳飛花睡釣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  
相逢處：作生涯  
佛老之後能究心吾儒六籍為之傳注者有僧一行  
周易論三卷大衍玄圖一卷釋意琳孝經一卷釋贊  
寧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  
論語集註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尋陽落  
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  
處元時太倉州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



不倦人稱為定四書教君於藏經之外乃能闡揚聖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間土寇衝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村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穀堅類蕎麥春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藉廬鳳間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麪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遍地生人面豆眼耳莫舌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群噉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亦冤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鵝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芥：淮徐郊白日窺繼狄糠

寒夜錄

下卷

三十五

糝啖已空粉泥亦難糝掠人呼為羊膊裂甚猛獸所憐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未大搶驟風而瘦人死盡肥田脯寃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蚪農皇未知岐伯迷飢未豈暇細詳睚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淚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其殺殺人如鳥喙何況金戈與錢鏃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真摯如此君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為濡睫生平詩稿托之孫孟樸尚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卧病時近體集句鄭超宗為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

宗影園子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棲尾色照鴛鴦鄧通鼓權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墻金帶圍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淡碧淡紅處：逢青皇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蛟翅驚九蠟自封影伴毅城憐石瘦愁連古磧覺沙濃遙知九錫東風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闌春暉獨洗閒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著聖人衣野花過蝶風淡淺斗酒聽鸚鵡是非為裏為裳君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寒夜錄

下卷

三十六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溪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門墨顛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為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焚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畧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橫禪師以長香燃數百挿山前後香烟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真嚙語也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脩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



寸圓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駁文昂中黃金可百餘觔昆明傳順孫令德陽振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侈費蕩盡立錐不能蓋旌陽為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為已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於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即翠巖寺遺址以為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其署於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真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雜記王君寒夜錄 下卷 三十七

名迪宋熙寧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浚為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司表其政教於朝方召用即掛冠隱西山跨鶴遍歷峯壑而公是則鶴嶺之所祀真君乃王迪也以為子喬殊誤

洪州藝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脩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裴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澹卷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為四傑元量尚

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浚二里許碧雲卷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二水銷盡許多塵剎事碧雲深處一間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纓玉轡路岩堯猶似千秋舞舜韶西谷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荆棘徒遺蹟金馬丘墟不可招况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目益蕭條

寒夜錄 下卷 三十八

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為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為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間滄桑如許况於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別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自言易者天地之真乾坤又易之真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毋訟流尋

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妙想尤在掀翻舊案

史記不載賈長沙政事疏而載其鵬賦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新唐書不載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序與孟簡書而載其潮州謝表進學解可謂去取倒置

王無功歌詠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貫休每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

寒夜錄 下卷 三十九  
如許情懷方能亭物表蕭蕭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風人多不可少此也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

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水下連天三日東風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繫孤蓬漫向山頭問令公五老峯前誰作主滿江

都是打風船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謝宗悖真可哀也

坤卦詞先迷後得主利應以浚得主為句利字宜衍陰性雖屬利好聖人決不以主利垂訓益柔弱之才

先則迷而無據後則得主而有所持循觀文言意義昭然若果有主利之辭彖傳亦不應置而不釋也

明夷但取艱貞不取九三立義南巢牧野之事聖人慎之故憐以不疾貞為戒初九之于飛微子之去國也六二之馬壯比干之剖心也處昏亂而進不忘君退不喪已莫如箕子為正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脩通鑑別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二錄本進呈其彙藏家文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泚湖前輩遊西山任霞源義塾予同歐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極

寒夜錄 下卷 四十  
密尋熊西雨舊址止於尹躬宗人劉先祖宅先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先祖其謹護藏之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 庚辰雪立一

峯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齊魯曉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迥出衆作禹鄉

有雪堂詩選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寧常時貽張文昌常左司分席元白而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

忽近若禹鄉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薛典七政蔡氏本孔傳以為日月五星遺却二十八



宿十二辰恐未必是意七政正指三光四時而言觀  
帝堯始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授人時次命羲仲  
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  
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奉言考察三光以正四時蓋  
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會次  
于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機衡之上豈可獨察  
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十二辰哉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夙洲危言已筆出矣  
寒夜錄 下卷 四十一

今聊記禮記假借字於此拾給聚足涉拾音以袂拘而  
退拘音立視五蕩蕩音國中策琴郵勿琴音遂踰  
竟為壇位善音不登鬻音天王登假假音天子當  
依依上相見于郤地郤音庶人之擊匹鷲音已上曲禮  
何居姬顏手其至也顏音夫子之病革矣並音敗於  
臺臨音網練設旒切細音填池推柩而反之填音奠  
喪事縱音總音吉事折音提音瓦不成味沐音懸棺而封音  
紂衣音齋穀王姬之喪音舍奠于墓左音咏斯猶音  
設姜姜音柳我喪也斯音占音現曹桓公卒于會桓音襲  
莒于奪莒音與其重汪時性童音九京音扶服救之

寒夜錄 卷下

扶服音衣衰而繆經音已上禮弓一命卷音君絀  
以爵音已上王制宿離不貸音經術遠鮮羔開水  
鮮音命國難那音母有壞墮怪音鹿角解駭音或差貸  
武燒難音背觸音多積聚積音大箇音旁磔音已  
上月令賜賻承舍贈音織刺音箴告于甸人音已  
上文王世子矜寡音殺於地殺音越席音越音君者  
所明也則音其居人也曰養音郊椒音已以禮運繫  
纓繫音大圭不琢音犧尊音上音夏父弗基音燔柴於  
奧音詔備武方音肆夏音肆音以上禮器饗禘音旦  
明之義音且音盟諸利音莖音雕幾音羶音薌音腥音肆音  
寒夜錄 下卷 四十二

汁敵音由辟音已上郊特牲唾浹音燂音潘音濡音魚卵  
醬音而音皆有軒音淳音母音已上內則玄端音諸侯  
茶音舟音禘音禘音揄音揄音禘音禘音純音組音綬音揚  
休音已上玉藻鷄夷音明堂報葬音赴音喪服繫之以姓  
寄音太音傳音語音之美音儀祭臘音許音少音儀音聞音小音  
學記使其寔音至音雜記大音昏音太音姪音姊音迷音綠音中音  
偽荒音惟音君音葬音用音木音船音士音葬音用音國音車音船音已上大喪  
記相迎音祖音祭音法音易音直音子音諒音慈音祭音義音尹音吉音怨音資  
同音緇音衣音鷄音期音纒音問音喪音華音門音圭音窬音實音儒音行音右音禮音記音假  
借音字音蓋音漢音儒音傳音寫音失音其音真音者音專音門音之音家音音猶音存音古音其



有重見如拘單封貨壞磔殺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春秋日食必書曰日有食之傳注未解按曆家謂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此明是月蝕日矣春秋不言月蝕日而言有物食之者蓋雖月蝕日而日食之時徒見日不見月故以有食之為文明非日自食也曲禮云為天子削冰副之又呂氏春秋舜殛鯀于羽淵副之以吳刀又歸藏云大副之吳刀皆音普遍反折也尋此即古副字之省文詩云不折不副皆其也

寒夜錄

下卷

四十三

郊特牲云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按註疏殊乖其旨合是致鹿與女而詔客以戒諸侯云告也二字是古記禮者訓辭後人誤抄入經耳

張祐集中記玄宗貴妃事甚多南宮嘆連昌宮元日伏千秋樂大酺樂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春鶯轉寧歌來客兒鈴頭邠娘羯鼓悖擊兒舞竹楊柳枝二華清宮集靈臺二阿鵲湯馬嵬歸馬嵬坡太真香囊子散花樓而淋鈴共二十六首事甚奇秘詩家之稗官也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虐之君而扶携以往者處有之不必定指其為真蹟其為偽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亦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存矣頃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寂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効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積之手真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為本集之冠彼黍離之彼稷之苗韓詩傳云詩人求亡不得憂懣

寒夜錄

下卷

四十四

不識于物視彼黍離之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知其憂之甚也此傳殊勝晦翁既醉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類者不忝前哲壺者廣裕民人國語已有明訓朱子以宮中之卷釋壺恐於上句不協且前章其告維何蓮豆靜嘉壺義正與靜嘉之旨相應小序而無正篇而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正釋脫簡八字者韓詩合朱子致疑其說謂第一二章各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類予按閔宮前五章其四皆十七句而中離一章則



十六句古人作詩不必屑拘學今朱子於應有脫簡者而反致疑至閔宮語氣完足乃強指為中有脫句誠不知其何見也

采芻小序云懼讒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即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之意蓋讒謗之起生於日隔之疎而甚於反側之際理自如是

匪風下泉皆思王室之詩此詩作於曹檜者房喜所謂大國惠有天子而小國慮之也不特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小國偏受其害諸侯強大而王政不行將有并吞之禍矣

寒夜錄

下卷

四十五

猗嗟指事之甚深者也鶴鳴言理之甚微者也語意俱在字之外

吾郡李公璣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為主嘗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說宜並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間有出入處晦翁一刺本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篤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

寒夜錄 卷下

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令德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為說必有所授况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成喜戎有良翰一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顯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弑君其罪通于天矣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標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齊風還三章子貢詩傳還作營釋云齊俗習於田賦

寒夜錄

下卷

四十六

營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隄之間子釋云齊地名營邱之往也隄山名字或作獨二作夔音皆乃高及魯人申培詩說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按此詩諸家俱作營獨毛公以為還耳齊人解其鄉土之詩似不至誤魯近于齊當二確有師詩也

不瑕有害朱傳瑕何也然易其字為不何有害文理又通宋黃東發曰瑕道也歸衛未道有害也何為而不可乎此說較長東發名震慈溪人嘗論管仲云自春秋而降惟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亮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

七三七



載檢歌驕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為田單而遊園載檢于輜車以歌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檢短喙曰歌驕似出意度無據

尔公尔侯逸豫無期慎尔優游勉尔道思解者不一巖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尔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尔肥道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上文既以言象下復申言之解者俱模糊過太不知易者象也專指八卦之象言象也者像也方指萬物之像而言

寒夜錄

下卷

四十七

六十四卦命名如乾坤如震巽坎離艮兌非實非虛非理非事此為一例其餘有虛言理者如蒙渙無妄等是一例有實指事者如訟師噬嗑等是一例有虛實相半事理之間者如屯比小畜等又是一例

一切聖賢悟境或得之於詩書或証之於師友皆從教聞而入惟伏羲仰觀俯察近索遠取絕不倚着語言文字洛陵樵定學易於郭叢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可謂直契庖羲心源者樵在靖康時屢為不受官金兵入不知所在樽酒簋飯用缶本義但言薄禮未及註明貳用缶之

義按缶乃樂器而土之俗擊以鄙歌者所謂秦王擊缶是也燕必有歌必有缶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鄙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敬缶而歌之缶也

旅上九喪牛于易易通作場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疆易之易牛為順物易為平路上九驕則不順危則不平自驕于危地則失順于平路凶之道也離為牝牛艮為徑路故有喪牛于易之象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怨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怨也

寒夜錄

下卷

四十八

說卦傳三中下三篇漢宣時河上一女子掘得之中下二篇字畫漫滅不可復識後人因以序卦雜卦二傳足之非孔子舊文也

益三爻凶事程傳以為凶荒之事者得之如周禮救荒諸政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為民禦災捍患皆用凶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為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則可以如高之用玄圭而告成功不為矜伐矣井初爻舊井無禽乃鳥獸總名禽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滲所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為人所汲



則無餘瀝而鳥獸不來也

四月之什先祖匪人胡寧志予朱傳我先祖豈非人手何忍使我遭此禍殊非怨誹不怒之旨劉原父云言我之先祖匪以人思畜我手何為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劉說為當

或問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劉原父曰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六宜舞也故謂之率舞柔遠能迓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蔡註俱非此言柔遠之道在於內治惇德允元而難于用人則內治修矣內治既脩蠻夷自服任人非任人難於任人者慎于用寒夜錄 下卷 四十九 人也

盤庚主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當以予告汝句訓汝猷句黜乃心無傲從康句訓汝猷訓汝以當為之事即下文之黜乃心無傲從康是也蔡註作予告汝訓既非語氣而近有以予告汝訓汝為斷者則下猷黜乃心尤不成文理

武成一篇總是史臣之文本無脫漏二無錯簡不必改動王若云是述武王告神之意非當時祭告之辭也中間稱頌功德與湯誥不同今既作史又作武王自言文理悖謬宜其指為脫簡耳長于史筆者能

辨之

酒誥祀茲酒惟天降命酒亦稱天化事遂可知矣觀此而後知出游衍天誠體物而不遺焉

太甲王祖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址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見篇謂放當作敢以篆文相近故譌耳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美若諸儒或以為出美里之因而天命始順或以為美里遯境而文王順受之或以為天所眷佑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寒夜錄 下卷 五十

洪謨曰按韻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美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既降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伏生今文尚書舜典原合于堯典孔安國分慎徽以下另為一篇曰舜典至蕭鸞四年她方典以慎徽五典疑於篇首脫漏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小人之無忌憚未有甚於此者括倉王文憲削去之而以孟子勞之來之五句補入五教在寬之下可謂達識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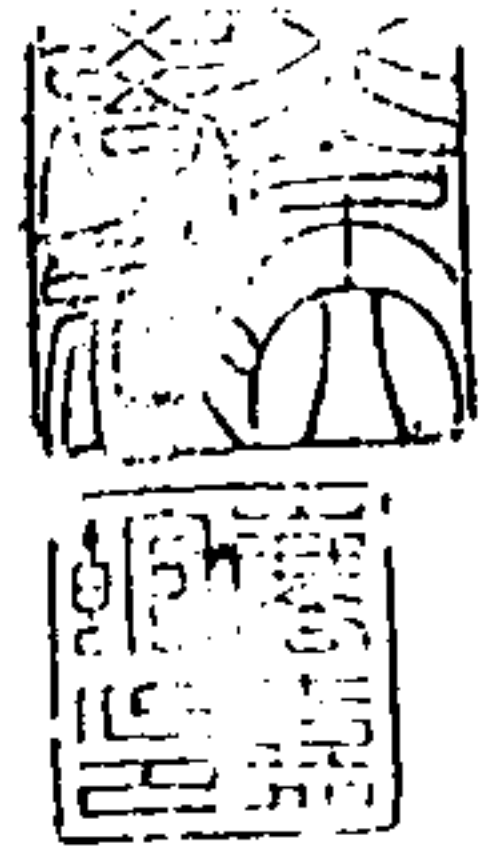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懼也瞻彼中林旌其鹿  
獸之懼也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昆蟲之懼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寒夜錄

下卷

五十一





棗林雜俎序

膠東高外圖撰



談子孺木不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珠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鄭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妙何至觀書於市有日不得下有舌不敗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卷溢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蠶孤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或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題於白門公署

舊書二說高祖畫后後有增定及傳三州之勳不止羊曇山陽鄰笛之哀美短向秀哉因錄原序按泪識其末

題棗林雜俎

吾僻處孤廬奔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少載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藉軒之下材加詮之餘嗜也說部充棟錯事見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捉鉛握槊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難助猶為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未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木四百禩人並於德祐吾且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無從庶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棗林雜俎 智集

逸典

朱家巷

石農器

汪清木首

二豪遠齋

鈇券

齋宮履具

內官勅封

社稷壇

本縣官師

後湖冊

錢爐

照略官

衛所遺轄

賀節

夜鈴

品官酒具

鳳陽興福宮

占籍

太廟銀葉

孔子像

信世子

課裁桑棗



疑像

保越錄

避諱

祭糧田

下操牌

戶帖

功臣廟

官銜

縣令並命

食鹽

屯田

史卒支給

戶口婦女

詔初筒

總兵體統

御火首道

瓜哇移文

官儼

不禁服內生子

朔望行香

木釋老人

昭示奸黨錄



江南牧馬

郊燈

國初抄劄法

鎮江輕祖

內庫

奉先殿薦祈

武職馳封

同宗

宋濂

功狀榜里

恩榮宴釋父

建文皇帝遺跡

方孝孺辭稱先生

許觀考滿呈式

建文遺臣

茅大方

建文書法擬

脫驂治賄

崑山鄉舉

神印

佛郎機

史官侍班

兩京宮殿

賜宮媛家僮

沈萬三

征南將軍印

勳嫡

番經堂

神宮監

淨海

門禁

韓魏李公燈榜藏初

楊彙獻詩

經進集

丁玉銀鏡

建文皇帝葬

雪菴和尚詩

高吳志謚

黃鉞齋

烏鎮九老會

神虎

世廩生

永樂程錄

宮妃歸寧

西京官俸

留都官擁蓋

中使司

巡撫歲入京



大臣除伍  
蜀師聲炮  
典史進俸級  
大宗伯不錄翰林  
召尼沮駕  
單運  
南京貢船  
松江布  
南京左侍郎  
大臣地贈革職官  
兩宮三殿災  
皇店

教職左遷  
富春謠  
楊循吉  
御容藏殿  
大司馬起復  
御駟  
朝邊  
青田  
李偉  
少竿被杖  
長昂射子  
宸翰

不奪功臣宅  
學憲兼民事  
孝子孫庸王相  
高整  
景帝墳園  
江南民運  
上林苑  
教官考績入京  
浙東銀治  
閣臣賜蟒服  
皇莊  
教諭李璧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省掾何麟  
蔡鼎  
勳位  
鷹犬蟲蟻藏給  
貢象尾  
金甌再卜  
宥隨駕監生  
詰惠山神文  
緬首詭貢  
朱國祚  
太廟羊角燈

傳戴煖耳  
日本關白求封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取括子松  
王文肅晚召  
安南上書  
荒慘  
分黨  
魏忠賢  
辛脫黨籍  
劉詔耿如杞互請  
周維持

滕陽驛詩  
陳明卿憇下獄  
安南  
王薄寃縊  
登極天鳴  
東宮不利  
治進香內臣  
微盜  
五經登第  
南場關節  
輔臣不給驛  
御膳

喪儀  
朝鮮上書  
東宮冊婚  
川扇  
閣臣避道  
戲賞  
八品官地封  
熊廷弼王化貞  
誤罹黨籍  
火福尚書  
孫尚書寒窗故人  
鳳見

孫相國行邊  
暹羅貢表  
三王之國  
許志吉  
戊辰首科  
問難  
逆案  
偽巡臺  
館選  
宸翰  
陳啟新  
內閣秉燭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七四四

堂饌折價

移抄

何相國市德

烏程長洲之隙

袁崇煥

鄭勤

萬仞宮牆

稅監

詞林題補

周延儒

六曹章奏

磨碑

內臣帶

揭長安門

泄旨罷相

朱萬年

祐聖觀開勅

過周謀

生日移賀

鄭以偉

貢士騎射

張司新例

黃道周

張春

詞林之壞

館陶全城

分票

熹宗實錄

講臣

堂婆

御史改武

盧象升

德府害金

周士樸

謝秉謙

和杖

盧溝城

內臣兆蝗

箕書

悼靈王

逆榜

左良玉

蕪湖兵擾

女慘

禁金銀酒器

館課

孝陵夜哭

先帝改謚

叢林雜俎 智集

逸典

朱家巷

鹽官談遺稿 木著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 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儒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斥行不見邱壘人稱臥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閔實侍郎崔銑視其地無僅標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壘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質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 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 句容朱家巷祖陵 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尋以地脈罷其役見焦澹園集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 真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 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幼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沒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齋堂柱帖帝乙聯婚城思波流世澤都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勳為國捐軀于哉忠魂扶社稷相



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 戒菴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耳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士之類戒菴誤矣

二家遺裔

汚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遺裔與國大右瑞昌界上族指蕃續崇禎壬午 登御榜 張士誠遺裔為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酒婦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

石則會典失於深攷 盱眙縣志

鈇券

鈇券國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侯式三高九寸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文忠事其語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為霖雨朕起革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巨測惟爾之固吾國也其闕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勩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

棗林雜俎 智集

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皇后助 太祖叔業有牌視晴雨下操夜嘗裝蓋庭中間雨聲即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閣者令蓋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 太祖黃綾被紅布茵莞席蒲鶴 明制宿齋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印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遠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試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入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

三

縣志具戶帖式於左

一戶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係包信縣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林棧一歲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小二口女劉奴十三歲事產北屋三間二頃

右戶帖付傳本收執准此

宣國知府盧度陳漢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馳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

國功臣廟常遇春廟像烏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官衙

文臣官衙支俸勳戚官衙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僻舉不盡錄錄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命

永樂間泚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命王翔王用陳錦並命李貴趙倫並命泚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命其縣令僅見泚水志或他邑或他官

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啣衣不啣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為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而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准甸鹽場入於周遠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以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莫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軌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 趙時春

五

水鄉灶戶水鄉灶戶初制募民為灶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灶籍實非灶也 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為大壑潮上則壑壑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而鹽如鉛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

兩則鹽減鹽粒大而甘 孫廷柱

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十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為井課少水多遺官於永通等九井撥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撥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訥發之名曰埋沒鹽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出鹽七



萬四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抽出  
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淨美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頗復  
課新舊鹽井共一千二百八十八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  
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  
三錢貳釐倉一井大者汲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一斛可得鹽十五  
斤 四川通志

###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  
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次謂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  
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  
錢二分又車鐵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鐵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鐵止

六

用鑄到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  
壅

### 屯田

國初屯軍七標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半俸歲徵穀五  
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  
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  
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  
六石

藍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  
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米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

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米  
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  
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  
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項徵子粒糧  
六石按屯租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十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  
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改吏目

七

###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命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  
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  
六斗否則四斗五升贏老者殘疾者三斗

### 衛所遙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羅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  
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禦千戶所置於  
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  
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

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醜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持錄之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廷裔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履從之客座贊語

詔勅筒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即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爲禮近內地守令味於掌故輒欲鈞禮遲遲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盃金盃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瓷漆木器按太祖起民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塗食汚罷斥各改折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

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襄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為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攷史不載

瓜哇移文

瓜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壯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入蜀中習例也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稿戶窰戶羊戶

官儼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儼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教東谷贊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憚諭嚴高曰禮官得母言乎高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高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



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卒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九年始撤像

###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蒸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拾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拾香即出笏叩首而拜錄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登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鼎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勸齋同於藩嫡

###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倖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為注役胥徒等賤

### 課裁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最優之今典史具成績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蒙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

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址遺礎尚存人疑其有藏金頗收掘翰林院四書積各高大許工部節慎庫四銅積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祿寺鐵木酒榨每榨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 郊燈

南郊燈杆高十二丈有奇燈籠大夫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軍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用夷人奉之如尺一

### 國初抄劄法

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一應等畜租重物件盡行變賣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

### 勳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鬪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答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能其他恭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佐偏裨以及募資稍為推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為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固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僅呼為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使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得尊官亦可

軍法誅之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色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

一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秤閱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寬庫內臣亦然獨文

官不搜即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厯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倣訪知費千餘金

三

方免參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薺十斤上元江寧辦雞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辦二月子鷄二十二隻外副鷄二隻兩縣辦五斤七斤薑蒿七斤薑菜十五斤兩縣辦三月笋十五斤山川壇辦二十五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園戶王瓜百三十枚兩縣蔬譜三斤堆六隻兩縣五月桃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園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七月雪梨二十斤宜園芡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棗十二斤江寧八月茭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園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枚蘇魚二十五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稗米一斗山川壇粳米三斗江寧九月

香橙二十斤園戶編十五斤河泊所栗子二十斤小紅苳三斗江寧砂

糖一斤八兩十月柑二十五斤橘二十五斤吳縣活兔六隻溧水溧陽

山藥四十斤白客蜜一斤太常寺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甯波金塘大謝台温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園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

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地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

今世升必都督其崛起至恭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極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品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上旨然耶野史謂太祖嘗欲繫族元晦容或有

之

李韓公燈榜藏劫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寔世居徽郡祖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燈隱令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讀仙續溪之龍關家藏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寃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岩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臣韓云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呈封之上勅賜勅臣皇親外甥李盛慶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勅滿捧此



初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謚同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  
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  
出給李威慶收執欽此臣祖威慶奉勅遠同乳媪襁負龍關相延八世  
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臣父應龍年六十有七衰  
殘進暮臣嫡長代賚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宗  
誼奉聖諭至閣云朕讀皇史宬尊藏御筆折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  
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為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  
期來何廷至今既曰李威慶又曰李威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  
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臣詣皇極殿恭驗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  
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皇祖親筆行草皆花健有法而所進不然  
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逼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  
皇祖初年成勅諸帖論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之

十四

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  
春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  
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威慶封內又稱李威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威  
慶三名則威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  
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威慶等名善長賜死  
芳茂俱赦弗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可疑四也封內誤  
書胡惟庸為惟庸李祺為奕棋之棋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  
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繼在  
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言二十  
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勅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云矣云  
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尚書何如寵俱參其謬如寵曰臣曾問世  
選年二十歲住績溪九都龍關問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又於後上

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同來入問封面  
寫威慶封內又李威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  
世次甚詳並無福慶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願不知作  
偽而應對之間非推手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  
云云兵科給事中宋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  
錄善長被誅自縊今日止令致仕尋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因於  
家建文初收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因卒二謬也  
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為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  
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威慶所謂威慶者善長之後  
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  
官人及存義之子仲佑俱誅死所謂宗孫威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按  
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宜生篤世居聚寶門外竟論世選死

十五

該遠曰李世選所上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竇嬰所上大行手  
詔同嬰豈作偽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高皇帝開天之事  
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違違有之福慶延  
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偽必  
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其曰仲春月初一日給似極善長死未即自  
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爵非  
一紙即復存疑可也謂作偽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璉書於核內藏於  
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扶宋手  
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 上欲試先生以史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史事也止不必詳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遣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

楊彝獻詩

餘姚楊彝宗彝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成貴州普安衛宗彝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官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莫辨月明千里泪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 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戎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 黔記

功狀榜里

十六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為禮部議制主事 太祖閱功狀大異之墮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 王遵若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 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贈嘗入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思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父請成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 楚記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為丁大夫

建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離伏序叢記俱載 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 帝避難處也豈誤榮為永誤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 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恆暘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卧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 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 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 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入嘗經宿咸清衛為劉氏書玩器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 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 英廟成親親之

十七

仁亦千古一快 黔記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一閨罷榜嚴唇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裝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 右題金筑二首馮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 黔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 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



碑記有奏草自稱匡僧瓊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曆戊子老僧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 建文帝云棲山四十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 大遮山東明寺 帝嘗隱此有遺影云 帝自寫今塑其像髡髮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局近水魚遊于項碧長空鷺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媿我遠來

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 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道逸未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榜去懼禍錄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 建文皇帝葬

建文帝墓在西山間嘉靖十五年九月 聖駕嘗幸此 王在晉長安客話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 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証 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都尉畢永固請追謚稱皇帝 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上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 楊士聰玉堂書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草廬受如此今學語兄災梨孰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斲作釣金鱗請我師師反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三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氏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為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 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 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足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 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會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 一過名

元

無 本院學士劉三吾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

通蒞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 善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匿廣文解舍中得脫遺腹子 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

子長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聞之令仍黃姓後

黨禁解萬曆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

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曰此為真彼贗也縣官請其故曰身

即侍中族裔往避難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程翁二氏

永成廉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 貴池茶生說

吳人許觀字瀾伯有高行不仕與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江貫

道畫卷

高英志識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英志益文志貢士沈紀祐秀水志  
周立初崔林集英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  
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英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  
未之詳也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  
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中途歎曰吾何顏復樹名仕藉乎遂赴  
水死

朱宣一名翼字士安洪武中

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

闕盜署即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  
節因械軍中永樂初滿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  
赦歸以主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以上俱湯溪縣志先

仙居

仙居顧頌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 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  
棄官逃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吟出牧携一竹筍  
膝甚密暮歸即枕之卧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問問不答至永樂  
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  
飢欲歸去幸何幸何幸何乃聞筍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  
乃頌也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飲酣輒書  
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潸淚又嘗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  
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哀  
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贊一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  
布表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先帝御詩門前柳莫遺飛花過石頭題

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官闕趨踰  
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闕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指首無  
雙見衰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法無  
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  
以上俱錄文獻通考詩選

燕人南征真定知府全椒徐文晟貢士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孝官  
戍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冤得末減

黃鉞齋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揚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詩  
子洽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盧陵彭  
與民拾遺攜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勝過御謁拜祠敬賦一  
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  
遺教子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  
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詞今石刻首四字鑲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  
三遺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滿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  
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  
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避  
荒行道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氏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  
悉觸忌道全一鑑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大河之戰先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督譚  
淵一天殛之王大喜謂異日戰必勝胡日為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  
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膠治時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 上出內廐鞍馬賜之令有司治并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 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  
衛輝知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

主

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  
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  
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康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原生總科貢成慶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勅石  
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勛王永和夏昶是  
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偶恒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  
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崇見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文從  
谷曰慈谿

官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崇穆麗妃陳氏入宮盛陽侯受冊尋命歸寧父母香  
子甚厚

佛即機

佛即機烏鏡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少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  
時佛即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烏鏡

兩京官俸

主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  
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  
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閱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騎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王府遣中使  
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關人為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  
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  
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戌籍宣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  
後樞部為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和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  
為洛川縣主居第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安  
可遽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師聲鏡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 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  
三之一今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月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裁  
種桑粟先是守令提調諸生五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聰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  
清縣志攷 先朝實錄優於下吏類多匪獨何聰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蒙為圍人隸  
太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得息補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  
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為蒙葬已而生庸比壯詒及

輒哀三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聞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寧求

不得遂披髮曳鞵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滲漉之

血輒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聞廬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

復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

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既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

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復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

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為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按

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曾氏寡委曲奉

事得其歡母老老畏寒相抱枕草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卧牀

第取母足加腹煖後負齒盡落不能啜含哺哺之病遠天貧上必自割

滌其喪毀利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跪墓獻哭

噫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未世俗

靡士或迷方輟簿認詞去道遠而故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

王目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遠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

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 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盛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曆庚  
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曹署著聲

高整

高整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  
醫官居京師整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

諫 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聽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戌烏撒衛嘉靖

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整者而整亦自晦匿不

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即



武廟時徐蓋即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辛卯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 上出紫荊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 上怒叱捶之尼  
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為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凌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湯及椿  
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此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  
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  
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座贊語漕船一萬二千  
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十七百六十隻

五六

江北總各衛二十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〇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

河南 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俱各原衛所造

逸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船正米三千三百石定

二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抵運白糙梗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馬正月解  
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船挽進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六千〇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糧 萬 千 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五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 年安吉知州舒城鄭昌

奏除安吉白糧

無錫縣供御上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常用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損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十扛

三七

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監鮮笋四十五損船八鯽魚先後各

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內守備鮮椒橙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笋十

二損船四木犀花十二損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損船六柑橘甘蔗五十

損船一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損船三醃菜薑等物百有三罈船七

笋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鮮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

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罈船四鷓鴣鴉等物

十五損船二日苑芍藥薺七十損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損船五苗

薑百損船六鮮藕六十五損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損船六內府供應庫

香稻五十損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損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損船五

御馬監首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

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 牧地一十五百二十頃  
三十四畝鷄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  
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鷄一萬八千隻鴨八十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十隻  
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雄嫩雞各十三隻鴨  
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宮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  
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十五隻鷄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九千內府供  
應鴨子三萬

嘉疏署栽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  
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收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  
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犍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  
十九隻縣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  
七隻兒豬六十六隻母豬千隻

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豚豬二千口正旦  
冬至節肉豬千口 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緒黃大紅真紫等  
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骨練並緣為好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  
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  
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 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  
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四十四匹有奇萬  
麻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為禮部左侍郎十二年  
錢溥為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  
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  
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  
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五金五年減一萬○二百三十  
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按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地贈革職官

元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  
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 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省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灘縣復冠帶不得封  
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  
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  
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



萬五千八百十四金煤窩七十 座微百七十金果樹六十餘株微六十五金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徒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為曰明臺為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宗守祭器尚可為子孫乎張怒欲逐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奪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瑛高陵縣呂栢蘭州段大野縣王九思慈崖縣王元凱商州南鐘華陰縣屈直單昌府范鑄慶陽府王給臣嘗相接其所議論現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 先帝與 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學正魏謚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綺學既醜正行尤謹嚴前提學訓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祥泰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條擬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錄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省豫何憐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 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臣拒門者無按而下皆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為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 上怒麟一身不足即也至京奏曰 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啟門恭迎驚與臣罪萬死但 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

主

東門守臣卸輝拒而弗納光武以憚為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卸輝之節而 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卸輝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

沁水縣志

楊備吉

武宗南巡於北回山上見楊備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志者因以為伶人職賢所薦不知此際備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危言因而傳播天下寃哉徐文貞云 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願而止楊公實願不以伶人事也 馮元成文集 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即杖臧賢等於午門戊邊安得從南巡薦備吉也又江盜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 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應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杖侍坐撫按蔡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杖竟立噴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 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乎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恆謂方領勳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三二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純詩在墓山堂月色明烽煙照見閩閩城徒薪自古無思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烏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尚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豬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菜豆葛林五千二百餘石貴財損德命戮其費罷之

御細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踈瑤池駿飛雲白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鳥五花駿彩麟文豹金麟絳虬攢玉

留玄雲駿躡雲馳五一馳

嘉宗鳥駟東玉帶

思宗四駿太平輪玉龍媒吉良乘瓊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進羅貢白象道覽使者以珠寶飾身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朝蓬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禎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 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貼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 上下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

三三

李標錢龍錫

青由

嘉靖初即縣辛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尋稅後青由之散恆至歲終萬麻來民間并不知青由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麻杭州志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俟攷

省隨駕監生

萬曆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甚 上諭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坊塢既貴函封坊刀 慈聖太后嚴諭外家或子



弟陳乞命進巧刀示之日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 潞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 太后命大璫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麻己卯主北閩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因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慧山談修作詰惠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即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哀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伸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遠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橐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王少

孟

宰冢等曾角中青衣王直因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祿曰君善為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酋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遣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特上金葉表上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為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鬐乃送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麻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緝

服侍班

乙未修撰朱國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 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 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適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

孟

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詭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暑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鳥謂烏紗帽烏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官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麻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輝守藤原如 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翁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翁天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見四位閣下老翁禮部老翁俱同老翁感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持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翁照依後開條由



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項德謹稟 計開 冊封初書印信并各項儀制  
務求老命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  
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求 天朝治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世修  
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卿豐臣輝元平國

寶豐臣隆景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宗豐臣調信豐臣

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知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半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 西山久助 吉田善吉下甲

共

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丈夫小昌久次 大瀬少吉以上十五名勞

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付十五張並都督札付

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 天朝爵秩遵 天朝

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獲轉無私仁

育遊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攜於

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眾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其連繼歸命

於閣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于屬藩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

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會書署都督會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

副將署都督會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

印誥命凡爾國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為中國之藩維永奠

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又安中華將使溥海內外

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

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

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我遣使藤原如

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

肯為通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

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眾復犯朝

鮮以失却好披露情實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

差游擊沈惟敬前去金山宣諭爾眾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會書署

都督會事李宗誠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會事楊

方亨為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

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薄恩資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

主

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

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有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

信睦諸國附近夷眾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

微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

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

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致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學遵守

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 金箱犀帶一條 常服履一套 大紅織金胸

背麒麟員領一件 青褶履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件

七旒帽紗皮弁冠一頂 珠金 玉圭一枝 金 五章緞地紗皮弁服

一套 大紅素皮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金 纁色粒花錦履一件 金 紅白素大帶



一圖 大紅素絲線為一雙鏡 丹碧紅羅銷金火包袱四條 絲線  
二匹 黑綠花二匹 深青素一匹 羅二匹 黑絲一匹 青素一  
匹 白羅縐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詔文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  
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固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龍章  
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場偶致唇占之  
隔當茲盛隆宜續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導中國西馳一  
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新於  
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詔命於戲電責芝函襲冠裳於海表  
風行介服固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  
渥無替欽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三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岫書奉天朝石太師閣  
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賈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  
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霾漸成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入兼山水相衝舟  
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一朝狂風大作浪過於  
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探曉  
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  
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  
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眾二班  
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眾  
盡數撤歸不許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  
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惟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惟  
敬已至相馬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惟敬渡海

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  
差飛禱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  
要殺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殺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費  
至馬嶺地方清正見吾殺種又有地圖中鳥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  
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  
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工兵能進不能出故懼我不敢  
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  
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  
我已遺書與關白天朝差冊使出釜山一年有餘兩國如何不差使臣  
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  
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費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三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劾札  
准本部題覆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誣劫符  
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皿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在田場繳文冊  
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 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  
明具奏欽此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  
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啟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積王元妃  
王倫男婿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藉有無見在事  
在先王非係侵占無妨從實檢奏蓋聖主明見萬里自有容斷非臣等  
所敢輕議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  
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縉孫應  
襲王錦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  
號勘合損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



府收貯一本略應襲王瑁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 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奉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致遊備移去臣准此案照臣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疎虞不待部 檄到印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紫闥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命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右布政陳沫石恭政陳璧副使張季思恭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翔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鄭質魯管押奏發原奉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尚竟帶同承奉郭倫等面啟楚王請合

四十

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并諭本府原無積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甥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冊封為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堯王甥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令王守仁奏稱甥男王倫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瑁挾質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閉念親戚相依等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鞠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官印墟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

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收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故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次與槐討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四兩五錢彼時並未盡有王甥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予父堯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宗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堯長子英熿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宗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河魯充等處建大功特賜奉馬三十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十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即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

四十一

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隻存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証至萬曆九年奉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余言欺誑余領帶同官眷避出外宮聽憑欽差并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括等情并具揭送臣等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舉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本王具請搜括吳臣等代惟楚王 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寶官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進宮出搜拙毋乃非 皇上親睦之意乎况其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括王甥遺寶諒



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 明旨仰見聖心原為關心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碧撫養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綸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奉 太祖高皇欽賜萬曆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 皇上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日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王守仁錦囊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况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客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括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冊婚

三

辛丑 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兩  
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萬有奇

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括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途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

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草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開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從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全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三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 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利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 驥吏部邊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曆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耆訪聞相告吏怕沈業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于姓敏德還滄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祚富平孫丕揚俱不避閣臣與見忤張新建位遂許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人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梳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

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閹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  
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  
柳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過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  
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人某夫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履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  
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迄奉我  
主差往葛王省墓忽遇風作遍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  
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圍俛首受縛今縲紲我羈縻我  
以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豈有不同  
者如 皇帝以夷論我則概即歸何非王之土地也擬蒼生莫非王之  
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

置

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  
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直不一錢 上喜其賜轉賞千金羣閣豔之  
募製銀舟注酒帆舉機拭巧絕費百金 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  
厭即賞進銀舟者其人夫失望司禮太監田義柄策當 上心嘗跨馬  
命義操筆而從既馳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 上自操筆  
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醜

荒慘

萬曆丁巳戊午山東海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  
弟並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以誠朴姑曰爾弟為  
我嫂釜中羹矣兄不信揭示炕下之首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携姑以

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  
皆競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直千錢市餅餌靴袖之否則見  
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度不支質米肉雜以砒霜啖訖俱  
死

八品官赴封

八品官例不赴封萬曆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赴封  
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為令

分黨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  
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始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  
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

四五

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  
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鄙人講學相  
善又江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專右淮撫李三才  
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  
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  
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  
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  
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 向高 於萬曆癸丑主禮閣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  
清再召馳書勸駕謂人功指日待入朝為封拜地福清入夢如之故入  
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敏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為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直 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姓名無傳焉萬曆時官祿不恆給 皇孫苦之諸閹戲曰 陛下萬歲 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飲啖中其欲及 上即位寵任倒柄勢燭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官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涪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畧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刑黨籍潘汝楨之倡相李永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年天也下為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辛肩半天否則無天矣

聖

人書四字某心知其謬詭曰國內辛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逝

誤罹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馬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啟末陝西巡按莊祖謙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 上疾甚意魏閣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魏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實憲紳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即當遣吏戶曹李即言實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領勿與交通太守因遣之即請自行遂所在遊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暗與印合矣

火逼尚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遠刑部尚書時樞火逼尚書在刑部証揚州知府劉祥死之崇禎初追諡貞死於本堂捷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夫體

劉詔耿如杞互詰

前項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謁懼謹求巡撫劉詔劾詔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前遠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己已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入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窗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 某來為巡臺留飯五盞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窗故人相見巡臺意客客坐埃之集求面已設菽乳指田此吾寒窗故人也

聖

周維持

增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檄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啟二年禹州守莫 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兩窺鳥雀墜墜無筆訛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啟初壽州御史方震瑞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曉三日懷裏呱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兄向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郡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運飯滕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讀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老慘



霜碑有客巡磨淚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岐六歌兒女  
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為姓名甘鼎鑊千秋迢遠自心知又亡何  
鄉人和詩一行已遺淚為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  
偏向偶曹岐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才  
心應許夜臺知 題壁何知峴首碑淚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  
石生死何妨路見岐明月有情窺戶入殘膏無燭帶燈移舊時遺筆無  
尋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即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悲此館詩存  
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為孤忠寄  
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立黃判路歧客路似名  
驚易去人心如官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仗爾還留野來知按亡何  
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璋

孫相國行邊

哭

孫愷陽相國 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王巡撫棄師之罪謂  
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蓋笑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  
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愆下獄

周夢洲 順昌周李侯 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愆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  
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挫過

暹羅貢表

天啟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入貢金葉表  
日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倫帕臘陸佃西啞辛贊鴉普埃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啟 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  
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以具沙等捧貢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  
奉勅諭厚賜回還聞讀拜受恭誦 聖躬祚社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

任權憚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  
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即勃查輝到貢使  
臣坤加離顏那搭邁低釐臣乃寶填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  
等乘船一隻捧貢金葉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  
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微表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  
遠之義並祈往來不斷使獲解蒙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歸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  
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牙光雙面花  
幔二條采色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烏文牙光雙面幔二條采  
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綿氈帕二條象牙三百斤  
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芷  
寇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進 皇太后上品龍

哭

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  
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  
十斤藤黃速香降香白芷寇大楓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安南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貢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麻四十五斤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  
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  
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斤黑綿香八十株白色上絹二百匹犀角  
十二座象牙十二枚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  
通事一員阮日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啟阮世閱從人十三  
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璋裴必勝阮瀨通事  
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棧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五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觸而  
詔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  
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  
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監云官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  
制

主簿寃經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

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孝廉

居間瓜分並雜賞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繼死抗城海會寺中猶  
胸抱冤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兄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歎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廢歷大理寺 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

五十

家奉旨召買黃山道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劄臺  
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室不避威黨徹人切齒已事敗  
即訊歎令葉高標繼之前為伏謁者志吉因服跪高標故下堂揖志吉  
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為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  
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  
事中吳甘來河南海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  
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沂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  
胡守恆行人楊于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

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附宋文帝之助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  
有 武帝歲至復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天子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  
復瑣瑣

治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愆動偶語閣臣歎曰 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孫家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沐給諫許  
譽卿摘家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元升時集成於閣部而

至

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微盜

壬申先是秦盜跳豫晉閩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肩文論時事其人  
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余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  
所謂異運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  
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  
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魯邇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  
作以違式取旨 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披特置第一免

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屬過嚴臨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閣特奏

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啟甲

子亦全經 推官山陰祁彪佳異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

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

張燮 羅大猷己卯山東萊陽宋翔癸未進士嘉興諱貞良慈窳馮元

嗣 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做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

朱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

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基庵相國日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賤不問文

五

學月課庸拙為字雜出矣

南場調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政勳烏程溫相國 體仁 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

問

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香閣模刀青山綠樹為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

出尚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從詩問嫌子香吳之媒也媒母

刀父是之喜也入首御與香申君書復賦閨妹子香莫知媒分媒母求

宸翰

之入甚喜之分青山綠樹見宋元晦心學詩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陌上免樽傾北斗樓前

舞樂動南薰 和 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旂 公署每對用璽

六顆遺官地賜 乙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 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

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

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 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啟新

淮南陳啟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人皆曾化淳等丙

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淮

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笑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啟新走

免不知所終啟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

此室礙難通矣啟新讀室礙為審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縣審戶坎傷

引李所示為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五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

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瞻不北畫亦秉燭故事于

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與用相國 廷儒 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非甚

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麻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 台 次輔日直崇禎時泄之親故而上 嘗改擬則曰某



其為之或上自改也烏程志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肆之烏程曰貴役傳逸多矣自是少哉

###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待相國袁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概改所果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擬承噶何如嘉善歲相國曰承噶臣同年也任事

勞苦此其所長若彭文公非其才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理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為下

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面左轄未赴意觀齊撫太宰糾之中遠成工科部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崇旨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微會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

苦

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誑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亦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徵序級上不許烏程擬前籍晚生會閱長洲純然曰前籍未嘗不好其所崇某項錢程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囑烏程其朝搗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前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並罷香山長洲

###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密遠值福相孫承宗於榆關疎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彈文孫笑曰若然幸為薦重第不肯去復經略必喻使君而足下代其巡撫命亦不久入足下理略矣未知巡

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礙

己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某于總陳某使建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款索通賞且伴翰彼情約殺烏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饒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羅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先計擒單橋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箇捨二馬俱解京

### 鄭鄴

庶常武進鄭鄴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啟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抵舍是日鄴傲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曆己丑庶常蔣恬庵

孟

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礪齋汝厥謂以齒夙得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庵不同亡何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總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縉川張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鄴獄論殊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鄴變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 萬俟官牆

灘縣張四知相國里門窺萬俟官牆時人嗤之

###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即召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即賈譽長洲曰此好事何難

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 家居遠入京烏程異之烏程雖陰狡練習朝典人不能給而 上苛嚴細故票擬改至再四不允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 上終不自明必關臣察之

周廷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于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故事稱武進宜興何如也

吏部擬各官罰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獨不填聽 上裁定不市恩怨 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人因力辯引去及再相或言 聖

性嚴取宜興笑曰 上易與也何過慮為蓋宜興潛通官府得其關鍵

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贊贊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他謚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恭敷近虛文塞責於大字多畧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啟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花金以至素銀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關袖中商

泄首罷相

已縣王相國 應 被論命未下遣探聞指違疏韓 上詰其緣於是中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首伏罪相國生克

朱萬年

某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建王招降曾之出城遇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劫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願繼祖代鎮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縶騎先候於杭州謀開劫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宦

至

河南寫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讀佑聖觀

遇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周謀以通賂長安事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化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成矣

生日移質

恩廟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 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崇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 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達以經術第不諳吏事乘擬開用古字往往失表宜興時



規之終不解也。臨稟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當命改票，果命例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為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堂集畫堂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人刻杜吟杜之為言薄也。

###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 驤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驤司辦具，沿為故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物至日藩臬不往，方伯猶狃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

矣

司己卯鄉試錄序列，柳轉運使右叅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誦滕二司則否。

###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敷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鄞為解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如宰予，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關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仲以此損賢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祚，布素宜也。若世間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生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官奈何，驟污我包。

### 長明記

黃先生送吳駸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問籍，則監生涂仲吾果閩人也。召問遺之北行，遺二十金為索，饒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 張春

庚子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寧盛中，誤聞砲聲，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士何春從塞外求救，始追削春。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槐，其妻多矣，蓋洪承疇之前第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遺邊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 詞林之壞

矣

嘉善錢相國憲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邀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問，及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傲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身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敘多遺除之事，並無使人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啟，問忽致門閭尚穢，轉命蔡吳倪鴻寶好壞麗競於雕蟲，王覺斯專做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感，額令刪改，致忤大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慎不其甚乎。

### 館陶全城

壬午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視甚偉，厲聲曰：吾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



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騾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與昇至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略蓋孝廉個儻足以結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頗首揆餘旁晚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問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謹乎天啟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折以為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閱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衝石程章奏編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熹宗實錄各分層翰坊局彙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訂定彙而上之

李

熹宗御歷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身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為意蓋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從御案旁數陳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閣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末規數言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行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 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屢剛之不受忤去 錢塞庵日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果贖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孟嘗次之姜箴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尤

堂婆

太監張義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任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超巡撫張觀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判始愧悔後遷廷自免

盧象升

乙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璫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害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德陷於 得壯井下害金壬午十二月兗州破魯王以派死之得石榴下害金二即最薄劫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日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乎辭以不聞日爾瘞金十三害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厠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按處戊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連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普所供也惡家楊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連吏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表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象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伴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湖陸某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



遂遺金帛餌我道脅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貽  
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越江迎勞  
許屯金沙洲侯派撥近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遠  
口被掠詠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  
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 順陵而省會次之曰即  
上聞關命我日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  
曰駐省會幾何日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  
言叛兵留京籍籍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

空

至蕪湖知非寇也江寧令楊文聰以熊氏年家子求西征許題補職方  
郎文聰即部銜視師欲蕪湖令夏應虞誦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成  
嚴清明節聚寶門啟二十刻遠閉游人爭入蹂死四人蔣子文廟降神  
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直銀二銀隻應二十錢  
墟市空場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却卒懼頃刻推婦女江  
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  
能約束其眾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却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西應其兆  
甲申正月賊陷潞安藩世子 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偽將同飯屋吹

其衣見物所佩大金錢為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蝻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觀數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  
見仰空點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吟盤時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 上召箕仙立帝降書曰大數九氣運遠漢水  
河邊渭水河邊授秦入楚關幽燕寇過數番軍過數番捨奪公卿入長  
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家皇天人皇天大水壓  
入燕地烈火焚燬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煙牛頭下走是荒  
年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拋閉家家命運在天天上又問箕答云等閒  
不管閒事從朝將相面前獨我寫得明白 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空

皇五子慈煥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 上痛甚自禳於奉先  
殿已追封悼王謚曰靈

逆榜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袷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徹之總憲張鏡山先  
生日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經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  
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咸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歎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謚予擬烈宗總憲善之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革僉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明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

六品

棗林雜俎 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不預內臣

歷數

監國儀注

史相國督師

亂階

鄭元勳

阮大鍼

馮可宗

陳克言

黃謝

劉聰憲宗周

朱統緒

周鍾

谷國珍

李沾

名叱冢宰

劉澤清娶同姓

中書一品林超

武英殿

女伎

修史



定策本末

御容儀注

勸進

紀元

項煜

常應俊

勅臣政危

郭維經

王肇基

從龍內臣

慈鑒

北使事宜

周鍾

吳漢

王鐸

款案

張捷

趙體元

劉孔和戲言取禍

尚書史可法

避諱

御寶



選官

徐洪基

民謠

東宮

印報

皇陵鬼撲

戶園

斐書

楊文馳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謠

群忠備遺

大內石刻

王世忠

倪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朝班遺詩

唐世濟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奢象美

追薦疏

偽弘光帝

白門語錄

二

棗林雜俎 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

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

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侍

啓此時何以撲勸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

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蹙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

拾人心及用人之要 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

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

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

以為外用 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

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

念皇遠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

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條例不坐而鴻臚所

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

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

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作非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

士 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 東宮況吟曰不

亦樂乎不亦說乎二字字可玩因視兩講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笑

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監官談逸儒木著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成門 平則門并廣寧門 彰義門 西便門滿二十刻砲聲漸重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重賊環攻有 旨城塔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裏城伯李國楨不登陣

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味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夜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或服可于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 正陽門開遂沿前門 弘高親見至則被

天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藉貫復歷寫合

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學以與扛己酉 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 先帝不幸時首露爛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 先后長椅昇出 先后衣并甚腐身微傷其裳綴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靴漆改殯焉 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添金靴 先后袍帶亦如之 定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

次 東宮亦驟至青衣裹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

至李友處友據王字衛衙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凶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莫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傲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

隊隊騎各五露必押出各臣赴寓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 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

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如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縉紳錄一部殊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誦誦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圍於錄上赴部聽錄注否且回各營奔伏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味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枕坐授注官面西向

宋企如亦枕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勳戚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贖內臣加炮烙尤慘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贖完日釋之李友張 萬 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來再呼 太祖高皇帝追四

十三金又銀盃二人微之不應曰盜死我也 王都等杖斃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宋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 始被拘伴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

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備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啟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

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



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 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天具龍任

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史部即在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

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 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

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

亦跪 東宮乘驟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泪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

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 殿下揮止之自成

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

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初可碎

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

我君父奪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

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

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 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驛出

吳襄曰兒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

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

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

之裏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下大慟 東宮默然

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

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裏首自成令 東宮同裏回營

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

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

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

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奉請入關 先皇帝疑馬以臣家口

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

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耳我兵三十

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

成曰朕回營即發物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

關闕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哺刻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石以 東宮在竟坐地

西向吳襄送席不與馬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滿望三桂即起抱

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吳天遠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

賊洶懼大潰追殺亡者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傳李肖宇口述首

三十八總運騎十七人一家丁二云經我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

人馬擁塞自相踏藉為必逃生言之猶為魂悸

癸未子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

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

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

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老祿少卿李天經李廷鼎同鴻臚寺官八

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益極之有劉宗敏偽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

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

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黎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成門留宰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李友家

有 部主事 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臣復等情時吳三桂

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



不夫 李肖字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字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字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胡辰張總憲蕺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經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經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經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 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偏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將總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馬服手

六

萊匡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命事相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遺上經齋書乞遣部曹往淮為馮澹舟暫還留荷瑛日在京師得奉之八三元平不設元往不復艱貞元咎勿恤其享於食有福留都得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苟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揖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逐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復日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算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 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拮据 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 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

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 王左手掣史右手掣高亦怒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故故時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 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眾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日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 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 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 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躡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等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邊聞 王

七

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 王乘輦角巾半汗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愆之績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筮於食有福隱寓 福藩平陵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 先帝魯密勅此兩人相泣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先史乘乎又勳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 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纓







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唐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榜終誦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偈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叔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道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徽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熱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亦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其在何煩邑屋之紛孳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草上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偪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超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眾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賈福祿僧德宗為持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與婦女人各四五千金積貲甚贖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照機巧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照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卸錢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鏡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觀眾召計沮喉孔昭拉動臣廷攻冢宰先一日欽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壁侯湯國祥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上雖知間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時輕孔昭時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觀相而止明年為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

阮大鍼

上

桐城阮大鍼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史料都給事因投逆璫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倚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爌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馬錢寵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鍼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情不為恥

郭維經

御史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暇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弊習章上又自悔免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計冢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文司馬奏改錦衣衛最令署值南渡遂領縱校為雄職素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妹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恣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劾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論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易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任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歷辛丑進士崑山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邊翰林侍詔侍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馳馬士英甥婿也

三

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錄乙榜亦嘗侍詔侍恭王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初馬士英責數其罪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熾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上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感暑擊毬三人交策不休贊周凝立不動私居飲泣喻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珎昇日垂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恆始雖厚舊漸斥去索原直即市僧亦苦之蓋賈人去責專市僧也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畫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慈鑒恩賜內臣金幣

獨溼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

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資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

臨御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

家思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

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得免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觴輒舉之不卻

淫地縱十月未幾蹈漢成之諱旋幸母恙明年都市榜上供奉樂貽笑

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

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

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澍

歛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親見忤於族走杭州通籍即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粟河

三

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並金錢奪之沐人切齒內

召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

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觀開府借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噉馬

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報示人良玉手書扶重鎮劫之具廷攻也一言

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跪死澍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蒙高相

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寬質庫小才貪

詐不足信也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張兵尋免其官畏禍

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關

湯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權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哀哉

慈鑒

恪恭仁壽皇太后御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為嫡母避寇間闕河北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



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敕衣窄袖微見履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膳三有司供億纒數百簪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關設行帳京兆徽兩縣煤姑扶輦雖集竟用關人入大明中門上迎於午門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纒百餘自立一空舸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憐驚塵鼎沸賜劍刻以九迴瑞雲天開情遙邇而千里恭惟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闡教協敷佐 先帝以咏關雖啟眇躬而美樛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鵲髮添憂閱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轄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之克紹寶祿榮隆爰致弘庥初嘉豹之未窳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樹瞻依時遠近臣往迎遠境俛仰遐邇之望上憑泰覆之馨伏祈德

展體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宇隆恩均履載之規月取先近雲容副觀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瑞恭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再再實切惡於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惟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離川離塗警蹕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福壽就涼 本朝之官慈寧宋家之殿保慶增觀鴻慈之福地團燕喜之懽以上俱予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侍衛司正千戶都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渡河北窰碓駕溝等處及於孟津趁三日至浦子柳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

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監書堂官黃金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且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柳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見窩值賊二十四日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播擾 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金家懼逃五月三日與仗李希楠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諭已即位也常應俊遣舍人關守平見 聖母於黃金家又恐泄還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象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毛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益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新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賊謀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詎異詭異我有老

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至 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兵自衛野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逃近民間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擅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聞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 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爰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該選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 上聞之夜出奔味爽馬士英云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甯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奇謀



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主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藉母后骨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馬無一跡入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 熊少卿 汝霖 貢士 共不應 皇 母后之拘乎 上英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並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懲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

十六

璫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段官絹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履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以上各稿賞指一官費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先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臨北文武諸臣

棗林雜俎 仁集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稿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稿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稿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稿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驛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各稿三金

一驛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驛夫共稿銀三千六百四十

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

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緡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更卒道費三萬金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御史萊陽左懋

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書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

十七

懋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懋第館鴻臚寺懋第書壁竄為明鬼不為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僕被縛不動及遇害北人無不為流涕洪範美蒲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遂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券都人何

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朝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做封

將軍起兵臣復未知貴國之錄故不及命揖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采

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 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

炙吹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木以聞

朱統額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异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額上章力抵新建至以新臺污之

又株引史閣部張家宰呂侍郎等甚眾阮大誠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攝大言須還我柳憲一席竟推 科給事中

周鏞

志其本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誠甚銜之大誠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拉某踵其門誦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帥張明燏而相失明微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速走向容捕之巫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捷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棄市

異議

六

相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生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寫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在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寔忘板蕩忠臣之托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斫斬蛟貪詐並使襄大義翼我 皇明轉危為安匪异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亦立 潞王也遺幕客某覘金陵及 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明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爾容當相示復劉力攻諸臣异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竭解衣連沃 且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 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

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遂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當經杖吳候 駕龍江關諸臣指斥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日同來撫靈劉誠意趙忻城張家宰技阮司馬大誠聯疏計忌議者膠東解相印欲卜居安山謙益恐忤貴陽印之且不祖送雷演祚中時志被逮下獄同周鍾縊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承照總督體統行事聞臣難之國珍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飲笑曰此即一詩目也張家宰再推詞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鐸以 上舊也遷時對家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

九

家宰然之鐸將入朝家宰書規以約東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家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通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乘擬願中登如奪烏程 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財謀貴陽侮之法司委大辟除其罪當作奏誤書 皇下再被詰膠東演行爲以漸退較問其故曰人臣道不行則去毋候人彈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語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中贈尚書謚文正鐸手聞杜子美集嘗見其 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頌神早霞隨類影又一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蓋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改作雪瑞午日賜衣謂何人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全吾花下飲結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全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英道與五首其一陶

一第... 反文小



潛避俗翁未必能遠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稿達生豈足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餘部全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憚監國初經曹止蕭士琦倪嘉慶書史四人不諳掌故後親山家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即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居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家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費多十二金問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仁倫王即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宋之在不能濶也沾無所發怒因許李侍即大器家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圍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快快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言也徐家宰度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費陽誠意及諸臣內特其與援人借名善類求史

相國致膠東書乞命院云不敢失身也拜命都御史尋起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尋極官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為禱極 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成事關封疆股鑿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款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相倫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為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然處此臣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始我國家自有奴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啟二年穢福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達督臣熊廷弼節制而和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遭刺麻僧弔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奴召崇煥授

棗林雜俎 仁集

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伺先帝不之許遂滋 關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前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 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缺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累家遠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腹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違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此款市間 先帝命偵情竟得慢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此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

主

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偏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替者一黜生與馬相倫偕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慢語 先帝知為所紿大恨而款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 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 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為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推牛饌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首長遣網紀一美少年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慈命及慈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衣馬紹諭等抱頭亂亂氣歸恐後尚未見慈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嚙語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

七八七



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者  
 惡其辱國傷體蓋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概不遂下忽於  
 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  
 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領金銀累  
 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 聖  
 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髮指矣越旬日而  
 御史臺陳昌慶廷對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獄語至詞義嚴確盡  
 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天諸明神而獻之新甲口  
 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异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  
 輔臣周廷儒為新甲營解其力而奏謂國法大司馬 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儻奪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廷儒語塞先帝  
 尚以秋斬未蔽辜論臣再核臣於是引居申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

主

失誤軍機者並斬律朝上于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貽禍慘毒朕玩文解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  
 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其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而觀之  
 誅獲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  
 疑新甲所為是人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  
 意一至此也况 先帝為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  
 無不親裁綸扉大臣端端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  
 者耳鼎視我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  
 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人耳鼎謂新甲欺惑嚴疆鏡有英  
 略詢如此自宜 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  
 事而胡以復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  
 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所謂貽

禍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遠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於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  
 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  
 政修德自強之實著而專以款敵為事蓋敵之伴款其愚我也收我邊  
 民畏戰之心他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增講款  
 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  
 後事之鑒也人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  
 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墜為天下笑則使 先帝  
 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極者搢鼓昏  
 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子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雪其  
 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  
 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 皇上

主

若耳鼎構黨殺臣挽推銷骨臣不憾矣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  
 遣馬紹倫曉出金牌書奉旨講和 上聞而惡之楊士德玉堂督馬紹  
 倫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闈鉅麗如京師迎稱天使廷  
 設其盛重送之上轂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揚之瓜州紹  
 倫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八矣  
 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前藉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  
 往瀋陽

名叱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麟貴馮有旨叱其名尋引云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亦函時陽城張範山典銓二十  
 二日劾去禮部顧尚書錫時瑞屏丹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浹月丹陽起



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狗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債者數輩船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攻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并託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並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早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與臺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聞章奏云某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却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孟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戊卜其復用因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淵鑿萃於一身即爛羊不异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忿其語伴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未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寫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字擡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初又硃圈其句華亭已爾庚於汚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刑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實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勳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戲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官例承辛戴金鳳以自別也 上體魁碩一日覽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表骸出若干質弱姜蕤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怒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較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輟悟覆孟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

孟

一句不當有銜壁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可復得抑誰為元宗乎大鍼自負為君子文總自負為詞匠污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噲伍不足論也 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邊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禮部署事石侍郎管紹寧復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指大厠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靈藏身瓦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係部吳主事本奏董其成予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官

秋九月有選官之命慈閣橫擾或母子自到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 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暇命再選初各官必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人寢及蘇杭吳中椒擾 太后侍女金 年十八來自中州珠色也所選並不逮 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殊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

五六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疲於奔命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人樓雉赤頭蟲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蓋天一木宮棧枋牛宿三宮稱宰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莫已午火微未申莫安連江南黃花玉蕊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成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且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夫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一百敬他老

人頭似雪沐梁城中造宮閣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

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崇公官太子少師 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燾經略遼陽後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於鉄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凌濛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出地海寶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寶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堯明年易代公雖不幸勝于士燮之祝

王世忠

五七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元術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上英即種田 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 士英擒賊須擒王 釋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

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糝糝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其權既登第娶王氏其封命  
同邑丁庶子進以故却嗾誠意伯劉孔昭計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  
除祭酒奏辨陳氏夫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陳所生女字玉司  
馬業浩子貽斌司馬揚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為側  
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是同母夫人居非遠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  
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遂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  
好吟詩為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  
升遐日崩進自慚漸際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  
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

天

欲南行可掣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  
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  
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徒闖廣間且行而孟  
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進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  
後掠死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  
遂下法司嚴鞠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  
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  
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骨必雙不可偽  
示法司希旨謂駙馬都尉王昌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末肖且非延慶長  
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  
玉搗殺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歲門或欲諱

棗林雜俎 仁集

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拜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令中官辨之  
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鞠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  
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  
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  
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寃相國  
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  
仲元帖遊留都過金壇于鑿中甫先生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  
鑿過元帖所時東宮初至元帖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  
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  
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僕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  
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  
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遺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

元

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至死之耳明日元帖還訪鑿盡受其說  
云偽而非真蓋怵於禍也元帖還里邑侯林塗子楚來訪問以前事子  
楚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微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  
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州推官彙諸說證之則王之  
明似非度園疑跡也豫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  
人心耳嗚呼日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積已卯夏復學東  
禮位轉贊周下  
吳駿公曰東宮詔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  
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讀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  
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錄官官人自稱本宮閣  
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閣田上志忠入數人俱髻秀上讀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欲讀禮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



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如物讀互誤甚矣 殺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且深然之每講畢 東宮作字或做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違司禮丘 辨視疏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生詐冒下錦衣從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 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裏所手加也云云此書不知幾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綠苔埋愁清漏啣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衾獨之羞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 指 童氏聖諭曰潛夫同卧起穢我絲綸重玷國體大事論其真偽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辱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印報

弘光昔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揖政王購得之大不憚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寄達之遂決策南救

高傑

清湖高傑故帝盜號翻山鷄崇禎四年為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費傑伺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妻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復不令入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礮礮備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漿及孫傳廷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

招下之在徐州附于鳳督馬士英初報部眾三千人及聞軍殆萬人知傑變邢氏贈金珠首飾二付其所掠婦女三十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威黃得功劉良佐顧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判傑死唯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憚仇大誠聞之喜痛報者十金兩人同事異情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卿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入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至還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乙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復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瞿與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奪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道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選閱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出師蕩寇傑雖以危頓感動泣辛泉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御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哀經哭泣聲聞人挺之則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熒之季子甲申五月間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際值 先帝蓬垢痛哭至 高皇帝廟不納又至 建文帝廟叱訖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 先帝極言高傑之惡 高皇帝



日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母憂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母也即魂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尸圍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圍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晚起驚恐不知其自閏六月懼兵焚惟白圍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殿中衣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開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畫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暮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馬士英阮大誠 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 九德

三

崇基盡毀何勞東使西沾 史部尚書張捷左都御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闕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去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 二兇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船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于直盧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 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宰青田助剿賊 盜量移江寧向當富金陵寘田園至是政暇輒過杜墅賓從如市許賤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過年誼西征自效徵稱兵部職方司

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原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遊耳文驄仍治懸益誕放蕪山改南京石都御史草疏劾文驄遣堂史榜其門毋視事

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婿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任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閩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推問梨園歌舞事俄顧郵人錢生曰貴卿金堂山可開鑿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 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刀布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石

路振飛

唐王 率發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遺同知 某候之同知望高驕氣昂省問問而 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 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 王赦出明年入闕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闕求全其家蓋承疇子 在鄭芝龍所 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 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看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念難髮之令士民洵明日上虞副將陳格適至格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格妾冒其名銜入官禾人問格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為為神威集慶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太守石麟曰此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看檢討象美家家即身任象美嘗赴

三



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傳市人烏合眾心紛擊辛卯故監軍 閩人劉復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首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頂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兵兵來北門象美迎閱或言其適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詢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來聞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疏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甌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甄刻禧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叛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 遷王 常涉 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未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

高

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盧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領朱橋其也朱橋則國安元子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在江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身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元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泝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御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夫利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

橫山夜去營二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奔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遠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木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貝勒字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悅折弓矢投刃者無策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 後京羅見國安京命疽發背卒延平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扶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述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主

思宗烈皇帝

暨 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 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與國老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通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愆乏甲楯之仗飛樓櫓于城寶鮮登孤之超距即於次日 聖帝登遐遺孺落弟侯乎考終宴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難者外而輔撥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粉黛六官盡洒鵬鴉之血春花萬樹俱捨戎馬之韉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衣冠復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答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危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颺颺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偏數而數偏天或其法誤人而人悞國當其危前裹而不問實資彼以餼糧入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函谷以無詞直固乘之業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  
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溺無庸手也脫逃便宜之策避狄去卻尚可  
是及姜女倚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就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  
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政效董氏之婁書但得位木主以觀  
天顏惟有贖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收勸代鼓考鐘宣八  
音之過客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容歲帝京夫守總總  
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  
豈不降鑒在殿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  
勞荀知三戶可以亡秦矣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  
金甌限飛渡之長江恃為天塹後為後我迎之以草食空漿后来其蘇  
授之以髮膚身體煙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

三六

邊馬何暇吊舊遊之康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  
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環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  
供寒鴉以吐弁是乃外蛇闕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  
謀是宜卧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  
授首跡於竊鉄之可疑歟及殞身豈其報瓦之不暇某等伏願軍持一  
夕掃除四境之腥膻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木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致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凶茲者  
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焉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  
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木城善哭效杞梁  
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礪胡在在歿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  
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會螿螂之臂亦惜然燕雀之堂遂致長呼  
絕腔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

惡能讀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燐時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  
遮之會泉臺過不速之賓大用金錢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  
附贊懸龍寂滅反於真今也釋粘解縛 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  
同業報中更時償夫別報若得不忍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  
碍脫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寧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寧謠書  
於烏龍潭者疎捕頗眾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 平溪街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履高士美持棒于  
克振司馬喻思恂摩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  
弘光皇帝也偽者伴叱二僧若輩輕言大悞我事上人益以為真高士

三七

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  
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衣冠道 徐輝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  
御朱門雜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  
州巡撫都御史范驥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朱壽  
圖巡道鄭達元以兵入殿上披帷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  
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朱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  
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  
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  
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  
奉陛下偽者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實調鉛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  
帽木板將辛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  
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解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

十九日薄莫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亡賴  
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章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竇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徽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口自成童

三

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政謂單傳聖賢之一貫運垂老日不分畏天

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

孝更無疑

前 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先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史

上從周罵賊 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於宸諸

生也殉之

前 按察副使江右會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

都御史鄧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戶糧州宋師襄

前 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 按察副使三原喬魏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啟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瀟投洪武門河下救出

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雖經泣下明日題白練

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意亡何

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

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

崇禎癸未進士

三

丹陽貢士睦明承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瀆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桐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即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日何事尚欲求

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弓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

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休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藁葬壁

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鬣與死

其心監死其身一時廷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石春坊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愧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頌言從子握手九原

子完瀆風

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泪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殺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泪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骸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旅人憶昔結禱日正當環甲時門楣齊闕闕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閣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鶴咏三載哀我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賢寄謝應女兄康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洋村先生

四下

中閣應有路兄弟竟齊遊肝珍同時盡復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計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獄五日不死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五十三

如皋詩 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許到官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大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

婦朱氏聞來速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然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威暑蚊蚋不侵

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表

以父

任浙西右游擊寓籍閩北兵入赴水

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公未進士後中書

書

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史卒多殉之

林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眾八百餘人備悉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續之題赤壁金公樞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馬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聖

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貞士戊子四月未縛至杭州縞衣襟裙聞題咏

俱徧市人聚觀求楮墨或與之却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 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 神京輒忽云亡歎賊

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難髮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望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蕭

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誠相危不赴為愾語同年包長明 前廣日首得死所雖事不濟莫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

蓋豫定也 行人曰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



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即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  
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  
爾祖於地下祖充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盜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抗死手書曰  
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  
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  
為墟雍雍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澳忍懼怯  
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  
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 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

四三

今父母依樂道遙兮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  
莫向編年間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 渡錢塘烈  
烈雖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才貴  
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麟號慶求原名文治禾郡諸生  
萬曆庚子斥場登赴南武閣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  
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  
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未即倡義尚書日事甚大非草草者僕僥不能任  
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  
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寶續以米困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  
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麟頓首具勒王麾下

麒本東海婢魚豈園帶蟲賴遇 光朝僭僭九命敬應非不深矣國恩  
非不厚矣一朝九鼎傾遺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  
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與論特遣信使德貴宛琰為錦繡於  
朽株披袞章於涸壤可謂新樞弘遠矣顧石麟幼承庭胤長多肺咳年  
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謾言銷  
骨至今痠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宛博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印  
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使新廷觀摩  
必藉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為砥礪  
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膏為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  
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碩廉懦  
立繁漢九鼎豈其証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  
容一皤皤老人卧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

四三

必有琴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龜背之老款詩說禮據悟  
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  
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  
硜硜願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崇爰居以鐘鼓強材得以就道則  
石麟塚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  
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  
令妻女就繼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連  
此數日死稍存巨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  
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石鏡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



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著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

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

天瓦解疇張孤腥腫變土盡胥污敵廬惟願照舊曠召陵共主嗟今無

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極 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

雀孰知幾寇來貢策食紫緋民離師潰成空靡乞哀竇謁甘隼誅斷頭

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飲彼蒼浩浩不可欺

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隨

海弗臨壽棺七日美啣漿形容鵠鵠憂且皇為此身殉資志亡蕭蕭風

木滿泪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我羌留此髮骨報幽卿嗚呼

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瀼瀼 其三有母有母天靡他堅操白節馨

留

椒荷蘋藻淑慎無時 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病自稱未亡

誓清和和九晝我誨痴魔婚嫁兩孤鬢未曙忻然復命歸幽窩哀哀周

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染沙泥其

四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鸞長方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

冲冲匪敢据石致釣翁匪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每憶耿耿

烈士風泪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海莽觀鯨西風度

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蕭然

隨三閭隨波老 其五自序云斷髮無父易社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

之復與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 安能北面而臣

魯仲連義不帝秦盜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傲為五歲惡夫處士法

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

獨為君子應同恨急著吾鞭訂水滑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棗林雜俎 仁集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盜為束髮鬼不作判頭人

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崑子也捐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

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斌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僭夫走小楮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

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擊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

莫泪潜 鄭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季文琦文瓚俱惜死文琦以乙酉八閩准貢

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瓚走秦順文瓚

於己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

一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箋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

史平湖陸清原住浙東至温州聞亂奏賑三千金亡何事讀兄弟自秦

順遊于里丁亥臘月有盜盡俱遇害文琦婦沈氏文瓚婦張氏俱自經

慈谿沈復旋崇禎丁丑進士舉候官選里不辦髮被縛於樹死

定海華憂性嗜古集瓊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

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入坐繫竟被殺夏嘗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

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祭

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楊遵藏於

家 金華朱大典 吳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瑞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 弘光帝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不事二姓承鸞色沮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 先皇帝九壇之祭遂遇害蒼頭 竭其貲購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黃公之僕某乃就繼

福州趙恂工詩繪 自經

丙戌 月

自經

候官曹學佺萬曆乙未進士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傅公壬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賓燕公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戌子秋敗死

周霏殿數大學士周文懿女盤之子官水部戌子戰死 上俱莆田

候官林望子望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鍾跡不一至公

累六

府已卯絀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羹令長樂恭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 葉向高塔 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夏欲贈之三

百金夏曰子望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善亦計倍若授館同赴脩具三

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鹽令大得民和勢家斂庸乙酉

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秋適家貧仍館翁

氏戌子義旅曾空如不應且播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

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

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念慈卒

孝廉 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德建泰夫行上揖政王書應敘建泰

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為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岳夜自經或言其富偵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籍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

沉園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一作東明寺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進山東時寺僧指庵曰丙戌 月 日有二十

二人皆偉幹僕貌免身而入命禾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言卒其食並

恭謹如禮僧昇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從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未殿多蟻虱

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鳥雀無一失鎗仗重鉄度所偏荷皆百

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鉄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

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

所住彼泪隱隱承睫曰吾稷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

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

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擬尊官徐

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若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余何曰

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從所值何營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

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

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迷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

湖州多守兵日吾國欲過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

進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慷慨歎曰吾多殺敵

何益且吾所以來豈謂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并歲若而人殆文

駕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羣忠姑實其死事者以候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

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繼其子救之僅



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乘輿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御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  
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鴈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冥  
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極有項引  
二僕適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哀德甚安  
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  
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新詞焉雖然人有定品  
事有定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 白門語錄

陽城張鏡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數語予學問之  
要嘗曰講學有講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  
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悔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

哭八

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續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

之謂道不煩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說閻羅老子以圖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

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

所格何物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

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眾生俱從淫欲

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

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  
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慎獨便是忠誠 惡惡

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明德即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

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暗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暗不聞上用

哭九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

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糶米雖多必以錢市

眼前景物尚且如此況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

億闔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

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

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

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

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

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



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

上此闢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

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戕取不

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淺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一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

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

得不精精便是一時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人曰苟不固聰明睿

知兩章須合看

至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

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

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忌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忌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

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

便是

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與夫子云久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

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

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

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

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

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

來 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郭侯致

候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至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為泰之始用一

小人便為否之始可不慎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

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括其初五爻自積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

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

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著道

至三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令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陸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陸下擒也此非對君

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學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志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間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思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蕭伯玉士稷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譚宗釋雲

至三

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自悟當下應機偶為指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揚飽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數日此盆景若巧者見之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巧者爰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哀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殿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令人味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

五

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喻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令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即登及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駕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果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生受

身如來說為可憐聞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僧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偵幸欽茲水桐鸞綺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瞻言練若斯此祇洹真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渡脫於百千萬劫聞提慳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句偈於于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貞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人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非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遊戲之跡止

五

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歲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石侍郎張慎言書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揚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耗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



讀此而木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勉強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美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饒有飭有飲有脩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膳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腳腫醢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醑醢醢也管韓諸書則豕豕魚膾脍脍肺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飴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栢菱棋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際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薪夏宜酪醢秋宜棗栗冬宜餅餌也救其精棄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羸鳥膳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佈以爪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著苓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馬殆若辨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單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棗林雜俎 聖集

棗林雜俎 聖集

科擧

貢額

癸未禮闈三改

爭狀元遺戍

南宮傳代蒙宥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庚辰齒錄

焚闈 翰林院秀才

庶吉士一年散館 寬貢士三科

鼎甲館課 戒場

爭解元占席 齒錄聘二氏

試規 鄉錄論表各二

會試錄序 三甲進士刊策

附學生 鼎甲並相

羅萬化 劉珠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省試專遺

楚試不用詞林 程更相目

割卷倖售 韓敬

劉暹 鄉榜填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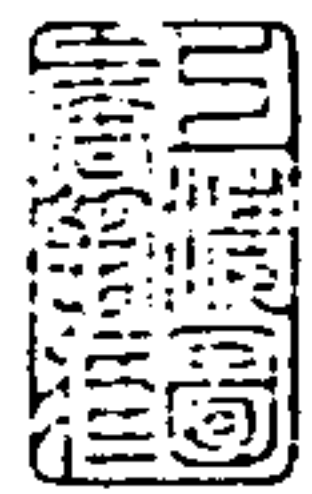
巡撫監試 常元

廷試策失塗注 會試特點同官

管正傳 首輔鄉人狀元

二甲御書 廢卷騰聲

程策之誤 丁丑鼎甲



馮士驛

南園謠

主考宴

解元未娶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武生進士

重舉鄉榜

臚傳

六預鄉房

學宮祀顏子

補榜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唐伯逸

賈魯斥佛

周魯章葺笠

徐樞

李秉夢迎駕詩

楊瑄

王存忠

楊循吉定論

周廷芳

邵寶絕巫

劉大夏格言

萬年厯

馮元龜

進士歸娶

宗室進士

進士同姓名

進士異任

原始

試錄稱臣

三氏學

廣文變例

進士

周壽誼人瑞

鄒傑復姓

遂宏言事

蔡新童婢

于謙

尹恂

王恕

楊守陳故宅

包德懷嫁故人女

陳恪冰清玉潔

潘頊

李東陽佑歌

陳察御史騎驢

王勳嚇鬼

杜了翁言行

桑桂移風社

景陽孝感

鄭慶祛蝗

徐階論士

高拱知人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袁洪愈貧宦

沈思孝在戍

馮少墟規鄒南皋

李庭機鳩工

張臣感慟

唐文徵

顧憲成寡欲

鄭繼之

詹景鳳

葉向高講學

竇子偁

楊瀚

葛寅亮督學

朱國楨秀才氣

董其昌

魏庠廳旁塚

朱良有不受封

熊鳳文不罷選司

毛中丞里居

胡松抄書

王勅雲母

唐樞

張居正急才

姚弘謨迎母

余有丁家祭

戚繼光

申時行李庭機薄殯

李騰芳

王汝訓散貨

陳滄孝嫂

衛一鳳辟狄

彭應參

許弘綱貢子

吳道南

徐光啓

馮氏義僕

丁賓老不忘孔林

沈演四友二老

錢士升

二

三



陳組綬結客

張燁芳

柯起鳳不負丞

藝寶

論幼儒勅

顏子

偽書

王大令洛神賦

百家姓

大學本義稿

心史鉄函

道餘錄

陸夢龍

吳麟徵家訓

王朝堂死孝

宣尼遺筆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嵇康真蹟

雲麾將軍碑

蘇子瞻制義

朱文公集

宋濂

御史試荳芽菜賦

周敘修宋史

張元楨

張東海自題像司空圖

李夢陽論文

江河伏流

王璜雲中歌

徐霖

兩京賦

張邦奇

王道書壁雜帖

國朝人物編

唐觀

蒲陽約史

詩韻辨

楊守陳

李夢陽何景明

常倫逸詩

胡贊

前李攀龍

兩皇明通紀

修誌

王慎中

夏惟訥

李于麟王元美手抄

李于麟閩史記

余翔

謝陞季漢書

無名氏詩

宋登春

陳于陞修史

喻應益

馮元成論文

陳植之

收書法

元書

鍾惺譚元春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穆文熙焚書

春雪詩

明雋

北雍刊史

爭詩

王穉登

周玄暉

中秘書

纂書

文馨

洪範明義

蔣德璟日記

永和宮詞

失婢詩

續哀江南賦

爭妾詩

思陵長公主挽詩

廣孝錄

補盤骨行

棗林雜俎 聖集



監官談遷稿本著

科績

貢額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約閣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堂王謹辛亥鄉榜張唯王輝李瑞張琳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 金華府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鑄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開榜存疑可也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徑照會試名次選授方激王寅方毅俱進士 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 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才子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 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才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才姿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 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甲楊靖為庶吉士寔瑤為中書舍人或以練安黃子澄為是科恐未深攷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十人貴州附湖廣 永樂九年辛卯雲南始開科時貴州未附 宣德四年乙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普安劉

瑄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令貢士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增三人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十二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兩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三十人雲南二十人貴州十人

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增雲南三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曆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五人

萬曆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

萬曆四十四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五人  
天啓元年辛酉<sup>增</sup>新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西宗  
生一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遼生一人不在正  
額  
崇禎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二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三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需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考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

天啓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己卯鄉試乙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輸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災改八月明年廷

試崇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庶吉士四選

永樂二年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王直秦政學徐安吾  
紳彭汝器周忱劉子欽周文李寯張徹章朴歐陽俊盧翰梁任熊直王

四

道曹景暉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柴廣敬張宗璉田忠曾與賢洪鍾洪  
順余學夔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昇嚴光祖余順段氏李貞江鉞  
章敬倪維哲許瓊陳敬宗王仲壽李迪長添祿李時勉楊榮並習文湯  
流王英孫奉余鼎李永年表通周遠鍾旭彭禮戴汝演並習書戶部辦  
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楊寯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徐敬蕭寬褚讓獨孤樂善  
陳士啓陳綱董鑄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趙濟劉嗣尤儀劉登黃  
揚俱改庶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魏騏吳惇添霄趙理趙玟韓  
庸史彬徐觀英靜曹彥昌陳旭田增羅處富邢旭曾恕王宅葉貞陳興  
俞禮趙濬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睦楊儀馮諱原性為庶  
吉士



六月命修書庶吉士獨孤樂善陳士啓肅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孫子良褚讓吳惇魏驥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十四人取選尚遠歸原籍舊京詞林志

爭狀元遺戍

永樂四年丙戌莆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庶吉士陳實自負其才疏取狀元不公 上詔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贊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為問及託里鼓論 上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實對曰聖人之育才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通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侯故杏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教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門牆列名姓於廊廟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

五

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鄒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領學而為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赤離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處或學君子或務自修壞駟亦樂效孔忠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右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哲良孺原亢籍步叔乘或敬治己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孝弟以體悉聖心遺患難而能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白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渝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張學父聖學左

之邇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復首狄黑奈商顏之僕燕仇秦非馬仁孝修而貌如愚麤鄙變而志仁道孰若高崇公堅定鄭國樊須馮避叛兄而能潔遵善誘而德馨司馬村與顏子柳耳至於白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問詩禮而喜得三公與與陳子禽耳至於顏會廉潔任不齊叔仲會却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噫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與夫斬將奪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為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光武為必可為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危懼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為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擊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侍士卒

六

自古惟仁將能之而祭遵王霸克追焉秋奔次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秋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却彭嵩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社稷應赤符而擊五校吳乃撫劍抵掌志驅伊吾之北者滅官馬武也岑彭姚期乎西蜀而斬王郎矣乃善治郭襄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壁也景丹傅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帷幄之謀為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於有終者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冉黨大三人者將以為是則德業間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者將以為非則并畫於堂一體崇



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母待王者觀聖賢者慎毋以七十二賢為絕德當如宋即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崇祀之列觀雲臺者慎毋以二十八將為奇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于畫圖之選者哉策上林環亦條答詳悉竟以廷爭違旨永成邊衛實赴衛亡何卒二子繼沒時夕補到衛歟死累及旁支嘉靖間始開免福州府志

又實諸生時上官謁文廟備實贊禮值大雨擬拜階上實高唱曰拜下禮也上官勉下拜已升明倫堂命講大誥以難之實曰此朝章當立聽上官竟不得坐

庶吉士再選

永樂四年三月癸丑選進士為庶吉士江殷胡啓先孫迪張叔豫李岳

七

潤陳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曾閻盧永黃獻及修書貢士朱紳復選進士黃安王資益黃信功黃所載鄭回趙圭陳夢京羅仲深邵輝吳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實謝霖楊復王淪樂時逢劉本黎為庶吉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晒余彝互傳代策御史送禮部請鞠治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科

習譯監生

永樂 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 以弁競革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尹昌黃瓚趙 陳睿傅綱黃回祖入乙榜

貢士龍文章瑾李滄梁蔡黃平陳詔田鈞李浦王熾朱全哀和林同崇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相左黃與李奈王佐鄭觀胡如楊趙象蔣榮祖命改進士為庶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尚書龔義揚士奇楊榮郭璉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瑄賴世隆吳節李紹萬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寶鄭建方熙何宣為庶吉士學士王直教習

己酉諭行在吏部尚書郭進選外官有文學者明日奉引六十八人命楊士奇楊榮試之 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維超訓導婁升改進士為庶吉士

庚辰齒錄

天順四年齒錄閣臣許彬子起刻兄越奎文閣典籍進士仁和汪諧齒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八

焚闈

天順癸未禮闈火貢士焚死百十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倫常熟徐侍郎俱若有人提出之者餘抗葉御史稱夢神告以裏緋而入及潰危史卒謂緋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榜眼休寧程敏政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鈺

庶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庶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授編修吳希賢授檢討劉瀉改中書舍人張敷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己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黜故事禁入試請寬明



年特許一科

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地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庶吉士併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并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先後鼎甲不課萬曆壬辰後選館概課鼎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占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景謨第一沁水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階

九

而升請與舉謨角主司慰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酣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棄官後服除起寧光州守不赴已謁選騎出歸德舞雙刀陷淳中伏刃死年三十三亡子倫醉即矢口成詞邑妓孔留性敏記立被之絞索隻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樓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齒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黃仲原聘高氏太監劉瑾強以兄女字之齒錄刊聘高氏劉氏大賓奔母喪道卒劉氏嫁關中士人坐瑾黨削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 明朝先以監司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時不用梵天仰聖見董穀碧里雜存

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 羅 刑部主事屠應璠鄉試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霍韜撰略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子賢才社稷之隸也聖主求才為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為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為私用我百執事其政曰士錄我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翰躬誓心下衛民生上

十

衛社稷圖報 聖天子為帝臣公臣毋德舉主偏曲何北以獲戾社稷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慎諸

正德甲戌科霍韜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萬曆乙未科史科都給事中 楊東明分考不受門生

三甲進士判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樸三甲出身 上善其策命鑄於一甲後

附學生

寧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殿百人宣城八十八人南陵涇太平各七十人寧國三十人旌德四十人又泗州志嘉靖初侯定訓著盱眙附學生僅三十人乃舉子弟可百人教之明年夏補諸生三十五人餘督教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寥寥也

鼎甲並相



嘉靖壬戌科一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

萬曆丁未科一甲黃士俊張瑞圖施鳳來

丙辰科一甲錢士升林鈺賀逢聖以上俱入相壬戌固極盛而丁未諸

公頗有遺議士升丁酉歲選太學久不售考選例當縣丞而止乙卯舉

北雍聯捷躋於政府

羅萬化

廷試策進呈必書法潔整隆慶戊辰科閣臣進呈 上疑首卷有私於

二甲卷 得羅萬化真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又莘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因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執友江

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勛名青鬃少

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書欲知座

主山為壽先看門生雪滿頭

萬曆乙丑科睢州董又莘時年七十應南京大理寺御年殆九十祝復

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睢州劉准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

尋得揚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大字遂不取

冒籍

令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嘗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

多就開封府寄應徐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使各路轉運司類試

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賓轉館於歸安重宗伯

家笑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卷

瀛國祚第一李君居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甲乙也木器

慎涉幢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則文肅所著

殆未之改也九我躬第後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

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

後非豫兆耶自是確洽無間

省試專遣

萬曆乙酉始遣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教職由監試御史所聘藩司

提調臬司監臨彌封謄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議拔簾內

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遣內簾始肅又 巡按御史邵梅墩 監

試江西令內外簾並用珠卷

廷試不用詞林

萬曆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 吏部左給事中葉

繼美 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程策相同

萬曆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邸乃霍文炳故居寤金若

干坎之為巡城御史況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昭南京河南

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給事中劉道亨糾之南京主考左庶子朱

國祚右中允葉向高河南主考尚寶司卿蔣春芳戶部主事李長庚

割卷倖售

萬曆丙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鏡舉順天第四人本德游選貢馬顯忠卷

割贖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部謂無例

且末策非其策而止

韓敬



歸安韓政嘗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歷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改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眾敢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選

庚戌分考諭德趙師聖得會稽劉選卷薦第一主司嫌首表過奇抑莫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選終不第言及輒墮涕

萬歷癸卯江浦趙體敬丙午長洲陳元素俱擬鄉解不果

鄉榜填改

萬歷壬子科四川第六名王應熊候填周繼昌放榜後 推官楊一鵬檢舉御史彭瑞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走訴京不許主試兵部員外郎張應徵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八月南場分考當塗知縣德清章嘉植填榜四十九名詩經荒字十號 候填春秋

荒字十號曹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尹張積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正除名嘉植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歷乙卯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奎鳴代 監試

需元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情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日一蒼頭喜甚即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姓同已觀榜者即拉同爾一家安得兩捷乎即詰責被掠微吐其情亡何事敗并革第六名趙鳴陽長安以戲子戲曰斷公絕六

廷試策失塗註

萬歷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悞筆以塗註不便進呈例任之果

第一其後論者謂謬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讀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許之也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陽悞易易榜眼吳偉業策唐之穢騎驕悞驥 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啓對策亦悞筆同年包爾庚戲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啓壬戌科閣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閣 上點宗彥忍及朱國祚非所推也顧以是不懌疑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謚文懿朱公子爭之得益文恪

管紹寧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 上閱卷不懌遽拔其次抽餘卷得管紹寧策內誠字欠一 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 上遂加一 真第三紹寧因號誠齋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宜興陳于泰為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元策另封有二錦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兵閣擬于泰偉業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興縣人不覺汗出浹背辛 上不問偉業謂周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狀元天下其謂我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吾弟首臚雖辨之誰為明我者先是周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廟陳氏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佞誕亦不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 上硃筆蓋鼎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首擬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 上不懌嘉善錢相國搜卷得杞縣劉理順條對詳瞻但多訛字 上手訂焉拔第一



廢卷騰聲

崇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明興聞廢卷麓中有聲即檢閱仍不錄其聲加沸再檢再廢麓聲如初忽卷躍麓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世泰也見世泰問其何德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廣問之曰向不二色

程策之悞

崇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節傳答之內有節茂七劉六劉七之寇夫火節在成化時節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德中誤甚

丁丑鼎甲

崇禎丁丑廷試閣擬海寧陳之遴無錫高世泰廣昌劉大年前列常熟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遴卷上不一語讀大年卷色忤讀同升卷云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員陛下耳上善之拔第一次之遴士春二甲首世泰

馮士驛

吳縣馮士驛善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或勸之應北闈果豫薦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必第矣叩之曰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果成進士

萬年歷

崇禎庚辰科上嘗閱萬年歷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淳風注每朝各四句本朝末句魏蘇困注魏氏蘇其困也廷試後召對諸貢士通州魏藻德敷奏稱旨拔第一尋超拜相藻德初名嘗有鬼自後呼之日藻德因改名

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官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

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颺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颺被召對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娶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己丑科榜眼定遠苗表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閩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寧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榜眼長洲陳鑑年三十四

平越黃綬懷安謝塔博野劉吉襄陵邢讓俱年長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琛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寧許元金年三十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年十九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丹徒唐鵬信陽戴冠弘農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華亭徐階年二十一涇陽秦世顯錢塘孫繼魯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荆門羅博晉江蔡允康梁懷仁歙縣程尚寧鄞縣陳東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騰蛟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拯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豈城杜拯濟

南張潛餘于李春芳

嘉靖癸丑科曲周楊一鷄峨眉首廷庚龍游陸瓚

隆慶辛未科慈谿孫成名錢若賡高平劉虞慶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熹番禺謝典思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欲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家

萬曆乙未科羅山劉尚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荆養喬

萬曆戊戌科成安王家瑞 晉江林喬相進士歸賢容汝某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史起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侍問

萬曆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七

萬曆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廷儒

萬曆丙辰科德清蔡奕琛

萬曆己未科武昌彭祖壽

崇禎庚辰科宛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 縉年十七

吳縣劉 昌年十九

金州蔣 冕年十五

南海馬 拯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 年十七

宗室進士

溧安商 輅年二十

長寧周洪謨 年二十六

慶陽李夢陽 年十八

銅陵余毅中 年十七

浙川全 燧年十九

宗室鄉舉始天啓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啓壬戌科 朱慎登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鈺列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人給

假三年奏復館員歷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鈺初名鈞皆庶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本館候本國中尉

華陽朱奉鈞初名鈞皆庶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本館候本國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鈺輔國中尉

澤州朱允鵬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壘

癸未科南昌朱議汴原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鎬

覆山朱鼎姿

陽城朱廷培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曆丁未科進士江甯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春葉景壽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正統辛未科兩楊瑄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六



成化壬辰科兩洪漢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瓊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曹鐸

正德辛未科兩王璽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三張淮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嘉靖戊戌科兩章煥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曆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曆甲辰科兩張錄一大名人永樂 司參政一沁水人以御史殉

遼俱乙亥正月二十八日生科第子女皆同亦一奇也參政前守交州

有登岱詩後姜士望仗君重沁水勒詩於石不知其快

崇禎丁丑科兩陸自巖

崇禎癸未科兩王日俞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 附錄舉

松陽王景科進士

程宗官翰林編修

成增官

俱闈為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 黃讓官工部主事刑籍善醫後除太醫院判

成化辛丑科進士江寧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使歷

中都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官籍定州選庶吉士改禮部主

事坐免襲麻哈州土同知

天啓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

改 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祥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

四川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璉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成化 貢士王宣龍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己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隆慶元年丁卯福建貢士蔡夢說襲龍巖所 千戶

又闈隸林觀事 文皇於潛即累功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嘉其為寶

命署禮部郎中奉使朝鮮 仁宗即位勅鎮陝西宣德初召還仍掌衛

事以金吾署文部尤奇

重舉鄉榜

洪武癸酉科吉水曾扶舉江西鎖榜同輩請之改名高乙酉又儒士登

科矢志不仕

永樂六年侯官鄭瑛以儒士薦應天癸未進士坐違例謫武當山督役

至十五年丁酉復薦湖廣

景泰四年順天解元盧陵羅崇嶽冒香河籍被革丙子復舉江西丁丑

進士歷兵部郎中  
仁和汪諧歲籍順天舉景泰癸酉科被革還浙舉

成進士歷禮部侍郎

會稽陶大順歲籍順天舉嘉靖癸卯被革重舉浙江戊午科成進士歷副都御史

萬卷乙酉科北榜餘姚胡正道自籍辛卯改王國昌舉南榜官郵錄教諭

又洪武三年詔開科內云仕官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官者不許應試而是年福建鄉榜闕縣陳信林文壽並元進士再中式信之懷安學文書長樂學建文元年福建鄉魁第二人莆田林泰元闕縣知縣夫建文初扞詔容有之開國始事不應沮格殆不可曉

優免廩生

主

舊制廩生斥退者仍追廩米甚苦之成化九年北京提學御史閻嵩錫引考察斥官為比免追從之

莆田科尹之盛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一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 其昔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 選歷

科程墨始萬恩庚辰錢塘錢毅毅說豐稟廣貢官曲靖知府 會試房

刻始萬恩壬辰

廬傳

鼎甲廬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向席

特威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邀京兆燕之榜眼探花不預 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上管筆抄卷在中極殿左

庶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宴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輩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也萬曆初 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後各省錄序俱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瀾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調荆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又分考應天凡六預鄉試

三氏學

主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即孔氏裔為之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學

學官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 泗水志

廣文變例

天啓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日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日梧謂初受秩吏部給邊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被劾去

崇禎癸未八月許應天府教授晉江何九雲會試俄登第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尚觀法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潘生館尚氏冒姓尚觀升補諸生是年同雋主考黃道周嫌其昆季以觀升改觀法觀升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書山中見人展



一續云天榜也問以己名曰爾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楮幣度謝果秋捷謂前事誕不足信又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家遺矢一鳴不聽禮聞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遂怙怙不自得以死

### 進士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雄州剝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則不相貴感而塞舉貢之路嘗見鄉學如著議以為甲乙不甚相遠請每歲鄉試計偕即奉廷對間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其存者即盡以甲次授之官庶幾用其敏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彥明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驕怠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深淺才有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進

三五

勉力而不能自己前人立此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學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為是繁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人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感銳哉今之諸生即秀士也應舉者即選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來自成周定自祖宗慈能廢諸蓋請以復會試每房取正榜十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乙榜合之三百六十八人正榜則上親試而分三甲仍照選資乙榜則請以六十人任州以二百人任縣以百人為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初除凡揀選就教等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就試乙榜有不願就者錮之終身此汰比之學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馮時可

### 先正流聞

#### 宋濂攻苦

宋潛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研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忘錄畢走送不敢逾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屋室立侍左右俛身傾耳或遇其叱詭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或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肢僵勑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緼袍敝衣處其間無作色云云噫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 周壽誼人瑞

志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按壽誼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人瑞卷士大夫題咏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夫天下為無罪惟元興最為事變嗟乎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觀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昆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則又不獨為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仙居典史嘗謂取民財如取鷲鷲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滓仙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 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 臣祖孫福謙峽人也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 臣附餘板得活備於登人鄒義時年十四養為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進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諭毋忘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圖訓子綱約輩皆儒業論以沒後當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汝後魯卒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煙焚其室 平樂府志

選宏言事

錢塘選宏弱冠時以郡諸生言時政得失 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選貢終松江訓導錢塘縣志

周魯章衰笠

新喻周魯章文瞻洪武末舉明經召為選部主事不就 上賜衰笠令歸教民稼穡因號明農隱逸 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父為人醜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三年家童阿小年十五禿髮稍識書籟天未白主寃積麵作餌携之乞食至京擊登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主母焚燒恃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侍風雨即孝女不啻也永樂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贖其婢年至九十二 崇德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拱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 上聞其老詔出官人陳氏偕內官陳福袁亨給事明年致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另一城侯遷葬訖啟視子冕得書移葬如命始啟藏則述地師事也不半載遺禍今書稿藏於家 張元咄說

李秉夢迎駕詩

土木之難李襄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善迎駕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 上呈出紫臺羣 潛跡歸朔漠六龍回駕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 晉縣志

尹恂尹直先

尹相國文和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草蕩大使廣東瓊岐巡簡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 死夫尹氏歷城人

美

吏賤役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戰沒不求卹先輩雖窮貴于戚屬無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纔入科第戚屬借粟監例貢輒思丞倖京幕蓋以吏進矣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為功而楊公之勒一字無存感更為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萬曆乙亥僉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口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尋疾作禱之始愈 海鹽縣志

王恕

王端毅家宰日有御史李興巡按關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詈



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又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議輕薄當斥公奏興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惟銑注端毅配蓋夫人繼張氏文氏並贈一品夫人按成化四年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絨娶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云夫以端毅之賢言動不苟臺屏風間斷不足信

###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付兒曹休指望好將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仙居縣志

### 楊守陳故宅

楊文義故宅在鄞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籍蓋七人有野史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薛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壘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

毛

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史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史固辭而公

### 楊備吉定論

楊南峰先生作子胥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腕可斷筆不可改

### 包德懷嫁友人女

蘭谿通判鄭權溫卿記卿先達包侍郎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主事疾革往訣主事止一女以託侍郎曰諾既主事與妻相繼沒於京即侍郎抱歸其女囑其妻育之如己女後女長擇婿祝氏將嫁侍郎居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篔簹分隔其廳事為三間已處左妻與女處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長號慟哭然後行聘遣嫁奩具皆備金華府志

###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字敬亭也一日讀大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請教其子對以往役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發呂溇野集

### 周鑑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覆幸亡恙陞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鄉人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並有雅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輒咨此三人也

### 陳恪冰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方伯家居歲歉饋粥不給薦者謂冰清玉潔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夫

### 邵寶絕巫

無錫邵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渡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誑言禍福邵以惑眾毀其骨督學江西携試牘歸家久而紙放穴地瘞之

### 吳翰詞

吳翰詞字子修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棗陽縣清約節愛不附權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嚴嵩勢甚御史報命不勝賂翰詞遠乞吉杜門結友性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斂以斂緼今棗陽雲南皆有祠

### 潘頊

淮安潘中丞頊丁卯舉於鄉即守趙公俊書聯取功名富貴屬對頊舅氏少司寇虛齋葉贊過而見之歎曰曉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頊



聞教悚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貧甚即守憐之令抹詔屬邑例得津贈信却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盡主其說貢南雍祭酒湛若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主辰登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株檄即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闢桃園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行明理通世務在挑留十八年年七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挑留十八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挑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卷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

无

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其惜况官貨悖入者乎

李東陽佑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邵太常國賢崔即中世興何即中子元等酒半李曰國賢吳人振之楚人聞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詩數十首俾歌之陽春堂集

陳察御史騎驢

常熟陳察明遠任御史按蜀乘驢布按皆跨馬減其駝從按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或成化後事浙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某呵之問所起對曰即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魏庠德旁塚

崑山魏庠子秀紳資任光祿寺典簿其廩事旁有荒塚邑令郭楠造而問故對曰其子孫故舊之久矣予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骨於水火故

竄存之令歎曰杜氏之葬在西階古人之義也不意今日復逢於君咨嗟良久而去歸有光集

清史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華陽縣歷崇德遠南評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遣孥歸單携二蒼頭之任闢園植蔬自奉儉約禁絕官市常俸贖之帑間出以賑困乏性嚴峻蓄家人少恩二蒼頭日吹脫粟數合鷄衣拮据憤恚不得逸一日乘守約履刺殺之僚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遂死檢所遺性二敵醫隱中書數東傲裘敝襲而已衾褥惟幄咸綴浣汗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地封不受竟明

字

杜了翁言行

廬山老儒杜了翁 曰道在論語言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有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吾不願聞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踴選司

熊鳳文以 推官行取不踴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能不踴滕文選令為御史肯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 貢士官大名通判廉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天錫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淳朴業惟耕讀確有古風比年喪亂不古俗信浮屠誰惑於始死及七七日期年除喪飯僧道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云為死者減罪生天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對燒



春磨受無邊苦是以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齋類蔬果經資之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蟲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談經饒金飾備備器務為繁勝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合血氣知痛痒剪爪剃髮而灼刈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判燒春磨將安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耳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為君子而例視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滔滔奉信風靡無已桂等生長是却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之相為立禮社名曰移風鳴呼風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為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則澆必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誼毋懷彼此毋間嫌隙凡遇鄉鄰朋儕之喪務為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

主

文公禮制為準熄佛老尚哀戚貧者喻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匪勉戮力人心欣動舉知為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正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耶患難相助疾病相扶道義相尚志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齊於古人芳聲耀乎當時而天下之風亦可移矣夫子勗哉

韓昌

韓昌洪洞人世醫昌精其術不計貨施藥先貧後富嘗見御者卧道中憐之診其脈傷寒為移燠室藥之汗愈乃行資以粥米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遇異人授以秘術遇疾不候診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廟七歲誤吞針釘昌曰此兒不死毋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生貴子後釘果從腸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尚書

棗林雜俎 聖集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義以南京督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柁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蒞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官何尚蒞屋曰自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久外未治室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予師張先生尚健友人董某姻家王某並尚在與割雞渡酒以熙餘生耳涇野集

景陽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陽母陸太安人晚瞽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於京師復明昔庭萱倏大如杯初司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年不花至是花緒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太宰少貧無書時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理天

主

下在是矣

鄭慶禱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北來蔽天日丘陵墳行麻沸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競野君簡勤敏吏民十數輩部分之令各詣蝗所打捕張幟縱金舉火開塹又嚴為禁防俾勿擾蝗為害其冬下令國中曰蝗善滋之必遺種茲不捕害將何極其發子毋俾流毒於我茲土得亡算明年蟻果生息至春編野復令毆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庶人在官者悉罷遣如初僅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蟻斗者官與穀五升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蟻數百石蝗倍從種幾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做怨謾而潛膏隱澤其被與晏不斟矣 滁州志談遺日崇禎辛巳嘉興亦募民捕蝗與穀竟升合不給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廩生周官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



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即與錢百文人爭捕之不旬日以錢百千買蝗千石邑境蝗不為災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唐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為腐甘美非常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聯姻富室不接衽山人便是端莊之士馮元成集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旦夕金紫矣思承曰心首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三五

唐樞

歸安唐樞一菴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謂曰何謂也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較須先學他犯字李樂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荆川先生論易文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拱立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日囑得之並扈侍郎其一中丞沈繼山先生說

張尚書學頽命事皆贊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錢御冷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議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專注謹之答曰君且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非同戲謔

山陰吳克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咨訪呼為吳學究蓋水滸傳中智多星也俺答孽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克曰可受之有喻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頭須大金大籠文襄意遂決後文襄罷江陵盡斥其黨獨克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克江陵曰吾固老之但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速把亥擾薊鎮江陵語象宰為我致吳環洲能出鎮乎克聞之曰某効塞上久犬馬猶暫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

三五

得報曰否否此原環洲意可再質之象宰告克克謝曰往疏雖及此第薊鎮威繼光遠鎮李成梁兩大帥未易節制須尚書銜江陵曰不可第往勿憂不尚書也克出鎮薊遼事定果進尚書終江陵克無纖芥之嫌錢御冷相國說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肯選司却席請問曰其沁水劉東星乎東星在浙藻鑿得名歷總河工部尚書張鏡山先生說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青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做東坡解帶事奉世廟所賜蟒衣一襲付僧圖寶留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露冷宿雲華快館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曆丁酉大宗伯陸平泉樹聲年八十有九出衲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曆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為乞緣嘉靖丙午李文定春芳將入秋



聞宿向容 寺題壁年年山寺聽鳴鐘  
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留  
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  
及入相歸解玉帶留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袁洪愈貧官

長洲袁安節清介絕俗雖善嘏貧不屬  
每市蜆佐酒可竟斗許門生  
嘗餉十金輒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  
交其貧多錄此訪王元美留  
竟夕俄接家報中數元美問之方負進  
二十金見迫即代償之以盡其  
權後解南太宰薦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  
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金用得着喻叔康說

余有丁家祭

勤絲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穉時育於小江里  
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

主

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憐憫父  
鐘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因義起也

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  
修分闈拔有光弟二

沈思孝在戍

萬曆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電衛游某山剝薜見石刻翠  
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傳鐫宋某年月日因推今日  
正三百年也巡臺徐時可敬辱之示期聞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路罵於  
演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堯誨檄高州同知劉石令以成見純父應  
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噉茗失臥碎地責中軍曰  
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通幣起居且致賀必求面純父行迫不住遣  
蒼頭報謝賜茶中堂語次泣下姚叔祥說

戚繼光

戚少保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有祠總兵尤繼先之任不拜  
祠 除夕公庫災獨題梁入銀牌存牌重五兩題梁年月少保所記  
也繼先歎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皋

鄒南皋元標居鄉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  
一事

申時行李廷機薄殯

吳縣申文定相國捐館屬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殯並非川木勿貽我  
媿

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繼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  
生清節囑身後棺止直六兩不敢背其治命

主

李廷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騰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  
內相大臣為政彼但宗已橐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  
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  
俟彼分贖

趙大華

萊陽趙大華任鄆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勸諭夜行潛聽有紡績聲  
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  
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  
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



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向使侍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復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張巨感傷

麻城梅衡湘中丞國棟筮仕固安總兵張巨過邑彼宿將逐虜棒槌崖殪數千人時繼其冒功公獨加敬張驚問答曰棒槌崖之捷從來未有我輩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某雖即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賞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即後益貧授徒里中自給室不能牖填輪道照農具雜陳了無官緒 張鏡山先生說

主

唐文獻

上海唐抑所先生署翰林院篆沈四明當國移檄求印額稽之雖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留並未嘗請命 錢御冷相國說 唐諷文恪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澹孝故

淳安諸生陳澹父性嚴事之甚謹廬墓三載奉庶母如嫡撫庶弟孤姪晚歲手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故堂

顧憲成寡欲

無錫顧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崇於狐間鼓聲堂上曰尚書正

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峴太宰留意品鑒典銓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爽

彭應參

萬曆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尚書份范祭酒 應期並怙勢打網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詹景鳳

詹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凡部曹謁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即於儀門外延於別館詹謁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拱立直馳中道抵門跨閭而言曰敝曹統領縉紳闈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徇海公事詹切責之

主

許弘綱責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召責其子私權杖之

葉向高講學

葉臺山相國見鄒南皋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子只講關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悞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閣羅王殿前對不過者皆不敢為鄒笑而是之

李九我相國 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向嚴令人不敢強子面善無以謝其求也力不能兼可廢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善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詞林須記三事不擬試目不受門生不出游廬保名節

寶子傳



賓子傳可揭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遠石轄以御史沁水  
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廉如水賓自  
是結議解官去不復出子傳萬歷壬辰進士

徐光啟

華亭徐文定初以右春坊右贊善兼 道監察御史監軍出倉卒特

授廉從不備自募人肩輿

楊瀚

陽城楊瀚神觀頌偉萬歷 舉於鄉宰寧遠為盜藪治尚嚴細道不

拾遺調良鄉亦縣衝瘠其治如甯遠而稍馴之民犯博者褫其衣給驛

卒自題門帖曰門如市心如水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為奏

最限乙榜量移南京大理寺 評事在時為右遷尋致仕素善酒嘗飲

邑令張文運張連浮大白歎曰令君可人

无

馮氏義僕

華亭馮御史恩次子 可家幹馮良託以筮輪 可没子大夏蕩廢棄

其家依妻金陵十餘年不歸良每歲收田租易金即匿藏之不一錢

良久覓主歸以所積萬金還之大夏遂為富人後大夏沒諸藏金為他

房瓜分良又不取一錢人稱其厚良子三皆諸生孫明珩天啟壬戌進

士 德御史 良原趙氏

葛寅亮督學

錢塘葛此瞻大理前督學湖廣每行部謁孔廟輒命諸生講書次第數

十人默定優劣有講回之為人也節聖人撒手是道賢人尚差一地

故拳拳服膺葛大賞之

丁賓老不忘孔林

嘉善丁清惠尚書年八十八崇禎庚午三月持北謁孔林償宿志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

是老秀才近來庶幾葉臺山無閣老氣

朱氏世攻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攻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尚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守永老畢司徒三才李宗

伯騰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二老俱萬歷壬辰榜崇禎初起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為異人夏給事子暘使琉球

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塞菴相國 先疏御令 曰士大夫居鄉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

早

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弊

耶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

亦拂己之性

經正則庶民興文熟則名臣出 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菴官兵部 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勞以金

帛及卒或欲收其客為列校客曰我等殺於義為陳君效死豈肯仰文

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餘姚陸參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閱軍令七校各魚貫進身坐貢院

門禁闌入初軍多吏番逸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百人閱試

止五人立新拱北先後汰萬人

張燁芳

山陰張燁芳曰人而無友不如仇仇亦足祛人眉宇間凝情氣 按燁芳居嶧陳都諫爾翼都諫熾熾時大不能堪俄都諫以黨敗燁芳成進士嘗演魏忠賢諸劄陳隔聽亦不能堪燁芳官給事中謫壬午補翰林待詔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冠徑人令諸人戴之俱不合獨宜於張被殺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茶插在人家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留在家堂看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八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

聖

本之計安穩者數無如此者詩酒聲技非今日事

柯起鳳不負丞

休寧縣丞柯起鳳四川人以康生膺荐不卑其職才守自厲遇事敢斷凜若神明臺司委決無虛日聲出令長上為各司理所嫉構之去即人祖送傾市竟任不私一錢吏部尚書鄭三俊嘗追訟其事

王朝堂死孝

流寇陷太康諸生王朝堂以父中丞 樞見斫拊棺拒罵被殺棺得全

藝實

論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論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為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標以青山為屏障此雖無益文尚有理其云白雲為藩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還曰讀 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間沿誕設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

聖

在野草閑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偽者真東家止即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偽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懋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吳美冠顧黃 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 卷鶴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 海鹽縣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成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表康偽吳越春秋



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彝偽於陵子

稽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穡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助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寇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卿驛舍裂為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輩貶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四三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吾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吾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曰是城吾之道也雖勞而不怨曰盟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為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洎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象三三賓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人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鈇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智井得鈇函重檜啟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鈇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啟函也

四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八明劉伯溫選定為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丙戌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洪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莖芽菜賦

蒙城陳嶽薦賢良方正考選試莖芽菜賦嶽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翊日請



於主人日子居上都俛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  
 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燧人作備庖人之初曰哉  
 曰嚮日奉白芻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程唇豹胎之鼎熊  
 掌駝峰之厨趙普擊噉之炙何曾鵝掌之殊竟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  
 燕髀鱗餘 吳中之膾釣松江之鱸駕醜施蓼雪蛆侑俎菽蒲羞蟹芥  
 醬滌醢至若橙黃而螭螭實荻綠而河豚滫黃雀入幕之子烏雞啄粟  
 之雞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  
 酌豔曲吟唔調嚼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腥之為味而不知清  
 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薇南山採薇法堂堂北襟芹澗渭  
 烹綠葵之嫩葉僂白薤之芳蕤補羸杞移繁蕪磨姑縷分於淮術波稜  
 寸斷於躡趾酣糟子薑之掌沫醢新笋之綠梭魚子子苔脯乳蕪特菌  
 九茅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鏢冰壺先生之釐至若錢塘之芡苳商山

四五

之紫芝大宛之首蓂二蜀之雞枏揀擇加精調肺得宜香聞爽脆味適  
 野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嘉品喜溢頤頤顧翳黍之徒餓笑  
 首陽之空饑視彼蓬蒿何物蘿菹奚為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為美而不  
 知近之為奇主人瞠馬語塞拱手噫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  
 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  
 長珠糝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  
 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  
 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數食而不厭雖以赫乎柱  
 史之嚴每嘗寘之於齒牙為兵憲臺之遠亦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  
 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糜食至於滌清觴漱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  
 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歎曰得非市之所  
 嚮莖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矣毋語近而遠遠厭富而樂貧

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為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為貴  
 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為心累脫若致之弗克則役之  
 於心役之於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  
 既失雖羅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即揖謝于于而  
 退

周敘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敘 敘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詩  
 之功敘曾大父以立元齋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  
 後功敘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抑史

莆田周梁石 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論議間有不合自謂莆  
 陽抑史

四六

張元禎

張東白先生作文為草每楷字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 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  
 莫解正 我朝始刑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  
 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准用唐韻問其所以  
 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昔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  
 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  
 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  
 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  
 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  
 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



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  
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聳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  
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  
矣猶慮詩家習視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  
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  
得錄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  
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  
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  
大而分乃曰音有上虧下虧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  
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寧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冬東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  
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  
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音不  
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  
哲不得哲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  
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像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  
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  
進士第雅好為文踪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  
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果之美圖  
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

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  
世謂已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  
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  
命曰休休亭嘗自為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  
采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  
所知入制誥選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  
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  
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  
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恩德稽命黜僚洛師於今十年方  
參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是圖見唐政多僻知天  
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  
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

聖

吳

形容五十三誰怜借券趨朝叅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  
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  
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眾昭宗東  
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為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  
書詔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  
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贖朱  
梁其甚哉贊成弒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  
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為相巨僚多被放逐為監察御史尤加畏  
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哀麻庶全  
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  
漱流士非顯于貪祿匪夷匪惠持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遯棲之  
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柳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



中云道裝汀雀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遠史序驪姬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責得象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漸洗為贅牙為剗剗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吳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太羹之味豈羣口所嚮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尚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為得其繁萬曆中晉江李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誕末年吳興凌氏閔氏專刻殊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即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哀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咏間有微文未加點壁近常熟錢牧齋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輪攻矣雖非定論錄跋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倜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為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帖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諄也夫考其實乎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亦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與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率率摸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括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尊哀粗才笨伯應運而起確霸詞盟流傳偽種

李

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復有能別裁偽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美陂倒前仗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為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世運遠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高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馳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



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為鴻溝畫宋元為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  
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  
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為大言無當矯  
誣輕毀箴為膏肓尤為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  
無諱語弘正以後偽謬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偏背不知向方皆仲  
默謬論為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泰州儲平甫 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  
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楹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頗解  
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

至

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濬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 打圍時自  
稱北狩產龍姿殿上老軍莫相信 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還憤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 洵詞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寧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幸  
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權  
蒸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雲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子麟

著重讀之則常州 人官太僕 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  
之悞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 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蔡悅御史江寧余光貢士盛時泰南  
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  
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 孟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  
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 上臨觀  
而選壯士衷甲伏屏帷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 按此胡惟庸事文

至

定宿學不宜悞或梓人之訛

修誌

林煙修福州府志人物有抑佞止宋人不及 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  
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  
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  
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其甚其妄也又福清林  
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 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藝文  
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  
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

楊子雲與鄭子真巖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慎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繼父也志述續之言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塔於陳城居也遂居於陳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為之子稱李而姓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為李角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瓚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感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云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為後也在禮記之矣李

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日楊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荀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為列傳其卷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秘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啟視充管數十枚手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江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肇鷄於民家屏障上斗麥易之噫文人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肇鷄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麟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麟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賦誦以記否為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說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麟閱史記

殷正甫士德有李于麟所閱史記於秦始皇本紀止園河魚大上人頭畜馮八字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驥於貨即擔中重價得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熱錢牧齋乞於吏部者秘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太白許渾諸君子筆潤墨替無論矣有算表若吏部而遺簡灰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 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

唇有羅氏鬻宅轉展數姓至武氏洵井得齋骸四具加釘焉呈於縣公

彷彿夢人以羅擔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本

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貨父端午日斃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

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減盧敖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文熙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李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為李漢書予蜀正統魏吳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再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 明

長洲吳尚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鄧縣全天敘萬卷 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戒以春雪  
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蘭  
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雋

濮州李尚寶先芳選 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獻之詩附以  
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公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  
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  
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  
始以北先也 按李尚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于麟游改嚮移好故  
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選多靡豔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匍匐不能入名曰狗  
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強石仁集  
李伯承進山人濮上館於清平閣日啖狗脯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  
承殷勤問與唱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側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糜工部六萬金有奇李湘洲集

陳于陸修史

南充陳文憲相國時修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刻祀廟祀典禮  
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  
政兵制馬政刑法龜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滌陽三王傳 高祖之十七藩 成祖之二藩 仁宗英宗各四  
藩 憲宗之三藩 外戚 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  
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臣正德諸  
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倖方技四  
表列傳類二十六

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  
以為意非其始議也

西冷社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江道昆鄞縣詹長卿陸輩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  
卓明卿餘杭徐桂為地主倡西冷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和李

奎

季六

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  
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開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  
來若待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一其竹垣向裏闢新池徑曲門迂去每  
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行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  
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免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元咎各爭為  
己句餘抗徐茂吳柱日句未佳何爭為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幼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巒遠水檻中收萋萋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  
洲煙樹尚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筵絃愁深寒莫殿登臨目門掩斜陽獨



倚樓其一芳洲草樹碧城賦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春聲  
出谷鳥窺簷花憐時雨飄歌扇柳近紅亭晚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  
留明月上珠簾其二梅風杏雨柳煙開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  
作賦游人攬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

風送別誰言伯璵更悔才其三關市煙塵踏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龍  
河蜿蜒滄波上堆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菼渡南唐廢址水煙空  
芳時士女應多恨遠莫還歌大小東其四麻王閣

百疊青山磴道盤丹臺深鎖赤闌干階前柏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  
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鐵湖落空江鉄  
柱寒其一九柏歲幾偃翠苞亭亭十里辨煙梢雲深珠樹棲歸雀月滿

霜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夜集瓊聲交野人掃地齋心拜芳  
渚青蘋藉白茅其二立功自昔滿鄉邦飛劍雲中氣尚雙三洞絳霞飄

羽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雞犬歸仙島鉄鎖魚龍臥楚江里社年年  
誇禱賽九天時擁百靈降其三白裕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鏡乍  
曉丹壑窺金穴細讀立文叩石函天豁神皋開廣漠樹盤仙嶠出曉嶽

雲房玉曆松關月未到蓬山已隔凡其四萬壽宮  
王穉登  
萬應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卧疾吟迎春詩一首即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闕弊則不書

如緩急親黨不過曰侍以舉火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  
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稱之數其人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  
哉憶予居常所為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為予紀  
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為大家其志銘等文

具在哀家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諛墓訛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  
言或一傳數萬言荆州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  
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寧損無益寧慎無濫寧拂人之子孫無違人之  
月旦

周立暉  
崑山周復俊子顛南京太僕寺卿有館於木人涇之旁著涇林雜記涇  
林類記孫玄暉萬應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涇林  
續記始舉筆赤蛇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官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

祖苞撫按奏上致 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寃之  
陳植之  
武林布衣陳植之 雖業醫苦吟好學歛縣吳克德符摘其佳句如  
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道村

砧杵連王門字自好客舍缺空潭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詩  
曰昔賣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草竊在陋巷朝  
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噴救代庶簪下有黃頭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  
鰥魚牧犢為好仇苟非真有道疇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  
時時卒舊葉隱若對前修重逢億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杖屐頌歌  
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沈思莫一抽申之貧士咏庶接古人游異持高士  
傳真隱定見收

中秘書  
晉江謝肇淛在杭為水部日福清葉相公直閣求閱秘府書潛隨入翻  
閱僅抄劉俊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相國 子陸好儲書平湖沈功真太史 慈孝 勸其據類書注

南充陳元忠相國 子陸好儲書平湖沈功真太史 慈孝 勸其據類書注



中所引証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今書費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間如目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十部及家藏寄書京師勳成家半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畧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篁之龍飛紀畧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為宋齊丘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雖斯

厄書

藏書佳事也閩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侍即守愚參政德輝父子樓藏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

堯

後蘭谿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掇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甯祝侍即以燕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駸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如燭矣噫縹緲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緝設靈威丈人之秘牒玄夷使者之珍符壯柳環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爨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

錢宗伯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青皆見錯書有所疑悞千里之外託人研攷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焚感掃之隻字不留亦一異也

文替

正德中鄧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

萬曆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揖讓進退動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宇決五歲喪明從師書掌誡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

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好聽授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編遠姑茂等集雖使楊鶴旌其虛日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常過常熟錢謙益所酒間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留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召志放而曠亦前人所未也

鍾惺譚元春

六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教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為農戎為武極為極之類皆伏晁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竟厥緒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八公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便檢關語之曰彼處馬且頗多宜注意却即初不以為然至則果如其言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霍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為門客王屋所聘貴



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奎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次明少年年少如春草草榮一霎然 葛葛武藏州四圍無山島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 山城者日本也好事有譯其曲者見鄭以偉猶奕稿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或鬢固無雙蹴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君王宵旰無懼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宴眠陳娥倚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 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蛾

空

眉欲感又温存本朝家法修清燕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煙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逸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如温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權笑同良娣奉使能樓賈佩蘭往還偶失兩宮權雖云樊姬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緣緜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思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妓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語笑談豪奪瀟陵田有司奏前將軍俸貴人冷落官車夢承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伴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君王譽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

母降離宮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凋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農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損坐匡床喘警啼眉掩洞房豈惹湯温水葦冷荔枝漿燕玉魚涼病不禁秋泪沾臆徘徊自絕君王膝苦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啟使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諫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城暗頓感庸知朝露非為福官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蒼黃還向官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灌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壘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空

思陵長公主挽詩

貴主徽音美 前朝簡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謀著興亡記體皇枝貴承休聖善祥母儀惟謹庸家法在於莊上苑瓊桃李瑤池小鳳凰鸞章青綉徒魚笏 縹囊沉燎薰爐細流蘇寶蓋香襖期陪掖水滸館助條桑綠候芄蘭佩紅螭蕙葉璋錫封需大國喚仗及迴廊受冊威儀定傳烽羽徽忙司輿停齒簿掌瑞徹珩璜裝宿明河澹微垣太白芒至尊憂咄叱仁壽涕彷徨躑躅邑年方幼瓊華齒正芳艱難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文葆憐還戲勝衣泣未遑從容咨傅母倥急詢韶璫傳箭開嚴鼓投戟見拊床內人縫賜甲中旨票支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羌窳無一矢救足慰兩宮望盜賊狐篝火 關山蟻潰防逍遙師返撓奔突寇披猖牙轟吹看折梯衝舞莫當妖氛煙象關殺氣滿陳倉天道真蒙昧君心顧慨慷割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絃家丞具丞裝物須離禁圍



手為換衣裳社稷仇宜報君親過勿忘遇人當退讓慎已舊行藏  
國母磨并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日見 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  
入未央抽刀凌左闔申脰就干將噴血形圖地橫尸紫藥汪絕吮甕又  
咽暎睫倦微揚裏禱移私第露胸進夕蒙誓肌封斷骨如成吮殘創死  
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賦道仍函谷兵來豈  
遠康大軍勞面慟四海過音喪故國新原廟厚臣舊奉常賜主陳厥  
題漆載輻輳隨信賢妃塚山疑望子圖銜哀生父老主祭夫元良訣絕  
均抔土飄零各異方衣冠贏得葬風雨鶴鳴行浩劫歸空壤浮生寄渺  
茫玉真圖下髮甲伯勸承匡沅水餘竟女營邱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  
舅即蒸嘗湯沐鄉亭秩家門殿省即淒涼脂粉磁零落綺羅箱宅枕平  
津巷街通少府牆書閣借妯娒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問柏梁  
豫游推插柳勝跡是梳裝苗苗鴛鴦扇菜莢鸚鵡腸大庾南膳傲奇并

奎

北花房暖閣葫蘆錦溫泉草冠湯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  
土榛蕪拱白楊塵游鷓鴣觀苔沒聞鷄坊荀灌心惆悵秦休志激昂崩  
城身竟墮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吳越天乎數不減累歎床簣語即空履  
圍傍半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殤夙昔銅馳泣  
諸陵石馬荒三年修符藻一飯奠蒿切寒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漢田  
廷恭稼隴笛卧牛羊朽壤穿蝶蟻驚沙起鵠鶴病樗眠廢社衰草折寒  
塘列剎皇姑寺賦經內道場侍鬟稱練 小像刻沉香玉座懸珠帳金  
支渡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媪伴帷堂露溼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晨  
隱隱鈴鉦夜瑯鏘控雀攀龍馭駭麟謁帝閭靈妃歌縹渺神女笑徜徉  
苦霧迷槐市雌霓燿建章歸鄰思五廟涉漢溪三湘柔福何慚來平陽  
可任唐虞淵膽返日萬里叶飛霜自古遺兵擾偏嗟擁樹傍魯元馳孔  
亟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海包含恥漢陽本朝瑞閣闕設制勝岩壑處

棗林雜俎 聖集

順敦恭儉時危值紀綱英聲起北海雅操過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  
柏蒼蘊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諡號千秋定銘旌百撰彰奈廟吹斷續  
楚挽哭滄浪

盧岐嶷

長泰盧岐嶷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為戶部即與汪道昆同  
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嶷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澤此  
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貌糖不許高大此  
是矣

王九思謝榛表宗道

鄧縣王九思漢波集自序曰余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  
德涵獻吉導予習其易馬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  
改正者尤易然亦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

畜

鈍不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  
是則可恨也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  
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表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說為奇字異句安知非古  
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党稱慧曰訥稱跳曰訥稱取曰挺  
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  
語從今字者多其時改為誰俾為使格姦為至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  
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肯書也司馬去左亦不  
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肯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  
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司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尚多已  
忘紀事述情往往偏其真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却嫌時制



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楊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棹欲問誰 顧况流鶯上下燕  
參差李商隱春樓不閉歲難鎖 韓翎長路多逢輕薄兒 耿漳應為能歌  
繫仙席 鄭谷尺緣幽恨在新詩 步非煙今朝繞郭花容徧 李涉別有傳  
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羊善畫葡萄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夢人  
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作續哀江南賦有序

李五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弄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腥於毳幕  
中興道銷窮於三擅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麋鹿之跡過市盡斃  
鉗之客晨看旅鴈辭玉塞而凝雲夜等銅仙望秋城而泣雨昔士衡入  
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著述謝眺釣渚之賦思江海之  
無波潘岳關中之詩時憫荆榛之載道雖復輦輪浣女步媿瑟人感哀  
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想桃花詎有商岩遙尋芝草冰魚未絕徒  
懷挾之心螫燕猶蘇不謝雕梁之憶鏡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吊  
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間何世夷門日令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苑罷  
擊雁雪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日悵切  
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薄美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無延歲之方桑  
滄非可俟之晷夫霸孫啟祚尚揚赤壁之靈弱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  
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蘆葭荻筏竟浦浮江代馬胡鞞凌波瀟

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鳴弦程泉雙鶴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鳥迎英  
華風萬里縵縵此馬戎俗二三俊又徒懷死衛乘輿之誠百萬義師克  
少固我藩籬之具豈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盡於此耶是知崖山執節  
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復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禁臨風喟愴者  
已世山山雌辨色將遠謝乎樊籠爰居避風曾何情乎鐘鼓豈希黃絹  
之題聊比菱縈之恤文博之枕流漱石竊有志焉子山之垂露涌泉睦  
乎後也賦曰臨江岸以四望兮氣紆結而懷憂伊天步之艱難兮神恍  
恍而凝愁昔高后之作京兮實祚上於鍾丘控方塘之白水兮枕震澤  
之清流封狼胥以為鎮兮琛沒羽而為州湛盧宵飛而吳定兮樓船朝  
濟而漢詎數軍實於長洲之苑饗戎旅於武昌之樓黃旗雨轉紫蓋雲  
浮剪桐珪以錫燕更奕葉而遷幽於樂都之麗康兮乃陪服於南留華  
實偏野紅粟方舟引陂泉而滋灌注兮指翼軫而帶女牛歷三百而無

李六

事兮不識夫蛟函之與鸞鏤雖有祿被之媒孽雀蒲之嘯聚不旋踵而  
夷囚於是士女游冶族姓繁富玉樹挺於王謝朱輪伴於顧陸老成奕  
世典型以續銘勒燕然旌懸月窟烽火息於瀛陽兮貢葡萄與天馬時  
既泰而將屯人娛安而忘苦家築夏后之臺戶涉周王之圃鳥轉迭歌  
花環雪舞風流清談而祗名卿尹黨鈞而造禍武帳絕韜於龍豹文絃  
罷奏於鄒魯腥鮑爛而是求兮白馬沉而何補既而燕厦將焚魚鼎日  
沸閭左有揭竿之呼嚴關無折柳之蔽 天子方復端門而御平臺召  
百官而延多士期弱草之凌勁風假乘螭以行淫雨請纓則終軍彈劍  
則馬武出玉關而論兵晏蘭池而旁午空村袖於二東兮猶呼庚而未  
止爾乃官鳴之野雉星落天狐夏箭不能殪仙芝之靈秦鉄不能禁驪山  
之徒彼小醜之馮陵固蔓延而滿多逞其鳴泉之性故其鯨鯢之溲野  
煙炊斷白骨丘枯一二秉鈞握樞之佐方留賊以自固曾莫肯兮焦慮



而殿圖墨史熱其膏殘兵密於篋他喜吹熾射牙橫厲黃巾大呼銅馬  
如蟻戰已及於觀門章工猶侯第而夜稽橋山之弓不歸茂陵之盤日  
出草木為之飲血神人於焉憤涕江表藉司馬之靈奉 神皇之徽值  
天地之雖刺畫江淮而宅鼎四海唱唱珠響影咏南音之顧懷分顧  
觀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七淫荒是還金鞭未收於傳舍鐵杖已投於  
晏寢方採佳麗以實椒宮構迎風以連結騎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  
睢陽之擬第鼠首而蠅營矣恣苞苴而成水火地坼天崩故卧旗仆鬼  
同謀於曹社帝醉錫以秦土爵上將之披招各飛揚而政色既主器之  
沉淪乃不恥乎降北單于置酒而長圍橫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  
巔射屢於蘇臺之許羨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福酷爰有河橋魏將之  
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梅等盟許國思坐觀於時變亮固仇而莫塞  
青龍之繼未浮飛燕之舟 喟魚甲之潛去聞雀喚而不得聞胃空

空

懸浙鉤寒色日冉冉而虛逝今思拳 而弗釋亂寃心以為纏今編愁  
苦以為憶吳我逢此厄辰分刻若志之靡適掩柴藿之荒扉兮浮雲惜  
而送日服綬纓而推結分則無此龍之與蟻蟻於是胡風曉白清笳夜  
驚控柱洞庭之浦枝陣彭蠡之陰餘輝煌散 戈既揮於漢皋  
守無聞於壽春精衛石而遇矢文臨夜飛而觸兵震時冠帶衣履之  
俗莫不輸金縢於穹帳謝簪笄於龍庭遙瞻巫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寂  
古樹風平馳鳴春草駱汗芳葵書盡灰於秦劫劍已化於豈城若乃金  
柯霞震瑤葉雲靡別豔姬於楚姬墜寶玦於城隅悲有雁門之瑟客無  
報韓之鐘玉笛碎而人往堆素委而身糜蓋朝露以同盡積為怨而難  
舒呈如李陵窮暮王行排牆弔影奪魄名隕心愴慙塵尾之刻玉羞鳩  
足之裂纜求牽犬兮故里咏落月兮北梁華樓云覆金穴何常顧白日  
以無色入修夜之不揚若人二京學士五都游子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棗林雜俎 聖集

驅狂馬而前傷猛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離離類弱麟之失水鬱青霞  
之奇志獨快抑而誰語况復君涉江波妾溯文湖望子吟而不返兮放  
子去而煩多哀拍留聲於文姬新等寫恨於羅敷紫臺夢香江南草枯  
感別離之萬狀淒雨散而煙哀更有孤臣危涕烈士墜心屍懸馬革血  
洒乘塵霜張其志日貫其精厲勁節於歲暮守如石之筠貞暮拙下之  
避瑯琊翩翩而結纓彼關門之殉死寶城中之錚錚原金陵之始視蓋  
蕭牆之內起上游懼楚甲之乘天輕逆胡馬之濟十五國之亡忽焉十  
六王之宗不祀漢老想司隸之儀南人望壽皇之止痛家秀於殷墟泣  
山河之異主朔弓 月兮心胆寒朔刀疑雪兮骨肉凍 殤魂游  
於鳳凰之臺鬼火亂於瀟湘之渚蒼雲則七量合圍海潮則三日不至  
歎東舟之已膠何南風之不競雖復荆有七澤揚沮三江曾無泚水之  
捷屢效石頭之降河方堅而騎斷柝未擊而雞荒寃霜暑落憤水秋長

矣

天之所廢其何以昌昔天下之一家倚東南之藩蔽自付託之庸非舉  
江淮而全棄信辭鄉而哀賦分機入洛而榮著聊儻何以娛憂兮觀江  
南之變態

補蠶骨行及京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亂死歸骨於其鄉西湖北山僧黃  
龍老人作蠶骨行事載即衣聞臨安雜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及京補  
之留山中以貽好事者  
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  
海上迤東晴沙蹴烏孫公主戀玉門漢家明妃厭金屋麗人獨立穹廡  
地深閨長養旃裘族名花寶帳白晝寒真香錦幕清夜燠長白山頭瑤  
草暉鴨綠江口蜻蜒飛闕氏妬得泣不得泰王求仙祠未歸朝辭名王  
聘莫卻翁侯婚膏髮明瑞潤慵珠暗袖温門庭設蘭戶塗椒亞屏





ZW 2110100081920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八四二

映于飛窓遂中連理蕭弄朱離秦鶴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  
 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笙錦瑟曉連宵吳宮閭草吹香佩魏苑彈碁  
 拂畫綃千金舞買青衣笑百琲歌微小史妖嬌歌豔舞懽不足握槊藏  
 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駟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  
 婦飲真天人盈盈天街北皎皎裝女津一朝歐陽秋風起十萬控弦紫  
 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夫婿承恩官舍裏携家迢迢入蕭關金僕如抽  
 壁玉弓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鸞煖青連環南國傲書林西園宴賞開  
 園中桃李闌春妍湖上清明放鴉天寶馬香過煙岫寺錦帆花出畫橋  
 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堂燕子夢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真真自  
 起樓紅苴新聲翻感果青琴素手劈篋篋碎塵龍女拂照骨成姬媼橫  
 波賭射嬌分鏡感翠爭馳泥古散長夏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  
 侍兒私語記紅潮入月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盃索即持誇闥珠弁不自

亮

支水晶滿首葡萄夜玳瑁梧桐橘柚時嗔啼頰怒重無聊鳳 熊走空  
 相嬌自茲卧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輒初就增城館未整政君翹冰  
 挑雪汁琉璃餅火棗霞漿琥珀盃西池王母數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  
 鳳車何歲難雲璣正杳冥瀛海風冷冷聚窟香烟烟温明秘器賜東園  
 南方栢甲龍魚軒雪肪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幡青鳥青珠照青  
 閨桃花桃浪吊挑箔鴻都道士訪太真上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  
 北風代馬嘶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  
 考魄玉棺啟視儼明妝丹唇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燮蘭新鶴馭矯飛  
 駕鳳麟鎖子九霄煙磨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空青錦疊千雙晨寶璫  
 大招迢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鞞鞞盡貂蟬導馬龜狄盡鼓  
 簫碧雲車酒神靈雨素奈花香士女髻經梁復經梁渡滌復渡遼遼山  
 空水厓平野屬帳毳廬扶驕馬已矣哉魂歸來雪嶺晨寄穴冰天夕築

臺風姨掩袂慟月姐湮纓哀服匿承肌酪留挈薦乳酪珠琲酬送使  
 綵登輿臺黃金千百鎰都護跨驄回

卡